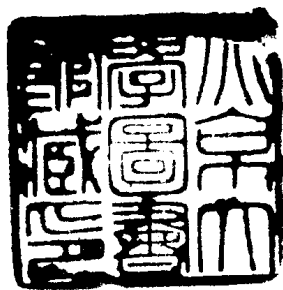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九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21/1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九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1.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九〇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念菴羅先生集十三卷(二)

〔明〕羅洪先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二年劉玠刻本

.....一

程文恭公遺稿三十二卷

〔明〕程文德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二年程光裕刻本

.....八八

奉使集二卷

〔明〕唐順之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唐鶴徵刻本

.....四〇八

陳后岡詩集一卷文集一卷

〔明〕陳束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九年林可成刻本

.....四七八

燕詒錄十三卷

〔明〕孫應奎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五三二

念菴羅先生集十三卷(二)

〔明〕羅洪先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二年劉玠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別本羅念

菴集十三卷》提要

念菴羅先生集卷之十目錄

土

祭文二

告白沙先生祠

祭魏莊渠先生

祭李谷平先生

祭楊文襄公

祭林東城

外父符翁祭祖奠

祭牟禾山先生

祭周天臣

祭周七泉

奠李氏妹

祭歐南野公

祭項既東

祭彭石屋公

奠亡室

除夕奠亡室

祭劉良溪

祭曹梅壘公

祭尹道輿

祭趙子襄

祭李省菴

祭程松溪

祭周簡肅公

念菴文集卷之十目錄

告衡山白沙先生祠

某自幼讀先生之書考其所學以虛為基本以靜為門戶以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穿紐奏合為匡郭日用常行分殊為功用以勿忘助之間為體認之則以未嘗致力而應用不遺為實得蓋雖未嘗及門然每思江門之濱白沙之里誠不覺寢寐之南也已而聞先生之言以未至衡山為念至死而猶不忘蓋雖未嘗出戶然每思祝融之巔紫蓋之上誠不覺神爽之西也比來獨居自懼無友於是出遊三湘之上蓋雖未

念卷之十

祭文

二

祭文

祭魏莊渠先生

嗚呼自道之喪學日以分或執私見或泥空文或雜異端億說紛紜門戶列反躬未聞於惟先生幼抱偉識遠世背俗凝然特立絕去多藝飲精蓄力聖賢我師所志惟一謂人之生有欲有知辨察弗密學其

旅言不由師授寢處食飲是圖是究四海多賢黃云遊惟日學莫居其右洪先辱教敬如耆龜論考訂事必嚴覈跡雖少違心則弗移每問安否卜世與衰音問幾時悲風忽動山川伊阻莫致一慟千里戒途三年升堂匪德之懷惟道之傷嗚呼

祭先師李谷平先生

嗚呼天於斯道常默維持既顯其精必振其衰苟載籍之微不傳則生先覺以覺後知江門日遠俗學流漓繩趨尺步者多升濶以相視而分章析句類習為進取之規雖以舊學宿儒號為通博者猶未得其肯綮孰能不由師授闢千古而獨馳於惟先生間氣所

念卷之十

祭文

二

祭文

乃遠識雄志剛腸瑰姿雖啓源於玉齋之倡率至其一言終身確然不變而深造直詣必涵泳於道涯者若天縱其步而神昇以私故不知者以為簡於泛應樂於無為不計情變不虞誑欺其知者亦惟見其壁立萬仞而千夫莫撼不有一芥而千駟莫移處寂寞而不怨在溷濁而不迷無黨與而自植非世俗之可羈交不阿其所好禮不妄有所施義之所安犯人言而莫恤情有不屬假一眄而猶有忸怩望之疑峻端重有如喬嶽就之則怡然益粹而鄙吝之化不覺冰釋而雲披故歷窮遺變際人之所不堪而笑談自若

成而若性雖聞風其可此其有足述者皆形迹之
似也而不知其難及者則立命之基蓋凡世情之所
甚欲而不可得者未嘗一入于念而以聖賢為可
必學所謂千萬世之上下此心同此理同者則篤信
而不疑慨惟此日談學多岐妙鮮者每先入于所主
而茂脩者矜一節之高奇不然則各持門戶或有待
而興起不然則自成論說其來世之有遺求如自幼
刻厲絕類等夷不求成章以表襟自任甚重而不辭
則當今之世足與配者其伊誰故有心之所得口莫
能盡而意之所指入莫能知然視人之不知漠然中
無所動而古人之語有能達吾意者不復增損矯飾
而有事于發揮此非惟二子承面命而耳提者莫
肖其分寸雖家庭內外日與俱者亦或未能深察以
為若斯蓋平生所宗在濂溪無欲以學聖而廷平之
賸然若出夫野老惟身有之故常口誦而心惟洪先
失學罔辨妍媸曩歲丙戌奉先君之嚴命偕我同志
獲執業而就黉黉開耶求仁惟人東與既示蹊徑復
指瑕疵始識有生之大萬有不足以易而父母之生
我者必如是而後罔虧自是稍有慙方不敢置身於
不義實惟固極之德雖聚散不一而聞聲歎受箴誨
者亦十有七年于茲前惟始也懷聞見而領畧及其
也持議論以文離虛聽言而未聞道類枵腹而觀

采願逮至近歲始悔莫追方面首以瞻遡阻山川其
遠而聞 朝命以待次慶庭 肅猶可醫計歸輶之在
邇奉拂拭于臯比當默會于意表庶微隱之可闡懲
多言之躁妄夫異見之夸毗究時習之所在日俛焉
以孜孜隨童冠以風詠樂天性之恬惓悵從遊者咸
不及門而塊獨處者幸異聞之我貽夜夢寐而攜手
朝跂足而望之將謂世無鳳鳥幽人貞吉豈意歲非
龍蛇而哲人告萎條然返棹桐水之湄不見繡裳乃
見總帷既失聲以長號復拊心而自悲縱昊天其見
奪胡不忍期月之少遲而今而後有悟將孰與開其
局鏘有惑將孰與正其耆龜豈天罰吾過而示謹亦
念華文集 卷十
天愛吾道而靳與之資遺行可憶至言有裨期竭才
以追影憤苦難于後時既宣情以相控矢斯志之無
墮耿明靈其不昧尚翼行而啓思俾眇末之有成亦
輝光之永垂德何恃而可忘徒仰望而涕淚湛空觴
以薦誠聊泄哀于片詞
祭楊文襄公
遂菴楊公既卒之若干年 今上用所司議節惠易
名 賜諡曰文襄舊之出入門下者感公身後之有
遭也俱各撰言相吊且寓追慕之意憶嘗追曲阿訪
毘陵與唐應德氏論公平生唐謂某曰世以多欲病
公亦孰知其廉介者某曰何曰聞有故人鮑寶珠

予受之客既退分勞左右役之地頃刻立盡而門
有以負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百金為常夫為天下
用財而不以私蓄即此于一芥不取可也非廉介乎
某聞而領之輒應聲曰世亦以尚通病公又孰知其
方嚴者唐曰何曰先君賓其塾也為武選郎八
年出之守郡曰此地不可無此人不知其抑也又三
年轉而備兵徐州曰此地不可無此人不虞其淹也
夫為天下用人而不以私惠即此于一介不通亦可
也非方嚴乎唐聞而領之嗚呼世之追慕公者亦嘗
聞此兩言否先君承公計泣連日曰公固愛我其忘
抑與淹者不以俗人視我也嗚呼知公者不必盡形
念庵文集 卷十

祭友人林東城

嗚呼澤蘭弗采美人孔懷胡之焚蕙薦而等化為塵
埃荆璞不售則足者哀胡圭璋消廟而猶不免於毀
積之灾豈用舍之於君子皆無所與而禍福之在天
者固有不可必其去來也哉憶余再仕適于初第氣
和且平質溫而惠言若孔傷行不矯矣學以無意為
宗道以同人為至南宮稱為得人銓曹倚以論士當
是時也余與相知數子亦且以議論酬資過失砥礪
而謂終身可恃以盡友朋之義者也再見維揚子欲

此上海陵從遊夜月過訪各出肺腑指摘慨慷植
寄寄植善務廣出口入耳期予不爽別去數月京國
見狂驚喜若狂荅問如響我疑予剖予論我賞以為
將來歲月皆可共事於鑽仰者也孰謂論交方殷而
吾以罪去去未踰歲而子竟購疾以至於長往也哉
嗚呼世方尚通子能容容人方忌功子能謙冲然事
有不得自專與意有不能盡從者固亦未始不拂于
中以其中之有所拂而又夙夜在公以勞其躬則子
之不能久於世者豈盡數之窮哉吾是以悲其出處
而歎其遭逢也且子之出不皇將毋期得升斗以奉
朝暮顧使垂白哀號道路淒楚以子慈仁愷弟宜為
念庵文集 卷十

哀聞此悲辛

外父符翁合塋祖奠

嗚呼哀哉古云至剛是剛匪物金鐵可鎔正則不屈
不屈維何義有是非人則雖殊其辨同歸翁之方仕
引繩就尺疇窮穴奸以祐以殛四十為郎出入省郎
平權別憲結紛乃理誰其仇之甲人之子扣關不聞
歡跡田里翁之再去匪矯且狂仲我元功嗚彼西羌

不可挂國是以彰寧嗟饑渴靡忘之守
蕭蕭故冠恂冉借叔度歌暮方具卧疾猶入寔來
蒼臂署辭武夫心摧司寢名藩晉大廷尉色怒人驚
言溫衆慰營無驕將獄寡冤民力犯群猜默體帝
仁惟帝曰咨咨爾大理不黨以欺朕用嘉爾計將
大界執忌而止伯罔之命惟僕臣視晚節戒得急流
知止翁之既退杜門掃軌坤乾研易朱墨評史天官
堪輿諸家百氏歲有記錄門絕投刺不出戶庭何有
城市屹屹儒生或不逮是年在耄耄拔健視明興寐
以時詠歌太平自謂天壤何樂可易時召諸孫授以
禮式問之中饋所不遑恤亦惟淑人克勤內職田鑑
念卷文集 八十卷 七
婚喪不獨飲食心何有亡身不踰閭撫幼御卑嗚嗚
戢戢不識所生惟恩是泣天子念功及臣之私再
命來崇象服是宜進之秩號褒以美辭淑人敬承勤
儉不移亦惟我翁刑家有宜翁擇交游先君締好女
于洪先忘其不肖長而侍側胥保誨教比幸賜第翁
在節廟縉紳慶翁翁爲色笑且曰斯人可最遠道形
堪趨曉策騎隨車退食有言匪詩則書翁歸十載洪
先罪斥間居暫遠似物有失虛往實歸坐或忘謀言
不及私所賞道義耳目傳記揚確紛紜圯族拂常厭
不忍聞警報恩條凶良登敗憂若在位不聞內外如
是累年曾無二態丁未之冬倏遽屬唐後容正襟謝

蕭蕭樂曰命有拘更復何待執手相呼後晤弗冉
呼哀哉謂翁遠逝既既壽永年謂理宜然胡爲悲牽豈
以婚故骨肉者憐瞢瞢黃髮典刑孰傳矧曰頽風其
終可誼龍陽有立翁所自卜時日之良掩珍藏玉惟
德不孤作配同穀冷冷飄風蕭蕭拱木永訣何從長
號莫贖尚飭此身期在不辱嗚呼哀哉
祭年禾山先生
先生抱質篤靜而醇如璧無疵如麟自仁幼而風成
唯諾有則微節弗諧中慚動色楚材摧異冀群亦空
百里之寄歷試以庸湯湯文水來游稅駕訟寡獄清
邑以休暇庭無美物野有栖稼孺慕得毋旅述歸舍
念卷文集 八十卷 八
最課歲獻晉之司徒傳主國計將聽計謨時與才遠
行以全毀孰別清渭獨返畏壘閉門掃軌焚香著書
經授玄成惟垂仲舒年深木榻客至園蔬嗣服載興
福履未替今譜方傳些招遂繼嗚呼哀哉不才弱冠
與衆奚殊片言見賞推轂先驅在再居諸尺寸未效
仰負深期怒焉自悼自昔投野莫敢越疆歲月音問
聞且樂康意謂天道盈虛相倚齒齒前必豐利終出否
計來何速有涕沾裳豈惟今昔實感彼蒼自昔含藥
頽髮且改將來焉知悲往益駭所貴者生在能有成
倘不其然何異於氓吐哀以辭欲禁不止矢將潔身
永報知己

祭周生天臣

聖人之道雖至簡易要其有必為之志而後可以
真其志不掩於庸見不奪於流俗者所謂父不得以
私於子蓋亦自莫知其何因此乃天之與我而孟氏
所以諄諄也自余談學二十餘年從余遊而有是志
者四三人耳此四三人之中考其所志無因而起吾
獨有望於天臣而天臣於四三人之中其居獨通其
來獨煩余自以為庶幾可共以終身也亦孰知不易
得者竟不可番吾烏能已於撫膺長悲掩泣而沾巾
也天臣之質忠信慈仁脫然雜慮惟義是遵群居寡
欲鮮怒與嗔不壞閤室不侮賤貧其於念慮是非之
間兢兢然思必刮磨而後已雖未見其膠解凍釋而
逆知其將來悟入之機必有會於精神者也於乎今
復有若恂恂者否乎自與執別維歲之春見余東遊
飄飄離塵青衿相紫有言未申余顧而笑姑勿問津
即事即學以慰爾親竭來五月千里咨詢遇有會意
輒念曰安得與天臣共茲晨乎端歸自計所望可伸
何意計來劔江之濱哀動旅伴聞者首顰感物理之
聚散恨吾生之遭屯歲月冉冉倏而更新同心謂何
身跡俱陳淚逐筆下孰知苦辛嗟余此學悟如飲醇
既悟其然雖死不我我為萬物主萬物為我賓天地
與余制庶類莫與倫可以配大古可以垂無垠此有

生之太命亦聖人之所珍近若得其門竟未一我
知精爽之不昧冀有聞以書紳尚冀契於冥漠亦何
恨乎沉淪於乎哀哉

祭表叔周七泉

嗚呼駕風鞭霆凌高厲空此古人之豪雄也而竊尚
其風守身如處子用世如轉丸此古人之完業也而
思有之躬發忠孝於君親敦信義於鄉里嘗希陶矣
而自謂未及其澹靜虛則明通動直則公溥晚慕瀛
矣而自謂未全其功寒暑不遊風雨不赴能保身矣
而忽遽疾飲食必擇藥餌必精似慎疾矣而忌醫弗
庸得其偶之天者默有所制以拂亂其常度故存諸
念卷之集 八十卷
已者雖進取之銳卒莫勝夫氣數之窮嗚呼長途
旅二人相逢其一車摧馬瘠偃仆中道而號呼莫磨
其一望室廬冒險阻而偃偃無與安能已於越起而
哀恫而今而後孰為指學之進退孰為審道之異同
孰為父要而上達孰為冥會於屢空破琴絕響悲山
水之徒在芝焚蕙歎恨氣臭之不終鷗鷗之原枕塊
所封死則相從本其素衷履霜慘慘仰天蒙蒙臨穴
一慟有懷句通
弟李氏妹
嗟我同胞骨肉惟四仲弟天亡斷我一臂兄妹聚哭
聲同情共哀皆哀死我獨失計父非有知何能開

人氣寧妹不若弟年時相見常恐疾罹自昔于
一十六歲怙恃既遠積憂成滯及再得甥謂可慰意
何期哭幼翻令自斃始聞疾作奔問驚悸即為訣辭
相對灑涕選方審卜靡事不至形瘵雖危幸脉可恃
曾未及旬增以眩痺不遠百里求藥城市變起倏忽
醫藥莫治號呼誰援忍復近視弱息數齡血肉斯寄
不知人悲所為何事悠悠昊天降此凶厲顧我妹氏
淑惠慈懿言若不聞動若有制承尊撫卑曲盡恩誼
日侍君子溫溫作儷云何斯人乃令至是父母遺枯
不終覆底我顧形影益單而瘁執哀此言痛徹心肺
昨在深閨今成遐棄從此問訊何由可致頓足失聲

妹寧反袂

祭歐陽南野公

嗚呼學有顯晦道有險夷二者相值千載一時憶接
浙之去魯與隱几而出齊空遲遲乎故域念孰為之
提攜迫春陵之感奮啓閩洛之精微或登進而獨對
或專郡而分麾言入禍出行高毀隨過山之召殆其
一幾幸委曲於權變竟莫拯夫傾危嗣是有作大行
局裨自陽明之復起而東南再造於瘡痍斯文天喪
國是孰資既顛摧於荒裔猶策詒而交喻先生弱冠
早自得師閨閣侍側解悟無疑當是時也豪傑蟬聚
議論蜂馳稟承讎難聽者忘疲及其久也通方內外

金卷文集

卷十

十一

四八

與時推移洞人情之隱忽總異說之紛披蓋獨有得
於圓融不測之智而才力贍博又皆足以發之不獨
四海縉紳讓其步驟即同時儔輩幾能盡撤其藩籬
而又位在密勿久奉疇咨九重眷注蓋已納之帷
幄而二三元老亦旦寄之肝脾倘其稍延歲月少竭
心思調停于可否之際引納於和平之歸可使善人
恃以無恐志士展其所為則當年傳授不為虛誕無
疆宗社固將藉以維持也胡為乎賜燭之寵方
渥而鼎覆之哀遽貽繡裳之慕未厭而台圯之占莫
遠豈民生之無祿抑覆載之有私吾不知得才之難
而顧值數之奇又不知自古奇數胡獨值于間世之
才與夫成功之日而顧他無與於興衰也噫嘻噫嘻
洪先束髮快覩光儀初入禁近朝夕相依語必割
記信如著龜廿年睽遠書問不遺近歲以來或合或
離默默有懷思報所知道遠莫致欲待來茲望而不
即如何弗悲每讀夫子拔本塞源之論與真訣初心
之詩未嘗不三歎而歎歎先生已矣來日可期果能
無憾於斯否乎嗚呼

祭同年項甌東

嗚呼嗚呼尚忍言乎往憶同第若為壯夫十年以長
比屋而居余喜談學辨析陸朱君默熟視弗厭弗俞
負河而南君司水符鑒江之上下榻維艤時疫甚熾

金卷文集

卷十

十三

四九

僕告補豈無戚友過門而趨君為心惻時來
薪水是給分廩與蔬或朝就問或午或哺款款耳語
撫床及膚眾畏其染勸勿過迂君喞曰嗟胡是之拘
人且效尤執侍執扶執洗執爨病執與蘇豪猾王紀
干法以通逮及弟績既伏其辜彼矚在阨谷喪素虛
數萬來賄介以名妹日夕屏伺問露柳榆枕席微覺
喬赴索驅計君開衛防入苞苴縱忍貧死不為利汙
君向鶴翁駭而長吁凡今談學雖睢盱盱考其曲隱
有砥弗如孰如羅君至死不踰浮沉泐忍斯人徒
從茲莫逆意氣益乎幸其獲瘳酌酒歡娛十有五旬
乃判征裾不賴仁者必委溝渠厚德未報空此頭顱
念卷文集 八十八卷 十三

如釣樞翊鵠跡鼠老馬隨駒人皆化茅已獨守
後三郡剗騰兩都庭謝刀筆野頌均輸昔病毒
有梁可踰昔困委積有懸使車道登藩省益峻而孤
貪夫在位封豕孽狐亦有疆宗如虎如獅斷搏擄
如揮湛盧氛消海市日靜郊墟楚歌來暮扞舞于途
粵人飲食祝而後哺凡茲巨細咸足範模使據要津
定亂計謀無收衆美自可枝梧豈無才智轉圜應抱
豈無文采章煉句鏤背善過俗曾是弗愚必如君者
始可謂儒奈何弗慙毀墮墮珠古云難謀殆其信諸
悠悠後死何益有無念出再造目斷心瞿因悲弱質
曷異柳蒲九京聞寂百年湏臾尺寸不立與速朽俱
念卷文集 八十八卷 十四

祭彭石屋公

感此盟心君聞石歟嗚呼

嘉靖庚戌冬十有一月某日石屋彭先生以微疾卒
卒之七日而其友人羅洪先始得聞之涕泣下將往
臨又明日亦病病八越月無一吊問之使哀諒之言
石峯劉子問焉答曰吾意或得相從地下無以人世
俗禮為也俟不往將復臨矣久之竟不能強而東廓
鄒子以書期曰十月之七日會葬先生於其地即虞
於玩易之堂且發明其所學與所未及語者以告其
家之子弟與其鄉里成先生之志洪先聞而涕焉曰
吾如先生何哉昔也識其姓名於衡嶽志見其探奇

快幽囊印以遊以爲曠達之儔也巴而聞其行事於
荆川子慕義捐勢買棺以逝以爲剛狷之士也已而
登栖雲之亭聞了巖之義讀志歸之簡委待盡之計
瞻其容雍雍耳聽其言洩洩耳真而不矯達而不肆
則昔之所知者未也夫無心於去留者孰知其所休
無校於遲速者孰測其所欲而顧可以挽乎而又何
以挽乎然吾於先生若不能遠也乃以東帛辨香自
述平生其辭曰

伊余弱冠好古兮覽祝融之遺文考穹崖之秘錄兮
駭彭鏗之又聞曠懷潏潏弗羈兮吾何藉與爲群懼
飛鳥之迷踪兮望衡湘之烟雲過荆川而問政兮得

金卷文集

卷十

十五

雜記

要耿於唐君理人懷其豈弟兮又內美之可薰舉空
棺而鮮組兮笑片舌之猶存嗟余疆里未遙兮胡紹
介之弗勤返初服而圖南兮扣雲關而造石室方隱
几之嗒然兮摩余手以尋麓聽流泉而誄歌兮入窈
窕之幽谷俯魚泳於階下兮采瑤華於高木栖層軒
而望兮候海月之夜澄酌匏尊以相貽兮食沆瀣
之玄精余乃忘年歲而論交兮將比耦而躬耕聞石
蓮之啓關兮欣策杖而來迎既厭世而弗囑兮如去
舍之逆旅歌挽辭而自祖兮寓簡書於故侶忽邂逅
於江潯兮舉征衫以爲徵惜瞬息以全生兮誦姬孔
而含情歛交輿而弗洩兮持中庸之戒懼儼虛已以

傳命兮似朝聞之有據然兢兢以反躬兮仰君子之
幽貞慚步履之靡遠兮敢儀刑之遽湮既往者之不
諫兮期黽勉於茲晨雖一酌之弗親兮終旦暮以爲
鄰耿明靈其如對兮尚有聞乎所陳

莫亡室曾孺人

嗚呼嗚呼自子于歸以來三十有五年吾以學且仕
憂且病與子居室者不過數年耳雖遠在數千里外
未嘗以饋祀賓祭之事一日戚吾之心者以子能知
吾之心敬承不遠雖勤瘁澹泊能久安之誠足恃也
自吾歸田以來一十有五年吾以講學聚友外出者
歲不知其幾矣雖遠在數百里外未嘗以取與酬應

金卷文集

卷十

十六

雜記

之事一日戚吾之心者以子能知吾之心敬承不遠
雖其身甚弱然不易病即病亦不踰日速愈誠足恃
也三二年間子雖易病吾亦外出未嘗以子之病一
日戚吾之心者以子命數問之術者咸謂必壽吾方
以後事委之固不意在吾前也嗚呼嗚呼今歲何歲
出不及千里別不踰半暮而子不勝病何爲子之身
可恃於三十五年之間而不少待於旬日術者之言
第驗於十有五年之前而不見信於今歲豈吾積累
多過上天降罰故子以困吾耶抑命數本不可測
吾皇惑於人言輕子之身耶將子之身固不勝病
其速愈者皆強起耶可悲也吾每出門未嘗問期

期以七月吾亦漫然應諾相慰藉耳吾出而病
而歸正在六月使背不難癰不甚必且踐諾乎或不
病未可知也聞子得報旦夕豈豈子之身固不易
病吾以背癰病子耶七月之期意在庶子庶子不舉
旦夕豈豈將為廣祀然耶抑亦有他危也使舉庶子
背又不癰子必不病即病亦必速愈是子之命數固
不當終吾且為子促之可悲也尋常有往必來告揖
舟車治裝悉出經紀吾勞子三十有五年之久今為
千古之別乃病不知其時藥不辨其宜沒不聞其語
殮不執其手子其有遺恨於吾否耶而悲也性資淑
慎動遵禮訓非大病不肯迎醫非至戚不敢見客今
念卷文集 八十卷 十七
自診視至于含飯一切他屬弱息世光惟有累累熟
視仰天長號而已子其有添憾於吾否耶可悲也耶
子委命能不吾憾吾出而反顧莫為之至入而獨處
莫為之語吾縱有四方之志其終能恣然耶可悲也
術者言吾命數明歲當厄使命數果不可測言或不
驗斯亦已矣不爾則後之視吾者果能如子否耶耶
使吾之命數幸而稍延為吾供饋祀節取與守禮訓
而不違者誰耶其能如子之勤瘁澹泊一不以戚吾
之心否耶吾亦何恃而能遽忘耶可悲也去歲此日
殺我衣裳勸我酒漿今歲此日呼之不應食之不嘗
之舉非老非莊是觸於目而戚於心者方長也

除夕莫亡室
嗚呼除夕既至一歲告終人必百年其數乃窮奈何
嗚呼除夕之躬春春除夕不忍忘故人於舊交臨岐
悲慕奈何一往子不反顧昨歲之除憐子支吾殺牲
饌祭酒具餽投果懷將童孩女奴羣燈采勝几案
尊饌今不見子空木在堂總帷高舉乃設衣囊聽音
適寂哀聲短長悄悄四壁形影自矜昔感歲除齒幸
借老今子不待有身寧保昔感歲除坐而同牢今子
不番有魂誰招他人之室孳孳靜好我獨何為對食
不飽他人之室婦子嗚呼我獨何辜骨肉此離一莫
念卷文集 八十卷 十八
一號一宇一涕子慎不聞我心如沸哀哉哀哉
祭友人劉良溪
古言學聖所貴者資十室之邑忠信在茲士談儒術
近益紛肆崇虛競怪行毀欲恣惟兄贊美恂恂若愚
獨守所能不入他途蔽障未消防軫未密旦夕兢兢
未敢暇逸有聞玄論面亦首俯雖無言詎已見色忤
啓蒙笑儒間友親師不遠千里動踰數時兄我交游
無間識否片善必咨微疑則扣時亦懷吐默者勃興
聽言觀貌浮薄可懲淫復矜細善於籌畫糾結軼轡
然機怨隙從容一言與議以平頑悍弗率終用獻情
宗殿闔里歡呼迎過彼幸其來此嗔其去藐余不肖

行觀人聞其指復恨不結鄰訪故東遊累月
春介出納惟所徐學以長事兄視予猶已疾病渴
御是紀肝食弗餒地寢弗疲衝炎市樂含涕乞醫
問關西歸意若慷慨曰其可師夢寐所在毅然復往
涉江及湖余謂季弟可即汝圖彊以追隨其扶掖
弟病在側憂勞倍昔里望其來與歲月俱耗山麓洞
縱意所如忽聞抱疾挾醫而返抵舍踰旬竟莫可挽
誰為烹劑如在毘陵誰具舟楫誰依誰憑德之不報
我何為必人之云亡悲益莫禁彼穢而庸乃至耄耋
五十七齡胡遽傾折彼錫之胤既才且明此遺不遐
託後諸昆悠悠乎天孰知其故嗟復有行將誰予助
念卷文集 六十卷

祭曾梅臺方伯公

嗚呼公擅所長博洽而該譬彼海錯不與世諧秘文
故實罔遺毫忽思深計遠究極根窟亦有風雅騷壇
緒承出入何李歸本杜陵馳騁要途闔黨藝苑一時
名流摩肩推挽翺翺蘭省幾奉 明恩世錫渥澤序
考溫言載假旬宣荇登藩臬閩浙揚聲粵滇樹烈衆
多突梯守獨若畏位高忌來時遠身退沉淪閭里尤
總弗形閉戶息交山谷問耕洪先何知早辱期待
維交婚京國同邁師田以來屏處寡與皓首為期

上相許方幸結託遽成睽離素琴誰賞鄰笛堪悲
既逾丘壠始就棘人之勞明神所佑惟不沒者
子與文公兼其二終當遠聞繼志勤行聯跼而起九
示瞑目庶其在此每當問業少效初心一觴寫懷恍
如公臨嗚呼

祭尹生道與

嗚呼哀哉美質不易具才實難舍是而學百不一完
道非其資力倍功半才弗合誠中正或畔哀哉道與
世豈可常自我得子交誼有光子之淳懿慈柔雅靜
見利即耻慕義若競孝友天至謹訥性成不欺暗室
不狎儉人執友怡怡亦閭而謂僮僕依依無忽以虐

念卷文集

六十卷

三

身已計偕家猶農作謁金鑾揮決履不作始未知學
鄉譽已聞迨與切磋毅然出群氣以養充事以志集
獨抱古心一洗陋習崇明海邑坐者賄移衆為怫然
已若未知赴險如夷視民猶子凶殘漸歸麗難可理
風樞幾傾順命委已沙城將圯犯議請徙官以憂解
民為悲嗟或衛之疆或別于家釋服待次聞薦忌美
胡是偏心投之萬里受檄靡怨疋馬而趨蒼山洱海
載煦載濡民賦弗均更錢視力民產弗豐傳餐損式
奏能日積侍養歲遠有懷陟岵莫遂拂衣雖則負疴
曾未皇息盡瘁而逝不弛其職名揚北闕位佇西臺
召公移告哀官幾再考囊無長物閭郡助喪

名宦啓祠行省致緇賻卹有加循李
列行世或可能務學且篤近復誰魯虛心察微
政客受善毫髮有歎顏面必見我非益交子自得師
夢均骨肉信比著龜無體之心一體之義存之則厯
推之則至我言子頷我往子隨終身相倚棄官爲期
天胡不仁奪子大速弗待研精弗留表俗豈無良朋
亦懷好音惟是多岐矧曰同心匪余獨悲恐時胥溺
一人之灾多士之戚我行踽踽愧負寔多不藉輔翼
後當奈何得失之微壽夭之數蒼蒼難謀不暇問故
有弟有子壽考無疆子目可瞑無過傍徨聞荆川
亦復墮墜九京相逢必厠行輩孰憐衰病斯耶
李太史集 卷十 十一

嗚呼哀哉

祭趙生子良

嗚呼子良子今舍我其何之嗟違世而獨立亦孰憑
而孰依始取友以自益紛色笑之追隨幾目逆而可
懷獨身許而弗離將與遊枯槁寂寞之鄉觀溟滓混
養之涯超墟埃而出入屢太虛之希夷指無窮以爲
的凌千古而共馳胡爲乎天假之資縱其來而忽喪
於後學幾於悟與其進而竟止於斯嗚呼子良吾能
不悲憶在乙未執轡旅邸子雖激昂吾猶浮靡蓬

以東方藉助啓可否互答寧辨彼此石蓮栖巖雪浪
雨青原看雲匡嶽汎鷺清之春滿駕王筍之
秋種種取證默然又觀信此心之無物雖動應而
靜安玄矩運而中主閒視聽之不干存其得而何失
時體認以盤桓懷至寶以難捐誕先登而獨往歷歲
月之幾何曾不易其所尚顧余馬之班如若抱瘵而
服恙間話言之相投忻群和於孤唱察所行之或頗
口囁嚅而意愴怛感振轡以騁途期白首以相望豈
積戾之未蠲類瞽者而失相羗踽踽其誰憐子不返
兮川之上嗚呼子良古之清人穢氣遠謝頽氣還淳
不期而至天機自神寒不挾續食或累旬吾竊謂斯
道有屬誠曠百世而相感子猶以長生爲諱欲備萬
物於一身彼其有託而述以權顯真皆儒者之大忌
曼難出而難遵二年而病藥不濡唇將宣節之理踈
亦稟受之數也固不意吾子善養而乃於此有遺論
也嗚呼子良持一介不染之操以處貧而掩其介挾
萬夫莫奪之勇以無位而闕其名脩身獨善之具尚
徵人每相狎而未易乎俗明開來之聖甚切時將
有待而未試之行心所獨詣當音者寡既莫爲之慨
惜志未盡遂聞聲者吠咸相怪以疑驚此吾所以益
爲深痛而無復有望於相成者也子縱已矣吾何爲
情抑大秋之杪聚哭尹氏今秋之初哭子永逝人世

如此鳥用久計庶幾未死致一勿二且報吾子終此
大事地下有知相見無愧嗚呼子良哀哉

祭友人李省卷

嗟我與君弱冠論交南禪方塘情視同胞朝誦暮吟
師門口義疑就商除見祛同異踰年分袂我出君留
屢淹畿試壯志未酬投牒銓曹掌記蕭幕省轄寄書
賓延讓爵出判洛府清聲載馳賢勞視蒙去邑遺思
綰符名州滇西萬里遠控黑蕃近連金齒羣象寶王
墨者盈車君守素履處有懸魚謔夫肆與官評中抑
浩歌東歸面無慚色八稔秋社數醉田廬或諮文史
或校詩書兒女婚姻宗戚聯締形以老忘憂緣心係
念卷文集 卷下 卷三 祭友人李省卷
方期壽考同保歲寒顧先棄我乘化冥觀曠昔問疾
尺牘往復手跡若蠅心事盡暴寧知旦夕遂成古今
人世倏忽生者愴心惟君剛正負氣寡合一室經年
器塵不納惟君簡重動必豫防行不踰里戒甚岳堂
惟君嚴家外內斬斬室邇無喧門設而掩惟君嗜古
亦慕錫爵常恐虛腹一物不知惟君好賢禮意周備
適館授食行如始至惟君飭已不滓瑕疵比閭畏憚
頽風有裨胡不久延溢然傾逝奚獨余悲一鄉之冷
病室客未對溫容使來見枉期以杪冬良覲難申
美言雖踐往體空陳匪燕以奠我年復幾知舊無餘
嗚呼已矣後死何如嗚呼哀哉

祭同年程松溪少宰

嗚呼哀哉骨肉聚散之靡定禍福來去之無因紛然
莫究出而愈新此乃世緣恒變氣數多也吾宜無惑
於尤之身也獨其惻惻內持和潤外契能見信四方
而或未乎於一門惻惻之懷援引之計凡在知愛家
幸既勤而父母妻子柳車未荒曾無動於勞睨豈理
之常卒不可恃而人之情乃若是其相愛耶洪先所
為拊心長號而不能已於隕涕者也憶懷聯第始接
華裾兄質堅盛第病羸虛旦夕顧語寢餐何如文義
拊助禮節數疏久要是託寧計終初竊不自量傳述
師說獨謂非迂交警作輟千古相期百行敦缺形有
念卷文集 卷下 卷四 祭同年程松溪少宰
分睽心無差別洪先倚兄不啻手足之真切也當時
二姓一寮具并兩翁世誼如其所生通家敦好土物
交呈趨庭相對美如徐卿亦有孟光揚其休聲洪先
視兄將謂福澤獨厚其生也胡為乎甘沉痾更俯仰
莫睹情甚于平嗣同尼父學以困進境與情迂故舊
飄零不復群伍後之參辰在昔車輔痛深在吾孰為
摩撫兄有急難孰禦其侮豈不爾思山川間阻幾歲
三書不入庭戶嗚呼哀哉此亦不復為兄訴也金櫃
校史玉堂校文罷為遷客生入鬼門鳳林之政俎豆
受存省即議正國師道尊六館俊乂肅稟訓言綰綬
蓬瀛持衡雲關事攝官揆詞承 帝曰昔京久移短

朝發號服言還閉門謝謁兄之出處亦既明備
矣凡矣早歲風致脫落少羈一變反朴動必繩規指
天自矢隨地有裨義形于色人諒其貧寧抗而固無
早以隨考履始末如兩人為兄之據守又且周詳而
坦夷矣嗚呼哀哉孰謂兄之身後其狼狽一至于斯
使慈孝如兄謹厚如兄家室此離竟莫能自知耶嗚
呼哀哉縮足訥口鄉稱善士割愛廣施衆譽必侈友
昆睦族繆庾遐軌守職奉公百僚是視明學育才澤
宮宜祀兼是數者不易倫比實邦家光豈獨程氏六
喪累累鮮為額此孤帝幼號繞棺環几生也未皇饑
溺在已死也誰憐坏土不被天乎何心弗吊否嗚
呼哀哉洪先衰疾伏枕而傷屬續何展卜吉何鄉第
酒空懷麥舟莫持獨餘耿耿此心未忘維栢泉氏同
袍所望終此大事謀當允臧為善必報兄無傍徨兩
歲何歲降此大殃荆川未逝方洲久亡皆未可死且
少而強矧此弱軀理寧獨長嗚呼哀哉身莫可贖言
猶在耳援往責今深負知己尺寸未效雖死猶耻言
將來日持見君子兄如有靈諒其衷底豈忍聞其止
於是而已乎嗚呼哀哉

祭周簡肅公

嗚呼負世道之責豈易評哉慮不逮者苦謀身之寡
志不堅者病擇術之未精匪乘流而終靡或化基

更惟公子立如性風成謂衆美之難備思一德
其可名特與憚服而鮮效毋寧守約以常贏故其持
已也繩趨尺步曾無輕隻履之誤蹈其若位也銖積
寸累未嘗躡半階以取盈是以八轉而不離即署十
有二遷而始列上卿世方尚通甘渥澤而不競於進
人多疾固屬溷濁而不失其素行高無毀寵至不驚
嗚呼謂斯土之幸得公為重增高深于山水何斯世
之不幸失公大遽亡典刑於簪纓然則今日所為悲
傷者豈直衆人之情已耶洪先戚連外氏視公為兄
征輪同啓亨衢異行望今業之彌章慚妄見之何成
寂含樂以掩尸阻執紼于佳城遙陳辭以抒哀抱幽
懷而征營

金華文集

卷十

二十六

先生集卷之十終

念菴羅先生集卷之十一目錄

雜文十一

吊大義塚文

代雙江公馮祭文

橙溪嘉會堂上梁文

俯清樓上梁文

桐臯芸館上梁文

遶翠山莊上梁文

玄潭雪浪閣上梁文

秀川羅氏祠堂上梁文

桐江水次倉上梁文

新居上梁文

石蓮洞正學堂上梁文

念菴文集

八十一卷目錄

雜文

吊大義塚文

正德初逆瑾專權播虐郡縣吏多以賄進公然肆推
剝民窮無告往往化爲盜賊自冀允豫楚以南所在
山谷多變服應之臨吉撫三郡間爲鰲溪大池時源
諸處介深林絕澗中道路四塞去城郭多者百餘里
賊首張元二鄒仕興等恃險遠嘯聚數千斬平爲矛
懸巾爲幟狼跳虎噬積屠村以晝爲夜莫復誰何
蓋自丙寅迄庚午中無寧歲郡邑懼罪匿不以聞復
橋張氏居廟口當峽阨地賊往來必道其門固已剝
目會張氏以狀止縣縣答罵之曰鬼蠻何地無賊獨
劫汝耶汝家乃金穴也已而上之郡郡答罵如縣賊
聞郡縣語日久急攻張氏張氏乃移其女婦歸外親
選諸少年習鈞挺礮環守之以是數被攻不能克
賊乃遣間謀故以詭言相憾且報期率又不至歲餘
張氏以爲給已守者益懈女婦老弱不勝竄苦稍稍
求歸因各出金爲樓高廣數丈計外固以寬度賊至
懸梯聚其上計得自全不復設備賊偵知其然率其
衆三千襲之候鷄鳴來圍數匝垣火起乃覺少年倉
猝求閫具不得欲逃不可乃驅女婦老弱登樓而自
爲巷戰戰不利退保樓或突圍走已而風迅火熾迫

漢中人戕手罵呼天痛哭聲聞數里中人通
弟彈淚頓足莫敢抹項之樓且火婦姑子女率
毋入火死無受賊逼辱者凡三百人有司先以事
元者百之十而犯圖出者再倍之得完室家者纔六
人正德癸酉八月朔也張氏故富貴室廬六七百
間呼吸就燼日哺時賊始退外歸者哭求遺骨猶見
灰燼中隱隱毋抱子狀得燼骨六十餘有循微者
捐其山為塚治大棺斂葬焉而自說服上變會省適
都御史陳公金奉 上命討江西諸賊聞訴大怒檄
奪縣令俸以憲使其督兵殲之又幾月張元二鄉仕
與俱伏誅疏縣令職張氏歲以八月朔設墓祭且割
念卷文集 八十一卷
田供事凡十幾畝後三十餘年為鼎靖丁未張璞等
求諸叙于余向余道故如此余讀史見華遂守渤海
以教化清簡民不為盜實儼令新鄭團其民為義營
盜發鳴鼓無能脫者余悲張氏之族平居不過遂為
守以至於變盜起不過儼之今也以至斷首死者是
酷也哀哉求豐湯鉞名其塚為大義余為文吊之文
曰
胡群生之不振兮四星皇皇紛銅墨之懷
爾長妖氛起而昧忽兮撓槍肆殃豺虎競其號劫
磨牙矯強白晝核服道周兮指困為糧殫人不
統莫當亟扣關而上變兮復謂我狂言

危兮制義以方堯總總其旦盟兮莫之避也
轉以觸捷兮何悍驚也且焚焚其列炬兮昏曉備
也整深障高以阻艱兮窮技智也夫何聰之不遠信
巧謀兮糾錯相調意厭過兮守者更急歲月接兮間
投毒作被迫脇兮始攘攘而奮袂兮逞決一闢破局
環柱呼群兮距前翼後矢不及發刃莫援兮凶已突
而余就裂齒嚼脇不悔兮更升榮而自矜鬱烟燭以
燔灼兮擁戶號穹雲屏屏而弗雨兮風獵獵而扇融
烈金精於百煉兮干將為雄芳蘭熄而氣馨兮玉受
炎而氣白虹撫媚媚之啼女兮子躑躅而虧毋抱孫
幼以連帳兮姑束縮而從以婦胡昊天弗余吊兮白
念卷文集 八十一卷
日避而下走凶遠逝而反盼兮室既藉而塵上覆拂
蒙翳以求遺兮恍若見之形不啻而宛結兮陰曠四
垂啓下宮以聚廢兮與化相推歸混沌於一體兮死
而不離嗟夫人身憂疾悲天計年以生惟日相保黃
馘稿容哽噎是防亦有弱息戒在垂堂胡為乎一炬
之間百口俱燼彼亦何辜聞者其忍義甚於死死獲
所安奈何民牧竊位而冷夜沉沉兮痛苦寒魂寂寂
兮無悲酸穆皇風兮清道秋月皎兮來還
代雙江公偶
伏以聞聲鼓而
重疆圉之臣御尊祖以
新衝賢將本
無外曲軫包荒小醜何

行犯順 皇仁赫其震怒師律界之眇躬
入威斷資神授言念其潼關謝事白水棲真
十年曾備嘗險阻艱難之態道經五千字已
張取予之文每鼓腹而忘形勞因鑑貌而懷
期與論竟動 宸聰出常格以訪山林假中丞而分
節鉞九關夜啓喧傳一騎之飛龍千里風行特下八
行之優詔東連黑水外控白狼孤竹盧龍首瞻方鎮
神州赤縣咸入撫綏俾釋未以即戎殊違志願念宵
衣而肝食忍緩馳驅方祖帳之朝臨聖靈旗而禱祭
齋心徹惠矢志宣忠伏願眷祐聿隆神明默啓衿袂
生之離患幹二氣以除氛河鼓降精錫玄符而佐命
圯橋發秘過黃石以成功知出萬全算收百勝令行
陰條有北盡豺虎之牧時定殺機在陸無龍蛇之跡
玄戈遙指電掃霆飛胡馬逐奔風聲鶴唳問風俗而
憑熊軾塞垣免烽燧之虞戴干戈而包虎皮燕市飽
酣歌之樂式光景運永荷寵靈

橙溪嘉會堂上梁文

甲午

伏以無地起樓臺早慕來公之事散金與親族深慚
疏傳之賢雖闔門共慶不能幸九世同居可樂一新
衆宇相與合歡顧瞻盤谷之中實據桐江之上橙溪
匯碧山嶺環青諸峯羅列似兒孫可登高而作賦三

如遊嶽麓門庭三五步有田可耕有水可漁江村八
九家入山不深入林不密雖無嘉木美卉之景時聞
行歌互答其間惟茲地之效奇未爲人所物色昔我
祖也見而悅之山之下居焉百有餘歲矣當其開荒
三徑不過栖息一枝瑞竹軒中常有四時之色鳴琴
亭上每高千古之心蓋啜菽飲水亦自欣然非離世
樂道不宜有此是以後有興者咸謂天必報之爰自
高曾以來世爲清白之吏銀魚墨綬與遼隅象簡
金章屢持憲節惟念朝無倖位故皆國爾忘家日益
有聲地不改闢羅君章階下蘭菊叢生蕭相國歸來
垣屋不治鄉里稱長者可以貨取平居第傳子孫至
今存可也門閭欲大物數自更時當華鼎晉升歲時
辛壬癸甲殷邦嘉靖惟十有三年春洪範稽疑卜三
龜一習吉營宮室先祠堂已有棲神之所合族僑序
昭穆尚無趨禮之庭吉日方辰良應時而事集有力
如虎運斤成風敢云肯構之材聊畢結茅之願堂名
嘉會蓋主就東階客就西階可以退讓而成禮亭扁
儼思必男正外位女正內位然後動靜之有常宮牆
高不及肩廳事僅容旋馬後世師吾儉得此亦過矣
先生自此升於我何有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君子
之蔽身待價有如此者八荒爲闢天地爲度聖賢之
廣居大道又何加焉從此卧白雲招黃鶴儘可歸

不待吟紅藥對紫薇始稱貴達古人有空樓閣
朝見壺裏乾坤但可避燥濕暑寒不願乎外惟其
壁茨丹矚在後之人凡我同盟聽吾善頌

東 桐江江水接長空流沫回瀾觀道術他年用
此洗群蒙

南 南山倒影入澄潭深夜孤舟美明月魚龍還
起聽清談

西 橘刺藤梢路不迷已買青山一片在不須更
問武陵溪

北 百丈崆峒攀不得寄言猿鶴莫移文山靈自
此生顏色

念卷之集

卷之十一

不

卷之十一

上 萬里雲霄無礙障凡事皆可對人言此心本
是如天樣

下 風雨不來君莫訝能令寒士足歡顏還有萬
間之廣廈

伏願上梁之後地因人勝天與我時儒其躬儒其子
儒其孫一經之教有所試矣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
五福之錫豈欺我哉富貴福澤將以厚吾生長幼尊
卑誰與爲不善以嗣以續有猷有爲問學者接踵而
來悔過者望廬而返爲子必孝爲臣必忠不愧居一
峯先生之郡以數則過以時則可尚思衍豫章夫子

俯清樓上梁文士寅

伏以空中樓閣品題敢擬前脩物外烟霞踪跡已成
癖好恨買山之無日苦而牆以多年爰收人棄之材
聊作天游之室念某質拘孱弱心慕高明幼讀父書
好賦十二樓五城之句長聞師訓思承七百歲過數
之傳被緼袍以升堂共簞瓢而在巷自甘蟻屈不美
驚栖架上牙籤盡千年之墳典座中青佩來四國之
英豪五陵車馬雖不至門百首風花尚能援筆顧茲
偏又莫遂徜徉素無暮夜之金難擁朝雲之棟掃除
露地移置風簷尺椽片瓦舊貫不加剝水殘山含情
有待雲霄漸近可安絕粒之軀風雨不驚聊擬爲巢
之俗時倚闌騁望或歌枕浩歌焚爐篆以清暑洗金
塵而招隱觀二儀之清濁余茲藐焉覩萬類之枯榮
誰爲受者月明千里尚思瓊樓玉宇之高寒春色滿
園無復野草閑花之愁怨路傍塵起去馬來牛天外
霞飛斷鴻孤鷺歲寒獨守賴三友爲相知日晏閒眠
似一僧之未起座可移而攬秀帽不落於登高惟從
吾之所求豈知老之將至暫延梓匠不煩畫堵之工
且逐兒童共和繞梁之韻

東

不說相如四壁空夜半冷風開戶牖恍疑身
在碧霄中

南

鹿角晴光影碧潭已識無心爲道體年年只

與水雲叅

西 茅屋鷄聲月正低借問此時塵夢裏幾人奔
走逐輪蹄

北 千峯萬峯望不及紫微夜夜自中天乘槎不
用探消息

上 八萬四千豈尋丈中間寒暑任推遷不遣絲
毫牽度量

下 世界誰爲具眼者却笑觀場喜與悲主人一
能拚舍

伏願上梁之後安居不曠大道常開弟子忘言常對
衣冠番暮雪小兒解語莫將談笑傍星辰轍跡漸深

定來長者琴絃未絕必遇知音矢考槃以弗諼終墮
埃之末謝大清可俯無極爲期

詞臯芸館上梁文 癸卯

伏以環堵四十年初何溫飽古書三萬卷素所珍藏

偶徙流以飲牛因采芸而辟蠹地鄰南畝可聽飲幽

門對北山無勞移櫬其寤寐先哲生長太平貌不逮

乎中材愚莫化於上智早親鉛槧粗窺孔壁之文驟

玷班行謬作周南之史歌白華以連蹇撫青陽而居

諸載奉寵光計何裨於宗社旋蒙鮮澤恩且賁于丘

園皓首弗諼甘勤四體清時希遇願受一廛念稼穡

之艱歲不可緩頰松菊之逕日已就荒幽卜林塘王

尋梓匠短簷向煖可冬日以不燼喬木借陰雖夏

平何病率婦子入此室處樂天命將復奚疑流水

音識灌園之有道白雲爲侶期出岫以無心卜筮

樹之書賴以俱存金石款識之文幸而遍閱無以立

無以言趨庭可訓請學稼穡請學圃侍坐何慚先成

壤之歌共助索綯之力

東 楊柳深林溪水通不用桔槔動機事坐看風

雨布春功

西 小圃新成草樹齊杞菊開時人易醉杏桃熟

處鳥爭啼

南 山色悠悠靜與參四尺長錢憐暮雪孤舟橫

處見春潭

北 結茅舊傍崆峒側春至寧歌十畝閒年登願

共千人食

上 善惡無私人所伏清獻何勞夜有香堯夫本

是天爲量

下 主人原屬無爲者已拚身世等蜉蝣肯爲兒

孫作牛馬

伏願上梁之後人歌帝力世訓王言朝出耕暮歸讀

古書下無濕高不苦乾亢藏焉脩焉息焉將焉夙夜

匪懈博也厚也高也明也天地同流其水其土吾所

遶翠山莊上梁文 丙午

伏以衛公子居室所貴苟完蕭相國為家但令師儉
顧子雲之耽寂實龐老之遺安雖云舊貫之仍亦以
因時而革伏惟主人志甘藜藿跡謝塵埃在畝畝而
不忘君能歌帝力知風月之俱厲我更喜農談有先
人之敝廬於深山而獨處未能徙突自合移栖畫茅
宵綯敢厭親細民之事出耕歸讀亦欲得古人之心
偶率衆以開荒因命工而面勢易棟宇之撓折增山
水以高深門外寬閒可容五柳室中偈不聊比一枝
於此而詠幽風築場納稼或從而邀海月望野尋梅
笑談不病於夏畦婦子得親乎春饁食英籬下足延
餘香文集 卷十一

者似龐公

西 雲外三峯棟宇齊今日此山真買斷直教高

枕聽晨鷄

南 奇柯百尺影穆穆材大言憂無用處也能風

雨護茅菴

北 崆峒亦是華胥國自古向人能幾何至今故

墅生顏色

上 平生有恙尋蓬閣何處夜深黃鶴米主人

手休輕攬

下 擇取良田宜林者漉酒須尋元亮方葛巾頭

上還堪把

伏願上梁之後徑草不迷簷花作對命巾車而宴至
共策杖以閒遊人歌大有之年竹報平安之日飲泉
而得壽考種樹以辨美材未托善鄰終成樂土

玄潭雪浪閣上梁文 丁未

隔三千之弱水空望雲霞擁十二之重樓忽開雪浪
景非幻現業以緣成恭惟旌陽真人立不易方生而
密契守專一氣道超無始之先憂切群蒙患在有生

金華文集

卷十一

二

詩錄

之後謂洪水猛獸實鄒軻之痛心而沉玉負薪乃漢
皇之遺烈教緣神道身代天工不嗟劍術之疎自撰
符命之秘遂憐南方卑濕之地蛇蛟結蟠竟使西晉
中衰之年雨暘時若仁施無告功成不居排闥闔而
上征絕天漢而徑度雲窓月戶杳莫知其所之桂殿
竹宮咸庶幾其一遇睹河洛而思禹人有同心迎猶
虎以祈年古多是禮顧茲捍患敢缺報章芳草蔓蔓
徒悲遺跡晨星落落望若待時偶衆欲之樂趨疑天
從平善願財能分有役不久勞淨掃緇氛幸與玄宇
離地三丈許已顯樓臺去天八五高可輕談笑簪牙
倚樹風角如刀綠綺映山爐烟未改員顧方趾誰非

身美月吟風莫誤回公之姓樓頭黃鶴去不
此日當還檻外長江空自流故人安在嘗聞五百
名世豈必盡屬龍沙但得一粒成丹自合同登鳳馭
撫軒楹而拍手清濁兩儀掩戶牖以潛居升沉三界
破功名則波濤一瓢識性命則瓦礫千金朝北越暮
蒼梧吾亦尋真之過客數落花聽啼鳥後應吊古於
斯文暫將洞府之清歌共對江山而答響

東 曾駕飛虹入海空坐看蓬萊幾清淺故鄉桑

柘迤春風

西 回首青山落日低鐵笛倚樓吹不斷幾多塵

夢自冥迷

念華文集 卷十一

南 月在青天影在潭記得寒棠曾宿處夜深無

語枕琅函

北 怪石分剛見神力從此山魃不敢過年年風

雨閒荆棘

上 斗牛紫氣如龍狀莫道延津劍已飛手中尚

有青藜杖

下 滿岸雪花晴自灑老蛟切莫作人來神仙原

是樓居者

伏願上梁之後爛雲作護芝草長春未須問百和九
華之香方宜作供其憶萬遍千周之句何以酬恩
新齋頌防幾餘無吟社旁門之他漏封密室而奇完

南去北來心便休念長途之何適今是昨非迷未遠
惜半世以空捐倚闌干自可點點望天涯莫多下淚
振衣千仞飄飄那復羨瀛洲長嘯一聲物物俱令歸
混沌道場不動祀典無窮

秀川羅氏大時岡重建祠堂上梁文戊申

伏以聖人立廟易申萃渙之文大夫繼宗禮重始遷
之祖適丘墓者吊古矧曰余所自生得魚鳥則祭先
可以人而弗逮恭惟始祖大時府君唐風末造楚產
先民懷寶席珍諸侯不干於聞達運鵬夢蝶大年得
縱其逍遙西水許以聿來去銀塘之二舍定方中而
考室隱數村之一區二世十三府君里必擇仁家惟

念華文集 卷十一

主

尚義秀川桑梓抱器猶謹於承祧淮浦旌旗朽貫盡
傾於佐餉三世十四府君珪璋比介蘭陞含馨壯志
出塵嘆割疆於耶律暮齡安土笑返旆於陳橋四世
豪川府君和感分荆誼存韓萼讓產收裕昆之益克
家廣納婦之謀五世南塘府君生有夙知富而能訓
謂詩書莫先善善能孝謹故切親親士可無田捐烏
陂歲之常稔人當祭祖發伊川心所未言自茲以還
益昌而熾即政邑而去亦比屋可封濬發啓祥楊右
間之高閣克開布烈振空谷之希聲考宣和之鍾久
傳大雅入淳熙之譜盡號良材三年而大比上有司
一日而童子聞天下金魚垂綬在館閣為得人皂蓋

引車作郡邑者特衆若家稱萬石兼腹笥五經苦解
不感於仕夷忠憤每形乎報主世濟厥美家有其書
雖顯晦之難齊類華腴之足誦未可更儀而屈指執
非先人之一身道與時隆禮緣義起正月之吉國族
聚斯爰申如在之誠用報無疆之惠蓋宋元明五百
餘歲而素臨吉數十大家鷄鳴咸興駿奔恐後儀文
久而大備戶庭至莫能容群望克諧更圖修集美瑕
丘其可樂卜澗水之在東食墨干龜有葱其氣遂即
九京之地載新百世之祠幸鄉人歸獲田喜工師得
大木練時日物土方象生存爲寢門階事可容其步
武辨內外以藩衛堵觀不止于及君尊畀在榮鼓鉦
于序神龕祔位儼乎常若有臨庖次齋廬退而各得
其所至於世傳重器天錫秘文各有攸司存于皮閣
物具而遂苟合山高爲之益增不日告成疑降靈之
嘿相一陽來復感茂對以反初洪先竊媿寡聞實陪
末議顧南山之霧遺澤猶存遡東塘之源結鄰其
惟橙溪之開宇始蘭谷之避蕭苦心已驗於庭柯瑞
氣嘗符於軒竹南交馳傳誼明匪石之心廣海參
不易飲泉之志銅符入滇邑不顯人文象簡靖徐戎
克明帝憲或鼓琴而歌鮮愠或挾冊以動長安施
及菲才亦沾餘潤歸田食力頗堪版築之勞讀禮覃
思習聞俎豆之事爰述祖德用續工歌暫代言于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夫不論相道共歡誥於族黨且對兒嬉
東 千峯羅列是崆峒形似執遼趙曉日色如會
弁立春風
西 千古衣冠地不迷植樹不須王氏祝遺碑常
護宋人題
南 千折紆縈秀水潭采澗愛看蘋葉翠醲泉味
比蜜脾甘
北 千畦楓視新田側已能作賦頌椒馨便可躬
耕耨黍稷
上 千年光景昭靈貺福善從知慶有餘感神端
合通無象
下 千人舊福時當大多聚圖書談古先豈徒鍾
鼓分晨夜
伏願上梁之後世思法祖人多男行不負神明孝
親敬長者乃敢入教可成子弟歌詩習禮于其間推
愛已以愛人欣戚必關于同姓使享親如享帝夙夜
無忝乎所生咸增分簋之光永善式問之俗遠垂世
範大慰宗盟
桐江水次倉上梁文已酉
野陳委積實惟富國之藏地利舟車要在裕民之力
事有久而必復費雖衆而不勞恭逢臺省郡邑明公
總裁作新典惟率舊謂後民而轉運當權地以均輸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稼穡實惟艱難水陸可無會計痛顯家之入市必議
幻於多門縱逆挽以奉將莫半償其坐耗繼之信宿
蓋見沉浮間雜而後時固虞翔踊惟本於易十更冒
侵牟對刻木而口期持囊金而晝攫欲除美日須絕
弊源爰下采於芻蕘肆交騰於剡牘乃申上命仍集
衆思幸遂欲於天從敢緩期於歲改規畫考夫古昔
擬議至於旬時倣國初之成規從水寒之便計不
限以數惟意所安俾臨流以據高得豫儲而待發惟
桐江屬六一之東境在吉水爲西北之下流冠冕詩
書擅風聲於半縣謳歌耕鑿受禮教於先民合鄰壤
五八五九六十都之間凡得金六千四百八十銖之

念菴文集

卷十一

十六

墓

重或捐產以合美或宣力以要成剪荆棘而構梓材
接閭閻而開邸閣朴惟至煦謝輝映於丹青尊比署
居儼紆徐於繚曲賦幾萬石人受一屨雖斗粟其可
容不崇朝而即達爭趨負戴聚舞旄倪豈惟得百姓
之歡心實可垂百世之永利左規右矩子來咸屬於
工師十雨五風雅語忽傳於里巷暫停運斲小試唱
壽

東

楊柳陰中盡短蓬舊日米船休借問岸頭已
有長年公

南

墨潭潭水接玄潭此後長官清似水市人有
米莫相撓

西 川原莽麓互高低催耕不勞人吏下家家種

杵候鳴鷄

北 司徒紅節草江側不允吉安安福軍帳下黃

頭任相迎

上 願求明府青天樣 朝廷恩德已難酬寬租

詔令何須放

下 江中米賤原無價此處民淳官要知不用鞭

笞與呵罵

伏願上梁之後年書大有國運中興山谷不識衙前

鞭稔常多糴上春米江漲官般似發海陵潮歲久林

添輿誦堪評汝南月有禪鄉郡且壯江山

念菴文集

卷十一

十七

新居上梁文 辛亥

伏以仲蔚園居睹蓬蒿之三徑淵明栗里紀歲月於
再遷豈爲士而懷居聊從吾之所好石蓮主人難
適用分甘退藏塵網三十年幸迷途之初覺玉階方
寸地笑春夢以何憑請學老農無踰我里求田問舍
雖無溫飽之心剩水殘山偶有希奇之遇思宗棟之
室未遠顧桑梓之地可依從者如歸卜之曰吉蓋南
方卑濕養生者之深虞而厭土燥剛堪興家爲稱善
安猶置器徙無出鄉蟻有移封似欲善乎其後雀能
占歲可以人而不如伯夷樹歟伯夷築歟敢云廉士
鮑叔知我鮑叔憐我賴有故人盤谷之車馬頻來此

山之猿鶴何怨。涼風氣遺種。類敬遵考辛之言。相
陽觀流泉。因識。疏風之業。且人棄而我取。可朝耕而
夕歸。田家絕四鄰。青山真如屋。裏江村抱一曲。白鷗
長傍人。來小子。聽滄浪之歌。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白
日到羲皇之上。饑來即飯。倦來即眠。門人勿謂墻卑。
婦子率入室。處弟勸兄。酬及時為樂。鷄鳴大咷。接境
相開。他日柳樹五林。先生便堪作傳。深春桃花夾岸。
漁郎休更問津。任呼馬與呼牛。能為鼠。爾為虎。萬間
寒士。付之奈何。一廬為民得此。亦過。飲水曲肱之
可。遂即拱壁。駟馬以何加。占營室在申星正維。今夕
舉大木呼耶。虎試聽同聲。

念庵文集

卷十一

十一

詩

東 芸館橙溪一徑通。分付溪邊舊桃。牽春風原
在滿懷中。

西 樓頭驛望衆山齊。欲識主人憑几意。浮雲更
比曲闌低。

南 天畔晴峯染碧嵐。莫擬虹橋接霄漢。十年早
已謝朝簪。

北 紅塵一騎來京國。偃武脩文當盛時。直須擊
壤躬耕食。

上 明月清風任豪放。縱着羊裘把釣竿。江湖誰
解干星象。

下 牙籤萬軸插高梁。終歲如今學閉關。問奇載

酒姑回駕

伏願上梁之後。豐年報國多福。宜家群居者。閨室無
欺。外至者得門而入。戶開亦開。戶闔亦闔。善言無千
里之遠。道隘而隘。道汙而汙。正氣塞兩間之內。讓耕
讓畔。里有仁風。學禮學詩。庭多暇日。空中樓閣。堯夫
何意於品題。壁內經書。安國可傳其刪述。永遺善緒。
益顯文明。

石蓮洞正學堂上梁文丁巳

依月巖而悟主。靜元公詣無極之先。入雲谷以結幽
棲。朱子大斯文之緒。在百工術業。尚且貴於專精。矧
千古心傳。可無資於游息。蓮洞主人。質非狂狷。竊慕
中行。心泯怨尤。未緣上達。不遑寧處。異獲異聞。三人
必求我師。四方不忘有事。倘伴五嶽。涉獵百家。啓石
室之丹書。夜窺海日。挾秋風之白鹿。手扶星河。永托
鄰於太初。辭鑿鑿於混沌。思焉若起。近而易求。悔多
聞之見欺。屏繁思而自守。地不愛寶。物有當機。偶逢
巖洞之奇形。又秘剝榛於僻壤。未論太乙身。寄蓮舟
空數三峯花。開玉井行。繞踰里里。若層丘金掌。凌霄
沉瀝。泣仙標之晴旭。碧濤翻海。珊瑚間。蛟室之明珠。
疑六丁雷斧之宜。搜儼九首天吳之呵。衛顛投風。好
遂罷遠遊。借風詠於暮春。除茅塞於山徑。辨種而藝
朱已過十年。環堵以為宮。因周一畝。梅關待月。恍清

念庵文集

卷十一

十一

詩

之在躬竹牖披風倏煩囂之去體始知枯槁寂
百與道謀欲為砥礪切磋當先默識終焉之計遂決
於斯樂矣何求不知將老愧逃名而未得時好音之
見懷車轍頻來至無可避戶屢常滿多不能容問俗
使君嗟其為異境勸農明府助之以結廬捐俸為倡
累書相促謂可藉以養士且有契於樂山樸斲梓材
豈望工師之木旁求版築敢云夫子之墻不出戶庭
可窺天地阜比久撤非好為師盤辟遠集皆能助我
詩可言禮可立趨而過庭者咸有聞念則聖罔則狂
譬如覆簣也吾自往睹浮雲之出岫今復何心甘飲
水以樂饑于焉卒歲過我門幸入我室金人誰非堯
命卷集 六十卷

舜之歸讀其書想見其人此身如在羲黃之上業傳
乎不朽古之配兩間者無多道傳於無言事有曠百
世而相感適宗族鄉鄰之駢集率門人小子以浩歌
暫息鄧人之運斤且聽堯夫之擊壤

東 千峯泝處號崆峒若向廣成求道脉定教思
慮莫憚憚

南 秀嶺層巒靜與參但願文明啓天下豈妨高
枕卧晴嵐

西 僻塢深林滙碧溪愛惜涓涓常不舍始知四
海即涪蹄

北 松杉影裏歲年陌從此躬耕不出山却向

和酬帝力

秋陽隔隔無遮障此是千年孔孟傳不用山
天觀易象

下 六經諸子存高架升堂欲辨異同間只在此
心誠與詐

伏明上梁之後塵囂不入道氣常存答問向初平一
語勝十年之誦讀端坐如明道內時對萬物以靜觀
求州里蠻貊為可行必視聽動息之皆理敬以脩己
仁不讓師檢名節以固藩籬當使烟霞增氣色即辭
章而為羔雉莫教猿鶴漫移文木石居鹿豕終身
與深山之野人無異江湖身廊廟志諸生以名世之
豪傑自期世教少裨山靈何幸

念菴羅先生集卷之十一

念菴羅先生集卷之十二

詩

革

閑述三十二首

雜詩四十首

昭君詞十八首

歸田

王山贈詹少華給舍

同黃洛村宿羅田巖

苔王筆峯

石塘叔如洵陽

白石埤夜棹玄潭

解劍行

王虛山秋齋

戲苔妻舅問薦剡

閒居

苔夏爲齋年兄

與陳嘉善

與萬鹿園三首

寄牟禾山公

贈陶雁溪

念菴文集 卷之十二 雜詩

何郡公入觀

走馬行

同萬鹿園遊皂閣

生日

黃洛村會試

貽相者

甲辰新春

餞同年薛畏齋

贈彭石屋

別廷質弟

友人除廬州推官二首

寄程松溪

庭中鷓鴣

述懷示友人

挽羅汝奎兄弟

李子謁選

雙江分果

逢鴈

聞虜犯保定

太保司馬毛公歸田

贈曾梅堂

閩蟬

古佛堂

壽外父符翁

三字吟

苔友人問訊

棹歌聲

次禾川黃郡公追賤

上封

湘江懷古

穿雲入方廣

祝融絕頂石

魏元君仙臺

出方廣道

別何謝二子

苔楚石僧

重別何謝二子

贈王劈泉

重別道輿

鄒山人六十

龍池

謁孺子祠

念菴文集 卷之十二 雜詩

訪唐荆川

別戚生

酬萬履菴

塵外樓

書末慶寺壁

別荆川

洗心亭二首

次苔屠竹墟

僧別

子陵祠

開徑

送周龍岡二首

尹道輿會試

吳雲泉初遊石蓮洞

上元里會

傅山人

暮坐

贈歐兩川兄

遂夫弟南雍三首

獨卧

倦初歌

澗谷公墓四首

詩隱原	洞中懷雙江
送客	洞中峇嶺南玄
青原山次韻	送蔡可泉
平陽勘雙江公獄事	宿龍華寺二首
龍虎山二首	彭蠡中秋
別寧遠桃生	洞中石梅
歲暮懷雙江公	嶺南令
展先墓	訪劉晴川
贈王明府四首	洞中寄趙浚谷
登雙江公凌空閣	靳兩城考績
東萊洞菴	寄同年畢望江
夜雨玩易	寄京師孫錦衣四首
三合山中二首	夢訪道輿二首
寄萬鹿園	放歌贈殷四二首
獨坐二首	午日青原山
寄吳九山	李將軍歌
世寶樓	雙江公赴薊州二首
病中	張石洲赴武昌
寄年禾山公	峇問病
哭仲弟造夫	春遊
寄趙浚谷	洞中對客
會荆川歸	望廬山

劉忠愍諱日	送朱子
次韻別柴子	除夕二首
彭節婦二首	贈黃洛村
空齋	青原山再疊韻
將遊廬山別道輿	遊開先
後主書堂二首	白鹿洞
登文殊峯	與行者
栗里	重至園通
東林寺	竹林寺
與日者	送河南教諭
我昔	次韻峇趙浚谷
權生行	九仙臺四首
何君洞	練中丞故壘
古意	寄鄭環浦
雪浪閣次韻	與相者
示僧二首	青原山三疊韻
外內	次贈東廓公
五疊青原韻	贈毅菴叔
趨龍溪潯陽約	入匡廬
拜靖節墓	謁潁溪祠墓三首
誄真洞天	天池寺
自佛手入慈雲菴	凌虛閣

文殊堂

石岑僧

贈九江陳兵憲四首

贈楊武東二首

寄王東谷

別遂夫弟二首

別王明齋

先天

知幾吟

次康節觀物吟

陶朱公二首

入山

念菴文集

八士卷目錄

五

念菴先生集卷之十二

詩

閑述三十二

其一

於穆王元化未可聲臭幾人心亦復然識者豈不希
渾淪本無極發靈吐光輝聰明曰大聖古訓聞幽微
實一而殊名誰哉測同歸學道不自悟毋輕司是非

其二

惺惺夜無寐雜念一不興少焉諸竅閉魂夢微騰騰
一寤而四達聚散不戒增既無出與入外內安得稱
鮮華托苞衛燼滅光何憑傳舍猶二物強譬終莫能
念菴文集 卷之十二 五
因之悟養氣至性即兼凝

其三

性也其謂何氣之靈所主與命焉所辨匪氣靈莫輔
氣散見咎微凝則生理髮胡能永不離有物歷萬古
渾沌天地先未可一二數形分始有名吾以閱殺甫

其四

神感亦何速入微乃其精藏往載以魄測識魂所營
此意徹終始一念具五行五行非乖殊咸以靈妙名
明堂開中州四裔不反傾堯舜拱無為萬世消甲兵

其五

元神夫何如莫知所本始當其未凝時倏忽不可指

知止後有定虛靈細紀至通乃至變應類順以理
思惟入澤穢芬芬亂終始至人獨歸根濁流亦清此
有此無欠餘今古知復幾

其六

義黃去我久惟有卦畫存先天果何在南北分乾坤
沉冥測要眇陰陽互吐吞當其往來開逆者常為根
太極本無極公流豈無源如何大易內有圖不盡言
翻今伯陽輩窺竊稱專門

其七

八卦畫先天河圖若相輔諸數起于一乾坤一為主
自一而五行五行不離土揆理合其數天地五十五
念華文集卷十二卷
由來得中氣生成類乃聚洛書盡其用後天從此睹
洪範序以陳大易與叅伍

其八

造化類烹飪乾坤爐鼎如升降出萬變水火易位居
無為永不毀交濟在中虛因成養物功庶物萌且舒
何人盜秘契私已以為餘

其九

陽谷啓真曜是謂衆陽王至哉望舒功布精一何普
萬物資母氣老氏所宗祖乘載籍坤輿明生代哺乳
往來每論期虧盈變者道養德夜氣先觀象自前古

其十

南陸天地闕重陰日月慘不光雨雪何沉沉
乃知聊息內一元常若臨

其十一

天體如車輪斜倚露不滿五樞近天北軸常鑿欵
右旋絕無停滯中未出管維靜可御動此理豈不亶
天乙稱貴人亦以靜為斷

其十二

金精有正性子午分天中萬古不移易此理安能窮
姬旦材藝多指南車始通制器利民用曾不迷西東
念華文集卷十二卷
人心豈不然向背有至同如何信者寡誰哉啓群蒙

其十三

天地即吾心吾心天地似萬物生其中擴然無彼此
大哉聖者仁痛癢猶在已一夫不獲所終身用為耻
時運有通塞視勢行且止或可訓四方亦以善閭里
心在力自隨焉別遐與邇道大孰能加味此細民耳
君子重素食勉旃媚學子

其十四

夫子賢堯舜堯舜未易賢有天下不與湯湯莫名焉
中庸稱祖述仲尼豈不然自彼教無類樂育成三千
六經垂萬世如日常中天道明業目大勲華非比肩

其十五

其十五

顏生問爲仁夫子語克已視聽言動間是即已所指亦謂傳以文所要在約禮出門與使民居處及執事訥言且愛人殷勤告諸子其人匪同科其語不殊旨致力有淺深實則一而已簡編豈我欺相將究斯理

其十六

聖人本無言辨出不得已仲尼見老聃未聞半語嘗楊墨苦文塞排斥有孟子通書四十章曾不及二氏明道力詆神指摘究終始我嘗考其時荆楚持國是新學盛縱橫賢者趨弗止潰流不塞源瀾倒竟誰抵始知仁人心未可輕涯淡

其十七

有客來何方抱奇能已疾矢天乃授言重比千萬鑑我思古昔人羽化寡儔匹有身爲大患此得彼必失所患難具陳枉閣畧可述焚溺刺彈壓震陸縊撲室噬螫與毒魅疾居十之一稟受數莫遠慎之動乃吉簡言制出入寡欲時勞逸順受終其天不羨彭聃術

其十八

長春七真首壽止八十餘雖云無疾遊寂寞今何如世人苦貪着妄解託其書由來了心人寧復計居諸壽其入室時所志安在歟此中有真諦誰哉測玄虛

其十九

早廁冠裳流幸聞孔顏教中年忽逃禪頗得反聞効持行三月餘外物莫可撓視聽遇若遺端疑見顏貌朋輩互驚嘲因之誤返棹悠悠二十年物交苦喧鬧精神渙不攷步驟入泥淖一夕悟至理如夢始得覺惺惺見卓爾竭才豈無効從今至餘齡不改此好樂

其二十

仲尼罷筆削焚坑遭暴秦區區諸漢儒補緝雜醇漓洛得妙契千載探道真是時高僧出抗議屈縉紳借言互荅問同異成荆榛茂叔二程師禪客豈其倫如何伊川筆不祖春陵人遺經得不傳授受若嫌奧聖賢衛道嚴毫釐必細論儒名而禪語慎勿汙余唇

其二十一

臨川聘君後江門廣其傳靜中見端倪百年無兩賢致虛本自然此語復無前心理兩湊泊如馬入轡轡後來少解事陽明堪後先用舍雖異趣門戶能窺全譬彼子克家才力各有專去世非遠遠瞻望魏聯翩

其二十二

六經聖賢語道在語自尊代異事亦殊編簡茲以啓譬彼倉公方溫涼各一門適用豈在廣病常符

又如入賓筵四座一何喧盈耳固難辨不如悟一言
一言已足惜况彼志所存終年事佔畢嘆水焉知源

其二十三

神禹萬世功導河自積石星源無人窺儒者費探索
分派出葱嶺伏地自鹽澤或疑博望言尚與崑崙隔
不有都實氏是非竟誰釋訓詁多射覆校雠類刻核
自非見道真安知辨無益

其二十四

小雅成說隨中庸先慎獨特達性始顯同流志斯逐
江淮與河濟何以名四瀆源委殊分明並行不相瀆
五嶽體亦然可以譬大畜

念菴文集

卷十二

七

其二十五

萬古何茫茫如今視昨日來者無終窮較此當若一
狗物安可久遺名等非實領茲賢聖心不與形俱卒
質異忻同機理勝陋維術獨悟聊自怡餘力從此畢

其二十六

聖賢有大業進退豈徒然皇皇走車轍常懼虛歲年
歲贊先為客屈身與周旋絕糧陳蔡間莞爾歌且絃
曲肱其飲水浮雲何有焉斯人不再遇千載成悲憐

其二十七

參乎語生財軻也陳王道出入戒施奪鷄豚善養老
謀國誠有術謀身何草草居魯一無餘去齊殊人早

中懷倘可伸自餘豈足寶

其二十八

亦有曠達士幽真抱絕識置身何卑沉委巷復偏介
十年不更衣終日無再食陶然得所借曾解戚顏色
豈無故人書驚視其避匿問之何為然撫心三嘆息
不見雲卿蕭蕭蕭湖水側

其二十九

古人貴事功由來各思職沂水詠春風夫子與其識
誰能見大意較量辨失得嗶嗶不掩言易使人心惑

其三十

華氏起莘野屈身五就湯尚父罷釣後八十殊鷹揚

念菴文集

卷十二

七

孟軻論動忍二事獨不彰沛中師子房益州倚南陽
後來長源輩遇主善自藏上下百千載落落幾相望
三人殊等匹志業俱能償

其三十一

釋氏貴闡揚傳授嚴派下彼此互校量護持肯相亞
好勝誠已陋開來若可藉師道又不尊儒術堪悲詫
執業類匪實名分從倣借模範未及躬安敢謝回駕

其三十二

天易文字祖精微始一畫交錯燦經緯八卦漸張闢
譬彼丹青人肖形敢妄索穎素一以紛克棟竟何益
如何藝苑士秦漢為準尺學步失真性取材泥陳格

態苟不存焉用施色澤不見三
雜詩四十

其一

歲馭西南傾晝夜有晷刻魯陽戈一揮返舍亦何亟
匹夫奮精誠皇天爲感惻飛霜與流虹千古匪難測
懷志苟悠悠將誰動顏色

其二

物生貴有資蒼莩同患害薪樵指柞械采掇逮蕭艾
萬物備人身生死豈不大沒非衆所哀存於世罔賴
不及草木微何云六合外旦暮那得知念此發深慨

其三

桂樹何團團經冬色不渝南薰被萬木有草名夏枯
物性異堅脆時命先後殊早發固匪恩遲秀誰所拘
人生不一趨擇途有智愚遠業在達識浮榮未可娛

其四

松栢有萬蘿生死相依附柔弱不自持垂垂百尺樹
草木匪金石榮華寧久住摧折豈所期飄零復誰顧

其五

重陰積苦雨百川濯洪河夏首占甲子夕寒亦何多
浩浩迷津涯九土成滂沱南村啼鵲鵠北渚飛鴛鴦
里盡湖田疇隨波變故來叵測生民豈有他
爲止滔計煉石終如何

其六

歲久四序鈞寒暑若推轂去者不可留來者還與屬
洪荒絕圖紀天運豈斷續壽命無百年轉瞬亦已速
曾是悟不早而以百憂搭形往意難窮抵貽後世辱
人生豈不難胡爲沉末俗

其七

迴塘通積水旁有芙蓉華晚秋吐芳艷灼灼明朝霞
山谷多嚴風葉落交空柯胡爲春始陽一萼楊奇葩
似妬桃李顏朝榮以自夸陰陽即悠謬常理固匪他
草木尚不齊奈此人心何君子貴固窮遂好堪悲嗟

其八

驚風西南至景物倏已秋密林謝葱蒨落葉紛道周
哀蟬歛夕嘒鳴鴈來寒洲昔日桃李華今作枯桑櫟
惟聞垂老嘆寧復長夜遊榮名與鼎封誰免薤露謳
生前竟何有終古餘山丘

其九

火食始燧人生理多大折清通天地精俗好那可棄
辭家登車去欲問丹砂穴中道逢異人授我飲泉訣
一飲沉滯消再飲煩耆澈連復三四飲肌膚瑩以潔
玉液從此渙爽然應應絕事易求諸難誰知品優劣

其十

靈槁踰江淮嘉實心爲枳百舌對徒林暗抑不由已

歲氣固有制地力善變徒學者慎所從振迅畏時靡
趨必戒夙興居必擇仁里盛德苟在躬詎疑行與止

其十一

榮木生道左春晚始一華向夕狂風起飄泊委塵沙
塵沙何足計歲月忽已遐良時不再遇霜霰空悲嗟

其十二

憶我八九齡薄技通聲偶好惡潔且端儵然離塵垢
知慮老不加春秋一回首念之五內煩年多亦何有
憂來輒醒然恐就草木朽未知瞋目時可能終負不

其十三

英英纖弱冠恣情弄柔翰玩物任狂馳疲精慕榮觀
金臺臺卷之六 八十二卷

其十四

怛怛苦長瘡爾爾驚自汗藥石從此嘗奔走意始斷
邂逅冒異寵屯遭遘多患援鑑臨朝暉容華日復換
感此悔往愆如暮不復旦前途將幾何未得止畔岸
掃迹依几榻遺情罷歡宴默默聊自持慮遺百不歎

其十五

十五聞談學喜誦周程書浮沉訓詁間忽忽歲屢除
里有延平師類然忘幾譽授我求仁訣力行愧日踈
梁木不再懸暮雪空赳赳遲遲誰所為悵望悲何如

其十六

曾夢入寒天曠然一不係側身比圖南無翼而能逝
其上何所有空濛闇無際其下何所有黢黢陰且曠

冠冕倒景中蒼蒼但俯仰長風拂面來紛若霏
濯濯沾裳木滌我肌膚帶須臾見扶桑柯翰迷海陰
升霞煥炎威光煥莫敢睨飛虹入我腰綰之為帶繁
吾人無窮門未與人間離神遊安可常奇邁邈難繼
嘗聞北窓人自謂羲黃世此心倘固然飄飄復何計

其十七

尚友盡一鄉還交天下士虛已利同心遇人鮮異視
當其警臻時莫辨甲乙是浮蹤一以分幻軀或終瘁
廣善取偏長攷業畏匪比跡感今昔垂因之嚴自治

其十八

父母得我艱鞠育亦云苦非法不以訓期與名士伍
念卷之六 八十二卷

其十九

干祿豈在養憂疾懼無輔奈何當立年怙恃不復睹
幸免中道虞缺失曾未補譬之器不完雖存亦奚取
悠悠瞻彼天零零涕如雨相從九京將何道威怒

其二十

送死當大事子與有至訓我何辜于天嚴親不復近
既匪為祿仕遠離豈其分藥石還誰嘗含飯空悲問
即死以相從寧解私心憤

其二十一

人生豈常樂殷憂迫予衷死喪威孔嚴遽廻一紀中
紫荊無復茂白頭難再同顧影獨悄悄感物時忡忡
鬢髮忽已素顏頰倏成翁空聞子列子來去乘冷風

其二十

宗戚同所出譬我多來昆苟無一體仁何異城諸
饑寒恒所憂力短心徒存相看色悽慘欲訴難為言
跡踈忍忘遺事觸增煩寬分少安齊濟邇以慰朝昏
丈夫志四海乃不庇衡門

其二十一

壯志尚玄覽異境恣延緣望望三神山弱流阻雲烟
守默五十餘慮改忽不然真觀獲奇遘高深亦何偏
千古豈不遙在我跬步前止水可喻心何必窺鳴泉
遠圖多近遺外慕無中堅始知靜者樂寧復行役牽
長歌感興篇可以代晤言

金華文集

卷十二

十三

其二十二

疇昔鮮塵鞅南園初結屋庭前樹橘柚後圃羅松菊
長蕉出短牆高梧間脩竹始知農畝樂所樂在歲熟
自試麴餅方酒成脫巾漉

其二十三

十年誤再徒稱力取荷完方欣在野適曾靡塞向寒
取棄衆所咈矢心耻求安洪流忽蕩析欲留終鮮歡
因之去我里無家非所嘆

其二十四

喬喬原上松奕奕村西墅擇仁俗好同德往惡材去
經營耳越月賴我二三侶隔隣親交來促席肝膽語

父之遂忘歸不辨身何處

其二十五

殷雷起山南密霖汎川北晨興擁軒檻坐常震雷直
閉關絕報書虛庭澹以仙散帙閱古今犁然愜素臆
寂寞性所耽輕肥志豈惑慮屏百憂忘被服飲且食
原生既非窮賜也亦何得得失難並論吾生良有極
俛仰宇宙間斯義諒無忒

其二十六

清晨荷鋤出去去何所從隣有東園公期我種晚菘
秋深葉始茂雪積青逾濃不獨體性殊風味豁心胸
美茲歲寒意不嗟無禦冬

金華文集

卷十二

十三

其二十七

蘭蕙抱異質不與衆草群植根向中園埋沒莽不分
紫房無歲蕤淒風未及薰伊誰爲采掇棄置復何云
棄置即終歲化茅非忍聞

其二十八

寶瑟久不御絃柱生埃塵朝日上高堂拂拭娛嘉賓
一彈不成聲再彈音奪倫借問何以然棄擲非所親
豈無陽春曲掩抑誰爲陳操執習乃化妙理難遽臻
結交苟不深切礎未有因

其二十九

故人萬里外夜夢忽在茲一夫二十年宛若平生議

因悲久別離再拜前吐辭舉手雙涕下自訴長相
覺來天一涯彼此安得知豈無同心言道遠就致之
人生重結交結交在當時對面不傾倒相思亦奚爲

其三十

我無黃金藥爲致無疆壽我無黃鵠翼凌絕橫宇宙
玄珠不盈把曠世一授受持此閱歲年佳期不我違
行行戒川塗風塵暗白晝臨岐重徘徊至寶忍輕售

其三十一

先旣來友生振步高且朗出門問途轍驅車豈尋丈
愧我執則卑無以示嚮往遠迤迤近蹊至道匪意想
昔入耳言誘廿年墮鹵莽一悔發天聰空悲日月枉

金華文集

卷十二

十四

七

痛憤無所洩茲以告吾黨及身貴及時時過志難強

其三十二

羈人久故鄉迢遞幾千里門巷莫知存田疇迷所指
鷓鴣悲青陽歲晚多荆杞皓首逆旅間惻惻終何止
爲謝諸友生懷哉去日駛

其三十三

端居忽不樂懷我舊良朋如何一朝別魂夢來無憑
憶彼臨岐言中道感凌兢班馬顧徒御孤鴈防繳矰
獨徃重依依撫心悲相仍

其三十四

終年不出戶故交念幽栖時爲問訊來既來必有齋

登豆旨且多名尊還自攜一觴復一詠不知日迫
主人忘起辭客留醉欲迷酬對或失次知已情無
其三十五

少年志有餘精神壯且固厭厭中道來歎東尤多誤
聖人畏後生亦云來者富四十無所聞終焉斯見惡

其三十六

一朝復一夕興寢固其常冰炭不入懷誰爲妖與祥
壽夭匪前識身後那能防百慮漸以泯守獨樂且康
融融泰宇張如有登霞方相將自服食無何以爲鄉

其三十七

一夕復一朝陰晴迤相促方倚初陽曉忽愴時雨足

金華文集

卷十二

十五

八

寒庭秋葉繁豐原夏陰綠丹顏日就稿素絲歲仍續
委形知莫貸得歡安可局肆意但無慚外物百不欲

其三十八

煩歎不能寐披衣步前楹仰視天漢流衆星亦何明
萬動皆有息人生何所營悠悠獨醒嘆晨鷄猶未鳴
久佇風露下灑然當我情

其三十九

萬古寰宇中逝者何滾滾元氣聚復散去道有近遠
所幸男子身用舍爲舒卷此義苟得聞不嘆歲月晚
百年難再期十聖實一本三才何以名人生當自反

其四十

分各定衰壯信殊資憶在不惑年慷慨有餘思
蓬蒿歲復歲動厭饑與疲開門謝來軌漸覺靜理宜
暮境戒失路倦翼求安枝所幸遺書詩千載多心知
結托苦不早含此將焉之

昭君詞十八首

王嬌事本不足傳古今作者多主悲怨至所
謂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斯於
忠信也薄矣予實病焉間嘗有擬竊取哀而
不傷之義辭不盡達覽者其正之

其一

身在三千誤有名一朝詔下出長城相逢惟有關山
月曾照宮中弄影情

其二

長秋纔引到簾前名姓誰知外國傳記得君王回盼
處肯令相識不相憐

其三

行人駐馬莫驚嗟處處溪流有落花不待今朝悲遠
嫁長門風雨即天涯

其四

淡掃蛾眉耻乞憐幾回春色召華年而今不恨天涯
別恨不遭逢未別前

其五

情知馬上去無還遙指干旌認漢關縱使生前胡地
老歸魂猶得見南山

其六

使臣何日發長安乍到邊頭可奈寒多謝監宮頻慰
藉得恩何似得歸難

其七

愁向胡天別塞垣一聞南鴈一銷魂妾心縱得隨明
月解近君王不解言

其八

不是君王愛不均妍媸自古易迷真明光咫尺猶難
辨何況飄零萬里人

其九

翠華相望不相聞空却巫山一片雲何事夢中還萬
里竟令無路近明君

其十

誰將絃管奉君王明月樓中夜未央出塞聲高調不
得由來此曲斷人腸

其十一

鴛鴦泉上鶻鴒殘滿地黃雲覆草寒遇得花枝那忍
索索時容易遇時難

其十二

鳳雛父生塵三月胡天不識春寄語女郎須愛

惜從來脂粉誤人身

其十三

馬前雙臂海東青擒得哀鴻不忍聽我欲南歸無羽翼問渠何事度龍庭

其十四

見說蒼梧杳靄間風波帝子幾時還胡沙悵是無湘竹淚灑千行不作斑

其十五

八月天山雨雪重夢中猶記采芙蓉當時水殿爭涼處同伴如今可憶懷

其十六

念奉文集 卷之八 下 夜夜秋風帳外驚黃河東去帶悲聲無情只有西流水下隴何因訴不平

其十七

天無窮盡地無邊此日愁心亦復然賴得琵琶解傳語淒涼惟有後人憐

其十八

黃金縱買毛延壽王貌當如薄命何多少佳人怨憔悴算來不屬畫圖多

歸田

疎賤何心與物猜故廬歸去正蒿萊灌園漸鮮憎多事幾樹方知養不才手錄道經閒自誦門臨穉水晚

開過從亦有隣翁語又喜寬租 詔令來

王山贈詹少華給舍

早歲甘辭祿還鄉重倚廬為園聊給食閉戶自刪書月影花間席苔痕門外車人生貴有托榮達竟何如同黃洛村宿羅田巖

心跡得不繫行歌恣所如偶逢紫芝客邀入白雲居清磬聞僧梵寒燈檢道書誰能其役役徒使二毛疎

王筆峯叅政聞予歸田有寄倚韻奉答

疎狂元恃 王恩深九死餘生荷德音不為敝惟全舊馬豈容疎網縱羈禽籬花采采三秋色江水悠悠萬里心此日白雲迷世路獨煩問訊到深林

念奉文集 卷之八 下 石塘叔如洵陽名肅舉鄉試不仕

帝畿車馬如游龍華裾綺服生春風叔也閉戶南山下棄置薦達輕王公鵬冠累月不覆首睡起北窓日

在柳養志常談尹彥明直躬耻學微生畝爾來結廬歸白雲鳥語猿啼識故群九江秋月襟期動千里寒

沉枕席聞憶昔執別長安道十五年來何草草共嗟白日不復回遙指青松誓相保坐對鴻沙憶舊遊行

臨流水話離愁男兒潔身如止酒顧余已在餘醒後從此開荒待耦耕莫疑避地還近名

自石埠夜棹玄潭

人適未遠宵迢獨揚舲為慰停雲思寧知清露零

羣聲遙識岸烟色近迷汀耿耿看河漢何期見聚星

解劍行贈屏崖叔名聯大和生

桐江春來烟水多扁舟欲放聞踏歌望望美人留不
得聞歌使我心愴惻一別十年不作難回首春花換
顏色丈夫立志須及時人生行樂當何極棄繻豈受
關吏欺投筆終收明主知不然便作拂衣去桂叢
且種南山樹誰能千里懷四愁坐使一日成三秋臨
分解贈雙龍劍開匣常妨逐奔電此劍切至如切泥
珍重提攜再相見

秋日王虛山齋

深秋獨院野塘橫覽卷空含萬古情漁父早知從玩

金華集

卷八

七

七

世夫人何事苦逃名鴈來彭蠡時將晚菊近紫秋色
更明寵辱向來那可得祗餘秋水似心平

感谷妻舅問薦剡

薦剡勞君問去留清閑有分復何求三間破屋麗居
士萬卷陳編李鄴侯專管空江風月舫兼收名嶽洞
天秋他年若為尋除目看有人間第幾流

閑居

已謝市朝喧巾車返故園豈云蕞蕞美聊免媿盤旋
落日沙邊岸疎烟野外村不須談至理事簡道應存
苔夏為齊年兄

天路迢遙別紫烟歸來三徑尚依然門無召役勞官

序野足開荒代俸錢黃鳥但知催淑氣青松何意待
芳年同心欲語難同地惆悵回緘落照前

餘杭陳嘉善相從在告周旋危險後十餘年聞

子歸田役來問訊感其情誼贈以長言

少年獻策明光宮天子動色回重瞳一朝卧病辭

金馬流落荒江泣路窮異鄉得力勝骨肉况爾意氣

輕馳逐健翼能隨倦鳥飛長途獨對孤雲宿雲鳥分

飛年復年金臺握手倍凄然空羨上林春似海寧知

蒿里淚如泉壯心逸調成偃蹇十載光容去不返我

向山中學子真爾來洞口尋劉阮劉阮家在桃花津

津上桃花幾度春落花自解催啼鳥流水何心問世

金華集

卷八

七

七

人邂逅相逢如夢見半似不似疑顏面聞聲始識少
年親道故還憐新世變殷勤斗酒慰行役酒酣起舞

天地窄四海知心誰獨深半生落魄終何適我昔有

懷今始舒但營一飽不顧餘門前豈欠五柳地架上

空留三代書歲寒且就匡君住香爐瀑布迷雲樹早

將金鼎鍊鉛砂更種青松入烟霧知爾彈冠近有期

風塵落落會何時塞鴻倘念來千里斤鷄應知寄一

枝

萬鹿園總戎卧病臨江邀晤天王寺三首

別君淮水上歸卧一丘閑時見白雲起如同滄渚間

讀書來昨歲離思滿秋山何意輕千里扁舟恣性

不計萬戶貴但愛五千文身病人誰問鐘殘性自閑
逸鹿苑士厭對虎符軍底事頻推轂憐君重報勲
朝廷方用武寂寥病何如心厭南中計身依藥上
書施金酬佛力減食就僧居誰識將軍勇機鋒日
漸疎

寄武昌牟禾山公

名盛戶部郎官令吉木予出

早捐榮祿楚江干閉戶則書歲月關河縣兒童今漸
老漢庭權貴舊同官三春芳草閑階滿千里孤雲倚
檻看報德虛稱門下士躬耕惟有寸心安

同年陶滙溪郡丞赴戶部

榜下青春挹舊容何期衰鬢此相逢共思流落遠初

念舊文集

卷十二

十三

集

志欲借光輝惜去跡憶別定攀華省樹與誰重聽

紫宸鐘均輪倘問江南賦爲道催科易病農

贈何郡公入覲

上計會衣冠衝星五馬寒遠因獻王帛重得拜金

鑾庭瑞勲庸辨宮筵禮數寬

聖躬勞萬國莫更述

民艱

走馬行

長安異馬名花驄出入九陌隨飛龍錦韉雕韞花蒙
茸電瞳霧鬣汗雨紅雖殊渥注與大宛已覺奇氣輝
星虹白露陵園望天壽帝遣詞臣奉籙豆駕序
遷分供奉班駿奔敢在惠燦後奚官拂拭剪花雲晚

蹄振首先驚群紫韉初舉萬人避白日未暮千山曉
古言追風無乃是道旁斥埃空延竦騰迅翻疑坤軸
旋輕盈正典空行似居庸關外連平原黃沙白草斷
人魂還將暇日省休沐更得觀風出塞垣鼓鞞開關
隱城關清笳道上秋聲發緩轡新經龍虎臺揮鞭欲
墮關山月歸來報命承明殿談經視草不知倦却
嫌文墨誤儒生不及埋輪靜歲旬白駒棄擲成三載
飯牛牧豕容全改更有羸驂許借乘多妨險道藏凶
悔老衰少壯理相尋感此惻惻含悲辛豈云神物有
離合爲惜人生易陸沉

同萬鹿園遊皂閣

念舊文集

卷十二

十三

集

問山萬木遠蒼蒼蒼百尺風泉帶雨香丹井共窺容自
好仙臺一宿道俱忘屋鄰牛斗仍聞犬石隱烟霞盡
類羊莫訝桃源千載事與君前度是劉郎

癸卯十月十四日子生四十年矣慨已自悲而

有此吟

流光不可駐斜日再難晨不惑云希聖無聞祗畏人
容身依一室食力計三春却憶劬勞德翻令心動頻

黃洛村會試禮部

三年身與白雲盟別去空山憐道情春發洞中誰共
隔雪深江上自孤征萬言今合酬明主一刺何
當爲上卿經術本資儒者用况逢人已重黃生

貽相者

神解應難遇生涯早自知馬歸臂折後鹿失羣
歲久惟存櫟朝懷且刈葵學農吾分蒲肉食莫相期

甲辰新春

歸田三見戶桃除四十蹉跎又歲餘身任衰寧寧問
卜家無長物但傭書藉陰暗惜孤根草狎住關窺逐
隊魚競道南枝春色早擬將樹藝候吹噓

餞同年薛畏齋

送君不忍別酌酒慙爲歡塞馬誰論失江鱸今可餐
買田多種秫養竹自戎冠倘遇南來鴈因風托素翰
石屋贈彭翁名晉靖州守

金華文集

卷一

五

七

先生豈無慕終歲卧丘樊傍石結山屋爲園近水濱
春來時抱犢月出自開門再見三年後嗒然忘所言
別廷質弟還白河先廬

汝行遵漢水何日扣柴扉柱上題應舊門前樹幾園
屋烏存故愛鄰燭念餘輝父客如相問還余共采薇
友人除廬州推官寄贈

幾年落落抱遺經今捧除書出 禁廷路盡鍾離初
問俗班聯刺史得專制靜看秋水臨官舍漸數林鳥
入訟庭蕭索舊時垂並侶漁磯閑却在烟汀
舍肥爲郡壽陽西開爾彈冠意不移燭下有書焚獄
沙中無事報衙遲春行湖上雲生際雨過淮南草

問倚車逢候鴈可能進憶舊交私

寄同年程松溪

材漸附驥同 詔入觀文何意遭逢日翻爲聚散
雲名耳辭士籍身復遠人群多少酬 恩意相看惟
有君

庭中鷓鴣來巢感而成詠

微鳥能相狎搶榆樞靜觀幸無千里翼得共一枝安
易食疑量分深栖似避難謀生倘類此留滯豈須歎
述懷示友人

悠悠望千載千載未久陳共此山川居世代迹跡覩
貽謀建孫子遠遠如越秦名氏成杏絕丘墓同飄塵
金華文集

卷一

五

七

骨肉尚若此況彼鄉與鄰所賴在簡書遺言亦多理
百不一可究六藝俱沉淪默默忽返顧造化如我賔
形骸聊一寓旋當去吾身吾身既非有其他復奚因
踽踽誠爾異煦煦徒爲仁經營慷慨業異以名自仲
鯁弄上世語譬校忘疲辛酬譴恣放達破滅稱天真
俱謂發狂疾胡云詣精純我思魯中史兩楹夢何頻
怡然曳杖歌曾不增笑掣達者識其原頃刻爲秋春
愚人不解事駭休禱魂神林中多敗葉喬柯歲華新
彼此更互見脩短寧足論默觀發獨慨證我意中人
挽羅汝奎兄弟
白雲已逐水東流空有啼鴒送暮愁
暮愁誰送暮愁誰送暮愁誰送暮愁誰送暮愁誰送

在殘書應伴蠹魚休雙墳寂寂青峯雨一夢悠悠
草秋爲見桃花倍惆悵春風何事不相留

李子謁選

送子江關別程途日向寒槐表新試馬村郭金傳
時偶多知己才高易服官期爲清白吏共報
主恩寬

雙江公分果

一室蕭然不恨貧生平意氣耻謀身三年獨學非緣
穀八口爲家半仰人博奕無能悲向老輕肥與共
推仁盤殮何敢專來賜分少還期徧比鄰

逢鴈

念舊集

卷十二

二十六

詩

幾時來塞下烽火近何如道路多知己寧無一札書
江鄉今苦旱瘡痍且難除處處多緇繳投身未可踈
聞虜犯保定

天險飛狐道人傳戎馬過系乾不可輕三輔竟如何

晚戌烽烟隔秋郊苜蓿多無才資理亂擊劒自悲歌

太保司馬毛公歸田收贈

三邊百粵仰威名獨握兵符十二營頻賜龍衣分

御府密授勝算中皇情身閑不候成功後道直

終令衆論平暫使山林增氣色白雲還待慰蒼生

曾梅臺赴貴州總憲

斷恩豈服嶺南還繡斧乘春下百蠻三楚別來初

夏五溪西去但逢山簡書夜傍星河遠畫戟晴臨
堞間誰數牂牁通漢使王章今過七星關

聞蟬

萬木鳴蟬夕更悲林居卧聽動繁思感聲又是經年
別顧影其如雙鬢衰露薄故依高樹宿風驚還向別
枝移古來孤絮惟憑已欲待知音當是誰

壽外父大僕曾符翁時年七十九

十五年前學二疏公年六十五自甘白首棄金魚開
推易數因留注懶對鄉人故索居冠制喜從周禮後
云戴復泰冠人材愛說孝皇初伏生強健斯文
在暇日頻來問尚書

念舊集

卷十二

二十七

詩

古佛堂

院古曇花隱門幽徑草侵二年尋故侶孤月到深林
閉戶同齋食談經雜鳥音流塵縱蒲席終覺少塵心

荅友人問訊

七十二峯搖秋光瀟湘水寒木葉黃問余此去何所
暮雲深恐有高人裁

三字吟效康節體

有剛斷有慈恕有慨張有朴素有閑雅有急遽有豪
雄有恐懼非有無非來去四勿絕萬物具言莫傳神
將遇吾非誣易可據能一致自百慮

次禾川黃郡公追餞水頭

自暮江深寒欲愁使君露冕來同遊高歌不避魚鰕
夜幽事况兼蕭瑟秋石勢遠疑橫赤壁離聲靜憶
黃牛酒殘別去潭烟宿楓葉明朝一釣舟

棹歌聲

下灘容易上灘難十日程塗一日看得意來從拂意
處莫生恩怨莫悲歡

湘江懷古

秋風江上易生悲寂寞寒流去欲還漢室幾人憐賈
傳楚狂今日吊湘纍長沙地近家誰識漁父歌殘舟
自移總爲天涯多往事至今班竹尚低垂

上封

念菴文集 卷十二

上

絕地敞龍宮千峯擁祝融烟雲遙泛海樓閣盡懸空
檻俯湘中樹窓來天際鴻不須談棄屐雙舄正乘風
祝融絕頂石

雲路轉高寒秋空入大觀石從銀漢取樹傍白輪看
忘語天休問齋心露可食不因遊象外那解出塵難

穿雲入方廣

雲裏度遙岑臨虛谷轉深石迷多伏虎樹隱聞聞禽
乍識爲霖意誰明出岫心鴻濛如解語吾欲寄瑤音

出方廣道

齋心踰一七經義破三千黃葉石間路青松山下泉
客心復暮禪定日如年聞首鳴鐘度林樾隔四天

魏元君飛仙臺

元君丹竈幾年遺明月山中舊有期翠袖香分瑤草
夜王簫聲斷碧桃時雲間此路今何在石上高臺欲
待誰生愛青松留白日湘江烟盡水瀾瀾

楚石僧贈予如來拂子須菩提杖各以是詩

萬峯影裏獨留身白日階前不記春宴坐一龕形是
木友聞幾歲耳無塵省中貴客曾留偈外高僧共
食食却問扶筇并揮塵爲何翻贈出山人

別何虞卿謝維翰

故人有約不得遇道逢二仲開情素一笑知爲莫逆
人無言更得相忘處利器何君正慨慷識君比王溫

念菴文集

卷十二

二十九

且良看雲滿座入山雨對酒清歌落暮湘我欲東歸
挽不住鄉關杳杳迷烟樹君家更在鴈峯南田賦欲
寄誰將去與君相別重相期共向丹丘覓紫芝年年
春雨待消息此路人間或未知

代贈永州王舅泉別駕擢靖州王往時自杭判

守泗今還舊服惠流兩郡有遺思云

來去爲州郡升沉數每齊綬花還舊佩判草憶初題
五馬行仍遠三刀夢更西楚弓縱可拾離者自悽悽
重別何謝二子羅漢寺

寒催歸思欲辭君去去臨岐不忍分言向同言那有
盡酒當垂別自難離岸邊斑竹初收雨江上青山已

此地知君重往過定攀庭樹憶離群

鄒山人六十

天黍分蹊辟荔牆駐顏無用煉鉛方烟霞作伴綠山
近竹樹成行覺歲長牛飲已忘清濁辨鳥占能豫雨
晴防閑從隣父論今昔幾見滄洲又種桑

重別道輿雷家浦

朝共瀟湘來暮向瀟湘別別去首重回忍見行踪滅
何處更懷人孤蓬半江雪

謁孺子祠

千年見說南州士今日初登孺子臺返照湖邊孤鷺
遠青芻門外幾人來能勞下榻俱知己得赴公車號

金卷文集

卷八

三十一

異才景物不殊時已別春風庭院長莓苔

龍池

瀑布下千尋龍池烟霧深還將一勺水自洗百年心
混俗緣何事勞形直至今浮踪從此定塵土莫相侵

安慶吊余忠宣公墓

淮南兵甲正紛紜不為酬恩始立勲城上女牆頻易
主池邊神道獨憐君一身自許生無負數口還從死
有聞此後觀風末國士不知誰屬似將軍

訪唐荆川

千里相尋到草堂蕭然隱几一夷桑心緣忘物幾無
懼道在憂時苦自強機發定知穿伏虎書多曾不覺

羊州來邨客今如失可是君身舊姓黃

寓天寧寺感可大兄弟歸省

平生來就傳適我卧精廬共器餐僧飯分燈讀父書
思歸緣問寢謀道豈懷居試論西河易離群何所如
酬萬發菴禮部見懷

春風隨地寄吾廬祇服閑眠只宴如為押野情時近
酒恐妨夜氣欲捐書名亡亦任人呼罵身寧寧嗟客
食魚最是好奇君特甚獨憐迂腐意踟躕

一峯僧塵外樓次荆川

高閣春殘始一登忽忘去住似遊僧齋鐘已罷鳥初
下江雨欲來雲自蒸笑指風幡看動息屢從火宅試

金卷文集

卷八

三十一

飛騰年來漸解無生法誰信前身也識曾

日緣避俗此頻登貝葉經中閤聖僧坐對祇林忘問
答俯看蓮水靜煩蒸身依穿榻寧辭久心類降龍不
復騰世慮悟來差又省古人難處竟誰曾

書永慶寺壁次荆川

城陰背流水遠樹夕含風避客溪橋外逢僧野竹中
問名無以答齋食偶然同更向忘歸處方知過去空

別荆川

懷君歲歲苦相望一月春風去住忘臨發幾回留解
素無言還似待傾囊幸俱見索形骸外恨不同生寂
寞鄉家住名津書易寄莫緣歸姓懶題將

王龍溪洗心亭二首

美人在何所，靜復臨深能。以銘盤意還於止，水尋
似沉看月影不染見蓮心。但解從吾好，何憂俗慮侵。
每聞心似水，亦復病憧憧。如何一勺水，解使萬緣空。
寧源窮有處，去穢豈能工。君脫安排障，狂言或可同。
屠竹墟有貽次答

中年學道負心期，始信楊朱亦泣岐。擾擾漸忘聊自
遣，空空近似有何知。倘逢南郭堪相偶，解讀西銘不
恨遲。底事別來如對面，問君可是破群疑。

僧別

何因削髮遂從師，獨向林中立雪遲。語到枯藤還自
笑，身餘一鉢亦忘持。逢人解念勞生病，依我還同逆
旅貧。此日東歸何所任，密傳四偈與阿誰。

子陵祠

漢廷懷舊德，獨愛水雲身。白髮一竿暮，青山七里春。
江流閒歲月，夜景湛星辰。千載荒祠下，停舟日幾人。

開徑

階前秋草徑初除，始識蓬蒿有敝廬。蕉下藏身疑即
鹿，水邊流目縱於魚。風高因種先生柳，地僻還逢長者
車。不用閉門頻掃葉，隔鄰烟火是樵漁。

送女兄夫周龍岡

少年看授館，母氏愛無分。具食求常嗜，延賓待異聞。

會稽古名壤，別久寓書勤。此意今誰憶，空餘吾與君。

結茅依野樹，巷僻少來車。落葉蒲庭下，寒山半雨餘。
忽憶京邑去，因憶貴交疎。問訊休相及，爲農久廢書。

尹道與會試

經綸自屬吾儒事，溫飽何嘗慮見侵。况是義方同尹
母，可無善養似曾參。萬言爲試陳王道，一飯應知待
士心。但得廟堂多爾輩，豈妨枯槁卧山林。

吳雲泉初遊石蓮洞

山中古洞初歸主，林外穿雲遠共君。石作蓮花疑半
折，僧如迦葉可爲群。未須說法來依聽，恐有遺書似
鳥文。去住莫言隨所遇，年年風月待平分。

上元里會初舉厲祭恭聽誓文有述呈同會諸君

君

新年餘風雨，欣此夕景開。二五望澄光，華月期不乖。
兒童媚燈火，喧喧簫鼓催。四鄰多行輩，任質兩不猜。
邀爲里中會，咸以觴豆偕。禮考洪武舊，義心幽顯該。
崇壇秩無文，祈年滌凶灾。堵觀駭乍見，班坐辭相擠。
歡宴適未周，答問各有裁。覩我何以酬，所願閭里諧。
業此同好惡，意豁忘形骸。即事援往昔，誰不感且哀。
小怨豈足留，聖謨良可懷。終然白首聚，不嘆沉蒿萊。

傅山人

賢者校史知名氏，不謂今爲識面人。江上孤吟吟

中一宿動經旬心無機械從流日色類枯枝半
身底事未能忘拙者豈因木石與為鄰

暮坐

隱几不知暮喧喧瓦雀還下簾疎雨後虛室一燈聞
聞及聲如脫思微識近頑從茲悟真性正在有無間
贈歐兩川兄移令舟梭

憶昔秋風擢桂枝君當壯年我少時二十餘載分翠
袂百千萬事悲素絲君持直道闢水曲關不無聲向
人綠製錦寧知萋斐成還珠翻坐泥途辱天子
能明萬里情賢侯復遣三巴行行經峽樹猿夜泊
向岷江雪照城已知塞馬未終失更憐凋謝難相叙
念舊文集 六十二卷 三十四

遂夫弟初入南雍

頻收家問為兄慰初試鄉心覺汝難資遣聊同從外
傳縱觀况已到長安半年曾讀西銘末一飯誰持國
士看番得父書相待久幾多勲業在儒冠
身為人父年非少語到 君臣義獨難士籍豈容
成忝竊家書只好問平安壯時歲月偏能速天學人
才好自看我已無為奚足法閑來避客不勝冠
此行自可惜動渠妻子相從非故廬入廟且隨觀祖

豆開居未許遠圖書酒中有聖難為近世列無媒等
是虛頭汝愛身同處子傳來門戶舊何如

獨卧

落落無他繁遽邁得自全愁非綠酒盡豈待言傳
蕉長疑觀夢藤枯欲悟禪深林經月雨夏盡不聞蟬
傅山人倭劍歌

倭奴器物巧絕劍最奇大都千年鐵精始為之沉埋
陰井忘歲月選練吉日分雄雌人血為塗見者悸禁
以神呪傳相秘腥氣非關龍甲文光怪自逐夷形異
不獨國中爭價高往往犯險來夸示飛渡鯨波發萬
重包截鯨皮一尺二金環紐束成宛轉青組交織橫
念舊文集 六十二卷 三十五

展先澗谷府君墓四首

秀川九列聖春雨暗荒丘地古狐僧識公以無後墓
訪之旁神指其處碑半殘五字留碑止谷先生之墓
以告諸公乃叶實碑殘五字留碑止谷先生之墓
明堂金石賦公以無後墓訪之旁神指其處碑半殘
下 名機宋樞密院都提舉 墓在峽江黃鍾梅華廟

疑天道人生泡影浮

玄草鳥無後青山白一丘善和書遂絕靖節誅空留
生死同秦臘昔生悲歡在國謀黃鍾闕大雅吾道
幾沉浮

廟題猶宿院宋室久墟丘紫氣龍何在烏衣燕不晉

家綠洲國盡公家號十萬畫天亦忤人謀悵望前朝

紫烟雲日暮浮

直躬偏疾惡華髮向青丘公以幼賈似道道繼雲林

後公為饒雙詩同山谷公係江西詩五意空飲恨萬石

不貽謀歲歲逢寒食溪蘋帶雨浮

訪隱原

念舊文集

卷一

三

入谷無機事遂逢任所之獨沿溪澗往忽至夕陽期

峯影遙能辨松陰坐屢移睽來山下宿殘月二更遲

洞中懷雙江

林中百舌聲仍亂洞裏新桃花又疎芳草歸期今尚

爾美人顏色近何如夏侯得侶應傳業詹尹何心為

卜居最是深山鴻鴈少一春猶阻北還書

送客

東海冥冥曾幾枯金銀宮闕迷蓬壺山中白石亦何

爛雲外青鸞不受呼手持素文未忍秘往龍精逐

人至密授玄根破後天指點理花紛滿地忽報有客

東海來十日不見心情哀登堂然燭便握手詫悒調

笑生風雷紫電雙瞳衣被土心畏睡魔如畏虎手燒

丹砂似鬱藍短劍時時提自舞袖中搗得五嶽文山

海幽怪窮三墳興來大言駭四座坤輿顛倒愁劑分

焚香結約不相負此別誰能知近久雨聲蕭蕭江無

魚酌君不飲君何如

洞中次荅戚南玄見招

投身石室了生涯服食年年待玉華競道大方能玩

世翻招小隱共移家一庭黃葉閒明月四壁青巖鎖

斷霞已破山靈晉客穩豈須勾漏說丹砂

青原山次韻共結山龍谿

春服相尋秋始逢講堂分席更朋從石林清晝揮松

塵山閣微風起暮鐘道損自甘同輩後神閑漸識古

人慵溪邊夜語休輕苔莫有當年聽法龍

蔡可泉憲副視學嶺南

學從章句久忘真待爾提綱又一新士逐笑談為向

背身當今古誦疵醇雲霞東海常依日桃李南枝易

發春為過江門問漁父邇來風詠屬何人

平陽勘雙江獄事

聖朝閱獄體群臣功罪還將問吏民無恤共憐沉寃

地不疑豈恕誑金人胡來借箸謀安出事往吹毛語

大頻回首晉陽成樂土安危當日屬誰身

宿龍華寺海秋月堂

月高齋對鶴眠客來無日不探玄不知何處人
舊拚與青山靜結緣

孤塔侵雲萬木深新寒疊夜沉沉重來舊侶那堪
問明月階前霜葉吟

龍虎山二首

心閑無所適高閣日凭欄虛谷多朝氣深林生暮寒
猶龍嗟見聖煉虎欲成丹二事吾何有逢人且共餐
生忘竟無寐秋蛩鳴何人因悲虛甲子不及守庚申
數息知天度冥心養谷神翻憐塵世者何異夢中身
彭蠡中秋求醮不得有懷龍谿

此夕思君不我過澄湖空有月明多短蘆浙浙風初
卷文集 八十二卷 三十八

動遠水粼粼寒自波道共百年惟友在天將萬物奈
秋何獨醒甘被漁人笑縱得盈尊誰爲歌

別寧遠桃生世南末學記

幾年欲放濂溪棹今見春陵故里人冉冉浦蓮應自
好青青窓草幾回新圖書侍爾傳無極風月於吾覺
有神此去得師應自別酒中且贈一丸春

洞中石梅

塊然片石長苔痕誰種先天太素根欲酌花神問消
息疎枝無語又黃昏

歲暮有懷雙江公用舊韻

野郭風烟歲又除迢迢憐爾鬢毛疎縱縈尚幼身難

初飛霜暈日千年事櫛葉窓前屢廢書

嶺南令

邑險當新造才高特試難分疆百里儉敷政四鄰看
卉服文移簡蚌田賦入寬無忘桑遠意 聖主待
民安

展先墓

生我不待養其如此日心縱令雙涕下難到九京深
手饋思常嗜心瞿感似音却憐迂哺鳥夜夜繞空林
訪劉晴川公雲津次白沙韻

誰信元城後今人亦可尋一生無妄語千載幾知音
卷文集 八十二卷 三十九

試問獄中事何如嶺表心道南聞已久君是指南針

贈王西石明府赴 召四首

王喬爲縣今何地不宜才堂案旁無草衙碑半有苔
庭因疑訟出門爲遠賓開此日雲間望飛鳧忽見催
江郭厭逢迎鄰封畏姓名傳餐虛委吏免役息鄉氓
賦定均輸作兵稀減踐更誰能留再考且慰仲卿情
遇事不辭難猶言畏曠官能探冤婦獄解辱富郎冠
優飾辭賓戲鄉音察吏奸明光今漸近從此看封彈
治邑有餘閒心清問道還翻嫌從宦早遂便得別艱
郵卒頻來洲與人亦愛山今朝重相惜不在別離間
洞中寄趙浚谷

山窓日日鷓鴣啼服藥閒眠徑草迷容鬢年深心已
判鄉園地限跡難齊階泉時酌誰分品巖竹行吟偶
一題却憶此時君健否託緘遙向隴雲西

登雙江公凌空閣

校空披翠八窓開誰向青霄起玉臺舊客遠從雲外
入主人新自日邊回憑軒獨坐千峯上斷地高歌萬
壑哀來往便常乘鶴背愛君身已出塵埃

新兩城郡公考績北上

文章少日厭時新州郡長年出牧頻誰信學儒能試
吏尚嫌從宦誤閑身訟庭衙散如遊客政府交疎不
畏人欲借寇恂吾力寡風謠誰達聖明君

念舊文集

卷十二

四十一

集卷八

東葉洞菴

江南烟艇十年餘鼓枻寧嗟未得魚淺水荻花閒自
照虛庭蕉葉卷仍舒子桑無用悲餐飯仲蔚還知愛
敝廬惟有故人稀見面篋中時檢舊來書

寄同年畢望江

非材自合掩山扉况是天涯一鳥歸踈網敢忘
天子聖遠書甘與故人遠歲頭月過時窺榻洞口花
深易染衣不爲同袍問鄉語片雲肯向洛城飛

夜雨玩易

入夜南樓雨乍殘蕭蕭萬籟動新寒閒窓熬火虛相
映晚歲韋編靜自看日月互精圖已顯乾坤非畫見

應難根源若道無消息何事堯夫獨弄丸

寄京師孫錦衣

父母生我冬始淒禁城月午未聞鷄主人頻頻報更
漏家住正陽門近西

正陽門西孫錦衣弟兄七尺眼中稀當街走馬人爭
避上殿將軍下直歸

下直歸來衣甲光調弦捻箭習戎裝射鴈騎士時相
問愛得孫家弓弢強

孫家弓箭舊知名十載南歸把贈行却憶懸弧成底
事擬同折臂學全生

訪兩峯師泉梅園三舍山中

山上桃花山下蹊幾人衝雨復沾泥憐君早得春風
句不向桃花開後題

二月松華未上枝石橋流水去遲遲東家酒熟西家
醉山下客來人不知

夢至崇明訪道輿

夢夢無憑栩栩然忽隨曉月渡江烟沙邊城起水爲
郭雲外鳬來令郎仙風雨乍看東海歲絃歌如入武
城年與君談笑君知否抵益乘桴興轉偏

石蓮春色遠相憐踪跡依微浦淑蘭半斗不驚天外
路蓬萊親見海中田觀風海邑桃初發話別津亭酒

正傳歡晤未終迷所在對床蘿月靜娟娟

寄萬鹿園

春賞逐陽和川遊澹夕波觀燈傳佛性聞榜荅漁歌
千里人俱老終年夢幾過秋來仍斷飲將奈白雲何
放歌寄殷四

門外桃花花蒲蹊行人別我放春溪問訊舟行指何
處鑾江楊柳春將迷我有故人住近市市人但解呼
殷四年紀如今五十強顏色如前能得似尺書三秋
無一通懷抱安能遽棄置早晚停舟江水前不惜扣
門投我箋爲言我年四十六須鬢非復當時綠君家
舊有飛仙健步之奇方服之解使壽命長何不寄取
一粒深山裏相期晚歲觀無始我煉金丹今未成欲
念菴文集 卷十二 四十三

登五嶽窺蓬瀛同心人遠難獨行念之三歎空含情
與汝相見在何歲鴻鴈飛飛楚雲外斗酒爲歡且放
歌莫令萬事生憔悴
君家父子俱抱奇能以片藥起人於沉危一家八口
死復活憶在庚寅夏五時金帛相酬不一顧但乞庭
中番尺素從茲一別二十年怨鶴哀猿忍相訴柴門
寂寂春晝長有客持書來遠方楊子江頭四壩柳還
似當年望故鄉故鄉探落空番皮骨親耕作食粟
年多無餒容深愧故人情不薄秋風嫋嫋飛蓬短昔
何壯盛今衰晚左輔動搖連右車對案安能強餐飯
癡兒九歲始學書每食問我心何如顧之一笑不能

春時過方悲生計疎人生百歲無常好萬事捐除
不早感君活我逆族間寸心一一爲君道此日行休
還即休得亦不喜失不憂千里迢迢遲會面報君無
力發長謳

獨坐二首

數月不出戶庭前多夕陰閒看芳樹色一倍舊年深
人跡到已少鳥聲時復沉浮雲當坐起去住兩無心
閉戶無來客初詣人世開苔深連夕雨雲散隔溪山
虛館聞鳥哺踈籬入雉班誰能遣萬事只在解頰間
午日青原山中共善山晴川東廓明水諸公燕
叙

一徑穿雲萬木深高崖曲檻畫蕭森同心人與蘭重
對多病身逢艾節臨自笑行踪經石滑誰從聞性辨
鐘音年來漸識窓前草不借菩提樹下陰
寄吳九山
名紳前輩人時爲德興教乃翁諱希由
先君同年進士其生同歲月日遲數
月卒同歲謝五

李將軍歌

嚴君出處類而翁生死悲歡歲月同異域長悲難問
鯉遠書何意逐來鴻青峯湖上官齋晚白露山中
樹風不待牽衣方下淚孤雲相對恨無窮

五溪西南山刺天千盤萬箐幽且堅嵐腥水毒不可
渡昏昏白晝沉烏爲帝窠三苗曾此地或云槃瓠居

仍傳魁魁過從喜得侶山川感召生何偏窄衫髻
號鬼國腰鍊挾弩親農田邇來跳梁犯楚塞下令用
其重十年武陵屢奏南征曲畢口頭移上將權已聞
調發牽兩省况復節制同三邊未見瀘水走孟獲空
留銅柱鑄文淵將軍胃出西平王忠武世業何煌煌
生來相貌似熊虎口談輻輳虬髯張往時提軍入鎮
算叱咤諸蠻如大羊時危正藉酬恩力志奮寧須絕
技長即今頭銜比都統兼報開府臨辰陽胸中礪鬼
富群策胡為噤不呻其吭豈欲萬全報
天子伐心在謀不在強老我無能抱圖史染翰濡毫
發語狂擬作五溪旋凱賦且待將軍投報章

金華集

卷十二

十四

世寶樓望棣山先神重公墓有感

世寶樓望棣山先神重公墓有感
曲澗高原宿雨收悲吟幾度罷登樓連山衰草人何
世半郭斜陽氣自秋家共宋恩隨逝水公故宅為魂
將蜀魄到荒丘文章堪貴還堪恨一字誰能吊壘頭
雙江公赴薊州中丞

劃門天險重王畿立待中丞破虜圖開府旌旗占陣
色行邊草木動兵機潮河川上秋城壯山海關西晚
燧稀應是笑談尊俎上古來常勝在知微
天王肝食校邊功特起汾陽初使雄應待七旬收逆
命敢辭千里啓元戎黃花古戍行營在白水高原隱
蒼壁莫道為儒甘歛跡時來此地欲生風

病中

誅茅種樹漸成林獨擁柴關澗水陰道侶遲來思一
面病魔消後失三心窓中山翠逢朝霽枕下泉聲識
夜深自笑千金裝劍首久忘繡衲到而今

張石洲赴武昌通判

我欲訪終南漢江不可渡忽聞別乘行去武昌路
武昌城郭江漢濱旌旗曩曩秋復春黃鶴樓前幾吹
笛赤烏年後一沾巾白蘋紅蓼洲仍綠粉堞悲笳夜
相促星月猶多繞樹烏封疆曾是中原鹿幸生明世
居上游碌碌那肯奔趨休只今威權半刺史况復才
力驚諸侯憶在金螺獲神劍二十餘年經烈燭臨岐

金華集

卷十二

十五

拂拭白日迴志士平生從此見老我涑山禁別何楚

寄牟禾山公

石蓮洞畔自結屋夜聽林蒼朝牧犢五年不見武昌
人千里傷心楚洲綠武昌城頭車蓋多使君門前雀
可羅晏起加餐身健否無翼當如會面何

答問病

問我身何病惺惺念鱗鱗深慵猶增蒜髮老亦抱蓬心
禁味非忘食耽眠敢愧衾今朝聞藥石似欲解呻吟
哭亡弟造夫七月二十一日

塞路知何處頻驚諱口臨誰堪七年病猶繫九京心

過鴈書難到寒塘草自深秋風正蕭瑟更奈候蟲吟

春遊

春日川原晚望濃東南山色翠重重劉伶遊計常攜
鍾陶亮歸期每候鍾四壁有家溪似寄一身多病遂
成情臨蹊欲問漁郎路落盡桃花但古松

趙凌谷自德州赴山西巡撫即韻寄贈

節鉞寄專征并州古鎮城令行傳處遘恩激顧身輕
一劔齊中出孤吟塞上行文雄經武畧誰解得兼名

洞中對客

被褐聞君擊劍歌一聲哀怨一聲和薛門珠履三千
少齊瑟朱絃五十多春入江雲寒木歛眉來巖洞客

念菴文集 卷十二 仍過錦囊亦有理微在欲奏孤鸞奈爾何

會荆川歸

不出深山今幾年湖邊又上李膺船芝城夜雨初憐
別巖寺松風且寄眠自笑多岐成役役何如一息守
綿綿歸來尚喜庭柯在欲話相逢已惘然

望廬山

我昔望廬山高工無極中有羽化人林栖絕粒食
紺髮方碧瞳肌膚水玉色借問年幾何春秋千百億
聞之心魂動欲附雙飛翼飄飄不我顧招手長太息
竊恐染革難濁穢神明殛三年事齋沐精禱靡變惑
峯嵐日夕深仰攀尚難聞

考正劉忠愍公諱日公為王振所害事未竟
身亡底事論遲速疑信元關筆削權華衮有褒貶繫
日貂璫何力敢移天魯公生氣誰云死石顯陰謀白
合傳多少白頭還牖下姓名能得幾人憐

彭蠡之西五老峯當年白鹿有遺踪憐君此去多春
草岐路分遠不可從

次韻別柴白巖

千峯落木水層波君去還誰杖屨過孔氏高柴知不
忝古來鮑叔苦無多空林辟穀忘僧臘近野移松帶
女蘿此意懸知可同調擬將觀海比盈科

壬子除夕

少年輕自信稱引必詩書目少可意人量已恒有餘
慕遠靡近憂戒惕日復踈但念歲月悠寧復嗟居諸
冉冉四五十正如下阪車青陽初啓晨已遂迫夕除
四序諒不爽今昔一何殊力衰業不就夙計豈可虛
抱茲中夜歎起步仍踟躕

送朱子

踟躕亦何為中懷戚如憐豈不戒自傷所嗟在遠道
遠道逝欲返他蹊跡如掃奈何五十來歸期阻以杳
髮白齒復豁容華入衰老及今不努力身名等腐草
蕭草萎以綠奄棄將誰造耿耿惜分陰不眠達清曉

念菴文集 卷十二 壬子除夕

壬子除夕

少年輕自信稱引必詩書目少可意人量已恒有餘
慕遠靡近憂戒惕日復踈但念歲月悠寧復嗟居諸
冉冉四五十正如下阪車青陽初啓晨已遂迫夕除
四序諒不爽今昔一何殊力衰業不就夙計豈可虛
抱茲中夜歎起步仍踟躕

壬子除夕

踟躕亦何為中懷戚如憐豈不戒自傷所嗟在遠道
遠道逝欲返他蹊跡如掃奈何五十來歸期阻以杳
髮白齒復豁容華入衰老及今不努力身名等腐草
蕭草萎以綠奄棄將誰造耿耿惜分陰不眠達清曉

彭節婦二首

芳汀有奇鳥不鳴亦不群自悲失故樵單栖向江濱
渴飲清泚水饑啄萍藻與芹羽毛半憔悴喃喃意何勤
乘禽晚不識哀鴈徒紛紛勿爲嬌居言悽惻那忍聞
悽惻未易道人生非草草自昔初爲婦君子誓偕老
中道成決絕永作分飛鳥端崩無逆鱗松摧尚垂蒿
欲報君子身遺孤竟誰保忍死待餘年容華變枯槁
俚俚誦詩書毀志亦何早

贈黃洛村

羅巖亦是濂溪地君屬河汾入室人似水早聞千頃
量築場曾許六年身秋曹裏筆將書考畫市技珠不
見珍却喜舞雲歸未晚春風多少柳條新

空齋

空齋掩春雨塊然忘朝昏四鄰群響絕林鳥時一喧
夕燈始燭闇四壁靜蒸煩遙遠景如夢綿綿息僅存
適悟豈玄旨大易多名言出位良所戒閉關復以敦
六二介石固知幾道彌尊并遷常居所雷順潛厚坤
先天物莫遠密藏乃其根不賴魯叟筆此義何由論
青原山同東廓師泉原山諸君再疊戊申韻
野寺春殘花不逢舊遊麋鹿故相從佛身自對庭前
柏僧病猶鳴夜半鐘解識樵夫從姓隱欲酬客問覺
言慵聽經他日傳聞上誰是今生脫骨龍

將遊廬山別道與樟墅

非無八口計其柰一身衰念與古人遠羞爲兒女悲
御風隨所往歸日尚難期不用傷嗚呼家庭自有師
丙午附何善山工部舟泊南康借劉良溪王有
訓余弟遂夫同遊開先寺重來何劉已逝不覺
潛然

旅中聞笛自堪悲況是深林欲暮時重照古潭雙鬢
改舊遊芳草幾人隨能詩何遜今安在入洞劉郎杳
莫期路遍千峯黃鶴遠素書無路報相知

李後王書堂即開先寺

霸圖王業總淒然休道江南割據偏雙闕自捐書舍
後一龕誰寄佛燈前勞生悔不師宗遠歸夢知應托
杜鵑舊引龍池今幾曲年年春雨助悲泉
南朝古寺幾銷沉猶有爐峯送夕陰瀑瀝雲霞空掩
映山高風雨易蕭森讀書臺古螢仍聚洗墨池荒草
自深世味辨來枯淡久不逢陳跡已灰心

白鹿洞

賢聖生不數五百斯其期復麟事已遙白鹿乃在茲
濂溪指迷途朱陸分兩岐其人雖不作其言尚可師
嗟予不自量獨往矢不疑玄精惑異趣難聞悲後時
在苒歷二紀彷彿見津涯望望足莫前如有神鬼司
日封寧再與虛知竟何裨感此未皇安三益恒所

歸來遵故躅底幾或見之精爽儼如在荆榛多蔓棘
在昔義利談聞者曾涕洟悠悠今古心豈伊異所思
川谷耀餘彩竹樹含新滋披衣岡阜巔瀟灑繆溪水湄
懷哉祗干役日夕傷遲遲

登文殊峯

憑高直與太初隣始覺空行信有人卓地飛筇來萬
里倚天長劔伴孤身水看瀑布穿雲下日見扶桑出
海新從此御風無所惜却憐浮世只烟塵

與行者

如意入手中拂子掛壁上借問學佛人如何是二象

栗里

念蘇文集

卷十二

五十一

陶令罷官後西疇林正滋至今栗里上猶見柳條垂
山氣佳如舊居隣問不知誰能邂逅飲一醉寫心期
重至圓通寺追憶亡兄紳同遊二十年矣不任

愴懷

舊路依然草樹新溪邊蘭若夢中人山如亭長迎初
客貌比文殊現二身對雨自悲前度跡種松誰記再
來因世間不朽終何物怪底空門說幻塵

東林寺

因尋陶令蹟偶過遠公廬鍾後空歸處溪邊一笑餘
若如人聽法水何佛成渠輩酒非吾好寧藏戒律除
竹林寺 即佛手巖俗語說傳可西

無俗事卧松陰起共開僧訪竹林丹藥不傳留塔
白雲猶在見禪心石如佛手摩僧頂谷轉禽言學
梵音本是化城無住處被誰迷妄到如今

與日者

少年矜壯志垂老竟無成身病疑增骨人逢但識聲
買山今已逐種橘晚初榮自達窮通理何勞問許生

送河南教諭

春風疋馬入河南行李無多書半擔道上行人休見
訝五經雖少不輕談

我昔

我昔登祝融高高幾萬丈赤鳥海底來忽在飛雲上

念蘇文集

卷十二

五十二

人世正溟濛陰厓走罔象聖人知其然昧爽發昭曠
豈不懷宴安精神各有向一念不自拔萬竅生疑障
安得日新人惺惺無得喪

趙浚谷有貽次韻

同袍分袂自何年尚憶扁舟逐計然強策敢言因馬
後衰蒲常分在秋先窓中窺鏡增來白門外迴車少
問玄不是恁情隨鹿豕由來濟世倚才賢

權生行

昔遊燕趙訪奇士廉頗已老荆卿死 君門羽林
十萬師惡蒙竊馬長安市飽谷來窺古北口黃花白
檀夜不守將軍立虎印空懸部曲首鼠城頭走傳聞

下詔選材官南畿東郡多凋殘已典衣糧給弓箭
賈田園柴馬鞍權生何年挾長技挺身六尺埋名
天土寺中霜葉黃一見臨風增意氣運矛橫銀百莫
當飛步怒視哮聲長出奇逞變不可測燈前天地俱
低昂酒酣拔劍為起舞頓挫掩抑尤雄武三十六勢
手法強不遇張顛誰為數臨江節士古有名嗟我無
力挫公卿 天子初聯十二營鞭撻四夷方洗兵
權生權生休自輕

秋日登九僊臺四首

九真丹熱盡成僊縹緲高臺白日懸碧海青霄書不
返蒼烟素壁晚誰憐人間朝市悲秦火石上封碑記
漢年少小談玄今漸老不捐身世待何緣

念舊文集

卷十二

五十二

五十二

紫霄曾是仙家侶謫向紅塵歲屢催天上斗牛難再
問峯頭笙鶴偶重來烟霞結屋音相待鷄犬隨人住
不迴為語溪流莫鳴咽桃花終滿舊天台

不才無補人間世采藥初諳物外情白髮入山機自
少黃冠作伴語偏清風迴正憶冥鴻遠木落因知委
銳輕却笑十年櫟散甚丹砂何事未曾成

游踪無定獨徜徉處處尋山得習忘不記歲年慚伯
玉且依木石偶庚桑巖頭月出閒窺易谷裏松深可
絕糧只恐樵夫隱名姓豹林曾有異人藏

九月晦日何君洞

雲蒙已遠石床橫洞裏萬歲蒲歲生欲燭金書討
詠月華未吐坐三更

練中丞故墅

三洲烟草暮江濱未問遺墟淚下頻破塚有山歸別
主所擬山遠孫無食寄貧隣百年天地誰非幻萬古
君臣獨在身莫道高名能隱禍風塵多少不歸人

古意

啓期年九十行歌自拾穗古人交謂賢不知此何義
晏起一盂粥聊以卒餘歲五鼎豈不甘嘗聞易覆墜

寄鄭環浦

自拈爐篆坐高齋萬事真誰不掛懷莫道無言心便

念舊文集

卷十二

五十三

五十三

了了心難處是安排

王樂湖方伯登雪浪閣見懷次答

忘形隱几意乘乘道岸寧知未易登豈有取裁思學
孔只餘歸詠類狂曾衰年已分金投冶朽質難憑木
就繩欲問至言勞訊遠病拘空歎在羈縻

與相者

壯年壯勇退不待閒麻衣隱卜閑情少尋僊舊念非
試看形已槁豈是遜能肥莫訝空紅了今來亦杜機

示僧

錫杖東遊住翠屏楞嚴誦與野狐聽老來始悟禪家
新與舊蒲團不愛經

戴髮爲僧五十年空餅倒沒向青天繩床打坐人休
喚止夢龍池第一泉

青原山三疊舊韻

又欲逃禪機不逢葛藤蒲地竟誰從未知臨濟因何
棒那用羅喉第二鍾溪上草深逢雨霽巖頭花落報
春慵暫來忽去頻年事古在休疑學老龍

外內

有形可搜無物奚累不累於中斯成庶類庶類此存
是謂無外外內狀廓然無對

東廊公貽連山書屋落成詩次韻奉贈

憶從石屋訪行窩幾共雲關掩薜蘿一見自慚違道
遠無言更覺飲人和六經同異多新語萬物逍遙有

浩歌竊比舞雩吾所志年年將奈暮春何

劉龍山六十五疊青原韻

夫君襟度可常逢汎水尋山未厭從慣忤上官甘鮮
綬愛眠終夜不聞鐘笑談對客機全少妻子謀身計
更慵此道便堪全靜嘿豈須堅白問孫龍

教菴叔訓導宣城聞報寄贈

嘗吟李白句知有敬亭山敬亭迢迢不易至秀句入
口神爽颯颯如在白石青溪間冊書入魚腹至語向
誰剖沉滯六籍中千秋隻回首叔也執經老且貧未
得官仍苦辛今年載索陵陽去矜佩蒲門多美人

雨之夜深不成寐便作鼓舵彭湖計此方美人曾見
黃鶴不來歲復歲齋署去山還幾里萬壑千巖列
屏几縱對先生苜蓿盤猶勝奔走紅塵裏紅塵滓人
不可聞譬彼僊者憎羶葷六經唇吻竟何事絃歌俎
豆非空文我知叔也堅且白可當敬亭之一石自有
美人歛衽看不借春風苦蘼碧

趨龍谿潯陽約

故人憐久別千里赴招攜一棹乘風下孤山落日西
漲痕湖草遠帆影暮雲低聞道揚瀾險臨淵意不迷

入匡廬

愛山常獨往况有逸人居偶坐雙林下不知三代初

拜靖節墓

久憎折腰事再拜向高墳東晉非前日南山還暮雲
將持斗酒酌更以挽歌聞不飲緣何事低回心已醺

謁瀛溪先生祠墓三首

匡廬開曉霽懷古見芳襟溪水清堪溯林風靜自吟
山如蓮乍發庭與草俱深此日生芻蕘遂同執贄心
外物等銖塵方知貴在身一坏誰不共四海此常親
地似依防墓鄉猶近楚鄰築場來已晚願作掃除人
軻死誰爲繼寒冢千載悲寧知無極語始應鑒奎期
兩矣道方啓歸歟樂在茲初平還我輩聽語恨非時

詠真洞天次龍溪韻

雲開洞壑一徑入烟無應谷鐘聲遠憑虛閣影散
龍蛇時亦隱瓦礫道非無莫話前朝事吾今豈故情

天池寺

顛仙丹成獻 明王半留天池人莫取出岫當爲

一片雲有時解作千峯雨

自佛手巖入慈雲菴

結茅應未久初地暫相尋偶誦蓮花偈因憐祇樹深
嶺雲垂佛手巖石對禪心莫作陵伽鳥終朝學梵音

凌虛閣

道人相邀巖畔宿鳥語泉聲響林麓分明不與世間

同六月寒風撼巖屋

文殊臺

文殊去後只空臺臺上優曇更不開說法本非陶令
喜野狐休向夜深來

石峯僧

石耳峯前古寺秋逢僧留宿話裴休有人問汝因緣
事真道前生是石頭

贈九江陳兵憲

海上倭奴窺漢關儒臣籌策未應閑陳平早見推三
馬援休夸請百蠻

寒八陣疊鈞連號令初傳識將權欲斬鯨鯢消瘴

怪先分龍鳥試江船

青頭水卒領艤艘買勇爭誇朝氣雄水底斷蛟初扶
劍雲間貫鳥乍鳴弓

九江山色壯名州千里軍容鎮上游自惜寶刀堪報

主豈綠金印覓封侯

楊武東吏部赴將樂尉

選部專裁鑒憐才豈爲身相期報 明主翻遣作
孤臣趨走省中吏咨諏幕下賓將今同在昔何地不

宜人

三別豈云辱群言好自脩縱令無意政未可怨等侯
地是龜山舊名看仙尉番君爲伯起後行業定兼收

寄永嘉王東谷前令鶴山座主之子

嚴翁宰邑頻相引見爾趨庭愧不如官署論文分席

處僧堂話別送孟初滄洲舊約心空在金馬長辭跡
竟跡此日問年俱老大緘情惟有暮江魚

別蓬夫弟如京師二首

每問長安使微除自有期人言半疑信年少喜驅馳
遠道塵飛處長河水合時還將棄繻意一慰阿兄思

誰云宦者達吾自愛無營飯糗終身事裨冠始仕情
依人難久客量已且從兄倘見中朝貴輕凡莫羨榮

別王明齋

蒲葦昔汎五湖陰臨水看書共紫襟滇海風塵催客

遠鄉秋草向誰深
將攀王樹延春色
又逐江鴻縱野心
賴有白雲堪取贈
終期來往碧山岑

先天

圖書曾識先天象
却恨無言自仲尼
豈意二千餘歲後
更聞三十六宮詩
三十六宮之說始於邵子以列
陰陽義故曰朝也暮天根已屬陽生候
月窟初含剛
友基說向世儒渾未悟
不知康節果誰師

知幾吟用康節韻

先物謂之幾
旁行且入微
有無未分處
主宰不移時
得者顧忘意
知之莫泥辭
雖從靜裏得
却向動中知

次康節觀物吟

金華集

卷十二

五十八

五十八

生地生天別有身
身藏天地豈爲貧
有無不測終何物
動靜之間難語人
寅到戌時觀月窟
子連申處起天根
天根月窟分朝暮
識得未分方是春

陶朱公二首

陶朱善料事
又能知其子
當其臨分時
胡不語以理
人生智量殊
小大不爲計
大者力難降
小者言豈譬

入山

身將半榻懶
作寄巖阿
豈厭妻孥愛
薜蘿離境始
明緣是妄思
思誰執道爲
魔魔曉生白
非初有懸
如輪奈久何
已入深山更
深處家書休
遣鴈來過

卷之十二

先生集卷之十三

夜坐十首

默坐二首

病懷六首

旅懷六首

覽勝樓

訪李中丞

壽劉五齋

夢中別友

廖氏草亭

郁壽亭

送李台岡應貢

病

洞中平道

苔趙浚谷二首

有感

登舟

恩江二首

遣懷

羅嵩明

默坐雜詩二首

七月十一日作

水後谷洛村

寄尹道輿

寄葉綱齋

夜臺峯頂默坐有成

別結山

夜夢

晨起讀書

寄壽松溪

李忠定公祠

贈別雙江諸公二首

贈羅鎮峯

別宋陽山

送王生養大

山中雜詩三首

舟中生口

劉少衡令南昌

七泉故宅

丙辰再至洞

梗射干

對松	疊韻別况郭山	題海鷗圖	重別季弟	送劉鳳西	閨已丑讀卷記	謝張秋泉	夢中贈道士	贈亡弟內舅	符丞憂歸	答朱尚書	青原八疊韻	洞中各省菴	李灌齋詩	次王敬所韻三首	悼亡四首	陽府寺候荆川	掃墓	寄荅胡總制	洞中雨	丙辰除夕	寄李石岡
生日荅貽	禁語	李鶴洲守海洲	秋夜	別季弟三首	上墓行	夢松溪	玄潭	聞薦	出洞述懷	洞中雪	稱拙	贈周受菴中丞	山中	中秋洞中	貽竹泉弟	贈范岫山	湖上	飲酒	謝潘泉諸公	丁巳六日洞中作	靜觀

荅曹紀山	叙故有感	贈楊虛所	冬燠	湖口友人贈石	寄原山三首	悼友	寄劔州弟	方僧三首	客歸	荅胡栢泉憲使	撫劔有懷	雜詩	送李檀坡	莎鷄	道輿採觀	寄劉鳳西	贈張南川	松亭	已未除夕	感昔	天籟
重別陽關憲使	夜坐	別洪元脩	十二月廿九日	有喜	寄鎮山中丞	階前黃葉	口占	生日荅貽三首	報貢受軒	荅友	夜夢	別費公秀二首	閉關	偶成	送王養大	寄丁安仁	別鄭雲間二首	壽東郭公	題西湖圖	齒搖	蕭雲阜知麗水

作書寄弟	寄茂州弟
張寒泉丈人	寄張中丞
賑饑	荅蔡白石
別白石	獨坐
偶感	趺坐
寄劉高郵	靜坐
送張南川二首	紀亂四首
辛酉閏五月二十六日	
湖西	報至
別尤尉	周學論赴試官聘
河口白沙	聽友人誦晁仲約事
檢閱	別劉龍山
月	京貴書數至
官軍謠	曾月塘返家
贈右轄敬所王公	誤傳寇至隣曲盡奔
愁	十九圍鄉兵戍桐江
永市	驛奴行
新淦賊退志喜	閣上
秋晚	之子篇
寄胡梅林督府	晏母孤節二首
世光子赴鄉試	山人乞字
傷逝	訟往

雨中客談衡山感賦	梅溪
遺世三首	荅同年楊虞坡宮保
白山毛君六十	晨述
贈王存齋	辛酉中秋次夕
問月篇	重陽
螺川捷音歌	晨起
別月泉張郡公	贈果齋郡守
壽石岡兄六十	胡甥歌
落架	辛酉生日
蕭麗水謝病	劉師泉七十
寄祠部曾見臺	羅山泉六十
新正	寄李石岡吏部
後園雜詠十首	後園續詠六首
栢泉胡巡撫公捷詩	

念菴羅先生集卷之十三

詩

木

夜坐十首

連宵無寐只冷然氣象依稀未發前始信古人常待旦不緣亥子有先天念中司馬翻增替惡外橫渠豈解懸千載坐忘顏氏學直疑無處着高堅

役役誰能似馬牛心灰形槁亦莊周山中戒食仍懸榻春盡登臺更倚樓一息漸隨無念杳半醒微覺有身浮總緣夜氣幾希甚不是長生判未休

學道如碁着手先殘編陳迹畏拘牽程門暮雪人何事邵子山居歲不眠煉性漸知渣滓去體仁誰似訂

念菴文集 卷之十三 詩

頑全未論精粕非真味自得那容向口傳軀殼於吾總未真獨惺惺者何人能通晝夜方知易未離形聲豈入神蝴蝶任過千里影龍蛇常蟄九淵身根塵背合元無實却笑瞿曇口句新

久矣無情續鮮嘲偶來避地得慵交迎陽芳草根深衛占氣靈禽歲徙巢光隱淵珠常自媚機忘風竹爲誰敲只餘我在猶無繫一覺形骸盡可拋

無事閒看調息箴周天卦數試從今有時測氣非窺管每夜焚香必正襟洞啓天門驚道遠靜聞寒漏入泉深莫言變理全無分也解安身更了心

癡形羸豈足歎慘炎宿梟強加餐未湏運力同齋

賢只合銘心比沐盤眩目塵埃還用幾引弔執率且從難亦知木石非真性既毒曾聞是宴安

我爲枝猿未易齊幾調瘳掣就羈栖心灰昧晦如酣酒面壁跏趺比塑泥月吐三更剛到榻風停萬籟忽聞雞殺機自有生機在此語傷奇且莫提

半似惺惺半似忘如如四壁一匡床因更晦朔知元會漸悟華胥近醉鄉心遠不湏山亦靜身閑翻覺夜偏長何人欲問逍遙訣爲語中庸第一章

畢比談學昔年曾垂老慚於道未能解伏臘陽心自小漸消頤滑氣初凝防危正比知更鴈獨渾如結夏僧縱苦過時終未悔晚聞猶免疾無稱

念菴文集 卷之十三 詩

默坐

今心爲念不入將迎始知是念非想非情意無將迎境無內外四者不倚中理自在

病懷六首

入山自分見人稀擬息塵緣轉道機百日空林無事擾一身多病與心違階前行藥言常寡枕上忘饑貌漸非莫訝衰年情尚僻朝聞能幾得全歸

不才何敢望 明恩偶以空談動 至尊東觀圖書在歲月北山黍稷曠晨昏病懷潘岳客全減情事何平僅存此日真同吾喪我鵲冠隱几向秋園

轉身許國素心耽窺井後巡笑老聃賈誼上書終懷

去陶潛逢酒亦沉醉非關渡落人難用自分支
不堪木榻未穿休厭苦深山詎少一茅菴

數冠禠服法無拘自飯奚牛任所需年穀雨占春甲
子更錢日算歲丁夫酣嬉壁上番殘草憤懣琴中出
卷蘆鉞氣漸消身亦老藥爐秋晚幸相扶

幽情落落厭群居擬訪松喬學煉虛試入水觀終有
念待傳火候苦無書塵中白日何人識關外青牛往
事疎閉戶纓冠吾道在縱騎黃鶴竟焉如

自笑膠膠似魯狂半生學道未升堂衡山終老惟耽
寂東海窮觀有大方重技已拚成畫虎蠹編無復畏
亡羊亦知病懶憎多事非是程門悟兩忘

金華文集 卷十三

族懷六首

過赤壁

赤壁春宵客未眠正逢孤鶴下江烟蕭聲忽起還連
棹月色相看獨扣舷千里旌旗他日夢一尊懷抱幾
人憐攀崖欲盡臨流興回首長空已劃然

過木蘭山

木蘭家傍翠芙蓉窈窕猶傳采葛踪去日一身當萬
里至今孤塚壯千峯羅襦色借祠前草明月心懸壠
上松誰道女郎兵所忌儒冠曾幾識邊烽

望黃鶴樓

黃鶴樓前秋水長江天北望遠蒼蒼白雲千載歸何

此日孤吟自夕陽嶺蓼又圍新碑睨汀洲
餘鯉誰家短笛城頭起不為烟波有故鄉

憶岳陽樓

洞庭南望水雲鄉一棹秋風憶岳陽波靜山分
粵漲清朝雨在瀟湘頻聞戎馬驚溪潦一昨江却
楚狂不為鴈聲催歲晚月明隨處有滄浪

對匡廬

三年廬阜歷千峯蓮社花宮處處逢聽瀑乍疑龍起
闕窺巖常躡虎遺踪燈來絕壑僧初定雲滿虛堂曉
未鐘悵望楓林秋又改故吾空在却疎慵

登陽居山

金華文集 卷十三

何年駿馭別高臺故宅空留盡草萊井有靈隨藥
去白雲無主向秋來倘逢化鶴心應識猶記孤松手
自栽身後身前竟誰是半生吾已脫浮埃

秋日登覽勝樓

登樓已覺江流壯江外群山遠更奇千里波寒來棹
處萬家砧動倚闌時斗牛夜氣雙龍近彭蠡秋聲一
鴈知客到莫論誰地主徐亭烟月向人遲

訪李羅山中丞

空江客到遇開關竹下幽人自製冠養鶴漸忘軒蓋
貴見鴻應識網羅寬壯心醉裏憑彈劍奇計閑來學
漁父却恐微書名姓出青山翻向世中看

壽劉五齋六十代子壻曾于野

南雄公

我聞南雄太守持風節冰雪為腸鐵為骨作邵三年
不挈家食粗衣敝心思竭黃門怙勢如虎狼唇吻膏
脂孰敢發直言訶詆長揖趨穿吳爭富氣碑兀驛書
夜半動 天子九關風雷愁鬱勃血誠上訴

皇怒平滿朝顏色俱生活美業當年已特書流光繼
世尤難沒即今曾孫才大夫八閩郡當雄都縮魚
分駕步高武群寮側目聲名孤繡衣使者懷丹符奔
走郡國同胥徒由來騏驥善馳驟豈有松桂甘摧枯
政議牴牾昨早自劾簪綬瑣瑣胡為乎歸來閉門誦書
史五齋之中何有無日暮憑几吟不絕客來對酒聊

金華文集

卷十三

五

相娛青原山寺十日雨學士彬彬亞鄒魯接席高談
幸不遺家學淵源因竊暗年華六十好鬢容後來日
月那能數婚宦去心百不關兒女成行一莫苦近時
儒學路徑開至近可求隨所取威武不挫窮不憂昔
者南雄此其戶極深致遠旁無疆千載悠悠幾更主
大賢之後天所與厚祿高官竟何補君乎晚歲誰曹
伍

夢中別友

亦知白壁苦難全回首青山是夙緣清濁總宜居物
下簸揚何用向人先一貧即道誰為信萬卷徒言不
鮮傳三十餘年塵土夢石床今已漸醒然

題廖氏草亭廖為吉陽先令公後

仙令功多食報豐至今家在舊花封衣冠尚相慕
日宅里猶存清白風歲長子孫遺德老門容車馬古
人同草亭閑處看馴雉還似當年化魯恭

鄧壽亭

未識病根先說藥閑言苦被儒家縛求丹城市靜安
禪參差門戶成交惠伊子觀得藩籬破總是迷人守
糟粕壽亭何因發勇猛下手便令須髮落六年遊走
不還鄉背眼盧都耳卓朔牛鼻牽來露地中自食自
行無處着邇來混俗披冠巾尚憶師恩禮東廊勸君
去去且莫留為試塵中苦與樂嗟我與君何處來去
念華文集 卷十三 六

送李台岡應貢

此語一出必見詞逢人慎莫輕投泊
抱藝談經舊有名早看領袖諸生驛驛豈分泥途
尋幾組終隨貢篋行帆下楚江春共遠月明燕市客
常醒惠連故侶今餘幾誰向公車薦長卿

病

病卧遲開戶心慵厭報書雨晴衣屢易豐歡室常虛
上命從來鵬加餐為得魚無能身已贅縱健欲何如
洞中平道

石磴曉曉苔蘚殘倚鋤幾度整荒寒後人莫指前人

方知着脚難

趙汝愚表迎來寓各二首

南浦袁生至傳來壠上書開絨驚改歲間快慰離居
萬卷明農後孤身破虜餘廉頗今未老誰與達公車
病多年復迫齒髮半凋殘喪室悲元亮哀門報耿蘭
心將形待盡世以夢同觀惟有纓冠意悠悠未忍安
有感

聞道桃源可避秦沿溪草樹欲迷津空餘洞口頻來
路不見林中儼何人幾見市朝成往夢一番風雨送
初春花開莫訝相逢晚前度漁如是後身

登舟

金卷文集 卷十三 七
閑開頓覺遊踪掃偶逐東風一問春雨後溪流催短
棹岸邊柳色寄芳隣掩蓬不異三年榻展卷還親萬
古人此道在身還易辨豈須擇地避埃塵

恩江

倉江日晚入春陰村雨霏微動客吟乍淡乍濃山自
好如歌如怨鳥何心身經多難初醒酒學到無言是
素琴却笑儒書分辨甚翻從傳註少知音

壯心馳騫輕千古寂寥中年氣漸平我貴始知無外
道形忘那用說長生花隨水來何處出岫閑雲大
不情回首舊遊誰復道可堪今雨夜窓聲

遺懷

東髮寧知與老期不堪玄鬢漸成絲幾年多故開
損八口頻移生計摧藥草挂樓忘點檢園林經水任
離披未知天籟無聲處憑几誰逢南郭叅

羅果齋補嵩明州

昆明東北龍城起迤邐烟雲鳥道通六詔分符州最
近三湘移牧秩還同傳車萬里霜楓外齋閣千峯野
霧中到日錦泉春正美早行阡陌問民風

默坐雜詩二首

諸有猶可尋至無不可得一有欲得心翻為有所惑
有從何因來無向何因去能知出有機便得入無處

丙辰七月十一日作乙卯是日病幾殆

金卷文集 卷十三 八

旅病經時久不除鄉關千里滯音書鼠肝已分將形
改駒隙寧知又歲餘塞上悠悠從去馬池中圉圉幾
生魚眼前只合論身後得失何從辨實虛

水後黃洛村以詩問訊次報

江村一夕變滄田悔不移家住石蓮聚散久知身外
物浮沉且守谷中玄庭虛有徑從人笑兒長無婚不
自憐却問汪汪黃叔度卜居此日與誰連

寄尹太和道興

珥海蒼山秋正明一琴作伴歲時更遠書晉滯鴻飛
少故侶蕭條鶴髮生更似偶形公論簡衙如禪室有
經緯古人事業常情外十載扶

寄葉綱齋名春友

君向羅浮住羅浮深若何難隨黃鶴舉空望白雲
海月宵偏近梅風晚更和世人不到處獨醒對烟蘿

夜夢峯頂默坐有成

遙空星斗正闌干霧氣氤氳似杜蘭獨坐峯頭遲海
日人間猶自夜漫漫

別緒山

別去重來已八年乍看衰鬢各悽然一身斯道誰無
負千里幽期祇自憐江閣夜寒仍對榻晴湖秋晚獨
歸船陽明洞裏山何許歲歲春風可似前

夜夢藩省為余建坊題曰白雲深處閒人遂成

白雲深處閒人少惟有希夷似不群今日高眠千太
頂遠書休遣迤飛雲

晨起讀書

睡起百慮靜晏然澹芳辰露湛嘉蘭茁林疎鳴鳥新
是時南薰來開襟披白綸展卷閱千載歷歷見道真

寄壽松溪少宰六十

高懷良可依微言亦屢申情景真所契恍如為我陳
方欣酬對數寧見離索因孰謂幽居子不逮遠遊人

寄壽松溪少宰六十

君齒相先七歲強看花齒共少年場貪聞夜語忘更
漏朝班觸璫別去升沉成老大近來學問遠

咸傳家定有伊川易面對何緣到草堂

李忠定公紹興罷相自洪移福興寧化草倉廟
有題潘令時宜即廟為祠用韻寄吊

一言興廢竟誰明不重南遷畏北征二聖淒涼留五
國孤臣嗚咽望三京

此恨悠悠不易明未排閭闔且孤征舊都安在新祠
啓聽得遊人說蔡京

雙江公同郭平川曾前川陳兩湖胡仰齋諸君
見枉敝廬別于玄潭有贈

柴門報道故人期出浦相迎釣艇移漢室五更今再
見洛陽一社盡堪師山居未許朝烟冷林卧還聞夜

語遲忽謾別來成一笑子與莫逆有伊誰
雲深偏在懷人處木落將如晏歲何徑裏蓬蒿空自
掃琴中山水向誰多地非東井星還聚客到西湖鶴

正過身健心閑俱不偶未妨江閣且高歌

有感贈羅鎮峯

懶畫蛾眉任買金長門偏是草烟深可憐夜夜長安
月只照容顏不照心

留雪浪閣別宋陽山侍御不至

為期不至幾臨流客散江空雨乍收極目征帆雲杳
杳寸心凭几晚悠悠東吳兵甲聞新捷北極班行想

舊遊鄉思莫淹驄馬步前途應待濟川舟

送王養大教諭肝胎

愚爾操弧束髮時除書今遣作人師春風泗上孤
遠暮雨山中一榻移常誦六經須自得能酬萬事是
無爲諸生蒲座頻咨請誰解知來與說詩

山中雜詩三首

問我家何有山深多白雲巖前泉溜下對語不相聞
好共山中宿山深無曙雞五更松吹發惟有亂猿啼
今朝風日好何事阻行遊試問門前水誰人解盪舟

舟中生日

人間正似同舟侶常恐風波失所歸坐榻經時仰待
盡懸弧此日轉知非龍山先壟雲空掩羊石新阡歲
又違五十三年堪甚事只餘強飯更加衣

劉少衡令南昌

及門齒在諸生後得縣班居衆令先榜下衣冠來梓
里洲前人吏候蒲鞭能憐土瘠鄉風近不畏官煩道
氣全烟水蒲城絃誦發豈無人識子游賢

雨中訪七泉故宅

門巷如前人已非舊攀叢桂客來稀百年未滿心應
負九地何深跡竟遠齋柱尚留題處墨影堂猶識別
時衣自憐日月成何事獨對空階暮雨飛

丙辰十一月六日與蕭田洪元脩王生養明族

叔爾相族弟惟亨至洞別去幾二年矣慨然有

思

擬遠人間世翻爲山深到日稀石室雨苔還
洞門秋草欲鈎衣舊隣餽客穿松至幽鳥驚人
竹飛番謝烟霞寫青壁此身來去本忘機

種射干

野郭春泥四望迷洞門晝掩隔丹梯雨餘荷鍾移鳥
晏日暮焚香誦馬蹄鵬鷄高低更欲笑鸚鵡增愛本
難齊明朝縱遇東風煖不向桃花問路蹊

余計偕與李石岡同舟過蒙賞識君解吏部余
亦罷秩二紀山中始通尺素

自慚弱冠受深知不惜提携縱所之千里關河燈火
夜萬山水雪傳車時遲迴古道成孤跡牢落寒江滯
遠思欲報芳菲今已暮逢人空詠木桃詩

靜觀

靜觀四序代環轉歲適周晝夜光景殊迅轍靡停留
方春感柔卉已迫落葉秋雖燕翔且歸新蜩響忽收
但見稚者壯寧知老當休多營竟何爲可資德業否
惜陰豈不聞所誦匪所由如愚朝復夕身同大化流
默然從此逝不歎終優游

丙辰除夕

日分陰知自惜未須今昔倍憐人鏡中土木從形
上龍蛇與歲新泛蟻且傾殘臘酒聞雞便屬

身石蓮洞裏田堪種負米還思及早春

丁巳六日洞中作是時春已踰旬梅香未吐

山田十載自開荒到是時冬開洞每覺春來潤水長
簡出不緣堪卻老忘饑真可代休糧窓前聽鳥知林
靜洞裏烹茶愛草香何事梅花開獨晚似留孤絮對
群芳

洞中雨

洞中無客不開關夢裏常疑是華山石影淡時雲乍
起樹聲喧處鳥初還每思千古興亡事却負孤身半
宙間憑几睽來誰共語只餘花雨一庭閒

康磐峯陸北川兩方伯沈陸川馮養白兩憲使

金華文集 卷十三

十三

沈陸川

見枉敝廬予自蓮洞追趨不及謝以足詩

久共長沮學耦耕人間何事得虛名家徒四壁勞車
馬身在千巖阻送迎星聚幾逢聯珮客雲飛難寄報
瑤情所忻問俗能忘勢不訝山居禮數生

總督司馬胡梅林遣使問訊時倭已平喜而寄

答

驄馬觀風夙有名特分鈇鉞寄專征擒生到海驅降
虜勇登壇盡義兵荷禮早除人得便奇謀已售衆
方驚仍聞緩帶如無事千里書來問道情

飲酒

世事悠悠未可期落梅開杏只堪疑故人今雨非前

日南國產雲錦時種穀且營終歲計賞花常詠
春詞天津道是啼鵲地邵子偏能醉酒厄

掃墓

白楊風起道生塵古墓多於掃墓人天地無窮身易
老山川如舊恨常新英雄事往終難再賢達名高又
亦湮不及綿綿原上草青陽繞近又回春

湖上

湖上春陰晚不開天涯病客獨登臺風雲自識蛟鼉
窟浦寂誰憐鴻鴈來九鼎巖陵空寂寞孤舟杜甫漫
悲哀十年澤畔行吟處不為烟波首重回

陽府寺候荆川

金華文集 卷十三

卷十三

十四

陽府

陽府山前昌水涓淹留野寺故人期折蘆正憶千年
事芳草還逢二月時香積共餐知已慣蒲團作伴欲
相隨維摩久矣無拘碍去任何嫌速與遲

贈臨江節推范君軸山時視陶昌江

郡中疑獄盡輪平歲以賢勞屢代更異日烏臺稱念
子同官湓浦即難兄器如瑚璉堪登御囊絕苞苴豈

近名夜月昌江興誦滿不知曾否達 承明

悼亡四首

年年寒食問錫糖慘米炊饀入夜忙今日一杯桐水
上杯盤滿地有誰嘗

客來幾度促晨炊新米曾經問貸時忍見床前窓壁

下金猶掛鎖倉匙

朝日日日捲紗窗恨新綿紡不成不識剪水林密

早晚問兄寒與機夜深宿火待兒歸兒今漸長衣衫短手線還誰問密稀

貽竹泉弟

同堂居異域垂老尚離群阿弟身能往難兄跡自分家書緘處共鄉語醉中聞結綬誰先後歸鴻寄楚雲

端午督學王敬所憲使洞中信宿有貽次韻

孔門道在幾升堂垂老揮戈學魯陽巖洞爲家遺世網菖蒲滿澗記年芳坐邀仙吏千峯外門駐霜隼五

念菴文集

卷十三

十五

金

月涼却披山靈時見請虛名何取白雲房

憐爾探奇到石蓮相看無語證先天林間解帶形何累夜半聞鐘意豁然節序可能忘畜艾升沉只合等

浮烟山居敢道全無事十畝新開谷口田

早知聞見未堪憑兀兀巖中似病僧聞道笑時俱上士依言解處只中乘閑看網翼從時改幾生鷄鳴待

日升不是使君知靜理此心相契有誰曾

中秋與陳兩湖曾龍陽蕭雲阜洪元脩謝維世

劉純甫待月垂虹巖

共坐深山掩薜蘿向人獨奈月明何縱饒白髮難禁酒莫對青山不放歌石有道情留洞榻天將秋意到

新琴雖好無絃在空負年來借聽多

邑轉李鳳竹雍爲子言渠叔祖澹齋公之

行索詩爲壽

少年高誼動鄉人罷試誰知爲老親返舍盡歸當道懸判官常似在家貧心輕身服身能退手把漁竿意獨真我卧石蓮逢小阮秋風三疊起江蘋

山中

雲中無俗客豈識是還非獨坐青松下閑看白鶴歸

洞中次荅省菴

性拙甘違世年衰合屏身因尋丘壑隱忽啓洞巖新

念菴文集

卷十三

十六

金

已極探奇興還辭問字賓冽泉分遂谷幽鳥媚良辰

亂石常含雨琳房不受塵盤峯臨落日穿樹見歸人獨有塞蘭侶能晉藉草頻據崖時拂塵看竹憶垂綸

學道如攻木隨流類激輪破琴因絕響發琴必千鈞誰識諸緣寂能生萬物春非君有高唱不辭發吾真

贈周受菴中丞

方倚寒帷遽拂衣幽情真與宦情違成功却爲身能退善戰還看遜者肥湖上秋風孤棹遠雲邊蜀道幾

人歸尺書欲寄無雙鯉空對寒江坐釣磯

丁巳秋重至青原有感六疊舊韻

寂出三年多不逢尺書迢迢寄無從深林落葉路邊

明月空山霜後鐘飲向錫泉心自味坐看泥塑金
但惜思公語在還誰得翻憶儒家說見龍

稱拙

我從盛年來常憂行及老取友歷險艱所志在聞道
一日復一日如餓望得飽外為名所驅內苦意不了
蹉跎五十餘坐令顏色槁齒髮日變衰智慮始卻掃
閒百憶盛年空負筋力好偃形向巖扉束書置窮討
冥心聞闢議縱日對飛鳥身安忘卑高分足任多少
聊稱拙者心得此悔不早

和荅朱兩崖宗伯

放逐非緣學隱淪有時權畝不冠巾寧知槁木遠真

徐泰文集

卷一

十一

四

性但覺羹藜稱病身楚澤烟深勞夢想石田秋晚自
比隣閉門久矣忘饑渴却對來箋感歎新

洞中雪

晏歲空林交虎蹄千山冰雪照巖栖王人正憶經年
別瑤圃如臨萬里西客舍斷烟閑舊突農家占歲有
新題不須自考誰汗紫此日莊生與物齊

澄溪符丞憂歸

暫住官衙督賦頻彈冠猶是讀書身心無機械從人
狎門絕苞苴得吏頃親舍計來桐杖遠客衣典盡布
囊貧文江士論平如水不欠藍田記壁人

出洞述懷

何物人間可醉醒山林消得幾丹青一枝未許淹
鵲寸目還堪納北溟石室雨多逢處暑草堂月出數
殘星半生岐路今初定却悔年光似建瓴

贈亡弟內舅

王郎一別成幾載重見容華今尚在贈我邕州好
刀銅餅圓滑流金米坐中細語猶徇情五嶺何年始
罷兵束裝又向西南去不避前途戈甲聲持盃為囑
歸期早故鄉門巷開秋草却對荆花聽鵲鳴相看淚
下那能道酌君銅餅醉且歌吾欲遠遊愁更多萬事
紛紛不稱意劒刀雖快當如何

聞薦

徐泰文集

卷一

十八

詩

身先若水 賜還山廿載蕭條鬢欲斑妻子久知安
曉上姓名何事出人間貧甘溝壑終初志病對風塵
祗厚顏霄漢故人離別久肯憐衰朽與偷閑

夢中投筆贈道士

談道人多知道少閑來漫向閑人道見說人生百歲
期何事紛紛頭白早未易走方至難倒倒得未時成
至寶紛紛更笑世人癡盡向山中尋藥草

九月如玄潭

清霜十月未沾衣碧樹高低蒲翠微欲問峯頭雙劍
石舊時黃鶴傍誰飛

余徙松原泰和張秋泉自代督治八旬乃返

以是詩

橫流居盡析別業晚仍移得遂雁公隱深慚鮑叔
梓人揮鑿處坊者食以時屋漏能無媿將何報所期
夢別程松溪早朝

白雲終日滿青林無復人間百慮侵誰信牛衣當戶
目尚懷鳳闕聽鐘心故人此夕寧相憶暫語臨岐
杳莫尋不是年多翻喜獵從來大馬念恩深

偶閱已丑讀卷記感賦記出函谷學士載余登
第事為詩

漢室曾推策治安長沙謫去歲應關知人總負臨
軒問明主誰云遇巷難往跡已陳俱屬夢病身
念卷文集 卷十三 九

垂老豈堪官縱捐微祿還虛寵稼獵胡能解素餐
上墓行

朝聽雍門歌暮聞蒿里曲暮去朝來悲復歡耳邊歌
曲聲相續今人吊古悲又悲不知吊客旋相隨素車
白馬紛紛送龜昂獸伏何累累嘗聞買宅過千萬雕
欄繡幕光璀璨贈殮誰能直百金永夜妖狐還作伴
當時棋酒笑談人足跡不復臨高墳可憐骨肉平生
愛流離情狀那知聞年年寒食新松長蝴蝶飛飛綠
草上過影翩翩逐偶形萍踪誰曳來精爽却憶在生
在夢時自迷栩栩竟何之是中非有亦非實從此觀
生更莫疑

送劉鳳西

夏時難違會朝野方晏然夫君抱醇姿瓊華生玉
動小若理絲含和比鳴絃一朝逢選士奏牘過三千
明光賜甲第郡理推才賢幽憂成滯跡同茲伏林泉
邂逅蘇黃臺結盟亦何堅弱子逢且歷設倚如夙緣
不嫌擔石貧頗重門戶憐主饋得佳婦內則賴以傳
來往遺形骸情話從周旋竭來舍我去待次公車前
楊柳陰正繁田疇綠芳辛重晤在何日感此道路綿
臨岐寫中臆牽衣不忍捐豈無同心人左右為客先
嘉譽幸特聞德意勤敷宣萬里視發軔重負重連
嗟予誦拙賦課玄集垢愆陳慨志不酬沉冥計遂專
念卷文集 卷十三 九

移栖真德鄰絕交遠鷺屢長興理耕鑿夕休橫簡編
時負羸疾眠兀兀忘先天所忻泯思為有如斷戚裡
此樂未易舉此語非相沿持以卒歲年那知身外牽
生材各有拘角齒不兩全分足鮮頭餘醉飽臨豐筵
大受匪強合下愚多重遷因君露微尚別緒逾縈纏
別季弟遂夫判劍州

遠趨異域未須嗟被命酬恩望正賒州據上游纔
越境官稱半刺獨分衙北連劍閣無多路東出秦川
亦有家聞道烹鮮通治理蒲鞭臨下少相加辭先大
夫或已合白河漢中興建境
舊傳異夢感嚴君轉使阿兄偶音勤知已吹唄自過

龍古人撫字豈空文天梯石棧來何日馬閣龍山
入雲多少問關延望意下車早為省耕耘先君王
夕夢難對山公半河梁第
生兄次年癸未河梁第
關中賢守前明府別去河陽十五年烟水微茫勞遠
訊衣冠奔走定相憐官莫改儒生素事長應隨子
弟有手足乍分天漸遠臨岐言語可輕捐王月川言
以儒素隨省義難逢夫善承之

桐江重別

揮袂開帆涕淚俱聚時何似別時情欲知我迢迢
思但遣人傳藉藉聲兩地妻孥紛繫念一家僮僕半
隨行平安寄語來應早日日鄉關數去程

念菴文集

卷十三

十一

秋夜

靜夜虛堂松檜陰疎窓斜月影森森老將慙色離離
遠病與閑情欸欸深百劇久傳人愛惡卅年曾見世
浮沉空回白首秋風裏誰了維摩一寸心

題游蟾圖

溟滓不易識元化至深秘伊人握其精寓世張靈異
蟾蜍吐三五懸象亦以示當其進退間欽哉歸何地
我欲一問之相看笑不置

寄李鶴洲海州

秋山獨掩白雲居早歲交親跡近疎五馬喜臨東海
郡新鴻恩對此風書中誰畫舫趨府戶園荒村屢

驛車莫歎把麾勞撫字折腰縣令視何如

疊韻別同年兄郭山

臨流送遠倍含情榜下重逢獨有兄荃蕙乘時從自
化犧牛入廟底須名棋非敵手成還敗飲到同心醉
亦醒試數卅年誰更健升沉何物可堪評

禁語

衰年病肺能妨語謝客愁聞扣戶聲視類木雞忘對
影坐疑土偶任呼名非綠悖入關榮辱直向沉機辨
死生聞得三緘名亦早老來方鮮謹持行

對松

松陰依舊戶庭新不識傳來經幾春欲向庭前問明
月種時曾照是何人

生日曾月塘貽采菊詩以賀次答

欲將身則古人間補罅攻瑕只等閑空數六年堪學
易但餘一簣譬為山詩傳采菊終何似材比全樗畧
可班罔極未酬多病早擬從木榻老柴關

天籟

靜極初生動即消無端風雨入清宵誰知擾擾氛塵
內自有元聲在寂寥

蕭雲皋初知麗水

得色如君般所宜括蒼山色對爭奇早開郡縣躬三
事時引儒書聽五辭附郭不憂趨府遠鳴絃帶遺報

荷逢相思加飯頻相囑舊侶無多重有期

感昔

淮水悠悠遠郡流豈知人世有離憂夕陽船裏西湖
蕭記得童時已白頭

齒搖

我當四十七左輔傾天柱齒力從此衰每歲輒一去
去歲推四車敗葉脫枯樹又如連岸崩欲支不得住
存者十七餘兀銳尚堪慮含飯常恐多嚼齒未敢遽
味損非禁齋筋停豈厭飲平生嗜梨笋對案今空具
安得似仕時入口隨所遇笑漸齟齬言妨音響誤
始知老作苦却悔時虛負灰心謝煩動城舌絕閑語
念老文集 卷十三 二十三

頽齡知復幾惜陰良可慕暇來忽有省自辨愛生故
成毀通相尋此理本明著翼角匪兩全壽夭豈前與
胡不念朝聞有身逆旅寓夕死且不辭形殘豈其懼
右齒搖時作不知誤用固齒膏所致所謂因藥發
病者也始發時不知誤用固齒膏所致所謂因藥發
是時年纔四十齒搖甚劇自是漸有諸齒搖甚劇自
奇方云大藥石齒搖甚劇自是漸有諸齒搖甚劇自
之牙頰齒搖甚劇自是漸有諸齒搖甚劇自是漸有
每園膏封齒久之暫止暫痛黃成遂脫其一是夜用
之別駕范山投以齒第恨用膏遲耳去春至景陰
之月一塵其四是有王生創用之齒膏亦用
諸姑悔悟一切棄去齒幸如常然猶未知膏之誤
昔如不繫之舟齒又復用膏封之四五陽明火之
喜服不連等物因齒膏有癖香陽起石皆升火之
潮安得不增毒害石膏大黃還寒火熾存性熱毒
未散烏可通用古以不服藥為中醫信矣學問中
相藥發病如子齒者豈少哉豈少哉

已未除夕欄上作元日春

形衰藥不療務簡性初融能持一息靜還與百手同
曆將春共轉世與夢俱空忘念從今始何知歲終
題西湖圖

一宿危樓俯萬峯瀟湖漁火五更鍾開圖空憶當時
景却有何人識舊踪

松亭

為愛松聲靜結亭數椽蕭索萬株青如何弘景翻多
事丹詔無端到翠屏

念老文集 卷十三 二十四

壽東廊先生七十

大道幹元氣中和自其常天地無兼能賢聖呈輝光
六藝湮塞久二教爭紛攘人備萬物性誰哉振其綱
感彼陽明翁獨力亦何剛良知指真寢袖珠不我藏
迅霆震百蟄冥晦開扶桑群寐猶奔驚狼藉迷且僵
先生方立年偉步趨門牆一見塵垢消再見群疑亡
密語幾入室抗顏遂登堂睟容著溫溫雅度涵汪汪
隆汴時與偕負荷氣彌昌禁藥史局重國學師模莊
任簡裁諸生經界驗一鄉延納靡長少谷問能周詳
慈彼尚自然戒懼為之坊人慕超頓法已誦瑟憫章
自忘倦聞者咸慨慷列履滿前戶歲糧越遠

平蓋互追隨童冠儼成行河飲量自足雨化才多良
民風謝矯戾政議資帳張至業云在茲宴息心不遑
青原夕橋月雪浪秋蓬霜七十殊康強益若被春陽
聚樂不知老合衆成大方始知大丈夫才舍八荒
可尊非位崇可誦非言揚豈不在歲年歲年貴有將
彭錢安足多一日萬世長伊余抱弱質藥石幸分嘗
時過志不就久要仍未忘願言士擇術觀此慎梯航
綴辭表群望詎止脩華觴

贈張南川知高郵

孟城爆竹送春遶回首萍踪已廿年海上烽烟初掃
後湖邊燈火可同前觀風先識魚蝦市禱雨深防梗
念菴集 卷十三 卷五 三十四

林田此日維揚重開府獨勞應數大夫賢

別鄭雲門

別君何意此重來不忍相看話別懷二十四年俱夢
裏獨憐城盡舊形骸

半生談學謾紛紜垂老方知屏見聞若問空空拈不
得庭前晴雨又春分

寄劉鳳西人平節推

封疆直接秣陵關樽酒常懷采石灣詞客留家知郡
美訟入空獄羨官閑蛾眉月滿秋臨水半消州消曉
見山况是 上皇膏澤地科徭應未擾民間

寄丁安仁聚卿

曉古山前溪水橫幾回吟眺上孤城願君爲政如漢
水縱有風波不改清

道與旅櫬臺省郡邑大夫士民卹遺特厚代謝
是詩

故人萬里無歸路作令三年受特知驟賻豈緣從弟
出劔留終欲表心期九京骨肉魂應識八口饑寒歲
可資哭向中庭拜來使待渠冥報盡恩私

送王養大典學建安

煩熯日難夕暝館炎氣平子別將何之建安冒儒纓
名郡帶兩邑文物盛群英八閩上游地土風淳且清
書史簿領異膠序揖讓生祿薄毋慈慰聊代南村耕
念菴集 卷十二 卷五 三十五

武夷指顧問山溪夙所名雲林誰復主吾道虛前盟
作人辨標本藝藻舒春榮模範飭自躬庶解素食情
吾衰踟一室樂育佇流聲

莎鷄

振羽候初臨近宇鳴何切道人默忘形聞性曾不滅
偶成

獨坐空庭一事無秋風春雨自團蒲而今始解閑非
偶到得能閑幾丈夫

送李樞拔赴蘭陽教諭

講舍別秋霖江湖水氣深還過鹿門里雙鷺鴈行心
奔迅東昏地絃匏西序音不知經術顯門下幾青陰

閉關

全家移舊隱綠草接青山客到空投刺春深尚閉關
卧雲孤榻穩對月一身閑意解時成句無心更校刪

雜詩

聚時俱屬我散後却無身聚散曾無異方稱明達人
別費公秀

雷浦分踪十五年山幻水曲臺中緣當時錯指仙凡
境那解蓬萊是日前

歲歲尋春紫翠間白雲流出一溪閑而今靜卧千峯
月却憶山前十八灣

撫劍有懷

念奉文集

卷十二

七

本

擊劍悲歌忍自聞壯懷飄泊對秋雲斷金人遠心空
在煉石天高力已勤鳴匣似驚江上檣掛床誰望斗
間文淹留村郭風塵晚解贈何年定立勳

夜憂獨待谷平先師登高亟輟朝食追逐不離

途中請曰平生未嘗奉隨登覽師顧曰吾與
子密處却久於諸子矣覺而天曙為重九節

敬書識異而同門友李文輿卒且旬餘因以

寓悲

至人倏來去儀形成久遠悠悠二十年夜夢忽旋歸
相攜載登陟皇恤疲與饑所期近可遠高高交崔嵬
等此摧扶獲竊聆望歎微一步還一趨自驚時昔非

憂聞咽然嘆與子久相依言任逾有親神遊不可繫

因懷及門侶感慨一沾衣

胡栢泉憲使自浙遣使枉問奉答

東郡相逢俱少時卅年蹤跡豈堪思天涯塵土停雲
遠秋晚風烟獨鳥悲千里書來勞夢寐半生心在苦
衰遲子陵不是經綸手縱着羊裘也未奇

答友

汎海尋仙事渺茫雲中笙鶴久相望深山古洞無人
到明月明年照石牀

客歸

念奉文集

卷十二

七

本

鄉關久別夢魂驚十載歸來百事更惟有門前楊柳
色春風不改舊時清

貢受軒鹿洞詩來相訊適寇初退次韻奉報

經年一榻澗松旁世慮蕭然欲盡忘寇至無因遙避
地身全方解戒垂堂溪前茂叔窓連草洞裏希夷石
作牀試問安危竟何在不知誰與道相當

方僧自述遊踪笑而問之

雙塔岩堯古寺秋千巖黛色映皇州即今誰問聰書
記空有袈裟似舊遊

牛山去路在千峰杖錫何人此地逢可有維摩香積
願為分一鉢起疲癯

工曾晚楚遊船何事南溟更北燕萬卷千經門戶
言言對在阿誰邊

生日曾月塘用舊韻貽詩復次以答

我瑞華洞壑間相憐又共一年閑青松心在時從
晚白鹿春深愛近山老去交游餘幾輩古來題品合
誰班滿園已向高樓坐不為長生透此關

石閣初開僅一間不知何地復饒閑枕邊鳥過醒殘
夢窓裏雲歸失亂山短榻蕭蕭聊作偶高松奕奕自
成班無情翻笑猶龍子何事青牛晚出關

十年賢聖片時間揖遜征誅是等閑不向鄰鄰輕解
開每依木石共深山彭殤齊物終何在夷荊同時却

未班自顧不才聞道晚半途何敢嘆間關

寄劍州弟遂夫

經歲無書一慰兄迢遙憐爾宦遊情鴻聲喜見來阿

獠龍角愁聞說子平祝弟銀官子平清白定遺庭樹

愛蒼黃寧有石壕驚松原不用頻回首半榻山樓萬

事輕

口占寄延平周使君

延津龍劍舊稱神今見夫君佩在身不識清宵牛斗

望猶疑紫氣屬何人

悼友

交零落遠書稀十載心期一旦違流水縱聞琴瑟

嘆雲相對鳥孤飛將形問影誰為我在夢尋
果非不識遼陽舊時鶴可能早晚向人歸

階前初見黃葉

碧辭階前一葉黃始驚夜半入微霜無情底事愛
刷有色方知害亦長早避秋風知歲氣獨甘塵土謝
朝陽自憐槁木枵然久猶有歌聲似子桑

寄原山三詠

欲識書器何處身試論德義屬誰人萬鍾見說公卿
貴千古惟傳陋巷貧右尊樂堂

子臣弟友尋常事孔聖猶云一未能何事良知兩言
出盡疑道岸已先登右四未軒

獨坐山樓絕世氛千峯相對迥無群直須自解樊籠
盡却駕先天并贈君右楚然樓

寄朱鎮山中丞巡撫山東

青春瓊樹麗彤庭玉斧登臺鵲未星日近泰山多曉
色風行東海少塵冥得年不用移齊粟考牧還聞頌

魯駟填撫正資清靜理片言肯向蓋公聽

湖口友人贈石

憂贈羅浮四百峯石翁夢裏果誰從夫君奇事尤堪
訝移我山庭對石鍾

有喜

暮春晴暖醉旅舍三更羸馬踏水川豈知食蘆煮

斷簡幸垂楊臂可全萬事升沉于外幾人離別計
竿前風波乍息漁歌起誰向滄浪共扣舷

冬煥

四序無乖令亥賓獨罔功已過南至日猶阻北來風
白雪何時見蒼蠅與夏同江鄉物候改誰一歲豐凶

十一月廿九日自治發服用備不虞夜夢兩臂

皆成蟻穴土蒙其外群蟻出入穴中不知痛
養覺而有悟

憶從年少即問醫獨身偏得父母慈日視顏色察饑
飽口雖不語知心悲稍長頗畏辱親體漸向長生求
至理禍變頻來天地傾喘息僅存皮肉死人生壽夭

念慈文集

卷十三

三十三

水州

那得知憂疾還如父母時五十年多兼得子縱令速
朽猶為遲古言楊孫但裸葬荷鍾劉伶太踈放奢儉
常思靖節言守常自覺人心當亦知有形終就滅錦
囊玉匣曾何別整旁暫免蠅蚋喧地下還成蟻蟻穴
鏤蟻蠅蚋俱可憐愛憎予奪胡為偏由來孔孟先名
教拂情背理非其傳夢中觀化吾非我醒後去留無
不可只將醒與夢同觀安知此日非蓋棺

次韻贈楊虛所遊武當山名餘五年不食連舉三
如飛云

為儒不解遠尋仙妻子相依住海邊身自休粮非煉
藥足猶樂從世出錢地中五氣多年識句內三庚盡

夜眠獨有名山懷舊約一簑風雨去翩翩

別洪元脩

洞前分袂幾經年躡屣重來了舊緣整鼓江湖同客
阻圖書河洛待人傳庭開殘草移三徑門向寒山帶
一川惜爾殷勤何所贈還家早慰倚門憐

夜與胡莊溪毛世卿叙故有感

壯年遠道訪相思千里征鴻未可羈偶與舊遊談往
事不知今夕別何時境如昨夢醒來失詩向誰家醉
處奇蓬鬢蕭蕭吾已老只餘初服得心期

夜坐

東風無賴釀餘寒獨坐山樓夜向闌一卷孤燈言外

念慈文集

卷十三

三十三

水州

省幾人萬事夢中看長途近遠悲停輟浮世升沉數
弄丸晴雨明朝定何似豈將年歲問支干

次答曹紀山大參見貽便謝欲狂

青驄尚憶別江關去住還誰似舊顏藥鼎作魔終不
遣微垣出使又難扳詩來松院風同韻門掩苔階雨
欲班若問弄丸應自省豈煩身到白雲間

重別陽岡憲使入蜀

外臺風紀重藩垣暫別親闈奉主恩江上百花迎
繡斧峽中萬樹擁熊軒天梯下瞰西川近井絡長瞻
北極尊叱馭待君美譽家書且莫念寒暄

作書寄劍州

如調馬慈民比收羊下寮人所賤萬一戒垂堂
寄茂州訓導弟氏先

教仍專席傾州解禦戎關當玉壘外野接黑人叢
孰聞今歲餐生見古風不知門下士誰可卜非熊
張寒泉丈人詩來擬予文山一峯之列時以外
遊未緣接使既下世其嗣中丞雨偶以稿聞
次韻奉詠并謝夙心

鵬鷃非倫亦借聲翻因知己愧平生九京地遠空留
語百世風高可附名避俗守雌甘嘿嘿懷人聞鳥憶
丁丁鳳毛已是雲霄侶報德惟思晚結盟

迢遞寒泉水玉聲蒼崖飛灑白雲生兩賢比跡心應
古四韻孤吟詩有名清廟不逢歌奕奕空山時後聰
丁丁瓊瑤欲報今何處敢棄餘生負舊盟

中丞驚山張公出鎮郎陽名甫

西陲通南服中臺重上台驚聞出鎮者曾是靖邊才
姓識埋輪舊名如抹早來殊疆合秦楚享運轉雲雷
緩帶籌尊俎巡方郵胥災軍中欣挾纘境外罷銜枚
偃息儲胥廣流亡井邑回晨昏武關關筑授漢江開
威已先聲布恩仍後命催均勞歸八座勒頌石崔嵬
賑饑

荒政古無善凶年何太頻不陳發棠計誰收瘡痍

七日懸絲命千家待火辰翻憐移粟者底事未稱仁
蔡白石方伯詩來叨晤次答

樗材自合嶺山林浪跡人間幸未深靈虎少時強
業射鴻今日省狂心每隨樵客閑看奕更喜堯夫半
醉吟天末故人書乍至欲邀江月與同臨

蔡白石中丞巡撫河南用韻奉贈兼謝留別
瑤華特使別青林節鉞新承寵渥深中土喜瞻衣
豸日南方空切愛棠心河流春色登臺見嵩嶽晴光
倚軾吟不識持衡意何似可容江省借重臨

獨坐

布谷聲中春正深連朝風雨暗長林老來懶作農桑
計一縷沉檀清道心

偶感

東鄰棄婦鄰家女脂粉捐來二十年媒媼莫嫌簾戶
冷未應白髮乞人憐

趺坐

兀兀類林柯長興忽及嘯息深非一氣坐久只單趺
榻外千峯靜門前三歲燕諸生莫請業章句愧先儒

寄高都太守劉松宇

符竹臨何處朝朝雲水身望危來屬今過鶴識嘉賓
梗稂千家市孤蒲四郭鄰最憐荒歲後初有醉眠人
靜坐

蘇東萊曰正長筠簾風細紫蘭香千窓睡醒無他
事惟思閣中有秘方

送張高卿赴荆府左史

剖符獨厭擬名津受簡還來作上賓
軫野墨占荆國大漢廷王傅董生醇雲
絳水簾寧知暑翠殿朱甍盡向春禮法從
容書疏少畫長棋墅對何人

洛湖近市復通江尚記遊踪繫短轡朝罷
定多供漢翰詩成強半在蓬窓春城鳳麓
千家靜夜梵龍機百念降蓄文七年吾病
老病如故故云而相思好寄鯉魚雙

紀亂

忽報屢中寇將窺白下城五月十二日
下城山賊梁率數千以突下半夜遂入泰
和慢哉誰隱禍招盜蓋分轄只虛名接境
無其援強宗盡虜營縣馬院皆賊營下傳言那
忍曉祇益淚霑纓

多算無常勝挫鋒豈易當空聞扼牛口二封
江翻遣助臨張騎蹙濟方半旗麾伏起旁
何方老巡使割腹更堪傷巡檢劉茂山西人
去官貪不能歸被擒劉腹候忽如風疾經
過只燼餘敗歸仍擊情上棧收賊而入
賊遠遂乘虛賊自蘇溪渡口夕自通津
威劫千人廢時平百計疎監軍兩樹察
消息各何如是時

湖南華汪公一中以五月臨駐太和十七日觀
其公所遺二十三日屯田於憲育泉王公應時
各一兩不相和

輕敵古深忌謀疎間易乘那知尋食虞忽見倒戈興
乞命真堪耻與尸合有懲朝廷綱紀在明罰定誰
能是日袁曉南昌之兵甚衆汪公及難無一相謀
恐放未反交鋒而敗賞罰不行發施至此欲保後事
得乎

辛酉閏五月二十五日官軍敗績上模吉安指
揮王應鵬千戶陳策永新千戶唐鼎皆死之
王素愛士卒且知射變起猶發百矢矢盡兵
散始及難

時平人諱其文墨制將領世祿不自給疲卒僅存影

一朝疆場侵飛符下臺省調發有常期灑泣辭鄉井
軍儲日苦虛部曲故不整衝炎抗群兇如羊當虎猛
將軍初愈痾射札未出顯慈愛喜因仍仍制未合併
偏裨素仰成機智昧先炳敵火常濤虛變起值食頃
枵腹持空拳馳突何由騁徧野臥腐屍貴賤誰能省
倖徒勢愈張自詫得所逞以飽待饑羸如石投深井
未能殺虐賊翻增遠謀警荒村畏聲息乍聞驚縮頸
哀歌擬招魂出語喉欲哽

湖西閏五月十三日入明應鄉二
湖西留屯十四日深山四索窮幽密刀驅牛豕入庖
礎席連女婦羅堂堂空懸百里縣官軍道路阻塞

相聞旗下用人天雨血村中傳炬火穿雲昨日池
塵忽起盡是鄉丁送行李攜來少艾斬豪龍一旦
營六十里郡邑歡呼盡解嚴松原野老恨仍添一
門戶今何似未報平安欲問占

報至

六月初八日也奉和賊畏罪自沙村
入與國恩官軍追逼四句竟無往者

前日沙村寇揚言似可憂沿流下梁口合火向池頭
未豐賊近移屯樂安山險人誰禦時過稻不收兵符
寄閩帥赴急忍悠悠

別尤尉

世道今多故人生亦大難君歸如避寇我美勝還官
夜鶴仍聞唳秋鱸正可餐扁舟雲水外遇酒且成歡

送別學諭赴御史試官之聘

取裁推博士大比重諸侯忽奉行臺檄遙趨聘幣求
物華呈寶日水鑑映空秋園棘居何秘徵材制亦周
千人歸轂率六籍問源流品第因言外文章與道謀
朱衣神所鑒白璧古難授寸朽無輕棄偏長自合收
朝廷方急治宵旰待分憂願得殊方產蕪為知己酬

河口白沙

廣賊千人久屯嶺牛Y
嶺十三日突至河口白沙

蘇溪賊回武溪下那復橫戈迎敵者伐屋為梁夜渡
河展旗結壘朝迷野清軍憲使來汪君目中無庸思
酬勤臨戎計絀不自揅殉身三日誰知聞卒赴將蹙
軍實邀賊全生衛恩德從此江頭罷鼓擊人人

欽先誠中丞開府握秘符省中聞帥懲跡迂郵書
日日報行郡半月不見過前驅昨朝河口勢愈熾只
離縣城一百二說客方營賄賊錢鄉村尚望官軍至

聽友人誦宋高郵守晁仲約事

昔日江淮盜揚言勢不支脩辭遠迎勞傾帑重賁持
辟宥猶爭議封疆故有司誰知千載下此事亦多師

撥悶

有言不信
情憤于中

報至那能聽悲來只自歌從茲罷書札不敢問誰何
夜望南山矸朝懷東海波鷓鴣如可狎為借一枝多

別劉龍山

君倚嚴城固吾憐故墅荒階苔忽此別江樹遠相望
念來文集 今主卷 三十八

歲月悲歌度風塵旅食長何時重執手斗酒話淒涼
避亂居何定容栖遠亦親半生骨肉意此日去留人
情獨偏懷舊途危各愛身南來消息好莫惜寄書頻

月十五夜

秋月明如畫鄰鷄坐向晨下看蟾窟近轉覺桂輪新
歷歷關山道迢迢斥埃人白沙寇亂處照影獨誰真

京貴書數至

無能自合老幽居語及憐才只愧予盡道惡聲磨仗
馬豈知察影縱淵魚山中一飯嗟誰力窓下多年伴
古書黃葉下飛紅盡發春風何意費吹噓

官軍語

自無一人援白沙者

官軍四百數不足衣甲鮮明好皮肉朝連江上簇
管夜向城頭擾人屋縣官供應間遲速虎符日日相
迫促白沙鄉兵禦奔突兵家勝負多番還月落荒村
鬼夜哭橋頭一炬明於燭剪衣誰作想魂曲鈴閣將
軍睡方熟

曾月塘兄返家

亂後還鄉井憐君家獨全歸人惟有淚故里半無烟
殺氣秋仍結殘魂月共懸西岡旗沒處可有舊書傳

贈右轄敬所子公赴山西因致私望二十五日

行營鼓角變秋風豺虎宵驚百里空夜半絲綸催左
轄山中者舊惜前功材官列郡今誰主狂虜千群且

自雄安得借來三晉地早專節鉞控元戎

誤傳寇至隣曲盡奔

閭里亂縱橫秋原曠色生爭傳負芻至并作泣岐行
道遠多亡子風驚似驟兵荒村獨醒處空切救焚情

愁

老至時方棘秋來夢未安剝膚占已近授手計尤難
白羽宵中過青山愁裏看縱令能假翼誰與問纓冠

十九團鄉兵共成桐江六月二十九日

同井連盟守望勞萬夫秋合成江阜山分天壘中流
斷旗閃星河大白高龍鳥豈煩司馬陣人羊終畏呂
震刀由來關雎農事不為封侯膽氣豪

永市七月朔

曉燒色何亦愁如烽火然幾人家尚在百里信難傳
夕鳥孤飛處秋山斷影邊撓拾何日掃不敢問遙天
狸奴行

山人故廬不餘果樓有古書數千軸寶之不啻西崑
王紫縹青細互裝束六月六日庭中暴常恐蟬蠹生
腰股何知黠鼠能穿櫝窺身文字恣顛覆神圖聖牒
蒙汗漬恨不移檄磔其肉三歲狸奴手所畜食至相
呼動顧育適者朝出暮不復乳雌雛雀潛遭毒聲聲
白晝聲來酷靜卧檐頭爪牙縮彼誠何幸汝何辱欲
訴神明正威福嗚呼人世愛憎多隱伏不敢高歌防
忌觸

新淦賊退志喜

孤城初試六鈞弓一箭還收百戰功落葉風前秋氣
爽倚樓江上暮愁空騎催露布傳宵遁帆下雲檣識
歲豐却念宵衣書帛遠上林蚤晚待飛鴻

閣上

醉後倚長松秋山雲萬重徘徊一顧兔斷續幾鳴蛩
節序常年淚干戈此日容遠書那可問夕戌又傳烽

秋晚

秋水爭流滿寒塘夕半燕隴雲依嶺合明月向人孤

道氣閑中長交情老後殊此身黃葉似何者是榮枯

之子篇

之子賦神異早持聖賢書文辭亦已工儀貌良猶如
光容把先達受命驅高車展轉歲月逾已復臺省居
時艱屬下邑檄至主儲胥儲胥素不羸行伍恒苦虛
渠魁二百輩氣懾千人餘相隨已旬日未敢犯恣睢
昨朝擾城郭所將來徐徐致敵若畏虎避道如詐狙
爭喧索犒資乘間攘苞苴使君尚機變移部嗟勤渠
金鼓發樓船烽火照郊墟攀留顧逢怒就測籌策紆
仁者呼吸通忍視禍不除君子縱可欺曾莫少踟蹰
道傍老翁語子見何大踈為政尚體要至道貴卷舒

金卷文集

卷之十一

四

四

璧之網罟設豈必在得魚匪彼一人然自古亦有諸
我聞駭且懼斯語信否歟歸來抱書嘆此感未能祛

寄胡梅林督府

烽烟千里幾年空淮海南來閩粵同穹秋又兼懸王

帶特恩那數賜彤弓樓中孤嘯時多暇野外連

歌歲屢豐最苦江鄉鼙鼓急獨瞻紫氣斗牛宮

晏母孤節

慈親辛苦教兒專只計詩書不計錢豈為暮年資祿

養能通官政是家傳

自惜先人志未酬教兒游學謁諸侯試看官為題門

日何似賓來截髮秋

世光子赴鄉試

一經傳世業三試逐時髦族聚須安俗身卑自昔
衣天有定寶鑑物無過我愧科名久何心望汝曹

山人乞字

除輩絕欲遠囂塵松下誅茅自結鄰何事閑名忘未
得囊來古硯乞書頻

傷逝

傷逝比乘流新故互相代第可論往來未見有成廢
傷逝比歸雲聚散寧復再雖屢蒼素變宜若體質碍
用中聖人常語怪二氏悖道通有無間禮行終始內
家也識不早恍惚含悲慨至靈貫金石金石堅不逮

金卷文集

卷之十一

四

四

方茲動偶形旋已化異類機觸苦營度強解忘憎愛
發知暫淹留絕息難假貸幻現極萬殊沉冥我一槩
合猶各二物離即非成配枯槁久尚遺精神倏安在
似與生俱生不因昧者昧存此欲勿言獨取鴻濛對
訟往

在昔聞返聞自謂遇未遇行持一月餘便得三昧趣

寤寐恒內藏瞻視忘他顧耳中天籟生鏡裏人情寓

墮禪來群疑格物承前誤翻令眾竅開漏此一原聚

流落廿六載多岐漫依附夜半如乍醒時過始知懼

由尸方入室棄空寧得免周子不我欺主靜乃真句

靜即誠所存動應豈不裕誠動幾自通通即彼此其

此以應彼猶有取舍路警目外見物逐者苦馳
此心苟不移何勞分去住知止性常靈亦復此目故
知本靈所發性因氣乃賦止者氣不浮氣浮靈弗固
分陰重自古逝矣寧余駐保之復保之未嘆年遲暮
雨中客談衡岳感賦

細雨滴空階寒燈坐夕齋何人來岳下思滿天涯
觀日窮高興浮湘吊古懷雪中分袂久雲外夙期乖
斑竹情雖遠滄洲小已誰何須向平似婚嫁待安排
梅溪

梅落清溪水亦香汲溪山茗客同嘗石邊我醉梅花
月兩地幽懷誰短長

遺世

我欲遺世登雲霞上凌倒影周四遐驂到渠鳳青禽
使紫皇宮闕雙龍車授我服食糜瓊華木公金母諧
室家樂億萬載無悲嗟
我欲遺世依聖賢左右曾史前軻淵開韶問禮入周
廟沐泗弟子來二千授我几杖從賓選河圖洛範陳
韋編傳億萬載無迷愆
安能久此鬱鬱成艱阻塵埃四塞歸無所寒裳授手
不得施衝風晏歲空延竹水中蛟鱗復幾許未敢擊
汰沿洲渚河伯禱祠竟誰與噫嘻乎人世胡為不遺

谷同年楊虞坡宮保司馬

憶初年心期阻別從茲鵬路隔那復鴈書傳
隣伴村中牧形骸榻上禪隱居山是癖桑戶病無痊
詎意勞華省相思寄錦箋投瓊報稱纖纖感榮纏
驥尾吾慚附鴻聲爾具全中興天啓聖大雅微生賢
妙質金辭治雄才劍割公器疑偏鎮懾志敏善攻堅
肅肅尚書署褰帷司馬推九邊清虎落萬里斷狼烟
收雋能兼錄平胡筭得先酒泉戎出塞旣脫地屯田
賞特緣功懋資深計歲建牙開壁壘曳履踐星躔
夷性終多謫皇威自合及稍聞移豹旌旋見遶龍泉
凱吹雲中發恩章日下宣台階懸玉重樞管握符專
奕世金閨籍熙朝石室編勳推唐尚父碑勒漢無然
業盛名難朽時平拙更便不須憐穎水早已戴堯天
白山毛君六十壽詩

白山毛君六十壽詩

狎世久同塵群居獨返道
榮啓稱三樂淵明任一
多識前朝事周知當世
五嶽奇踪滿千門壯觀
歸橐還孤劍扁舟又幅
養志多餘食和情只飲
歲佳風生夕秋池月
却嗟同臭味未得醉比

晨述

故交別我久杳杳秋復春夜夢接裝衣絮若相知新
再拜寸中素悔此離索因問訊及妻孥互答各有申
執手不須更條判越與泰自顧形貌衰今昔成兩人
希古負風志千載感悲辛不虞道阻艱焉辭身賤貧
時過意不稱未見肥肥仁前期幾短長何以報情親
披衣起中夜鷄鳴天欲晨

大博存齋王君自沙縣致仕初歸對飲有贈

萬鍾一芥莫殊觀出處如君眾已難身喜還家真屬
我老知憐幼勝居官深秋叢菊霜前賞返照千峯雨
後看同學幾人今幾在一尊為壽且為歡

金華文集

卷十三

四十五

謝

辛酉中秋次夕竹湖王亭子健攜酒松原別後
月色如畫引興成歌

廣寒宮闕夜不扃秋庭桂醕傾奇馨群仙宴罷雲錦
散嫦娥冉冉來飛軒水晶簾開期不爽寶奩冰鑑懸
金掌絕色誰夸王雪姿長生但看琪花長六銖輕袂
飄瓊霄萬斛玄珠隨碧綃素鸞乍別蓬萊歟瑤圃寧
知王母遙靈兔當年曾有約分得并邊一丸藥至今
毛骨不知寒幾欲乘風訪寥廓何緣下謫留人間恨
無霜翰凌千山路臺獨掛羽衣立髮鬢神宇通天關
天關曠朗四無際孤高只欲離塵世綠烟澹淡光欲
流銀河隱約波空逝餘醒未解狂且歌聲高不畏天

孫訶珊瑚敲碎鐵如意未報金鷄奈樂何

問月篇

浮雲四掃天宇清蒼洋海底銀蟾生是誰與日去其
足翻解萬里中天行目光炯炯忽墮地夜深窺戶來
軒檻憐我孤子伴以影行止起坐俱同情欲憑此影
何天問汝蟾何物能縱橫頭尾蔽縮止餘腹中孕大
地山河精金銀宮闕安附麗桂非土植難為榮嫦娥
云是后羿配有窮未國還幾更常聞靈藥頃刻就豈
待千秋兔杵方能成不然將與世人起沉痾胡不分
我瓊瑤英汝身亦有圓與缺晦昧那得常光明缺處
曾非石可補圓時真比珠之瑩歲移月改已非舊腹
中諸有誰胎萌俟命不得魂夢驚天風環珮如傳聲
仙童兩兩來相迎救至天上白王京訶斥汝輩誠不
意下土妄意橫譏評此意莫遣聞上帝却恐詩書從
此令人輕生從盤古自虧盈壽十二萬五千八百無
危傾運隨大化寧有跡人間物色皆虛名再拜莫敢
援仰視歸來零露沾冠纓始知聞見盡無實獨抱靈
光還太清

重陽

羲輪無滯軌商飈入脩林密箒飂溽澄水明遙岑
是時秋菊繁遲遲獨何心有如真烈士不受時物侵
東籬人有酒不同斟南山空在日飛鳥來夕陰

抱風契千載成知音

提督大中丞北川陸公螺川捷音歌代贈

十九

炎瘴四塞嶺海翻毒塵漲天大欲昏紅巾秋下玉筍
峽白羽夜過章江門明聖重瞳見萬里環視南方
孰可使左轄陸公衆所推節鉞登臺承特旨朝來拜
表夕啓行道聞小醜仍縱橫駐師螺渚不旬日笑談
兩捷驚飛聲擒生獲首踰四百壯士轄門受金帛旌
旗遙指連壘空狐鼠宵奔聞無跡銜枚金鼓不聞
王立行營銳且文聚米常筵問山谷借箸燧火開風
雲煩歎遠謝霜威勁鬱孤勢壓千峯靜虎頭城下卧
熊羆羊角水南絕梟鏡憶昔正德逢末年金鑊作難
先自戾屠村赭邑官吏遁老師曠日虛縻錢陽明大
子分節制畧去儀文收智計關梁漸禁用漸舒芻蕘
可從行不泥衆伍得情幽昧通出沒要害指掌中先
發後聞得密請陰操陽縱齊神功鄉道曾藉龍川猛
軍書不出廬陵境老招新民感再三至今俎豆垂三
省事鈞勢格難並論良心苦工能幾人兵家勝負形
無定善賞罰者稱名臣治亂相尋每反覆轉瞬光陰
四十六天如有意生陸公繼登名位同鄉曲當時公
私倉廩豐綱紀如初無異同只今徧野盡荒穢嬰城
飽食誰哀桐屨丁卒不素練土目狼兵資利便太

我回鵲古有懲得失不償貽後患君子用權貴慎
夫乘時才乃見病愧無能從荷文濡毫擬作平南
傳

北川陸公徧歷江省藩臬嘉靖戊午秋試得士焉
多於是泰和王生宗熹廬陵習生孔教吉水曾生
乾亨皆出門下素感德教樂睹駿功首茲鄉郡咸
請贈言敬代申臆

晨述

古人喻此心擬之馭六馬銜轡不暫釋空隨上下
亦有善御人忘馬與御者始之鞭勒勤服習乃寬假
嗟余馳敝車步驟中或寡日暮苦力綿泣迷次中野

巧索古所懲途危敢時舍

別張月泉郡公

倚柱狂歌調不成烟波何事半陰晴郡中五袴聲空
滿江上孤舟影自橫曠野風霜驚物改高臺日月待
人明嚴陵難下經過處莫愛清流便解纓

贈果齋郡守自嵩明代滇南按察進冬至表

緹管吹葭動紫宮九重獻壽萬方同寶函捧自滇
南至玉帛徐從闕下通暫代外臺遙就日親瞻內殿
共呼嵩陟明况值三書考應龍天書御閱風

壽石岡兄六十

我君長我二年強鬚髮相看猶未蒼愛子能輕朱纓

家長對紫荊芳喜看耕釣兒童押懶着衣
沐忘聞道佩萊能益算况逢明日是重陽

胡甥歌

生有氣類物有祥蘭竹雅秀瑞瑜光麒麟一角鳳一
羽自可瑞世儀明堂吾家宅相故不賤况復而翁世
累善見說啼聲骨相奇豈須孔釋入夢方得知

落架

翠藤紫蔓竟何如一望庭前亂影除磊砢壯心三十
後寂寥微論五千餘風霜久歷身甘枿月露相輝色
倍虛此日長生心已斷不緣塵世少馳車

辛酉生日親交携勞用往歲曾月塘韻因以寫

念菴文集

卷十三

四九

懷

故人雲外我松間明月空隨一榻閒四壁家留還短
菊千年道在是深山謀身自擬龍蛇蟄狎性聊依鷗
鷺班已是素餐慚子第壺觴何事到柴關

雲臯蕭君自麗水謝病上下交留不得詩以賀

之

歸訊頻聞欲解官扁舟江上忽衝寒微留薇省憐心
苦鳥脫花封掩淚看自訪道流投淨社旋營藥圃護
長關美君似對爭棋客衆手推先袖手難

三年作縣半休衙民事無留吏不嫌人到踐更知政
表鄉多假攝見才華俸錢漸爲留賓盡禮待翔圖

加總是陶潛心事別不緣歸含有黃花

劉帥泉七十壽詩

學聖想觀海曠莽迷津涯自非凌空翰馬能辨何之
越中啓關鑰吾道根良知良知人所同言出靡不隨
豪傑詎常品美植恒離離偶當元氣合類聚無差池
夫君起三舍早召絕俗資一接至人跡飄飄不可羈
脫屣冠裳途卒業河汾師一諾可千古自矢志勿移
臺省需真材正論動主司翻令科目重頗振士氣卑
計偕恣尚友亦嶽瀛神許無心呈妙悟倘然窺天倪
從茲枉拙釋大笑忘成勸發言近狂達不虞下士嗤
朋來聚且樂獨往忽若疑問君喟然答聖言豈我欺

念菴文集

卷十三

五十

性以善學疑疑則立命基存亡係操舍王宰貴密持
運用未渾化豈曰忘已私以此日孳孳頓異昔所爲
炯炯非恍惚汎應照遺並軌總一駕萬里無多岐
譬彼工穡人稻粱必手治又如遇良賈安美販夫貴
至今年七十邁種力未疲靈含氣自守古謂不學矣
揆理以下數術武榮培期孔聖極從心知君至有時
君嘗佐名郡當調輒引辭所忻在盡簪家庭足令儀
青原歲寒後白水春風波栖遲歲後歲未惜知音遲
嗟予悲晚聞切瑳時見規每於意會處惟君一領頤
別去今三年我病非急醫如何無一字日夕空相思
石鏡洞窈窕雲浪水瀾瀾仙遊誰復健此意共君期

許祠部魯見臺君

廣廷聖帝嚴三禮漢署仙郎典百神天上壇花陪位
近夜中詞草御題新歸從散直還躬養靜愛齋居得
煉真誰問春曹留世業獨看章奏說先臣

贈羅山泉六十

得失何須更問天時當指使且怡然千金不博閒中
樂萬事休尋夢裏緣靜對江梅還結子醉看社櫟可
忘年里中能幾交游在試論何人福最全

新正

隣家爆竹五更殘虛閣深松一榻寒花勝又將春色
至清園只共道心安篋餘舊曆身同棄囊入新詩客
未看見說場師重梧櫟後園須更補闌干

寄李石岡吏部

重別春明二十年君辭要路我歸田卧當蓮洞四尋
石醉向麻源第幾泉檣櫟道傍堪自偶卽卽憂後爲
誰憐古人閑處非無事况在深山歲月偏

後園雜詠十首

三年枯坐作生涯似入空林已別家偶同春前輕指
點東風又動滿園花
大開科日許兼容舊土移來新土封管取春風誰第
幾株冷淡幾株濃

梧櫟非時亦是虛道傍檣櫟竟何如不知誰是榮枯

王且試山居種樹書

蘭芷那容混草萊更憐叢桂費栽培蒯緱在手非無
用用處猶能去不材
穰李天桃半欲成長條斜幹短條橫無情自有多情
在風雨窓前過四更

居人問我那無竹只乞孤根將謂何但使春來生意
足暫時枝少後時多
棠梨初發暮春時更着荼蘼一兩枝非是見花偏有
意只緣此意被花知

石蓮洞裏石牀傍歲歲春風枳橘香今日牆根三四
樹夕陽依舊對西窓

周匝芙蓉離落間菊枝分時繞柴關身閑自信無多
事挿槿還留待笑顏

栗梨梅柿櫟棠棕木瓜海榴相間紅不是山翁能博
愛短牆一徑近來通

後園續詠六首

栽花曾許酹花神一花一盃成主賓何事齋居還斷
酒花應忘我我忘春

棠梨花開深淺黃燕子初飛日漸長草亭坐久客不
到半雨半風春自狂

乍晴乍陰雲幾重花開不開愁殺儂却待問春春不
應尊色庭前濃復濃

南村雲雨北村晴晴鳴雨鳩更互鳴東風吹雨衣

濕我在桃花深處行
階下海榴嬌可憐一花兩花如火然看花人莫嫌花

少紅艷此時誰比有
帝休已愁曾不識萱草忘憂應未虛少年漸少嬰心

事萱草有無常自如
栢泉胡巡撫公捷詩

昔我賜玦還山初君在鴈門還上書書中借問言何
如欲今近塞無窮廬是時朝廷北擊胡聞此按劍

無匈奴進之美秩兼兵符君亦拜

命思捐驅不知

貝錦自何至白日難照西南隅畫熊空擬據要害焦

鹿入夢成虛無歸來一十有八載文陋還固書程朱

史中不數百將傳壁上常挂三山圖九重一日思頗

牧召自熾穴還名都隴右江東聲藉甚虔南郡邑多

荷父敕使喧傳來夜半立待中丞授廟謨鉞節未臨

彭蠡湖臨川羽書紛藏途舍舟躍馬麾壯士醜類坐

見來群俘分營左右布兩翼接境守望如連株轅門

覲駐盱江上石畫已窮潮海區朝出千金遠行間暮

遣諸校防潛通投醪人人思感憤唱籌日日勤資輸

計定不煩兵血刃功成獨讓前人驅譬彼大獵張四

網豈必獲者稱雄夫由來屈敵貴不戰智勇無形善

翼踰大人事業非錙銖臨戎緩帶名真儒三錫寵恩

毅有待五溪歌詠今何殊知君慷慨百不拘青真異
妙天為徒會振千古沈繁蕪四海不復勞彎弧

天子垂拱倚公孤勒名周雅方虎俱時平競上中興
頌蓮洞樵夫病或蘇

栢泉公始為山西督學憲使論違事朝廷野稱焉

名言今書肆中所以思忠賢草是也長時且不

委任為忌者所抑至辛酉始以中丞督軍莊省因

重云

急希羅先生集卷之十三終

別本羅念菴集十三卷

浙江江汝琛家藏本

明羅洪先撰洪先有冬遊記已著錄是編爲嘉靖

癸亥其同年滁陽胡松所刻凡書二卷禠著一卷

序記傳狀銘表各一卷祭文及禠文二卷古律詩

二卷蓋初刊之本非其全帙也

程文恭公遺稿三十二卷

〔明〕程文德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二年程光裕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程文恭遺

稿三十二卷》提要

程文恭



藏

黃生鳳翔操觚隸館下習

聞程文恭公遺事項者濫

竽胄學公過化餘蹟儼然

存也公孫臺幕君官留都

序

謁黃生請曰先大父遺稿

行于世舊矣顧刻久湮漫

復多散軼不肖光裕詳訂

正廣揆討而重鐫之冀永

其傳願足下一言弁諸首

蓋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黃生頌公文有景行
之思矣烏乎辭序序曰古
所稱三不朽立言最後夫
言何容易哉魏晉氏謂奏

序

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
實詩賦欲麗惟通才者乃
克備茲四科自昔才士文
人噦心鑠腸苞牢百態舒
一時之蔚藻希千載之榮

名所可數而稱者良亦至
尠矣顧如唐柳子厚崛起
于貞元元和之際與韓昌
黎氏並擅稱一代由今覽
其集者輒執而訾之曰夫
已氏也附伾文徵進而竟
以謫斥終焉者也得微以
其立言貽累耶有味哉叔
孫穆子之言其次第軒輊
可觀已程文恭公仕

肅皇帝朝倡理學尚氣節士大

夫景越響答目為鳳麟由

史局出尉信宜稍遷安福

令翱翔于兩都郎署間已

漸躋通顯以少宰領宮端

序

四

端揆捧麻可旦暮待矣

肅皇帝方禱祀西苑命近臣撰

釐詞公獻詞多諷意

肅皇帝心嚙之會廷推公南冢

宰疑公引而自遠也改貳

南司空旋褫職去公獨行

守道百折不回識者咸嘆

其施之未竟焉所為詩文

皆直抒性靈綽合古法而

時有大羹玄酒雅致試一

序

五

展卷頌之出處大節可案

而知也是故誼重伐木身

繫羈累夏侯之獄中授書

陳瓘之對簿不撓則有司

冠獄諸咏棲遲嶺表齊一

窮通懷沙陋比於屈平道
南追踵於中立則有麗澤
書院諸記力持

國是志切先憂擬臆錯之籌

邊卑賈生之表餌則有滅

虜車戰諸疏公自為尉為

令為署即所至如飄瓦虛

舟而毅然以斯文經濟自

許即所建豎不朽者良自

有在詎獨與立言君子一

槩而例稱之也翔不揣謬

為序述俾他日論世者有

所考焉公諱文德浙婺永

康人登嘉靖己丑進士第

二隆慶萬曆間

贈禮部尚書

賜今謚

萬曆甲申季夏某日

賜進士及第朝列大夫南京

國子監祭酒前春坊諭德

掌南京翰林院事

國史脩撰管理

誥勅

經筵官後學晉江黃鳳翔頓

首拜撰

序

上

程六恭公道稿目錄

卷之一

廷試策

無逸殿講章

仁孝文皇后內訓直解

聖皇太后女訓直解

卷之二

疏

郊祀議

進靈雪頌疏

文恭公道稿目錄

進靈鶴詩疏

請復試庶吉士疏

陳情疏

卷之三

疏

疲虜六事疏

禦邊四事疏

平戰事宜疏

應詔自陳疏

給假疏

乞太夫人歸典疏

守宣武門條陳三事疏

議睦妃瑩疏

便宜賑濟疏

改南解朝疏

卷之四

表

賀瑞穀表

賀長至表

賀瑞雪表

賀長至表

謝賜帝社稷昨表

謝賜帝社稷昨表

卷之五

序

贈金華古侯三載考績序代家人作

壽黃溪應惟中五十序

贈周大夫還安山序

贈慈濟曹子令繁昌序

張子海序

贈竹巖丘子遊北雍賜序

贈蘇齋章子守衡州序

贈虛谷姚公守金華序

望雲思親序

壽石松趙封君序

卷之六

序

贈壺南潘君為南秋官序

贈同年邵恒齋為永康大夫序

贈鄒南黃子令滕序

壽徐質夫同年翁母五十序

贈春巖高子令潛山序

贈覺山洪大夫宰吾邑序

大司馬王公桑島海市詩序代竹淵翁作

嶺表書院誌後序

送王仲時歸婺源序

卷之七

序

送玉溪石公移守安慶序

又送玉溪公序為諸生作

世誼叙言

送少司馬蘇一峯公考績序代作

壽潘補齋先生七十序

評史吟序

壽外母潘淑人六十序

送邑侯梅坡甘君入覲考績序

送戴君嵩陽擢南京國子助教序

送西虞范君出守武昌序

卷之八

序

文恭公遺稿

送蹇東項君之河間序

送莫堯卿之教南康序

送吳子幾之雷陽序

送陸子文之文昌序

送大中丞東厓虞公開府贛州序

夏省同穀詩卷序

逸相歸雲詩序

逸金集序

壽歐陽飭菴先生八十序

壽大中丞西野張公七十序

秋佩室先生知過錄序

先公十卷集序

卷之九

序

送大冢宰松泉夏公致仕歸蜀序

送近齋徐君恤刑西蜀序

世講叙言

葵集同穀詩序

壽李南渠相公五十序

松石三壽圖序

文恭公遺稿

壽東岡屠翁八十序

慶大郡侯陶山李公四十序

卷之十

記

遊商莊湖記

登快閣記

重建浮金亭記

重建參將府記

御雨臺記

遊東溪小廬州記

先大儒傳記	懷古書院記	惠恩遠田記	卷之十一	洪慶郭氏祠堂記	嘉樹軒記	同年會記	相葵軒記	郊南履雪記	高氏小宗祠塋記	立竹軒記	句容儒學田記	卷之十二	金陵徐氏三園記	樂聚亭記	信宜遷學記	信宜麗澤書院記
-------	-------	-------	------	---------	------	------	------	-------	---------	------	--------	------	---------	------	-------	---------

樓亭雅集記	德州儒學樹柏記	晉撫阮公南田將室感應碑記	司諭徐君教思碑記	浦江許侯去思碑記	卷之十三	行遠登高說	勇山說	明說	心漁小引	醒川河濟大觀冊引	彙贈引	薊門春樹圖詩卷引	陽明文錄跋	象山書院錄跋	歲貢會錄跋	東山田謝圖跋
-------	---------	--------------	----------	----------	------	-------	-----	----	------	----------	-----	----------	-------	--------	-------	--------

銘

崇化堂銘

南雍東廂石池銘

銓堂白硯銘

贊

大司空撰

吳松軒贊

卷之十四

書

與王龍溪同年書

朱恭公遺稿

復王龍溪書

復石玉溪同年書

復潘笠江督學書

上張羅峯相公書

上李西樵相公書

又復石玉溪書

與嶺表書院諸生書

復周督學辭脩書書

復王麓泉同年書

復白雙江邵伯書

復應南洲方伯書

復梧州諸友書

與洪覺山侍御書

與龍雲東大叅書

復李衡州書

與王仲時書

復虞芝巖侍御書

與羅念菴同年書

卷之十五

書

朱恭公遺稿

與瞿聯峯總制書

與人議戰車書

復萬五溪中丞書

復葛與川同年書

與章介菴督學書

寄豈五谿先生書

與陳海峯同年書

復鄒東郭司成書

與黃搏之書

復萬鹿園叅戎書

與王仲時書 二首

與李賜谷方伯書 二首

復盧豸山妹丈書

與盧甥以庸書

復趙方山同年書

寄宗族書

與孔文谷督學書

復張東沙中丞書

復徐波石督學書

復呂沃洲侍御書

文恭公遺稿 目錄

與曹蘭北司諭書

與虞東厓中丞書

復羅念菴書

與陳紀南同年書

卷之十六

祭文

初官翰林寄俸祭先祖文

祭王南中文

祭李母櫻太孺人文

祭楊太夫人文

祭唐太夫人文

祭劉太夫人文

祭張夫人文

祭年家謝方伯文

祭外父潘竹澗公文

祭駕鶴簡通府文

信宜祭城隍文

高州祭旣夫人文

信宜辭文廟告文

祭白沙先生文

文恭公遺稿 目錄

祭封吏科給事中雙川上公文

先大夫告文

祭俞雲窩大尹文

祭胡奎山二守文

祭應芝田州守文

祭季妹李孺人文

祭徐母黃淑人文

祭蔡鶴江尊師文

祭大司馬張公文

祭封中駕司主事左憲盧公文

祭譚青原侍御文

祭胡月岡文

哭亡兒章甫文

境山祭潘竹澗公祠

卷之十七

祭文

祭胡南津尊師文

閭門弔亡兒章袞文

祭倫白山公文

祭應石門公文

文恭公遺稿

祭外母潘太夫人文

壽山麗澤祠五先生告文

祭長妹盧孺人文

祭內兄潘壺南憲長文

祭孫太夫人文

舟過新安祭柳將中

祭憲副雙泉羅公

祭長嫂徐安人文

卷之十八

行狀

西泚施君行狀

贈奉直大夫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梅軒羅

公行狀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東

洲屠公行狀

卷之十九

墓誌銘

封奉直大夫解州知州故上猶縣學教諭

靜齋虞公墓誌銘

恩授承事郎友蘭錢翁墓誌銘

文恭公遺稿

勅封安人姜母陸氏墓誌銘

誥封恭人張母章氏墓誌銘

誥封太夫人潘母葉氏墓誌銘

誥封奉政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晴江邵

君暨配陳宜人墓誌銘

嘉議大夫福建按察使壺南潘公墓誌銘

永康侯愛葵徐公墓誌銘

卷之二十

墓表

奉政大夫禮部精膳司郎中燕南王君墓

表

中順大夫廣東韶州府知府樓山陳公墓

表

贈徵仕郎吏科給事中故江寧縣簿李君

墓表

墓碣

古齋盧處士墓碣

卷之二十一

傳

大司馬竹淵潘公傳

文恭公遺稿

愚副惺菴馮公傳

黃節婦傳

卷之二十二

雜著

嶺表書院論學

嶺表書院論學

信宜拓建書院呈

南雍寓書嶺南多士六章

南雍申明監規教條

南雍策問

南雍講章

南雍戒諸生華服

南職方別趙方山留題署

龍岡書院輪直題

書安福張伯喬墓

題書院左壁

題書院右壁

題松石軒壁

論文

偶言

文恭公遺稿

勗馬氏二子

書春渚離鴻卷端

卷之二十三

賦

思家賦

思德堂賦

超然賦

頌

靈雪頌

四言古詩

靈鵲詩有序

內訓詩四首

五言古詩

五峯對月

歲暮與諸兄弟侍家大人遊山曉發冒雨

而歸盡一日興

應氏覽翠樓

可繼堂

玉山寺採菊

渡瓜洲

文恭公遺稿卷目錄

暮秋

訪友

舟行快風

望雲龍山

自太常院在翰林司

憶歲時

隨朝

正月書

清明

春大雪意意水綠意意訪感贈

遊南旺湖

飲陳棟塘憩亭

月夜放舟

金華道中

婺城歸道值雷雨

閔農

三窟圖為周侍御題

送陳良脩太學歸

送斯世沾赴廣州幕

孝友卷為張本潔題

文恭公遺稿卷目錄

謝汝湖侍讀携壽圖索走筆

送羅念菴同年二首

感紙中蚊有作

送孔卜麓督學陝西

夜宿質菴月明鶴唳有懷念菴

為程惟光同年乃翁賦遺拙

送金崇郊同年知亳州

贈徐占山與學上蔡

寄周草窓知福寧

送張思溪

和楊方洲集宴張水南堂賞菊韻

送陳南愚知沂州

十三夜見月

十五夜

司寇獄同聚尹正郎元夫張進士梯張監

事宗劉博士芳曹縣丞新樂丞楊方洲

暨予六人眷若弟兄不忍為別用陽

明子在獄別友韻

臘月六日出京

十六夜集妻孥月下

文恭公遺稿

目錄

用王摩詰送祖三韻寄念菴

二首

讀清風集偶見遂寧縣詩悵然懷方洲子

自警

袁家口開登岸至分水問津

阻泊望黃致齋

過露筋祠指示兒女輩

居素吟壽無錫尤翁

過常山

至贛有慨

過梅嶺

宿脩仁里

新村道中

開州王上舍琥同劉大行汝靜齋 詔至

橋聯舟旬日別時圖歲寒三友請贈

卷之二十四

五言古詩

初入嶺表書院示諸生

遊金石洞天

北橋小隱卷為劉劍石尊翁題

贈李節推閱號野巖別號恒愚

文恭公遺稿

目錄

十九首

龍泉書院用韻為石東橋郡伯賦

送白堯山同年

高州城改作南門郡伯王溪石年兄邀同

登度有作

遊東溪小瀛洲

高州道中即事

迎養卷為徐司訓題

霞洞村度縣陪石郡公行紀述

送別石郡公

心遠

過興善寺有感

遊靈谷

遊牛首

挽譚北窓

送周覓峯考績東歸

夏曹春日言集僚友采芳脩坐梅竹松栢

匪資佩玩永要歲寒分韻見志于得栢

登屏峯

偶行書院後遂登牛峯感懷

宿黃花澗眺遠樓

文恭公遺稿

王

拾麥嘆

翠華城謁行殿

出昌平北門

送葛與川同年督學河南

送劉汝靜還廬州別駕

晚坐丁香花下思兒甫

謁大方伯馮形山寅叔因以為壽

鷓鴣門別孔文谷督學

和朱芝山郡公韻題扇贈之

行遠登高詩贈陳南江同年

送林東泉同年守廣西府

留都送太宰張西磐公考績北上將遂歸

臨汾二首

夜坐費少石芍藥軒

甲寅夏至齋居詹府有感

賦得秋菊有佳色

郡憲郭東野見訪山中因海上警報即旋

旆寄謝

無題二首

卷之二十五

文恭公遺稿

王

七言古詩

贈張石川

贈黃石龍

金華道中

送董文明

茅溪詞贈金崇郊

送項曉東同年之南都

送王希說

送戴錫之

送胡九峯推南奉常

送毛叙卿赴高州幕

送蔡鶴田同年之南兵部

贈楊汝承知興國

贈王麓泉同年使寧夏

樟塘為李六峯乃翁賦

挽陸大使母

送張希程同年歸省塋

贈賀覃溪典學五河

送朱子禹尹奉新

送蔣德明尹瀏陽

文恭公遺稿

卷五

送徐世孚同年判鎮江

謝張貢士淮松谿圖

初望武夷

吉安遊天華山

過惜母鄉登岸草坐愜懷

甲午除夕與同展二廣文守歲座侑梅竹

栢復集諸生十二人環酌高歌志十韻

送張兩江還陵水

自梧至藤過七洲

泊藤縣有懷期再建浮金亭

江上漫興

梧岡寅兄督賦南行適寅陂工成喜而泰

贈

喜重會師觀令母八旬因以為壽

題趙白溪卷

松谿口號

與李朝望話別

壽兩河孫翁

長短句

峯靈效夢

文恭公遺稿

卷五

松谿主人新構書院於谿之左為講肆將

息之所甫成而主人且遠行矣固知松

谿之靈不能忘情也今年見沮塲屋買

棹東還無乃谿靈假手斯人以當移文

耶然則主人亦可以自慰矣遂賦小詩

以述其意

送胡奎山遊太學

七月既望與兄步月門外景甚佳因憶蘇

子前赤壁之遊亦此夜兄命詞雖無酒

樂之喜而有作

內兄潘壺南生日

十三夜苦月

對雪

破鏡篇為江叔通作

戊子歲除惜月

送俞雲窩尹德興

用韻贈周安山知達州

孫季泉太史以扇索詩題贈

送田叔永

題竹泉圖

大恭公遺稿

送丘集齋侍御督學南畿

送周華州之任

送薛中離歸揭陽有引

送陳應和同年使海外

辛卯六月六日登五鳳樓

送李朝信節推重慶

癸巳元夕憶去年

眺谷清風為李方伯題

夜泊臨江起步荒岸月沙白愴然懷我

致齋因憶少陵風物悲遊子登臨憶侍

即之句慨然三復遂演其辭寄意

讀王梅邊祭文山先生辭悲壯激烈毛骨

寒竦於戲世固有若人耶其與文山易

地則皆然矣中間載吉水張千載弘毅

自燕山持文山髮與齒歸忽歎歎不自

任爰復慷慨作歌言之

慕椿怡萱為翁廣文賦

別翁揮使鳳臺

甲午中秋

西塘別張雲雲翁

大恭公遺稿

太平驛道中望夫山

送車散官鶴峯歸臨川

東阿

三歸臺

黃石公墓

奉懷石東橋公因以為壽

和兩頭纖纖志感

歌行類

愛客歌寄謝俞一齋 陽山

黃山歌

壬辰元宵宛轉歌 二首

黃鵠歌為括蒼吳鄉丈

丹鳳朝陽圖歌為南川陶公

禪林秋雨歌

賑饑行

呂梁行贈陳主政

二禽詞

卷之二十六

五言律詩

送外父出鎮贛州 二首

大泰公遺稿 卷之二十六

步家大人韻

遊石鼓山次黃石龍韻

五峯倚樓

贈吳朝旌

再贈用前韻

出邑

出武林

寄謝施明貴用來韻

醉翁亭識壁

再雪

秋夜有感

秋思和應仁卿 二首

生日 二首

九日

九日過吳季子祠徐君墓

立秋次李潛厓先生韻

挽鳳山

別虞廷會

懷文衡山

贈程白坡遊北山

大泰公遺稿 卷之二十六

對雪和韻 四首

庚寅元旦捧表趨朝至奉天殿

送李雲厓尹順昌

飲慶壽寺雨甚過念菴宿

遷居

送虞大夫石溪知吉州

送黃州守

瑞雪

南洲為錢龍夫題

送林方齊先生南司成

贈張司諭之湘潭

辛卯中元同楊方洲上

茂陵

恭

中秋

家大人生日感懷

對雪

送周天吉侍御按滇南

送黃子濟歸金華

送周子克果尹禹成

送高肅卿大行使琉球

送亮汝錫尹光山

文恭公遺稿

目錄

卷

送徐令之彭澤

送張四山節推金華

送潘仲美分教候官

和致齋夜坐

致齋約看浩河舟

用前韻答致齋

二首

壬辰除夕

對雪次念菴韻

續舊句并寄念菴

上元日諸丈過約遊碧霞宮

張灣發舟

南村為周醫士題

阻風野泊次致齋韻簡諸公

上巳日值清明

沛縣道中會胡九峯登茶城

張繕郎問之鄭地官子尚載酒相邀

過釣臺

九日龍游舟中

精舍十二篇

過彭蠡

文恭公遺稿

目錄

卷

李六峯侍御招遊洪都北壇環列嘉竹數

萬得大觀馬紀興

四首

遠客

吉水訪南嶺周文規同年邂逅胡東園廣

文

九牛道中喜晴

臘十六夜月憶去年兼感

寄送屠東洲方伯遷閩左轄

送張立峯憲伯

二首

小寒食得程雪厓參戎詩和韻

汪弘齋同年招遊東園

慶林寺和舊韻

蒼梧立秋

別陳紫雲

春在亭餞別

初至石屋

石屋為別用前韻

乙未元旦

元日登臺陪石郡公

信宜迎春宴琴堂

太恭公遺稿

目錄

三

人日石郡公招飲

乙未七夕寓高涼方對雨公署思約縣尹

馮象坡張友竹衛使張一齋過叙造諸

生吳世重潘廷言彥深汝道曹廷渙林

子素携酒相遇過賓主十人遂成雅會感

往思來慨然有述

用前韻答馮象坡

用前韻答張友竹

洞陽書屋

東溪乘月泛舟紀興

有引

新會遊圭峯謁全節大忠二祠

謁白沙先生廬

哭挽 大行莊肅皇后

送王清渠博士還桂林

送姚經歷紱謝事歸

別高州

安福道中晚泊曲帶寺前

移神禱雨

登金山

謁 康陵過土關

太恭公遺稿

目錄

三

至報國寺

嘉靖甲辰仲冬朔與孔文谷督學同過寶

山寺論學契懷遂成十律

怡齋翁自怡也憲伯冲菴迎養出而奉與

入而為壽人又喜其能怡翁也於是聞

者莫不怡然羨慕是怡也可以風矣故

樂為之賦

送賈司訓

送國學吳石溪擢壽府長史

金陵稱月不雨民以為憂京兆橫溪歐公

禱輒應子方卧病喜而有作

奉枉李古冲太宰王三渠宗伯葛與川少

宰會宣武門外姚大尹園亭

無題

卷之二十七

七言律詩

松谿橋成

應氏覽翠樓

贈邑侯李公

贈曹令

文恭公遺稿

三十五

贈徐復齋表兄

濟寧登太白樓和楊同年韻

張庄橋遺徐氏叟

寄趙子仁表弟

贈黃時簡

贈黃汝行

贈周楚府

覽鏡

臨河舟中書懷

虎丘用韻

和趙廣文述懷

東吳純叔次韻

贈洪江寧

端午

次林見素先生歸田二韻

登第述懷

贈毛大邑

送錢叔晦

贈崔敬甫

庚寅人日慶成宴

文恭公遺稿

三十五

送程有齋

送謝汝湖歸省

虞東厓請遊通惠河陪諸館長盡日之樂

和王中川韻

三鳳呈祥卷為陳虞山題

壽徐直菴七十

翰苑陪乾沙方洲二兄觀蓮用杜子美韻

送胡汝愚侍御乃舅

小堂雨霽盆荷生色奉邀水南先生方洲

羊兄共玩座間倡和二首

送張東沙

送胡雙洲守大名二首

西苑和韻一首

和夏桂洲學士謝賜犀帶詩

送穆玄菴學士改南尚寶

和江文秀同年來韻

蔡鶴江先生生日

送外父櫬至雙橋還悲挽

壽毛儀曹乃翁閣老

雨中承黃姻丈簡以往句喜而奉答時無

文恭公遺稿

目錄

為州之命適下述兼奉贈

壽張亭溪乃堂

壬辰中秋

送黃村谷使秦便道省蜀

和周貞菴年伯韻

西園十景

詠雪次韻

不寐

獨坐

閒忤且感鶴瑞

感事

致齋鳳溪二丈約遊廣福寺

鳳溪約重遊疊前韻

歲晚

壬辰除日讀杜子美至日呈省院故人詩

愴然感懷用韻

上元日諸丈過約遊碧霞宮

水南先生以詩見寄立和奉荅二首

留別馬冲霄居士

發渚河風大作自寅至申方定

文恭公遺稿

目錄

飲張處士堂分魚字

和致齋小寒食用杜韻

盧書菴主政招遊勝果寺

過大安驛用致齋望夫石韻

鵲湖書院和韻

精舍十二扁

青原山次韻

快閣用黃山谷韻

峯山小溪驛舍聞陽明先生有詩特往觀

馬讀畢泣然淚下蓋喻年而先生歿矣

輒次韻見懷

南安遊東山

遊龍泉菴

小金山次屠尚書韻

鎮南村逢長生

程雪屋邀遊七星巖

同張立峯遊韓祠水井

內東園甚佳未始遊偶承茶山少叅雪屋

叅戎見携喜而賦此

陳忠節祠為茶山少叅作

文恭公遺稿目錄

荅潘笠江督學

元夕書懷

會麓泉子於蒼梧因誦前元宵二作愴然

言和

訪長洲常劉二君子

和倫右溪侍御見懷韻

和倫穗石見懷二韻

小寒食得程雪屋詩和韻

又和雪屋作

石屏省犬載酒渡江約弘齋惠伯桂山也

卿松谿遷客同遊即席紀興

送梧守翁子節推熊子赴桂林場屋

容縣遊南山

田廣文座上誦文公九日詩因用韻

蒼梧鄉士夫追送次張東意別

初至高州

春日遊鳳凰山

小至

至日石郡公邀登南樓

高涼除日

文恭公遺稿目錄

謝曾如齋侍御

元夕前日過雲巖宅觀燈

泛月瀘江

初至石室

挽太淑人陶母

高涼別諸生

度嶺自慶

贛縣道中

歸自高涼未久道逢南江馮子謫雷陽僂

思舊遊慨然增感

送馮南江

題郭松崖侍御金門待漏圖

至日即山莊拜節兼懷往歲

豐城道中即景

過常山

卷之二十八

七言律詩

至日入留都

對雪

再雪

未恭公遺稿

李太

初至職方

丁酉二月章介菴章請家大人遊神樂觀

復登大祀殿

次韻寄謝潘壺南淮上理刑

春日會同年於東園

送徐元春上舍次韻

送石渚馬公

和趙丹山過承歡園

送幼弟文訓

馮丹山年伯高興獨遊忽至金陵報以一

詩驚喜欲狂即座和答

和前韻

清渭龍山協卜

上巳建龍山書院喜晴

書院新宅

諸弟初集喜雨

中秋嘉會

焦范溪侍御邀遊西閣

淮上遇唐荆川同年迴棹共宿

呂梁洪飲張碧山水部聚益亭

未恭公遺稿

李太

望城關

朝見有感

送昭聖皇太后梓宮奉藏

六月十五夜報國寺登毘盧閣

十六夜行前殿用登閣韻

荷葉為君筒飲常如子偶得花以花辨為

杯碧筒以之清香倍加飲態復雅座客

欣然呼紫霞杯席上口占四韻

壽夏桂洲公

送張伯才同年河南少參

送陸水部司推判

初夏鄭秋泉邀遊城南別業

登中峯

於卯端陽後三日水部東臯張子邀遊通

惠河亭偕地官仲山王子

次日再登舟

會王在菴同年河西道中

和呂克山見寄韻

會孔文谷喜述

贈陳竹莊同年守滇南

奉和公遠寄

送大廷尉魏淺齋同年考績

題南監宅東王廣文居因以為壽

九日同客遊燕子磯

趙西津生日

奉和唐太夫人九旬令子太宰漁石公七

十同壽

和樸菴章尚書見寄韻

賀魯石塘同年山東嘉績縣為西人慶

清涼寺和白巖詩

清明日訪念菴

春日王仲山龍或齋李蟠峯三夏官見招

城南諸寺

金臺別監王玄用昔年偕登雞山韻

送唐小漁太史承恩南歸

送古愚太史還桂林

送馮改溪之廣州

無題

五言排律

上已

送蔡鶴田之南兵部

奉和公遠寄

得信宜尉

初夏自龍山渡渭川之郡城

送潘壺南僉憲江右

雪中遊靈谷

挽白鴻臚

挽王方渠大夫

嘉靖癸丑春天下藩臬守令述職制應考

課子獲與其事暇中有述

七言排律

壽少保大司馬張公七十

名園雅集

卷之二十九

五言絕句

出巖下即事 二首

偶出

送道敷兄

愛月獨坐

瓜洲步月

清寧步月

過呂梁洪

文恭公遺稿 目錄

題扇 二首

東商茹松

送春

金華道中

經沙河柳堤懷念菴

送張東沙

送金白湖

盧師陳少參五景

鉛山道中過溪口橋未成

過龍門山

家大人同憩坎石舖

題沈溪村副郎扇

種竹嶺表書院

荔下作

賦劉光祿四景

道中雜詠 二首

雙花別王溪南及馮張二公

麻思道間二石名大象詩

過溫泉

舟中

文恭公遺稿 目錄

繫纜牛灣席間偶成

送高筠莊

戊戌除夕嘆惋

書松谿書院 二首

縉雲道中 二首

顏母山

東平憲王墓

冉子祠

謁康陵過土關

駕部相葵軒植竹

寫東渚竹贈相士吳立

無題

卷之三十

七言絕句

步家大人韻 五首

荅施明貴 二首

寄趙伯綦

桐江舟中

清明後一日出遊即事

贈陳克紹

才泰公遺稿 目錄

贈樊惟岳

三月十六日夜步月

釣臺

會閩中舊友徐仁卿 三首

太僕官署一栢堂用韻

正月十七夜

題竹

牧牛圖

驚秋

晚翠亭

秋思

上巳

散步

送春 二首

正月十二日北上 二首

過丹陽

揚州馬上

三月望南旺看月 二首

送春

寄錢漕湖 二首 有引

才泰公遺稿 目錄

趙子玉詩見寄次韻

贈術者

題畫

和古漁隱 三首

茭道驛贈甘巡檢

馬上口占贈盧秀山 二首

用前韻寄秀山

已丑四月十四日初赴內閣閱就教舉人

試卷有感

送胡奎 二首

送張東沙

庚寅冬故人遺予一鶴畜之七月栖栖庭

宇間予憐其性之不適也送之院中口

號四絕

端午感興 二首

贈方崇陵

詞長陵 景陵歸途口占

輞川圖四時景為楊方洲題

贈王惟允省丈謫官湖南兼寄薛同年 二首

送李司訓之青陽

大恭公遺稿 目錄

送程德潤歸金華

初械

初入獄黃靈大作

答楊子

寢地

二三子遊椿樹下

仲冬頌朔

獄卒求四時詩一笑答之

歲除前日聞外父以是日歸北

潞河風定月明喜而對酒口占 二首

寒食荆門道中 二首

重過分水官亭書感 二首

三月十九日渡清河有感 二首

草池書屋為年家余副郎題 二首

登焦山 三首

題東川扇

崇德答許士誠同年

見家山燈峯

步松谿書院

夕雨

大恭公遺稿 目錄

新晴至書院

卷之三十一

七言絕句

龍游亭步驛會故人柯令 二首

玉山唐給事陪遊東嶽

尋白龍洞

望白鶴山

武夷和紫陽先生九曲棹歌

宿天遊菴 二首

過峽江喜會念菴 二首

贛州道中

過梅嶺四首

書南雄公館壁

過招隱巖

發曲江遊南華

探湧泉

濛裏別陳五山

三水別倫右溪

答劉汝靜二首

過瀟湘峽簡劉汝靜

文恭公遺稿目錄

初至蒼梧二首

酬屠東洲方伯

張立峯憲伯遊遊城東諸勝五首

留常徐川劉劍石二君夜酌

癸巳除日

送舒亞忠之金陵二首

病起送客出郊有感

江上送客

寒食偶書

見螢

內東園橋上

峇林國望二首

清明

六月六日雨

走筆謝彭二守二首

過吳東園

先天

佛子岡別陳羅江洲

宿樂安驛聞前三日上強屯軍爭曰

警殺甚慘感頌傷心廿日平之

文恭公遺稿目錄

小缸荷開二首

讀蕭望之不就獄傳悲簡別劉汝靜

藤縣別諸生

別王北山

雙競驛以上江流甚曲

泊四把村

雨中泊自良驛與霍梅泉易吉夫二首

田廣文邀遊列宿峯

冰玉樓

飲冰玉樓歸城口占

送李半溪

十五夜見月有懷

題菊寄石東橋

賦霍梅泉先塋

天門關

尋關石見舊刻苦而用韻

贈彭琢翁

題瑞泉石

過大洞橋

同春亭對雨

文恭公遺稿 目錄

生日在信宜辱諸君子過祝還北山鳴鳳

臺成因憶去年在谷縣南山道有恩私

之意 二首

送春用東坡韻

建新學喜晴

信宜陪王溪犬歸棹

再憶去年元日與潘笠江遊韓祠冰井 二首

秋日陪郡博遊登高山 三首

信宜乘桴 二首

江上雜詠 三首

聞王溪父過盜 三首

月夜散步

臨武場簡謝王紹勲

送劉廣文樂軒歸

鄒子驛阻風

重過湖港

登豐城曲江亭

出郭西

午日碧梧軒對雨書懷

懷鄒東亭

文恭公遺稿 目錄

贈克菴年伯 有引

卷之三十二

七言絕句

丙申閏十二月十二夜雪月甚奇携兒甫

袞立杏庭前偶識

丁酉元旦

春日郊遊登 大祀殿

過俞道士園亭

章介菴請家大人遊神樂觀復登 大祀

殿

送客有懷

楊柳嘆

贈吳石鏡啓信太學歸

送白堯山

椿萱榮壽

立秋先日集僚友冰鑑亭觀蓮

再集用前韻

園亭雜詠 二首

十月十五夜翫月

簡丁仲升 三首

贈陶新岑

偕魏秋溪遊縣西曉發

謁潘尚書林樞密二墓

宿西不二寺僧言先君嘗三宿於此泠然

有感

冬日散步踰銅嶺廟口柘嶺高田諸路

龍蟠對月有感

過清塘王氏墓菴先公少日讀書處也棟

宇依然先公不可作矣諦視泫然有述

早胡奎山 三首

早俞雲窩 二首

俞丘歸冒雨宿石鼓莊 二首

歸自龍山登孤平絕頂

庚子孟秋朔遙拜几筵風聲颯然感愴不

任

三弟禹敷派溪呂氏婦也偕三其家適值

元宵喜述

趙白溪建夾溪橋成

焦范溪侍御邀遊西閤

新塗會沈南溪同年八載重逢下邳有感

二首

辛丑五月至京書懷

中秋風雨十六夜蝕十七光輝倍清時宿

駕部獨行堂階忽思金陵有感

霜降謁康陵有感

遊西山 九首

登中峯

仲冬望月明獨行司馬堂偶詠

復至報國寺

散步

引陰

雨中長與蝶吸八寶花心露忙而巧中可
笑

智化寺聞蟬

長安偶成

飲施氏和楊白二兄韻 二首

與王椒園同年夜坐

送鄭次山 二首

八月十一夜月

文恭公遺稿 目錄

十四夜用前韻

陪張雙溪李朝望口占

十八夜月更佳

送劉沙村任思恩丞

賦石得書屋寄劉方伯

壽劉一松金吾 二首

二月看梅

清明感恩

餞李杜岡

出南郊偶述

駕部相於軒前有小榆樹壬寅五月嘗

兒甫坐其下彈琴客有見之者笑曰綠

樹陰中橋梓樂予顧甫亦欣然今榆猶

昔也甫何歸乎獨坐其下不覺大戚遂

成一絕歌以記之必有知也

癸卯十月之望飲姚江嚴允齋散步長安

談往昔

雪綴栢屏將行復得對此喜述

滯風

春雪

文恭公遺稿 目錄

對雪憶去歲

天津會友 二首

題江亭

方巖和黃石龍韻

雨峰賈君有約相過久矣今年閏正十八

日忽來顧時宿雨新霽夜月倍佳徘徊

精舍溪橋之上頃之雲彩可愛因曰松

谿月為兩峯華乎把酒相看不勝喜也

口占二絕

龍游道中漫興 二首

上航驛會楊止所舊寅喜述 二首

衢州登舟

清明止所季泉放舟送至浮石

釣臺用宋張紫巖韻

蘇門書感

遊惠山雜詠 四首

挽金桐川

登雞鳴山示諸生 四首

山雲亭

磐願禪洞

文恭公遺稿 目錄

餞張惟貞於祥雅君子亭

宴趙西津宅

謝趙錦衣送瓜并詩

送梅平野判長沙

送方竹城判荊州

送馮中隱判韶州

送太學典饌王克明判汾州幕

病起步譚院蓮亭

送孫子惟謨調選

別在山門守衛見訪喜述

送曹蘭公司諭 二首

問苑柳

苑柳荅

登超然臺

種竹

書龍山亭堂壁

聞王伯賢順天秋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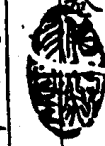
無題 三首

文恭公遺稿 目錄

先大父生平著述甚富不幸先大人蚤世裕又髫年
是以稿多散失存者十無二三指館後蒙
蒼龐公郡侯陶山李公云有裨世教不可使泯而
無傳梓于郡署曰松谿文集然觀者每以不見全
文為歎裕恒疚心焉自就職以來每遇通家故舊
輒求大父遺墨積之十有餘年今稍加編輯而併
編之雖未得為全集然亦信于原刻矣俟有得者
當再續云

孫男光裕謹識

恭公遺稿卷一



御批探本之論

臣對臣聞有敬天之心然後可以謂有德有勤民之政然後可以語王道天者君之父也不知敬天則心之所存或不正而無以達乎天德代者邦之本也不知勤民則政之所推或乖於輯寧而無以體乎王德惟天一念民惟辟奉天知所以敬天則必求所以勤民之道求所以勤民則不外於用舍之宜是則用人所以為民也為民所以奉天也此天人合一之理上下感通之機而君之心與政孰有大於是者哉故曰有德便可語王道又曰有純王之心然後可以行純王之政蓋以是也於是而盡馬唐虞三代之所以治也於是而未盡或盡矣而未純漢唐宋之所以不古若也欽此

帝陛下繼統當天垂衣聽治天命所命人心所歸蓋自改元下

初四海之人莫不翹首跂足以望太平矣今八王於茲更化善治與日俱新臣竊伏草茅

陛下神聖超五古規恢出乎百王達孝尊

克謹天德純矣勵精圖治誠心愛民戚畹不得恃恩近侍不得干紀躬宵衣之勞無逸之樂王道舉矣臣每忘之未嘗不嘆聖毛

君如此而為之臣者積或受之真萬世罪人也

大廷誠千載一時之會也而

言曰事君先實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若革野懷然之數語說合對揚之三篇此伊傳先資之言也言於先而信於後無一不酬之言也臣雖不敢以伊傳自許而實願以伊傳自其惟

垂聽焉夫三代而下人主六弊有志於治

平不能致者非世道之使然也。學之未至也。三代之前。君必學而後王。臣必學而後仕。是故上下交而德業成也。後世君學而臣不學者有之矣。臣學而君不學者有之矣。且學與古之人殊。奚惑乎其不治也。今

陛下聖學默契。敬一傳心書之三要有釋傳之五。歲有註經筵。不間於寒暑。議論必究其精微。學已至矣。二三大臣又皆講學明。不

怠。明良相遇。曠古而僅見矣。然則今日之務。莫大乎立志。莫要於責備。臣伏請

太恭公遺稿 卷一

聖問。首曰。治天下之道。其端不可殫舉。特以大方

論之。在乎知人。安民而已。此皋陶告帝。分之言。而用以致有虞之治者。治道之大言。不外

於斯二者矣。自今觀之。舜之詢岳。咨牧。必得其人。而教養刑政。各舉其職。所謂知人。則哲

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其道舉矣。禹謂惟帝其難。蓋期於必治者。聖人之心。有所不

給者。天下之勢。是固不足以病聖人也。

下欲盡。是道亦求之。此心而已矣。武王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

以。天不能作。天下而付其責於君。亦不能獨治天下。而分其任於臣。是故天有

民之心。而君當盡知人之道。知人之哲。盡則安民之惠。行而君師之責塞。而上天之心慰

矣。皋陶又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聰明自我民明。畏言天人一理。而人君當敬也。然則

立君為民者。天之心。而敬天勤民者。君之道。三代而下。知此道者。鮮矣。臣伏請

聖問。乃曰。朝夕戰兢。不遑寧處。何自即位以來。災變頻仍。旱澇相繼。又曰。民不聊生。天垂深戒。

太恭公遺稿 卷一

臣有以知

陛下洞達天人之理。依然有敬天之誠。而欲以勤

民之實矣。興言及此。國之福也。願以陛下言之。匡衡有曰。天人之際。精祲相盪。善惡相

推。事作乎下。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邇年以來。星變地震。雨雹白氣之妖。相繼於

奏章。早曠蘊隆。水澇瀾漫之災。至接於幾旬。災變之來。誠未有無故者。昔孔子作春秋書

災異百二十有二。其曰正月不雨。四月不雨者。見僖公之閔雨。而有志於民。曰。自十有

二月不雨。於秋七月者。見文公之不閔雨而無志於民也。他如書日食者三十有六地。雲者五星者三大而雹者九。隕霜不殺草者一。雖不書事應而事應具存。皆以明天之不可不敬也。董仲舒以為天心仁愛人君。亦善言天者也。至胡安國傳春秋又謂先王克謹天戒。則雖有變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蓋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感格之機。顧在我。何如。蕭是故桑穀生朝。若劍駝荆棘之漸也。大武脩德而商祚以永。雉雉鼎耳。若野鳥入室之兆也。武丁思道而殷道中興。感格之機。信在我。爾古之慢天。霄民莫如桀。弗敬上天。降災下民者。莫如紂。是故有商之放。而來牧野之師。桀紂之厲。不可循也。明矣。然則敬天勤民之道。其為治天下之大端也審矣。今日天變於上。民困於下。是以盜賊蜂起。戎狄內侵。往者山西青陽之寇。雲南土舍之變。至分元戎之啟行。偏頭關有警。寧日寇亦賊。

之珍念一方有急。四方騷然。誠寒心也。

如之轉徙逃亡。斯災之害亦甚矣。夫人在上。視民如傷。一有變異。恐懼脩省。宜乎慮。而民之不聊生者。猶若此。臣亦思之而未得其故也。此者竊見陛下憫念川陝荆廣諸方之民。水旱饑饉。詔有司大沛蠲恩。急行賑貸。至其委曲當處者。又曰宜體朕意。推而行之。誠恐月年青黃不接之時。尤為可慮。懇惻哀矜。聞者或歎。詔下之日。都人無不感泣。即此亦可以感回天意矣。而何民困之猶未紓也。

聖問致疑於用人之道。或有未當。臣竊以為。其必不然耶。夫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以縣言之。一令得其人。則蒼生受其福。不得其人。則蒼生受其殃。推此而上一郡可知也。一省又可知也。使為省為郡為縣者。皆得其人。則民生安而天下治矣。若夫銓選之司。又用人之人也。銓選得其人。則天下之吏皆得其人。如之。使指統會無遺矣。昔唐玄宗選天下。今欲先擇十道觀察使。姚崇難之。范祖禹曰。其非宰相之體而曰天子在擇。

一相而任之。一相。擇十使而使之。十使擇河

文。縣令而置之。凡不當與此用人之格言。

陛下之所當念也。若夫知人之道。舉陶管仲。察之

於九德矣。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

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舉之

雖若迂濶。而欲務知人。實不能外是也。

聖問。又曰。朕雖存保邦安民之念。求其所。實無

一得。茲欲俾災沴潛消。民生安堵。盜賊息。邊

方靖。財充而食足。不知如之何。可以臻此。

宋恭公遺稿。卷一。又有以仰見。

陛下德天下人心。訪治。必欲民生無不安。以無

負上天立君之意。意至焉也。誠欲致之。則臣

前所謂今日之務。莫大乎立志。莫要於責實

者。請為

陛下悉之。

陛下斷諸心曰。二帝三王之治。必可復也。大臣亦

曰。吾必欲輔吾

以復二帝三王之治也。都俞吁咈。同寅協恭。也

是而後謂之立志。

勵精於上。羣臣明作於下。率作興事。覈實。功勞心。撫字者。得以考其最也。偽增戶口者。

無所售其欺也。如是而後謂之責實。君臣一

德。上下同心。用一人焉。必賢者進。而不肖者

無所容。行一政焉。必慮之審。而未善者不妄

動。如此則大本立矣。至於節目之所在。則臣

謂今日之大弊。不可不去者。又有三焉。一曰

詔令不信。竊見改元初

詔興利除害。幹乾轉坤。天下相賀。以為自此親太

平矣。既而有司奉行。日漸反之。十無三四

存者。比者蠲

詔之下。竊恐悉蠲停徵折徵者。皆不得其當。奉行

猶前日爾是

朝廷雖有愛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澤。民何由而

安乎。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詔令之當信而不

可反也。今

陛下誠能慎重於謀始。丁寧於播告。問或使人詢

訪。有奉行不至者。則重繩之以法。勵其餘焉

則

無不信矣。三曰。廉風不振。夫守令者。民之父

母也。守令廉則約已以厚下。省費而裕人。守令不廉則浚民膏脂以自奉。剝民肌膚以自充。民何由而安乎。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國之肥也。司銓選者。誠能簡擇任用。察其果廉者。即越少遷之。以風天下。而其以貪敗者。必刑之。至探其本。又在厚其俸祿。使仰事俯育之有賴焉。則守令無不廉矣。三曰。冗不去。蘇轍曰。天下之害財者有三。曰冗吏。曰冗兵。曰冗費也。今天下之吏之兵之費。不可謂不冗矣。夫是三者之資。皆出于民。民何由而安乎。

太恭公遺稿 卷十

五十五

古人有言。財者民之心。良可念也。近聞陛下慨然有剷除冗官之意。令百司各言其費用。一事尤所注意。誠能行之。必究不捨。於羣議執之必堅。不泥於故常。而冗官之清理。亦推及焉。則三冗無不去矣。大本既立。三弊復去。則敬天之心。不徒為虛文。勤民之政。有驗于實用。天德純備。王道大成。如是而財不充。食不足。如是而民生不安堵。如是而盜賊不息。邊方不靖。如是而災沴有不消。若者。則臣斷乎未之聞也。將見二帝三王之治。不若是矣。

陛下於是復何憂乎。抑臣惓惓之私。復有獻焉。方

內之治亂在

陛下所執天下如大器。惟

陛下所置其機。則本之心而已矣。此心不急。天下雖未治。可得而治也。此心或怠。雖已治。終必至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怠心一生。未必不有始。而無終矣。然心之不急。由於不敢自足也。舜德固慤矣。益兢兢業業。故成風動之休。禹德無間矣。尤不自滿。假故致平。成之治我。

太恭公遺稿 卷一

十一

太祖之聖德。亦云至矣。然嘗序昭鑒錄。有曰。才疎德薄。不足以補過消愆。又嘗序資世通訓。有曰。菲才薄德。實畫不敢自寧。於戲。是心即舜禹之心。而禹世

聖子神孫之所當體念者也。伏願

陛下遠近舜禹近法

太祖篤志力行。益勤無怠。則敬天勤民之道。有終而元今日之策。臣者可不勞而舉矣。臣無任惓惓仰望之至。臣謹對

共二千五百六十六

無逸殿講章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這是周書無逸篇周公告成王無逸并勉周家後王如此則是法其是指文王淫是過觀是觀覽逸是逸樂遊是遊豫田是田獵四者總而言之皆逸也周公發嘆說道我文王一心為民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此非但今日吾王當法而已繼自今日以後凡為嗣王者皆當以文王為法觀逸遊田雖不

文恭公遺稿

卷一

十二

能無亦不可過過便是荒於逸必法文王不敢盤遊之心兢兢業業勤政為民而無過于觀逸遊田可也蓋此四者太過則費用無節必至正賦之外多取於民民便不堪若遊觀有時則用度亦有常民之所以供其上者惟正賦而自足是能以萬民惟正之供也此可見人君之勤逸繫取民之多寡取民之多寡繫民心之得失為嗣王者其可不以文王為法則哉周公忠愛無窮之心可想見矣臣嘗論之周公作無逸之書以訓成王先後備言

無逸之道此章則直指逸之所在而戒之要

其歸不過欲以萬民惟正之供而已是何也民者國之本也財者民之心也人君代天理物憂勤惕厲凡以為民而已苟或不知稼穡之艱而過取於民未有不傷民之心者民心傷則國本危矣嘗觀自古國家其興也皆由於損上以益下其亡也皆由於厲民以自養故必惟正之供而後可以得民心必無逸之君而後能使民惟正之供也知此則凡勞民之力傷民之財而有害於惟正之供者皆不可以輕舉而易為矣周家以農事開基后稷公劉太王王季世德相承至文武受命允攸攸稼穡成王踐位周公又推祖宗之意而作無逸之書述豳風之詩以告之故前代惟周家得民最深而享國最久我

國家

德

德

德

仁祖皆起於農猶之后段以下四君也至我

太祖

太宗擬定天下重農務本之訓昭布簡冊後與周之文武一致社稷萬年之基端在是矣仰惟皇上不役耳目之好克知稼穡之艱迺者既舉耕藉之禮於郊外復肇土穀之壇於苑中建無逸殿以勵憂勤創幽風亭以課耕歛則又不足言者矣臣愚尤願

皇上恒持望道未見之心益切視民如傷之念顧名必踐其實思艱必圖其易則仁被天下而

太恭公遺稿

卷一

三

慶源無疆矣伏惟

聖明留意

一孝文皇后內訓直解

待外戚章第二十

這是 仁孝文皇后的內訓第二十章外是外家戚是親戚外戚就是皇后的父兄弟姪輩這章說做皇后的待外家親戚的道理故喚做待外戚章

知幾者見於未萌禁微者謹於抑未自昔之待外戚鮮不由於始縱而終難制也雖曰外戚之過亦繫乎后德之賢否爾

這一節說待外戚當謹慎於始初幾是事初動的時節未萌是草木未生芽比方事未動

微是小事抑是過絕的意思未是毫末至小鮮是少始是起初縱是放肆終是後來過是過失這說道知事幾者不待事做出來纔見已先見於未萌芽的時能禁微者不必大事纔謹必過絕於至小的事蓋凡事萌芽的時至小的去處知道謹慎也容易着力到得後來事大便難為了所以自古皇后待外家親戚少有不由始初縱放到後來驕橫便難制他此雖是外家之過亦關係於做皇后的

賢與不賢。若賢的便會謹於始初。不賢的便不會謹。所以做后的當賢也。

概之史籍具有明鑒。漢明德皇后脩飭內政。患外家以驕恣取敗。未嘗加以封爵。唐長孫皇后慮外家以貴富招禍。請無屬以樞柄。故能使之保全。

這一節說古皇后之賢的能保全外戚。可以

為法。史籍是史書。鑑是鏡。明德皇后是漢

帝的后。姓馬氏。明德二字是他號。脩飭是修

理整肅的意思。內政是宮中的事。患是怕的

意思。驕恣是驕縱。長孫皇后是唐太宗的

太子李承乾

太子

太子

姓長孫。慮是憂慮。屬以樞柄。就相如今人說

與他權柄。這說道看前代史書所載皇后賢

與不賢的。都如明鏡一般。可見如漢明德皇

后只脩理整肅他宮中的事。再不干預外政。

常怕外家勢盛。驕縱惹禍。不肯封他兄弟馬

廖等以侯爵。唐長孫皇后也憂外家以富貴

生事招禍。他的兄喚做長孫無忌。唐太宗要

大用他后亦不肯請於太宗。曰不可。與他權

柄。這兩后待外家都謹慎於始初。故能使他

兩家無禍保全善終。此兩后之所以為賢而

可法也。

一餘若呂霍楊氏之流。僭踰奢靡。氣餒熏灼。無所顧忌。遂至傾覆。良由內政偏敗。養成禍根。非一日矣。易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這一節說古皇后之不賢的不能保全外戚。

可以為戒。呂是漢高帝的吕后家。霍是漢宣

帝的霍后家。楊是唐明皇的楊貴妃家。僭是

僭分。踰是過。奢靡是用度奢侈。靡氣餒比

方他氣勢光榮。如大熏灼是大氣熏蒸。昭灼

顧忌是回顧懼怕的意思。傾覆是器皿覆倒

太子李承乾

太子

太子

傾覆在地。比方人家敗亡一般。偏是不中敗

是不中。則是漸漸的意思。這說道吕霍楊氏

這幾家都倚着他后妃的勢。僭分太過。爭相

奢靡。房室車馬。服食器用。都不循道理。一時

氣勢如大光熏灼。眾不顧懼。怕所以都至

犯法誅滅。人家傾覆。這都由吕后等宮中輕

的事。不中。不平。如漢吕后封他姪吕產等為

王。霍后兄弟霍禹等都為大官。楊貴妃兄楊

鉅等都極富貴。始初不謹。縱他奢侈養成禍

根。不是一日。所以後來都成大禍。易經說道

則致其道至堅冰也。言冰之堅厚。不是一日所成。蓋天寒漸漸致其道以至有堅冰也。以比外家招禍不是一日。都由為后者不能謹於始。初以養成之。此不賢的后可以為戒也。夫欲保全之者。擇師傅以教之。隆之以恩。而不使撓法。優之以祿。而不使預政。杜私謁之門。絕請求之路。謹奢侈之戒。長謙遜之風。則其患自弭。

這一節說保全外戚之道。師傅古者教訓人的。喚做師傅。人德義的。喚做師傅。總說就相如今先生隆是加崇。撓是折壞的意思。優是有

文恭公遺稿

卷一

十七

餘。預是干杜。是塞。私謁是私下謁見。請求是請託。求討。拜是息。這說要保全外戚者。須是擇先生教訓他。使他由於道義。常加隆他。以恩禮。不使其阻壞我的法度。優餘他的爵祿。不使其干預我的政事。塞其私下謁見之門。絕其請託求討之路。謹其奢華侈靡之戒。長其謙卑遜讓之風。則他必由於道義。驕縱之患自然而息矣。

若夫恃恩姑息。非保全之道。恃恩則侈心肆焉。姑息則禍機蓄焉。蓄禍召亂。其患無斷。盈滿招辱。守

正獲福慎之哉。慎之哉。

這一節說不能保全外戚之弊。恃恩是倚恃恩寵。姑息是姑容寬恤。禍機是禍的機括。蓄是藏。召亂是招亂。無斷是不絕。慎是謹慎。這說為外家者。倚恃后妃恩寵。為后妃者。姑容寬恤外家。都不是使他保全善終之道。此是何故。蓋外家倚恃恩寵。則奢侈之心生。必放肆無已。后妃姑容寬恤。則禍的機括。便藏伏其中。或禍則已。招亂其為患無有斷絕時故。凡做外家的。若富貴盈滿。必招羞辱。如前呂霍氏。長孫氏之保全。可不謹哉。可不謹哉。

文恭公遺稿

卷一

十八

聖皇太后女訓直解

節儉第十二

這是章聖皇太后的女訓第十二章節是說用度當有節儉是說用度當省約蓋朝廷之上官闈之中若會節儉則天下之人都照樣節儉所繫至大所以女訓一書以節儉終焉

既有戒奢之心當推節儉之理蓋澹素養性奢靡敗德傳曰儉者聖人之寶也又曰儉德之共也儉惡之大也若一縷之帛出女工之勤不忍棄之一粒之食出農夫之勞不忍捨也

文恭公遺稿卷一

十九

這一節說所以當節儉之理奢就如今人說浪費一般共字與恭字同是敬的意思侈就是奢這說人既有戒絕奢侈之心又當推明節儉之理節儉之理如何蓋人之服食器用惟是澹素則能令人清明可以養性若奢靡侈靡必縱欲敗德古書傳內說道儉者聖人守之以為寶又說道儉是恭敬之德人能恭敬自然不放肆奢侈多是惡之大者敗家亡國都由於此可見人當儉用不可奢侈如一

縷之帛雖少也思他是女工之勤所出不忍輕棄一粒之食雖少也思他是農夫之勞所出

古者后妃補袞非四海不足以供以儉為德也大禹非飲食非萬國不足以辨以儉為聖也用之不儉暴殄天物也行之不儉奢侈相承也

這一節說節儉之事古人也曾行之袞是袞衣四海就是天下大禹是古夏王的名菲是薄的意思萬國也就是天下暴殄是棄壞天物是天生的凡物件這說道古者賢后妃自

文恭公遺稿卷一

十九

補袞衣豈為天下不能供此蓋他以儉是美德故自補袞也大禹飲食至薄豈為天下不能辦此蓋他以儉是聖人之事故薄飲食也若用度不節則是棄壞天物行不能儉則奢侈必相繼古人不肯如此

故錦繡華服不如布帛之溫也奇羞美味不若糲梁之飽也况五色壞目不必以色為美五味昏知不必以味為嘉飲食清澹自然少疚用度節儉可以延齡

這一節說奢侈不如節儉之有益華麗是彩

色鮮好滋是煖奇羞是奇異品物。概菜是粗飯五色是青黃赤白黑五味是鹹苦酸辛甘。昏知是使人昏濁不聰明疾是病延是長齡是年齒延齡就是長命。這說道錦繡衣服雖華麗好看然着之不煖到不如着布帛之煖。奇品美味雖好食然食之不飽到不如食粗飯之飽況且五色能損人目人何必好彩色五味能昏人知人何必好美味只是欲食清滯自然疾病也少用度節省不縱欲傷生自然壽命也長可見只當節儉不當奢侈。

大孝公遺稿

卷一

二十二

故締綌無散見美於周詩大練麗疏垂光於漢史款簾徐之風上以導下絕侈麗之費內以表外這一節又說古賢后也能節儉垂名後世締是細葛布給是粗葛布無散是無厭倦的意思見美是見於稱頌周詩是周時人做的詩經大練就是如今練熟絹縠與粗字一般縠是不細疏是不密垂光即是流好名的意思漢史是漢朝記事的史書導下是導引在下的人表外是表率外面人這說道周文王后妃已富貴能勤儉親自織締綌服之不厭。

以稱頌於周詩漢明帝馬后既做后循着六練裙粗疏之服所以垂光於漢史蓋在上的能敦廉儉之風方能導引天下人都廉儉宮闈之內能絕侈麗之費方能表率外面的人都不侈麗然這兩后所以能如此者蓋后妃幽閒貞靜素有賢淑之行馬后既正位中宮愈謙謹好讀書所以能知節儉之理而行之也。

是故處已不可不儉事親不可不豐誠忘不能帥氣理不足御情者又豈能持守其節儉者乎。

大孝公遺稿

卷一

二十三

這一節說人要常節儉在乎立志順理處己是養自己事親是養父母舅姑輩是厚志是心中所向處氣是一身運動的如手足會動都是氣氣便有欲帥如軍中元帥是管主理是道理情是欲帥如御馬是制伏他的意思持守是把得定這說道凡自奉衣服飲食之類不可不儉薄若養父母舅姑又不可不豐厚古人說大孝以天下養親自不可儉然人要把守這節儉常常如此便是會立此志與氣做箇主張順道理把情都制伏了方得。

若不能立志順理。悲氣與情必窮。奢極欲無所不為。便暫時會節儉。終久也縱欲。豈能把握定乎。

天地生物自有限量。人所以助天。凡物搏節愛養。不可華奢侈用。衣服飲食則在於飽暖。不在於華美肥甘。人能節儉不特人化其德。而將神明護佑。亦必有其壽矣。

這一節說人要助天節儉。天亦佑節儉之人。限量是有數的意思。搏節愛養。即是節儉。這說天地生物養人亦有限量。不得許多人所以

以助天。凡物件當用時。必須搏節。未用時。必須愛養。不可盡意。奢華侈用。如衣服只在暖。不可定要華美。飲食只在飽。不可定要肥甘。若在上的人會節儉。不但天下的人都化做節儉。且天地神明見他能助天地之物。必加保佑。使他有壽享無窮之福矣。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一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二

郊祀議

奏為遵奉 勅諭議郊祀事。臣惟禮莫重於祭。祭莫大於郊。昔者先王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凡以禮之不悖。而行之得宜也。仰惟 陛下天縱聰明。獨稟聖知。凡典禮之議。大綱細目。情文畢舉。羣臣無不嘆服。通者農桑脩並隆之典。社稷正配位之非。此又聖心獨得之見。萬世不刊之規也。禮之殘缺久矣。

臣何幸而得見復古之盛於今日耶。鼓舞歡欣。不能自已。茲者復奉 勅諭宣導。臣等議郊祀禮。蓋欲備一代之典章。故必公天下之論議。甚盛舉也。臣伏讀 聖言。惟欲盡赤心。盡已誠。以答報丁寧懇切。此豈故為紛更者。臣雖至微。願竭其愚。臣愚以為。聖諭之意。在稽古法。祖兩端而已。夫稽之古禮。天地分祭。圜丘方丘。經有明文。聖諭已及之。他如曰。燔柴於泰壇。以祭天。瘞埋於泰折。以祭地。曰。四圭有邸。以祭天。兩圭有邸。以祀地。曰。祀昊天上帝。則假人。褻而用光。祀四望山川。則用光。祭

社稷五祀則綿冕曰樂六變以祀天神八變以祭地示蓋方位既別而燔瘞圭幣冕服樂舞之屬亦皆不同無非順陰陽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類也苟合而同之則周禮果何為耶後世考禮不精師古無定或分合並行於一時或暫合暫分於繼世甲可乙否茫無適從苟襲而因之是不師周禮而師後世也此稽古之說也至於祖之當法聖有謨訓顧以分祭者皇祖始制而合祭者更定之典然行之既久難於遽改則聖諭亦已及之然聖意既決固亦有可言者夫法祖者率成憲之謂也以始之分而今欲復之則謂之率成憲亦可也孔子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今日之事聖諭謂此意聞之皇祖則皇祖在天之靈必有以佑啓陛下而欲陛下之善於繼述者此在陛下之自審非臣所敢預也此法祖之說也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迺今以先王之舊典而斷於陛下之淵衷其誰曰不宜然臣則猶欲有為陛下言者在乎行之得其宜爾斟酌舉廢一也區畫財用

文恭公遺稿卷三

二也任用得人三也斟酌舉廢者何記曰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夫曰墮而屋之固非制也但今大祀之殿神靈棲止百有餘年若欲一朝而廢之於義固有不妥於心亦有不忍臣以為殿宜存其舊於殿前後另築圓丘之壇至於方丘亦擇便地而皆規制不必其甚大齋宮不必其甚宏則既無廢舊之嫌而又有舉新之易矣此陛下之所當留意者也區畫財用者何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合於人心者也即今四方多虞邊塞有警休養猶懼重困何堪今既欲定大禮則必欲興大工役民費財勢所不免聞先蠶壇先以蘆席搭蓋殿房費亦鉅萬若諸宮並建其費不知幾百倍取諸帑藏則空虛徵諸曰方則危急而可無和時區畫之道乎臣以為宜下廷臣廣求濟用之策如臣所聞工部先年審議之費尚多積貯宜發用之他或搜之羨餘或取之便宜必求不至於徵發以困民召變而後可此陛下之所當留意者也任用得人者何傳曰廣取莫如節用節用必在得人蓋任得其人則會計必當綜理有方既無侵剋之虞而又有籌節之道

文恭公遺稿卷三

易成而財不匱不得其人反是。今試以公家興一役與民家興一役較之。其費不啻數倍。其故可知矣。臣以為宜擇廉謹才幹之臣。使任其事。而必不以匪人參之。責成專而賞罰著。則百金之資可以當千金之用。而工之成也不難矣。此陛下之所當留意者也。如是則稽古法。祖既不悖於禮之經。而施行得宜。尤有合於時之權。則是禮之制真所謂考三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者矣。將見天無不親。民無不懷。鬼神無不享。永有休閒於後世矣。伏惟陛下少加審擇。赦臣妄議之罪。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文恭公遺稿

卷二

四

進靈雪頌疏

奏為昭靈貺以禪聖德事。臣比者竊見皇上閔雪躬禱。俄頃即應。可以見天道之不遠。而人君敬天之心不可一息而或怠也。一時文學侍從之臣咸有贊述。臣愚新蒙簡拔。方切補報。因事納忠。臣之願也。豈容無言。竊惟宋臣李沆嘗集四方水旱災異之奏。以上其君。蓋人臣忠愛之心。常欲其君之不忘儆戒如此。今皇上遭災。誠懼不遑寧處。及靈雪降祥之後。尤勅羣臣勿恃勿怠。臣

有以仰見皇上儆戒不待於人言。災祥一體乎天。意視羣臣贊述之章。不啻李沆水旱之奏矣。臣復何言。然嘗思之。遇災知懼者。戒於已著。遇祥益慎者。防於未萌。已著之戒。其致力也猶易。未萌之防。其操存也甚難。臣願皇上自今伊始。恒存是心而已。爰不自揆。謹撰靈雪頌一篇。并序上獻。伏惟垂仁采納。臣愚不勝幸甚。

進靈鵲詩疏

奏為感靈應以獻愚悃事。今月初九日。伏覩鄭府所進白鵲。臣惟禮重羽物。昭聖人茂育之仁。詩詠鵲巢。著王者脩齊之化。乃今四郊甫畢。適會兩儀效靈。啓羽毛之先知。彭太早於有象。性本和匹。踰踰有來。色尤異常。皎皎無飾。蓋珍禽奇獸。非以備前燕之觀。而視儀方祥。期勿替神明之假。凡茲臣庶罔不懽忻。況在詞林。尤思獻納。謹撰詩一篇。并序。隨本進呈。願益敬慎於將來。匪直掄揚於既往。伏惟聖明少垂覽焉。臣不勝隔越祈望之至。

請復試庶吉士疏

奏為陳愚見以裨盛典事。臣愚竊見皇上念侍從缺人於輔臣。方猷夫薦舉之疏。即欣然從之。既

而輔臣李時等。臣等。有恭以考選之
奏。皇上復欣然從之。既而禮部尚書夏言。召
對西苑。欲復庶吉士之選。我。皇上復欣然從之。
且賦古詩一章。欲慎重其事。臣有以仰見。皇上
真至公如天地。畧無偏倚之心。故從善如轉圜。不
厭異同之說也。既而考選庶吉士二十二。

皇上以彌封不謹。欲令再考。蓋以此典已罕而復
行。故欲臣工已謹而益謹。諒無猜疑之心。不過慎
重之意也。迺聞輔臣等自信其無他。還回於再考。
則是。皇上有盛美。而羣臣不能將順之過也。後

文恭公遺稿

卷三

本

何辭哉。然數日輒聞報罷。則。皇上之心必有所
不安矣。夫茲舉也。皇上注意之深。瞻咨之審。不
徒為侍從文具已哉。真欲得忠謹之賢。資論思之
益。共圖久安長治之策。以遺。宗社無疆之休。其
盛舉也。而乃奉行之際。有拂我。皇上之盛心。繼
之以不行焉。此臣之所以憤激傍徨。扼腕太息。而
不能一日安者也。犬馬之誠。願為。皇上陳之。夫
今日侍從之缺。如此。將終不備已乎。臣愚知不能
也。則不求之於外。則求之於薦舉舍斯二者。

文恭公遺稿

卷二

七

而薦則臣恐有心累之也。固非廷臣果無人也。此
薦舉之所以為難也。夫進士未授官。取考為便。且
庶吉士之制。行之已久。故與不與。彼皆安之。若各
官既授職。一旦取而考焉。則必以得失為榮辱。而
行藝之士。或所不屑。何也。彼以為既職乎此。復顧
而之他。得之將有希進之嫌。而不得徒貽躁妄之
誚。此亦人情也。此考選各官之所以為難也。然則
庶吉士之選。可遂已乎。夫。國家之制。有鄉試。有
會試。有。廷試。以至吏部有身言書判之試。皆未
聞有既行復罷者。既行而復罷。是無法也。况庶吉

上之召試館閣視他試尤為鄭重者而可若是乎臣愚伏願皇上不以時廢法不以法廢人不以人廢職慨然復舉行之臣於此亦有一說焉夫庶吉士之選皇祖始制也因潤色敷貴之則在皇上也臣謂天下貢士朝廷求代天之工也則試之於奉天殿前而我皇上親策之庶吉士朝廷求文學之臣也則當試之於文華殿前而我皇上亦必親試之蓋他日皆有視草代言之責而唐宋亦有面試覆試之規此亦未為過也況在今日覆考亦宜飭新舊制也但今年進士人數既少宜令年四十以內者皆得與考後不為例其彌封必謹一如廷試之法是日考畢卷暫封貯東閣令輔臣及吏禮二部大臣亦如廷試宿於禮部次日赴東閣詳加校閱及晚封進正副卷取自上裁如此則行之既重而私自無所容閱之亦周而才必無所遺俟作養既久必取其器識文章之熟長者量留之其不知務道德而徒務文辭者則遣部屬不得列馬以崇本抑末著為定制則皇祖之貽謀皇上之脩復後先經緯可以垂諸永久而無弊矣臣職忝侍從覲茲事

文恭公遺稿

卷二

九

始末深懼咈我皇上之心展轉竊嘆不能自已故敢昧死一言伏惟留神采擇復賜施行儒臣幸甚天下幸甚

陳情疏 時陞安福知縣

奏為父病陳情事臣年三十九歲原籍浙江金華府永康縣人嘉靖八年會試中式伏遇皇上親策御批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脩感激奇逢每懷報稱嘉靖十一年十月一日迹與心違自取罪戾過蒙陛下寬鈇鉞之誅開自新之路降廣東高州府信宜縣添註典史臣驚喜過望以至感泣文恭公遺稿卷二九
即時就道赴任迨今四年寤寐天顏常如一日犬馬微忱天日臨鑒嘉靖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接到吏部文憑一道陛臣今職臣又仰見陛下器同大地不念舊惡明並日月安照覆盆益深感激誓圖補報深望闕稽首謝恩外已於九月二十四日起程前去到任十一月十七日行至江西贛州府忽得家書報臣父原籍四川按察司副使臣銓見年六十七歲於本年九月初七日忽患風疾手足顛倒生死未卜臣一時方寸迷亂涕泣頓絕臣與臣父一見然後依限赴任遂由陸路畫

夜奔走於十二月初五日到家見臣父在床。不能言。雙淚疾下。臣感觸叫號。五內崩裂。恨不能以身代之。又何忍一日離左右也。苟復忍心赴任。是不孝之子也。又豈能為效忠之臣哉。陛下亦安用之。況今憑限已迫。懼或曠官。進退兩難。狼狽失據。伏乞陛下。令侍從之舊臣。憐父子之至愛。特容臣休致。庶得調理父病。少申子情。臣非不知聖主難逢。特恩未報。且以強壯之年。非乞休之日。但係外官。雖戀闕有情。而給假無例。犬馬慊慊之私。蓋萬不得已也。伏惟陛下。矜亮臣生當墮首。死當結草。為此具本云。

文恭公遺稿

卷二

十一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二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三

疏

減虜六事疏

奏為奉旨陳議乞奮天怒激人心以建滅虜奇功事。臣惟中國之於夷狄也。猶主之於奴也。猶首之於足也。足不可以凌首。奴不可以犯主。章然明矣。今北虜敢率醜衆犯我中原。前此猶未敢深入也。自去年始迫山西太原。懼其荼毒野草。猶腥今年則復過太原矣。耀武揚旗。長驅直下。縱橫蹂躪。任其所之。如蹈無人之境。其藐視我中國可謂極矣。昔我成祖嘗奮揚天威。三掃其穴。豈知今日遽至此乎。臣竊恨之。且虜騎二十八萬。據其凶狠之性。一虜止殺一人。即不下二十八萬人也。況何止一人乎。合其人馬。五六十萬。五六人馬破一家。即不下十萬家也。況何止一家乎。我國朝一因之失。猶是積聚一財之費。尚更稽察誠重天之靈也。國之命也。茲欲殲虜。乃見成賊我生靈若刈草菅。暴殄我財物。若膏血。上累數百年愛養培植之民物。而一旦付之豺狼犬羊之毀壞。臣竊痛之。臣聞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君之任臣。以代天也。

是故恤民饑寒救民疾苦其在平時猶宜汲汲不暇此何時也聞太原且受困苦若孤豕在園羣虎咆哮而四繞之即今雖報稍退尚未出關戎馬所經亦靡有孑遺矣士女啗為魚肉官室化為煙塵念之傷心書之墮淚此誠上下汲汲遑遑食不甘味卧不安寢之時也昔周禮邦有大故則不舉又以吊禮哀禍裁以恤禮哀寇亂憫之至也乃今如何臣惟皇上意嚮所加而天下動叱咤所及而風雷生旬日以來伏觀所上邊奏頃刻即行不惜調發之頻繁重憫丁璋之死戰聞者無不感激而

文恭公遺稿 卷三 主

墮涕潸然臣竊恐所調遣者皆不敢近賊所給發者亦徒勞費是不過應策之常規而非滅虜之至計也倒懸之急誰其解之雖非置山西於度外亦坐視北虜於腹中而已矣夫人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今皇上則人也父也山西之民日呼天而呼父者不知其幾矣皇上忍聞之乎昔在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今慈惠虜其罪且浮審受矣臣願皇上赫然大怒汗四方命將出師令文武羣臣皆懷一德此舉破常調以用人勵焦勞以集軍真與此虜不共戴天誓必滅此而後朝食將見

聞風而忠勇者至智謀者集義氣鼓而天下一心先聲揚而百首破膽舉我中原之全師圍彼數萬之小醜是亦泰山之壓卵爾將使全虜盡沒而隻騎不返以滌刷我已已之耻以發舒我華夏之氣不亦壯哉萬一此虜今年得志而歸則來年猖獗當又益甚犬羊之性愈縱愈驕則我中國之禍日慘日酷此固必然之勢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昔人請以三尺組北繫單于頸一丸泥西封函谷關今誦其言猶有生氣堂堂天朝寧無若人哉臣職列兵屬憤懣不任况奉明旨敕條陳六事上

文恭公遺稿 卷三 主

贊 廟謨儻可承擇即 賜施行生靈幸甚 社稷幸甚

一曰聲虜罪以激人心臣聞古昔帝王將討叛而誅逆必誓師以聲罪征苗之誓于甘之誓是也我太祖之北伐也亦羽檄先馳義正辭嚴人心響應微有助焉今連虜世為邊患邊人恨入骨髓茲復大舉入寇荼毒傷殘此其罪惡滔天神人之所共怒天下之所共憤也惟我皇上無迅掃誅滅之志則吾人固飲恨以死矣 皇上誠

恭行天討 大詰四方列其罪狀數其矜
 惡必欲殄滅而廓清之則河北山陝諸路
 之官民將感激涕泣以為今而後得反之
 也誰不荷戈響應羸糧景從而快其復讐
 之志哉兵出無名事故不成說以犯難民
 意其死三軍之士將不戰而氣自倍矣
 二曰隆殊禮以延名將臣聞何代不生才何
 才不樂用顧招徠鼓舞之者何如爾無事
 築而豪傑至伯樂生而駿驥名誠未聞
 才於異代求良於絕域也今之名將誠亦
 罕矣然安知無隱於蓬蒿遇於江湖沉於
 下僚積於歲月者乎或拘之以資格絕之
 以苛制而不能盡其才乎欲建非常之功
 必賴非常之才欲致非常之才必隆非常
 之禮 皇上誠漢太令魏舒於四方曰有
 能滅虜者吾列爵而侯之而先崇壇以授
 之重權以寵之殊賞以勞之事之以心腹
 焉要之以明信焉如此而將才不得忠義
 不奮日不信也將得而兵可強兵強而虜
 可滅矣

三曰權兵食以濟時艱臣惟古者寓兵於農
 平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之民有事則為
 伍兩卒旅師軍之衆田野倉庾之積蓄即
 征行士馬之芻糧制甚善也自兵農之制
 分而兵食之匱久矣今日凡隸於行伍者
 皆不識戰陳之兵也運於舟車者特僅支
 承平之食也持此以禦敵適足以劇虎牙
 爾故臣竊恐調發皆無益也夫天下之民
 皆 皇上之兵也天下之財皆 皇上之
 糧也患無為感激號召之國誠傳檄畿輔
 山陝河南諸路示以急難之義激以靖寇
 之忠令守土之臣各倡義兵募精銳勇悍
 之夫給倉廩府庫之食家自為戰人自為
 防而皆統於大將事寧之日秩勞而還各
 復其故則天下皆兵郡縣皆食而虜不足
 滅矣
 四曰明賞罰以作士氣臣聞漢世爵非賞
 罰不行勸善懲惡非賞罰不立故曰賞罰
 者人主馭世之大權也漢得矣兵食足
 矣而賞罰不明欲其成功不可得也遼

往事莫可追已。議者率以爲悍卒之驕橫功罪之未孚。此人心之所以不平。而英豪之所以解體也。臣請速布詔令。與民更始。自今有功必賞。賞不以疏賤而遺有罪必罰。罰不以豪橫而貸。較若畫一。信如四時。煦則如春。陽震則如雷霆。則願垂休光於竹帛者。孰不出萬死以策勳。臨危機於戰陳者。其肯甘退縮以抵罪哉。是故賞罰明而士氣作。士氣作而虜可滅矣。

文恭公遺稿

卷三

六

五曰招脅從以攜賊黨。臣聞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強。今之遼虜聚而不分。此其鋒誠未可與爭也。故當先設法攜散之。聞其黨多我中國人。方其去時不陷於搶擄。則迫於逃亡。而非其樂也。今雖同入寇也。必猶知言語焉。請亟布令。凡我中國人皆脅從。不得已也。其勿殺。有能歸降者。即復其土田。完其室廬。給之婦女。且先給帖以示其可信。又今有能訪至一人者。賞加首級一等。則人孰不樂我中國之生而甘心沙漠之外哉。復廣募間諜之士。不惜金帛之費。

使如陳平之間楚。馬則其黨必攜。黨攜則與不聚。然後可圖也。且或用此輩以收虜。則又事半而功倍矣。

文恭公遺稿

卷三

七

六曰乘危懼以防未然。臣聞有備無患。事豫則立。政之理也。物極則反。勢窮則變。治之幾也。我國家邊備廢弛。至今極矣。今乃猶不反變。豈知其所終乎。傳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自今畜之。猶或可及。臣愚請自今日乘危懼之心。圖善後之計。九邊諸鎮悉加綜理。以五年爲期。竭天下之財以從事。殫天下之力以有爲。自選將練兵及繕墩葺堡。凡百區畫得人。若理家事。無弊不革。無利不興。則邊城有金湯之固。胡人絕窺伺之心。以一時之患。易百世之安。是亦多難殷憂之助也。且使後人蒙福者。咸仰大聖作爲。出於尋常萬萬。豈不偉哉。若曰賊至則備。賊去則怠。因循苟安。猶今視昔。竊恐此虜之患。年甚一年。噬臍之悔。後將何及。伏惟皇上軫念。

禦邊四事疏

奏為請決大幾以定大業事。曩者臣憤北虜之逆，嘗三上疏，未獲施行。今年虜患益熾，臣計莫知所出。然寢寐懷憂，仰屋竊嘆，而不能一日忘也。昨該本部具題奉 聖旨着各衙門如有禦邊事宜，各另悉心具奏。於是臣復感奮而思吐其未竟之說，以畢其葵藿之誠焉。臣聞抱憤者無舒容屑懇者無緩辭，勢亟而情迫也。今日之勢亦甚亟矣。四十年以來虜入山西，蠶食之勢日以廣，屠掠之毒日以慘。三尺之童咸知明年必更深入，河南畿輔將有剥膚之患也。則何以待之？夫中國夷狄自古相為盛衰。至趙宋而極矣。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趙宋則吾之鑒也。今誠以為鑒而懲之，圖之早待之豫，則小懲而大戒，一統之盛可長保矣。不以為鑒而玩之，圖之不早，待之不豫，則小玩而大遺。今日之盛或亦難恃矣。然則此數年者實天下安危之大幾也。而可不決之於早耶？臣愚無他奇謀異計，可上陳也。亦惟欲銳志理財，用人定議而已。此四者人亦嘗言之矣。而臣則欲奮發以從事也。向也今日之事財用為先，得人為要是故理財用人斷乎不可易也。然非始之以銳志繼之以定議

則雖曰理財財不可得而理也。雖曰用人人不得而用也。臣請究言之。臣所謂銳志者何也？古帝王建事詢謀，必先定。宋儒程顥亦曰：若志定而天下之治成。伏願 皇上大內咨謀，恒先邊事。聖諭屢歷，惕若惻然。我 皇上之志不可謂不銳矣。顧今之邊患迥異尋常。而中外人心望救於水火之中者甚切也。自非天威震動，綸音渙發，以明示天下之趨嚮，以與天下立命，則四方萬里之遙或猶未能悉。朝廷之德意也。臣愚尤願 皇上赫然斯怒，傷西藩千里州縣殘廢間井丘墟，白骨載屍，冤魂塞宇。以此虜不共戴天也。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特遣行人分下山西諸郡縣，以吊遺黎之疾苦，以慰冤愁於冥漠。以聲逆虜滔天之罪，以涉將士雪耻之忠。尤復布告天下戮力一心，翼戴王畿，誓清邊徼。將見生者有所矜，死者無所憾。忠義之士感奮而興智謀慷慨者或如李廣之願死戰以守，則固以戰則克。以吾天下全盛之力，禦此窮荒有限之虜，雖窮迫於狼望之北，勒銘於燕然之巔，直易易爾又何至

太子無謀駢跪就戮若此數年之大怯為逆者之所輕眇而笑侮哉是故臣願皇上之於發以志也銳志以建事則莫先於理財臣所謂理財何也臣聞非常之患非循常之所能救也傳曰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天下安危之所繫而不舉天下之財力以從事臣不知其可也譬之小民平居無事以財為命節縮奇贏錙銖必惜一旦有急則雖傾貲亦不吝矣何也患難切身而財猶外物也豈以天下之謀而反輕於一夫之計耶今救目前之患則兵糧為急為久遠之計則脩繕為要此二者財用之需何紀極也聞邊軍日不聊生皆危然而病矣馬皆玄黃而瘠矣弓矢戈甲皆朽敝且不堪提挈矣而何以利用乎人馬一枋額稱三千調遣征備動曰幾枝其實有馬者僅一千爾遇征發則其二千皆徒行從後走且僵踣矣而何以禦敵乎此胡可以不補給也賊禦之門外猶易為力禦之堂奧實難為功今邊牆蕩然虜騎突來良平無所施其智貴賁無所施其勇矣此胡可以不脩築也是故無財用是無人馬也是無邊牆也

原實與虜共也虜獨奚為而不至乎古之稱名將者貴其謀勇今之為將帥者則貴其敢死何也既無所恃則暴虎馮河而其勢不得不死也當此時而為將帥不亦難乎故曰今日之事財用為急臣愚請掄選心計忠實之臣數十輩授以方畧親詣各邊相度查理某邊如何而脩該費若干某處該補軍若干補馬若干糧料若干器械之費若干合諸邊之費總計若干於是視費以為欵量出以為入計戶工二部太僕之所儲足充幾何計天下之鹽課之權稅足充幾何計順天開納之儲及各布政司府錢糧之蓄足充幾何其猶未足也則臣謂天下之富聚於京師請令輸銀千兩以上者或授以指揮或表其門閭其猶未足也則請勸借天下之富民或授官表宅亦視京師焉又不得已則視殷阜之地而量令其助役亦不為過務足原擬之數期以數年底績之後而復其常將見詔令既下人將響應而又復諸邊屯田之舊以盡地利復國初鹽法之舊以來商人則財用無不足矣或曰今民困甚矣借民不以過乎臣則曰比虜之患天下之憂也除其財與亡其身也況君父之急

人心所同大學所謂未上好仁而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正今日之謂矣。是故臣於理財不欲小小補塞。若污糞土之墻隨壞而隨脩。寧易以執石之資一勞而永逸也。夫財既足然後經濟有資而人可得而用矣。臣所謂用人亦有說也。夫天下未嘗無才也。語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激而後勸。中人之性也。一韓信也。籍視之衆人。不過為亡卒。漢高登之大將竟感項而誅秦。信非前愚而後智。前怯而後勇也。御之不同。爾今誠令於天下曰。凡能滅虜

文恭公遺稿

卷二

注

者。子之十萬金。封之列侯。無愛焉。則奇傑者出矣。他日之奇傑。即今日之未嘗物色者也。而又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誰肯就刑而避賞也。然臣尤有說焉。夫今日之用人不可獨委之本兵。猶理財不可獨委之戶部也。譬之理家無事之日。酬酢交際各循其常。士農工商各執其業。一遇寇侮。則百務並廢。大小一心。咸以禦侮為事。必濟於艱而後已。今理天下何獨不然。臣謂宜令中外百司庶府咸乘時圖幾。秉德明恤。其中素懷經濟。忠誠勤恪者。各許其長。辟舉或會薦。必得數百人。隨才器使。各效

其能。而又不限以類。凡善謀猷長騎射者。許其自獻。聽用若越勾踐之返國也。君臣上下聚精會神。卧薪嘗膽。復讎之外。無他圖焉。則急務專一。萃衆畢舉。虜不足滅矣。夫財有所資。人有所恃。笑而臣尤欲定議。何也。臣聞難得而易失者。幾也。難成而易敗者。功也。事幾所會。功業壅成之際。天下人心方爾屬望。而廟堂之上。一或撓焉。則大事去矣。凡以持議之不堅也。若郭子儀之在唐。為朝恩元振之譏。屢起屢廢。而唐難終不能平。李綱岳飛之在宋。大敵幾就禽矣。然或罷以謝金人。或逮之

文恭公遺稿

卷二

注

班師而宋室卒蹈偏安之禍。此忠臣義士所以至今扼腕憤嘆而不平者也。然則人才非用之難也。信之難也。謀議非行之難也。持之難也。頃者若總制大臣方設而隨罷。中外駭愕。莫知其由。及旁既入。始知皇議復亦已晚矣。且事必酌宜。兵難過度。往見制撫諸臣論奏。廷臣從中或懸斷異同。此何異於醫對病之藥。而欲更其方以為智也。臣願自今。處置既定。終始不移。及志所安。勿逆利害。呼呶之際。無妄生異議。以惑人心。成敗未覩之前。無輕肆論劾。以阻士氣。隆開外之寄。寬文法之

總有所請也。必若拯溺救焚以應之。雖小挫也。不
益兵給餉以援之。必使其伸縮進退。莫之掣肘。而
後可以責其成功。三軍之寄萬民之命。惟閣外是
聽。而吾何所與於其間。吾惟期於靖寇安邊而已。
矣。使昔唐宋之持議者。而出於是。則彼子儀李岳
胡為而不成功哉。無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
臣之所大願也。蓋銳志於始。定議於終。而理財用
人。斯有成績焉。大幾于焉。而決大業于焉。而定生
靈永無塗炭之憂。而宗社鞏於磐石之固。何其
盛哉。然此實今日之消易致也。思昔宋之天下自
文恭公道簡卷三
河以北。大半非宋有也。而又契丹橫行。元昊竊據。
女直繼興。敵國四面。兵力寡弱。而韓范張劉諸臣
猶能折衝保障。乘勝挫賊。遠至南渡。自淮以北。又
復非宋有也。區區宋而兵力愈屈矣。其臣猶銳意
恢復。屢建奇功。使其上下一心。則宋鼎可以不商
而南遷。可以不覆也。今我國家一統全盛。自古
所無。而又過中興之會。我皇上大有為之當
此財力富強之際。而臣工乃不能禦此一隅之虞。
不將為宋臣所笑耶。過此以往。虜勢日熾。唐日
廣。吾力日弱。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不

可昧。時不可失。是故臣不勝感激。懇願拊膺。而願
我皇上之大誥天下。奮發於是舉也。若臣言之
所未及。欲用車以備捍禦。欲更舟以通漕運。則臣
前疏已悉之。該部亦嘗看議而未之行。爾昔卞和
抱璞而獻之楚。王弗售。至兩刖其足。而獻猶不已。
後果得璧。夫璞無關於理亂也。和猶不忍棄。則其
足是罪之也。和且避。今臣進言於安危之際。且
未嘗獲罪。奈何遂甘心卷舌而為和之罪人乎。伏
惟皇上鑒臣抱璞之志。勅下該部查臣原疏。
併議施行。則臣芻蕘之言。雖不敢擬於和氏之璧。
而皇上之寶土地人民。則過於楚王萬萬矣。臣
無任迫切祈望。戰兢待罪之至。
車戰事宜疏
奏為乞稽古今成法。以備戰守事。臣竊惟今日之
事。莫大於邊防。二年之間。屢奉聖諭。憂思慮患。
惻若惻癩。聞者莫不感動。昨復奉旨行取都督
魯經軍門聽用。以為先事之備。聞者又莫不嘖嘖
稱相吉曰。我皇上深居九重。而念切邊陲。如此
吾屬今年可無憂矣。然臣猶有慮焉。通者集議。邊
事凡兵食諸策。皆已詳盡。獨捍衛一事。猶未之及。

臣恐兵食雖足士馬雖強而勝陣終不能當虜衝
亦徒勞而無功也何也蓋虜將接戰必先馳騎奔
衝衝動則進不動復退其勁悍悍疾之狀人見之
而辟易腥膻穢羯之氣馬聞之而噴縮我軍之勢
既已披靡虜然後虎翼而進則我軍不得試一技
而束手為戮矣則我之不利常由於不能當虜之
衝也然則捍衛非所當先講者乎今之捍衛惟恃
千楯人馬蹂踐于楯何在乎臣於去年正月嘗上
疏請用車為捍聯以鉤環其上置器械士馬皆擁
車後則虜不敢衝亦無恐而砲拾弩且惟恐
文恭公遺稿 卷三 十三
可施左右夾攻亦相機可動萬一不利馳歸亦有
營宅可依夜則旋繞於外守在是戰在是營亦在
是一器而三利焉不易之制也雖蒙者議未竟旋
行遂使古今百試百驗之法當此邊防如焚如溺
之時而不得一試以坐觀其敵及其敵也則又東
西委咎竟末如之何而已寧不令人抱憤發狂而
欲為違人大慟也哉故臣拊膺激切不忍不言然
無微不信恐復無益輒敢歷稽古今成法以明車
之必可用虜之必可禦誠不忍坐視車之受詆而
終以虜為難制也惟 皇上垂察焉臣竄考之三

代以前見於經傳者如曰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尹
吉甫之伐玁狁也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方叔之
征蠻荆也曰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亦玁
狁之故也玁狁即今北虜也三代以後載諸史冊
者若漢衛青擊匈奴用武剛車為營晉馬隆擊鮮
卑山隘為偏廂車地廣為鹿角車轉戰無前魏太
武北征柔然車十五萬兩邊度大漠柔然怖畏不
復敢南向唐馬燧為河東節度使為戰車冒以狻
猊象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陣宋宗澤嘗脩
戰車千二百乘以禦金人匈奴柔然金人皆北虜
文恭公遺稿 卷三 十三
也禦虜易嘗不用車乎昔武王問於太公曰車與
騎步所當幾何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
陣要強敵遮北走也宋陳祥道曰古之用兵險野
人為主用車而主人也易野車為主用人而主車
也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
有所託兵械衣糧有所齎真宗時困於契丹吳淑
請復古車戰之法曰匈奴所長者騎兵也苟非連
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戰之用車一陣
之鎧甲也可以行止為營陣賊至則歛兵拊車以
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恃此為所向

之地入則以此為所居之宅故人心不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皆言禦敵之不可無車也而淑之言尤為痛快若為今日而發也車曷為而不可用乎此往古之可稽者也臣敢考我朝成化年間總督宣大軍務尚書余子俊奏議內一疏專請成造戰車大畧謂自古命將出師禁暴誅亂非車不可今承平已久正統十四年歲成化十九年大同失利振鐸底武正在此時天順年間守西安曾鐸車料送至寧夏用無不利至今賴之今大同宣府地方門庭寇車戰為宜大

文恭公遺稿

卷三

文

以萬人為一軍戰車五百餘兩每兩用步軍十人駕機行則縱以為陣止則橫以為營營車空闕或以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別處伏兵亦以鹿角柞如車自衛若虜對壘相持日久則隨處伏兵或首過或尾擊取便策應運無足之策策不顧之焉此係億萬年簡易守邊一策而其開具式樣圖本於後又有椿繩式樣亦為伏兵據險而設爾近年總制尚書劉天和亦請用車車柞相間二式見年工部見者翕然以為可用今宣大猶昔也總制尚書也而車之用獨不

可知昔乎此又當今之可稽者也由是觀之古人凡戰皆用車也而於虜為急今用車非必戰也而於守為要平沙曠野漫無憑依絕壘孤屯懼心生矣虜復雄奔誰能禦之誠得車為營衛則在在皆連城縱不能收必勝之功亦可以為自全之計此事理之甚明者也在全聲援四集虜必可滅古今明效不可誣已不然雖將如孫吳士如賁育恐終不足以當狡虜奮勇之衝而徒為暴虎馮河之悔無益也且禦虜而可無車則古人固當弗為矣奚其必出於是也伏望皇上俯垂究度勅

文恭公遺稿

卷三

文

下該部議定車式行令總制等官凡隘口把截及平地劄營處務要仰體聖心先時預備或有緊急暫買民間小車脩改一面晝夜製造則兵糧既裕於往日而捍衛尤出於萬全今年或可無長驅之患將來遂可收掃蕩之功何其快哉或謂車便廣野不便險隘臣則曰兵法易野險野易戰險戰皆用車也特其法少異爾或疑車畏焚臣則曰夫舟豈不畏溺也而未嘗廢舟也在吾有以防之爾或又疑虜之入常乘吾所不守車將安施臣則謂門之外或有所不守也關之內吾所必守也不守

而不能禦守而必禦其入也能得志乎或又疑幸
或不足擇臣聞前年山西警報廣將追井陘官軍
莫能制至洪善鎮鄉民倉皇盡砍棗枝布地虜騎
遂不能進因而北遁然則凡物皆可捍也而况於
車乎其必可禦而不足疑也又引矣臣故曰車之
禦虜也猶對病之藥也而古今所重則皆經驗之
方也棄而不用病可瘳乎臣備員車駕每念及此
輒復不寧况聖諭惓惓苟可少裨臣何忍默伏
願聖慈矜臣之誠宥臣之罪行臣之言臣愚何
幸臣無任悚息祈望之至

奏為自陳不職乞

應 詔自陳疏

奏為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昭考察事臣由嘉
靖八年進士 欽除翰林院編脩歷陞今職於嘉
靖二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到任適遇京官六年考
察方畢臣雖後至例應自陳臣惟太學賢士所關
除酒師道攸繁如臣寡昧實非其人學未足以潤
身教安能以成物使不自揆必至曠官伏望
聖明將臣放歸別選儒碩以充茲任則進退行藏
之地無往非大造曲成之恩矣臣不勝感戴祈望
悚息隕越之至

給假疏

奏為陳情乞 恩容令給假事臣聞義不後君去
之移也仁不遺親忠之基也蓋忠孝一道也臣子
一心也臣父先臣銓原任四川按察司副使嘉靖
十六年病故臣時由南京回籍 駕司員外郎守
制回籍卜地安葬後堪輿家往往以為不吉當遷
臣母懷不安徒以身縻官守勢莫能及既而家難
頻仍子連喪臣時又以車駕郎中蒙憐廣東提
督學政劉公啓行在途亦非不 積成疾上疏
乞休未蒙 俞允又蒙附撥今職 亦隨時赴任
自顧力小任重夙夜勉勵然每念及先墓未
葬諸喪不舉老母在家衰病侵迫方寸即亂寢食
不寧臣之為子如此後何以言考也臣欲陳情絲
綆則以謬叨正官恐妨 事微乞歸田里則念遭
逢 聖主耻甘隱居故每拊心傍徨踟躕中止
之情事亦可悲已於本年 月 日伏祝
報款蒙 聖恩不以臣素無狀改國子監祭酒
臣不勝感激以至頃深竊念前任既離後任未赴
此臣可以少遂私情之日也失此不顧圖歸 期
上慈日深必成積瘕有 如此又安望其忠乎用

是敢瀝血誠上千天聽伏望 皇上察臣俯仰之悲憐臣荼蓼之集容令乘便給假回籍以申孝忱隨當依限赴任勉摠忠悃則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存歿均被而臣父子銜結之報幽明弗諼矣臣不勝戰懼顛越待罪祈望之至

乞太恭人卹典疏

奏為陳情比例懇乞 天恩賜祭以光泉壤事臣浙江金華府永康縣人由嘉靖八年進士歷陞今職嘉靖二十四年四月內到任臣父先臣銓原任四川按察司副使以臣先任翰林編脩封中憲大夫

文恭公遺稿

卷三

十五

夫母趙氏先封孺人加封恭人母年七十有五不幸於嘉靖二十六年十月三十日在家病故臣悲母以年老不能就臣之養而臣以守官不能送母之終此臣之至痛而所以自解者也臣伏觀大明會典內一款凡兩京四品文官父母曾授本等封者 賜祭一壇欽此臣不勝感激泣竊欲覲望復查得某年某官某為其故乞 恩賜祭俱蒙 欽允臣與某某事體相同伏望 皇上推達孝之心普同仁之澤使臣母亦得與例則臣雖不及送終而自慰臣母即無以為望而可以順目矣臣

未死之年皆感激國報之日也臣分當匍匐請闕緣遵例守制不敢越離瀝血陳情無任哀切為此具本云

守宣武門條陳三事疏

奏為仰體 聖心俯效愚忱以廣 聖恩事臣旬日以來伏見 皇上軫念軍民真如赤子慮城中之米貴也發太倉以濟糴憫軍士之饑餒也製麵餅以充餉憂軍士之疾病也遣太醫以劑藥六師萬姓感激 天恩不啻投醪挾纊鼓舞呼人和既得金湯益固真不戰而氣自倍矣顧臣彈思悉

文恭公遺稿

卷三

十五

慮猶或有 聖心之所已及而未發者復敢為皇上對揚之一曰卹胥殘臣聞東西北城外村落居民及各馬房等處昨遭零賊屠掠焚燒死者多未掩埋生者或無糧粥兵燹所經凄涼可想臣愚欲乞遣官分投親詣各地方勘驗人為墓塋賑給其蕩無棲止者或量助苦蓋至於闕廂居民移入城者近日稍稍復出但其中多貧窶遷徙益困未償雖無錢可糴臣愚請於所發五萬石中破一二萬賑給或為糶粥糴濟則澤及枯骨仁履疲氓中外感孚邦本益固矣二曰慎擒捕臣伏見懸賞

令下地方官軍人等率乘時觀覲多有妄捕以希
陞賞臣守宣武門時見喧嚷而入有撫靈武關哨
探軍人以為賊者有捕西山做工及驚伏草野以
為賊者臣面審之一無證據又送巡城等官嚴審
無異隨即釋放然皆捆縛狼狽使再稽緩即不誅
戮終死因圖以臣一門推之他門可知也臣願
下令今後凡擒賊得實者重賞誣妄者必罪則人
不敢貪功以害人而我皇上惻懷恤民之仁四
達而不悖矣三曰紆民兵今城上守梁盡括城中
居民已經旬日晝夜戒嚴頗皆疲倦雖給行糧亦
費月器械旗幟燈燭紙張皆所不免貧者弗堪
今幸房勢已退捷音日聞僉議軍尚未可解民
兵悉數冊籍俱定借令暫散登時可集臣愚欲及
此時暫令上下皆休其諸器械費用悉更官給一
無所擾止役其身則天恩益以浩蕩人心盡以
欣悅而赴赴之武夫皆天朝之干城矣如蒙乞
再勅下該部詳議儘可采納亟賜施行臣民
幸甚臣無任悚懼無任願望以防守不敢擅離
為此具本云

議睦妃瑩疏

竊為傳奉事臣於本月二十日奉欽命會官前
詣金山相擇睦妃何氏墳地已該臣等會同具題
復命但臣猶有愚見昨會本中難以悉言今思
終於不言是自欺也臣不敢也臣伏見金山一帶
約長三里中間新舊陵墓約計二十餘處支障
高下封塋殆徧昨經審擇似更無餘臣查得先年
英廟妃墳一所共十七位憲廟妃墳一所共十
三位當時地尚有餘不嫌同附去年宜妃包氏靜
妃陳氏逝欽奉聖諭昨二妃相近而逝可同一
地為墓我憲宗諸妃皆同處者且省民力一分
是為同藏之便皇上已有成命矣昨所擇地一處
切在二妃墳左臣見本墳墳域甚廣左右可容見
今工作未完并附睦妃充便况體魄所藏神靈依
附懸處孤寂亦或未安又况去秋虜警上軫宸
衷若使北域仍舊守者增新人衆力多亦可防禦
蓋臣反覆思之如此則於地為宜於靈為妥於守
為易一舉而三便焉故臣不敢不為皇上明言
伏望皇上鑒臣勿欺宥臣妄瀆特賜裁定永
示遵行臣愚幸甚臣無任悚懼惟祈望之至

便宜賑濟疏

乞為乞從便宜以廣賑濟事臣惟 皇上身居九重慮周萬方一遇水旱饑饉即議蠲發賑貸久垂元元惻乎至矣即今直隸河南山東徐邳淮鳳等處方數千里水災異常民不聊生饑饉流離盈室載道雖屢經言官以賑卹部題覆然未見持議歸一未聞旦夕 也夫方數千里枵腹待哺辟諸救焚拯溺此 也歷今冬至明春時尚遠也而不亟為之所是故臣有憂也臣惟今日內帑不必發也大臣不必遣也臣聞救荒莫便于近其人莫不便乎拘以常格亦惟隨地制財因時設法而已臣愚欲於兩直隸二省各遣行人齎詔諭宣布 德意慰拊顛連飭令各州縣官宣力彈慮自為賑給聽其便宜處置凡官帑公廩贖納勸借苟可以濟民者一不限制如近日戶部申明開納事例亦暫許本地上納依期而止當此之時富民之財恐亦無幾若隨其所有粟麥黍菽之積可救饑者皆得輸官計直視其例之相合官為請部劄而授之彼方虞人攘奪樂從者衆是非獨救饑抑可止盜也一例之應而數千百人活焉視輸之他川利益孰多也且令之於一縣易知也四境災

患輕重不同今得以劑量其緩急而先後之多寡之其核實也精而其施惠也均視受命於撫按行一切之法利害相懸也故臣以為從便宜便臣又惟今日兩直隸二省之民其靜也則百萬之性命關焉其動也則地方之安危繫焉勢莫有急於此者也宜令自撫按以下凡諸常事悉暫停輟一意賑卹督責諸守令夙夜從事真如父母之於赤子救其疾苦必求其濟如有智慮不及者亦隨其盡力所謂救一分得一分仍各造冊登記全活之數定為等則以課殿最以憑黜陟而撫按守巡之賢否亦是稽焉則數千里困急之民咸獲更生而銷未形之變寢不測之謀以益擴我 皇上愛民之至仁或未必無少裨矣如蒙 勅下該部再加酌議 上請 賜施行蒼生幸甚 宗社幸甚

改南辭 朝疏

奏為辭謝 闕廷不勝感激瞻戀事臣悚懼悚懼頓首頓首竊念臣一介書生粗知 嘉靖八年三年七月內復蒙 皇上簡擢撰文供奉 左右叨受 聖恩日益隆重顧臣性愚才劣有孤任使

以致愆謬日深罪當誅殛乃蒙 皇上曲賜優容
不加竄斥特調南官俾臣猶可自新圖報將來此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父鞠母育之仁也此臣所為
不勝感激以至顛隕流涕雖誓盡瘁終身而猶不
足以圖報於萬一者也承 命以來瞻望 闕廷
徬徨躑躅欲去不忍措躬無地今當報名辭行不
勝戀慕涕泗之情此如人子之於父母平時在膝
下初不知別之為難也及至別離則涕泗躊躇莫
知所云臣今日之情何以異於是臣今行矣伏願
聖情日豫 聖壽日增 九重長享安靜和平之
福以慰天下臣民仰戴之心 宗社幸甚四海幸
甚

宋恭公遺稿

卷三

二十八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三

卷之四

賀瑞表

茲者西苑 帝田產瑞穀一百一五本鄭府宗人
奏進穀八十本欽蒙 皇上告獻 祖廟禮成臣
等誠惟誠忭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陽德登豐
集 九重之慶瑞禾獻瑞駢臻 萬壽之徵昭至
治之聲香顯神明之幽贊庥庶宇宙嘉謐臣等
惟 皇上玄德今天弘仁育物宵衣旰食細熙經
國之心春風化雨隆重勤民之典是以二極凝和
九重申眷 御苑協嘉生之瑞燕封呈丕應之符
三粒金稗資舜田而權秀連岐合穎同唐國以歸
禾矧當靈誕之期道觀瑞禎之炳永俾載穀知保
定之自天廣被咸和信栽培之有日蓋一本三莖
合天地人而歸於一敬百穗萬寶聚福祿壽而會
為百祥此神啓之殊禎 聖德之明驗也臣等叨
聯侍從無補論思執簡書大有之年屢編禾瑞頌
德詠幽風之什三歎庶徵祝 萬壽以無疆戴
一人之有慶伏願堯仁益廣綏邦域以屢豐義歷
昌 冀山河於永固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鼓

淨惟忤之至

賀長至表

伏以旭日迎長 天心見一陽之來復玄雲紀瑞
帝德合萬物以同亨爰脩亞歲之儀誕布先春之
令臣工胥慶海宇均惟恭惟 皇上德妙淵微道
隆遠穆至誠無息精極格于上玄明作有功謀烈
光乎 二祖兩儀位而羣生植五氣布而四時行
茲逢周月之開天適觀堯星之正昴黃鍾律應陽
初動於地中玉管灰飛氣已升於子半占 九重
之瑞瑞壽到形庭喜一脈之微和紫輦禁將開

文恭公遺稿 卷四

二

關而息旅先育物以對時發榮太倉大賚而流移
畫無鑄錢寶局定制而泉府遂遵治定功成肆升
中而饗 帝禮明樂備益熙哉以惠時蓋真得億
兆之惟心而昭受百神之景貺也臣等忻逢盛際
忝列清班思宮線之新增愧歲才無資於補衮念
璿璣之始運慙管見莫助於窺天情倍切於嵩呼
心敢忘於芹獻伏願道隨陽長德與日新景命歲
臨御離明而久照 聖躬天保紀範建以同行至
治難名九叙歌而風行萬國太平可象重城建而
在四夷山等無任欣躍祝頌之至

賀瑞雪表

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初四日欽惟 皇上以雪
祥應念但尺瑞猶慳願 帝德誠為民請命今十
六日瑞雪大降郊圻盈積天從 聖願人感神功
臣等不勝惟忤謹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 聖人
體道先天而天弗違 帝力通玄享神而神受職
玉音初應同雲即興丹誠始虔普天咸應六出飛
霰光映三陽亨動三登呈瑞潛滋萬物萌舒慶入
九年澤均禹甸仰惟 皇上念切蒸民仁周品彙
默軫三冬之冷夙祈五穀之豐始願期於終完初
文恭公遺稿 卷四

主

賀長至表

伏以履長納慶 萬壽之隆昌亞歲迎祥肇一
九之亨復縱金飛以應律瑞臺衛正於建子

九重捧日同謁舜旦之光華五色書雲共戴堯天之
浩蕩四方交泰千載昌期恭惟 皇上道高百
聖功配兩儀乾剛特獨斷之權萬幾是總離照炳
至明之用百度惟貞重玄感格於精裡兆庶真安
於敷錫對時育物歷三紀而治久化成應運繼天
嗣 九聖而宇寧氣協是以三靈薦祉百順蒙庥
居象魏而八方咸和豈特陽回燕谷垂衣裳而四
極不應詎云數會玄明贊陽滯於登金布陰行於
薦樂芳雲颺履升聞至德之馨柔嘉迎養祇翼收
涼之惠祥光永照淑氣回新茲啓昌辰載逢令節
文恭公遺稿 卷四 四
天開於子月當周正之初昂見於南時授殷冬之
候玩羲爻而閑旅肆樂寢兵順月令以調元踐長
進履敬一受神明之祐靜專見天地之心日行黃
道漸瞻 龍馭之中慶集 紫宸茂介龜疇之備
臣身逢熙盛恩戴生成叨陪閣閣之班願罄華封
之祝伏願好生之德與元化同流證道之功與初
陽並長自復而臨而泰由三十三載而億萬斯年
無王與帝與皇當五百餘年而千聖道備永建中
和之祚彌昌光大之禧臣無任欣躍祝頌之至
謝 賜帝社稷昨表

伏以祈年占協禁祀收稼穡之功報祀禮稱瑤壇
濟茲芬之祝矧當天賜穀祥之令更何人稱
太恭公遺稿 卷四 五
聖壽之期臣等愧駭奔之無功感鴻休之有慶
一人弘即田之慶而百辟竊受釐之榮伏願 帝
廟常盈普天下而永年華育 皇仁丕帛合萬姓
而樂利蒙休 等不勝感戴祝頌之至
謝 賜帝社稷昨表
伏以祈年占協禁祀收稼穡之功報祀禮稱瑤壇
濟茲芬之祝矧當天賜穀祥之令更何人稱
太恭公遺稿 卷四 五
聖壽之期臣等愧駭奔之無功感鴻休之有慶
一人弘即田之慶而百辟竊受釐之榮伏願 帝
廟常盈普天下而永年華育 皇仁丕帛合萬姓
而樂利蒙休 等不勝感戴祝頌之至
謝 賜帝社稷昨表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五

序

贈金華吉侯三載考績序 代家大人作

金華吉侯舉正德甲戌進士明年拜桐廬令未踰年政事脩舉當路者器之謂其材大而用小也薦之朝改任金華數月政治人和聲聞四發視桐廬之美益彰於是縉紳大夫士咸謂當路之明於知人而喜侯之不負所舉也歲戊寅季秋例當三載考績侯將請於郡守以行郡庠生某輩謁予而請曰金華古文獻邦也民皆守禮畏法承平日久化

文恭公遺稿 卷五

一

導匪人以致民奸而法廢政用弗和自吾吉侯之蒞茲土也有五美焉願大人先生一言以道其行顧予初歸自蜀未有所試也謂兩生曰是固將張之耶曰生聞君才不虛美非其實詎敢請於君子乎吾鄉舊有縣霸私官以剝賦殘民以肥家侯悉誅之籍其財以輸國用而人服其公邑多淫祠縱迎泥神聚觀劇戲民用盡感侯始至即毀其像而謝其非而人歸其正里役苦官之冗費均徭多奸之影射侯能清理節省而人尚其明近邑有義塚上廬往往視以為鬼域漫不加意侯能推廣此心

得置四境使枯骨咸有所歸而人懷其仁抑聞在桐江中貴往還需索無厭侯裁抑之不少假貸一方賴以弗擾而人畏其勇此五者皆人之所難能而侯獨易之大人先生以為何如予聞而異之曰噫嘻如生之言則侯之為政豈直予之所嘉美也哉夫職之近民而可以施吾惠者莫如令然察之者詳動多掣肘吾見今之難為也如生之言則侯之政亦奚俟予之嘉美哉侯名崇字師召今則可謂顧名思義而無愧乎甘棠之詠矣方今聖天子求治如渴茲行也引職諫垣獻可替否廣二邑之美以美天下之政不於侯是望耶獨惜吾金華之未終其惠也庶次第生之言以為吉侯贈

文恭公遺稿 卷五

二

壽黃溪應惟山五十序

客有嘉山水之遊者松谿主人揖而問曰客亦遊黃溪乎客曰未也松谿主人曰嘻其何遊哉吾聞黃溪發源東谷流行三澗壑盈匪涸可游可航環名山之竈龍陰翳木之蒼溪諸而為潭淵而為灘白石齒齒清流潺潺煙雲雪月風雨明晦四時之景不同而莫非黃溪之助也客亦願遊之乎客曰不知黃溪之勝而未知其所以勝也子獨不聞古

溪乎胃陽之礪柳之愚越之剡徂徠之竹是四
溪之風物不可得而見矣聞其名油然慕之亦以
溪乎吾未遊黃溪而聞黃溪之有賢主人舊矣主
人居訖軒之下隱德弗仕幼嘗遊學金臺閱寒暑
不倦通經史知詩識時務志向宏遠視小得失不
動與人處財同患難人卒賴之嘗烏巾野服遊詠
溪源人見之悠然真與溪而相忘者而黃溪之名
由是始著是溪非主人無以顯其勝矣吾雖未識
黃溪而寤寐主人不置固遊之心矣奚其遊乎
松谿子曰美哉遊乎然亦有相成者溪鍾靈而主
人主主人賢而溪益有名且夫主人之厚積遺慶
猶溪之源深而流長也讀書識時可游而可航也
輕財急義能瀉而能潑也溪非主人無以顯其勝
主人非溪無以成其賢今主人春秋五十孟冬二
十一日初度之辰也昔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
九年之非主人亦若是乎自是而黃溪之名與古
四溪并矣主人之樂將與溪相為悠久矣請誦客
之言以為主人壽客喜而笑曰然則吾將與子游
黃溪登訖軒而詠臺萊之詩以為主人祝

贈周大夫還安山序

聖子方讀莊生之書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是謂
倒置之民喟然嘆曰旨哉周之言也冲然諧超然
居矣因詠不自休適有叩門者聞之其聲驕驕然
頃則凡几然頃則與與然曰之人也之叩也聲應
於心其自好者流乎亟起之見安一河先生也
見其色怡然沃然疾若欲言直坐待其行軒然喜
予感之數千里服舟車勞始至將行志也奚其行
也先生曰嗟乎吾豈不欲行其志哉吾少游庠序
夙寡弱呻吟佔屣恒僕僕焉弗勝懼違大人固自恤
既幸舉於鄉計偕京師二三往往而病念老母在
堂亟就官慰其望得知滇南之和曲州涉湖湘度
關索趨貴竹而西往涪馬中間勞苦不倍蓰茲行
乎吾豈不欲行其志哉吾聞諸先民直道而能行
其志者有矣未聞枉道以行志也吾志終不可行
於今日占之晨謁稽勲郎省吾公移輶齟齬指摘
間卻欲稽焉欲吾枉道而事之也吾嘿然不應拂
衣起告其旁署僚曰吾不欲官矣假節還鄉里
僚幸許之且吾為和曲二年地雖夷方固敢陋
之幸新葺頽悉心不自顧嘗著吏治二十條思竟
其志寢與長吏不合往往欲繩以非法吾屹然不

終不能有加也然銜之者衆矣自此已後
進心無何守制東還今年以例起復來猶庶幾可
吾志也而此已見於此吾何求哉吾故吾也今
之天下惡乎往而非和曲哉苟有甚焉則吾病矣
易勸知幾茲非吾時乎予聞未畢取酒酌地仰天
祝曰先生行矣先生行矣光吾鄉者其茲行耶予
懷亦磊磊見世人有溺志者惕若浼常慨想古人
之豪傑苟苟爭爭者不復得見而今乃見先生
不毀性介不夫身莊生之言先生其免夫先生常
構堂安山之麓面池繞樹幽迥可愛今茲歸無求
於世澹然自足自夕坐卧鴈詠其間不知老之將
至樂矣因悟頃扣門聲始驕驕然者先生用世之
志也中凡几然者憶履歷之難也終與與然者遐
想安山之樂也志定而氣應焉氣至而聲應焉若
先生者其難乎先生行矣明年吾成進士嘗試一
二年可為則為不者亦飄然物外求先生於安山
矣磊磊者肯自負為是時祖道凝寒驪歌悵別遂
其事以壯行色且以質諸安山之靈
贈思齋曹子令繁昌序
下之事孰不當思况於政之大者乎吾聞諸大

曰政正也政非徒正人也有諸已斯求諸人
無諱已斯非諸人是故思不可不預也思不預則
弗明見弗明則行不一而舉隨廢者有之而
以私滅公者有之如正人何故曰思不可不預也
思預而天下之理得矣吾友朝卿先生堂扁讀書
之舍曰思齋其於正已正人之道宜罔有弗預者
今壯往令繁昌吾固為繁昌之民慶也何以為贈
惟南山翁於吾黨莫近友吾於思齋猶兄弟也昔
尹吉甫庶民之詩曰愛莫助之吾實有焉請廣思
之義為思齋告夫拘於虛者不可以語海東於教
者不可以語道思預可自足乎夫職之親民者莫
如令仕而可以行吾志者莫如令而至難為者亦
莫如令也畏其難自負其志弗共乎其職無惑乎
天下之弗治也吾見天下人說道天冠時者飾情
以釣名者豈能以自便者妄作以矜能者拂民而
任怨者孰不曰是為令是為令不爾者且羣咻
之於令矣由良哉國家而得若人也民奚賴焉
思甚矣今民之與國之祿也趨時者毀介釣名
者不洪自便者忘義矜能者不知任怨者不仁曰
見道也固克終矣况國與民乎今良則政善政善

則民安思則良不思則罔終思齋宜知所從矣云
產云云乎政如農功日夜以思斯言也君
也思齋昔日之思譬則譬之蒼天之日月之
則臨病也方有限而病無窮繁昌
怨咨者乎何以食之有祁寒
之有深願隱德訟者乎何以有私家而
試之何以均之有沒行義而傷風教者乎何以
敦之學校有趨浮者間里有憑弱者乎何以化之
皆思齋之責也可無思乎預諸謀慮審其機宜思
必可行行無越思以求善厥政以無忝於正已正
文恭公遺稿 卷五 七
人之道吾於思齋有望矣吾聞太平隸邑三當塗
附郭蕪湖大江之衝惟繁昌僻在山中庶幾易治
又得思齋往涖之吾固為繁昌之民慶也且夫風
之必動感之必應令惟良之思民將率令之思他
日且有去思也思齋最焉惟時吾邑之縉紳會於
都下者若沙泉俞先生郡守也安山周先生州守
也雲窩俞先生尹德興雲厓李先生尹順昌於思
又同選也而麓泉王兄方山趙兄又與予同第
日相歡忘其為客亦一時之盛輒以狂菲之言
就止諸君子皆曰然遂書之

張子標莊序
莊何莊樹梅也莊樹梅何主人愛梅故樹之也
人考禁自娛環樹以木然不於他樹而必於梅
故曰主人愛梅也主人之愛梅何物也者象也情
也者感也有物斯有象有情斯有感象天也感人
也物有以象其情而後感生焉感之而後愛焉是
故曰公於感感生於情情觸於象情觸於象斯其
妙矣言之靡狀也思之靡喻也忘思忘言遊乎其
天契合怡愉莫知其然此之謂至感此之謂至愛
我思古人靈均於蘭淵明於菊子猷於竹濂溪於
蓮莫不愛焉而和靖亦愛梅之數品者幽閒貞逸
卉木異種也數君子之情得無象之乎宜其觸而
感感而愛也愛梅自和靖之後未有聞矣主人者
仁而然與偕固重有所感耶夫世之愛梅者不
矣有為之者為之記者為之銘贊歌詠者至有
為之譜而系其族者此雖好事者之為抑不可謂
不愛矣然皆愛其名而非感於情也夫梅純白靜
其華殊也清芬遠達其香勝也鼎鑄必資其實
貴歲寒滋榮其操凜也此蓋蘭竹諸品之不能
和無者而梅獨全之主人求志隱居歛其華又厭

其分貞其操益朕其實其有感而愛者宜莫如梅
矣。得山莊因寓以號月明雪霽齋。詠盤桓而視
顛而行。填填携琴而往。侶鶴而還。混物我忘古
今。將使暴和靖之風而不得見者。見主人斯可矣。
想聞主人而不得見者。見梅斯可矣。嘻。此其視世
人之所愛。何如。雖然。愛有辨焉。寄情則適。縱情則
弊。辨見所適則陶陶。則葆真流則悲。乘主人之愛
為適也。無為癖也。主人者何。樊張君本潔也。

贈竹巖丘子遊北雍歸序

夫利仁而行畏義而趨。章甫逢掖。穆愉愉。卿之

文恭公遺稿

卷五

九

人歸焉。鄉之善士也。夫智而不炫。和而能貞。博大
溫良。厚土。鳴金國之人。歸焉。國之善士也。夫知微
知彰。知示知剛。陰夷剝復。行時藏天下之人。歸
焉。天下之善士也。士生斯時。友天下善斯。其至矣。
孟軻氏則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
之人。則何與。夫道一於聖教之本也。名最其真。學
之實也。學至於道治之基也。世固有自以為天下
而考其歸。乃枘鑿焉。不然者。彼嚶嚶然者。踴躍
然。而曰。我中行。我中行。其有合乎否也。天下
非以名為而已也。求之古人。某也聖。某也賢。亦

形形。六章章矣。取而律之言。斯行斯。少有不詭
於聖賢者。非士也。非士非學也。非學非教也。非教
事欲求治於天下。胡可得也。故曰。友天下之善

士。又尚論古之人。古人者。士之則也。尚論古人而
天下之士。得其真矣。丘子少遊庠校。鄉之善士得
而友之矣。日庠校應舉。闕城國之善士。得而友之
矣。自闕城遊北雍。羣六館之英。相與處焉。天下
之善士。行而友之矣。其所謂士者。果有能不愧吾
言者否也。苟有不愧於吾言者。人亦以為天下之
善士矣。丘子亦自以為友天下之善士矣。慕其名
忘其真。將迷其趨。則於丘子何賴焉。執此以從。或
而觀民之治難矣。子今歸矣。其思所以尚論古人
之道。誦其詩。讀其書。以昔所友者。而參伍之以審
其往還。匿名之狗。必繫於道。必求得夫實。以基乎
治。則於是述也。其幾矣。丘子蓋有忘者。介吾姻友
黃子濬氏徵言為贈。懇懇不能釋。予固知丘子之
竟有求也夫。

贈蘇齋章子守衡州序

上處遇也。順逆數也。皆天也。遭焉而豫。不豫人
是故。遇數者存乎知。安遇數者存乎仁。達而

人安而遷者存乎。禹由是三耆無往而不豫矣。不未澈必至尤人仁有未純必至失已勇有未必至遂非皆非所以事王。故曰豫不豫人也。蘇齊子由大行擢司諫八年于茲矣。論奏無慮數萬言。觸忌諱。摘奸諛。不少顧避。中外凜凜。聲名籍甚。頃以制家食。茲復拜官朝士。爭指之曰。是昔時言章子是真司諫也。迺不決旬有衡州之擢。士獲譴。然曰。是非章子所宜得也。夫出諫官補郡守。亦恒有之。奚獨於章子異焉。於戲。是政不可以例論也。昔蕭望之以諫大夫出守平原。曰。朝無爭臣。公則不知過而有憂。未忘本之論。今日之衡陽。非昔之平原耶。豈惟望之汲黯補淮陽時。嘗願出入禁闥。至二公之心。槩可知矣。章子立朝固今之黯也。宜夫人之愕而異也。然二公當時若有不豫然者。是故慷慨踈其心如弗及焉。章子則慨然曰。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孰非吾職。孰不可行吾志也。吾何薄衡陽耶。被命何遠。束園書戒行李。怡然而去。於戲。出處之幾。頃之際。章子審之矣。知馬仁焉。而且勇矣。由是亦若有弗逮者。推是心以爲衡衡不足。

文恭公遺稿卷五

十一

也。章二於某友且戚。契誼甚殷。濱行且告子曰。行也。何以教我。予惟知則知人。仁則愛人。勇則服人。知人則民不欺。愛人則民懷。能服人則奸宄無所於逞。夫民不欺而懷奸。宄無所逞。治之成也。章子得其道矣。惟持之以無倦而已。吾聞衡俗古朴。訟簡而地僻。稱易治。又以章子臨之。衡其有成哉。

衡陽谷姚公守金華序

嘉靖庚寅正月 皇帝郊祀之明日。慶成大禮。錫宴廷臣。自公卿大夫暨侍從之臣。咸與焉。方入門。

文恭公遺稿卷五

十一

傳值虛谷姚公東竹趙子相揖東竹。顧謂吾郡缺守。必得如公者。乃諧僉議。私心躍如。意公亦弗能辭也。既數日。命下果爾。某嘆曰。幾之先見有如此哉。於是同郡之士。官京師者咸以得人爲慶。又數日。相與餞於靈濟之宮。公至則曰。將濟謀。頻入境問俗。古之訓也。愛必思助。贈不忘規。友之道也。茲行也。諸君子。曷以裨我。僉避席曰。何能裨公。稱虛以受人。我虛谷公實有之。敢不敢展所私。力告。奔走作愿。率之維何。小大弱強。咸欲有。

明道先生爾矣。疆學則道明，道明則無忝無忝。則其身以及其親，此之謂立身行道，揚名以顯。者也。思親至矣，德馨其勉之維茲，秉彝極天罔。墜願因子以告南士，其共勗焉。

壽石松趙封君序

鳴和趙子，以進士歲維己丑里閭之士同袍者仲。德三子其某也，三人者寔莫逆於心也。一日鳴和謂二子以仲秋之九日吾大人生也，維明年實五十，欲歸為壽，可得往乎？仲德曰：「嗟，其情之至乎！願策名仕籍，非階任使弗可往矣。」某曰：「然既數日復謂曰：『吾是心萌矣，莫之能禦，瞻雲望月罔自釋矣。』曷以往乎？某曰：『都是心其有感乎？昔人於觀誠孝所積，聚八地乎？鬼神者衆矣，子之歸諒有待也。』仲德曰：『蓋久而未有以遂也，乃今年庚寅六月鳴和忽被。」子簡命使吾浙，竣事歸，壽適維其期，乃相顧駭嘆曰：「異哉，茲行乎？若叩焉而即應也者，若預期焉而不違也者，是可以觀誠孝之道焉可。」

騷感應之機焉。鳴和於是乎喜，油油然而生諸色，遂戒行李，謂某曰：「幸甚，子言既不誣矣，願有。」

鳴和曰：「吾何以壽石松翁哉？翁之壽既小。」

文恭公遺稿

卷五

十五

子之矣。吾何言哉？夫欲壽其親人皆有是心，非能必也。子欲歸為壽，天既順焉，子欲翁之天豈違之哉？昔之附水而鯉躍拾樵而盜駟者，皆是心之感也。子之心純誠懇惻矣，而既得乎天矣，而翁有不眉壽者乎？仲德復曰：「然於是某肇節而歌之。」歌曰：「南山有石，岌而立永，維翁遊息北山。公奏芳虬龍，惟公春秋與同仲德從而和之曰：『維石有髓兮，酌之可凌遐軌兮。維松有苓兮，醴可獻長生兮。於是二三子更相和焉，其聲洋洋如出金石，倏焉羣鶴馭空飄飄然。若將翺翔於石松之上，以鳴翁壽者。』鳴和起拜曰：『是可以慰吾死矣。』乃命工圖之，其從而序之。」

文恭公遺稿

卷五

十六

文恭公遺稿卷之五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六

序

贈臺南藩君為南秋官序

臺南予內兄也與予處十有七年矣定其友也
王德已卯予舉于鄉後六年嘉靖乙酉臺南舉于
鄉又四年己丑同舉進士人謂其心之莫逆而其
用世亦弗或後先焉豈相待而然耶庚寅夏六月
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員缺冢宰以是司寔統畿
內繁劇焚錯非他司比又熟戚貴近往往欲干以
非法是故多齟齬乃於進士中廉其公明果達者
文恭公遺稿卷之六
授之得潘子焉於是臺南告我行矣子聞有不釋
然者維是十七年出入起居罔有弗同中間雖有
離合亦未始有經年之別也今一旦以官守相遠
能無憾乎乃相與追論舊故而嘆焉維甲戌之春
竹澗翁於我於貳室始同事於西園書屋時年未
弱冠初不知聚之為樂也明年乙亥避暑赤松宮
藏脩之暇觀山聽泉景物可想明年丙子相從於
潘村丁丑於園之東北戊寅則於王氏別業出城
西比數里許數年相與朋輩不常吾二人則常與
皆也然同意氣盡規勸暇則遊息笑談而止乎



我可知久而敬矣明年己卯秋偕自錢塘歸及
冬予遂北上蓋自此始有數月之別矣自庚辰距
乙酉五六年間合而離離則相思離而合合則相
喜歷歷可數也丙戌同舟南還歷丁亥戊子之春
復同侍翁北上至今日始有遠別也於戲得無感
乎出處不齊南北無定自今以往得常相與如昔
日乎此予之所重為嘆也雖然亦有懼焉人生不
百年即百年猶旦暮也百年之內其為十七年有
幾耶甲戌之前吾十七年乙倍之為今日三之
五十矣四之五之也且耄矣日居月諸忽焉過
逝德脩業尚奚待耶夫子嘗曰四十五十而無聞
斯不足畏矣然則今日之別能無懼乎哉於是其
歌淇澳之詩以為祝慨然三復之臺南子應鶴鳴
焉遂天心而別

贈同年邵恒齋為永康大夫序

大夫將為永康或者難之時王子崇趙子鑒程子
某皆永康人也三子贊大夫又同袍也迺相率而
訊於大夫曰大夫難吾邑乎曰否於是三子遂遜
然喜知大夫之不慮也大夫色溫而貌莊實而慈
惇大而許明人之望之也知易於理矣大夫則退

馬若不養也之三子而告曰子務我迪我務為我規母以去為長而有遐心詩不云乎令終有傲惟二三子是賴於是三子謂然大喜曰以大夫難吾邑也則自信也將以易吾邑則我謀也匪難也匪易也大夫之及此也邑之福也蓋副焉王子乃進曰夫也易難難於令而已矣令易難難於心而已矣弘農之虎渡河中牟之蝗不入異類且化矣而謂是有難乎誣人也拜井而得泉揮戈而退日心無不至矣而謂令難乎自誣也大夫盡吾心焉耳矣趙子乃進曰夫與利者救弊夫化民者易矣泰公遺稿卷六

釋羣疑馬可以寒眾望馬可以光同袍馬遂叙其事而歸諸大夫

贈鄭南黃子令滕序

嘗讀孟子書至許行陳相之徒之歸滕未嘗不嘆人心易感而王道可復也嗟乎王道簡矣易矣以語齊梁之君齊梁之君無庸焉而滕文公獨慨然有志於井地今去滕君臣二千餘年矣求其所謂振舉而潤澤之者不可得而知矣然而行至自楚相至自宋而皆碩為滕氓以聽滕之治風之所動風颯乎淪淪乎若魚之於壑獸之於墟者於戲滕東泰公遺稿卷六

若何脩而得此哉吾是以知王道之可復也惜也感人不終卒不聞其行仁政以副二子之望而滕卒不得為善國則吾於文公重有慨焉爾今滕地即古也自秦罷侯置守令滕者不知幾易矣讀孟子之言而奮然有志者不知幾人矣有能斟酌損益以復興王道於滕者乎有能因滕之故而懼其行之不終而必行之者乎吾是以有望於鄭南子矣夫一天下者君也安天下者令也是故令賢而後天下常安于一令至重矣今天子優泰保豐志興工造頃詔求士為理科貢薦辟三途並

廣大得也。延首簞食之宜諫爭者宜即置。宜守令者並置之。於是鄭南得勝令馬乃人始知今之為重而又重勝之得賢令矣。鄭南文獻公商孫家承有自負文行志為為不羣殆公輔器也。何有於令然子猶有望焉者。夫古之民不異於今也。今之政不異於古也。苟能酌古之道通今之宜而彈慮宣力焉。王道其有興乎。今民其即古乎。鄭南為子誦子庶民夫子子之也。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惟其子之是以父母之。鄭南由是心也。而之以政勝之人其無數乎。吾是以知鄭南子克。

東萊公遺稿 卷下

聖明簡賢之意矣

壽徐質夫同年翁州王十序

物易為而壽也。吾聞之。以明之計。苗以晦朔計。蟪蛄以春秋計。人以百年計。靈以千年計。天也。天者不同。而全其天。故壽椿得其為椿。菌得其為菌。脩短不同。而其為壽一也。彼椿或條焉。而拙雖積之歲。弗若菌之為壽。何則。虧其天也。人者天之所異也。上古聖人稱千歲。或數百歲。幽眇無徵。堯舜而下。可稽矣。故曰百年曰期。天之常也。中世以後。人生流化。率不及百。而杞者相踵焉。

論者率以諸氣有淳薄。遇矣寒暑代運。古今一而已也。寒暑者氣之為也。聚而為人。曷古曷今。惟生人所以全其天者。自異焉耳矣。此其故可知也。夫真而靜者。天之本也。是故靈和內含。渾渾顚顚。真益畜矣。順而靡汨。不效可誘。其性益深矣。惟畜惟深。天斯全矣。世人昏惑。日墜其性。焚為焉。莫之有極。利欲焚其中。靡曼攻其外。而真靜之體。其不虧也者。幾希矣。不見夫巖谷之叟乎。泊無他想。茹蔬飲水。竟以天年終。此亦可知也。此古今生人脩短之故也。於越之姚有夷溪焉。吾同年進士徐子質。東萊公遺稿 卷下

以申質夫之情

贈春巖高子令潛山序

安慶古皖城也。領縣六潛山最著。蓋縣有潛山。因以名。潛與皖。公天柱三峯控壓大江。昔人嘗稱焉。長淮扞蔽。蓋九江之北。三楚之南。惟三峯見焉。是故潛山最著也。壬辰夏六月。樂清春巖高子謁選授茲令。人爭羨之。同年同鄉之友之在京師者。胥屬子贈言。予惟春巖子暨尊君尚書南屏翁。於子父子同年也。世講之好。四十餘年矣。微諸君之屬。訂無言乎。則請廣潛之義焉。夫潛。從水也。水行。文恭公遺稿卷六 七

忍之心。仁之端也。與物同體。仁之量也。格於天而端微矣。而量室矣。夫夜氣者。仁之息也。於是乎存之。存存弗已。痒疴疾痛。與民同之。是之謂能潛。夫能潛而仁章矣。而民有弗惠乎。今之令不耻弗仁而惠人之弗吾仁。媚上以要之。煦恩而市之。矯難以飾之。迺其於民。蟲蟲然而魚肉焉。是之謂不務其潛而務其章。無惑乎吾民之失乳也。於戲。令貴者。是乎春巖子負學行。冲夷溫粹。克篤南屏翁庭訓。其能潛也久矣。予不佞。復因以爲規焉。春巖諸將使稱賢令者。必曰潛山。潛山夫是。則潛山之文恭公遺稿卷六 八

名著於天下矣。豈獨皖城乎哉。春巖勸諸亦有光於潛山之靈。

贈覺山洪大夫宰吾邑序

始永康之缺令也。既數月矣。典選者難其人。或謂子盍速之。予曰。吾邑得令數也。能爲乎。迺秋八月。又當選期。徵名各署。於是覺山洪子卓峯黃子一二同志者。與焉。或謂子盍得之。予曰。令得吾邑分也能庸乎。既命下。果得覺山。於是言者與予。嘖然大喜曰。茲所謂天聰明自我民者也。所謂心普萬物而無心者也。向使庸心焉。詎若是乎。於戲。此

可以知令適矣。今天下之事庸吾心焉。則是而可為非也。小而可為大也。無而可為有也。無庸心焉。則是是而非非也。小小而大大也。有有而無無也。此何也。事無定形。而心有形焉。故眩也。心不能無而亦不容有也。有也者。鑠也。妄也。而非其本真也。譬之鏡焉。惟其無物。故能照物也。苟先有物入焉。則其體已窒矣。而何物之能照。故曰心也者。不容有者也。通於此。以為令。令無事矣。雖然。通之其必由覺乎。夫有無之際。人所不及知。是之謂獨。於此而覺焉。有妄而即復焉。是之謂不遠復。不覺。文恭公遺稿 卷六 九

於同志亦有光乎。覺山行矣。是時永康士人在都下。凡十人相送於城東門。爰誦斯言為祝。
大司馬王公桑島海市詩序 代竹園翁作
天地間最鉅莫如海。傳稱九州之外。裨海環之。裨海之外。大瀛海環之。諒弗誣已。登州東海濱也。城之北距海五里而近。潮汐吞吐。波濤激射。晦明寒暑。朝暮異狀。是故春夏之間。往往見海市。馬丹碧晶瑩。凌駕空明。城郭之在。鬼車馬之衝擊。居民之絡繹。貨寶之紛紜。倏忽變幻。歷歷可觀。而卒不知其所終也。登人習之。弗以為異。昔蘇子瞻嘗以戲。文恭公遺稿 卷六 十
晚梅於海神。斬見之。明日即應。故其詩曰。重見。卓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蓋春夏之見。其常也。秋冬其變也。宜夫人之驚而異也。或曰。禳禱不法。六籍所畧。故神怪誕謾。孔子不語。是何稽焉。子曰。不然。夫幽明一理也。常變同情也。故今有無者。化也。齊真幻者。知也。神怪禳祥。聖闕云爾。非謂其妄也。遷史有云。金寶之上。皆有氣。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夫以海之渺濶。漫漶不可測識。而蛟龍之所都。物忌之所伏。寶藏之所聚。則其氣之渾涵鬱蒸而上發焉。以為祥為異。以休心而駭目。

何足言也。又安知非海若罔象者。恣其靈伎。詭譎以洩變現。而為工者也。是故君子信之也。黃登隸邑也。大司馬海山王公。正德中嘗以中丞居芝峯。翁喪寔之三日。海市見於瑩北。桑島邑。今泰和蕭君嘗紀其事。夫登之海市舊矣。而其見於黃之桑島。則自今日始。然則海市不足異。而黃桑島之海市。獨非異乎。蓋公慕親之孝。通於神明。是故海為見祥焉。抑間公在。先朝為推茲所中。瀕危弗誦。聲實日崇。乃今再柄本兵。中外倚重。鴻名峻績。有開必先。矧滄桑之變。寔維眉壽之徵。其視東坡文恭公遺稿。卷六。十一。歲晚之見。同一奇觀。而無心之致。殆尤異焉。公之德位名壽。未可涯也。其事當與蘇公而並傳矣。其於公素驩。茲復幸從公。後稔其事。公嘗命屬司諸君播之歌。詠予固不得辭。而為之序焉。

嶺表書院誌後序

程子曰。吾觀於嶺表書院。而知明道之易易也。始院之未立也。士益有飲博而嬉肆。而譁途而遨者矣。其始肆也。有羣居而汎志者矣。有受簡而惰脩者矣。其逮今日也。而嬉者惕若。厲矣。譁者誦而弗輟矣。遨者肅而有容矣。辯志之學。晰焉。邇業之風。

興焉。若是而嶺表有遺化乎。故曰。觀於斯而知道之易明也。夫天地之間。舍學無事矣。士而立於天地。舍學無講矣。天之覆也。地之載也。萬物之化育也。道也。而所以裁成參贊之者。學也。學之弗講。而天地之化育。或幾乎息矣。百姓日用而不知。忘於裁成參贊之功也。故曰。可使由也。不可使知也。而知學非士其孰任之。嗟乎。蔽也久矣。近始賴一二先生倡明之。而曰。致良知焉。曰。體認天理焉。則有異乎。曰。無以異也。良知即天理也。致之體之。其功一也。然其本則存乎立志焉。爾孔子所謂志學是也。志之不立。雖有良知而弗知致也。雖有天理而弗能體認也。其能致也。能體也。志為之也。是故志立。則知學矣。知學。則道明。道明。則其於裁成參贊也。舉而措之。爾故曰。天地之間。學而已矣。今二三子亦既颯颯乎興起。而講於是矣。吾猶懼其卒也。夫希會者時也。難貞者志也。嶺表自秦漢而來。書院未之前聞也。繼自今。作人者常有若南川公者乎。翊而振德者。常若今日之同志乎。其或未也。二三子能離師輔而不反乎。是故志不可不貞矣。夫惟貞志。則言之篤。無待於人居之安。不易乎。世一。

窮達齊得長成已而淑人繼往而開來雖院有興廢而學無湮晦則道之明也有成而懼可免矣惟嶺表亦永有辭乎誌既成庸屬諸末簡以為二三子勗

送王仲時歸婺源序

婺源王子仲時始見予於蒼梧而貌翼然而色栗然而辭沛然予悚然異之與之語越三日而之王牟則數月別焉再見予於高涼而貌夷然而色溫然而辭退然予加異焉與之處匝月而省侍於雷陽則又數月別焉日御其嚴君過高涼而貌則踧

文恭公遺稿

卷六

然而色則惴然而辭則翼然若異乎前日者亟訊之則曰鴻賓欲依大人則違先生誠恐學之自此廢也是以有憂也乃跽白其嚴君期止踰月而遣侍焉既得命乃于于然而喜予嘆曰若是乎仲時之好學也自予三見仲時而三變焉循是以往也可量乎則見其志益懇而功益密矣期且至同門友石生輩咸喜其留而惜其去也請有以贈嗟乎吾何以贈仲時哉自吾得仲時而學日信今仲時之去也而吾之憂殆有甚於仲時也吾何以贈仲時哉雖然亦惟各自信焉爾夫信也者心之真也

心之一也心之恒也真則不妄也一則不貳也恒則不息也有妄有貳有息皆不信也皆見小欲速之私累之也是故無不信之心則無不慎之獨而於學也幾矣故曰惟自信焉爾吾觀仲時每聞相驚惕語必避席拱手感頌如弗勝聞有語及陽明先生暨海內諸同志者輒從首領息然欲涕思從之遊而不可得也嗟乎如仲時之能信者可多得哉吾固弗為仲時憂也其或猶有未信而或妄馬或貳焉或息焉則仲時自知之也仲時自慎之爾吾方求無愧於仲時仲時安能負我乎試時王

文恭公遺稿

卷六

谿先生為郡學道愛人風動高涼仲時之遊良多裨益茲往也又將之安福見東廓先生之姑蘇見緒山先生而就正焉其益成其信矣乎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六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七

序

送王溪石公移守安慶序

高涼嶺南西鄙也。名守罕涖焉。嘉靖歲辛卯冬山夷流劫城。弗守。我民毒痛。撒馳京師。上下軫惕。僉謂今日非得廉明惇惠之賢。弗可往也。於是王溪石公以南吏部文選郎中受茲命。至則民庶凋殘。公私困屈。百務墜荒。岌岌乎其靡知底止也。公憫然曰。是弗可漫而理也。古之治亂。絕劇盤錯者。蓋謂是也。於是區其急緩。而先後焉。察其利害。而

文恭公遺稿

卷七

序

更張焉。振之滌之。煦之摩之。願焉日弗遑暇。顧城上連屋盡頽。慨然嘆曰。是用有辛卯之變也。舉廢莫先焉矣。乃盡撤而鼎新之。材費工役。一弗擾民。而給諸營度焉。不數月告完。民始帖席喜而歌曰。丞勞衛我兮。我民弗知。林有樾兮。鳥鳴依依。郡故徭賦弗均。自官弗親。而亢胥家焉。公以身勞者。匝月戶無倖困。視常數且蠲十八。民大稱便。載歌曰。碩鼠亡矣。鴻鴈歸矣。我樂我土。公弗違矣。公性敏決。判斷若流。行舍常空。懲奸縱不少貸。然能卹人寒憊。卒少怨者。性允廉介。俸入外秋毫無預。郡

文恭公遺稿

卷七

序

故屠牛納判。直歲率盈數百緡。守專若常祿。然民緣為奸而盜竊四起。公至。厲禁歲餘。孳畜徧田野。載歌曰。昔我民癯。今我牛肥。我公不欲恩沾。字畜初城南門。當西南隅。江前瀉而去。以故城中恒弗靖。公改闢南正中。剪榛棘。築廣衢。周城四達。郡盤然鞏固。城若培而高。隍若浚而深。者又惟學宮號舍多闕。肆上無所。乃建書院於學右。規模弘敞。題曰高明。將以誨諸生。作其成。於是郡經制大備。士氓胥慶。載歌曰。南門開。民寧謐。山川同形。勝易院維新。山亭雲選。方永永。開文明。蓋公之於高涼也。養之教之恩。斯勤斯靡。餘力矣。而殘者阜而屈者裕。而墜者舉。而庠序範公之道。駁駁乎變矣。公至是亦安於高涼之遐。而罔有厭數也。居二年。天子聞名。更守畿輔。諸屬州縣自長令而下。吐隸而上。咸皇皇然若違保傅。若去慈母。爭謀借寇焉。而弗之能遂也。乃各齎咨傍徨。謀寓公德道其私。而信宜之官屬吏士。則屬某言某曰。吾無庸言矣。古之君子。政成則民歌之。去則民思之。是故陳詩觀風。以在治忽。以考諸民也。今日民之誦公者。若是其聲。聲也。則請撫以獻諸公。而公自考焉。爾尚

何言為雖然君子之愛人也無遠遯與去望言
之人知不能一日忘公已公而安慶而落美
而調燮天下者無忘高涼之人也哉南山之雅曰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敢以是
為高涼之人祝

又送王溪公序為諸生作

夫自興學之風微敦教之猷晦後之稱賢守者無
聞焉然若漢二子者君子猶惜其未聞道也王溪
先生出守高涼其於東廓鄒子緒山錢子真菴王
子皆以書遺之若曰天相高涼其茲行乎今中州

文恭公遺稿

卷七

七

今中州

士翕然同聲南服未暨維子之責慎植範模迪民
吉康是維守之光天之相子亦惟茲行乎先生傷
書曰敢不惕若庶迪誨言既下車視郡雖更殘其
地廣民弗難生獨庠序士猶或惘如耆如先生曰
是吾責也乃懋釐庶務而於士僅屬焉掄一
五縣諸生之良者聚而居之時而訓勵焉今卓
黃子道郡先生乃延之董教未幾黃子去松然子
其以調居繼至先生不鄙復屬之蓋至是而諸生
咸顯顯易趣矣先生曰未暨于成吾責未盡也於
是南渡初落高明開曠聯諸生旦夕會其先生

美質卓識啓迪明暢語皆實際聽者心融二三子
如暘之獲潤如寐之始覺已一日復進諸生曰二
三子學務求乎夫亦惟務能舍焉爾諸生愕然曰
何謂也先生曰子不見夫剝復之運榮悴之機濯
垢之故澄滓之理乎是故不剝不復不悴不榮垢
不濯不潔滓不澄不清學何為獨不然是故學非
能有增也去其蠹學者而已矣聲色貨利名譽寵
榮凡足以為吾之束縛而繁累者亟令焉也美易
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夫學以脩也而顧損
焉舍之訓也猶未已也孔子曰無求生以害人孟
子曰舍生而取義舍之至也蓋生可舍而欲不足
言矣是故一合決而學無餘事矣世之學者乃日
惟所舍之求惑之甚也於是諸生皆渙然釋躍然
奮起而再拜曰吾今乃知學之要也乃知學之易
簡如是也無何先生有安慶之命諸生修篋含
別有泣下者相率而請於先生曰夫誼至則勝重
感劇則思深人情也況於先生耶願留期月焉先
生感然曰嗟乎吾之於二三子也殆有甚也顧無
相忘焉足矣諸生泣然曰尚思哉先生曰未也
夫不忘不惟其迹惟其心二三子能篤信無欺足

文恭公遺稿

卷七

四

今中州

真不忘也苟以去留二其心則雖日言而訊焉忘之至也吾之於二三子也亦然諸生乃慨然矢言曰忘先生者有如此日於是聞者謂高涼之士真能不負先生而先生是行真可以復東郭緒山真菴諸子也寧直賢於漢二子已耶別之日諸生咸戒僕馬具資糧追隨遠餞賦菁莪載賦黃華亂以崧高蒸民先生遂行

世誼叙言

虛菴周子主客南曹甫三月而思州之命下矣子於時不以家累隨寓公署逍遙嘉客穆如清風

恭公遺稿

卷七

五

一日乘月過子承歡之園謂曰子且戒行矣辭緣事命情由物感躊躇贈遠誰無賦言而旒旒然曰思州思州或譽而詩者非所願於子也子生同里閉姻聯之歡父子之交也其為我昭世誼述芳猷陳往昔敦勸戒庶乎揚乎終身睹焉寧獨思州其慨然曰諾善哉誘而中志而可思顧某不敏懼有遺述焉爾維尊翁侍御君靜窩先生素器軒視人少許可獨於家君雅期重果如公言既而吾翁之視虛菴與賢父子之視愚兄弟言皆不爽鄉里噴噴以為美談今二氏子姓振振相望齊美弗替

亦世講無窮匪交游之光寔風化之助也詩曰世德作求又曰君子有穀詒孫子虛菴正德丁卯舉於鄉甲戌薦於南宮廷對敷陳古則言及乘輿無顧忌見者悚然擬實首選或言宣聞不便尋稍抑之然名動京師矣授監察御史三年禦風裁丁丑按貴州勦清平芒部二寇有奇績已卯擢江西叅議然忌者顧借為讒矣嘉靖壬午左遷漳州推官復坐與長官論禮構繫落職乙酉以侍御君喪宅憂自是欲徜徉泉石矣或曰官可免也心不可不白也於是愴然而起白諸閭疏諸京師當路者不察既乃飄然以歸久之而公論定乙未復授安慶節推歲三遷而拜是命蓋自甲戌至今凡二紀矣亨而屯屯而復亨福禍之互伏矣世路之糾紛矣人情之閱歷矣艱險之備嘗矣所以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者不既多乎吾見虛菴日讀周易誦老子以寡過以無競於世泊然與道俱矣或謂其英銳之氣利而為遲鈍憤世之志爽而為和平猶淺淺乎知虛菴者也易曰屈信相感而利生記曰雖危起居竟信其志今思州之往也天子方南征軍興所由思得異才是故簡公履歷而屬之蓋非

恭公遺稿

卷七

五

常權也。所以調劑盈縮。隱夷荒之瘼。拯水火之災。以紓廟堂南顧之憂者。非虛菴報稱之責乎。而成敗利鈍。無逆視焉。仕止進退。無預謀焉。時焉而已矣。易曰。知幾其神。老子曰。知足不辱。然離合之私。獨有感焉。曩虛菴在京師。某方厯史職。相周旋者二年。無何。予謫嶺表。虛菴亦馳驅南北。邈不相聞矣。迨予解安福。虛菴適自安慶貳信州。對月秉燭。喜特甚焉。既子來職方。虛菴復為主客隣署咫尺。往來無時。喜益甚焉。七八年間。予二人離合。真若有不偶者。而今日之離復合。何地能無感乎。嗟乎。嗟乎。淵明有曰。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唐人亦曰。年爭飛鳥疾。雲共此生浮。皆託意雲鳥。良有旨矣。百年一瞬。同志良孤。華溪松溪之上。終非畏途也。願及時申自愛之約。

送少司馬蘇一峯公考績序代作

古之君子。當大任而不動心。立大功而無矜色。享大名而無異議者。何脩而致哉。蓋必有獨立不懼之節焉。有歷試不器之才焉。有訐謏體國之忠焉。學以懋節節以經才。才以廣忠。是故任大而不異。功成而不施。宣問於當時。流聲於後代。商乎願乎。

大恭公道稿 卷七

七

大恭公道稿 卷七

八

莫之與京焉。今天子弘仁保大。慎選工。有六年矣。薄海內外。奉職脩軌。奏言試功之臣。奮袂而興。罔小大師。師焉。歲覲焉。無矯厲無敦同。猗與盛矣。於是南京兵部右侍郎一峯蘇公。三載考績。屬司諸僚。舉故事。請予贈言。予弗能讓也。予聞素履弗疚行之貞也。秉德不渝。臣之則也。要以始終考之。尚也。昔在正德。公以名進士。令掄次。政成召入職方。時逆璫於公。為同鄉勢。煇灼立能福禍人。公獨耻比附。立朝九日。遂有播州之行。其節亮矣。先皇嘗事巡遊。公為驗封郎。抗疏幾不免竟奪俸。其忠茂矣。公由都水遷吏部。周歷四司。任踰一紀。迺貳太常。迺正太僕。迺召光祿。迺習司空。隨試輒效。其才裕矣。夫節則義不失。夫忠則志弗欺。夫才則官弗曠。不夫乎義以守身也。不欺其志以愛君也。不曠厥官以成能也。體用備而德業弘。上下交而始終具矣。由是道也。豈維司馬底績已哉。自是而位公孤。參疑丞。以贊密勿。以弘寅亮。以熙鴻烈。以垂休聞者。皆公之能事已。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公何讓焉。雖然。同寅之誼。猶有焉。夫道谷也。惟虛斯入。學殖也。不學則落。君子之

學道也。肯以所能者自足哉。益勵其節而除夷有
定力。益恒其忠而進退無二心。益達其才而變通
不失時。是則窮達咸宜而才節不偏也。公無謫于
言哉。公茲行矣。天子虛席待公久矣。顧子謬膺
重寄。方求胥濟未終也。尚無惜惠言以教我。也。

壽潘補齋先生七十序

昔者孔子論述往聖而獨稱文王為無憂。以父王
季而子武王也。曷以無憂稱聖人耶。聖人之心未
嘗一日忘天下也。前有作後有述。天下生民公其
命。聖人之憂釋矣。無憂則樂樂則順順則貞固而

文恭公遺稿

卷七

九

悠久是故文王享上壽。君子論之則曰。夫作者
德豈必皆聖人而功豈必有天下耶。凡為聖人之
徒而以天下為己任者。皆作述之善者也。處乎其
間皆可以樂而壽也。求一當今則婺源潘補齋先
生有焉。先生家就溪。少有大志博學。善屬文。謂天
下國家皆吾分內也。慨然欲為之。顧試對於有司
不合。遂考槃自淑。益勵厥脩。剛毅廉恪之風。鄉閭
化焉。然以澹翁為父。以滋潢為子。澹翁登進士忠
清耿亮弗諧於俗。嘗貳守金華。僉憲閩臬。率多惠
政。至今閩婺之人。頌遺德者必曰。婺源潘公云。滋

文恭公遺稿

卷七

十一

昆弟四人。咸抱碩學。登純行長。其季某未顯。滋舉
鄉薦。方期大用。潢擢解連舉進士。嘗董學閩中。今
參政江西。翹然公輔之望。是父是子。發源濬流。蓋
皆志於聖人而以天下為己任者。補齋先生處乎
其間。思佑啓之美。則澹翁為之前念。作求之懿。則
諸子為之後。先生方優游俯仰。凡志與事拱手而
享其成焉。顧弗樂乎。是可以占先生之壽矣。先生
今年七袞十月十有八日。其初度辰也。姻友程君
瀾從子河並業南雍。以祝言屬某。某金華人也。竊
仰澹翁流風舊矣。家君憲副十峯翁外舅尚書竹
先生將使滄程之子孫世世交相祝者。自先生始。

評史吟序

毘陵有隱君子居太湖中之夫椒山東望錫峯南
賓洞庭西直銅官北俯陽山林谷幽清波濤吞吐
宛然十洲三島間。雨晴雪月異觀同勝。蓋昔人所
願卜居而不可得者。隱君宅焉。寄嘯傲之懷。齊物
我之致。極圖書之玩。張幽眇之情。嘗讀歷代史而

進退表裏之或哀議以折衷或即事以究始或原情以熾善或誅隱以疵惡各踴其意而繁之詩景而名之曰評史吟辭旨皆自出意見而其用志良亦勤矣蓋湖山之幽勝發之乎隱君而隱君又能發古人之蘊以章湖山之靈是可嘉也松谿程子居兵曹方奉翁憲副十峯公於承歡之圖隱君亦來視其子於太學相見甚驩坐飲映碧亭各出所作相正隱君復請叙一言翁立命書此隱君姓朱氏諱魯字得之少有聲庠校弗利有司棄去恬澹樂道人稱中湖先生云

文恭公遺稿

卷七

壽外母潘淑人六十序

嘉靖丁酉歲冬十二月十有六日辛酉之吉維我外母潘淑人春秋六十設悅之辰也維時子壻程某謫遷南京車駕員外郎携其女孺人縻祿官邸不獲旅姻戚稱觴為壽維吾父憲副翁於外父尚書竹澗翁吾母恭人於外母自振時即締緣非他姻比也頌禱之情固有加焉於是東望金華之里瞻芙蓉之雲再拜稽首而遙祝曰淑人真賢母乎六十耆年爾其將由耆而耄而耄而期乎然以母之賢也以子女之情也百年猶未足為期乎何以

文恭公遺稿

卷七

言之夫物莫壽於天地也天地之德健順焉已矣乾言健也坤言順也故人而合德健順者亦壽是故剛明果亮者壽強毅肅共者壽寬洪貞靜者壽溫慈惠和者壽天地之常道也夫淑人之德其坤之順乎始淑人在室為季女閒靜寡言笑婉婉聽從知和州前進士葉公多子女獨鍾愛審擇配口授內則諸篇通大義能書織紵組紃咸精習女德懋矣既嬪于潘時舅提學副使靜虛公已謝世姑恭人姜在堂竹澗翁尚為弟子員淑人辛勤奉養每事必親恭人亦鍾愛焉夜則相語書畫藉和藥餌寒暑靡間又性仁慈喜施卹施如姐大小同不宜翁既貴偕仕南北中外力為元多葛覃之勸儉采蘋之容敬樛木之逮下人咸有馬婦之榮矣淑人子女二視庶子亦猶已出愛而能教嘗課讀且導與俱卒學成行脩家嗣微與其同進士今為秋官員外郎仲紹遊庠校懷抱利器季綏十齡疑然撫諸孫枯祥褫裡煦嫗備至森森成立顧翁先背棄母劬家政飭飭然其大者則付諸家嗣以究翁志母儀著矣易贊坤之德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淑人女德之懋順於父也婦道之

章順於夫也。母儀之著，從乎子也。是故淑人之賢，父母愛之。昆弟樂之，姑嫜宜之。夫子賢之，妯娌德之。妾媵頌之，子姓訓之。姻黨稱之，是故子孫振振，順承天施也。宜家裕後，含弘光大也。終溫且惠，柔順利貞也。閭閻有慶，黃裳元吉也。劬家究志，無成有終也。故曰：地道也，妻道也，淑人合德焉。則天之所以福之者，百年詎足以為期乎？壻也不佞，請以是為賢母祝。或曰：自翁之棄也，母常黯乎其思，鬱鬱乎其弗樂也。蓋有未亡之嘆焉，而子奚祝焉？某曰：不然。夫思而弗渝，母之貞也。永言壽考，子之情也。恭公遺稿 卷七 十三

送邑侯梅坡甘君入 觀考績序

吾觀周雅，稱豈弟君子者，蓋數數焉。洞酌之篇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卷阿曰：豈弟君子，四方為則。旱麓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夫豈弟君子，何以為民父母也？蓋上之於民，尊則睽情親，則洽。豈弟

君子，有樂易之民，之德宜其為民之父母也。夫父母乎民者，民必歸之。民之所歸者，神亦聽之。故曰：四方則之。故曰：神勞之也。我邑侯梅坡先生，其豈弟君子乎？其真吾民之父母乎？夫親民莫如令，是故民稱邑令必曰：父母。今自任，亦曰：吾而父母也。然深求之，則誠父母者，寡矣。侯醇樸而簡易，與人未嘗立城府，恂恂然有恩意，氣貌和厚，見者心融。是故其為政也，質任無表暴，邑當繁，猶民事，旁午冠蓋相屬，率戴星出入，至或終夜，馳驅未嘗厭倦。其於民也，多惠愛，賦寧後，而寧失不經焉。蓋凡今之令，矯激以為廉，矜衙以為能，便捷以為敏，苟可以近名，而干譽者，侯咸耻不屑，而實則勝之。其諸巧吏所規避者，侯冒不顧焉。曰：吾自信而已矣。蓋其心樂易之心，而其政平易之政也。是故四境之民咸安之。嘗因旱而雨，曰：此真甘霖也。止社木而休，曰：此真甘棠也。行行乎洋洋乎，有餘頌焉。謂侯非真吾民之父母，可乎？侯今吾邑，且四春矣。未嘗言考績，茲當入覲，或請送給由侯之情，猶若有未忍者，其不鄙吾邑可知矣。我民某其後先相繼，瞿然告子曰：嗟嗟我侯，莫能留矣。君史筆也，何以

文恭公遺稿

卷七

十四

寓吾情乎某處然曰吾之情殆有甚焉夫侯豈第
之德被子允渥而庠序之士有德有造者固非侯
作人之賜也獨君民之情乎吾烏能悉寫哉吾惟
詩人所稱至矣侯茲覲於天子天子眷之以左
右廊廟以綱紀四方者則侯豈第之報也吾邑人
之祝也由是而神之勞之以福其躬以昌大其子
孫者則侯豈第之報也吾邑人之祝也於是吾民
相率俯伏候於公堂詠甘棠慶南山有臺士相
率餞侯於學宮拜手稽首詠著我慶茲高蒸民集
從鄉大夫後祖侯於道乃執爵而歌曰甘侯出祖

文恭公遺稿

卷七

十三

四牡彭彭其驅其徐猶慰我瞻望茲歌曰甘侯入
覲四牡載戢無寧私我邑駿補袞職

送戴君嵩陽推南京國子助教序

松谿程子嘗讀周官而有感焉喟然嘆曰時有古
今吾何知治有隆汙吾何病然而其故也則可睹
矣夫司徒掌邦教也首頒職事十有二以登萬民
而養道舉矣然後教以三物中以五禮和以六樂
糾以八刑其教之成材也攷其德行道藝而興其
賢能者以禮賓之非賢能者弗與焉是故當時之
民其從善也輕凡士成敦本實崇行誼而講張焉

幻者鮮也世衰道降民產亡而教本賸矣選舉廢
而名實淆矣是故民之於禮義也恒不暇治士競
趨於詞章而其習也日浮以漓治之千古也尚奚
怪焉吾故曰非世道之過也雖然文翁入蜀教化
勃興昌黎至潮士人不變無治法有治人也嵩陽
戴子師中教縉雲九載擢為國子助教其行也士
皇皇若病焉其間二子之風而興者乎鄉學國學
學異而教同也師中昔也教成於鄉矣而今有不
成教於國乎其門人呂子琅嘗為吾誦曰吾師剛
方雅飭故教士習厲風節也然而吾微於其儀
文恭公遺稿 卷七 十六

矣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不誣乎樊子高施子炫
為吾誦曰吾師家學淵源與伯兄亨從兄亢後先
峻發咸聞譽髦也然而吾微於其文矣子昔也謫
居嶺南師中贈之言蓋一唱三嘆焉吾妹大李子
民德復為吾誦曰先生迎親養色恒愉愉然變
然孝友也夫然而吾信於其容矣傳曰愛親者愛
人敬親者敬人於是故教道有成也昔大司樂掌
成均之法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今制亦爾也助
教實助之如二三子所稱則師中有德矣有言矣
有容矣以身為教於教國也又何有乎師中經世

士也。吾固慨世教之靡而歸之吾人。期與師中共
挽焉。雖然。今之士習則又甚矣。巧而文偽而堅。詭
而不慙。凡昔之君子以為病者。皆今之所謂賢也。
吾何趨矣。吾何趨矣。從師中遊者。庶幾其免乎不
者。吾何取於師中。師中勉哉。吾嘗遵練溪過倦都
放於蓬萊。還憩於場谷。賜谷主人大方伯李翁。欣
然出洞門。延我坐。許我結茆同居。翁今世介士也。
子如不忘五雲。吾將與子從翁振衣千仞之岡。以
為天下士人之望。

送西虞范君出守武昌序

太恭公遺稿

卷十

七

昌國范子之於程子。同年友也。其在兵部。又間
案也。一日昌國過子車。駕相葵之軒。見屏間陳情
表曰。吾將效李君矣。吾有老母多疾也。旬餘昌國
果乞終養。會銓部簡武昌守。難其人以爲昌國於
是兩疏之。命同日而下。昌國慨然不樂。謂僚友
曰。仕進豈不樂。太守豈不貴。如老母何。言畢。泫然
乃瀝誠再乞。銓部再難之。於是昌國之友之戚之
僚。無弗贊昌國者。而武昌之人之在京師者。官若
士若史掾。無弗願昌國者。昌國乃幡然曰。君亦吾
親也。武昌亦吾家也。惟天壽吾母。則吾豈敢忘君。

以下郎署以上聞者。同弗嘆慕昌國者。是武昌
缺守。推南京戶部郎中喬子某。係子守。致仕去。武
昌孟湖南附省郡也。撫巡諸司。子承。湯則惟願
素。原約。餽應。則難。民力。日困。億徵。論則難。承。湯。饋
應。不遑。暇。職。守。則難。是。故。喬。子。某。果。有。餘。部。聞。之
曰。武昌可。遷。無。守。武昌。守之。難。難。乎。其人。焉。爾。乃
周。輪。百。司。之。賢。者。曰。無。如。范。子。范。子。往。令。桐。鄉。飲
冰。留。藥。飭。鹽。與。利。節。用。而。愛。人。治。行。卓。異。入。為。秋
文恭公遺稿 卷十 七 十八 易 疏
官郎改職。方。公。之。序。種種。備。職。殆。非。范。子。莫。可
使也。或曰。昌國。宜。晉。藩。臬。郡。無。乃。抑。乎。文
選。君。慨。然。曰。吾。無。寧。抑。昌。國。以。振。武。昌。耶。於。是。武
昌。之。權。又。無。與。昌。國。者。濱。行。僚。友。謀。贈。言。於。范
子曰。子知昌國。宜。昌。言。某。曰。昌。國。既。已。知。之。矣。
何。言。夫。孝。所以。事。君。推。終。養。之。心。則。可。以。為。之。昌
矣。人。皆。以。武。昌。為。難。則。昌。國。必。不。易。易。矣。昌。國
鄉。則。可。達。於。為。郡。矣。自。宰。輔。暨。諸。僚。友。皆。有。昌
昌。人。士。咸。嘆。慕。昌。國。昌。國。之。守。武昌。之。守。武昌
矣。矣。子。何。言。也。

不負武昌則君不負昌國天寧不壽昌國太夫人
耶則自今日至百年由郡守躋卿相皆昌國之善
養太夫人之所樂也又何必栖栖膝下而後為養
哉昌國行矣沂江漢之流指洞庭之波登黃鶴之
樓覽赤壁之勝慨然想慕三國晉宋之豪傑而庶
幾流風餘韻之尚存亦洗心善政之助也暇時再
種武昌之柳飲食武昌之魚以與昔人相從違享
武昌之樂則樂武昌者不自昌國始哉

文恭公遺稿

卷七

七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七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八

序

送既東項君之河間序

既東項子嘗守撫州更最為廬州撫州之人以為
無前也而廬人又恐難其繼焉嘻項子何以得此
哉子質樸而守廬道方而事實也在居喪三年讀
禮餘葺家訓合族人脩之家者益崇矣今起補河
間河間古好禮名邦也今為三輔股肱郡苦凋瘵
又當孔道子之治之即視廬視撫焉吾猶恐河間
之人之不被澤也而況可有宣成之心哉子益懋
文恭公遺稿卷八

送莫堯卿之教南康序

松谿程子客蒼梧居嶺表書院兩廣髦士從之遊
者蓋數十百人於是鄉貢士李汝敬劉體東歐孟
範莫堯卿咸同聲相應戢戢乎至樂也嘉靖歲辛
丑堯卿會於都下驩然踰昔日相就明年二月補
南康教諭將別復日侍讀曰願序次平日所教且

手書之將携示學宮如先生日臨焉松谿子慨然
曰若是乎堯卿之我信也而忍涕諸吾嘗語堯卿
曰凡物嗜美世人恒情豈其美物不知美身堯卿
識之則可自愛矣曰萬古一生百年瞬息日月逾
邁老將何及堯卿識之則可及時矣曰聖務脩學
學貴時習無事非學學文其一堯卿識之則必好
學矣曰參天兩地志為之基舜臨之分始於幾微
堯卿識之則可立志矣曰無畏人知當畏心知人
知知微心知知微何微不顯何顯不微堯卿識之
則能慎獨矣曰愚耻賤貧賢耻恥一念或妄自
文恭公遺稿 卷八

病回也服膺三月不違紳猶外也堯卿茲舉也猶
之書紳爾誠若回之服膺則斯言猶費也否則書
亦奚益焉子其勗諸南康吾舊遊也山川奇秀俯
視中原昂然霄漢之上則是邦人士必皆高明英
邁而有動之即變者矣矧為陽明先生過化之地
是固有偶者吾嘗徘徊慨嘆而不忍舍去則於
堯卿今日之行也又烏能忘情乎因以論夫南康
之士

送吳子幾之雷陽序

自予識子幾氏為正德辛巳今垂二紀矣始予觀
其貌粹然圭璧也中間其名鏘然韶鈞也今夕與
處占其受則淵澄汪濊渾乎千頃波矣竊嘆曰士
有如子幾者而不鳳鳴鴻漸羽儀天朝手胡為
乎謁遠方之選哉他日以訊子幾感然曰深少孤
家貧母且老亟欲就斗祿為養爾仕非所急也子
曰有數焉盡俟諸無何子幾得家報母氏且趣之
於是瞿瞿然不遑朝夕矣遂就選得雷州經衛同
鄉士友聞之駭相顧曰以子幾之才之學郎官不
足為也顧爾為耶爭相嘆息馳問子未及往也以
書貽之曰某始聞也亦不免無人之見也既而思

之子之仕也。以為親也。則無若雷陽也。某昔者謫居信宜。適雷陽雷樂土也。面海絕瘴。可居。百物阜蕃。易致甘旨。易供母夫人。往將樂之子。於是乎為善養矣。他又何計善為子謀者。亦無以加此。而子適得之。抑何幸耶。子幾報書曰。知我心者。松谿子哉。於是士友復交相嘆慕。以為古徐庶之去毛義之就。其心蓋同。而子幾蓋兼之。卓乎難矣。明日子幾詣子謝。且曰。子何以詔之子。答曰。子之不薄于幾。猶子幾之不自薄也。官之不能累人。猶人之無與於官也。昔者秉田委吏。孔子嘗為之矣。而其道文恭公遺稿 卷八 四

送陸子文之文昌序

予少時嘗有浮海之志。思探蛟門。窺龍淵。登扶桑。觀浴日。以為壯及解史職。度嶺南尉信宜。欣然而喜。謂夙願可酬矣。至乃為督學田子所怵。卒不往。常以為恨。聞士人有官瓊山者。輒心動竊壯而慕之。今吾子文授瓊文昌簿。不覺復感嘆曰。嗟乎。吾獨不得為子文耶。於是疾馳往賀。意氣飛動。與之劇論。至中夜。疊疊不能休。追憶正德癸酉之秋。嘗同子文投牒待試。寓杭累月。旦夕相規勸。忽忽三十年矣。尊公鶴山先生與予先大夫弘治己酉同升鹿鳴。遂相友善。踰恒輩。今五十餘年矣。感歲月之易徂。二翁之莫即。則又為之慨然。以悲嗟乎。吾於子文得無言耶。夫君子之處世。非過時之榮。而自信之為貴。非善用之尚。而貞志之為難。子文承鶴山先生忠節家學。敦行誼。言貌恂恂。然而中確乎有執方。朝廷錄先生之忠也。子文以嫡宜廕。乃選之。季子元氏曰。吾猶能自致也。自是益淬學蔚。文譽激昂。青雲軼駕。文場者二十年。然竟不第。今年謁選至京師也。人或勸之飾容以諧衆子。文呀然笑曰。吾能為若態耶。或又謂宜先容。不爾。公曰。吾能乞憐哉。既果得邑簿。人為感然。子文

無慙色曰吾何敢卑是官耶顧不能徇俗俯仰是
懼爾既數日復自果曰昔我先君令泰和吾獲侍
左右亦竊聞為政之緒餘矣今佐文昌獨不可一
試哉不得吾志乘桴歸來又孰禦焉其自信以貞
志類如此世之所貴且難者子文蓋甚易焉予聞
而吾曰善哉善哉木非摧落安表松栢人非輟輟
孰微豪傑使子文而早登第致通顯也人將謂子
文亦猶人耳矣嗟乎嗟乎人生天地磊磊軒軒何
物浮名能榮辱我耶無亦從吾所好而已如其義
也委乘奚辱非其義也卿相奚榮以子文而為文
文恭公遺稿 卷八 六

知能不辱先君子否永言世講無墜前脩固二翁
之意哉故於子文之贈不敢泛有所稱述而道往
舊原先德示無忘也子文往哉他日歸來報文昌
之成更為我談海上之勝以酬平生之願
送大中丞東厓虞公開府贛州序
往子之嶺南道贛州見章貢二江湯湯合流督府
中開雄據上游慨然嘆曰壯哉虞乎其四省之輻
輳百蠻之樞軸乎而可御非其人哉蓋自陽明先
生始請提督之命授節鉞之權視諸三邊兩廣自
是百度維新羣兇掃蕩武烈丕振文教適興山川
文恭公遺稿 卷八 七

所不與也予聞而嘆曰嘻此人之所以服公也是故公既士而行日恭度日弘學日益進談經析理往往自得不泥舊聞聽者心浣宦跡所至上下交宜凡士人來京師見公者如樂其父兄此非可極也為廷尉日審克平反無倦容凡公之言皆實際馬是故廷推之日太宰而下翕然交贊一時以為盛事此豈偶然而得者哉今茲往也由公之所以過人而人之所以服公者恒共遠不變其志撫牧猶縣令焉振肅猶御史焉三石猶廷尉焉則任重而舉勝位高而理光以簡命以光先烈以大恭公道稿一卷入

夏省同聲詩卷序

豫大受胥無負矣羣公交贊之意其在是乎其在是乎公在京師方倡鄉會以燕以勸庶幾古人之風其方感斯會之難而思紀其盛也乃今公復別去其能無介然於懷耶其辱公中表之愛垂三十年道義師資維繫尤切故於公之行也始為朝廷得人賀而終為吾鄉聚散惜以交勗於公云

逸相歸雲詩序

駕部五川楊子我冠頤然緇衣裝若文章飾乎吏事椿竹矜其品題已迺握金章戢虎旅之屏南開府蜀州於是粉署動乎行色僚案愴其離情舒蘭馥以題言矢葵心而交傲彙之湘箋五色題曰夏省同聲松谿程子作而嘆曰同聲之義大矣庶尹允諧虞廷曠見卷阿矢音周室載鳴惟一德以相師斯同聲而相應自茲以降風流寔儼吾儕本東西南北之人幸同官並署而處邂逅傾蓋猶謂因緣會合彌年豈非夙契乃今迹有聚散所貴心無合離江湖廊廟固或異觀休戚升沉將以世講斯同聲之大也是雖奏無然之琴陳無聲之詞亦足以表其贈也苟其中之琴與雖累贈乎奚為諸君子咸慨然和曰勗矣訪矣遂合餞五川子於駕部之堂明日祖諸崇文之郊時仲夏逢閏新雨驟炎芳樹澄陰離歌促聳抗手緬邁含情鬱紆載策馬於三忠目征鴻於千里

東陽賈勉之少日業儒上嘉伊周下欣韓范常竊嘆曰士欲澤流生民功被社稷非相奚致矣既乃竚瑟於時好將耕燕以終身復慨然曰大鵬垂翼

豈忘扶搖騏驎伏櫪志在千里吾曷能坐視民瘼乎吾舍醫奚事矣於是出婺州過錢塘踰江淮而北指歷齊魯之故墟稅駕皇都通籍春官會宗伯安仁桂公疏舉醫政博選名流勉之遂脫穎行齊名登首簡時劑調於御藥職保衛乎皇躬較之澤民功尤大矣而卿士托之心齊令聞矢於聲歌樹實流光疇云匪相一日詣予謂曰吾聞胡馬恒嘶於北風越鳥必巢於南枝物返其故性有所適也是故隨光辭祿於王室園綺拂衣於漢廷元亮興思於松菊季鷹適志於蓴鱸誰謂古今之不

大赤公遺稿 卷八 士

相及懋世家蘭隰南望兩峯故宅焉林原自趙宋刪定公以忠顯迂齋子以文傳俎豆學官風流閭里雲仍華黼代不乏人豈至於懋之身而乃遂墮厥問天涯何意斗祿非榮憶田園之荒蕪慨丘墓之荆棘無心而出盍歸乎來理舊策於雲霞奉先祠於霜露族姻共歲時伏臘子孫世門戶詩書斯平生志願足矣予聞而壯之嘆曰勉之賢乎哉夫士能信能詘能行能藏斯心逸而無累行義而不困也勉之則其人焉使昔漢賈生知此意豈遂汨沒長沙哉於是薦紳大夫士聞而咸嘉之爭為賦

詩明志題曰逸相歸雲詞雖殊軌義實同趨行之日登高送遠對菊飛觴揮離思於清秋要貞心於皓首

還金集序

武林葉母還金事其子中翰君某播諸薦紳爭表之遂成卷帙釋子讀而嘆曰美哉備矣是心也皆還金之心乎夫母之賢尚矣葉子所為汲汲焉孝也不曰孝子成身乎克是心也而許身南金以成其志焉者特優為美夫諸學士大夫從而綴跋表焉仁也不曰仁為已任乎惟是心也而暮夜郡金以自信其廉者不足多矣是之為子也於自信也而無弗類焉母之視人亦猶子也而錫錫錫焉斯仁母之心哉嗟乎世降風移古道奚托希聲絕德壹則為昭可以觀矣可以觀矣自今母子若孫與聞母之風者咸訓其德而興焉則母氏且儼然常存非直表其行已也其為愛母不尤至乎吾於是編乎有感

壽陽陽飭菴先生八十序

嘉靖乙巳之歲春和飭菴公於是年八十矣予崇儒時為應天府尹時寓祝馬南都士大夫聞

耆望不門。先是，郡城五月不雨，至六月，京兆公
橋之，輒應。雷震，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苗澤
然有秋。郡民感大，喜曰：「侯誠應乎天者也。」是日，其
僚友錢子為請祝言。子顧謂曰：「是即可以事公矣。」
予何祝？越月，我皇上以太廟維新，覃恩臣庶，
於是，爵菴公以都運貤封大京兆。民復喜曰：「侯
無求於天而自應也。」明日，錢子偕陳子麗子為速
祝言。予又曰：「是復可以壽公矣。」予何祝？夫壽，天之
宰也。德之符也。君子始厚於德，而足以格天，終應
於天，而益固其德，是故壽者夫人之交也。公嘗教
授應城士類，不振。應官南北省，學業守節，
節用愛人，民用受福。去思，乃以漢陽循良不改
遺愛有堤，卒為山東都運使。以公之持已，端
嚴雅重，其居官也，廉靜節愛，豐於求志，而儉於取
名，其與時違，無足怪也。公之厚於樹德，可徵已厚。
德公自壽也。自壽者，天斯壽之，天之應於公也，固
宜數數然哉。公在婺時，嘗一乳而三子矣。朱幾崇
儒，復駿登甲科矣。既而五男十孫多且賢矣。獲應
未數也。崇儒名位未艾也。公之壽寧有既乎？故曰：
可以壽公矣。可以壽公矣。九月六日，公歲降辰也。

君子謂公尤有景福焉。萬物告成時，則豐矣。寒暑
適均，物則夷矣。時豐則禮備，物夷則情洽。斯辰也，
賓甥言集，子姓悉具，駢紫紱，金旅獻，更祝公亦愉
愉然起，躋焉。泯泯乎，可以述，可以風，將必有善鳴
之士，侈其觀聽，熙盛美於無疆者，匪特祝言而已。
也。抑吾聞公同鄉太宰，暨老羅公，今年亦且八十，
一邑二老，達尊並擅。卿有山斗，朝有著龜，使天下
稱有德有年者，必曰：「整翁，飭翁，而思則象焉。」國
且書之，垂休後世。然則，二公之壽，固作人之基乎？
是且家祝而人頌之矣。所謂邦國之光，非一家之
榮也。於是，二三君子咸謝曰：「聞公應天，且得作人
又聞同聲焉。祝之至也，遂書之。」
壽大中丞西野張公七十序
松谿程子居壁，雖業諸生暇，燕坐融然，若有契焉。
客有遺山海經者，取而讀之。怪其汗漫，竊冥多非
耳目所徵信，至稱軒轅之國，不壽者亦八百歲。意
上古沕穆，人罕紛騰，完養粹理，或宜然會同年
友太僕高君肅卿貽簡曰：「中丞西野張公，子婦翁
也。今年七十矣。九月三日，初度辰也。丐一言擬
山海之祝，可乎？予輒然而笑曰：「異哉！無心之會，若

是哉斯可以祝矣予以恙謝言久矣顧於茲有美
焉蓋予生公二十年後幸同丁復同月日固喜公
之壽於先也乃弗讓而復於肅卿且謂之曰吾聞
隘宇者言或拘大觀者述斯至山海之祝筵矣予
則未之或觀也子昔嘗使琉球浮東海矣歷飛滌
窺龍宮足躡蓬壺手挽扶桑接洪厓之袂引石屋
之壽具可憶也歸而誦焉斯不足以壽而翁乎子
今為太僕居南淦淦山名天下尚矣其最勝者南
有瑯琊西有豐岫醉翁之亭瞰乎其中收靈萃鼎
子挹醴泉之酒采幽谷之芝歸而獻焉斯不足以
文恭公遺稿卷八
壽而翁乎而予贅而談祝管而測天其奚庸焉抑
予聞西野公素履剛正嘗為侍御史按湖南風裁
凜凜立臺且十年則以論宰臣而出貳臬司矣歷
藩臬長晉中丞撫寧夏載撫晉陽則復以言事不
合貳貳藩司矣不殄不損荐復舊秩撫西川則年
未及耆而抗疏縣車矣夫采銳而進因諛而信亦
人情也公則每惟恐極其意焉而恒退以自畜異
巽然以自居以予揆之其殆效法於山海乎何也
山不畜則不高海不畜則不深龍從蛇蛭積卑而
成溟渤汪洋積下而盈是故山海之所以長久者

惟其高深也山海之所以高深者惟其畜之卑下
也公為御史退而畜焉三為中丞又退而畜焉倘
徉山林不知歲年德日以崇心日以淵山海之德
公固具體之矣含真葆靈長生久視將等崇深而
薄軒轅又奚疑焉某視公固通家丈人也自今歲
逢是日必舉酒為公壽公弗替引之某也敢自後
乎肅卿報書喜曰善哉祝乎吾將獻之公遂書以
歸肅卿

秋佩劉先生知遇錄序

其讀先生知遇錄作而嘆曰於戲可以觀可以風
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其在
斯錄乎先生舉進士於先大夫為同年先生守吾
婺先大夫憲蜀又同時迺屬情益厚某兄弟方壯
每造郡齋先生必留止數日偕令子敬之述之講
誦日侍先生言謙不知為郡公云居諸奄忽三十
有二年矣先生捐館不獲臨奠莫不獲執紼緇
為恨乃今述之卒業北雍過留都授斯錄俯仰今
昔泫然淚下得無言乎竊惟先生風節之峻出處
之正斯錄備矣至其貌莊氣厚行古心屈了不語
人欺高視闊步千金一芥齷齪者愧死作為文章

詞雄氣逸如泉湧駿奔頃刻立就古稱長者稱大器寔先生其人則錄所未及焉某能不贊一辭或謂斯錄自勅諭至銘誄言以佐殊詞緣事異際曰知遇不已滄乎某曰不然鄉分迭唱風雅同聲君臣之交也先生名實加於上下行業孚於朝野褒薦異而熾善同焉邱誅異而哀死同焉其為知遇又奚別焉於戲先生往矣聞涪山自西南來蜿蜒萬疊屹為州治岷江西注合黔水匯城下江洋渟滯是鍾先生山川無恙先生固常存乎人謂涪在宋嘗寓伊川在今日產先生抑不可謂不知遇文恭公遺稿卷八

先公十歲序

先公集既成男某愴然出涕曰嗚呼禮稱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夫手澤猶弗忍也而況心思之所寄乎是故于先公之遺藁嘗欲哀集而屢廢焉既復自歎曰昔子長述太史之業福時輯文中之遺懼弗傳也作而無述其誰與乎爰復以淚而釐校之首五言律詩遵先公舊錄也次七

言律次五七言絕句次五言古詩次七言古詩次和陶上下次遊武夷及聯句凡八卷獨文多放失僅存祭文二篇尚俟蒐輯而先以志銘哀誄附焉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將裨論世者有考也抑禮復有之無善而稱之誣也有而不傳弗仁也先公天資超邁屬詩辭率意立成評者謂清新俊逸不減鮑庾自蜀憲歸後常坐東西二樓或累數日不下讀古人詩有邦輒和尤愛靖節白沙二公之作一和十數首與寄所到工拙無論焉是故間有未安不敢僭易以文恭公遺稿卷八

夫

經文恭公遺稿卷之八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九

序

送不家私身公致仕歸蜀序

聖天子御宇三十年億兆入安序下浚亮天下士咸聚而頌曰惟皇之極欽福錫民又曰文王壽考遐不作人其惟今日乎於是聲應氣求川流雲集罔不彈冠奮袂而思際明良之會矣時維太宰夏公與有相之道焉士方望公正笏垂紳表儀勿替也公顧自惟念曰功成者退天之道也匪彭無咎易之象也出處時偕士之全也吾何求焉吾何求文恭公遺稿卷之九

馬居易侯命而已矣一日致臣而歸天下士有不釋然者相與道公之素咸曰世方雕樸飾塗儼謫相習甚或突中莫測傾危利災公惇懋而不欺平易而和巽其與人而成其美也胞胞焉公吾之師表也公自錯質揚於王庭迄今四十有四年一何勞也歷任凡二十有二服政宅揆外內更踐升沉一致一何亮也夫勞茂則績弘績弘則澤廣亮則守介介則行光而復本之以懋持之以平出之以巽其得士也固宜而今其誰與歸縉紳大夫聞而贊曰是誠知公哉而其不釋然也則猶未焉夫

程

公勞矣亮矣而致位冢宰統百官而均四海矣乃今法天之道以藏用焉守易之訓以遠危焉履士之全以善後焉其惟曰不然且公無求於人而士復有求於公殆非公意矣故曰知公猶未盡也公蜀人也吾先大夫嘗官蜀泉歸來每談蜀中山川之勝以為快若重涪者尤稱奇偉壯特萬山奔轟二水合流林壑城郭如涵鏡中公歸而考槃松泉之上坐茂樹濯清流仰高鳥之翔雲俯遊魚之沉碧真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可樂也雖然公志在經世出處當無間也今茲往也江湖之憂詎能已乎其於國家大計必有謀猷入告如裴相國之於唐文路公之於宋者矣天子錫福作人方隆未艾公樂天憂世異地同心此又天下大夫士之望也亦同寅諸君子之祝也僉以予言為然遂書以續賦歸之後

送近齋徐君恤刑西蜀序

國朝制每六載則簡法官之明慎仁恕者慮刑兩直隸十三道恩至濤也於是嘉靖辛亥春刑部郎中徐子拜命得西蜀焉予於近齋尊君同學友也喜而榮之且謂之曰茲行奉天子圖書也古

稱欽恤之訓尤當於今日乎子則何以副諸夫簡
於明慎言欽也於仁恕言恤也夫亦不負所簡而
已粵昔有苗淫縱帝用哀矜乃命士師制刑之中
惟明克允中之繇也周家仁厚由獄長國迨於至
年猶訓祥刑明清敬畏祥之原也是故執斯典而
世促鉗網號而祚傾且夫死不復生絕不復續一
女子猶能言之其文函為感動彼長為不顧者獨
何心也古之杜獄成於五刑言刑詳之矣今不獨
五刑也又加以三蔽焉或關而證行焉或遷就焉
或馬或泥成贖而重連焉錄其積習反獲沈痼而
大赤公遺帶卷九
幽於狴犴待盡者幾矣嗟乎嗟乎曾謂謂
說仁義之君子而反一女子之不若哉豈惟於斯
其視騶虞竊脂亦有餘愧矣子之在秋曹素以明
慎仁恕聞也而川之東西獄之成於五刑三蔽者
或不少也今茲往也務審克以求情簡乎以輸讞
俾其人咸自以為不冤不辜而不蔽者亦所謂死
者復生也生者不愧也庶幾淑問如皋陶長國如蘇
公乎而明 天子欽恤之意斯不負矣若王賀陰
德定國昌後理則固然而善非有為也子行矣我
囑如蘭之奇錦江浩水之勝甲於天下先君子十

峯公舊遊也寤寐無緣羨子行邁上下登臨舒
蕩思將必有品題賦詠之什以續洗冤之錄嗣祥
刑之編不但翫披民物而已也則於蜀之山川亦
有光哉

世講叙言

歐溪馮子拜廣州之命而去京師也松谿程子
有難色焉追通家之往誼慨歲月之易流感時事
以興嗟懋職居而相勵於是出祖鄰陸意氣慨然
顧謂馮子曰夫緣錢遠而陳感臨岐路以含情自
昔已然迺今為甚矣子將無同乎粵昔先憲剛十
七恭公遺帶卷九
世翁之與尊大夫丹山公友也始弘治之二載歌
鹿鳴以同升往來娶城計偕京國迨然好矣吾
世科爰有潘氏時維督學仲嗣厥後司馬當朝中
用鳴文金玉韞德吾翁以結心之契定指腹之婚
公寔執柯永以為好既而後先登第南北裴公
翁執平於金陵外舅拾遺於青瑣公也才高時
益壯彌堅竟薦南宮通司冬署而子室家用合
來水工之稱是年正月甲戌子生最晚知名實先一歲
之譽至同治己丑與潘子生最晚知名實先一歲
天八年守郡繁三氏之橋梓紛接佩於嚴廊續

程於陳雷聯馮戚於章杜而皆緬世德於百年慨
驟聞閔思前脩之三重前華謂道德文章墜風流婺州以為美談浙東傳乎盛事顧風木
同感賸北萱而獨榮嗟少壯之忽衰撫居諸而
惜逢時弗靖哀民孔艱獨飲馬於郊畿黔
腥於草野拊膺長嘆伏以誰馮宵旰獨勞
安危方賴時傑青年遠識共推駕部之英
根欵注天曹之簡廣南騁足冀北空羣五
軒騰一麾揚其慷慨登高山而望遠海
將進酒而臨薰風言不盡意子行矣子行
文恭公遺稿卷九五

婺集同聲詩序

蓋聞賢哲宣明山川效靈風雅承派後先如契是
故開駿圖者貴垂休而有託嗣鴻響者期景行以
無慙其趨一也粵自吾婺山峙東南之盡水會錢
塘之源靈秀蔚鍾粹精苞固故人物生乎其間者
世恒貴而代有聞焉秦周以前遐哉邈矣自漢
後若赤松二皇自然者流首凜風槩而孝標賔王
志和之屬遂肇詞章歷唐及宋則宗忠簡勲業之
冠也而鄭胡林喬拓其緒矣呂成公道學之源也
而何王金許濬其流矣潘默成陳龍川文章之彥
也而蘇胡吳黃接其武矣中間名卿著相稱右江
南學士文儒號小鄒魯蓋莫可殫述焉迨我
高皇渡江婺州駐驛延覽英傑翕聚雲龍一時名
臣婺實大半而景濂之父子尤稱偉烈於
咸盛哉永樂而後代不乏人至楓山先生尤以道
自任為世所宗常語同志曰吾婺三重擔今在我
後人也斯言也我先君十峯憲副外舅竹澗司馬
暨漁石太宰樸菴復齋二司空暨予小子寔竊聞
之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門者難為言
而生於吾婺者不亦難其繼乎則在今日重有感
矣嘉靖庚戌之歲 天子踐祚之二十九年也

時吾癸仕而同朝者二十餘人或貳秩宗或掄殿魁或給青瑣或侍烏臺或分諸曹或服觀政匪徒濟濟衣冠之盛寔喜師師道義之同咸自奮曰相彼物矣猶貴金華矧吾人矣可負鄉國山川猶昔風氣靡殊既有開於前脩忍自廢於後進百年一瞬人生幾何苟不力善而有聞亦徒醉生而夢死况義命之已定雖微倖其何裨脩已俟時本至簡而至易存誠慎獨可希聖而希天仕則尊主而庇民處則止家而範俗緣是道也其庶幾矣先是巳丑之歲某也叨與詞林羣辟視今希稀卿佐於斯

文恭公遺稿

七

壽李南渠相公五十序

南渠公入相之五年年始五十嘉靖癸丑六月初一日嶽降辰也公越之姚江人也姚江謝文正公作於前矣公繼其後人謂一邑二相奇矣及考拜相之年之官之月日無一不合則其人品事業始終寧獨異乎夫是之謂壽天下士大夫莫不稱慶

其相與言談樂道而頌祝焉者固已充堂而盈矣翰林庶吉士馬君體乾輩二十八人未有以爲祝也以故事來請曰是惟先生某曰微請吾願也予惟昔者乙巳歲承乏南雍公時爲國子司業乃屆是日子嘗燕公於講院樂聚之亭臨池而飲時池畔蓮花葉甚茂有霞腸碧筒之詠情興甚洽今復垂十年日月依期而至此地此樂可復得乎輒有感而嘆曰子無以頌公也蓋相與追惜年華乎夫人生百年之內爲十年者十爾父年以前恒勿勿也由茲滿百爲十者六因往推來亦不過爾人謂公與文正已往既同文正行年望九始終全福延及子孫甚盛將無同乎某曰未也昔吾夫子嘗自叙平生每越十年而自名此人生叙十之始也其稱伯玉也謂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他日又自願五十學易冀無大過蓋亦追年華而考進脩也吾請以夫子之願伯玉之能爲頌可乎夫伯玉慨倦寡過孚於家人夫子信之亦可以爲成人矣夫子自謂五十而知天命亦既無過矣猶庶幾於無大過此其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生生而不已足之謂易天地之心其有窮乎是故生生

而不已也已則窮而乾坤幾乎息矣此夫子之所謂知天而欲法天也天命生生不已夫子法之亦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生生之意蓋如此公去少司成四年而入相其寡過也無慙伯玉天子賢公久矣昔夫子不得師相之位而汲汲焉欲行其道於天下而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然則時之未泰夫子之所謂過也今公早登師相之位視夫子可謂大行矣今天下生靈若何無亦得夫子易世之心而尤汲汲是務乎昔周成王之命畢公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洽澤潤生民四文恭公遺稿卷九 九

夷左狂周不咸賴予一人永膺多福此而和之能事夫子當日之心也蓋其所願老安少懷而庶幾無大過者乎常人之壽以一身也以一家也聖賢君相之壽壽以天下壽以後世也故夫子以老安少懷為己之志成王以生民澤潤四夷咸賴為相之協心一人之多福公之所為自壽而朝士之所壽公者其在是乎其在是乎此固某之所以追年華而頌公者焉蓋至於是而後不負乎天下慶公入相之早而公之壽國也有餘斯亦可以自慶也夫

松石三壽圖序

天下之物植之壽者莫如松峙之壽者莫如石合松與石植而峙焉則彌壽矣吾家十峯之下松谿之上鬱鬱乎磊磊乎多松石也吾翁之謝蜀憲而歸也以十峯自號於谿之西建書院業吾兄弟日藏脩焉一日承兄克敷氏坐尋樂堂後正對石牛峯見其下石如台級長松掩映愛而樂之已復諫嘆之於是人稱之曰松石先生先生喜曰吾方無意世用樂與木石居吾真松石主人也竹弟某贊然曰有是哉徂徠之材清廟明堂之所需也靈之巖玉埤丹陞之所資也先生負才美固棟梁柱石之具也而顧不為世用如之何薦紳士聞而論曰先生不屑委隨不受變於俗剛直凜凜操此松矣先生遇事果敢如其是也一家非之一國非之不顧也介如石矣行藏固有志也而曷強為且吾聞之松則有苓或為丹珀而世方寶之終莫能闕石則有璞矣和氏可刖璞不可掩也竟得名璧以為荆山光二子若孫顯顯叩叩固先生之松苓石璞也而其光顯為世用也誰謂非先生乎某曰士知先生哉子固矣子固矣嘉靖癸丑嘉平十日先

生甲子初周時也。其也方圖所以為先生壽者。不持繪圖為贈者。披而視之。蒼松玄石上下而三老坐其中。予欣然曰。吾有以壽先生矣。此松石三壽圖也。松一也。石一也。先生一也。詩曰。三壽作朋。其是之謂乎。客亦咤然喜曰。信斯言也。則蒼其衣者。松之精乎。玄其衣者。石之精乎。而朱衣者。其先生乎。某謝曰。客啓予哉。松石托先生以為侶。先生合松石以為壽。函三為一。高厚無疆之道也。長生久視何足云乎。是時某也方受天子命。與庶常吉士講學瀛洲亭上。樂斯事之奇也。咸同聲而相賀。大恭公遺稿 卷九 十二

壽東岡屠翁八十序

東海之濱。隱君子屠翁居焉。嘉靖甲寅之歲。春秋八十矣。四月二十六日。懸孤旦也。其同里人仕於朝者。侍御楊君輩。相率徵言為壽。松谿程子某曰。翁固自壽矣。予又何祝翁名。佺字壽卿。別號東岡。吾聞唐堯時有僊人。倭佺者。日茹松葉。瞳方碧。翁名同而字壽。即其人矣。東岡非蓬島耶。雖然。猶有本焉。楊君稱翁賦性剛直。宅心平易。斯蓋近仁者也。固宜壽州事親孝。處兄弟友愛。夫孝弟立人之

本也。辟諸人身則元氣也。元氣充盛。有弗壽乎。方翁少壯時。先業未饒。家眾為累。翁力幹盤涉。歷難而思慮勞。凡可以振起門戶者。承當不憚。暑寒不倦。家用日充。兄弟咸賴之。一生惟以治農教子為務。夫孝弟力田。漢所上也。故以是科求賢。今翁實有之。使翁生漢時。將膺上舉。雖欲隱居。不可得已。翁為人淳篤。不事矯飾。無少機械。服食器用。絕無華靡。世俗夸誕之態。聲色豔麗之習。一無所染。蓋真元不墜。澹泊自如云。夫矯飾機械。役其智者也。華靡夸麗。蕩其性者也。智役神。神勞矣。性蕩神。神滑矣。神滑且勞。精氣日以滿矣。欲壽得乎。而翁不鑒以完真焉。澹泊以無為焉。含光葆和。熙然嬰兒。今之八十。猶中壽爾。而耄而期。誰能禦之。此翁自壽之本。豈徒有羨於如松之輩耶。且予聞諸神僊。鍊石化金。皆茹松類也。猶有待乎其外者也。翁惟不伐其性。不滑其神。以全其天焉。已爾。蓋無求於壽。而自壽焉。日以久視。日以長生。於戲。天下之至寶。惟無心於求者得之。此之謂也。翁又匪直自壽。且可以祛世人求僊之惑。而於是乎壽天下之人。焉。天下之人聞之。皆曰。吾有長生術得之。東岡翁

則翁豈直自壽乎哉。翁贈刑部尚書石菴公子今
太子太保左都御史東洲公兄也。福建按察司副
使致仕東涯先生則翁季弟也。某嘗辱好於二公
視翁則通家丈人也。固願申一言以為頌。

慶郡侯陶山李公四十序

予嘗讀漢書循吏傳述龔黃朱召諸公以為所居
民富。所去見思而已。無他奇能異政也。夫謂之循
吏者以其循循而無所異於人也。且曰居而民富
者循。民生日用之常而為之所也。傳稱黃霸令民
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雞豚去食穀馬米豆
丈恭公遺稿 卷九 十三
龔黃稱龔遂躬率儉約勸民務農桑今口種一樹
家二母雞五母雞秋冬課收歛益蓄果實勞來循
行郡中皆有蓄積如此民為得而不富去之日烏
得而不思耶。循吏絕響千餘載矣。吾金華一旦何
幸而遇陶山公。振循良之治行以紹數公之休烈
乎。公之治郡條目雖多。大指歸於節用省民靡費
即所以富之也。如公門逖遊食之役詞訟革保家
之拘無非與民休息誘民務本而力田也。諸凡善
政不可枚舉一郡旄倪謦呼踴躍以為從來郡公
未有若此相與歌頌欲求公之年而祝之乃公年

纔四十二月八日懸弧旦也。嘗考龔黃二公為郡
時年皆已高其後並受上賞一賜爵關內侯一為
水衡都尉公方強仕之年膺金紫之秩且紹數公
之休其列九卿而都三公躋大耄而登期頤祿位
名壽高出古人理勢之常固可擬也。傳曰天視自
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曰民有所欲天必從之
公之得民如此天意可知且吾郡數年遭海寇侵
迫家給軍餉頭會箕歛又朝殿遺災天子下明
詔刻期脩復征輸日急百姓皇皇待哺願拊之時
其仰望我公若赤子之戀慈母也若大旱之望雲
丈恭公遺稿 卷九 十四
寬也幸而我公廉介之操仁慈之德既足以植吾
民之命而明敏之識通達之才又足以孚吾民之
心吾郡蒼生無慮億萬計其依庇我公而視公非
公也殆有甚於命與心也其祝公之壽胡福而集
洪休也凡人間之所願可致之祥莫不畢萃於公
且施及公後世世罔極焉其詎能一一道哉。吾聞
大江之南池州開府馬有山鬱秀曰九華敢遙想
像江山之勝而約郡人之情頌曰江流滔滔兮往
過來續過續不窮兮如公之福又曰九華屹立兮
公生所鍾孽秀罔極兮與公始終予與公嚴君令

尹公嘗有壁雍之雅固通家道義骨肉也而武義大尹何君亦周旋其間有兩世之好以斯言見屬予固願一言

文恭公遺稿

卷九

十一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九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十
記

遊南旺湖記

丙戌夏四月十八之日舟過南旺松谿子從蓬牕瞰湖中見人隱隱行茨菰內不知其為舟也心甚樂之偶登岸偕史初齋陳半湖陳近渠行指湖旁小艇將往遊顧棹郎未得忽野叟從旁赤身斗笠欣然請登予喜曰是不可不遊也遂從二童子携茶一壺而往萍苻四合一棹中分蕩漾渾漪渺然有瀟湘桃源之想漁舟往來笑談相接頃所見而樂之者忽焉身親之漸入湖中菰蒲掩映筍簞絡繹香風泠然草光鬱然遊魚戢然鳴鳥革然葛衣岸幘坐泝空明俯仰睇眄無一物不可人意者然後知向所見之猶未盡也是遊也壺而子以恙不得與初齋最長次半湖次予次近渠坐如齒有頃童子供茶飲如坐勝絕情真雖無醴饌絲竹之樂而陶然自適曰是莊也三美具矣偶有興野老能成之一也燕遊之間不覺長幼之節二也清談啜茗取適而止三也顧世之所謂遊者惟供具酒食馬是議不役志焉則蕩且淫焉陋矣予聞昔郎官

湖以太白名茲湖今斷不得為四賢湖耶抑有感焉是湖在天地間舊矣不知昔之人有為斯遊者否又不知後之人能繼斯遊否又不知吾四人得復同遊如今日否懷思緬邈付之茫然此古人所以當歡而悲也相與歌孟浩然之詩曰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歌畢相視慨然太息嗟乎可以感矣松谿子遂為之誌而繫以詩詩入五十五古

登快閣記

蜀陳子梅甫令泰和高涼謫史過焉請登快閣時涼雨紛下江色溟濛颯無波興梅甫固以請遂往

文恭公遺稿 卷十

先過黃山谷祠讀其快閣詩意已灑然亟登騁望視向所經如披黥林而俯平簾如出深洞而升疊丘曠然昭明曾不知江外之飛雨矣不覺踴躍嘆曰是真快哉其可無遊乎於是廬陵令傅子師正泰和學博士文子希周陳子日章翁子良貴咸集同聲而和之陶然而適序坐稱觥楚楚然秩諸禮予乃大喜而颺言曰快哉遊乎吾黨盡常自快矣夫快也者樂之謂也人匪快則憂憂樂之殊而君子小人分焉故曰君子蕩蕩小人戚戚箴歌陋巷人弗堪憂也而顏子樂流水枕肱世咸憂也而孔

子樂夫憂樂豈有定迹哉存乎其人焉耳矣不見可憂也則無往不樂也故孔子之自謂也亦曰樂以忘憂是故觀於憂樂而君子小人分矣然則君子終無憂乎曰有而與小人異小人之憂一身也君子之憂天下國家也雖憂而異於戚戚然者矣然則謂君子無憂可也於是諸君子皆欣然作曰知快矣顧有累焉弗之能常柰何曰在立志語曰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憂孰能累之是故志立則常快矣常快則同物已欲立而立人而天下國家之憂不快不止矣易曰同人于野孟氏曰樂以天下

文恭公遺稿 卷十

快之至乎諸君子復欣然曰諾敢弗常快是固已而雨霽日暝寒風颭颭閣之上弗可留也梅甫乃移席武山堂堂前霜菊盛開清興殊劇梅甫謂子曰茲遊真快請志之予遂對菊記其事梅甫名魁師正順希周大才日章現良貴爵高涼謫史葵永康松谿程某也歲嘉靖癸巳十月之十七日

重建浮金亭記

藤東山浮金亭趙宋時已有之按知州趙宗德詩東坡先生所建元教諭費克忠又謂先生遷瓊時飛舟亭下登覽焉惜藤志無傳不可得而稽矣然

亭以先生有名則建與不建可無論也。某貶官信
宜尉寓蒼梧嶺表書院十月至是道繡江繫纜東
山下問浮金亭則云圯廢久矣顧望歎歎不能釋
明日偕學博士姚文祿守備指揮王良輔里人知
縣霍榮暨梧之士從遊者廿師孔何自學易大慶
等二十餘人尋其故址咸莫能辨已而犯煙露披
荆棘見圭石出萊畦間封苔蝕土津剔視之則克
忠記也嗟乎嗟乎昔賢之遺山川之勝而欲其墟
莽者曾不一動心焉其謂之何於是某論於衆曰
孰新是役吾當紀之於是令招文選慨然請其覽
文恭公遺稿 卷十 四

遠哉然則登斯亭者可以觀可以興矣勵景行之
志撫今古之變任開繼之責章山川之靈斯於諸
賢為有光乎雖然亭不可得而常新也夫自紹聖
至大曆以至我明正統迄今數百年間亭屢興
廢自今以往當復如何豪傑之士不待亭而後興
斯可矣夫風雨如晦難鳴不已者貞也苟因物而
遷與迹俱化此予之所重為感也百世之下聞茲
言者必有謂先得我心之同乎

重建蔡將府記

曩予在京師嘗聞方今海內稱良將者僅數人
而廣西右叅將紫江沈君與焉比謫居過蒼梧適
紫江有七山之役邂逅灘江上見其恢廓英毅竊
信所聞之不誣矣歲嘉靖己未紫江重建蔡將公
署成指揮使李南寓狀高涼請記予感而嘆曰沈
君之賢也弗益信乎夫憂患者謀不遑外廩者內
弗顧是故武偃而慮可周也師安而廢可舉也廣
西萬山阻絕徭獠淵藪出沒為我民毒右江控柳
慶諸路獨獠尤甚向使制馭失宜疆圉弗靖是惟
梓禦之恐不暇奚暇奠厥居也吾聞紫江之領右
江也布令肅而信撫軍士嚴而有恩過羣屬以禮

素性忠敢征行必躬率先冒矢石往者桂林之急
四山之叛咸奮臂前驅卒以成功是故諸夷相戒
而不敢犯爭出獻牛酒羅拜歎血遵約束居民晏
然故得以其暇裕而成茲役焉可不謂賢乎予
固弗辭而為之記按狀府故創城東南羣屬自府
後隨而前紆曲弗便紫江改闢前東旁入前立帥
府坊左右浚故池環線以墻中築石橋通甬道列
蔭佳木儀門三間左右翼室稱是使官屬休止又
入為重門視儀門少殺前堂五間崇二丈有奇廣
五倍輪倍崇東西相向室各五間東隅為書室三

文恭公遺稿

卷十

三

間後堂崇廣視前制輪殺三之一東西室各三間
堂後神祠三間祀古名將為出師受成之地左右
倉四間儲穀以備歲凶而叅將私第故在城西北
今亦改建府右門堂寢室靚深閑美而費則多出
私帑焉公私鉅細委備罔遺朝而出令時而退食
可以慮可以休其為計也蓋甚周矣然紫江嘗兩
乞歸復泣任歷七年始落而其成也亦甚勞焉於
戲後之居是署者思其成於偃武也則無忘伐檀
之歌思其用力之勤也則無貽棟橈之耻庶幾可
居乎紫江名希儀字其貴縣籍後先贊成是役者

前郡守鄧鉉左叅議俱僉事龔遷今兵備副使
劉守緒指揮張閱陳環而郡守汪仲成通判王惟
寧推官李闕成樂觀厥成云

卻雨臺記

信宜在兩州城北八十里萬山中通二水合流地
僻雲深遊者有武陵桃源之想然郡公未始有至
而謫居者亦未之前聞也嘉靖歲甲午冬某解史
職來尉茲邑維時王溪石公守郡明年乙未夏五
月公行部浚止將撫猺以偃武興學以脩文某侍
左右公以為同袍士也亟引而進之於是邑之施

文恭公遺稿

卷十

七

倪暨薦紳士咸踴躍快觀以為千載一合也先是
霖雨且兩月矣公如棹輟晴甫至復雨數日遠邇
不能出跂望佳山咫尺貌若丹丘蓬萊然不可即
也十五日乙亥旦雨滋甚卓午稍霽公慨然過予
曰心一者不貳迹與奇者無豫盟誠欲往也即冒
雨何傷乎遂命駕偕出東門見東山一帶蜿蜒參
特昂然南趨恨隔江不得往公江岸迤城北坡陀
紆曲叢竹蔭翳冷然若深谷顧見一山勢若抱城
圓趾而平巖巖名曰登高山也亟令僕夫荷鋤
陟其巔至其上則水之合而趨

也山之環而峙也城郭閭閻之井聚而輻輳也悉
在目中而新置學宮則翼然當其中為形勝所萃
公喜而嘆曰地之勝乎學之美乎風之動乎會於
今日矣信宜之士其蔚然而興乎乃舉酒相賀時
日光穿漏稍覺鬱蒸而陰雲變凝結不流衆復
恐雨且至或曰茲遊也茲山未之覩也山靈無亦
有相乎公曰聽之聽之兩亦未害也須臾雲暴西

南山際潏然而雨興矣衆方怪之或則見其搖曳
飄蕩迺適於西北諸山而空矣有頃復作於東南
潏然加密然亦尋飄曳於東北之龍山而空矣蓋

文恭公遺稿

卷十

八

周山而竟虛其中於是凡從行者莫不爭相駭
顧以為山靈之果有相或謂有心懷卻之而然也
某感而嘆曰嘻天下事可以容心乎哉夫高涼信
宜古也州賓州也公之守也某之尉也惟無容心
也故是是也而又何心於卻兩乎蓋不卻而自來
者今日之至也不卻而自卻者今日之雨也古之
開雲衡山及風江陵者皆非有心也使有心卻之
是反道之矣雖然今日之事天亦孔邇矣詎可不
自重自愛而私若天意乎公謝曰諾乃歌曰登高
山而望遠海八黃鵠不可以置吾將從吾好今侶

麋鹿而友煙霞其醉酒仰天而磨曰望遠海而登
高山兮舉一世其誰同公從公好兮惟公從於
是引酌盡醉而罷公曰是遊也不可忘也子其志
之維時縣令謝彬千戶王宗賜吏目周永從行宗
賜遂欣然請築卻雨臺志諸石公名簡字廉伯台
州寧海人某字舜敷金華永康人也是歲五月既
望日記

遊東溪小瀛洲記

信宜南門有東溪溪東麓竹樹鬱蒼陰翳清流松
谿子憇舟焉時夕陽初歛林薄餘輝水光山色澄

本恭公遺稿

卷十

九

映特異顧見近東岸小島突兀水中欣然移棹至
則島後僅可通舟草樹射牕颯沓零亂寒衣起登
適有石磴平接船牕可喜披草而上橫可五尺縱
再倍形如小舸亘南北其趾皆石骨峻嶒周環異
卉嘉木南垂叢竹婆娑遠望若獅尾其下湍流瑩
澈魚石可數距東岸二丈而近見天妃廟及數屋
於山椒叢林間其三面則悠曠莫計城居隱見雲
樹紆繆而已時維中秋天宇空霽俯仰四顧心甚
其而樂之候焉清影寫衣則明月已在松竹間矣
予益嘉嘆蓋島雖小而遊觀之勝無一不備焉何

也夫遊無山則濤蕩易厭無水則拘繫山無林則
孤林無松竹則俗水非泗淵則不清清而無洲興
則不奇遠城市則僻無舟楫相依泊則夜罕謳吟
聲山水佳矣而無月則興易索有月而風非時則
寒冷弗禁今是遊也皆得兼而有之蓋宇宙內凡
名區勝覽之所以者豪賢達士往往遺恨而吾於
茲島遂焉是可謂無緣哉於是僕夫皆喜往來乘
小筏駿奔使令從派上下亦助予快已而酒至乃
起酌江靈獨酌清謳以酬其勝然以其在東溪集
子嘗從翰苑後因名之曰小瀛洲而為之記復然
文恭公遺稿 卷十

先天館閣記

天奚先乎冲漠無朕運行無端而已奚先乎先之
者人也蓋自羲皇設卦有畫無文而天地萬物之
象咸蘊焉後聖後賢之作用咸出焉是故曰先天
云淳沕日濟世風茲誕枝詞蔓說盈穹塞壤論者
以為使秦火復興而斯文始廓如也有志之士得
意忘言潛真守嘿期遊歸根復命之境其能無慕
於先天乎婺源余子士立則其人焉王生仲時吉
士立履貞德之問焉山中館以斯名蓋卓有

見而不徒淪者先生幸為之記嗟夫子固慕無
言之教而發憤於刊落也久矣又何能勦為之說

復古書院記

書院之興尚矣自宋中葉名賢逸士相與考察佳
勝麗朋講習上復為之賜額立長以勸之其最著
者若白鹿嵩陽嶽麓睢陽稱四書院而作人亦最
盛書院之教闡矣或曰學宮造士足矣書院奚庸
焉是不然古者家有塾黨有序是故衆庶興行比
屋可封今萬家之邑而惟一學焉奚惑乎人才之
日靡也夫老佛之教視儒道何如也然而吾儒作

文恭公遺稿

卷十

十一

之不能振老佛過之不能炮者何哉老佛之言不
啻百倍習之者衆也是故主張世教者苟欲振吾
儒之微熄二氏之熾亦惟廣羣士之地而使習焉
月以勝之爾書院者固學宮之翼而羣士之便乎
其策謫嶺南者三年一日承 環命令安福始至
理煩剔蠹疏滯督通日瘁弗遑朔望則集士於學
考德問政顧弟子員殆六百人而齋堂數楹號舍
無地何以專志業稱 明詔也恒疚心焉居三月
而且南曹之遷矣戒行有日鄉大夫東廓鄒子
諸士胥言曰吾聞君子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今僕雖去立約以貽吾民容保誠不遠矣而萃
士無所教道其有終乎予聞之惵然遂偕相度卜
屢弗食或曰南郭外東一里許故老相傳舊壘址
在焉蓋訊諸至而諦觀則姑須之脉蜿蜒南來東
西澗水東之以鍾於此者也而文峯挹其前北華
峙其後牛嶺踞其東獅山蹲其西而東北水之所
洩則蒙岡蔽其虧煥煥乎完完乎不于翼乎四方
之勝咸萃焉數百年絃誦之地鞠為榛莽者恍乎
猶聞絲竹之音也予大喜而嘆曰茲固天造地設
而神明之所儲者乎又奚卜焉乃步兩澗中宮宅

文恭公遺稿

卷十

十一

問其地則山頭棟背二劉氏所有也命之驪然而
應丈其基廣凡四十輪倍之召匠氏會之曰非千
金莫能室也顧縣無羨積以詢父老七民復驪然
而應旬日而集乃立垣墉乃定規制前故有方池
稍加闢為壁形池外臨官道拓而麓之石澗東西
故有橋就圯葺而樹之坊東曰浴沂西曰登瀛澗
合流於後橋曰麗澤而書院若涵於鑑中臨池為
門八楹題曰復古書院蓋取諸漢門內中道為儀
門曰瞻崇蓋取諸陽明子堂六楹曰文明蓋取諸
方高其以兩澗各八楹左曰石曰後堂

方高其以兩澗各八楹左曰

石曰

後堂

六楹曰茂對蓋取諸无妄翼室各四楹堂後為亭
經閣東西各為號舍八座皆南向六楹庖湍之次
附焉東號外為射圃觀德亭臨之志定而某奉檄
行矣時嘉靖丙申九月也乃冬十有二月邑大夫
士寓國南都告成且曰願子志一言為多士紀予
復喜而嘆曰是何成之速耶地美而志稱構宏而
工亟神明之所儲者固有相之道耶予小子何言
亦惟申往日真心之論願諸士之無駭焉爾夫真
者天之宰也地之維也人之命也是故以天則真
覆以地則真載以人則真聖聖斯人也人而不能

文恭公遺稿

卷十

十一

聖者是自離其真也猶天而不能覆也地而不能
載也非常理也是故天下之物孰非真有也而人
獨可以不真乎不真則無物矣真親斯父子真義
所若臣真別斯夫婦真序斯長幼真信斯朋友聖
真而已矣名取而實違焉言道而行背焉顯脩而
隱忍焉甚者則章逢其服而蹻跖其行雖世之所
謂小人者不得而與也尚可謂之真乎吾黨欲為
人則不容以不真矣且夫真心一也惟人所用爾
不真於善則真於惡真於善則為君子其歸也為
聖人真於惡則為小人其究也為蹻跖聖跖之分

聖人真於惡則為小人其究也為蹻跖聖跖之分

洪塘郭氏祠堂記



嗟乎祭之義微矣漢之祭曰先王以享禮樂而
夫漢之當聚莫如祖考聚之莫如廟是故聖人
禮達乎上下以通冥漠以萃精英以隆本始以示
愛敬斯神人交壺而民不倍而天下順治斯祭之
義也故曰禮莫重於祭中世以來廟制漸廢殺為
祠堂後起苟簡華居室厚蕪私而忘其先者相視
非異而禮之廢也亦莫甚於祭矣吾婆以文獻
東南素稱秉禮顧近代風流寢薄祠事多亦未
而盡制備物者僅見於東陽南岑吳氏焉今洪塘
郭氏其復鍾呂之希聲乎祠創於伯煥氏蓋弘治
庚申歲也後三十年為嘉靖己丑厥子基介立先
生仕於四方而歸格于祖慨然太息曰斯後也
考之未究也誰之責與乃謀諸仲兄埤埤曰時維
汝貴吾助汝翼載謀諸宗人宗人曰時子其終吾
敢弗力明年庚寅歲大脩乃欽財程力庀工事事
徙故堂而新之可百步地廟堂曰繼而向來

自會源始於祖宋一公流祀於中將百世
不遷其遠家者顯仕者則配其旁猶祖有功宗有
也自為廟視堂左右翼室各八楹室一小宗祠
世各宗子主焉而親盡者則各祀於此一室而
無後者而庶母則分祀於南二室庶咸得以教所
尊愛所親也廳之前左為齋房為鐘樓右為神厨
為鼓樓祭器藏於鐘樓後壁樓其下則貯積廩附焉
宗器藏於鼓樓後壁樓其下則祭儲倉附焉周繚以
垣而統之門凡八楹中扁曰郭氏祠堂左右壁之
以居守者規制於是乎大備矣乃置祭器乃置祭
田自始祖而下其祀者出其美公儲者取其沃復
益之以易塚及畝贖者諸田而用始稱贍蓋經始
於庚寅訖工於戊戌凡九載其為費也凡數百金
締造之至艱也禮義之至崇也君子曰斯舉也三
善備矣誠孝也可以觀慈焉告成之日殷禮肇稱尊卑咸
燕翼也可以觀慈焉告成之日殷禮肇稱尊卑咸
秩降登裸獻洋洋若存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宗人
六喜似福于子先生尊祖合族之心至是亦少慰
哉而其賢於人也不亦遠乎嗟乎今之祖考昔之
子孫也今之子孫後之祖考也代禪無窮今昔一

視追報於先德遺訓於將來子繼自今郭氏子
孫思創祠之艱體崇祭之義則後人亦常訓之將
必有賢如先生者出而嗣焉則斯祠也與天地長
存可也不然祠無賴也子孫亦何托焉能無懼哉
能無懼哉先生登弘治乙卯鄉薦歷官揚州府通
判於先君憲副十峯公先外父尚書竹澗潘公望
莫逆友也茲某居廬龍山先生偕乃姪茂才仕肩
與冒寒而來以斯見屬是用感激而為之記其諸
分建宗室之數董役贊助之名祭田以租計祭器
以品計則皆先生自訂其端而刻之碑陰

嘉樹軒記

嘉樹軒記

兩泉史君刺任三年性敏而才瞻廣而愛州用大
治州南北衝舟車冠蓋相屬百需旁午晝夜不遑
暇前守往往不終而去君綽乎有餘裕焉然行君
之志可施福任人不匱而瓜期將及於是人方以
君當遷為慮君銜余後植樹二當秋吐華碩觀君
以其托根非所也堂後之一日移而樹之廳事右
軒之前映清池倚蒼柏綠生色樹畢而松露程
子適至兩泉以告程子喜而謂曰君其遷乎然
何也固言之夫是州也若棄夫而炫新外喻

可觀而中實病石煦煦然滋之有樹道焉是故
樹之實也樹政之象也君之政成而物皆樹矣獨
茲植乎夫植托根非所君憐而遷之君嘗魁多士
修文舉密勿清峻宜也乃偃蹇州郡則憐才而遷
君者不將旦夕乎故曰茲樹也君之徵也昔甘棠
蔽芾南國興思祠栢蕭森蜀人嘆咏愛其人也別
茲植為君手樹他日州人視之奚啻棠栢耶然則
斯樹也亦民之思歟請名軒曰嘉樹何如於是舉
酒相祝時大理佐塘陸君在座亦曰然遂書以記
其事

嘉樹軒記

同年會記

會若甚易也自今視之甚難也吾邑並同年兄弟
凡三百有二十人始會於京師海印而弗與者則
二十有奇矣壬辰之歲再會於白塔而弗與者則
過半矣自後某揣遷江海憂伏出廬者十年中間
之會不可知也迺茲辛丑赴京為鄭氏執集之會
則三十有五人爾而以事以疾不至者僅六人焉
過此以往又當何如嗟乎嗟乎能無感乎歲方一
紀而盡簪者僅十之一而不幸即世者且十之二
矣能無悲乎且夫弗與於海印也則終不獲一見

者有矣。非其於白塔也。則終不致再見者有矣。弗與於今日也。則終不致三見者有矣。茫茫四海。烝烝同視。良不偶也。然偶升。偶降。偶會。偶離。乃或一見再見。而止焉。至有不偶一見者。豈不重可悲乎。方其會也。誠可樂也。既罷而人事不齊。聚散繁之矣。而天命靡常。存亡繫之矣。如大俄頃之會。而聚散存亡。交繫焉。可不重乎。斯會也。南渠黃子。石泉曾子。山泉伊子。倡之。維孟秋十有八日壬寅也。是日雨甚。歲及期而至。涼氣襲。軒窗。然環坐以齒。拜如坐。論心道故。互相勞勸。穆穆乎雍雍乎。真文恭公遺稿 卷十一 五十一

若是而同手其庶幾矣。其庶幾矣。不然可感而悲者。吾既無如之何矣。而吾力可能者。復漫不知省焉。是雖日會無益也。嗟乎。嗟乎。凡我同心。其胥慎哉。余曰。諾。乃復以齒偶而出。冒雨登騎而去。咸充克然。若有得也。某嘉斯會之不可忘也。爰繪其圖。并紀其事。以為後會率。蒙泉孫子見之。欣然曰。吾志也。吾梓之將貽於四方兄弟同勸焉。

相蔡軒記

松谿程子某之嫡孫。獨郎也。重有感焉。蓋先憲副十峯翁嘗觀政。職方先外舅竹澗潘公嘗為部侍郎。今公署猶昔。而二翁皆不可作矣。顧瞻俯仰。能不悵然。爰即司館居焉。一日雨過。散步正堂之左。見蜀葵無數。雖豐草間。葉沃然而無華。左右曰。華落已下。不問移三本植之。軒前數日而萌蘗。又數日而落蕾矣。予怪之。又數日而華英英然盛發矣。使人聞其故。處猶寂然。前日也。予嘆曰。物理固如是耶。茲葵之不我遇。亦終焉已矣。一旦移樹此軒。培之溉之。遂欣欣向榮。吐精英。獻奇秀。霜露既降。餘葉畢達。若恐于負而亟自效者。謂非有相之道耶。世之人才。何以異於是。昔者子之耕莘。說之

巖望之釣渭猶斯葵之在豐草也。及其腐勝召被
物色而興也。則升師之師。紹辟之謨。鷹揚之烈。煌
煌乎焜焜乎震天地焉。非葵之在今日乎。今之沉
淪巖穴。晦迹下僚者。亦已矣。而寵之華階。登之清
署者。猶夫葵也。而據赤心。傾白日。以若葵者。幾人
乎。而或炫桃李之芳菲。滋荆棘之芒刺。以諱世而
病物者。獨不有愧於茲葵乎。則吾儕可以自易矣。
無謂古今人不相及也。雖然。葵何與焉。昔元次山
見嘉菊於荒垣中。感激著論。有傷時之意。予謂葵
籬之華。金谷之葩。其芳同也。菊不知也。遇不遇屈
本恭公遺稿 卷上 七

郊南履雪記

嘉靖壬寅正月十一日。京師大雪。應禱歡聲喧聞。
松谿程子方入駕部。見階墀如玉。竹樹明燭。情興
躍然。謂僚友五川楊子曰。今日可無遊乎。楊子曰。
然。顧為友人先邀爾。乃各取雪烹茶。相飲。程子獨
坐。索然而歸。詰旦雪未已。復告楊子。楊子遂欣然。
呼爐載酒。騎出南郊。忽見郊野盡白。宛然長江。

郊外雲樹俱淡。若江村掩映。春陰阻途。商旅合選。
疑江干互市。其自南來者。若舍舟而登岸也。俛仰
四顧。城樓遠近。壇殿高低。又如野寺鐘閣。散亂林
莽。間相視駭愕曰。此江南景物也。胡然而在朔北
哉。與益元兀然驅馬更疾。見高阜圍白。曾無人跡。
亟登其上。則東西壇甬道也。於是旋馬相向。釋轡
舉杯。灑然大快。楊子笑曰。道旁過者。將以吾二人
為痴客耶。程子曰。奚其為痴。顧謂清客爾。須臾有
朱衣貂帽。自西壇來。武夫前呵。從衣冠二乘。吾二
人私相謂曰。之子豈亦清流耶。竟不顧而過。程子
丈恭公遺稿 卷上 八

石土坑淒冷相顧曰使吾二子終身於斯亦自可樂矣必美居出而縱觀都城之壯慨然有感曰彼之視今猶今視昔百年人世何苦役役耶因復引滿浩歌長嘯是時暝色侵人矣欲去不忍尋訂後盟拂衣遂巡言遵故處乃就騎言歸猶徘徊眺望入城東西揖別楊子曰樂哉遊矣吾當續子詩子為之記程子謂斯遊也適而不濫率而奇感而則旁觀宇宙當無與同者其可憶乎是夜乃燃藥直書其事

高氏小宗祠記

太恭公遺稿 卷十一

九

君子之孝莫大於成身莫難於光前而裕後吾聞諸夫子立身行道揚名顯親孝之終也是故孝子成身為大然世固有能成身矣而弗得致隆於先獲隆其先矣而弗能垂裕於後得為而不為與欲為而不得者衆也故曰光裕之難也樂清大司寇南屏高公則兩無愧焉夫公之成其身用能備福完名而享上壽少宰甬川張公寧頌之恭無庸述矣公之歸老也一無所事獨慨然曰禮有大宗小宗之祠大宗以統同也小宗以辨異也吾曾祖知縣公吾祖贈尚書竹廬公吾父贈尚書述菴公暨

諸妣夫人並受天子殊渥而祀無專祠不已衰乎吾少日嘗自許曰我苟有成立當買田建塾以誨吾族人鄉人子弟吾今日敢背初心乎於是卜地於白鷺嶼之陽距家可三里立小宗家廟祀自曾祖而下即前堂左右肅為家塾合而垣之規不侈而制則備焉凡春秋之需共事之儀庶饌之資燕饗之供田賦之則公自為科條曰祠塾遺訓矢後之人世守之於是公平生光裕之志廓然以慰神靈安石君恩彰矣後人佑啟先志承矣古所謂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者其分殊而情一事異而孝同乎於戲美矣至矣世之人都卿相而歸也皆惑者豐田宅靡麗者娛聲色佚遊者侈亭榭其視公何如哉公樹於鄉凡欲饗其先而保其後者咸式訓焉則公之孝庸有窮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惟公有之公於先大夫同年友善也某於長君某又同年友善也一日長君由太僕寺丞擢江守便歸為公壽濱行以茲記屬憶昔先大夫筮仕南都公分宅與居時某兄弟方髫髻與公季郎某同筆硯公撫而愛之舍報久矣今某已懷霜露之感而公方優游壽康表儀鄉國坐見四子諸孫

太恭公遺稿 卷十一

十一

衣冠金盛能不為公喜談而樂道耶乃因激江君而歸之以寓祝馬他日將觀東海遵鴈山以登高與拜公於堂下通家至願也然則斯祠斯塾也猶得以揖讓其間乎

立竹軒記

竹非凡植也。具五德焉。外直而中虛。謙也。凌寒不變節也。體剛而用柔。折之不窮。知也。脩疎秀潔。塵滓不能汙。廉也。雪月風露。觸之可象。文也。非草非木。植而出乎其類。君子哉。是故武公比德而自脩。軒轅擬鳳。而制律。彤管侔功於造化。簫韶協和於神人。若彼騷人。處士之貴。愈病醫俗之功。其細爾。兵部尚書退食之軒。舊有竹。偃地。太子太保東塘。毛公之官。於是也。為之立之。竹遂森森。凌漢當威。夏。逆笋成林。公喜謂屬某曰。竹本立也。而偃成之也。立之斯立。其天全矣。吾猶恐其地之偏側。而弗暢也。將移樹東園之新軒。而遂以名焉。子史也。為我志之。某作而嘆曰。公真君子哉。而欲翊其類乎。夫立之義大矣。而公之意遠矣。天立而清地立而寧。聖人立而天下正。三才之道立而已矣。立也者。立也。物各止其所焉者也。推公之意。豈不欲天下

文恭公遺稿

卷十一

十二

文恭公遺稿

卷十一

十三

咸與立乎。饑者立之食。寒者立之衣。庶而富者立之教。君子立之于位。小人立之于野。吾民立之中國。夷狄立之窮。商草木鳥獸而立之時。斯則百姓泰和。萬物咸若。賢俊登庸。邊鄙寧謐。而公之心慰矣。立於竹也。所見而已爾。公豈不欲天下之皆斯竹乎。抑公於竹固有契焉。公文章政事。名一時。然持之不驕。能下士。為名御史。至今官知縣。知剛無施弗利。聲問。瞻然。世方倚公。當大事。屹如山。嶽。凡竹之德。公固具體而優之矣。竹或偃也。而公立之。公之所以自立而不倚者。竹能無望耶。君子之

句容儒學田記

昔者有虞氏始即學以藏。樂命之曰米廩。周人養庶老於虞庠。其制因之。學田未聞焉。蓋古者無不授田之民。八口之家。凡服農畝而就庠序者。皆有所養也。則學可以無田也。而其所藏之廩。特以為

養老之資爾後世田制廢而無并興世教衰而貧
窶無學不復知養老况其子弟乎所謂救死猶恐
不贖又奚暇禮義也然則學田之興其養道之衰
乎句容儒學故無田蓋自縣令陳君文浩肇其端
周君仕拓其規徐君九思翼其成而督學侍御北
江間人子主之於始午山馮子裁菴楊子繼之於
中而午山子再滋復成之於終田以畝計為百四
十有七租以石計為九十有四而奇籍之理之俾
乎其明秩乎其備矣於是午山子微徐君曰夫積
以待散也利以和義也斯田之入亦僅僅爾吾懼
文恭公遺稿卷十一
夫典之立優而費之無經也斯僅僅者猶不免焉
子盡議而籍諸徐君乃上其議者五其略曰吾聞
祿以養賢則士而有德行者盡樂乎古有為食而
仕則祿貧而好脩者盡贍乎愛其人必及其親則
祿貧好脩而不能婚葬者盡賜乎有公署必有交
際凡與於禮用者其無愛乎有師生則有文字凡
登之公牘者其可略乎而無行者雖孤貧不得與
焉非禮與公不得費焉其為議也惠而辨樽節而
中於禮惠而辨則可以勸樽節而中於禮則可以
勸而且久其為美利也孰尚焉於是午山子悉是

其議且曰是宜勒石以詔來者乃屬於子子謝文
役已久獨有感於斯舉而嘆曰嗟乎斯無疆惟休
亦惟歎哉今天下文法日繁有司即為義亦無所
措手足非剛果自信者鮮不為動斯舉也凡歷三
令而後成然非諸督學主之於上亦馬克庵乃修
重以午山子之興勸徐令之廉勤始克以垂之德
父也後之君子無亦思其艱以永其休哉思其艱
以永其休則嚴於義利之辨肆於學者必見義而
不見利也令於邑者必義以為利也見義而不見
利則必以善得為恥義以為利則恒以長裕為益
夫然後能相成於無疆斯今日穀貽者之意哉若
其事之始末徐令之議已識之碑陰子可略也
文恭公遺稿卷十一
雅亭記
古今稱名者必泉石之瑰奇也亭榭之侈麗也
花木之珍異也又恒在都會焉是故遊者衆而園
日有名應天京兆尹公署後有亭一區面方池環
蔬畦而已其諸泉石花木無一焉况瑰奇侈麗乎
嘉靖乙巳秋泰和橫溪歐陽子為京兆讌客於斯
松谿程子暨而喜曰園亭之靡麗者衆矣若斯亭
者不亦雅乎請以雅名何如橫溪子曰得我心哉

願為我繹之松谿子乃受簡而申曰雅之時義大矣夫雅也者正也常也惟正斯可常也道本正而已矣常而已矣政者正也政有大小故詩有小雅大雅焉正斯可常故孔子以詩書執禮為雅言是故由乎正也在詩為雅歌焉在音為雅樂焉在行為雅德焉在名物有爾雅焉在詞章為文雅焉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不可廢也其不正者反是不可繼也故曰正斯可常也斯亭也其正而可常乎哉彼其瑰奇者侈麗而珍異者造乎其中心或有靡心焉固已詭於正矣矧物不可以常盛也西

文恭公遺稿 卷十一

十五

與矣犬雅興而善俗後矣樹溪子惟然拜而謝曰喜吾將志之以風

重葺黃花澗記

城川十景其一曰黃花澗澗出華釜仙巖間西北流過方園會石泉乃折而南南山之麓故多菊澗遂得名云朱氏世家茲境代有名賢國初時劉伯溫宋景濂輩咸相過後品題藉甚人遂跡湮澗就淪沒嘉靖二十一年歲維壬寅劉齊先生以雲南參政上章請老名美朝端風動海內歸城川之日丘壑光輝林木震動禽鳥鳴悅先生亦視若故舊應接靡暇焉家事一不問首葺茲澗勒名澗石上即右賓壘石道高二仞有奇為門北向署曰微臺別院遊者至此凭危闌依古樹俯清流已心醉神怡躊躇而不能去入門為見一堂士友以林下一人擬贈也堂正當澗若瀉諸懷階前古藤附木虬結如蓋清陰覆幕水氣空濛當盛夏時不知有暑迤右隔垣穿竹而入為寶綸堂葺諸勅也堂前枕澗為眺遠樓金城諸峯盡入瞻牖其下貯圖書列几榻前鑿方池植蓮二堂後成因山累砌樹黃花植以名卉初蓋為周垣中道門登山揭曰

文恭公遺稿 卷十一

十六

三徑山顛古松數本偃蹇蒼翠特異其下石均樹
皆凌寒為歲寒塢坳左產蘭亭其岡曰續蘭右有
臺曰風月臺之下亭名靜觀亭下池曰活水蓋地
不踰數十武而繚曲突深藏山隱室澗水周遭渺
然若金山焦島間斯亦奇矣後二年甲辰某往拜
先生屬之記竊惟先生之歸也仰則天時俯酬山
靈速追前哲匪細故焉何也夫黃花殿群芳而全
節先象標以凌寒蓋并中之箕子伯夷也首元亮
逝而花謝諸賢亡而澗隱山靈鬱如矣先生有作
功成名遂與時消息不煩移文非耻折腰而斯滿
文恭公遺稿 卷上 七

貴然有主增重前後表儀後進但是花復吐芬
馥輝映乾坤元亮而後其惟先生乎是周世道之
幸匪直山川之光也 是為可以不記某辱先生之
教有年矣往嘗與伯氏楓崖廣文令子公遜進士
從子雲水道人約偕從先生後惜也楓崖不可作
矣二三子盟尚在也可復許乎先生曰諾遂因以
為贊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十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十二

記

金陵徐氏三園記

三園主人徐申之者中山武寧王魏國六世孫也
主人衣金紫食鼎鍾人視之蕭然韋褐其自視也
冲然惔然又若弗能比於韋褐也君子曰賢哉昔
者漢之宗室曰獻王者嘗稱好禮矣王蒼者嘗稱
好善矣主人無而有之其賢於人也 不尤遠乎留
鄒古金陵我 高皇所再造也 勅賜大功坊者
中山居馬族屬蕃衍至於主人而賓客最盛車徒
充斥弗能容也乃於居第之東西辟二園暨鳳凰
臺故址為三為嘉會之所紫石為山鑿土為池亭
榭紆延林逕或田而禾或畦而蔬藪為林谷
匯為滄洲變態無窮暄涼互候四方論文學道之
士脩寂靜玄之徒至者如歸聯居接席絃歌鐘磬
之聲鏗然四起聞者心曠於是三園之勝名留都
而冠海內矣 先生少觀美而恣宴遊者無論馬時
乎羲馭初升陽公則光則適東園矣入遠心之堂
陟巖峯俯涵虛過一鑑上下總春萃清諸勝徜徉
忘遷客有歌漢東園公之吟擬主人者曰白雲栖

今爾為我衣主人曰得我心哉已而夕陽在樹
暮景澄輝則之西園矣開鳳遊堂而憩焉頃之迄
西上德輝館正對諸峯乃過典梁橋探歸雲洞倚
山間明月之楹乃躋青霞乃歷種玉放舟滄浪亭
北南望嘉樹來鶴二軒乃起而東步萬竹間度蓮
池登飛虹閣俯視萬井鍾山可攀僉曰快哉乃誦
曹思王詩曰公子愛敬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
園飛蓋相追隨其殆謂今日乎主賓驩益甚而情
未已明日期再集於鳳園偕止鳳臺書館東過鳳
麓軒見小阜上綠雲散近視乃嘉竹主人曰此

文恭公遺稿 卷十三

古鳳凰臺也攝衣而二徘徊四顧野天則
相與誦太白鳳凰臺詩而嘆鳳去臺空三山二水
之句之奇其人不可復作且曰今日微主人空臺
不復得矣然則三子蓋有古之思焉獨名勝乎
松谿子復喟然嘆曰嗟乎此武寧之遺也昔者武
寧嗣我高皇南平北定宇宙江山皆武寧力也
武寧不受尺土之封而僅歛之斯園以遺後人吾
輩得以來游來歌而思其餘烈以為主人慶主人
則詔其子姓曰斯一木一石之微皆吾祖汗馬之
分也其相與嗣德象賢而世守之則斯園也真與

國同休矣斯武寧之意也其亦可為吾君吾相
祝乎僉曰休哉乃識之三園之石

樂聚亭記

南雍祭酒私第右為講院甘泉湛先生所創也堂
名觀光旁翼兩齋而其前猶無蓋東廊鄒子稍闢
肆射雲岡龔子鑒池蒔蓮未有構也嘉靖乙巳夏
四月松谿程子某承乏視雍顧斯院而樂之嘆曰
世之耽山林者忘臺觀侈園囿者儉陂池美不可
以兼得也茲地東望鍾山北臨諸廟前帶清池園
列園囿四美具矣而可無築乎惜無資於資也后

文恭公遺稿 卷十三

三歲積博緒之餘乘脩葺之便乃獲事事為亭四
楹基崇二尺周檣以眺重闌以凭不越月而告成
向之所望萃而秀者翼而臨者帶而映者紆而列
者皆若爭奇獻異與斯亭助勝而回視堂與齋若
衆之有領也若網之有紀也而蟬然增美焉於是
咸謂院不可無斯亭而甘泉先生若猶有待也落
之日鄭生元禮輩請名予曰始欲以四美名未足
也凡觀光於是者其聚不亦樂乎盍以樂聚名諸
生欣然和曰富哉名乎弗可易已舉觴而祝之者
三子喟然嘆曰嘻二三子視於斯亭而可喻學矣

始予之至也嘗欲與斯役矣而以用誦寢自是屢興屢寢而竟終不釋也而卒成於今日然則天下之事果有欲為而無成者乎今夫貧者之求富也賤者之求貴也皆求諸乎其外也然求之專且力而貧者富矣賤者貴矣學而求諸性分之內其得之也不尤易乎是故求賢而賢求聖而聖矣而有弗至焉者非賢聖果不可至也其求之也不如富貴之專且力也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謂欲為而無成者未之有也故曰觀於斯而學可喻矣二子惕然曰命之矣亭文恭公遺稿卷三

前池故漢會稽縣父園或謂潯為洋形取別歷之義乃潯之二尺忽得泉冷然滿池朝旭浮金夜月沉璧清涵竹樹光動簾櫳於是觀者復嘆異以為亭不可無潯池而潯池得泉抑有相焉子暢鑑作曰斯樂與之微乎夫善聚莫如水有本斯聚聚斯不涸不涸斯樂是故嚴澤象之以講習蒙泉則之以果行仲尼見而亟稱老氏以擬上善匪本之貴何取於水也二三子思斯亭也觀斯池也而志學以立本聖賢以為歸焉庶幾不孤樂聚之義而於觀光之堂斯有光哉亭經始於丁未八月而落成

於九月望日某識之則閏月重九也

信宜遷學記

聖天子御宇十有二載史官程某以事迂謫尉信宜至之日首謁學官門廡墟圯文廟僅存荆榛蕪穢學官生徒咸外舍感然嘆曰人文不振固宜然哉稽其故蓋自正統六年縣被猺寇始築城學遂堙晦則以山川之秀為城蔽也顧瞻縣治軒然昭曠其右為廢倉壘趙視則羣峯如躍形勝畢萃鳳山翔其東大應之其南踞山揭其西登高崎其北左右二溪合流於前是為賓江而濠迤邐折窺文恭公遺稿卷三

見其出也則又慨然曰茲非學宮址耶於其間遷而難於費凡有職茲土暨學諸生咸議捐助而予倡焉遂得百金無稍故學地稱是材取諸山覓市諸陶工助於戎卒不數月而廊廡堂齋煥然一新蓋嘉靖乙未八月也未幾則予有安福之命矣千戶王宗賜囑右請記予曰未也通門於南塞坎於北諸工悉備斯可紀乎自是予雖行而心不忘斯學也凡繼至今長必祝焉蓋十有五年矣乃今許君竣功介圖及東洲李公述厥成中巖石之請予締覽之恍然若遊乎其間俯仰當時泮水之

於登降而四顧也。若挹先聖先賢於俎豆。深乎有生
生氣也。若揖讓明倫為諸生賀而颯颯乎其興起
也。於戲是惟艱哉。亦無疆惟休。予固願為諸生誦
焉。夫學也者。學也。合諸學而學也。學地也。而學心
也。地有隆汙。心無善惡。予謂遷善於地。尤當遷
善於心。今學廣大高明。可謂得其地矣。使諸生之
心猶夫故也。地亦不得而為之也。是故遷地學易
遷心學難。涉之日新。文王之紆。熙仲尼之徙。義子
路之喜聞過。皆遷善於心也。諸生則焉。由乎新學
而心與俱新。則心善而地應。地靈而人傑。將獲
之矣。於當時垂休光於後世。不徒科名已也。諸生勗
焉。無令議者有徒遷之領。亦吾儕之光也。是役也
東洲記之悉矣。若其成始。則今謝彬尉陳國千戶
王宗賜崔高協贊於中。則署事高要丞史載澤。令
何文俸白譜教諭楊登玉李壽訓導陳清成。終而
益恢之。則令許述而助畫於上。則前郡守石簡。今
郡守歐陽烈。咸有勞績。可書云。

信宜麗澤書院記

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麗澤。奚取焉。兩澤
相滋。則有朋友之象。是故君子取焉也。取以講習

文恭公遺稿

卷十二

七

文恭公遺稿

卷十二

七

何學之不講道。非明也。講而弗習。道弗行也。是故
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以講習也。其兩澤相滋之義
乎。信宜城南東西二水合流。羣峯環秀。俯仰蔚藍
形勝殊絕。嘉靖甲午某。以請居來過而樂之。蓋有
意焉。而未逮也。明年乙未。遷學宮城中。築翔鳳臺
於登高山。顧滋麗澤之濱。寔惟書院之址。乃謀諸
千戶王君宗賜。君慨然任之。門堂垣宇。不日而成。
數月而圯。於水子亦以遷安福行矣。歲月一紀。夙
志茫然。寤寐有懷。山川靡及。乃嘉靖己酉。邑令許
君思前政之孔良。閱後學之無肄。載度地故址。再
遷稍東隙地。而鼎新焉。為門四楹。堂視門。廣輪倍
之。左右齋各八楹。廚漏成具。周垣固密。序末示圖
予覽而驚嘆曰。學宮美矣。書院維新。不圖許君作
人之至於斯也。且使王君亦賴以不泯也。於戲休
哉。使信宜而無書院。不有負於麗澤乎。然使諸生
而弗講習。其中不又有負於書院乎。請終麗澤之
義為諸生諗焉。夫水至下也。至虛也。下則順。虛則
受。是故相比而相滋也。今夫朋友講習。自矜則不
能下人矣。侈然自是。則不虛矣。不相下則忌。能不
虛心則拒善。而安能進志於講習也。是故君子取

諸君澤馬。然自視。虛也。早以自牧下也。相與而
其相比也。一志同聲合流而無迹也。講習而不
息。馬明誠以盡性焉。不舍晝夜。放乎四海也。斯於
豐澤為合德乎。彼甘離索而安孤陋者。雖有豐澤
不知其美也。即肄書院。奚益焉。諸生念之。雖然。書
院有興廢也。而豐澤不變也。諸生則乎其不變而
不因乎其廢興。斯講習有恒。而友道可復也。詩曰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吾於信宜有望焉。許君名
述。字孝卿。直隸揚州人。為政愛人。先教化。斯可徵
已。

大恭公遺稿

卷五

八

樸亭雅集記

樸亭。右軍都事園亭也。章君子吉為都事。愛種蔬
園中。故有樸樹。覆井上。即其地為茆亭。亭因以名。
予過而喜之。子吉伯兄大行景南同僚。司經周君
若可適至。遂為雅集。馬維時輕雲閣日飛雨。灑衣
從者欲張蓋。麾之。甫坐。樸陰浮席。數葉。幕亭涼風
舒徐。玄蟬斷續。不知為城市也。於是煮酒。花。行
野竹外。看盡隨意。果蔬咸取。諸左右清興。油油然
發矣。起而撫玩。紅開籬豆綠。徧畦蔬。野卉羣芳。爛
然滿目。而汲井。派泉。忽若山澗。蒼浪滿地。可濯可

能。凡園中之物。無一不可人意。視彼侈臺榭。窮
石以為樂者。一何累也。已而天宇澄霽。迤照穿林。
忽聞空中有聲。起座四顧。則羣鶴吸天。亭鶴相應。
俯仰唱和。恍若鈞天。咸驚嘆曰。此平生所未見也。
盤旋久之始去。既而復來。如是者三。餘音嫋嫋遠
空。猶聞。計其數則十有七也。異哉。異哉。夫鶴鳴于
九臯。聲聞于天。詠諸詩矣。鶴鳴在陰。其子和之。繁
于易矣。乃今鶴鳴于天。聲聞于地。鳴鶴在空。其侶
和之。一何奇乎。事未前聞。而今始得。得之難而吾
輩偶值。一何幸乎。皆嘆然大喜。曰。維是樸亭。維是

大恭公遺稿

卷五

九

雅集。弗可忘也。弗可負也。予謂物之清遠高曠者。
莫如鶴也。而鳴于空。而感其朋。而盤旋者三。若以
示焉。吾黨則思式之矣。為高明。為同道。相益為久。
要而致遠。則窮達常變。無往弗利。斯之謂弗負也。
彼其自甘汙下而昵焉。而隨俗變易焉。弗可以與
於斯矣。然而值於樸亭雅集者何。夫樸而雅者。士
之基也。士匪樸則外飾。匪雅則弗正。飾而弗正。善
弗立矣。是故樸亭雅集而值也。於是咸慨然矢曰。
嘻。可以人而不如鶴乎。頃之新月澄空。餘興益劇。
散步槐陰。暝馬增感。行嘉靖三十年辛亥七月八

百也。松谿程子其歸而為之記。景南名迥。君可名仕武進人。子吉名鶴。大司空模菴公冢嗣也。因號小模。斯亭蓋識思云。

德州儒學樹栢記

今天下儒學文廟必樹松栢。兩家國學尤盛。或曰古之遺植也。住子嘗見濟寧州學亦多古樹云。德州學故無。嘉靖甲寅春前。諫議洞菴葉公始為之。樹栢三百株。夫松栢古稱歲寒之姿。蓋丹木中之君子也。故其植也。每難於常木。而在北土尤所難見。洞菴以木德在甲。發生在寅。於是東莖歲而樹之。栢樹於地。日暢月茂。而千重霄歷。千歲此其基焉。士樹於學。日新月盛。而立德立功立言。亦更新焉。是洞菴之意也。不然。木有君子之操。而士無君子之行。可以人而不如木乎。若夫士之登巍科。躋臚仕。特猶木之榮於春。長於夏。蔚乎其枝。葉之可愛焉爾。洞菴子同年進士也。曩在諫垣。直氣昌言。朝廷增重。以刺權奸。貶秩歸鄉里。隱居西河之上。結茅藝蔬。僅給俯仰。出處烈烈。一代不數人。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洞菴有焉。其右學勵士如

行。子貢員外給廩。接引多方。不獨茲事也。於戲洞菴之於鄉校。固身樹之表儀久矣。洞菴諱洪。字子源。嘉靖乙卯三月某奉。欽命南歸。舟過德州。博士王介蔡志道徐士奇郭廷珍諸生時宗夏輩。謁子請紀其事。乃艤舟記之。

督撫阮公南田將臺感應碑記

昔癸卯。孔熾六月。飭車而周道中。與淮陰既得。築壇拜將。而漢業遂定。六月之師。將臺之重。尚矣。嘉靖丙辰夏六月。使夷自關流浙。侵台。僊居。振旅。席振遠近。駭然。即微。之匪始也。於是巡撫都御史山峯阮公。帥師來援。皇皇然自杭浙。率程而進。過蒼嶺。次南田。南田當嶺中。巖峯卓立。自嶺至麓。不啻千步。蓋浙東絕險。也。公乃指顧其上。祀神求祐。神位凡十一。曰北極真武。曰東嶽聖帝。曰軍牙六神。曰浙省城隍。曰南田山川。曰僊居城隍。曰漢壽亭侯。曰武穆岳王。曰英濟張侯。曰肅愍于公。曰。公各古以文辭義義正。凜乎至誠之感。成三。且公至僊居。駐。城外。翼日二十有四日。公赫怒。共武。服手戈。矛。跨馬追逐。賊遁。斷橋。公伐鼓大呼。三軍氣倍。自。自。已。至。未。凡。三。合。

戰雷厲風驟倭凡數百艘。盡殲無一脫者。賊遂
蕩平。我軍曾不傷殪。赫然諸神之應。凡臨戰者。咸
若神憑。勇悍百倍。茫然不知所以也。此千古兵家
慷慨奇偉之烈。而公以一身隻手。指揮造次得之。
於戲。何其壯哉。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公實有之。於
是班師振旅。奏凱書於金門以紓。天子南顧之
憂。南田緇雲地也。處州府知府高超通判王敷時
皆從征。遂即公所定處。屬緇雲主簿黃闡伐石築
臺。廣周二十餘步。高視周之三。有奇上覆屋六楹。
高視臺有殺敵所。祝神位於其中。告文勒諸石於
左恭公遺稿 卷十二 十三

是倭居餘氏隣境。緇雲永康武獲。莫安。問不室家。
胥慶曰。今而後三邑之民。皆公之再造也。間穆後
成。又皆頌曰。南山有臺。公功與階。南山不磨。公德
同多。高守以某於公有舊好。屬紀其事。予聞而嘆
美。惟倭夷之為中國患也。凡五年矣。使禦之。皆若
公則倭不足平也。繼自今中國之氣。伸而醜類之
迹絕矣。於戲。南田於公亦奇會哉。

司諭徐君教思碑記

嘉靖丙辰冬十二月。永康儒學教諭徐履素先生
扶將滿。遷湖廣榮府教授。先生自倭衰病致事而

歸。諸生悅服先生素教。一旦聞別。皆齋咨涕洟。
所以留先生而不得。咸皇皇然。通邑人士民無少
長。亦皆嘆惜。既行。諸生思不釋。則謀建亭。礱石。圖
所以志其思者。維時某初里居。因見屬。而予兄文
思。弟文謨。文訓。皆承履素愛好。故不得辭。竊嘗怪
今天下牧民之吏。其去也。往往有去思遺愛之私。
播人耳目。而學校之數教者。寂然無聞焉。豈善教
不如善政之多耶。既而思之。無亦勢利放。而道義
薄。不免於世情耶。若履素先生之教吾邑。則諸生
之思先生也。固宜然哉。先生忠信篤厚。剛方正直。

文恭公遺稿 卷十二 十三

表裏無間。始終如一。初任遂昌司訓。嘉靖庚戌。推
掌吾邑教。於今七年。始至脩祭器。煥然一新。常祭
期。夙夜綜理。務竭明禋。凡應事。敦大體。明義利。秋
毫無苟人。或少干以私。則嚴詞以拒之。教諸生先
德行。而後文藝。不率教者。恒婉言以導之。猶不率
斯朴之一。皆欣然感悟。又教諸生習射。禮歌。周雅
肅肅。雍雍。恍然鄉音。遺風昔人。謂經師易得。人師
難求。先生確乎君子真。人師也。其於諸生。蓋思義
無盡云。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
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易臨之象曰。君子以教思無

於威。先生以德服人。諸生之思先生也。容有窮
哉。余曰。然。遂書之以復諸友。先生諱鑑。字明中。福
建泉州府惠安人。

浦江許侯去思碑記

嘉靖乙卯春。侯以癸丑進士來知金華之浦江縣。
越二年丙辰秋七月。以更能遷省城。杭之屬縣仁
和浦江之人。始聞而未信。既而侯將戒行。於是咸
有憂色。行之日。民胥號泣載道。相與留辭。以繫其
思。既而曰。此不可久也。乃胥構亭。礱石。鄉進士童
君彰明率縣邑士民。撫侯治畧來馬去思碑于位。

文恭公遺稿

卷五

十五

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書曰。若保赤子。惟民其
康乂。嘗思之。斯言也。其義一也。蓋敷政必如保赤
子。而後可以言豈弟。治民必康乂。而後可以謂之
父母也。然。今必先潔已。而後有善政。自秦而後。此
意薄矣。迨漢之中興。宣帝嘗嘆曰。吏不廉平。則治
道衰。又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
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
天子意嚮如此。是故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而一時
號稱循良之吏。不可勝計。漢道於是中興。夫吏汙
濁而不廉。則政偏頗而不平。斯民烏得安居樂業。

文恭公遺稿

卷五

十五

而亡嘆息愁恨之聲。治道何由而不衰乎。侯儀狀
脩偉雅哲。赫然民之具瞻。其與人也。溫良寬厚。軒
豁有大度。其律已也。又儼然冰玉。每捐俸惠濟窮
民。其為浦江也。以精敏練達之才。敷渾厚寬大之
政。其於通縣里。逾。但令輸辦錢糧。初不校。叩。胥民
無點聞之煩。得以盡力本業。至於耕耘收穫之時。
一切詞訟。悉為停免。使力本者得以自盡。侯之吾
政。不可枚舉。其大者曰。寬民力。以重農桑。重學校。
以正士習。重祭祀。以敬神明。均糧則以收人心。明
旌獎。以勵薄俗。持平恕。以重民命。黜奢侈。以省民
財。普恩施以惠困窮。謹權量。以平市價。除盜賊。以
安地方。約之為廉平之政。有古人之風焉。始侯治
政三月。邑事大治。人心翕然。侍御梅林胡公。以侯
才堪繁劇。欲調知仁和。丙辰春。入覲。銓部察侯才
貌。欲改知餘姚。俱以浦江人士保留中止。而豈知
仁和之調。竟不可已耶。昔漢史傳循吏。稱文翁之
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侯
政似之。又稱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
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察廉無幾德。
讓君子之遺風也已。侯果無愧焉。吁。嗟。斯美寂寞。

父矣不圖今日乃見於濟陽於戲休哉我明今日
盛德事尤為希聞今鄉望中乃闕稱休之令不勝
嘆賞庸紀其實以備他日史冊之載云侯名宗
字應衡號定齋福建泉州晉江人

文恭公遺稿

卷十三

十六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十二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十三

說

行遠登高說

言高者曰太山岩峩上薄雲霄高孰如乎曰未也
言遠者曰瀚海茫洋莫窮其鄉遠孰如乎曰未也
夫有至者有不至聖人之道洋洋不禦通乎天地
靡測始終渾涵隱賈是謂無至而無不至如其高
如其遠哉雖然道則高矣能者從之謂道遠而時
有餘師是故君子大心以體乎物一情以定其志
知効天而不虛明周物而不游行而著習而察是
文恭公遺稿卷十三
故仰之彌高如有卓爾毅以致遠死而後已古之
人所以既竭吾才所以為已任焉者也故曰水必
盈科而進道以成章而達行遠者自過登高者自
卑聖人之微言為學之定準也世遠學廢道存如
縷卓彼先覺啓我網維至近而神至卑而崇廓然
而太公物來而順應好惡不作變化無窮其於位
天地育萬物也在是矣其惟致知乎東白子嘗遊
楓山先生之門充然有得茲往紫南雍南雍固先
生造士地也適者甘泉先生復繼而倡導之造化
彬彬然由是求之高遠其庶幾乎東白行哉吾將

擇子於青冥萬里之外矣

豸山說

有形皆物也物專其形形專其名離乎異矣乃或合而名焉者非強傳也有事焉有象焉有宜焉有因焉名物雖多四者盡之矣堪輿之內物之大且靜者莫山若也苟以形馬奚其能名之然吾聞古有鶴山龜山象山諸山其象也夫其未可泥於形矣婺州東陽有豸山者盧氏世居其下堂實對之宛乎豸之立於前而相為賓主也於戲奇矣豸子生而遂以為名曰應豸有字以子直者予淺之諱文恭公遺稿卷十三

卷十三

三

中立子數君子出而遂著稱於天下使豸山亦炳炳有聞於天下後世上與三山並稱者非子山之責耶子山先人愚齋公嘗為御史中丞荷亭公為侍御史今伯兄子春為僉憲皆冠冠服豸服為茲山光勲名議論傑然一時子山必能世其業而志則有大焉吾固不得望子山止是也或曰然則名不以山川非乎曰彼有取爾也吾夫子不名丘而字仲尼耶或有爭名號於子山者謂釣茲山產也義不得私予曰子山性直而體厚真豸山之應乎人不得而奪也他日充其直焉以直道充其厚焉以厚德以無愧尼丘鶴象諸山之靈者斯豸山之光乎子山亦不得而諉也遂為之說以歸子山

文恭公遺稿

卷十三

三

明說

蓋聞虞舜之命皋陶曰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明之義大矣哉人之生也直何訟焉訟不直也不直則情偽微賤千蹊萬徑察之匪明訟益滋矣然明未易言也明之累有三明之蔽有三林威顯貨則不能明媚上徇私則不能明厭劇懷安則不能明累明均矣

於知喜察不可謂之明。詎甯鈞距不可謂之明。吹毛求疵不可謂之明。其敏於矣哉。之九五曰。訟元吉以中正也。甫刑云。惟良折獄。罔非在中。惟中惟正。志慮乃明。彼累不及敵。則過紛乎。滑矣。是故衆敵微而明生。明然後萃衆。故曰。明之義之大。士師之職。盡於明也。宣平吳子以成學優而行實。選天官。寘高等。授廣西太平節。推紳。紳會士師也。夫以成始可語於明者。故於其行也。贈之以明說引。

心漁小引

文恭公遺稿

卷十三

四

心漁錢洪甫氏尊翁先生號也。嘉靖甲申陽明先生嘗為翁賦之。問對數言。盡心漁之義。後八年壬辰洪甫就廷試。來京師。以告甘泉先生。先生亦為賦之。又聞諸薦紳士。嘗傳之。叙之。歌之。詠之。嗣是慕翁而有述者。當日益衆矣。洪甫嘗為子談翁平生。目雖廢視也。而性情之邁。而聞識之博。而吟咏之工。而著卜之神。而歡樂之諧。而步趨之恭。而論辨之超。而嗜好之奇。類非有目者所能及。磊磊乎軒軒乎。殆非樊中人子間之嬰然。起立悠然。數思恍然。若隨翁杖屨而與之相上下於雲門。僊壺間。

也。然則洪甫氏之聞道。卓有自矣。於戲。吾未嘗見翁而心翁。則有翁矣。彼習見翁者而無是心。可謂之見翁乎。觀此可以知心漁矣。洪甫歸而告翁其亦謂然乎。

醒川河濟大觀冊引

次山楊子負脩能。雅自峻潔。耻世之汨沒。懼將冒焉。以溺。乃以醒川自號。若曰。物誘紛陳。靈明汶汶。臨川俯仰。心目豁如。儼監于茲。庶幾無數。松谿質菴子聞而嘆曰。善哉。心學之湮久矣。次山其有志於治心者哉。未幾。次山為都水使。之濟上。於是篇。

文恭公遺稿

卷十三

五

紳相率贈言。弁曰。河濟大觀。為子書。簡端予覽。而喜曰。夫河濟川也。大觀則醒也。次山茲行。謂帶懷乃志哉。雖然。大觀之道。無他求。諸吾心而已矣。夫天下之事。以迹者有涯。以理者無間。天下之觀。以目者有蔽。以心者無窮。河濟誠大乎哉。觀於崑崙。觀於王屋。混混焉。極所之而放。諸海是則河濟也已矣。其為觀也。足乎。子不聞之。吾心之中。蓋有河濟焉。渾涵千古。周流六虛。溥博淵泉。以時而出者。吾心之河濟也。故曰。小德川流。故曰。有本者如是。次山於是。可以反觀矣。嗟。嗟。思通。濟焉。思防。濟焉。

懸空當馬思流行坎止行所無事不以喜盈不以怒涸若是而吾心之河濟治矣心之河濟治而天下之河濟亦若是焉已矣是觀以心而不觀以目者是通天地為一身者也其斯以為大觀其斯之謂常醒乎若醒必以川則其醒也有時而昏大觀必河濟則其觀也有時而小矣次山行矣知微知彰無物無我神化周極經綸自心吾於次山有望焉

彙贈引

初義泉管子以公務自端來高適聞王溪公移守

文恭公遺稿

卷十三

六

安慶黯然惜別謂某曰吾辱與公同門子為同袍心宜無不同者子盍言之吾將索卷於端遲子書之爾比至則公行已數日矣高涼之官屬之父老之士民方皇皇愛慕如赤子之離慈母也某感而嘆曰與其述吾二人者之同孰若述衆人之同乎乃復彙諸贈言為一卷歸之公公遺愛在高涼高人當亦繫公思公覽其言如見其人庶亦慰公懷於萬一也義泉子見之無亦謂得我心之同乎

前門春樹園詩卷引

國家混一歸元歸其故壘北門鎖鑰不鍵而

望惟是西北宣大二鎮當虜之衝時或跳梁正統以後河套復為虜據而迤西以南亦屢弗靖矣是故國家九邊要害所在自北而西暨于西南為關凡六鎮巡統駢次櫛比而總督之設且至二焉嘉靖庚戌之秋黠虜剽然自潮河川入冒險梯巖魚貫而下腥膻東郡震驚闕廷自是東陲尤閭要害將領增舊鎮巡鼎新而總督大將東西並建矣越辛壬癸三祀禦禦乎虜之復突也天子宵旰臣工旁午惟東方是虞是詢是諏是究是度

惴惴談曰邊境固乎卒旅甲馬精強乎芻糧備預

文恭公遺稿

卷十三

七

乎號令紀綱振肅乎而或不然虜之不復入罕也幸不可屢徵也於是議者思廢置總督矣故事凡邊方巡撫有才望久勞於外者始得入為左右司馬司馬贊謨於廟運籌於內未始出也惟是壬子之冬癸丑之春左司馬虞坡楊公夙負重望上特簡命降手勅使公經畧諸邊革故鼎新公亦慨然以為已任視若家事巨細綜核首尾該貫有知必疏無疏不徹各邊地方如括之目前將卒如濯之藻盤精神風采所過物色還命之日朝野動於是總督之代宸衷默鑒羣心胥屬快且

嘆曰茲非常命也故事之於是莫不為公榮賀
兼有大望焉時右司馬夢山翁公同年友也以
率吾輩曰姊兄非常行也昔之經畧今見諸行事
也不然猶哉之空言已耳此可為國家賀吾同
年六人宜有述以發其壯鳴其盛今茲發軔隆
寒建大旆樹崇牙而往班師之日春色與公偕至
矣國事吾輩所同也衆逸獨勞衆釋獨負薊門
春樹能無思乎夢山於是繪吾六人之象薊門春
樹之圖送之郭門以為餞筵之侑五兄皆作詩其
獨為茲引者寧坡在職方時籌邊甚勞迄有成績
文恭公遺稿卷十三

跋

陽明文錄跋

陽明先生文錄舊嘗梓行然多謬繆間編帙有錯
置者歐陽子崇一釐正之大學生嘉興吳子堂蓋
慕先生而私淑焉者欣然請復梓焉既事同志者
以告其其識未簡其作而嘆曰夫世之讀斯錄者
以文焉而已乎先生之不可傳者文弗與也弗以
文焉而已乎先生之文也以載道也夫可載者存
乎言而不可傳者存乎意故曰言不盡意也玩其
辭通其意焉斯可矣嗟乎聖學久湮良知不泯支
離蔽撤易簡功成是先生之意也而世以為疑於
文恭公遺稿卷十三

九 前本

象山書院錄跋

象山先生書院錄成遷客適歸自嶺南道金谿思
先生故里慨然以吁顧僕夫祠墓所在瞭然莫
能對也已見棟宇一區翼然道左問之曰此象山
書院也亟往瞻拜則程侯所新創而亦莫可稽也
比至侯出示錄乃知建置之由焉知叙述之備焉
知賦頌之侈焉予嘆曰侯政之善占於是矣夫政
以移風易俗也而始於學術之明書院之崇以明
學也學術明則道德一矣風俗同矣政無餘矣侯
誠弗居請識一言予謝曰美哉悉矣予又何言矣
然竊異之夫建湖書院舊矣今茲卜地復得鴻墩
朱恭公遺稿卷十三

歲貢會錄跋

凡臣之有獻於君均謂之貢然莫有重於貢士者

士也者國之棟幹必得士然後可以立國故貢士
莫重焉為士不知自愛不能有其身必待貴於
人以為人則亦僅實海錯類爾豈貢者與受貢者
之意哉今諸君幸際明時充觀國之賓庶其益奮
初心以期無負其所自獻以為國所賴俾世之
人知貢之果有士斯重矣

東山卧謝圖跋

東山卧謝圖弘治庚戌間樞居杜董寓寄篁溪
公今五川楊子所藏也圖太傅卧狀甚舒展手執
一卷榻前雙屐侍童子揮長箋前列樞生徐綱仇

文恭公遺稿卷十三

潼三詩三子皆當時京師名士也距今五十有五
年矣五川子以示松經程子程子不覺撫而嘆曰
物之屬於人也良有數哉方斯圖之歸篁墩也而
豈知今日藏之五川哉是殆為五川圖與既復自
笑曰予何見之隘也凡天地間圖書百物可愛可
寶者孰非斯篁墩處書詩春秋河圖大訓三代敦
韞鼎彝弘璧天球允戈垂天泰璽隋璿琬琰流傳
至於後代者豈一人守之耶故曰天地逆旅也
物過客也凡其間之沉代聚散往來之迹無
變幻者乎

之辭曰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凡宇宙百物得不欣喪不戚戚為吾適而不為吾病其亦庶乎其可也五川富圖書昔之鍾繇鄴侯元章之藏不足多也而博雅能文殆尤過之于於篁墩為同姓五川為同寅見斯圖若有緣者輒感激志其事嗟乎數世之後又不知誰為五川松蘿二子哉

銘

崇化堂銘

南宮有堂舊矣而名以崇化實自今品於戲休哉

文恭公遺稿

卷三

十二

匪化曷治匪崇曷興崇寧朝夕

而為之銘曰於惟南宮禮樂之宗昔愛咨吏寅育是共爰及周典以諧神人幽則匪謬曷以惇明哉明天子叙典興禮二三大臣同心一體維帝之則維民之經憲纂斯年煥如日星穆穆茲堂斯名稱情海內以風靡然而興用若于倫用化于訓王道平平民志以定小臣拜稽首頌且規祈茲無斁率履不回

南雍東府石池銘

吁嗟石池琢自何年憶昔八公人以浙以蠲時不

用瀟此清泉幽蔭槐門開寓雲天顯晦隨時仁智道全吁嗟石池君子式焉

銓堂白硯銘

蔚彼房山白石如玉燬葉長安車馬歷碌山公一顧曰此荆璞琢而為硯載之矢積先生銓堂品贈端峪式茲明揚真賢夢卜

贊

大司空樸菴章公像贊

先生楓山公之從子也幼承家學夙有令名當逆瑾盜政公獨拂之下詔獄調外

文恭公遺稿

卷三

十三

聲稱翕然豎誅牽復久之位六卿以分郊

乞仍舊制不當上心又失一二柄臣意而罷謝事丘園甘貧守道薨逝計聞賜諭祭營兆塋亦異數也贈謚之請意者公論久而自昭乎公平生忠良純厚始終如一真屹然有古大臣風采乃子藹出公遺像乞贊予乃惻懷時政欽厥令美援筆數語式闡孤芳

厥狀吁訝淳固篤實確守先儒厥躬蹇蹇攻苦如淡老成著彥儀容峻整器局簡正念慮恒切於

朝廷畎畝繫心於王室廉介自持忠貞尤篤
崇天爵泥塗軒冕絕跡權門履道幽垣蘊之為德
則在數祥麟呈曠世之瑞發而為文則朝陽威鳳
鳴治世之音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時人比之為
大貝南金骭體自信轉克幾其萬一道不諧偶孰
知言之骨鯁也哉

吳松軒贊

冠儒而服衆芳繁誰人曰好孫之迹芳陳范之心
生闔廬之故墟芳家尉佗之遺澤本不與世涉芳
獨用浮鴻夷而變姓名松蔭軒芳發其本年七十
矣恭公遺稿 卷十三 十四
芳顏壯齡逍遙容與誰繫孰縶世有襟襟於終南
芳或邈世於金門飾情術於芳室若若翁之任其
真吁嗟噫嘻翁宜生芳為世祝歲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十三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十四

書

與王龍溪同年書

丙戌之春自隆興奉別星霜凡六易矣間吾兄已
有聞邁往甚勇近來復築室天真為依歸地意氣
脩為無愧六年矣獨慙第猶故脚根不定雖時賴
中離南野諸兄相砥礪終是未能斬釘截鐵何志
氣昏惰如此良愧良愧然自度此生萬里之程終
不能自畫也尚賴吾兄有以教之昨見社學錄後
語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求之無他弗
動於意而已然則兄之教我者至矣第當自強不
息而已人能自強不息則正路之行自不能已而
無岐途之患矣凡今之惑於岐途者皆非自強不
息者也此今之時所以不貴於辨說之多而惟貴
於不息之功也兄以為何如

復王龍溪書

得手教大有警惕始知離索之為患而朋友之不
可無也本原血脈之論真是根據然所謂血脈片
只謂本原發來循血脈所以泝本原恐非有二也
所謂多聞解悟說影子弄精魄者真是痛快若學

不至聖人即犯此數言。自大賢以下此病可論。深不可論有無也。此豈非千百年之通患而吾黨今日之所當痛除者耶。大抵學問只是一真。天生人其理本真有不真者。雖之爾非天生也。今只是全真以及初爾日用間視聽言動都如穿木與飯。要飽要煖。真心略無文飾。但求是當。才不是說影才不是弄精才不是聞見。乃為解悟。合一着信得此過。即是致知。即是慎獨。即是求放心。不然雖六經四書之言而非聖人之真心。亦不免於說影弄精矣。況其他乎。是故聞兄之言而惕然懼也。

朱泰公遺稿 一 卷五

弟常思做人。聖人外真無立脚處。凡孔孟以後學不至聖人者。皆其心之未真。爾只恐一真猶有未盡處。故不可強而至也。此真大學所謂自慊。孟子所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是自家覺得。聞諸兄相會。湏是忘却人已。更無門面。心心相照。言言相規。若有一毫便是招。狀不肯放過。見人亦然。方是真會。若猶有人己有門面。縱辨說雖明快。其得不謂之說影弄精乎。何日獲侍諸兄之末。願以自考也。

復石玉溪同年書

客歲五羊偶便。匆匆肅啟。至今未奉起居。日恐棲空谷。足音忽拜手。翰欣躍無已。論及相俟雅意。所不敢當。而竊欲請教。則非一日也。留滯蒼梧。未能辭去。情如之何。此間人士頗多與之語。初皆茫然。近始有數輩頗領會。大抵真志不立。聖學無成。吾黨千百年來通患。非特梧人也。所以且先與之理會。此志此志。既真斯可與共學。然不適道將有差毫釐。而繆千里者。故又貴適道。適道或半塗而廢。是未能固執而不變也。故又貴能立。能立而不能與時偕行。是猶未達乎易也。故又貴能權。學至於權而學之能事畢矣。而實皆基乎此志也。願與高涼士人亦共勉之。惟吾丈其惠教焉。生辭梧就高畢。竟有期。早晚未能定爾。信人遠來。過情之甚。即日遣歸。惟亮察。

復潘笠江督學書

京國邂逅。天涯更歡。感戀感戀。別後承寄水井諸作。增重山川。茲復幸覩南征之賦。慨直道完名之。情而要之於知幾。不辱視古遠遊。北征諸作。荒浪情性。奚啻霄壤。敬慕敬慕。某亦未敢自汨溺者數年。後當求公於雲間。馬上斷此業緣。已爾。幸甚。無

某自二月以來有腹疾侵尋未愈力欲辭去之
高涼未遂也使旋立候奉復潦草殊甚再晤何時
臨緘悵悵千萬益崇明德慰此相思

上張羅峯相公書

沛縣道中幸接尊慈飲食之教誨之心醉心感別
來緬想台階重履聖眷逾渥同心一德早興太
平生民幸甚嘗聞相公布衣時有詩曰蒼生久待
山中相白首願觀天下平今日果登樞輔能勿酬
斯願乎亦使後之人以相公能成其信而頌斯言
不衰後代幸甚某夏五月抵家即遭骨肉之戚至
八月東來入廬九月至江西伏聞 聖嗣誕生
喜踴躍莫之能喻時老父相送在途即同詣驛亭
焚香遙賀蓋山谷吐史亦皆相慶况在臣子其能
自勝竊自辭 闕以來每想 聖顏泫然凝邈侍
從密通情固宜然近日即不知 聖體何如想既
得 儲宮倍增萬福庸自慰爾茲遇渭厓先生此
上謹此問安嶺南遷客道遠天遙亦惟不怨不尤
無語無瀆庶幾未填溝壑猶可圖報 右相也他
更何言

上李西樵相公書

某不類嘗歷事南宮幸在屬下既而濫廁館末復
得周旋左右數年天下士仰望相公者何限而荷
遭際若某者殆不一二也恒竊自幸壬辰之秋始
以僭言觸宰輔繼以朋比忤 聖明竟荷嚴譴賢
自作孽萬里匍伏誠所甘心矧入相公之鄉觀嶺
海之奇亦未為不幸也去秋側聞台履違和懇疏
南歸不勝馳戀然依歸有賴慶忤良深常擬得便
躬候故未敢具啓因循迄今復因卧病事與心違
悚又何言即辰暑雨毒靈伏惟台履萬福上慰
當守之思下副蒼生之望更祈益加調攝旋膚珠
石以終昇夔之業以隆唐虞之風世道幸甚瞻望
無由恐愈獲戾謹力疾齋沐具狀託年家倫侍御
代致申候伏冀垂仁亮察

又復石玉溪書

卓峯忽來殊喜更拜書儀愛助無至感佩感佩來
教超悟直截大有警惕敢不敢承初至諭多士亦
嘗以此為要領未及錄上請教而前書云云者慮
知立志而或濶略者之為累也實不欲多岐而陷
於支離也然前日草率數言亦未盡鄙意請終言
之竊以吾黨學問規模貴廓大工夫貴細密辟如

行路一開眼便見得却要一步一步着實行去故曰致廣大而盡精微學者誠有求為聖人之志則可與共學無疑矣夫學固以學適道也學能立也學能權也固皆基乎此志也然使有是志而即能適道即能立能權則夫子又何為未可與未可與云云也是故工夫猶未可濶略也是故少有不審而差之毫釐則適非其道矣適道而行半途而廢者則未能立矣夷之清尹之任惠之和則不可語權矣若曰彼皆其志之未立則夷惠伊尹亦豈無志者乎是故孔子十五志學謂之志學則適道矣

大恭公遺稿 卷十四 六

蓋三十而後立蓋七十而後從心不踰矩斯能權矣此皆其實際也非謙已以誨人也來教謂木有根則枝葉花實不假外求人有志則本體不虧萬法具足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至謂擇善固執乃明覺之自然而與時偕行實大公順應之妙用亦未嘗不是也但學問未真切者聞之或未免有專徇易簡而遺落工夫之病蓋自然明覺則良知也擇善固執謂之致其良知則可也與時偕行固大公順應之妙用也然非精義入神者未足以與此也故其體認之者之不審而或有所遺也雖然今

日學問惟患其志不立徒託空言故不免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誠立此志則根本既得彼言語文字之間苟非背馳自不必深論也則某今日之言亦不自知其過矣惟願吾丈其時策勵之卓峯工夫大段着實可喜而超脫不滯則在朋友之功大抵朋友相聚甚難肯以過失相規虛心相下斯有益也卓峯歸計已諧某近患脾胃疾且一月餘數日少愈方欲圖東歸然當過高叅承請教慰此惓惓而後行也未悉愚衷伏祈聖亮

與嶺表書院諸生書

大恭公遺稿 卷十四 七

十月周旋一朝雖索朋友契誼能不動情但自抵高以來每憶在梧時尚為應酬紛擾不及與諸弟日夕相俱輒以為恨雖然言之亦既詳矣述之亦既備矣能相信亦可矣諸弟其試思之曩常言人之為學為己而已何與於人矧復有人作成是猶治產業者而人助之財也雖愚夫愚婦有不感激而益勸乎雖市道小人能受人之愛助而漠然無動乎今朝廷則育之學校矣南川老先生復相之書院矣區區與諸君子又更相左右之矣所以作成之者罔弗至矣苟猶不知奮勵卓然自立是

愚夫市道之所不為而乃為者何也又常言希會者時難與者志今南川老先當代則其時矣諸弟之心竟何如哉吾竊為懼也夫道不可湏更離人不學不知道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自上及下胡可一人不學道也五經四書諄諄垂訓千古聖賢罔敢違越此何說也今學校書院道之地也師儒之選道之師也章甫逢掖學之服也儼先賢而羣拜之學之的也而無為而為善窮通得喪處之一焉則學之心也今孰不服其服也遊其地也親其師也仰其的也而獨違其心焉此何故也聖賢經訓口日誦之而心日背焉抑何謂也今天下之士胡不為僧道為流而秀才也胡不羣於寺觀於他所而必於學也胡不服袈裟簪冠雜服而章甫逢掖也胡不禮僧道諸藝術為師而禮吾儒也胡不羣拜釋老而拜先聖先賢也此是非差惡之本心則甚明也然皆徒徇其名而喪其實焉則與彼僧道雜流相去無幾矣此又何也且彼僧道者齋素清脩其教也苟有腥葷滋穢者則人得而詆之律令得而罪之至於秀才則名喪實獨不恤人之詆乎則亦律令

文恭公遺稿

卷十四

九

也故違獨無罪乎而人於僧道不少假借而於秀才獨不輕詆罪者何也厚吾徒也吾徒苟不知自詆自罪無乃自薄乎此亦不可不痛省也故吾常謂天下有大災極異舉世之所忽而不出於天變地沴人妖物怪者何也天下共目為賢人君子實乃大謬不然者是也言念及此毛髮俱竦所願諸弟感動奮發欣慕篤信各務為己各自成身不以人之作輟貳心不以院之廢興異志惜嶺表之名重山川之勝思南翁之德體明教之心及難得之時勵進脩之志崇講習之益尚規勸之風慎理欲之幾嚴義利之辨見賢必思齊見惡必自省聞義必勇徙知過必速改窮經致用乘時達道上以副朝廷之作興下以慰官司之飭勵內以酬父母之教育外以愜姻黨之屬望俯以遂妻子之仰賴賤以荅童僕之勤勞苟履困而蒙屯亦見大而心泰道明而德立學成而身榮其效有如此者諸弟何憚而不為也其或仍舊習而悠悠牽世累而觀觀雖執鞭以求富徒乞墾而取薪求無益於得獲不補其亡為愚夫市道之所不為冒僧道不脩戒行之耻重世道之災異人已交病身名俱泯其害至

文恭公遺稿

卷十四

九

於此亦何苦而為之也。高梧相望。地遠心親。寫肺肝情。莫自禁。惟諸各自愛。以成道義之交。以光一日之雅。以無蹈陳相之失。區區幸甚。嶺表幸甚。

復周督學辭脩書書

某竊聞治廬之政。讀顓侗之集。知公有德有言。方駕古人遠矣。邇聞珥節五羊。瞻侍有日。良深慶幸。伏承文字之役。不鄙疎賤。寵之以翰札。申之以命使。豈勝榮感。但某自揆。今日不敢奉令承教於君子之側者。有三。願質陳之。其然。然又客避方風土。不諳嶺南時作。前月染病至今未愈。若復日若跋涉。將何以堪。一也。某既落史職。則惟竄伏。某就之。意亦大馬待罪之私也。而復濫廁盛舉。人其謂何。二也。夫人苦不自知。如某素寡陋。自揣甚明。何足以。某後。矧諸名公皆宏博大雅。共成自裕。其又烏能為有無。三也。夫以庸劣之質。處久病之鄉。復當蠖屈之日。其不敢辱公之召也。決矣。公文。中不敢備述。嫌於說謊。仰承手教。輒敢披復。伏惟臺下愛人以德。原人以情。軫念俯從。使得養病山。

城視為棄物。六章大幸。情迫詞煩。悚懼惟臺下。矜察焉。

復王麓泉同年書

山城僻寄。忽承枉使書惠。真空谷足音也。奉誦感激。殊不自勝。第聞貴體違和。無之巡歷。辛苦不能無念。爾高涼風氣。易謝人。士淳朴。與之言學。儘有興起。昔東坡云。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況得朋友真味。又何厭高涼。久客耶。即未忍言去矣。厚意慊慊。敬謝敬謝。信宜在萬山中。二水合流。城起。頗有武陵風致。而人民雜。亦。秦之遺教。日山谷中。父老。眉皓首。衣幅巾。皆持杖來見。以為。後顏色。今始獲遇。人。喜悅而城中老稚。迎視動若堵牆。飄雲遷客。豈意如此。達官貴人。聞之。或亦有羨於謫居乎。一笑。會晤未卜。臨楮茫然。伏惟懋德加餐。慰此耿耿。

復聶雙江郡伯書

昔年兩拜書惠。劇慰平生。所甚慕又甚厚。而不得見者。雙江一人而已。比過吉水。見永豐江。想公之吟。緬然凝睇。即任以來日。不暇給。乃承先施。甚感。甚感。來教一一皆格言緒論。洞達理道。曲中人情。

而又謙已以示之驗。真實際之見有德之言也。敢不悚然銘佩。近與東廓諸兄朔望集多士會於學。亦雅以真心為言。此心不真。辨說雖明。畢竟何益。自雞鳴而起。以至嚮晦宴息。無非真心。則無非實。正一話一言。一步一趨。皆受用處。此何等切實也。不然。雖日談孔孟。辨精毫釐。恐終不免為畫餅刻。桃之虛務。外為人之歸。爾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乃弊弊焉。以從事於人之耳目為哉。是誠有意。馬而未之能也。尚祈惠教。鄰友還冗中。附謝簡率。豐安密邇。容嗣求益。不宣。

文恭公遺稿

卷四

江

復應南洲方伯書

漂泊蒼梧。辱教愛諄切。感刻無既。乙未春寓高涼。見論者誣罔。至及於公憤懣累日。時與玉溪兄慨嘆。既而思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蓋自古已然哉。又何以憤嘆為也。況公所為不朽者。固自有在。則超然肥遯。獨非公志耶。俯仰性情之間。真見天地萬物一體之妙。怡怡愉愉。樂莫大焉。不知迫迫窮年者。何以易此。桑梓山溪。童而釣遊。壯而棄去。老而歸來。如夢復寤。不知不獲所歸者。何以易此。然則毀譽是非。又何暇論也。某頗知止足。第

初起流竄時。偶奉老父一尋舊遊。旋當理策言旋。公不予棄。真能相從於天台鴈蕩之間也。久欲奉候。未逢良便。茲圭山丈至。訊慰之餘。敬託此奉問。不盡瞻思。千萬眠食加愛。

復梧州諸友書

遠承書問。足徵雅誼。昔云院有廢興。人有聚散。而學無明晦。今日正其時也。願常努力。無負此心。甚幸甚。人還。聊此奉復。僕奉老父來。此頗遂承。餘無足道。相愛敢并附報。不悉。

與洪覺山侍御書

文恭公遺稿

卷四

執事之按嶺南也。生實切傾注。玆聞按治得體。南國歸心。廊廟江湖。休問旁達。此真實學問也。欣慰。監察之職。不難於苛切。而難於寬厚。不難於作威。而難於廣愛。極之敷言。無作好惡。盡之矣。此監察者之所當時省者也。執事既已得之。聊復一論焉。所願望者。嶺南士夫。全不講學。而權貴多驕橫。執事何以易之。兩司部縣。使態日甚。交際之間。全不成禮。有道者或反以為慢。且辱執事。亦當移之乎。此同志之所共望者也。憲旆臨高。州幸。信宜視遷。學則風采所加。士人當一丕。而山

不知縣縣年不計月之發幸甚幸甚書錄遠寄
感佩無任刻文甚醇必有出大手者而得人之慶
又可知已臨緘有懷千萬自愛

與龍雲東大參書

敝邑甘令之為人昨嘗備告執事。孤疾中百無所
預獨於茲事猶有嘆焉。昔宋乾道間考吏治者以
脩官解多寡課殿最是蓋欲吏之興事而惡其因
循也。初不虞吏之飾欺而緣為弊也。此宋治猶為
渾厚也。今天下之守令率以興作為戒而巧於吏
者遂至居破屋支朽腐以為安靜不擾視公署猶
大恭公道稿 卷四

可為者漫不於惜坐待其敗彼其視私家肯若此
哉世道為之也然而不得不然也一有自信者上
之人遂從而稽之繩之承奉者率又以輕信為能
甚至以十為一求有於無鮮不及矣非賢者聞世
教俗君應臺與我公者為一挽回之將誰望哉且
今令簿自其存心以及其守卓卓無可疑而斯後
也支分各有司存又毫無所蔽方應臺之未至也
士民以為必蒙見獎今乃不免於稽察或又從而
已甚焉寃哉然今之輕重取舍實在我公此固士
民之所屬望莫不肖孤之上達而期我公之過聽

才也惟公亮而察之通邑幸甚世道幸甚

復李衡州書

正襄事間承華劄牒既深荷存念之厚。三復百年
去日之訓。重有感惕。令人即欲奮飛對晤抵掌極
談乾坤此况。甚足寥寂。故市廛甘帶局局眼前者
滔滔皆是。吾丈當超然霄漢之上矣。輒嘆慕不任
三衢之政。衰然兩浙同志如吾丈者。真是體用具
足。實知此意。則所以不自負者。良有道矣。聞入覲
且迫。詎當趨送。顧某情事雖獲少申。而瑩域未思
遞離咫尺。瞻戀情如之何。草草奉復。尚候專人傾
大恭公道稿 卷四

送道左也。未悉

與王仲時書

舉業累心。亦誠有之。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吾友
惟席珍以待聘。居易以俟命。雖有進取之迹。而無
欲速之心。亦不妨矧父母之所望。天下無不是
父母也。假使頓棄舉業。而違逆父母。得為孝乎。但
後牒隨試。猶之可也。被髮跣足。斯為甚焉。此則在
主司待士如何。孤鄉試時。幸不遇此。不者亦不能
堪也。吾友亦惟審所安焉。今當遠別。相見未期。哀
戀無任。相信如吾友者。絕少千萬。益自愛風便時

寄音望望中令兒代述不盡

復虞芝巖侍御書

新春聞執事謝政撫嘆者累日夫以清才利器如執事世不多得就使都三公位享萬鍾祿亦何忝於人臣也而乃止於此謂非命耶得失之際孔孟言之詳矣執事有養者諒弗介意大抵功名二字只宜以戲視之顛倒橫斜翻來覆去又奚足憑據要其終則楚漢杯土夷蹶亡羊又何必屑屑也况執事之理奇磊落就至畜德立言以垂久遠亦足恃也度長黎大又何為彼不為此耶敢以為執事文恭公遺稿 卷十四 十六

與羅念菴同年書

三十年来得遇吾兄自謂今而後永可相依求索過矣不意復爾作書相寄也可嘆可嘆老旺之來亦出意外信人生際合有數聞老伯母年嫂相見滄州客中病餘其情可想往返之勞知不計也老伯起居亦幸備聞承賜書雖未獲見感佩不勝別兄後教言甚多敢不惕勵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萬古此生何忍自棄但疎放成癖動輒有過非百鍊之剛恐終不成器也是故君子貴於善反兄將何

教之吾兄意自真切朋輩罕比但恐思慮太多所請議論多而成功少正學者之通患兄亦以為何如願言相勉令兄先生來顧資性甚可愛生尚缺禮敢不以兄事之老旺遠回謹此布私餘惟萬里相照而已

文

別後八月無日不念吾念菴也八月初六日陳善行臨時弟鵬之僑發真州便須至杭不知如言否兄此時想發杭州矣比得七月十二日書知真州之難平生機會處雖兄見道而能某思之自覺悚息今喜老伯母吾兄嫂皆平康言歸真天相斯文也慰怍莫可言喻憶兄昔日曾為弟言某人幾危獲安自是一意於學殊無外慕兄似之矣所謂機會蓋指此也弟常謂兄覺悟即信放下即自棄之言以為藥石愧不長進時未能忘情於外物安得與兄輔車不相離耶願時教我南野兄處獲旅荅良多方洲兄間以八月初二日啟行矣在叔至禪子一諸君皆新選科同年與者十八人王仲惠居首妻兄已南選敢報及餘唯養德養身慰

文恭公遺稿 卷十四 十七

又
弟圖歸再疏且屢辭北。凡以為老母也。而竟不及一訣。此情之苦。為誰可言。問計疾奔抵家。即病作。幾於骨立。誠不自知也。春來稍愈。親友亦如吾兄之教。暫以飲食調理。然如此情何哉。領香帛之惠。及躬誄之云。感泣不勝。

又

夏間奉教札。甚慰懷想。所云哀疾疊見。不能不令人感動。為之慨嘆。至恐來日無多有。瞻望弗及之悲。誠泣然而不能自己也。尚願天相道履。皓首為

程文恭公遺稿

卷五

十一

期請無慮焉。志氣統一。將血氣凝固。良可信也。承示寄奠辭并儀。尚未拜領。弟篤夏六月已戒行矣。既得鄉里姓名。終當索之。先此奉謝。俟他日再報。所論格心。許說。愧未能效。此須詳悉另布。獲江犬當能及之。至於正靜。俟時則不敢違心也。幸常密示數字。勿以不作京書。繫絕至望。雙江犬道兄造請。參之平日素慕。卓然上達。益嚴操持。以立標準。同志之幸。近聞波石之變。亦學之未至。而未可全。接諸不幸也。其所為報。答者固已為竭力矣。弟年。長。添二女。尚未得男。此念甚懷。小孫已八歲。百。

尺差可恃。即與兄皆一子。何不可也。荷念諄切。感激。

程文恭公遺稿

卷五

十一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十四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十五

書

與翟聯峯總制書

使人往來每承起居萬福國有守而末嘗敢通尺牘者懼以無益之言擾

某聞我軍不敢與虜對敵久矣。無弱之不倫

實以前驅之無捍也。彼以奮死之衝而吾徒以血

肉當之。誰不潰越。而糜爛者又何敵焉。則捍衛之

具所當先謹者莫如用車。去年上疏垂成。竟為誤

國者以小嫌妨大計。茲復上請乃得議行此。賢

文恭公遺稿卷之十五

古今已試之成法。亦明公昔日所謂先得我心之

同然者。聞余肅敏公舊車尚存大同。但其制頗大

恐不便。劉松石公所制則隻輪輕捷。以小鹿角作

相間而安成。謂此可用於今日也。人情難與處始

可與樂成。愚意請公暫借民間小車列營。比度一

管。用車幾何。設牌於前。安器械於上一試其法。令

將士觀之。人未見其可以戰而先見其可以自衛

將無不樂從矣。更相宜生智。隨事曲防。益盡其制

其為利也。當尤過於往昔焉。我公今日萬里長城

一更願弘咨善道。廣集衆思。以求萬全之策。將全

程文恭公遺稿

汪億萬生靈。澤固中原。大業勳庸。執尚焉區區名位。不足為公期也。某又側聞。轉捩諸縉紳咸謂公今專制閫外事。無巨細宜先發後聞。亦有不必要者。堂堂肅肅。雷厲風行。口外之。或謂今時勢甚難。與其不免有言。孰若不言。然而無顧也。某尤願中。公敢具述以告。臨諸西向。無任企望之忱。

又

曩差人還伏承俯答。鴻議不勝感激。即辰秋暑。網惟釣候。萬福六師倚賴。某愚疏聞。且頒式諸鎮。不勝喜幸。非喜言之行也。喜我軍之有捍也。夫先有以自捍。而後可以禦敵。竊思軍字之體。從蓋從車。是無蓋無車。則無以為軍也。古之制字。良有深意。古之車法。不傳。故軍法不傳也。今之捍蓋。惟以防牌。防牌不可恃也。某則請倣古意。而欲以車為立地。防牌也。通聞將士。或有疑者。大率人情。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某則欲公姑試之於教場也。集民間車百餘上。加木牌。置器械。令步騎隱其後。如對壘狀。以健馬衝之。如衆心無懼。即可用矣。又聞者謂虜見車或不衝。即亦無用。此亦過慮也。使

文恭公遺稿卷之十五

十一

我軍皆列車則在在皆不可衝。皆自全矣。彼之深入能無懼乎。傳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諸將士苟有必捍之心，則車必不疑也。即疑車之不可用，當求其所以可用者。徒有疑畏之心，而卒無求用之計，是亦終於無捍而已矣。往事則可鑒也。某聞連年我軍屢敗，皆由無捍，故無關志。此在今日誠第一義也。故不勝耿耿復茲冒議，惟公其審慮焉。

與人議戰車書

辱教捍車事，謂軍士疲憊，恐不能用。又未訓練，恐臨時誤事。弟意正謂軍士疲憊，故藉此遮蔽壯膽。

文恭公遺稿

卷五

三

庶立得住，立得住斯可用。器械矣，正欲先於教場結數百輪演習，試人心如何。不可處始而可樂成人情，然也。豈可不預演習而徒拚勝負於臨時也。昨已以此意再告聯岑公，不知決意先一試否。一試則人心必樂從矣。吾兄亦預有守禦之責，慨然轉達，即請任其事。演之教場如何。我軍見虜如羊，見虎如逐來時，羊得一藩籬亦可幸免。今舍車而不用，是又恐藩籬為不足恃，而欲棄之也。且車出器械，又如藩籬露鋒刃於外也。虎之來也能無傷乎。我軍必不能迎戰，但欲自守。今若更有可守之

車，則車誠出計也。苟又無可恃而徒疑車不猶欲保羊而自撤其藩籬乎。亦終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曷不告軍士曰：常年不用車，必敗也。今年用車亦未可必也。與其不用車而必敗，孰與試用車而或不敗乎。則軍士亦將無辭以對，而惟我所用矣。大抵國家欲為萬世之利，非脩邊不可也。欲為一時之保，非用車不可也。今歲歲脩邊，邊牆未完而虜或至，則用車以自保。迨牆完，斯為守墩堡之計，而拒之於邊外。此書生之迂談，或亦禦邊之確論也。如何如何。

文恭公遺稿

卷十五

四

復禹五溪中丞書

使至恭承翰貺，且辱惓惓愛助之意，感刻惟公。儒碩偉望，宜端揆化原，而乃托以干城，值茲艱迫，雖大才無往，不且而先憂之念，亦重勞矣。保此延綏，以安中夏，固惟公是賴。乎弟師旅饑饉，相仍恐外侮內寇並發，而廟堂復待之以雍容寬大之度，誠不知所終爾。言及而氣拂膺，公將無同乎。今總制方易百務，將更萬一可賴，總望天祚我明，使斯人悔過庶幾稍安爾。他恐一無所恃也。念此法使還，謹此奉復，更祈節宣自重，以副傾注之私。

復葛與川同年書

近儀封王尹行曾附喜慶之私而未敢具賀也茲乃辱先施殊為感作方今宇內多事士生斯時不為出力弘濟良為自負然惟無所累者能之兄誠其人也然或計始慮終疑畏太過亦未必有成故曰再斯可矣本原澄澈慷慨直前而主之以識拓之以才天下之事安往而不利哉誠得如兄輩數君子為之前第亦從而後今日真可以無愛而至於能容無意外之撓則又係於君相關於氣運始而存乎其人終寔定乎其天然天不可必而在人者不自盡謂之何哉是故人定勝天尤有望焉吾兄以為如何臨楮不勝惓惓千萬自愛

與章介菴督學書

正月間差人還迫大略奉復殊不盡懷時以兄乞休疏將兄數日後乃寂然不見報蓋銓部愛兄而未知兄也雖然君父之情何忍遽解兄茲長往獨可不一辭闕廷哉弟意請於夏間乞進表詣京事竣即躬告銓部而致懇悃尤相信也且今都城復見二疏之風激頽靡之俗海內交遊亦得以嘆慕袒筵把袂言別如弟承愛深厚者又復追隨

結寄感慨不盡之懷於嘯詠間斯不亦全出處之義盡人已之情哉惟兄其亮焉弟當下榻相俟請教月餘慰此契濶也無任懸跂之至

寄豐五谿先生書

某辱通家之愛舊矣數年邇未嘗一問起居非敢自外日復一日因循之過也凡有一人至自閩輒訊道履食息言動聞之甚悉而附郭之居神每遊馬輒復慰泥老伯父客處之殊安此固見大心泰而然然竊謂陰夷順逆之來若寒暑晝夜之必然無足怪者已不當人必當之孰非已也是故君子

文奉公遺稿

卷五

之於憂患不問其致之而惟問其處之故曰無入而不自得焉微有介焉非自得也老伯必審於此竊敢為吾道慶存禮兄聞亦家食當同一意見也偶陳節推行敬此奉候并謝濶疎之罪臨紙感懷千萬為道自愛

與陳海峯同年書

奉違日久瞻邇良深往歲兄在駕部第起南職方嘗一二奉問嗣後遂以憂歸彼此不相聞今弟適墮芳躅而兄乃擢憲嶺南同袍一離而難合如此感嘆感嘆世路日棘時事日非吾曹行止終當隨

漢遼遜時非惟不屑亦不能也如何如何願兄
之偶來兄赴新會玉便謹附起居千萬為國
自愛

復鄒東原司成書

今日之歸始者不能無介既而思之吾兄屢以歸
墓為念乃今始遂且復古方新宗盟未振或者姑
原諸山之靈假手尊疏以代移文耶然則履用為
喜矣均一作人也周流之日恒多反魯之思蓋自
昔已然哉吾兄負大任艱一念之妄三月之違亦
不敢為兄願也第其肯甘於日月至焉而已乎直

宋本公遺稿

卷五

七

心之立決須勸力定命無令海內學者有纖芥不
滿之疑以一其趨而示之極此至誠必動無為自
成之道也吾兄請前弟敢不從而後第近補車駕
即顧邊陲告急職未易稱奈何其諸彭子當能道
也奉教未期千萬為道自愛

與黃搏之書

連接翰貺感慰殊甚惓惓寡過之意溢然言外尤
見進脩執此以往豈但為君子路上人將優入聖
間與矣尚願振起真心自暗室屋漏中立脚以
之於日用顯明此之謂有本此之謂充實此之謂

章其光輝流行自有不可遏者如此而不息則
誠矣大矣聖矣而神矣故曰體用一原顯微無
間而已矣彼議論雖崇而隱微或疚是特色莊作
偽而已是將勞拙一生反為人嗤笑之不暇竟何
益焉區區數年勉自奮勵猶覺時有作輟未能斬
然疑定不知終得超然天遊否願與吾友共勗之
所寄詩翰大進雖有一二字未妥帖要不似他人
苟且應酬者僕所舉士德業日新者吾搏之云云
人而已喜而不寐幸益力行無解以躋大成至望
至望

宋本公遺稿

卷五

八

復萬鹿園叅戎書

來示前後備悉不及細復只貴體調養一節人莫
能與千萬自愛斷絕嗜欲則精神自固氣血自充
用世壯心自可遂若徒資閒靜服藥餌以為調養
忍日亦不足常若欠債人歎歎慌慌過日亦何苦
也且能透此一關則橫飛直上都無障礙矣不然
所謂一根不斷諸根不斷說箇甚麼千萬自愛

與王仲時書

別後得書四五足見惓惓相信之義吳相士程有
原汪張二友書俱到而未能一答者知其來而不

其性也。若憊倦之意豈殊仲時邪。數年得友惟
一時一人爾。吾不愛仲時。仲時不自愛。皆非也。書
中所質多是。茲未能一一相答。其謂應酬間多過
過處。或容隱自恕。吾處又或自矜。仲時究其所
從來。此甚易知。只是無改過之誠。有矜名之私也。
究極而言。只是志不篤。果篤。志則將見過而自
訟為善。而不肯近名矣。安得有自恕自矜之失。耶
學者立志。不篤。千病萬病。皆起於此。志者。吾之主
宰命脉也。豈有主宰定。命脉固。而酬酢舉動有不
當者耶。程子謂學不進。只是意志合。此將奈何願
又

屢承手劄。不減面談。殊慰懷念。凡來者皆未南歸。
故未有以復。缺如也。尊翁來知吾子省。勤不
覺欣然。及出書。尤見進脩可喜。可喜。慎
獨以心體煩擾。今且遠去外事。靜養不出。此誠始
工工夫也。久之。內外兩忘。斯可爾。昔張子苦累於

外物。明道先生為定性書復之。正謂是也。未歸結
於制怒。此下手處也。人為無怒情。斯和矣。日用悠
然。何煩何擾。而不自得耶。試詳體之。終及進取一
節。欲絕意舉業。免彼此耽誤。此又超流俗數等也。
且欲勸解尊翁。謂縱不能顯親揚名。亦不失為善
人之父。吾子之意。良亦苦矣。曾與尊翁備言。翁亦
非不欲。吾子篤志聖賢也。恐竟無成。亦如耽誤之
說。則欲子二業合一。兩不相妨。如何。如何。孝子之
至。莫大乎尊親。稱舜孝者。曰德為聖人。而必繼之
以尊。為天子。孔子謂弟亦往。仕宦人之教順
人情也。人皆欲其子顯榮。翁亦是心。子善處之
不必棄業。不必受辱。循循守禮。待時而動。亦奚不
可。不然。重違親心。而曰吾守道也。道果如是乎。是
親無是心可也。親憊憊焉。忍若忍乎。故曰子須善
處。即此是學

與李陽谷方伯書
別後。掌兩奉候。計登台鑒。令嗣姐丈至。備審起居。
免與所到。精神足。則林泉元老。誰能及也。欣羨殊
甚。想公厭聞。然曾而姐丈悉之。自來人情。翻
一。今恐特甚。通家肺腑之親。終堪付托也。效則非

所能爾。姐丈未獲補歷。此亦人情一端。或者天令
得行。養膝下更藏脩。淬礪以取捷來科。是亦未為
不得矣。然年失子。造物重困不肖。若遲迴即署
傳公衣鉢。處公舊齋。俛仰寄懷。則甚幸也。而僂都
賜谷之勝。李臺毛巖之幽。公日遊其間。宜亦思孺
子之可教。為諸山一移文以招之。或亦可從公善
伴侶。後耶非佞。非佞。伏惟寒暄加愛。惓惓之祝。

又

某雖塵擾中。無日不馳神左右。不在忘歸。則在毛
巖。不在彌高。則在賜谷。真羨翁如神。每誦諸薦

東泰公遺稿

卷五

十二

縹緲以為快。不知吾翁亦俯念否。近因於峯。琴童之
便。及宅上一介親偶。失姓名各附小柬上。僕蓋仰
思盛德。俯念先君。自不容已。非徒喋喋也。他日得
侍釣遊。上下諸名勝。則大幸。大幸。願翁益葆天和
少開筌任。自然即無累懷之事。所謂一日當兩日
不益快哉。廷介令姪孫還敦。附上起居。此後伏冀
親賜賡書。或近述令某珍藏。或可追和。亦一樂事
也。千萬垂納。幸甚。幸甚。

復盧秀山妹丈書

惟中令姪至。承手教。備審親母以下。鈞福良慰。賸

三復來諭。意氣慨然。究竟此志。則克鮮可也。孔
可也。有天下而不與。無疏水而亦樂。自天下以
下。疏水以上。奚足為欣戚哉。韓氏謂足乎。已無待
於外。名言哉。凡有待於外者。皆內之有所未足。爾
譬之飽者。膏粱在前。無慕也。某日有省於斯。竊有
望於同志。方今事勢可憂。蓄害並至。竊不自揆。再
三欲竭其愚。以冀萬一之悟。而未得。不知何所底
止。乎。江湖萬里之憂。當無間也。賤眷守凍濟上。旬
日內可到。經年在路。艱難可知。仕進之心。且亦少
衰矣。乃昔求南。今求外。皆未遂。云如之何。懼惟平
安。可報骨肉。爾人便聊此奉問。諸不計言。

東泰公遺稿

卷五

十二

與盧甥以庸書

兩得吾詢。子書喜平安。外學識兩進。真宅相之慶
也。吾子榮名非所患。只涵養性情。遊心高遠。乃宜
汲汲古來。登科者何啻數十萬。今炳耀後代者。幾
人而回憲之貧。潛福之賤。到于今稱之。只奚適也。
不謬於是。乃真宅相乎。虞公行便。臨發書此。報平
安。

復趙方山同年書

手教飛至。心目俱明。相憶之情。此可徵已。入京會

二年以舊約及兄者。輒稱抑公道不明於一二人之明於天下如此。亦復何介。來示方將窮道德之微言。律衆同之真旨。而從事於性命之學。視世之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不啻霄壤。又孰抑而孰伸。也。惟人所見如何耳。願益篤信。以收奇功千萬之望。時事大非夙昔。北胡孔棘。南運為梗。因之饑饉中外。傍徨而京師方且晏然。誠不知所謂也。竊不勝憤憤。屢發狂言。竟虛實效。若之何其。顧未能幡然舍去。而求南乞外。亦復未遑。大負初心。惴然亦決須省事。求不自失。以不負知己也。

文恭公遺稿

卷五

十一

寄宗族書

某思萬派同原。千枝同本。今日程氏數百人。皆我公之遺也。自數百人觀之。雖各有身。自公範公之實。同一氣。則奚可散而不屬。疎而不親。是故先王制禮尊祖。而合族焉。尊祖於祠。以親也。合族於親。以親明也。幽明協和。祖孫各得。此之謂致一。我程氏家規行之已久。今某叨官於此。尚望伯叔兄弟敦行不怠。至於祠堂之克。擴昔欲通共戚。為人人欲盡其心也。既念思之。今日公範下叨受祿。有惟某也。分祿以建祠。某不當任。

但官中俸薄。口幾以書告兄弟。以家租代祿。早工不知已落成否。如其未也。某之責也。乞協心相事。茲寄去俸銀若干。未足更助之。巖石之尊祖於斯。合族於斯。凡我長幼。皆翕然仁讓。無少不親。不遜之事。則同氣同心。祖宗雖遠。而若近于。雖多而若一。公範公知之。寧不欣然於地下。惟恐相成無窮之幸。

與孔文谷督學書

富春之會。釣臺之登。鵬門之別。視松蘿之訪。寶山之留。風景益奇。情興益劇。別來追想。若絕奇神。未泰公遺稿 卷五 十一 遊圖畫每為人誦。輒亦絕倒。何況當時身履之也。此真可為平生佩憶。過武林。遂悄無况。致保叔竟衣也。以人勝。益信斯言。邇聞文粹已歸自台。赤城屬。亦復如何。某承乏於茲。深慙師道。尚賴知己。預言我規。無新無舊。便勒此布。俟今夏薄暑。殊劇千萬善調。慰此倚仰。

復張東沙中丞書

秋間涪州劉年伯乃郎貢士行。曾附候。啟不審達。不忽承華劄錄。曆之頒。兼拜芝園嘉集。燈下開函。讀數首。如環珠下壁。光芒夜照。滿室生輝。吾丈

造一至是耶驚喜無任懸知他日可備一代人
之選超列漢唐名班矣豈直鄉里同袍之光哉
昔京師選兄南旋登高閣熱心曲了了若契相
與道德功名之期猶在耳也兄庶幾立言矣而能
視之若無居之以謙遜遜於立德立功之務使天
下之士想開風采以為何如人不獨悅其言而四
則所謂周公之才也兄可無進於是乎古人謂無
意天下第一等事蓋惟兄克舉之上有意焉而未
之逮願兄之策而教之也使旋謹此奉謝未悉俟
再請惟垂亮焉

文恭公遺稿

卷五

十五

復徐波石督學書

昨見督學之推深為貴人慶屢承手教大有啓發
令人驚惕無已所謂實落進步工夫朋友其餘即
豪傑或未得其門誠確論也數千百年聖賢希濶
得非坐此病耶僕謂實落進步亦惟慎獨而已獨
之不慎由志之不篤也知之不真也知之不真故
無耻也無耻則累德德為我累自昧其知自欺其
獨且不免於作偽日拙之病矣乃一時之士講學
於此也安身立命於此則所欲有甚於生所惡

復呂沃洲侍御書

文恭公遺稿

卷五

十五

甚於死是之謂知止斯可耻不容於不耻矣斯
不容於不篤矣斯獨不容於不慎矣然則學至
於真知所止而學之能事畢矣堯舜安止文王歌
止下學當求知止是故大學以為第一義焉今朋
友實落工夫將無歉於是耶此僕雖能言之而未
能止也顯微猶有間而內省未能無疚也安得與
吾友石常會日夕相夾持以不負此生耶碌碌仕
途終無下落不知波石貴竹之行如何僕誠得波
石相侶當決策歸山爾有便即煩相示寒暄加愛
日俟郭外之約遽茲開別云如之何止欲反凍前
赴京耶殊舛望也所詢足見慎重但愧未能周知
即有所知必無出於執事者也區區之意惟欲吾
沃洲無專信一人無專指一事公聽並觀舍此取
彼則好而知惡惡而知美鮮不當矣舊常州之去
亦吾沃洲之幸或亦可為取舍之鑒也天下事過
則有害而澤非不善也過多則滯其為害也與旱
同或有甚焉今有意為善而任性自是者皆兩澤
之滯者也滯可以為災斯人獨不可以為惡乎故
動曰尚于中行義至遠也為善君子之常也而

有意而自是則必淪于惡矣是好名之私累之也
然則名之為害大矣哉吾輩于此一聞則千病萬
痛皆除而自信信人皆不為害矣願與沃洲力勉
焉諸君不縷及千萬相亮

與曹蘭北司諭書

昨具小東奉謝茲聞貴學脩志輒有所告志邑之
實錄也示懲勸焉古聖王取善匹夫匹婦不遺以
序弟也舍妹婿盧子山母虞少而婿居老而今終
中間苦節貞操撫孤成家懿行卓著真有丈夫之
所不能為者而虞獨優為之具載其後弟東厓實
文恭公遺稿卷十五
錄
幸浴諸庠友稽其行實輯而歸之而廣教示勸
有頃焉下萬照亮

與廖東厓中丞書

畏途遠歸風波登岸人生至幸也主人或不自觉
旁觀者竊嘆羨以為至難其公今日事乎某固旁
觀中一人思歸到岸而未能也然固不敢背馳而
望汗也君子用世之心何窮然用舍在人行藏在
我知在我者而已人之是非吾何恤焉公其諒
以有餘裕乎敬以賀某自去夏抵此日餘之兩

士行間坐是裁問遲遲寤寐之懷非言可喻會晤
嘗諸侯面陳

復羅念菴書

熊子忽承風傳雲翰伏枕得之尤切忻感數年屢
承手教賤生尤荷詩扇及長幅之寄深感至情弟
亦嘗兩奉復其一意思道偕遊者歸附也數年鴻
歌唱分運洞之戀緣先大夫未及襄事非敢忘
情也昨午之後當繼舟於桐江之畔矣行甫果多
才藝可愛改卜先塋欲俟春暖恩兄弟同相履如
未生茲告還深歎力疾親書深夜怯六情憂勿果
文恭公遺稿卷十五
錄
仁月能道兄家事之詳甚慰且為今下憂者再三
聞雙江老先生壽康常相與可喜非及奉書幸為
筆意

與陳紀南同年書

遠聞日來銳情初政百廢具興人心大快年家之
光也然得無倦乎幸自重自愛為慰為望前月為
吳下周子兄家廢乃子秀才宗旦來請致書茲復
因于家子不得已奉讀徽州程惟光年兄誠篤坦
具所備苦節諒兄素知年甫四十奄棄旅邸歎之
以臣蒙肅然無以為頌賴黃方山胡相泉劉望岑

兄率諸同年同志共賻之始得歸櫬今年嫂繼
父郎亦不保三木暴露無抔土可掩其長子想
奔告弟聞而矜憫泣然不禁但貧薄中愛莫能
助無可奈何惟吾兄當路又適撫徽郡此惟光之
幸也惟光昔賴方山諸年兄飲其骸今掩其棺得
有所望乎弟與惟光非但同年又係同宗盍察
其記不容忍情不自已不能自展其念而乃轉
望於吾兄爾伏惟兄丈惻然留意非獨惟光存歿
之感實三百同胞之同嘆息而共感於無窮者俱
也師聞之亦必忻喜感動傳為美談濟為善政而
大恭公遺稿 卷十五 十九

文恭公遺稿卷之十五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十五

祭文

初官翰林書倖祭先祖文

某賴祖宗庇佑今年幸遇 皇上親簡
第授官翰林編脩此實祖宗之德非弱孫之能也
職守所屬未獲親拜尊靈而俸祿之叨不敢先享
敢用備物緘辭恭申祭告嗚呼祖宗之德無窮子
系之哀罔極佑啓我後寧間幽明引聯松楸神馳
千里伏惟尊靈鑒饗之

祭王南中文

文恭公遺稿 卷十五 二十

嗚呼警敏絕人日誦萬言博極經史細大不捐人
謂南中之資然爾而時識夫南中之志操筆構思
於秋然前出其緒餘秦漢之先人謂南中之文然
爾而孰識夫南中之氣蓋論世尚友嗚呼然自古
人而峻節危行凜凜乎其自勵此合汙者殆未可
與言而穎脫以出者特南中之細吾意天厚其塞
將以澤斯人而少舉於鄉固遠到之可俟嗚呼誰
謂南中一疾而遽逝耶天固難諶而理固有戾耶
再自去年秋識子首尾僅一載爾何相見之晚而
和別之亟耶嗚呼哀哉追思昔時弄月吟風雅坐

高談竟日通宵疊疊忘倦匪云燕僻規過輔仁一時得意氣者潘子叔慎江子舜卿孫子志高吾與子而五人也鼎鼎百年永矢弗諼胡南中遽先厭棄耶嗚呼悼死者人之常矧南中之云亡子謂知南中之存者斯知南中之亡其存也無怨其亡也奚傷方南中之病華子問疾以倉皇叩意見之云何南中一笑而拱床謂浮生之勘破又豈擇乎彭殤之矣何言悠悠慨慷不數日而乃實信南中之堂堂遂正氣於天地與元化而徜徉人知南中之生二十有二年宜知其與天地而乃為久長疑為水兮釋為水聚為雲兮散為太蒼嗚呼南中之神兮翺翔四方騁絳螭於玄圃駕白鶴於高岡陋莊周之蛺蝶信李白之渺茫吾知南中猶恨其懸解之晚而思脫世人之糟糠也吾之狂言不足以吊南中然南中嘗愛吾言之狂意子聞吾之言必蹶然而笑而吾南中豈真亡耶絮酒豆肉平生之誠惟南中饗之

祭李母樓太孺人文

嗚呼昔孟有母而軻成大儒陶有母而侃安晉室陵母知興漢鼎卒定滂母遺訓國是刑匡子以母

文恭公遺稿

卷十六

二

六

賢光昭簡冊於維太母寔嗣徽音孝養舅姑喪祭惟和相夫中寡門祚丰勤慈婦知訓愛子知嚴矧貧血病人賴以全人固知太母之賢必徵於其子也厥成吾師駿登天朝為奉常以知禮鳴擢青瑣以直諫顯貤封光寵照耀里閭懿德茂脩勲名未艾人又喜先生之賢真不忝其母也嗚呼先生之賢母德無愧太母之顯子道有光矧復年登八變爰紫孫曾高朗令終芳名家世如太母者尚何憾耶某等辱在師門更附姻戚遽茲聞變能不虛傷薄奠陳辭庸展誠素慈靈不昧并歸來歆

文恭公遺稿

卷十六

三

祭楊太夫人文

吾聞遂寧厥有賢母七十六年施於孫子乃有賢卿其賢英姿駿登玉堂譽髦一時方期壽康榮膺顯封遽茲聞訃遺厥孫悵惻憐彼虐癘流行不祥染延及門習坎伏薪骨肉繼喪因之寇焚災害並至聞者傷心哀疏陳情帝亦齋咨特許歸塋以慰爾私嗟乎太母此可釋矣福禍糾紛自古昔矣德者難留來無數矣慶澤未艾天終一矣文德洪光辰好令孫正懷麗澤道岸同登感慕慘愴目極素旌遙奠客鄉聊以將誠

祭唐太夫人文

古人有言觀婦於夫惟有懷公履道充牣
金玉作守名都人亦有言觀母於子惟我
促行已大魁南宮多士仰止夫人之賢夫子
人謂夫人食報於天養方及優游永年云胡
方艾遭彼數奇將之信陽危疾之罹別來期月計
聞京師嗚呼天不可必亦理之常慨夫人女中
獨處豈必骨肉聞者感傷甚令子同袍復均意氣
不戚相關曷禁涕泗南望毘陵哀心遙寄嗚呼尚

祭劉太夫人文

惟生有涯惟德不朽生也雲浮德也天濤此達人
所以不較短長於百年而恒視賢愚於千載也嗚
呼夫人尚奚憾哉古人有言觀德於子夫人令子
實我同袍蜚聲甲科蔚為時彥行將用世義方有
徵閭閻謀猷克襄家國而蘋蘩功莫標木與歌益
夫人餘事也可以觀德矣人亦有言七十者
人享年八旬有奇亦既壽矣夫人之生何時
不朽之德垂裕後昆嗚呼夫人尚奚憾哉所可憾
者

地皆逆旅而辭世若解懸郵命有期永光泉壤又
知夫人所自安也靈輿載啟丹旌悠悠指故山以
歸此佳城而永妥某等誼重通家分宜執紼敬
陳一奠聊寫深悲嗚呼尚饗

祭張夫人文

嗚呼圭璋溫潤夫人之質
位乎內婦順明章維族斯範維家斯昌此衆人所
樂知而凡有識以為賢也若夫已貴能勤已富能
儉菽水承歡江汜遺賸克相夫子順而能規教子
家學無隳此則諸生所備聞而在古人以為
難也嗚呼天雖難諶仁則必壽誰謂如夫人者而
天不可必乎享年五旬嬰星俄隕數之奇也曾不
少愆某等於少傅公實門下士其視夫人義同母
氏聞訃驚悲不能自止悠悠蒼天曷其至此惟昔
膺封鸞誥輝煌今茲在殯卹典彌光上卿遣祭
王章寵隆載申綏部以葺幽官天嗇其壽帝顯
其德豐碑深鏡淑行炳淅此又古今所希聞而永
流方於簡冊也嗚呼浮生多途趨死一軌乃如夫
人亦優奚悔羅山崔嵬颺水滌泗清風明月鶴馭
往來固知夫人與元化而遨遊寧浮世於塵埃耶

赤等誼重心喪聊將一奠稽首陳辭惟靈俯鑒

祭年家謝方伯文

維公之德孰厚而純維公之才孰達而宏維公之福孰培而盈肆皆天授匪曰人能昔在先皇逆豎盜權公以正直歛跡丘園井渫不食幾二十年我皇復召與論俞然始以少叅薦晉方伯宣化承流諸藩是式方將內拜雍容槐棘梁木忽頽聞者悼惜某等辱在年誼倏然三紀感今思昔有懷曷已緘辭千里聊寓一哀知公之神太虛往來

祭外父潘竹澗公文

文恭公遺稿

卷十六

六

嗚呼天乎痛哉天涯翁婿猶父子比屋而居日見以喜頃刻不見而至於此天乎痛哉謂之何哉痛之至者言不能宣傷悲扼塞我又何言惟公於我弗及一訣我度公心如食在咽公心我知我能無言收淚牧涕告於公前嗚呼天命難諶而人事靡定德不必壽而善不必應一至是哉誠若是也吾何心浮世哉昔公髫年歸自關西咳唾珠玉見者驚奇既遊庠校遂器主司試輒首選謂廊廟姿乃歌鹿鳴乃升南宮乃儲翰苑為麟為龍尋拜諫議直聲大起卒忤通璫落職鄉里人謂弗堪公則

怡然考槃竹澗日將老焉先皇聖明誅回僞正

青瑣再登風裁益峻奉詔南封蠻貊獻誠歸陟

太僕牧事克成八載滌陽乃遷奉常南南旋北重

侍明光天子念贛四藩重鎮冠冕出茂曰惟爾

靖晉秩中丞賜斧以行爰克壯猷奏凱明廷策勲

大賚召貳冬卿歸甫三月河患方殷皇軫漕計

曰惟爾勝仍兼憲職以往經畧遑恤賢勞載勤荒

度粵瞻新河徒費且傷弗潰於成盡願其常乃分

其勢乃遏其衝乃濬厥漕歲運斯通河決堯山遠

近震驚公挽狂瀾其事甚神天子曰都美矣膚

文恭公遺稿

卷十六

七

功晉陟俸級尚書是同既懋其功寔瘁其軀跡上乞骸宸眷弗俞明年仲春薦拜司馬力疾起視宸之下感激遭逢量力則違入秋三考言謝其僊洞雲臺夢結神馳將以優游竟負心期天乎痛哉哲人遐福恒道感通我觀哲人疇復如公公心純樸弗染世習表裏洞然曾無矯飾公貌粹然古稱溫恭愚賢大小一見心融公器闊深外和內毅然裕然莫窺其際直道獨行屢坐滯滯公弗少益堅以厲公性仁厚遇人惟誠有德於人終

公才遇事屹然定志處大如小處難如易方其未
臨莫肯輕試視之如愚一出驚世嗚呼天乎謂如
公者弗憇遺乎匪我之痛寔邦國之痛昔家大人
辱好於公言結婚媾尚在腹中既十八年館子
室六載教誨恩猶罔極今年忽倍兒女森森公撫
諸孫內外惟均歲餘同朝晨夕相顧公子視子子
視公父公嘗誨我進止安詳急走多顛消流必長
公嘗誨我勞善在已周公駟吝不足觀已天乎痛
哉公言凜如公神何之奄忽不見真如蛟龍傳腹
之旦見服禮朝出會同浙進士公曾公獨大喜謂
太恭公遺稿 卷上
茲盛舉三十年來再見於此駢綵張樂集宴咸里
日晡始歸從容談笑少休於寢一夢弗還嗚呼異
乎人以病卒公以樂終載辭 君父載訣鄉朋盛
服往來開張心願考終若茲振古所難嗚呼公可
以無憾矣脩之在我報之自天報焉於脩亦何歉
焉而父祖簪纓公大其傳子孫濟美公振於前令
名鴻福公享其全計聞之日舉朝盡傷羣公相率
赴吊傍徨衣衾歔噓幸勿有悔贈謚祭塋籲天請
誅 天子軫哀曰嗟我良其具卹之以慰爾藏嗚
呼公可以無憾矣江上歸舟載柩以行恨廣官守

目送銘旌倘弗會空永隔幽明天乎痛哉孰知我
情公男來奔自南適至公女相顧一哭仆地然
居家遙憐母弟骨肉依依公獨何逝天乎痛哉吾
尚忍言稽首三奠淚微重泉嗚呼尚饗

祭駕鶴簡通府文

嗚呼痛哉冤乎駕鶴之歿耶子以清苦脩而人乃
以汙濁誣耶冤乎痛哉吾識子雖晚而知子則深
子好學慕古脩之家者四十餘年而孝第力田真
無愧於古人魁鄉薦而一舉試春官而屢北人咸
委於其命而不怨乎其文乃怡然拜官於端倅庶
幾猶奮勵於勲名司計督餉廉聲嶸然而四起上
乎民說薦剡褒然而首登人又喜其信於久屈而
將冀其道之大行胡一驟而至是豈天終無意於
子之生耶慨子旬日之前猶遺書而云云昔幽葵
於簪盍今悵恨於離羣方期再晤而劇論曷不旋
踵而自實冤乎痛哉世之毀譽恒肆出而莫禦子
之是非固不辯而自明昔公治在縲絏之中孔子
以為非罪文王甘美里之辱義易賴以傳心使其
當時即死於未繫天下萬世孰知蒙難而艱貞
子絕命之辭紛涕泗而不禁子蓋有志於道惜猶

講之未精志士溝壑之念謂殺身以成仁全遺體而不辱必揆一死之重輕苟忍小以就大庶遠志而全身惜左右之無相遂一訣而鳴嗃然子又謂其年五十而不能不悖於道雖即死可也而詩之卒章從自咎乎見理之未真嗚呼誦斯言之凜凜子固已卓乎其有聞即脫身於濁濁又何為乎未平想江蓬之慨慷子誠飄然駕鶴而冥舉縱後事之寂寞奚必為子冤痛而酸辛耶陳聘以致真摯道誼之深情聞吾言之磊磊或用慰乎遺靈子無寧以一時之抑而易乎萬世之伸耶嗚呼尚饗

信宜祭城隍文

其以朋比忤主謫遷茲邑山川城郭詎非夙緣今茲入城禮當祭告非敢徵福蓋將矢誠惟邑多猺為我民毒惟學父晦為我士羞方期上贊良牧與士裕民以酬天子薄罰之恩以答邑人仰望之意維神默相庶幾有終奠獻告虔忱焉昭格尚饗

高州祭沈夫人文

於戲以勞定國祀典明徵蓋惟其勞不惟其位於昭夫人昔更三代中原板蕩兆庶罹荼南郡獨生

山海佑日月忠義亂開國成家顯號殊封縉與錦蓋方行諸郡罹濯威靈高涼遇遐迄今徵福廟食有赫而賜惠時存亡弗渝追報罔極屆茲歲降民驛告虔官屬齋禱式致然靈爽陟降無方尚饗

信宜辭文廟告文

曰惟資江二水合流萬山交峙鍾靈萃秀甲於高涼是宜英才穎出儒道興隆而乃絃歌寂寥鳳麟跡闕人心湮鬱理則謂何其門戶泯止展謁宮墻顧地勢偏安棟宇傾隘傍徨軫軫將安歸惟師

文恭公遺稿

靈之弗克宜士氣之不振竊不自揣上告撫救下咨長僚勸力同心卜遷茲吉幸而帝鑒民和大工速集堂廡畢備輪奐一新乃者仲秋肇祀日星明紫靈貺昭假士心歡愉將日勵高明之圖以無負山川之勝其仰止之心亦少慰矣茲者承正安福將遷軀超惟夫子無疆是居庶邑人永孚明化謹陳牲醴恭申壽考爰及四配十哲兩廡諸賢尚饗

祭白沙先生文

嗚呼孔顏樂處濂洛繼微先生弗作此道誰歸先生之學里猷帝畧先生之識願要承先生之心

包古廊今先生之文流水行雲飲水飯蔬之然自得吟風弄月收天下春真並駕於數子。真俗學之足倫。先生雖往此道猶存洋洋甘泉汴流同源草岸陽明一脉並尊而某蚤受王子之教幸及湛翁之門是於先生義惟祖孫飲芳發蔭敢忘本源嗚呼斯道易簡為飛魚躍百姓日用弗著察為仁由已忍自畏縮先王有訓萬全一語拳拳服膺庶幾無忤世路嶮嶮乎心問覺順逆殊遭一視皆樂茲承環命過先生墓百年緬想欣然振趨祠宇幽閨山海環紆悠悠古今淪焉嗚呼尚

祭封吏科給事中雙川王公文

嗚呼維木之良穀梓楸樟維王之美璠璣琬琰則有根玉則有璞為旁薄乃強寸莛嗚呼公令子良才美玉寔出自公潛德孔淑雙溪淨濤孕為文章遂成令子名生先青瑣地封勇繡同服無然羨公自求多福生先青瑣地封勇繡同服無然遊於天棊等詎辱年家悲同骨肉金陵遺真雲峯極目溪水漣漪想見公神乘風馭月來往溪濱嗚呼尚饗

先大夫告文

嗚呼痛哉嗚呼痛哉男素大人就養留都真數歲金舊疾爾豈意有今日耶昔以駟車來今乃以一舉歸耶嗚呼痛哉吾母及兄弟兩妹俱不在旁大人顧不肯少待一訣耶嗚呼痛哉尚忍言哉前者過七欲寫告文終不能成今日舟過桐江復當七七勉寫數言淚隨筆落腸遂聲斷矣又能把筆終言哉使與妻兒六七人環樞慟哭枯顏銷骨乃今紀遭大人見之亦當哽咽天地有窮此恨何已顧想大人臨來時云萬一有事亦在汝旁之言男誠不能當此愛戀即知大人亦不甚恨也嗚呼痛哉詎意斯言遂前定耶嗚呼痛哉大人誠無恨撫我兒孫當無間平日甘言在筵欣然來享嗚呼痛哉男復何言

祭俞雲窩大尹文

嗚呼金堂孕秀石室鍾靈靜動旁薄乃發先生翬年穎異日著文章遂選發庠鳳鳴高岡亦有元方人稱二俞後先登第芳聞蔚敷飄飄隄鳥試宰德興豈弟惠愛若鄭公孫駢駢五馬摧刺賓州載若張詠不剛不柔迷職東還方慕二疏昊天弗弔溢然而殂嗚呼哀哉先生之氣陽休春溫飲人以和

賢愚欣欣。先生之心風清月霽。撫譙而恭鎮。寂以知先生之文藻。思精新出之不易得之咸。玆學不究。用位不滿。德閭里嗟悼。縉紳咨惜。未盡之福。施及後昆。宣之伯仲。子治克承其於先生。辱焉後進。先生弗鄙。忘年授分。計偕南宮。共載同心。論文勸德。亦遂忘形。關河水雪。夜床風雨。夷險甘辛。歷歷可數。筮仕南北。迢迢夢思。介書頻紫。皓首為期。倪仰幾何。幽明遽隔。雲寓往來。竟負夙昔。嗚呼哀哉。昔公病亟。驚越馳省。公猶張目。訣言凜凜。曰此會難。曰不可忘。感激再拜。涕淚滂滂。春去秋來。忽復一年。碧雲霜樹。如見公顏。公不可招。我悲不任。楚些歌殘。太室冥冥。嗚呼哀哉。尚饗。

祭胡奎山三守文

嗚呼吾忍哭。吾奎山子耶。奎山數千年孕靈。發於今日。胡為乎遽類以忤耶。某於奎山非常交好也。親則郎舅也。友則同學也。鄉則同舉也。蹤跡之密。意氣之孚。指不再屈也。胡為乎一別而永隔耶。嗚呼傷哉。某方以先大夫之喪。襄事龍山。憂苦終日。一旦聞此。大驚失聲。猶意其妄也。既月餘。傳果妄矣。則且喜且泣。度他時相見。當如子卿歸絕域也。

又月餘。則聞輟車且返室矣。嗚呼傷哉。乃真哭吾奎山耶。今日雖即靈寢。親遺像。猶若肅乎有聞也。而能無疑於恍惚耶。傷哉傷哉。靜言思之。誠莫喻乎仁壽之極矣。夫奎山之賦性也。樸而實矣。宅心也。平而直矣。待人也。敦而俞矣。親親也。睦而恤矣。三黨之親。同邑之友。四海之交。愛慕奎山。罔有踈離矣。而登進士一紀。位不遷貳守。而年不及耆而行未逮志。則彼蒼者天。茫乎莫測矣。此固某之所為深疑而痛惜者耶。傷哉傷哉。自正德己卯。逮嘉靖癸巳。十五年間。計偕往還。宦轍南北。舟車之同載。旅館之同寓。太常栢林。普照之同適。合則寢食同。分則書問同。久則夢寐同。歷歷可憶也。奎山視吾十年以長。而方期垂老。偕歸優游林壑。復同也。而今可復得耶。奎山之石松谿之泉。巍巍乎洋洋乎。下上而今古也。寧復有合併之日耶。傷哉傷哉。奎山平生知己。蓋寥寥也。某也。或其人焉。某俯而奠。奎山坐而臨。聆某之言。當無以為戚遑脩短之數。悟真妄之機。存吾順沒吾寧。雖五十年而吾事已畢。其巖然而笑。肅然而揖。舉子觴歌子食某也。亦奚戚耶。嗚呼尚饗。

祭應芝田州守文

嗚呼昔哭雲窩。昨哭泰山。今胡為乎復哭芝田。三年幾何。三公相繼逝者如斯。存何足恃。愧吾四人。忘年而友。二紀宦途。如足如手。忽焉孤立。念之寒心。駢蜚狼狽。驚顧不任。嗟嗟芝田。今曷歸乎。追惟夙昔。重我悲乎。嗟嗟芝田。溫恭豈弟。少學多岐。長乃奮勵。人一已百。一日千里。遂歌鹿鳴。文譽日起。乃許經濟。乃試綏寧。視民如子。民視若親。保酉。擢湖南震驚。單騎深入。片言釋兵。嗟嗟芝田。宦旅復起。實心實政。宇內罕比。擢守宿州。宿人戴庇。派文奉公遺稿。卷六。十六。寇震郝守城。有紀嗟嗟芝田。漢廷循良。遺愛在民。今聞無疆。晉貳思明。謂將西遊。積勞成疾。浩然林丘。嗟嗟芝田。出處乃全。幼學壯行。庶無愧類。揆厥素履。行誼夙敦。宗族姻黨。罔有間言。始妻吾姊。奄然而隕。外氏無兒。報及妾媵。歲時追奠。垂德不替。遺命諄諄。立祠表幽。先公憲伯。父執是視。季年卧病。問遺月至。某也於公。少廿一年。忘形投分。肝膽畢懸。計偕歷仕。舟車共載。故事可憶。誨言猶在三。載居廬。適公嬰疾。蒲伏馳省。一見兩泣。張目強語。託以腹心。訣言凜凜。敢負幽明。嗟嗟芝田。何日忘。

耶道記交期有存亡耶公事已畢公願亦酬好德考終怡然而休二郎珩珙况復稱賢未盡之福其在斯焉持此誄公公富繁然音容匪邈降監自天嗚呼尚饗

祭季妹李孺人文

嗚呼痛哉豈知今日哭吾季妹耶吾兄弟哭吾仲妹董淑人淚方收而恨未終也豈知爾亦繼喪於此土耶嗚呼痛哉長安羈旅三年苦辛束裝歸途一疾遽殞父殯不及哭母病不及見兄弟骨肉不相聞臨清何地舟蓬何所危亟顛沛醫禱何人沐浴棺殯殯歟何具娟娟金玉之軀乃草草為逆旅之終耶道亡途殞世或不免也爾則何辜而遭厲耶爾則已甚矣長甥應朝之奇肱人咸有宅相之望也乃以哭爾致疾亦從爾後而幼甥應麟亦復不免耶累累三木一棹南奔夫哭其妻父哭其子兒哭其母妹哭其兄天之降割有如是之酷烈者耶行道聞之莫不流涕况吾母兄弟妯娌家人能不驚痛殯越而相向大哭耶嗚呼傷心哉吾不言則無以洩其哀言之恐亦徒重爾之悲而無益然反覆思之吾妹之早世誠有不可知焉若爾性溫

厚父母兄弟無少忤甚明慧女紅不習而精讀書
作字皆自能嘗見畫本欲臨之數日又自能世俗
女治裝率求備爾則不屑寧清約有女如此而早
世耶既歸孝舅姑順夫子家人咸宜課兒誦書咸
自授喜施予恤婢僕寒餼饋賓客必洗腆有婦如
此而早世耶吾翁憲副公於爾舅方伯公夙好也
賢季子欲妻之十年乃諾謂爾必享福宜慎配也
而今乃早世耶遺男女二呱呱誰撫姑恭人逝矣
賜谷翁雖春季子誰相吾母久疾昔望女今哭女
增劇誰慰爾可早世耶此皆理之不可知數之不
丈恭公遺稿

祭徐母黃淑人文

於維坤德順以承天厥施斯晉本則靜專於維淑
人體坤效順承乾正位乃終有慶昔在中閨婉婉
姆師既嬪于徐家人具宜柔順安貞維我姑德淑
人嗣之姑慈婦式溫恭博太維夫子良淑人事之

刑于有光始家多艱相夫幹蠱載學載理維淑人
是與乃奮甲第乃理琴堂入侍殿中出守吳邦駭
歷四藩中丞振斧暨於司空咸淑人之助蘭玉森
森復以燕翼激昂青雲寔乘是力於維淑人福祿
乃崇匪造物私寔栽培之公痛維復齋天不憖遺
方謂淑人永樹母儀胡當晨擗溘然坐逝豈欲從
夫遂厭人世嗚呼哀哉其信然耶淑人之樂生人
之嗟翟冠霞帔象服儼如音容緬邈靈傷涕濡敬
楨蘋藻作此芳卮金勝悠悠千古遐思嗚呼哀哉
尚饗

丈恭公遺稿

祭蔡鶴江尊師文

嗚呼淮水湯湯曲抱山陽鍾靈自昔豪傑焜煌公
生穎異育秀虞庠三魁多士豹變龍驤編脩翰苑
贊善春芳經筵進講雍容廟堂秉太史筆經
學士章論秀京闈登俊會場菁菁桃李蔚蔚門墻
衆賢和朝貢舉輝光乃晉宗伯奉珥秉璋克舜在
上夔龍在旁方期秉釣兆民用康天不憖遺星隕
文昌溘馬夢化朝野盡傷惟公之蔡始仲封邦代
有聞人由漢歷唐也顯名公與頡頏順乎至孝
公襲其芳賦性端直可擬於襄潛心理學季通是

方仲默傳書公為發揚。早哉一脉源深流長某也。弗類辱公之明叶公在場屋讀其文章謂可與語冠之本房。持示人人欲辨驥黃。吾慙子瞻公實歐陽古稱知己純鉤干將豈為利達寔照肝腸驥匪伯樂。鹽車大行壁北下和碩璞終藏。嗚呼公乎其何可忘。十年淪落。再上巖廊。謂當終教而乃缺望。鶴化江冷。天地茫茫。嗚呼公乎。曷朝以翔舟蓬桃源。月照帆檣。倉皇趨哭。涕淚滂滂。五鼓臨發。趨奠荒涼。聊陳數語。寫此哀腔。冷子伯仲。其哀未央。願篤世講。敢謂公亡。嗚呼哀哉。尚饗。

文恭公遺稿

卷上六

二十

四文

祭大司馬張公文

嗚呼。渥駒丹鳳。世以為祥。趙璧隋珠。曰寶之良。茲產誠名。何裨於國。孰與元臣。應時而出。公生俊異。瀛海濯靈。蜚聲警宗。奮迹承明。乃擢諫議。青瑣翹翹。魁梧玉立。羽儀天朝。乃司納言。雍容陞階。音吐洪鐘。光照銀臺。乃貳司徒。西鄙告急。出總軍興。勞安饑食。乃貳司馬。雲中倡亂。伏鉞乘麾。卒平其反。天子曰。都爾甫爾申錫之。銀幣旂常。載銘遂督兩廣。大旆南征。璽書遄趣。正位本兵。望崇眷渥。荐加官保。遂貳三公。經邦論道。時維九月。壽屆稀

年。麟袍玉帶。甲第華筵。居宅都城。去天尺五。子孫全盛。依倚韋杜。人生如公。宜備全福。視履徵符。耄期未足。胡然彼天。休祿相隱。孤南方輝。箕尾遽隕。嗚呼。傷哉。朝無大老。國喪元龜。世道攸繫。匪一人之悲。北虜方驕。王師未捷。公今長逝。遺恨不滅。某等誼叨僚屬。情均戚休。聞訃蒲伏。涕豈無由。公德長厚。公心易直。辱公之遇。誰不感怵。登堂一奠。淚隨言零。玄風颯至。悅聞容聲。嗚呼。哀哉。尚饗。

祭封單駕司主事左寬廬公文

嗚呼。玉璽珠璣。世所共惜。歛其捐貲。誰不嗟惻。蘭

文恭公遺稿

卷上六

二十一

五文

蕤蕤灼灼。幽谷芬菊。老松摧哀。壑無光東。之崑翁居其左。寬實毓翁。積善能播。夙稟剛毅。幼能自立。攻學砥行。墳簞戰戰。維仲學成。歸多士先。翁曰。予志將少懷老安。何以酬諸。是惟醫乎。遂精軒岐。其道大敷。療者以起。困者以甦。施不責報。閭里响。响厥施。日普而家。日約。翁曰。予分熙然而樂。翁不望報。乃報自天。季子登第。令聞燁然。演翁之道。將以醫國。翁患日廣。翁志以畢。馳封畫錦。象服戕戕。視彼富者。豐約如何。嗚呼。廬公為善之的。亦既壽考。年逾七袞。杖履猶壯。計音忽馳。典刑廢墜。朝者

共悲其等同官本兵誼均休戚誠辭寄真意實有
嗚呼尚饗

祭譚青原侍御文

嗚呼青原曩者同志數百人會於京師始識青原
昂然如威鳳之出羣也既試理人今武臺縣通
鄉嶠然如丹壑之壁水也既入內臺侍御
大通胡虜馮陵運籌策安東抗東瀛野天
然視公如萬里之長城也夫同志之數以不白
世而青原之用衆方快其成謂宜出濟時艱入
國是以綏嘉靖之太平也乃十日不見而遽逝

文恭公遺稿

卷六

五

嗚呼傷哉東城之悲未已青原之計繼聞豈天不
欲吾黨成同心之業而常使英雄灑不盡之淚耶
胡不竄逐而困其躬則方亨而迫其數耶豈姸姸
脂韋固保身之具而慷慨正直乃速其死耶是
與非與吾孰從而究其然哉嗚呼青原天實為之
謂之何哉某也父子辱兄生平道義骨肉哀何能
任惟芳華流於簡編庶幾譚子之不朽而正氣還
於天地直謂青原其猶生嗚呼尚饗

祭胡月岡文

於維人道孝弟為先嗟月岡翁乃弘其端四齡失

恃哀深壯年殫賞新墜下慰九泉仲氏連繫急
顛顛百里供餉晝夜奔走嗟嗟薄俗平時棄捐而
亡而難誰若翁存愛敬既立順德斯宜中和之
恩式焉曰是豈果曰是溫恭與人無競御下
恩饒者求濟爭者質平中和之堂里人具卷
脫庠序運邁迤邐曰惟教子畢此哀丹樓名
庭訓有嚴卓卓子中鶚薦鵬搏維子中氏碩
謙人匪曰子中謂翁淵源理刑淮郡貽米易康
訓欽恤卒微疎垣人匪曰子中曰翁能其官俄以
直貶恩命未需人為翁辭翁方瞿然曰兒獨忤時
文恭公遺稿

祭亡兄章甫文

嘉靖 年 月 日蓋吾長兄章甫氏歿之十四
日也父母抱痛日切再奠寫哀汝妻黃氏應繼
厄酒汝弟章哀讀我哀辭曰嗚呼痛哉屬續幾何
忽復二七吾忍真吾兄哉吾始猶恍惚未信而今

則章著莫掩也。吾何以自解哉。吾念汝宜壽者有五。汝不可不壽者亦有五。汝幼日最壯無疾。宜壽也。狀貌脩偉俊裕。秀哲如玉。見者嘆慕。宜壽也。德性溫良謙恭。雖卑賤無或慢。宜壽也。自期高遠。不啻榮名。宜壽也。襟抱超曠。世無少累。宜壽也。三族交望。待汝光榮。汝又烏可不壽。汝祖憲伯公素鍾愛。期汝必亢宗。汝烏可以不壽。汝母劬勞慈愛。百倍常人。二十二年如一日。汝父晚節賴汝貽福。百事賴汝繼承。汝烏可以不壽。吾鄉郡邑人士海內縉紳咸期汝遠大。汝烏可以不壽。汝舅毅齋擇婿以賢女相屬。于歸三年。曾未孕息。汝烏可以不壽。汝宜壽不可不壽。而乃竟不壽。方踰弱冠而遽已焉。天乎。天乎。烏為使汝至此。極我花方蓓蕾而未及舒。禾方孕苞而未及吐。竟萎枯於枝上。槁穢於田間。是豈發育之常理哉。痛哉。痛哉。殺南山之竹。不足以書恨。汲東海之波。不足以洗愁。其吾於吾兒之謂哉。仰天俯地。吾復何顏。牲醴在筵。惟汝來餐。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過境山祭潘竹澗公祠

嗚呼境山屹屹。流水潺潺。公神是宅。眷然鄉關。辛

壬癸甲四年之間。再過祠下。兩拜公顏。昔也獨行。今將婦還。女如見父。泣涕洟漣。母也在堂。華髮斑斑。今于官陝。清譽最播。公神足慰。容儼若歡。公功在民。豐碑完完。推公之心。尚隱民瘼。茲土老稚尸祝告虔。水旱疾疫。公必相焉。民其有祐。神以永安。其等往來。過必瞻攀。遺慶不匱。有來源源。嗚呼尚樂。

文恭公遺稿

卷十六

七

文恭公遺稿卷之十六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十七

祭文

祭胡南津尊師文

嗚呼公於吾翁生同已丑翁歸七旬公獨康寧獨意公壯期願可躋胡然昨夏亦與翁期嗚呼傷哉粵昔弘治歲維祭甲翁宦留都公遊太學某也七齡弟兄三四鼓篋執經侍公絳次公不我亂視君成人匪多誦數曰吾爾型時維長君暨厥仲氏日同几硯聿若兄弟明年乙丑公對大廷遂登止第載官南刑秋曹韓守翁並出入父子通家款踰

文恭公遺稿

卷十七

一 祭文

嗚呼辛未之冬吾翁憲蜀自此遂分浮蹤轉轍歲在丁丑長君繼登亦越已卯仲氏賓興文章科第一門全盛武夷之胡下今復競人言津翁可比康侯致堂五峯惟大小洲公望日起累陟都臺巡視閩浙冠靖民懷屏臨散邑翁適歸田廿年重見握手交驩維時某也濫竽詞林公喜不辱寓書慇懃友朋師弟世路涼涼誰復如公篤以不忘公望益崇與南司寇式敬由獄王國以厚世方倚毗公則浩然渡江歸來道尊丘園長君太守亦謝郡事日偕仲弟優游燕侍歲時述作三謝風流二季諸孫

皆青雲傳完名裕後公既全福其原誰何維公畢穀某也往來門牆屢登辛丑之夏猶奉儀刑廷命再簡司徒虛席謂公復起而遽長寂嗚呼傷哉公行醇如言動有則公政沛如民之攸輯公文淵奧淮南後先寄翁詩風雅盈篇昔過淮陰輒坐春風今也升堂莫即音容緬懷徬徨灑泣不禁踞奠陳辭匪文而情嗚呼傷哉尚饗

閩門弔亡兒章哀文

嗚呼此吾二兒歸全之地騎鯨之所也吾何心何顏復過此耶沂吳江而淚先零望閩門而腸欲斷

文恭公遺稿

卷十七

二 祭文

詎意姑蘇佳旅之地乃為百年痛心之所耶哀哉哀哉抑吾忘責善之戒而汝甘樂死之言耶豈汝迷翫月之癖而遂罹滅頂之禍耶如其苦吾之過獨不念母之慈是吾悔恨無窮而汝忽然亦已其也若墮於不知則囿於命數而吾與汝皆無憾矣尚念遊魂或滯精靈未歸庶幾父母是依無為異鄉淪落言有餘痛哭不勝哀姑倣汨羅之故事投醪肉於深淵效采石之遺風沉哀辭於玄府嗚呼誠使汝與二子齊名吾亦將此以釋愁又或保汝遺腹郎長大揚顯以不愧光裕之名則汝又出二

石之上而吾與此水均不朽矣汝靈其圖之嗚呼尚饗

祭倫白山公文

緊南海之浩渺兮。鬱靈怪之非常。爰有神曰應龍。兮乘雲車而飛揚奔鯨鯢於海島兮。鼓濁浪之滄茫。信變化之不可測兮。遺五雛於羅浮之陽。備六德與九苞兮。絢采質而錦章介。懽懽以相保兮。肯刺感於凡羽之稻梁。儻毛翮之成就兮。逝將次第以下翔。迺一鳳之先起兮。覽德輝而自彰。盼八極而周翔兮。從百禽於南荒。讚九韶於帝所兮。結羣

人恭公遺稿

卷七

僊於天行。北托玉宇而猶息兮。南飲壁水以徜徉。羣鳳並起而和鳴兮。藹環琳之鐙鐙。夫既兆人文之宣朗兮。謂將窮紀歷而輝煌。忽厭濁世之紛垢兮。指太虛以為鄉。梧飄飄兮。山鳥啼傷。雲慘淡兮。夜月寂涼。紛冠裳而永嘆兮。異行歌之楚狂。慨虞周世既遠兮。指丹穴而傍徨。奠竹實以為歲兮。料沆瀣以為漿。托南風而絃辭兮。情壹結而慨慷。嗚呼尚饗

祭應石門公文

嗚呼麟鳳之安一見。隱而世恒夢寐於丹青。

其之。歷再獻弗售而人耽清感於真。真先生抑。而卒尼於行。蓋瑞物非世之可繫而至寶亦天之所靳。乃甘林壑乃謝世。八掛祠五峯尋紫陽東萊之躋興起多士。續瀛洛汭泗之盟人謂先生雖不得行志於天下而庶幾斯道之復明。即麗澤之風流亦足以範俗而垂世。課隱居之事業矣。奉於尊主而庇民。胡昊天之弗吊。遽梁木之頽傾。壽山閭其無主。同志悵乎誰憑。南軒亡而吾道孤。重晦菴之痛。北山逝而斯文厄。悼魯齋之情。嗚呼先生

人恭公遺稿

卷七

抑人所共慕者。先生之德而吾所尤哀者。先生之。先生謹飭端默。世稱君子清脩耿介。望重鄉評。急難周貧。身處乎空乏。辭坊謝餽。足不及乎公。孝母而復既盲之視。敬兄而回父橫之情。此其行誼之昭著。雖庸夫孺子皆所厭聞者也。若其志存康濟而竟遠於時。命道裕敦睦而乃格於馮陵。假求全以訕毀。索瑩瑕於粹白。羣比周以恣睢。亦何損於高明。蓋今之世。模聖賢之步趨者而必欲。詆其一足之未似。甘下流之蹟。徑者顧自以為細。行之不必矜。此其賢不肖之相懸。固莫過於公論。

而若心之重違終竊嘆而不平吁嗟乎先生先生雖往道範猶存名賢俎豆雖遠可尋某姻視先生兄弟之分道視先生師友之親初聞訃而驚盡亟欲吊以瀝誠忽執母喪累然抱病日月迅速奄及茲辰奠而後時洵有懸於封樹告而亮志猶可質乎英靈嗚呼尚饗

祭外母潘太夫人文

嗚呼今日九日也而豈知奉奠吾岳母耶病哉痛哉塗城懿範任如微音世常謂不可得而復見矣而今乃有若母者真寶婺之鍾曜而芙蓉之孕靈

文恭公遺稿

卷七

五

誦母之賢誠更僕不能悉書母之行雖累牘未易陳蓋縉紳之士樂談真無間於嫺黨而列女之傳可續必流芳於汗青嗚呼噫嘻我太太夫人誰不為女女德難稱惟母之德梅澗公是承幽閒靜一夙聞乎窈窕而溫良柔順式稟乎坤貞誰不為婦婦道難勝惟母于歸守敬順之箴事姜恭人小心翼翼相尚書君先意曲承逮下與樛木之頌宜家啓桃夭之吟誰不為母母儀難能惟母之儀展也占之倫愛子能勞厥有藩伯愛女詒穀施及館甥視庶子不啻已出撫諸孫咸底于成賑乏周貧煦煦

不厭恤老慈幼胞肥其仁然此猶述其梗概也而未足以盡母之平生嗚呼噫嘻我太太夫人維德既備維福斯膺寵命自天燁燁恭人當嘉靖之初祀兩入觀於坤寧際累朝之曠典昭象服於雲軒蓋紫禁鑒城寶遺乎異數而翟冠霞帔未足以為榮艾耆蔗境日大於門鳳章重錫晉太夫人子甥登仕善養祿并堂開願壽花滿慈庭娛心顧景月夕風晨詠詩讀書游藝適情人咸謂此母厚德之報而母方知足於持盈日冲澹以自適益丹顏之精神將耄期之可必胡一疾而弗興嗚呼痛哉

文恭公遺稿

卷七

六

胡造化消息盈虛之運而不為母一少停耶胡若母者顧可使弗躋上壽以為世勸且歆耶天乎天乎謂之何哉獨念母之訣言百無憾於幽明比屬某以後事語訥訥而猶新曰踰稀亦既壽矧福祿之崇增後翁十有八載茲相從於九京肆夢兆之先啓諒心神之所欣某也亦何能為母太戚耶蓋棺方定重陽後臨嘉節增感一哭淚傾奠菊陳列清醑頗斟遺像儼肅恍然容聲嗚呼痛哉尚饗

壽山嚴澤祠五先生告文

張南軒 陸象山 呂大愚 呂雲川
庶子手

仁茲艮澤之祀以義起也昔在有宋朱晦菴先生
呂東萊先生訪陳龍川先生會於五峯流風遐
迄今尚存自三公過化而五峯增高焉數百年來
祠祀猶缺廼者吾黨石門應子景其芳躅嘉會茲
山因而祠焉名曰艮澤得無當於義乎義當則禮
協禮協則情安已乃諸先生以道而言固一體也
然於茲山則未嘗至或至矣而於三公不相及而
類祀焉恐非諸先生之心也爰茲奠告而請命焉
或謂有舉莫廢無文成秩自古有之竊謂此里社
索饗之典與官司殷禮之稱又非所以事諸先生
文恭公遺稿 七

祭長妹盧孺人文

維嘉清 年 月 日家僮高華自永康來報吾
長妹盧孺人之訃仲兄松齡某時叨官禮卿居長
安西邸哭之不勝明日為位易服奠而哭之尤不
勝至本月二日丙寅華之歸也乃寄俸以具剛
鼠柔毛之奠述哀辭而告於吾妹之靈曰嗚呼為
客天涯每思骨肉怡怡弟妹如手如足何堪聞吾
妹之訃耶傷哉傷哉比六月起程取道訪妹見顏

色顚顚子愀然不樂臨別語甥丁寧再拜惟療毋
是託謂將日愈也詎意乃弗起乎本以相訪而乃
就訣倚門相送含情凄切宛在目也而今而後可
復得乎傷哉傷哉然吾傷妹者二而可以慰吾妹
者三天性警慧四德咸脩福壽則未厭也夫且登
仕子將顯名榮祿則未逮也適焉長逝云胡弗傷
而養姑送終百里君期人稱孝矣子女成立抱孫
衍衍人稱慈矣吾有三妹仲季咸夭一旦無息妹
獨躋五衷百爾如願天獨厚矣持是固可以自慰
乎嗚呼人皆有生生或弗順亦皆有沒沒或弗寧

文恭公遺稿 卷七

子既無慙於存沒亦何忝於脩齡拭淚緘辭馳情
萬里羞看酌醴含怡九京嗚呼尚饗

祭內兄潘奎南憲長文

嗚呼即舅之誼常也朋友之嚴澤常也進士之同
年常也有如即舅而朋友而同舉進士升沉休戚
罔有弗同者不亦鮮哉况吾二人幸遭之匪徒同
迹而實同心道義莫逆之好垂四十年如一日或
世之所謂尤難也吾茲方望壺南彈冠同朝以共
濟時艱他日則同乞身歸老以尋赤松雲壺之舊
也乃一旦棄我而長往耶嗚呼哀哉往聞吾壺南

遊蕙氣上逆而足軟吾怪而詢諸人以吾外母太夫人之歸寧也執紼奔走致馬予謂以孝得疾終無咎也居一年而漸瘳行且有日矣近得手書舊恙復發予竊疑之日語賢妹惴惴焉而乃竟以此不起乎嗚呼哀哉庚戌之夏予以召秩宗北行壺南斬焉在袞先夕別予曰詰朝弗果送也相對黯黯孰知永訣在斯時耶嗚呼哀哉自吾外父母逝吾與賢妹悲嘆謂猶幸有吾兄在也而今亦不可復得矣潸潸雙溪萃萃北山悠哉悠哉孰知我哀平生歷歷相與事今皆若夢弗可思矣思則則

九

祭孫太夫人文

嗚呼坤元萬物之內則風微寒零千載聖善誰歸姚江之楊厥生淑女來嬪于孫天作之侶柔順慈惠莊敬端嚴德言功容未罄厥稱古人有言觀相於夫假佩忠烈位殊志孚夫人聞變憤激誓殲使夫人而夫殉國同然人亦有言微賢於子磊磊三英夫人是微夫人勿替施及諸孫義方率育競爽一門自忠烈成仁茹荼甘毒晨昏必拜食飲必祝三紀未亡雖以代終繫夫人之心孰知其恫迨諸郎峻發益飭謹慎家有主母斬然正靜小大訓誨訓厥祖繫夫人之心孰知其苦九十二年天相康寧一日微恙趣具棺衾顧謂諸子吾事畢矣今見汝父死逾樂矣蒲節方屆忽臨自今寒食更為夫人嗚呼哀哉某也辱知令子悲同母氏感今懷昔怵焉涕泗昔者歲歲必拜生辰今日何在懷其不任看校匪珍鄉醪載獻昔以為壽今以為奠嗚呼哀哉尚饗

舟過新安祭柳將神祠

嘉靖乙卯月日某舟過新安感激河道復舊謹具剛鬚之奠祇謁於新廟柳將尊神稽首而昭告曰嗚呼稽古祀典以死勤事則祀禦災捍患則

祀此蓋生為人臣澤被當時沒世不忘而祠之祀之以報其功焉者也然已不得而多見矣乃若前代之臣且非其桑梓而神遊他鄉不忍地方墊溺遂託靈見夢以施其仁功俾岌岌異常之水患而一旦措之於平成身後之靈而猶急人國家之難古今寧有是事哉嗚呼異哉神之為烈乎方嘉靖壬癸之歲沛徐以南河流入漕決堤漫野乾坤一變已而河陸互變舟行柳上廬浸水中生民魚鱉禍不忍言彈西北之財力莫能救其十一咸謂末如之何已矣詎意神鑒閔此下民嗟烈風迴決河

文恭公遺稿

卷七

十一

迄四日夜震掃蕩滌變異靡常遂使三年淤河積沙一夕盡汰河流田野各復其常丘阜畢露城闕盡見累歲人力效其千萬而不足太空一日震蕩而有餘異哉神之為烈乎然非有禱祈曾無率籲神自豁然哀此民瘼至仁哉神之為德乎夫神於異代如此在當時可知矣其今日奉天子命南歸舟行無恙所過物色如常皆神之賜也食粟思稷踐土思禹今神功不在禹稷下敢忘報乎其因有威焉神於我明拯溺寧也樹大功矣獨怪夫今之都尊官饗厚祿而愍然民病者皆神之罪人也

願神推惠民者強若輩毋使僥倖久為民毒惟是神有顯應將澤被天下功在社稷豈特茲土已哉惟神鑒之尚饗

祭憲副雙泉羅公文

嗚呼世遐道隱慨矣風瀉曰若先生誠懇維基體嚴用和色溫氣夷甲科英雋天庭羽儀即署郡臬令聞交馳一發厥好解組如遺東山高卧辟書園辭曰若先生進退具宜維德浮位邦人孔咨辭碑誕發弟杜永綬維我達夫兄肅允齊帝擢列士攸資論思薦為紳曰嗟報公在斯人瞻杖履世儼龜

文恭公遺稿

卷十七

十一

著定命適隆遐不期願北風歛急嚴霜實威計聞驚但涕淚交垂維壽歎德邦人孔悲矧予兩世同袍事奇昔予始卅京口瞻依一別二紀尚憶容輝客歲長安達夫訂期子道桐江顧我庭闈詎知今日言踐事違慶服更弔錦堂易衰撫茲增慟如夢而非嗚呼達夫道明先生之貽達夫道行先生之施先生相之不朽維茲死生晝夜又何歎歎萬里停舟蒲伏問岐即延矢誠敬奠芳卮

祭長嫂徐安人文

嗚呼哀哉今日何日吾嫂謝世忽焉四七屬續幾

何俟將一月地久天長從此超忽嗚呼哀哉憶地
尊翁曰魯齊公侃侃黃門參藩廣東魯公鍾愛字
必名門年甫十七來歸我兄時吾翁母致蜀憲歸
納采遂醮已卯春時人稱新婦窈窕德容載美德
言亦美功從遂主中饋中饋吉貞潔奉賓鉅細
咸飭五飯酒漿百爾精潔料理心計當婦靡及井
井條理允有規則古稱婦德宜其家人妯娌翁和
族姍咸稱二子二女表表過人亦有五孫蘭玉森
森二子入泮科第之器二女壻賢郎舅同氣或謂
吾嫂宜享上壽而胡止於五十五年固氣化之不
文恭公遺稿 卷七 十三列左
齊亦命數之外焉嗚呼哀哉吾謂人踰五十世咸
稱壽况嫂自少至今一生順境人所稱好且田宅
之豐婚姻之美世事已完具足懷抱即未登上壽
益生順沒寧其視耄耋之榮心拂意者又不足道
矣况二子諸孫將來登科躋仕立身行道褒贈之
榮身後之福又理所當然勢所可必吾嫂亦可以
瞑目矣嗚呼哀哉時序忽變其冬兮俯仰若挹乎
音容薦蒼蒼之在豆兮酌黃流之在鍾維靈不昧
來格雍雍嗚呼哀哉尚饗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十七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十八

行狀

西泚施君行狀

君姓施氏諱冕字明貴別號西泚一曰知菴世為
蘇之吳縣人家金閶南濠里曾大父華孚大父成
方父某號怡菴俱潛德弗耀君少習舉子業補邑
庠生懷利器應試南畿屢弗遇識者誚之君無愠
色正德戊辰遇例游南雍應試終弗遇識者戚之
君無愠色卒業注選而歸裕如也君為人慈祥和
易憫窮好施許人以諾終始弗渝遇宗族姻黨朋
友情意懇至尤篤於故舊父祖之交必世其好性
度和緩人不見其疾言遽色雖遇倉卒事變不少
動心人服其量最嗜古書畫雅重賢士有遺之文
者如獲拱璧遺之詩者輒操筆和答工拙弗計君
大節尤孝怡菴公即世慨其母陳氏孀居不樂曲
為承順出入必衣冠而告寒暑困倦不廢夜必置
酒般承歡嘗建康慈閭以奉母佳時令節風晨月
夕必與母詠之蓋有古斑萊之風焉大夫士間而
歌詠之者甚衆母陳樂君之養優游斯閭年逾九
十累被 聖朝優老之賜巡撫都御史王公大書

其門曰應 詔由是君之孝行彬彬然見重於人
匪直以其衆美之萃而已也嗚呼賢矣自是知君
者日益衆吳中苦水患巡撫李公咨濬治之策必
於君焉 武廟實錄纂修難其人必於君焉郡大
夫凡校文之任必於君焉一時縉紳先生莫不遇
其門禮重之母陳卒哀毀踰禮郡邑致祭葬之日
送者數百人衣冠駢集孤卿里居者蓋紫園王相
望於道鄉人莫不異之以爲君孝行之所致也嗚
呼榮矣君薄仕進心今年冬來京師謁選天曹謂
予曰苟可以行吾志當勉強爲之不者山林而已

文恭公遺稿 卷十八

二

脂韋洪忍不能也 命下得陝西 州判官無何
而君以疾卒於旅館矣嗚呼痛哉抱賢行弗遇於
時授一秩未幾厥施而竟齋志輿櫬天涯何其善
人之寡佑也君生於天順辛巳十二月十六日卒
於嘉靖乙酉閏十二月初九日享年六十有五娶
陳氏繼許氏生男二人長一新南寧伯教讀幹蠱
有聲娶浦同知女次一清禮部纂文儒士繼兄明
重後方積學待用娶張氏女二長適同鄉盧案次
適謝指揮男時雨孫男女二人嗚呼西潯已矣走
父子辱西潯骨肉之愛有年是月初八日之夕偶

最大年臨終旅邸所上王文端求銘詩不覺悲
歌數四潸然出涕乃君以次日歿矣其事甚類是
固有相感者然則狀君之行非走其誰宜也屬纊
之日惟君婿時雨及走躬事殯歛蕭條可悲發柩
寄僧舍與君鄉友數人執紼扶送寒風慘慘涕淚
嗚咽以君平生而所遇若此是雖行道之人莫不
齋咨太息而況其故舊耶又況其鄉黨親戚耶是
故太人君子所宜哀而一銘之者也因詢其婿與
郭友子沾述其行迹梗槩如此倘采而書之西潯
不朽矣

文恭公遺稿 卷十八

三

行狀

贈奉直大夫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梅軒羅公

達夫羅子將行以一牘示其友人某口此先祖大
夫梅軒府君行實也吾祖歿且三十年矣而慕未
有誌吾父子闕然大戚焉以狀屬子可乎某悚然
曰是奚敢辭家君於子雙泉翁爲同年進士今某
於子後同通家世講誼莫殷焉而祖猶吾祖也是
奚可辭公諱王字應玉號梅軒先爲廬陵人十五
世祖志大徙吉水之谷平遂定居焉又五世爲善
菴公慶同六世爲衡經歷公良先公實善菴公之

一經歷公之長子也公性孝教慈信幼讀書即
事如成人嘗客遊湖湘履險獲全遂不復遠遊
惟督家衆課園畝畢力同儕時大父母亦在堂凡
饋祀賓客之費咸取給焉事父母務得其心或有
怒時必涕洟跪勸怒釋然後起大父母之喪也經
歷公方居甯監壙塋之禮咸盡其誠逮經歷公之
喪尤懇懇焉君子曰可以觀孝矣公素靜默喜飲
酒待叔父昆弟怡然飲輒醉冲然頽然終身無忿
言無忤有謂謀者亦未嘗應嘗有從叔使酒凌慢
公若不聞明日往諷之則叔已愧避矣君子曰可
以觀敬矣遇子弟及童僕諄諄誨諭不能者矜恕
之有弗逆者言懲之而已不得已而鞭笞之亦不
忍傷其膚也君子曰可以觀慈矣宅心坦易不攸
不求然至為人誅事必盡其心卒未遂若抱重負
事成而了無德色是故人咸樂與之交久而不忘
君子曰可以觀信矣家故窘無卒歲之儲恬然安
之至延師教子則傾貲不吝仲子循登已未進士
公教以顯其大致若此其他微言懿行要皆可以
範俗而垂世者嗚呼休哉公生於正統壬戌五月
三日卒於弘治辛酉十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卒

文恭公遺稿

卷六

五

五

之日仲子守南都惟季子扶持左右命之曰吾
不及見汝兄也歸之日其戒無過哀惟盡心報
朝廷吾目瞑矣言訖儵然而逝嗚呼壯哉配周氏
恭議公紀之孫惠淑儉勤公之克振家聲者人亦
以為婦順之政生正統癸亥二月初一日先公二
十年卒蓋成化辛丑正月二十五日也享年僅三
十有九以弘治甲子十月合塋於州嶺大墓山祖
塋之左繼配劉氏李氏附於別兆公歿之六年而
正德丙寅以子術貴贈承直郎工部都水司主事
後四年庚午加贈奉直大夫兵部武選司員外郎
文恭公遺稿 卷六 五

文恭公遺稿

卷六

五

其後之克肖也。因序次之以俟君子采而銘焉。

蔡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東洲

府公行狀

公諱僑字安卿以居海東別號東洲其先汴人也

宋靖康間避狄淮陽再徙常之無錫宋末有諱季

者復徙居鄞季生慶慶生福福若千世而生順是

為公高祖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尚書公生子良贈蔡祿大夫太子太保左都御史

左都公生蔡軒公琛贈蔡祿大夫太子太保左都

御史蔡軒公生石菴公湖贈蔡祿大夫太子太保

左都御史即公考也公幼穎異端凝若成人六歲

時石菴公授以孝經小學數過成誦無遺稍長師

事慎齋史先生暨北川吳先生二先生亟稱之學

成補府學生以文鳴弘治甲子舉鄉試登正德辛

未進士試江西道監察御史明年秋七月以內艱

歸服闋授貴州道按察府等關上下險峻寒暑不

憚所至飭城堡繕障隧驗林木有疎缺輒補之實

宜伍簡戎器考定將帥之賢否主舉刺焉時權宦

更進用事邊徼崇債帥武備方弛而公綜理周

務為整肅臧巡撫舒兵備至謂公為最名公曰

諸開國之北門司鑰者夙夜寅畏猶懼有失乃縱

其懈弛乎邊牆所以塞諸口林木所以厚險固日

消月損一旦有急將何以扼虜其非敢過嚴好名

或者公等過急無實心為國耶臧舒語塞拜手曰

公真御史也時武宗命公擒生虎使者日再至

公抗疏曰此惡獸也欲生致之必有攫其爪牙者

陛下忍不惜民命以供一時之玩乎且千金之子

坐不墮堂今以人主而玩逸打之獸縱自輕如

宗廟社稷何武皇乃罷時逆濠嶠虐賄結中外

朝野以目聞公且按江右亟謂所親曰奈何今此

強項御史來耶今鎮守畢真以金器數十道公

於杭公毅然却之將封事劾真浙藩臬為之請公

默計曰然乎然乎迺置弗問去入江右與巡撫孫

忠烈公議事宜與革逆濠為之稍戢叅政白某僉

事王某黨逆害民勢張甚公曰此苞有二孽也且

先圖之未發而石菴公計聞公大慟歸鄞辛巳服

闋補福建道值皇上入繼大統駕至良鄉公

與迎慶忤曰真聖天子也一見決矣屢疏勸

上日視朝則賢人更化善治上報公巡按時平

刑而甬川等賊功陞俸二級堂六道事六道事迎

乃以解刷卷京畿。緡最精詳。積弊剗革。殆盡掌院。白巖喬公傾心任公。一時論列駁議。多出公手。時當道有忌公者。出公知保定。白巖公不能平爭之。強夏文選曰。保定畿輔大郡。須得屠某治之。爾實挾仇排公也。前知保定者以聞。耳去未竟。案山積。公蒞治。月餘。悉理之。宿弊頓清。與學申教士習為之一變。大寧都司都指揮白璽以稔惡聞。上命公究之。庶得其實。請斬璽。璽根據盤密。人不能堪。而無敢執其咎者。公毅然裁決。竟得如請。威名赫然。總兵陳瑾恣睢自尊。役屬郡縣。公曰。國典具在。總兵與太守豈相統屬者耶。不為屈瑾陰險。軍士開言辱公。黨瑾者欲庇瑾。調公知延平府。公至延平。剗積弊如保定。七閩咸誦法焉。居二年。遷山西右叅政。分守平陽。因俗制宜。治以清淨。民用寧。一遷山東按察使。監臨秋試。防範肅然。祭已。遷廣東右布政使。無何。轉福建左轄。入覲。不持土宜一物。以身率屬。由是八閩計吏無敢取行貨者。丙申。遷光祿卿。尋轉大理卿。適冊犬大禮成。覃恩。贈祖考通議大夫。祖妣陳氏。妣方氏。皆淑人以無子。願請移祿仲。子佑之子大心。戊戌。遷刑部左

侍郎。明年六月。值雷火之變。自陳准致仕。內外交章薦公。壬寅四月。被召。至。轉左侍郎。乙巳。遷南京刑部尚書。以太廟工成。覃恩。加贈祖考如其官。妣皆夫人。丁未。轉比部。不踰年。轉都察院左都御史。國家設十三道御史。風紀之任。而都御史實總之。歲遣御史出按方岳。則都御史疏舉二人。引對黜陟。請命一人以佐御史。銜命出理幽枉。禁姦慝。擊貪暴。舉刺百職。事竣而還。則都御史察課其功能。始得還任。都御史非公。清正直練。習憲度為諸道御史。素信服者。缺失亦得論列。公端笏在廷。正已率下有松栢堅貞之操。風采凝峻。衰枉屏戢。有藜藿不採之威。繫情恕物。有江海容受之量。自起家即為御史。為御史十有四年。敬歷郡守岳牧者十有三年。一長廷尉四任司寇。皆能使廷無冤獄。國度以貞用。是領避車之秩。升專席之班者十年。而諸御史敬信悅服於公。無異詞者。師相嘗以宋趙鼎先正吳文恪公擬之。朝列具誦以為名言云。國朝以左右都御史掌院者。若陳僊敏公。鍾屠襄惠公。鏞彭文惠公。澤王恭靖公。環至公。以左都御史書三考之績。晉秩太子太保。世爵

允德者五人公實無之公有傳敏之仁文惠
 之正恭靖之清而於襄惠為從子議論典章得諸
 承傳規矚蹈迪得諸漸被用能樹立卓然終始無
 玷云公生於成化庚子十一月三日卒於嘉靖乙
 卯正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六初配董氏未踰年
 而卒繼娶陳氏淑德懿行為閨閭式並累贈夫人
 無所出以倫次立襄惠公孫大來繼嗣初公欲嗣
 大心既而大心弟早世公愴然曰吾兄亦止一子
 可後我乎遂定大來公孝友天至事石菴公方夫
 人人無間言長兄保涉江湖於朝庭不可得公書
 文恭公遺稿
 夜號呼江潯屍遂出乃負殮而歸之體寒無子公
 養之如母今年八十餘兄伯兄仲兄並踰七十公
 分俸周養咸得所第倬儼信卓登嘉靖癸未進士
 官至按察副使儼府學生信早世公處之咸有恩
 公所著章奏詩文有東洲雜稿南雄等集若干卷
 乙卯元日黎明重霧已而大盡冰史占主大臣災
 而公以是日感疾歿而之嗚呼公真所謂大臣
 者歟公之逝也上札諭內閣哀悼之云卹典
 舉從厚遣官某其護喪歸葬於其里賜諡
 公第儼質書公履歷將乞銘若表若傳於鉅公而

屬某具狀嗚呼公之行事豈某所能悉哉

文恭公遺稿

十一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十八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十九

墓誌銘

封奉直大夫解州知州故上猶縣學教諭靜

齋虞公墓誌銘

義烏虞子文嗣之為秋官郎也一日手帙示予感然曰此吾伯兄惟明中丞所次先大夫行實也先大夫之墓木且拱矣而未有銘此不肖孤之罪也子何以寔我乎某慨然曰嘻是吾責也吾嘗聞公於先君子矣吾趙氏外祖母公從姑也是故先君子於公嫻友也嘗為予道公事德公之知使先君子於公嫻友也嘗為予道公事德公之知使先君子

文恭公遺稿卷之十九

墓誌銘

子而在斯銘固弗得辭也今不幸而往矣予何忍弗終斯志乎按狀虞氏祖唐文懿公世南然莫可考已蓋自元吉始由東陽烏竹嶺遷居義烏之華溪至于公凡十六世則可知者焉公諱鉞字剛夫別號靜齋高祖觀洪武中以辟舉授靜樂縣丞曾祖文輔祖湘父瑰皆隱德弗仕公自弱冠入邑庠為諸生每督學試輒首列然大比竟弗利弘治戊午以歲貢授廣東揭陽縣學訓導正德丁卯陞南直隸沛學教諭庚午妣方氏卒守制服除補江西上猶一日嘆曰吾為儒官二十餘年矣猶僕僕奈

何遂乞休提督軍務中丞陽明王公聞之慰留不得遂以端勤恬退尋命有司餞送加敬一時榮之蓋已卯歲也公既歸華溪之上日款親朋撫兒孫課耕讀而已鄉里縉紳聞之莫不嘆慕曰完哉公乎公平生質樸易良忠信詳慎自少恥世俗浮薄態論事動稽古訓儕輩愛而敬之至曰聖人聖人性允孝友父誤於醫終身以為憾每誦曰人子不可不知醫也官揭陽莫能將母時歸俸供滌滌或遺諸弟曰吾祿止是爾吾情則何極也凡與人交讓夷讓利一出于誠歷官三學端範崇義如一日

文恭公遺稿卷之十九

墓誌銘

以故凡公門下士感公恩義至于今不衰家庭教子必以義方仲子文嗣知吉解二州時寫書恒以守已愛民為訓性允勤小物敦倫素居官衣或華美既歸斥不復御歲時家人或以請曰吾恥為炫也其性度類如此嘉靖乙未今上元子誕生單恩海宇詔封奉直大夫解州知州如子官蓋仍律林下十有七年矣晚沐寵恩先生畫錦人復榮之是年冬十有一月十五日考終正寢距生累奉年八月日蓋享年八十有四云先配同龔洞門黃氏繼配魏光里徐氏贈宜人皆先公卒子

男四人長文誦次文計次即文訓歷陞刑部湖廣
司郎中次文誦邑庠生早卒女一人恭適上湖呂
檢孫男十二人志喬志高志崇志通志道志民志
達志遠志默志默志伊志程女二人順璠順適洋
塘駱彥仁瑞適塘下金守元曾孫男十六人女四
人皆綴以嘉靖丁酉冬十一月日附葬於蘭塢
先塋之側嗚呼公有令德令名矣亦既壽考矣而
德克昌厥後人生若公復何憾乎是固宜銘銘曰
於華溪之虞歷世千年而國弗如代有聞人是翼
是興或高而敷或覆而需於靜齋公積弗究於躬
文恭公遺稿 卷九 三 歸 葬

恩授承事郎友蘭錢翁墓誌銘

甯諱宋史世家至吳越武肅王歸國事慨然嘆曰
一舉而三善備矣事大知矣保民仁矣全宗孝矣
是宜其子孫蕃衍布漢於大江之南日靈承顯休
而未艾也乃今觀於海虞之錢則尤盛焉友蘭翁
者邇武肅二十一世矣自九世祖邁守通州隨宋
南渡始家奚浦之上傳五世生友義友義生寬寬
生順號晉齋即翁父也娶於吳文恪公從女是為
翁母翁諱椿年字賓桂自幼顯敏晉齋君有子五

人獨鍾愛之也若吳沈若趙軒有女亦憐愛見翁
遂許諾定長益敬詩書遭家再燬縣賦繁苛業日
替翁迺專心學藝百用博編門戶稍振至卷二
視則不倫於禮皆以老耄終伯兄某無子為之後
不某早卒育其孤既家漸饒首脩先人祠墓置祭
田立祭規每月朔肅儀謁廟歲時丞嘗必豐潔時
儀未薦不敢先嘗脩家乘以合族先代誥勅碑文
書所遺者咸蒐輯手錄增入每歲饌設糜粥以食
鄉人或量加賑貸製藥以康疾斷窳以飲民遺浮
墓濬於河凡濟人事為之悉裕而自奉則泊如也
其於公遺稿 卷九 四 歸 葬
印款衣冠不輕去見人樂易雖童稚悉悉然有
質平者則侃侃論之靡不心服平居手不釋卷見
奇書必厚直購之雖殘編不遺始族人未有顯者
翁諱子姓明經正德丙子長子學以太學生領順
天鄉薦嘉靖辛卯孫允復繼美順天自是科第相
望寔翁之穀貽也邑大夫榮之為樹綽楔二曰南
沙奎秀曰奕世傳芳云凡鄉飲酒必延翁上賓
詔賜高年眾帛必首及翁自艾年至耄歲海內名
卿之為詩歌若文而祝之者幾至千首有蘭堂介
壽編梅梓棠壽集此雖才為名卿者莫能致焉是

可以觀翁已翁晚年盡屏家事植蘭數本於堂
前日惟吟詠其間因自號曰友蘭居士性嗜茶謂
其清心潤氣不可一日缺嘗集茶譜以備陸羽之
所未載好事者聞之而為之評曰夫椿桂蘭茶四
者卉木之靈秀也翁以為名為字以為號以為
嗜翁何如人耶宜其美方於桂馨比於蘭清並於
茶而年幾於椿也庶幾乎知翁者哉嘉靖丙午元
旦翁諭子君孫曰吾欲續家乘暨諸近作今不
及矣汝輩咸之越明日瞑目而逝距生景泰丙子
九月四日享年九十有一子男二長即學烏程今

文恭公遺稿

卷十九

五

致仕次序為伯兄後孫男七兄太學生允今為應
天節推克家皆學子應奇應瑞應昌應隆皆太
學生庠子孫女五長適延平守范來賢曾孫男三
孫女九嗚呼其皆武肅仁孝之遺乎烏程君卜以
丁未十一月日落太平鄉仁壽里母氏竈舍
馬哀翁行實命京兆君乞銘於子子嗟嘆曰以翁
斯德微銘其詎弗傳乎銘曰噫吁嘻子謂天倫仁
賢兮何善之涼涼也而翁獨好德而懋兼子謂天
斬永年兮何丘之穰穰也而翁獨耄期以全其天
兮噫吁嘻子維德維年允之哉也將並武

肅其弗諉兮

初封安人姜母陸氏墓誌銘

姜母陸安人工部方竹公令配予以長女妻其子
家方竹考大理東山公與安人之父太常鶴山公
震事楓山章文懿公友善故安人歸於姜安人以
是歲二月日卒踰兩月訃聞南雍因傷吾女之
失恃悲安人之不與方竹偕上壽且念先大夫之
與鶴山公同歌鹿鳴也為之叙所聞於吾女者以
誌之安人名某字某蘭谿人陸故族代有閨人母
徐氏封恭人安人明敏果諒不易喜怒躬紡績庖
役父母愛之目不知書而大義入耳輒通曉不忘
年二十適方竹逮事舅姑以孝敬稱先大夫嘗謂
東山公重然諾深器安人為嘉婦壬申癸酉東山
公偕太安人來相繼棄養安人從方竹委曲將事
湯藥殯葬盡其誠敬稱貸弗惜也丁丑方竹
舉進士安人不色喜惟以舅姑不見為恨已卯偕
方竹官南刑曹方竹職司繁劇而不煩內顧有巨
賈以千金緣乳媼求釋者安人厲辭遣之白方竹
戒戒獲慎啟開闢於京師太宰孫公字嘆曰賢哉
妻也方竹與金公賁亨黃公宗明六人稱君子者

文恭公遺稿

卷十九

六

講經學無間於寒暑。安人有雞鳴解佩之譽。壬子方竹三載考績封安人甲申。方竹以疾乞養。候旨。安人先歸。分所有方竹長兄從方竹命。念舅姑愛也。既罹危疾。脫簪珥。令姪為方竹嗣室。方竹裁以義。而安人亦尋愈。戊子方竹補南禮曹。用薦者改繕部。未幾以綜核忤當路。回籍。安人無愠色。歸惟督稼圃桑麻。課諸子業經史。以期勿墜。方竹開門。歛跡。義不苟取。磨懸通肩。安人處之恬然。絺紵之勞。老而不廢。奴隸衣履。親為補綴。平生自處甘淡薄。惟享祀烝嘗必躬。致豐飭。恤窮親族。治橋梁。文恭公遺稿 卷九 七

人壽不滿德。德浮於福。子惟安人以詩山為父。固無忝所生于歸。方竹亦無愧所適。而子孫繩繩垂裕後昆。安人雖死而生。銘曰。安人之封。胡為之榮。六十之壽。胡為之榮。一德足垂不朽。太史秉筆。銘母於幽。庶幾克昌厥後。詔封恭人張母章氏墓誌銘。張公之舉進士也。與予同年。予嘗慕其始一觀。逮莫逆。朝夕不能去。離忘爾汝。示肝膈。蓋古異形同氣交云。其謝事歸老也。適予如母氏家。不遠三千里。馳使隆問。慰曰。讀禮之暇。能為一志諸幽乎。予愀然問其狀。隆曰。未之有也。吾夫子之歸老也。杜鰲應違。筆研葆和。恬神庶幾卒歲而已。蓋命隆述所知以告。因跪言其主母情性溫厚。孝乃始相夫子。辛苦力學三十餘年。生三子。教讀耕成。成立。不數語而婦順章焉。予嘆曰。善狀哉。善狀哉。又何加焉。彼世之昵於衽席有善而張翊無美而誣飾者。視玉泉何如也。斯可以訓。可以銘矣。抑予聞之。觀婦於夫。吾因玉泉而知恭人之大焉。玉泉平生耿介。剛毅寡諧。合有合則敷心。背可託。死生為令。為守。視小民煦煦。惟恐傷。至達官拂逆。

不顧吳越之人咸有去思云其為憲臣備兵於處也又廩廩勅法一日思黃州赤壁飄然挂冠而去歷官垂二十年廉貧如秀才時此非閭閻之間無纖毫顧慮何以能直其道而行其志若此也是不可以知恭人乎又何狀焉恭人初封孺人加封恭人生成化甲午六月初五日卒於嘉靖癸卯二月初五日享年七十子男三長濬貢太學次濬次澗咸克家以年 月 日塋於山之原銘曰鍾呂無聲兮式溫和平名德無言兮壺則森森鬱竝丘以流光兮於維恭人

文恭公遺稿

卷九

九

六

誥封太夫人潘母葉氏墓誌銘

嗚呼昔我外舅大司馬竹澗公之卒於京師也維時某獲侍同 朝實躬殯事今十有八年而我外母太夫人棄養某復以憂居侍屬續儻焉今昔已不勝其感且悲矣而又何忍為之銘耶傷哉傷哉太夫人殯於寢之百日其家嗣徽自廣西叅政奔還哭而踊曰病弗及知歛弗及視天乎天乎胡使我至此極也聞者盡傷心既數日以狀授某屬曰是莫能殯吾母也子悉素履且聞遺訓銘其在子某受而泣曰嗟乎嗟乎忍弗實錄以沒太夫人大

文恭公遺稿

卷九

十一

夫人姓葉諱某和州守梅澗公睦季女也梅澗公於竹澗公之考靜虛公也實為中表又同舉進士二公皆抗俗好脩性相得迺復締婚姻人至今修其事云太夫人幼貞慧精女紅通書史梅澗公與章宜人素奇愛年十七歸竹澗公有宜家譽弘治壬戌公舉進士入翰林奉姑姜淑人就養京邸未幾淑人以疾終偕扶柩還服闋再從公北上正德改元丙寅公授兵科給事中遇 恩詔封孺人丁卯公差湖貴處置邊儲逆瑾竊柄誣致下 詔獄杖幾殆太夫人多方調劑獲全除籍歸庚午公復官丙子擢南太僕少卿考績加封恭人辛巳公轉本寺卿壬午嘉靖改元覃 恩加封淑人癸未公擢南太常寺卿尋改北偕行甲申四月 詔命婦朝賀 兩宮八月朝賀 中宮每入必齋肅恭恪或宮嬪交談太夫人獨端默一時以為知禮蒙文綺之 賜皆珍襲以為傳家之寶自是公出督軍務入總河道太夫人咸家居飭內政而公無內顧馬已丑徵與某同舉進士徵官南刑部某承乏翰林太夫人喜而寓訓曰郎舅濟美盛矣其胥無忝世德焉壬辰竹澗公以兵部左侍郎一息而化太

夫人聞訃殞絕復蘇泣曰誠知有此豈忍一日嬰
離耶三年之間悲哭不輟乙未徽復除刑部戊戌
擢江西僉事恭遇大饗霽恩誕及外臣父母乃
加封太夫人從公贈大司馬秩也已亥徽入賀
聖壽還便省偶太夫人寢疾移文乞休太夫人不
悅曰爾世受國恩未能圖報乃遽言私耶會當
路亦勉留且謂太夫人行則兩全矣太夫人遂怡
然就道適封誥至臬司盛典奇逢僚屬胥慶以
為慈孝之盛自是徽歷陞陝右廣西太夫人皆以
遠道不能就養惟戒弗陳乞以違志已酉九月五
日乃一疾弗興矣距生成化戊戌十二月十六日
享年七十有二人猶以為未滿於德焉太夫人聖
善夙成身無擇行雅能謹言事姑淑人先意承志
深得其歡心相竹澗公敬順弗違公未第時文吏
之役一皆服習處妯娌惟謙貴而愈下尤有恩義
愛子能勞課讀親為估數百爾誘掖卒底于成年
未三十應副繙未廣為公納妾數人接以恩禮驪
然無間得庶子撫若已出縉紳中以為美談聞者
感化下至賤侍曲加閔惜罵詈之言曾不出口平
生無私愛私與鍼紉不釋手而自奉甚簡約至於

周卹窮困則無所吝蓋詩人稱太妣孝敬勤儉周
禮所貴德言功容太夫人悉有焉天下大夫士咸
聞而信之制誥之詞有曰母儀婦德今古罕倫
匪溢美也晚年以御製傳訓及小學論語古詩
諸集常置左右暇輒為諸孫講解且勗以世德凡
竹澗公所作詩文及先後誥勅諸士夫慶壽篇
什咸手錄成帙時諷誦公逝詩稿逸下卷亦賴太
夫人編錄存十之八比八月卧病猶取公中秋詩
詠之雖病革喃喃不絕口左右咸嗟嘆泣下慨昔
冢君開順壽之堂百爾供具太夫人亦樂其養晨
夕怡愉花木含芳蠶帙留澗未既也而几筵遺像
遽然臨矣凱風寒泉之悲能自禁乎然而太夫人
之訣也則曰吾微天之侑福祿名壽亦既備矣吾
復奚憾嗚呼太夫人其又委順乎生子一即徽今
陞福建按察使女一粹適某封恭人庶子二紹太
學生章氏出綬葛氏出孫男四承祐以公廕為太
學生承祥府學生承祿俱微子承祿府學生紹子
孫女七曾孫男七女七先是竹澗公以嘉靖壬辰
之冬賜塋武義牛山之原墓木且拱矣至是疏
於朝將以庚戌之十有二月日間壙而合藏

銘曰葵宿流光雙溪之洞蔚鍾夫人翟弗祁
此懿德萬福攸頒既贊司馬亦開憲伯麟趾振
振殖福攸同以式永世曷不肅雖牛山之封司馬
玄堂有詔啓竈合璧是藏吁嗟天地其同長

諡封奉政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晴江邵君
暨配陳宜人墓誌銘

武林仁和之甘澤坊邵氏居焉其先世居宜興有
諱貴和者始徙仁和遂為仁和人貴和生庶庶生
琮登天順庚辰進士歷官四川按察司副使別號
慕菴即封君父也封君諱昂字以明號晴江以

文恭公遺稿

卷九

十三

便責初封邵官院經歷晉封今秩云成化癸巳四
月一日君生在武昌官邸故幼名武昌少穎敏負
奇氣稍長嬰危疾而甦遂不治舉子業然於陰陽
醫卜人相諸編靡不通曉以故解相人人有宜顯
而窮已獨而竟多子者卒如其言嘗與一友同舟
其人有痼疾腎囊如斗偶失足囊裂出黑水數升
勢危急君曰可治也取膏藥封之遂不死痼疾且
愈人以為奇性坦易人樂與親好賢士急人危患
隣姻災悉家奔拯有友僕自舟遭疫來歸即館之
調攝愈而去不以為德家故裕中年以多男女

瘞殖日落至不自給然有宿通者知其貧復不忍

責債也其慈仁類如此或為之憂君曰斯有命焉

處之裕如而日寄興於弈與伯兄同安令竹泉先

生友愛篤至從子楷槐同居終身無間言平生未

嘗遠遊嘉靖戊戌子概舉進士居京師則慨然曰

吾嘗有四方志茲非其時耶遂携家北上繼觀江

河岱嶽之勝官闕都會之壯油油然慰矣明年概

授南昌令君教之曰國朝里甲之制田出賦丁

出力厥後以田配丁於是田日賤民日貧爾令商

昌其先均里哉概奉以周旋南昌至今稱便士人

歸功於庭訓焉辛亥之歲君於是春秋七十有九

矣偶感淋疾梗時為山東僉事當給由北上聞之

浩然南歸左右就養居三月君處然曰吾尚無恙

爾以私廢公奈何趣之行既考最復任方圖乞休

侍養而君以是年十一月十有八日不起矣無親

疎遠近咸惜之配同邑陳氏贈安人再贈宜人年

十九于歸性至柔順孝姑嫜敬如妯娌必豐洗

簪下有恩有所予必均工女紅子女衆多裳衣一

不假手諸子女咸溫慎飭人以為式於母儀云

先封君卒者三十四年正德庚辰十二月二十有

二日也。年僅四十有六男子六長即梗次格桂宜
人出。桐張出。橫梓黃出。梗娶趙氏先卒。贈安人再
贈宜人繼娶黃氏封宜人。女子六。汝榮適詩人青
門沈氏。汝華適徐相汝貴適太學生柴阜。汝順適
府庠生錢寶汝。適縣學生劉鐵汝。聘府庠生
方孫男六。於詩於禮於樂於道於德於孫女
二。曾孫男二。女二。昔在成化間。慕菴公與金華潘
靜虛公同官蜀臬。二姓子孫遂為世講。大司馬竹
澗公於封君伯仲猶兄弟也。某於竹澗公為館甥
正德已卯應舉至武林。因與諸藩同主君家。則於
文恭公遺稿卷九
余憲君輩又兄弟也。封君伯仲視予不啻骨肉。時
家君憲副公亦自蜀歸。因緣篇世誼幸而某與內
兄今按察使徽暨余憲君又皆相繼濟美。同朝
通家益密。緬懷昔今。盡焉三紀。諸翁皆謝而翁獨
存。乃今亦長逝矣。傷哉傷哉。余憲將啓宜人壙。奉
君合塋於南山。錢糧司嶺祖塋走狀以志銘。屬某
覽而出涕曰。嗟乎斯予事也。亦二翁之意也哉。銘
曰。武林之郡。自宜興。三世而顯。何繩絕於維。封君
壽而貞。姬德者誰。宜人陳考祥。微行合鑄。銘南山
之藏山同盟。

嘉議大夫福建按察使臺南潘公墓誌銘
憲使潘公子內子兄也。諱徽。字叔慎。號臺南。世為
金華著姓。始祖彥亨。洪武間以賢良聘使江右。高
祖文華贈文林郎山東道監察御史。曾祖洪廣西
按察司僉事。累贈中大夫南京太僕寺卿。祖璋陝
西按察司提學副使。累贈如魚憲。君考竹澗公希
曾位大司馬。即子外舅也。持身敦厚。謙默居官。清
慎忠勤。歷仕三十年。竟卒於王事。自有傳。曾祖妣
吳祖妣姜。皆以竹澗公貴。累贈淑人。而妣葉先封
淑人。復以公貴。加封太夫人。公秉性敦朴。凝靜剛
文恭公遺稿卷九
方正直。初與予同登嘉靖己丑進士。任南京刑部
廣東司主事。南京勲戚環峙。而是司專理留都刑
獄。公剖決如流。庭無留訟。魏國與民爭蘆蕩。公辨
其橫。即奪還之。趙駙馬家逼殺貧軍。亦據法不貸。
預典辛卯鄉試。所拔多偉士。刻經義為程。以父憂
去職。服闋奉命理淮。刑淮南北要衝。前理刑例
責里甲供交際。而所轄武弁漕運之事。請託賄賂
百出。防範稍疎。即為所汙。而好作威福者。又每無
聽民訟。故是差最為清途。所畏部僚多避之。公至
禁民訟之擾。除里甲之供。惟事關漕運者。廼為聽

斷謝絕請賂虛心廉察由是片言多得獄情而重刑者亦服其公廉明尤考最陟江西提刑僉事分巡湖西湖西素稱訟藪積猾老書善侵公賦為私愛小民困於征求而官課之虧乏自若公按部即曰錢糧之完逋取驗於批迴一稽批迴之銷否足矣果出侵漁若干萬袁有標掠之盜十餘止獲其一其子投牒訴冤公曰訴冤雖一人其黨必有陰助之者果得同惡數人一道畏之如神明頃值三秦旱災民多流徙失業朝議添設藩司於全州擢公參議賜勅往撫之公謂關南地瘠民貧

文恭公遺稿

卷九

十七

四

故罕存濟兩淮立曉糧貴糶之制救賤則官為增價而歛入倉穀貴則官為減價而散諸民上不費財下免饑色一方賴濟三年擢副陝之臬司去之日民無老稚聚與號泣如赤子之挽慈母嗣後副陝者幾三年分守蒼梧幾二載陝之法每歲計公費若干而令里甲輸錢於官蒼梧則供應浩繁里甲凋敝有司責辦漫無紀極公謂輸錢者困於額外取盈供應者恒慮轉死溝壑陝地頗饒則聽其供應蒼梧瘠則限以輸錢同事異制蓋因地制宜也歷官二十餘載始擢福建按察使命下而

公已奔母大夫人之訃守制歸家矣太夫人止生公與子內子二弟皆側出大司馬公歷仕南北太夫人常獨劬家公自幼侍養不離左右壯登仕籍痛大司馬公之亡念太夫人缺侍即有終養之志而迫於母命不得已復出歷官江廣關陝屢屢陳情乞歸又竟為當道所阻卒於病不及視歛不及親自聞喪及抵家每一念及即哀號慟絕扶柩塋武義攀舉悲泣親踐泥途迫切苦情酸感行路雖峻塋事而終以不及送死為憾獨居悲咽愈慕愈傷僅獲終制而卒以歿不起矣大抵公忠孝出於

文恭公遺稿

卷九

十八

五

天世事親則一心愛慕而無他好事君則一心王事而忘身圖歸家俸資均之諸弟在官餘廉付之公帑同一清白也居鄉而杜跡公門居官而絕書政府同一自樹也雖厄於運數不獲大究其功業而即其存心處事自治治人誠有不愧屋漏者矣將不為天地之完人耶蓋潘之家學淵源忠孝葉自賢良侍御公肇之僉憲副憲公繼之昌於外舅大司馬而益衍於壺南矣娶戚氏以公貴封宜人侍御雄之女也男三長承祐襲祖廕次承祥府庠庠生次承禧孫男七元慶元度元廊承祐子元

廓承祥子元庭元府元康承祧子女二長承祺適
永康庠生王洪範次承祧適本邑黃縉鄉之大夫
士弘謐公為純孝先生所著有祠堂議臺南集若
千卷藏於家公卒之明年令子承祧等乞子銘以
冀垂不朽子惟先大夫十峯公與外舅竹澗公自
幼有指腹之盟使子得婿公妹故子與公幼即同
出入起居同考德問業壯而同登甲科同奔走王
事雖宦轍屢違而心一志同真千里面談也初公
免喪子時為吏部左侍郎方與公妹掃室以俟公
至而忽報公不起矣公妹痛哭絕而後蘇子心憶
文恭公遺稿 卷九 十九

永康侯愛葵徐公墓志銘

按狀公先世廬之合肥人始祖忠洪武初從征授
濟陽衛指揮後以靖難功進爵永康侯贈蔡國公
謚忠烈忠生安襲侯鎮守山東安生昌蚤世昌生
錡襲侯弘治間奉勅充總兵官佩平蠻將軍印
鎮守湖廣蠻果平徐氏勲勳厥惟舊矣錡年踰壯
未有冢嗣偕其母夫人張配夫人許額天祝曰維

源混混而流云云我承世業願貽嗣人乃已公正
月十四日生公公果頭角奇偉不類凡兒父喜曰
世業有托矣因命名曰源公甫四歲父卒從例優
給事祖母母如成人正德甲戌年十六襲侯乃冠
梧大夫見者敬愛讀書嘗監持節藩府頗賜蟒
服韉帶今上即位命管五軍大營操祭未嘗紅
盔將軍乙酉改鼓勇營丙戌改奮武營戊子改五
軍中軍公嘗謂國家戎政內治為本督帥所部
申飭軍容尤卹士卒寬刑罰一絲之細苟非分所
宜得曰清白家聲安用是為於是蒞諸營凡數年

文恭公遺稿 卷九

二十

明現

士卒嘆服罔不畏公之威而德其愛會銓曹校諸
勲賢賢否以廉介聞政掌南京左府庚寅改南京
協同守備仍掌府事南京重地守備重任以典機
務以樹屏藩率未嘗輕昇公階大司馬坐籌軍事
謀斷相資時所推重訓士督餉葺垣深斷靡不殫
力歲時校藝武學其後學生往往登用樹勲公本
將才又自京營往所至有聲時獲恩資甚厚當
強年顧患痰疾公嘆曰生際太平無能効尺寸惟
不愧我世業足矣屢疏求退庚戌得請還京帶俸
石府甲寅十二月初七日訃聞上悼詞輟朝遣

葬祭卹典咸至士類嗟嘆不置方今 當寧
才搜羅智勇思用故將乃公遽疾竟不起然歷官
南北身膺重務勤學三十餘年功在 國家光增
先世卒之日家無多畜顧二子曰我無以遺汝逸
要不失吾儉其務以 聖恩祖功為念言畢而逝
公之賢足多矣庸詎世業有托已哉公年五十有
六字澄甫別號愛葵配周氏戚晚指揮周君璿女
封夫人生子二長喬松應襲侯娶錦衣指揮高君
鳳女次喬栢未聘女三長適贈太傅兼太子太傅
謚榮康成國朱公季子希祖次適戚晚指揮邵君
文恭公遺稿 卷十九
子魯尚次未葬孫男一尚幼墓在房山縣太平里
墓卜三月初八日先是喬松持其姬邵君栢所
為狀來謁予邵君亦子姻也世傳公先世合肥與
予邑永康徐氏同宗故爵號曰永康戚黨鄉誼均
有屬焉矧公又賢侯耶予乃志如石而繫之銘銘
曰 國重世臣家稱世胄偉哉永康厥勲惟舊振
揚克承光華益茂清白聲傳勤勞績奏胡不遐年
斯理焉究不盡之福以貽爾後惟 帝念功追報
孔厚斯藏孔安斯銘孔久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十九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二十
墓表
奉政大夫禮部精膳司郎中燕南王君墓表
嗚呼吾同年舉進士者三百有二十人自己丑迄
辛丑甫十三年爾而厭世者遽五十餘人豈衆萬
之生皆速化者是耶抑韓愈氏疑天之弗齊而恒
不足於賢耶是秋七月某免喪來京師會同年愈
別且十稷慨然倡曰無徒燕樂已也其互相勞問
休戚榮悴各言所知於是每有道及物故者則四
座嗒焉失聲是日皆聞所未聞雖會弗樂於是知
文恭公遺稿 卷二十
季高王子亦不復可得見矣嗚呼是果天之故而
不足於賢耶時都諫邢子某謂某曰某於季高雅
厚其諸孤且磐石請表其墓於能言者宜莫如子
子其無辭無何其孤米匍匐泣持其鄉先生布
政徐公璉所述狀來謁嗚呼吾何忍辭君諱宗慎
季高字燕南號也世居京師永樂初徙真定之武
邑遂為武邑人曾祖諱某舉明經署冀州學政祖
諱某考諱璠號確齋以君貴封文林郎某官母安
氏封太孺人季高夙好學嘗冬夜讀書四鼓不寐
確齋公止之季高輒閉牕默誦用是成舉子宗

靖戊子舉於鄉明年己丑舉進士於廷授陝西鳳翔府推官釋褐衣錦歸拜翁母鄉人榮之翁且戒之曰推官一郡之平也寬則縱峻則暴其慎諸季高奉以周旋濟之廉公鳳翔無冤民焉時屬縣扶風簿怙舅勢黷貨以逞民怨之觀風之使下其狀皆歛手避以屬季高季高寘之法不少貸一郡肅然壬辰關中歲饑總制高書唐公龍奉朝命賑濟一以委季高全活十九於是季高聲大起關西當路交相推薦然宰臣以扶風故抑不與臺諫徵擢戶部主事尋監稅臨清臨清財貨所委咸當文恭公遺稿卷三

尤人所難能者厥配張氏封孺人子男五人長自修少有文名繩武可政次自貴自得自知自守女一人孫男一人卜以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薨於附郭解家莊之原嗚呼季高今宅幽矣弗表諸陋易微焉觀其大與其政是可表已銘曰節彼恒山維燕之南鍾而為人維君挺生叶匪名號是似恒德無慙是用剛方是用直端懿爾孝恭克施於官疆禦以警寒饑以安戶曹載樹南宮三遷人之抑之覆用譽焉真山嶽之德靜而彌宣山有友隴君有子孫同原一脉並秀象賢吁嗟乎季高之針並文恭公遺稿卷三

生尚書祠部郎慶慶八世孫遠宋進士建炎扈蹕
南渡遂家越之上虞云曾大父霽大父頊咸有令
德父速北莊翁式篤前烈以公貴封御史母嚴氏
封太孺人公自幼穎異弱冠舉於鄉壯年登進士
授廬州府推官以明允稱會守與倖不相能撫按
使廉其事或以僚友為嫌公不避竟直守時論賤
之被召詣京師將首擢諫署適前倖謁銓懷懣
義菲或從史詣選郎公不可曰媚人吾弗能也於
是拜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嘉靖庚子崇明海寇
竊亂檄留都當事束手武臣失紀公抗疏請徹厲

文恭公遺稿

卷十

四

乃咸震怒戮力厥功卒丑巡上江西接彭蠡東抵
青海賊故出沒置巡牌甲伍上下譏察江海廓清
復命疏江洋便宜伍事及文武庶僚咸否聞者
嘆服壬寅之秋北虜大侵西人半為屠戮公慨然
上疏曰宋時中國相司馬遼人戒飭邊吏今當誰
咎哉廟堂肅然自此不能安其身矣癸卯考
最將行報擢韶州知府公怡然赴任至則與民更
始榜十餘事其大者曰清本源曰申聖諭曰禁
侈佚曰稽積滯曰輯盜賊一郡咸屏息而聽矣乃
修張文獻墓新余襄公祠祀章九臯父子以風之

乃簡七學弟子員於濂溪書院若明經館為之師
以訓迪之士民風風乎動矣已乃條葺而事釐之
俗故髻年納婦為之厲禁徭役以人一下配糧一
石貧民苦之改議丁配糧五斗曲江附郭里甲煩
費為之稽籍分而縮十之七郡堂就圯發帑義捐
罪贖葺之踰月而成民不知費韶民貧而喜訟得
其情而捐其贖訟者感化英德有楊金者殺吳福
泰賄吏嫁罪蔣效文翁源池成鑑謀殺嫂姪飾偽
贖其倖免公一訊皆伏辜令郡以為神明詔西界
連州清遠萬山徭人蟻聚時出剽劫公稽補徭官

文恭公遺稿

卷十

五

召諭賞券申明約束於是諸徭亦皆喁喁聽命今
矣乙巳歲大饑公發粟躬為校給迄無冒得者民
大稱便既而四月不雨至於六月公聞之徧雪於
山川百源曰某有罪降罰于一人罔以某一人責
而移災於百姓日勤莫瘞暑毒弗戒忽感暄而暈
時雷雨震電坐若假寐已復甦言及郡事而卒蓋
是月二十二日也嗚呼雨至而公逝公真以一身
易百姓之命耶聞者莫不流涕距其生弘治辛酉
十一月二十日年僅四十有五悲夫悲夫天道固
若是乎公性孝友善承北莊翁嚴訓遇二弟維綰

...常醇謹沉默廉剛介不可干以私事有
開繁義形於色居官廉慎卒之日衣囊書篋外無
長物遇事審計不輕舉舉必有成交不妄與與者
可死生壬辰下第將歸一友同舍病瘵且殆公
曰隨衆棄去如此友何獨留治瘵其念乃行其
平生大致類如此配鍾氏贈孺人繼孫氏封夫人
子男三泰道泰亨泰治泰道早殤女二季弟紹閣
而哭曰忠哉吾兄謂以死勤事者非耶亟奔詔載
而歸乞銘於南海泰泉黃子黃子曰然昔舜勸民
事而卒於野公豈其苗裔耶嗚呼子復何言傷惜

贈徵仕郎吏科給事中故江寧縣簿李君墓

表

嗚呼天世固有殖學厲行而弗顯於時慨歎
而弗究其用弗顯於時弗究其用而卒發於

...徵仕李君耶君子用是諒於天人之際焉君
諱寯字文中湖北桃源人也辰陽膳部史君紳嘗
狀之江寧少徐君珪嘗銘之悲矣子復何能為
後乃為之述其大者而表諸隧首云君幼秉美質
器宇凝重長通尚書簡邑學弟子有文名顧數奇
弗遇以歲貢入貢監通籍銓曹授江寧判簿君裕
如也甫至輒咨民間利弊十餘事上王京兆而酌
處焉政一疎尤切時弊其略曰南畿祖宗根本
重地民困極矣馬政蠹盤尤不忍言先年種馬有
定額孽馬有定駒厥後用言者暫蘇民困免微

文恭公遺稿

卷下

七

...而種馬仍不免是重困也謂宜用其一而緩一
庶弗以衛民者害民時論題之至如釋死刑盜八
人正誣者之罪尤快人意蓋君才猷宏邁戡大受
其位也誦於其能方卧病時張巡撫琮詢之吳尹
亟稱之曰李簿豪傑士也手製方藥示之及聞其
卒閔惜不已斯可徵君之平生矣徐君又曰君溫
厚醇謹與人無迕御下未嘗有叱咤聲蓋其質美
而克之學是固宜然而其位之弗顯用之弗究則
天也君卒十有五年而季子徵登進士拜官司諫
今上推恩贈徵仕郎吏科給事中司諫今為

吾祖大恭碩學宏才象賢繼志顯然公輔之望其
為君究其用而顯於無疆者方未艾也蓋天至是
而始定焉故曰天人之際可諒也君生景泰丙子
二月一日卒於正德丁丑八月十有八日享年六
十有二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母劉氏咸有善
行配謝氏贈孺人側室周氏封太孺人皆與君合
葬海螺山之先塋生子四長適魯縣丞子卿次適劉
徵次徵訓衍周出女四長適魯縣丞子卿次適劉
璵次適庠生張冠次適庠生王希唐孫男六相繼
卯舉人樞庠生杜承祚樞曾孫男六烜炳燭燦
文恭公遺稿卷二十

煒曾孫女四皆君所承休而垂裕者宜得表其

云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二十

墓碣

古齋廬處士墓碣

松谿程子居廬龍山廬翁訪焉翁子先公執友也
春秋視先公蓋長食飲言步猶若壯年子見之悲
感特甚殘宇湫隘僅容膝止宿同榻因詢先公童
時遺事翁道之甚悉燈前疾書不覺累累滿幅予
復悲喜交集翁因把酒屬予曰子先大夫嘗欲迷
吾平生今無及矣子能終之是不忘先大夫也吾
實托子以不朽焉予泫然感激曰不肖孤思先公
不可得見見翁如見先公也忍弗卒斯願乎惟翁
諱琬字世用別號古齋世居永康之高堰高祖某
曾祖某祖某代有隱德至父允有賢行富甲於鄉
翁少日與先公憲伯十峯司諫徐公沂郡守俞公
敬同習舉子業成化庚子有司薦以儒士應試永
嘉少宗伯王公贊樂清郡守朱公諫處州侍御鄧
公宣實同事焉遂為莫逆友諸公宦遊往來道翁
門必止拜道故舊驩然猶昔翁亦忘其為布衣也
庚子後數年以父罹讎禍幾不測奔走赴愬凡六
手事始自舉業遂廢徜徉詩酒上下名卿間而行
誼直顯性孝友忠信與人真率和易嘻嘻如嬰兒

卿八無惡賢老穉咸愛慕之稱翁必曰儒翁亦以
 儒自待不汨沒時派也嘗建祠以追先合譜以敦
 族崇義而秉禮尤喜周卹暑施茶以濟渴寒立木
 橋以濟涉行旅賴焉歲除念獄囚無舖者飲食之
 率以為常有貧不能贖淹繫者亟憐而贖
 之陳氏負翁油錢粥其婦或以告翁然獨之且
 為贖婚質焉嘗遊黃塘見醉人卧雪中振之歸更
 衣浴之得解批詰旦解者追及倪首叩地曰公即
 生我也後復遇醉者水田間擁之如前明辰飯而
 去不問為誰平生閱人之貧而急人之困大率類
 此居常吟飲悠然自適晚歲益任放別業有溪心
 竹園塘西梅園牛嶺松塢親為三益日乘款段從
 壺榼遊詠其間及暮而返嗚呼世之士率矜軒冕
 豔名位以為得志且樂若翁者全性命適襟期其
 所得而自樂者不有出於名位之外乎而謂翁不
 得志而貧賤者豈達士之見哉翁年七十有七尚
 鮮嗣子或以為翁慮子曰寧有如翁而無嗣者乎
 未幾果得佳兒鄉閭稱賀古稱仁者必有後翁之
 食報何言大休明於未艾者其在斯即乎其在斯
 即予予尚圖左右之不負翁也後之欲知翁而論

文恭公遺稿

卷十

十一

世若庶有考於予言

文恭公遺稿

卷十

十二

石室先生集卷之二十

文恭公遺稿卷之二十一

傳

大司馬竹淵潘公傳

公諱希曾字仲魯浙之金華人也其先
季孫者食采於潘子孫因以高氏宋南渡後潘氏
著姓待制默成先生以清節歷仕三朝為世偉人
里閭稱為清潘又節度使鄭王之後尚主隨駕南
渡貴傾一時居城西偏人稱為貴潘其自括之竹
溪來者曰宅甲一郡至景憲父子始以科第顯人
稱為富潘三潘鼎居更元之亂世微諱故公旅籍

史恭公遺稿

卷二十一

十一

以儒稱而竟莫辨其誰裔也入國朝洪武間有
彥事者以賢良徵至朝堂問治道仍奉使江右未
拜官卒彥亨生文華贈文林郎山東道監察御史
文華生洪為御史論列無所避陞廣西按察司僉
事累贈中大夫南京太僕寺卿洪生璋即公父也
登成化壬辰進士歷官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累
贈如僉事君嘗為水部司權荆湘有令譽為僉事
督學於蜀推其所自得者為教士風文體翕然丕
變蜀人士仰之若山斗樂之如父兄於是宿州知
州萬本奏稱天下提學得人若陳選哉冊潘詩數



八云建推關中教士如蜀不踰年而卒時諸生
以大化集省下咸奔走致奠如喪所親蜀士聞訃
亦相率會奠三公祠下哭之盡哀後數十年蜀士
夫來浙皆往弔於墓蜀名宦葵鄉賢皆俎豆焉祖
母吳氏母姜氏俱有賢行累贈淑人公兄弟三人
長希與散官次希顏汝王教授公最少穎異七年
能詩文十有四年喪憲副公於陝憲叔人以喪歸
讀禮如成人弱冠補郡弟子員慨然慕鄉先哲何
王金許四君子之傳砥行明經迥出流輩董學諸
公咸器重焉試輒首選弘治辛酉舉於鄉明年壬
戌登進士皆居上第後選翰林庶吉士秋選淑
人就忝京邸未幾淑人以疾終公扶柩還鄉除服
授兵科給事中時陝憲初熾公灼見其幾有汪鉉
者故太監汪直義男也乞陞錦衣衛鎮撫帶僚守
塋公即疏奪之其略曰臣聞名不正則言不順理
既屈則辭必窮彼稱汪直微勞以欺陛下獨不
思憲廟用舍與眾為公向革汪鉉之職豈無見
而負人功乎又稱孤墳可憫以欺陛下獨不思
先帝天言猶在耳顧忍改於其道乎況世祿以
及子孫鬼神不歆非類內臣本無後而強求世祿

之恩義男本異姓而欲冒他鬼之蔭物理人情其
是無謂疏上中官切齒而公之禍基矣復因災異
陳言勸上隆大孝勤聖學節遊樂遠佞倖振
因循懲玩法備虜寇勵士節八事其略曰事天之
道不外於事親得親之心斯可以得天伏望
陛下勤詣靈几躬禮宗廟近思先帝教育
之恩遠念祖宗累積之德又時朝於兩宮曲
盡母子之情樂聞訓告之益乃所以隆大孝也至
於講學一事尤帝王國治之本從容便殿之中講
論片時之會與視朝御膳等爾於聖體未勞也
顧乃專事遊樂不遑疾日陛下奈何今有訪聞
不為作無益而不憚勞耶伏望仍開經筵日講使
日新之功有加無已乃所以勤聖學也如射獵
遊戲往往使人心意荒蕩形神勞頓千金之子坐
不垂堂陛下以宗廟社稷之身豈不自愛哉
此皆由左右前後不得正人希寵導非迷君誤國
伏望放鷹犬絕玩戲仍簡內臣端謹者以充侍從
務俾游樂有節而佞倖不得近天下之患莫甚於
因循口實不振則國政日弊近該部奏准查革冗
費監費足國裕民莫急於此而乃累旬決月不即

張行部寺猶然諸司何責京師如此藩郡可知伏
乞降旨切責斷在必行庶幾人心知警而因循
可振也朝廷之患莫大於玩法玩法不懲則主
權下移近該部奏准查看該場以補國用太監竊
瑾乃敢無故奏沮此其徇私罔上情罪顯然乞特
勅法司究治庶幾威權不失而玩法可懲也方今
北虜窺視南夷竊發蘇松近地海寇嘯聚江西四
川時各有警夫用力攻戰固在將官而運籌調度
多在憲職往時巡撫起自陞用者率與邊境及其
頗積年勞漸轉內地此但為人擇官非為地方任
人也今宜察其不堪遠寄者取回別用果有文武
長才者特加久任秩滿則加其官有功則錄其嗣
續事則治其罪如此而虜寇不靖臣弗信也臣又
聞國家必養廉耻之士而後得忠義之臣律例
文武官犯公罪並許收贖守禦上直軍校犯笞杖
罪俱令納鈔婦人犯應決杖者非姦罪不去衣此
我祖宗仁至義盡也且廷臣密邇不啻軍校賢
者守身不異貞女小有過犯多受刑辱臣切傷之
乞勅法司鎮撫凡常朝官員過犯非係賊惡無
得去衣加辱庶幾全君臣之大體與禮教於無窮

其於國家非小補也。他疏語皆剴切，不便近倖。是時遂謀中傷正德，丁卯差湖廣二省計處。遭儲陞吏科右給事中。時瑾虐焰方熾，凡是者必重賂，漸免禍有司，亦為公備千金。公毅然却之曰：「我為諫官，不能為朝廷除惡，我之罪也。」奈何復助之手？瑾又風公多參劾為賄地，公復不從。瑾大怒，矯命械公下。詔獄拷訊，欲寘之死。既復杖於關下，奄然而暈。瑾快曰：「死矣。」右員以出，乃甦。當時見瑾者，雖公卿必屈，即被謫，遣亦必歸。以行公既除籍，為民獨不往還鄉里，杜門不出。日支恭公遺稿卷下

中時方營建，乾清坤寧二宮，內官監復請脩蓋。太素啟：「天驚房船塢，諸役費累鉅萬，公抗疏爭之。其略曰：『天下之財力有限，二宮之營建，方興寬一分，則得一分之濟。早一日則享一日之安，況邊陲之軍儲告匱，內外之冗食益繁，山東河南近經兵燹，江西四川未復瘡痍，大水採及於遠方，工料徧於天下。若復別興土木，誠恐民不堪命。且古昔帝王非無臺池以供遊觀，然其作有時，其遊有節。故民樂其樂，天眷其德。考之月令，當夏母起土，工母發大衆，今時既不宜矣。況大內遊玩之趣，頻年營建不少，必欲繼作，尤非撙節之道。疏上不報。丙子遷南京，太僕寺少卿。先是滁和之民困於納馬，公為奏更折色，民大稱便。而馬課視昔易完，每遇災沴，復請蠲貸，長淮南北之人咸德焉。丁丑環滁大雪，時聞鑾輿北幸，乃作感雪賦，其辭曰：『珥余節于滁陽，歲聿暮不吾與。曰疆梧亦奮，若子維律中乎太呂。顓頊嚴令，子使玄冥驅其先風。伯憤噫兮雲師乘，以垂天。卷威發兮逾栗烈，夜淅瀝而霰先集。兮晝忽繽紛，而雨雪駕王。此兮驂白螭，騰踏銀漢。兮激水屑夫，何累旬月止。復作兮紛委。」

待而交加折脩竹以失聲兮封枯楊而生荒歸官
寺兮山之麓接曉景兮平阜阻寒風兮空谷旦余
適野之莽蒼兮雪始霽而日煜千門東而反閉兮
萬竄妻其未燧燦瑣枝兮林立瑩冰柱兮簷懸僵
狐兔以屏跡兮僕歷津而莫騫冕六合以昭回兮
餘萬賴而寂然吾方遊乎塵垢之外兮幸昭質之
未窳步余馬於白水兮按余轡於瑤圃飲沆瀣兮
飡玉英懷琬琰兮珮琳琅余心之皎潔兮雖遠
引其何傷嗟除之僻兮樂有餘迨彼北裔兮僻不
可居層冰我我兮陰山草斂豺狼使使兮虎豹出
文恭公遺稿 卷之十一
美人之遊子較不及禁良辰感我芳恒肺肝記
百其既互子歲亦彈曲獨處子誰與歡宣余力兮
度時難望朝雲子天漫漫鳳有岡兮龍有淵思美
人兮不敢言在祿六年不調今上御極權本寺
卿嘉靖癸未遷南京太常寺卿暮月改北提督四
費館時大禮未定議者紛紛公處其聚訟而貽惠
也作大禮所以解之具畧曰或問禮官之說
皇上以小宗後大宗特重大宗降其小宗亦既合
禮經矣且為議者未已也曰此宗子法也非所以
定夫子之大禮也其說何也曰宗法為公子卿大

天設也君不與族人為宗也為人後為繼大宗設
也君無為人後之禮也且古之後大宗者必屬乎
子道者也故可以為父子仲嬰齊以弟後兄非禮
也而公羊高曰為人後者為之子附會之過也魯
傳公以兄繼弟世及之常也而胡安國曰臣子
一例以僖公為臣夫謂臣猶子也則可謂為之子
惡乎可近世人主稱其所後則何如曰屬乎子道
嘗受命為後假諸宗法庶乎其可也非此類也何
可比而曰宗法然則其稱號奈何曰天叙有典
人不一汨也其廟次奈何曰生為之臣死不得跡
文恭公遺稿 卷之十一
於君也 昭穆奈何曰父昭子穆未之有改也或
世次不相 不以親親害尊尊可也抑惟我
皇上即位尸 武宗遺詔遵 祖訓兄弟及之
文揆之春秋之義克正其始矣其繼 武宗之統
以主 宗廟之祀非看宗法必為之後而後得奉
其祀者故以倫則 武宗兄也 孝宗伯考也以
位則皆君也 皇上以弟代兄以臣道事先君其
為繼 武宗也名正而言順矣 武宗而有繼也
則 孝宗固未嘗絕也何得舍 武宗而不繼何
必考 孝宗而後為繼耶由此言之 與獻帝

聖考也 興國太后 聖母也名正而言順矣若夫尊崇之典則亦有可言者宋英宗既後仁宗程頤尚謂其父濮王當別立殊稱矧我皇上

聖父母乎如曰子無爵父之義周不有追王之禮乎廟祀之典則又有可言者天子為百神之主尚當祭其國之無主後者而顧不得祭其父乎別建寢廟不敢干宗廟之紀不亦可乎公言出而羣議遂定時議禮當上意輒得不次擢公熾希附卒不以聞主議者求觀亦弗予上計已決期日下詔上冊宰臣猶執舊議上甚怒禍且不測

太恭公遺稿

卷十

九

測公往與言遂草詔大禮卒以定而臣工陰受其福公調和之力焉乙酉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賜璽書斧鉞至則明號令脩器械時簡教廩謀勇信賞罰先是壬癸之亂招撫新民或詐殺之由是各巢往往復連比為患公鑒斯弊務馭以誠信惟自相告訐者聽之以離其黨舊有功未賞者有司或吝出納公謂此何以勸且示之不信悉賞之於是惠州點寇賴貴聚衆肆虐公發兵洗其巢穴凱奏上嘉悅賜金幣慰勞剴頭餘黨曾蛇仔等七巢並興大肆毒痛

遠近震恐公發諸路兵夾勦賊大懼願撫且襲通判董鵬鳳以要公曰此賊故智耳昔人常隨其計庸復蹈乎乃下令曰通判自償事不足恤有能掖之出者予弗死益督進兵力戰賊大敗渠魁生擒俘馘千餘牛馬器械獲甚眾餘黨奔竄於是犁其庭籍其田業貧民審其脅從者分配內地通判卒獲全公制變決機奇中折衝樽俎之間而親臨陳者咸弗及也至上功獻捷初弗張皇謂臣子效勞期於成事而已希賞非我志也故紀述勞勩多歸之人其俘獲稍涉疑似即不以報會據奏白故事宜納賂不者功雖高不賞公曰我寧無功爾奏上會召為工部右侍郎追論功竟弗及焉還朝值河溢淤漕任事者方興新河之役費且數十萬死者數千人人心洶洶歲運不繼上憂之廷議必得公代乃可遂賜璽書兼憲職往蒞事公還甫三月也既受命誓殫慮畢力以濟大事夙夜思惟考故詢謀以沛漕之淤塞因黃河之旁衝黃河之旁衝因上流之未疏今宜疏支河以殺其勢築長堤以防其衝然後挑通沛漕自無復淤之患乃上疏其畧曰河流故道非一其大而要者

下流之支河弘治以前三支分流會於淮而入海
故徐沛不受其害通來上流二支俱就湮塞全河
東下併歸飛雲橋一支下東徐呂二洪上過開河
流水溢為游波茫無畔岸於是決隄壅沙大為滑
患今日之計固當挑濬舊濬以通糧運加築隄岸
以防衝決然非疏上流之支河將來秋水復發沙
雖挑而難保其不復淤隄雖築而難保其不復決
探本之論固有在矣上嘉納焉至濟即建觀條
沛於漕閘新河險阻沿黃河出豐單以求決焉奔

大恭公遺稿

卷五

十二

衝之迹洞悉利害而得其要機處即起單至
沛凡百四十餘里時建議者欲別開新河度意
阻公道有旨下公計處乃復上疏其畧曰漕渠
廟道口下忽淤數十里者由決河西來橫衝掣開
河水入昭陽湖以致開水不復南流而飛雲橋之
水時復北漫故沙停而淤之宜加築東隄以遏
入湖之路更築西隄以防黃河之衝俾其自北而
南常由故道則沙不復淤且臣愚且拙不敢求新
奇之功不敢為苟且之計惟欲因舊以為功從省
濟事順水性以除患故今新河而修舊濬者固

也沿黃河為隄者防其溢也停槩派夫十數
僅用河夫二萬餘者恐民勞也罷雇募而行猶
勸者慮繼費也上復納之劉司空麟遺公書言
近日議者謂趙皮寨孫家廐不足洩黃河怒濬渠
或不免復淤奈何公復書于河為中原患非一
日矣智者不與水爭地惟順其勢而導之後世或
塞其決或隄其卑或疏其派皆隨時救患者也
國家漕渠為南北咽喉勢不得不與河爭地弘治
初河決荊隆口又決黃陵岡又決張秋當時嘗游
孫家渡宿遷小河而後荊隆黃陵張秋可塞此分

大恭公遺稿

卷五

十三

洩河怒之驗也况自河南歷直隸至山東之曹縣
恃長隄以禦河患亦既有年今單豐沛為隄獨不
可以捍禦乎蓋事理可據與人力可為者如是而
已若欲別求遠圖則新河之役可為殷鑒公遂毅然行之役夫費銀不滿三萬不期年而功成沛漕
流通歲運如故每河漲隄下水退沙迴民多耕作
焉其後河徙成化間故道出徐州小浮橋舍運河
而飛雲橋道塞無復沙淤之患矣已丑秋境山河
忽西徙三百步亂石絕河湍射下數仞雖舟不
得上有冒險而下者十覆三四遠近駭懼舟戒弗

行公命穿故河廣十步以通水稍截徙河逼之東
兩滸下埽以漸相屬及兩埽通河流激盪乃決入
故河莽放衝將一夕河廣一倍二三日盡復其舊
人謂禹之行水弗是過也是後也有風公終新河
之緒者有謂當條新河之害以聞者公一弗從蓋
公之忠不欲徇人之非以償國之是而其厚不欲
揚人之短以彰己之功故功卒成而人弗病於是
御史傅君炯疏公費省而成速上紆九重漕河
之憂下遺一方民田之利工部尚書章公拯疏公
區畫有方督理有序國之峻功一旦告成宜加陞
賞以勵臣工上乃詔加公尚書條級仍總理
之任然公積勞成疾自此始矣是年冬疏乞骸
上溫旨慰留義不敢復辭事詳治河錄辛卯春
召改兵部右侍郎准任五日而部署災時堂屬多
被逮公以一身疲衆務收燬散之圖書防費緣之
奸弊罔有遺力又奏罷各省鎮守太監是年秋陞
本部左侍郎冬復奉勅督理仁壽官役力疾
趨事壬辰三月十九日戊辰朝服侍上御殿傳
制賜進士退朝同省集迎主賓百餘冠裳濟濟宴
會盡歡比日晏歸復接賓客罷如卧内少休有頃

則氣微微逝矣明日計於朝咸驚愕以為異
徃赴吊天子軫哀特贈兵部尚書賜祭葬
公儀狀秀偉言辭辨正性孝友質直簡默惇惇平
生言動未嘗少越法度接人和夷而不喜諧譔無
亢無比無賢愚大小見必稱長者使人弗逆億惇
然以情允篤於故舊鄉里後進接引不遺有德於
人終不自言人有無禮未嘗見其非口不言人過
聞人有言者則嘿然凡職分當為無不學而一無
所炫視之若愚及臨大事決大疑若庖丁理牛無
不迎刃而解雅知止足不逐時進取為太僕八年
居卿貳且三考朝列鮮有同者而公裕如也平
生讀書精思力究發為文章雋腴古雅詩尤清婉
卓然名家所著有竹澗集若干卷嘗慮族人久而
易渙乃做古宗法作潘氏家乘僉事府君有舊廬
葺之以居族人創家廟立祭規凡尊祖睦族之為
罔弗至焉公生成化丙申享年僅五十有七墓武
義縣牛山之原娶葉氏累封淑人前壬辰進士知
和州梅澗公睦第三女性慈孝事姑姜淑人深得
其歡心尤能遺下所在著聞生子微與其同登已
且進士任刑部主事女粹適某封孺人庶子紹邑

庠生章氏出綬葛氏出孫男四人長承祐以公廢
為太學生次承禪承禪承禪禮部侍郎甘泉湛公
若水為之銘諸壙云史氏某曰夫公可謂不近名
者矣當瑾之橫也公而少自為可以不議其爵也
官除陽則八年矣猶曰休居居也總師而師捷矣
治河而河道矣而亦既勞矣而九歲弗遷焉近名
者至是乎且當發言盈庭之日一言而禮取東馬
公祇可立致也公著論寧獨秘焉近名者能之乎
嗚呼寧抑其位而信其德不求知於人而求知於
天若公者固三代之遺直也即漢之論世者庶有
考於斯焉

憲副惺惺馮公傳

惺惺馮公者姑蘇常熟人也諱玘字良玉自幼穎
敏嗜學成化辛丑舉進士令河南泌陽泌陽宿多
豪猾盤治至誅其尤者咸相戒弗犯境臨藩王府
訟田者或藉獻以為固公必直之無所屈於是兩
河饑流民聞公仁夾就食者數千人卒皆全活丙
午徵為監察御史嘗奉 聖旨廉荊州倉儲剽奪
剔弊軍民稱便嘗巡視京城霪雨壞民舍上言時
政千和縣災理者之無狀時論壯之弘治壬子按

貴州會都勻獠叛剿殺官軍公毅然上疏請討之
夷為郡邑有主事李文祥以直言謫衛幕公為白
其無罪得召還乙卯復按浙江風裁益峻峻時中
貴出鎮者虐陷熾甚公按其風最惡其法中貴
歛手避還 朝會有取胡僧領占竹事力詆其妖
奏之 孝廟嘉納事已丙辰遷福建按察司副使
周巡行恤民隱審興革勤聽斷周或弗至屬郡歲
旱有爭水嘯聚者無程往撫之論首事者一人而
衆以平於是知公者交薦之而忌公才名者弗相
容矣無何遂謝政怡然而歸公先世有行福二者
自常熟從戎鳳陽居蓋四世矣至是公以貴產之
在鳳陽者悉歸諸弟獨還常熟築室虞山尚湖之
間優游榆社垂三十年正德改元嘗進階嘉靖庚
寅以長子冠工部郎水員外郎與 恩命封中憲
大夫公性簡樸夷然耻于謁人而急貧困履官慎
自飭雖宴遊弗或預詩文率意成一家言享壽
八十有一家世具載傳即顧公銘志可考見云史
氏曰前代仕者往往家於官而以不去其鄉為賢
公先世徙居迨公歸卒還舊籍丘隴族姓有餘
思焉其視彼稱賢者抑又難矣世道日凋父子

躬異籍私財恬弗怪也公悉不有矧肯私之乎孰是二者可識公之大已懋於官特其餘爾嗚呼今之人皆公古道其復興乎

黃節婦傳

黃節婦者予長子章甫端伯妻也甫生三四歲即異凡兒祖憲伯公奇之稍長作對往往驚人十二屬文遂擅一壘文然玉樹見者莫不奇焉成人遊遊庠校金華太學生黃君源一見喜曰吾有女淑慎難其配此子良其人也遂妻之年二十歸于甫人擬之鸞鳳焉居二年為嘉靖辛丑偕侍子如京

文恭公遺稿

卷三

十七

師明年壬寅七月而甫忽焉逝矣黃慟哭誓同死遂歸誓繫夫手祝曰先持此髮待我同歸遂絕飲食家人自勸不入予憫之偶見鉛山志載節婦某以夫張珣天沒欲自盡人勸之謂徒死不如立嗣其事適同因持志論之泣曰果有此事願待二叔生子為嗣許諾乃強食然但茹素蓬首垢面依夫像號泣時隱隱聞語聲人至即嘿皆疑之形漸枯瘠見者酸鼻踰年遂昏迷對人亦隱語或微笑乃知對夫君也既其叔繼喪初不省久之始覺大慟曰吾今已矣吾今已矣適服期滿人強之除服於

是焚香露拜一俯一仰一呼一號日晡淚盡繼以血猶不止人為掖持而入自此僵卧復絕食以死無遠近親疎賢愚大小莫不嘆異否嗟派派嗚呼古之共姜陶寡何以加焉初黃在閨稱淑女子歸孝敬柔順人終不見其愠色德言功容鮮或備之而慈悲施予尤出天性沒之日士友銘其旌曰節孝慈惠黃姬殆無慙焉君子曰昔人謂慷慨殺身孰與從容就義方節婦斷髮誓死誠慷慨也猶可能也而抑情以待嗣除服以正終是真從容就義其誰能之端伯不究其才節婦不辱其名君子始為端伯惜而終為端伯慰焉節婦不渝其志端伯不失其偕君子始為節婦哀而終為節婦慶焉嗚呼如節婦者可謂生而沒寧哉其孰謂端伯之早世節婦之同歸而非天之厚於其夫婦也哉

文恭公遺稿

卷三

十七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二十一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二十二

雜著

嶺表書院論學上

夫學奚先立志而已矣人之有志猶樹之有根也
學不立志猶種樹而不植根也樹不植根吾未見
其能生矣學不立志吾未見其能成矣孔子自言
十五志學是志也死而後已而不可奪者也
非志也學即所謂明德親民止至善也孔子惟志
學也故三十而立立也者立於道也如人之立而
不仆也是故人而無志則雖立而實仆也則雖覺
文恭公遺稿 卷二十二

而實夢也則雖生而實死也是故人之無志即樹
之無根又豈但無成也寧不大可懼哉嗟乎世之
士有志於富貴者矣有志於功名者矣有志於道
德者矣志於富貴者不可以言志也孔子所謂鄙
夫是也志於功名者而亦非其至也豪傑之士也
志於道德者斯其至也聖賢是也學者將為聖賢
乎將為豪傑乎將為鄙夫乎夫人豈願為鄙夫哉
談鄙夫之事則睨然耻或加諸鄙夫之名則慨然
怒人之恒情爾然趨向不審而惟富貴之圖患得
患失無所不至則雖不欲為鄙夫不可得也人下

願為鄙夫而卒為鄙夫此志之立不立誤之也其亦
可哀也已夫樹必有根而後可以施培植之方人
必有志而後可與語學問之道彼自暴自棄而不
可與共學者皆其無此志也此志既立如行者之
定適也格致誠正戒慎慎獨則其塗轍也而學之
問之思之辨之自弗容已也苟不先定其志而茫
然問學是猶行者初無定適而浪詢塗轍之東西
也亦徒勞而甚可笑矣是故志既定而後學可講
矣有必為聖人之志則必學以志乎聖人之道矣
顏子曰有為者亦若舜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
夫有為者志當為也可為者皆可為也苟可為
而不肯為吾亦未如之何矣寧有肯為堯舜而不
堯舜者乎於戲堯舜古今所共慕也莫之禦也鄙
夫古今所共惡也莫之禦也莫之禦而自違焉莫
之禦而自趨焉謂之何哉謂之何哉爾多士其熟
思之

嶺表書院論學下

國朝以科目求士士弗由斯選則雖蘊天人之畧
抱匡濟之猷者道終無以自達是故舉業孔孟當
不廢也舉業之於心學一也而皆弗能外經訓也

學斯以治心謂之心學業斯以應舉謂之舉業相
未有業舉而不本諸心者亦未有治心而奪於舉
業者顧其自致何如爾蓋謂心學舉業遂不相謀
則舉業者豈無此心哉二之說不可矣或謂古者
賓興之制考其德行道藝今之科目則惟藝而已
士不知學尚何怪焉吾謂不然夫言者心之聲也
國家建學造士而求之言謂其言根於心雖言也
即德也所謂篤其實而藝者也以之涖政以之治
民將行顧其言而國家賴焉則求之言何過哉
為士者不務養其心而徒飾其言心盜竊也而
大恭公遺稿 卷五 三

舉業之外無心學而國家造士之意庶幾其無
負矣爾多士其慎毋諸
信宜拓建書院呈 代諸生作
呈為增拓書院以丕作人材事竊惟工不居肆則
功之苦良以廢士不羣學則業之勤惰罔稽嶺南
自秦漢以來書院至今日始建濟濟諸生競不暇
乎絃誦蚩蚩苗酋亦願與於章逢事方偃武以脩
文效遂移風而易俗此蓋由宣惠純明之哲人復
起故菁莪棫樸之教化大行方二千里之內梯
航有來合數十百人之多鼓篋就學教者每先器
大恭公遺稿 卷五 四
識而後文藝仰體主教之心學者亦脫凡近以遊
高明上副作人之志但本院之號舍有限而諸生
之興起無窮若無以待其來似猶未與其進查得
府學東畔見有官地一方與壇閣夷既專面山臨
水之勝衣冠揖讓復近宮牆俎豆之區誠得爰處
爰居非必美輪美奐升堂入室庶以容兩廣之休
歸近悅遠來行且納四方之戶牖將鄉魯洙泗之
風復振而瀛洛關閩之派弗湮彼興學於蜀者一
時居循吏之首稱而捨學於蘇者至今頌名相之
偉烈苟適觀厥成於是舉則其風斯下於將來是

惟嶺表無疆之休實亦明公無之績矣諸生不
朕懇切願望之至

南雅寓書嶺南多士六章

惟嶺南子舊遊也拜命以來欣然就道
顧以連遭嗣子之變殊烈感懷仄心上章
乞退加之先塋弗安卜吉奉遷日月遽巡
奄忽改歲方啓行載途而新命復臨矣
於時傍徨躑躅進退猶豫拊膺竊嘆何其
無緣於多士也乃聞爾多士咸積誠相待
激昂自脩若荏萌之未敷而亟需時雨之

文恭公遺稿

卷五

五

化也故予初不自欣亦欲懷志之誠以
求數學之助常謂督學相與有法有情任
情則和而或棄任法則嚴而或離皆過也
予則欲於視學之目一日考校一日講習
考校以盡法而文藝之優劣以明講習以
申情而德行之隆污亦辨參互既審黜陟
斯行師弟不虛恩義無盡斯則予之志焉
乃竟末由遂使彼此之情徒鬱數學之績
弗章此予所為拊膺而竊嘆也復念予於
爾多士雖未有一日之雅實已繫百年之

情世固有隔千里如面談曠數世而相感
者予之耿耿獨能限乎校文已矣所欲講
者猶可述也使爾多士累難比之迹信無
間之心則聞其語如見其人耳之提是面
之命雖弗周行於嶺南寔亦左右乎多士
矣庶猶少慰乎爰託緘書之傳尚冀同心
之習

一曰自愛

夫人有身萬古一生奚忍弗自愛也自愛則必置
其身於可嘉可樂可敬可慕其往也猶可思今名

文恭公遺稿

卷五

六

無窮焉不愛其身者反是學者將奚擇焉且人一
生精神不力於善則力於不善方其力於不善也
以遂其私也其私名與利也名利所得幾何而善
與不善自愛不自愛相去遠矣可不懼乎是誠在
人自擇焉爾矣是故誠曰自成道曰自道棄曰自
棄暴曰自暴皆由已也而由人乎哉

二曰辨志

自愛則必辨志吾夫子曰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
曰君子喻義小人喻利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
子小人之儒義利之分而已矣喻義則曰上達喻

利則曰下達矣。皆定於始之所趨也。可無辨乎。夫人之有志猶樹之有根也。樹之不榮其根必病。人之無成其志不立。曾有志而無成者乎。志於賢則賢矣。志於聖則聖矣。曾有人之所成而不視其志者乎。是故志辨而能立焉。終身之能事決矣。

三曰務實

志定必先務實。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謂寧無食而死不可無信而生。一何重也。今之人率以誑語為常。馴習之久不知其非。遂至事皆無實。是故曲禮幼子常視母誑。司馬溫公謂誠自不妄。文恭公遺稿卷五

七

語始厥有由矣。夫天地誠而已矣。聖誠而已矣。君子舍誠無學矣。一話一言一舉一動莫不務實行之。而不息焉。誠在是矣。吾獨怪夫世有慕講學之名而不務其實者。遂使人詆為欺世盜名藉口。以自解。夫慕其名豈不以為美也。名之美孰與實之美乎。吾務其實而使人無可議。久而亦將信之。不亦成已而成物乎。不然誠不免於盜名而其罪殆浮於藉口者矣。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志學者可以自考矣。

四曰尚行

務實則必尚行。昔成周造士三年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至於春秋孔門四科亦首德行。而殿文學。漢去古未遠猶舉賢良方正及孝廉。明經本末輕重較然可睹。自隋始廢諸科。重明經進士。古意蕩然而藝亦非古矣。沿習至今勢莫能反。士人遂專意於明經而不復留心於行誼。則古今人材之不同又奚怪焉。今明經應舉可也。而空言無實欲速干進不可也。是故不必易業。惟在易志。誦詩讀書尚友古人。言寫乎心。藝篤其實。得失委命仕學一道。則庶乎脩辭立誠行藝合一。由今文恭公遺稿卷五

五曰敦本

實行莫先孝弟。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仁者人也。即為人之本也。至哉言矣。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百行未能先能孝弟非本而何。既能孝弟百行自充。親親而仁。仁民而愛物。非枝葉而何。是之謂本立而道生。但孩提既長因物有遷。少慕父母漸移而他慕矣。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惟大舜則終身慕父母是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是必能仁民也。是必能愛物也。故堯禪

以天下而不疑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故有志於學者而不反其赤子之初敦夫孝弟之行終為無本之學吾未見其能有成也是故君子之於孝弟也沒身而已矣

六曰持謙

居行尤貴持謙謙與公不為傲則衆惡俱生謙則衆善畢長何也傲必滿滿則溢也謙必虛虛則容也易稱天地鬼神咸示謙故諸卦容有凶吝惟謙六爻皆吉明君子之德莫美於謙也世之學者動多客氣勃然矜戾不能下人此最害事不知雖周公之才美驕吝猶不足觀若輩視周公何如耶試一思之恍然悟融然釋矣近時學校新進年少充往往輕侮前輩故出而仕亦多不知長幼之節士習浮薄莫此為甚昔之占人者每先器識後文藝一時矜名之士而皆逆其不終可不為大戒乎易曰謙亨君子有終一謙持而衆善恒矣

右六言者綴輯舊聞稍揆已見寔亦學之而未能者故欲其講習以相切磋爾若其愛助之情猶有未能撫也爾多士能諒其意無使託諸空言庶幾學萬一之助乎各

學師長咸為騰駕一通指諸明倫以便衆覽尤同寅協恭之望也

南雍申明明監規教條

照得我祖宗勅諭監規三令五申至矣盡矣為臣子者但當服膺而已夫復何言但玩習久而怠心生時勢殊而人情格欲為振德之助可無申明之條庸以質言開示於后

一同寅恭

同行有師教學相長况堂屬乎本職深惟師道難同行有師教學相長况堂屬乎本職深惟師道難文恭公遺稿卷十一
稱夙夜祇懼顧守成規持公正敦廉潔崇信義則力所可勉者不敢自諉也書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尚願吾屬諸君同寅協恭端慎模範以率諸生庶幾不言而信不戒以孚矣

一肅威儀

人心纔檢束收斂則貌自整齊嚴肅故吾夫子論學必先威重合內外之道也今升堂動欲整齊嚴肅非以是耶頃見諸生行車拜揖之間尚有未盡然者夫不能勉強於斯頃則終日可知矣今後務各收其心莊敬靜一時時而習久之將恭而安

也如入門而左必先右足入門而右必先左足出門而左則先左足出門而右則先右足斯不肯止至於拜揖與俛應對進退務各從容中節坐於堂習伊川之靜行於道知安定之門庶國學亦有光哉有違者必痛懲之

一敦誠信

人無信不立德非誠不崇誠者人之命也事之基也不誠則無物矣一言之誑一行之偽皆有心之惡無物之道也諸生務以誠實相與出言必信期約必踐有違誤勿矯飾以彌縫受誥責亦輸情而文恭公遺稿卷十一

服罪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何光明磊落也由是心也然後可言立志可與共學矣不然將巧言而令色欺世以盜名非所願於諸生也慎之慎之凡有說謊作偽者罰跪三日

一慎出入

簡出可以持心制外所以安內舊規坐堂積圖之法意蓋如此今會饌已廢此法難行諸生藏修號舍猶坐堂也其各安心習靜學文觀書均為有益不得輕易出入往來道路聚飲博奕荒廢光陰間或飛語不到者一次定科十下罰跪十日再則倍

之請囑者又倍之

一戒躁進

得失之際可以觀人遲速之小可以喻大本監得失久速不過差與撥爾於斯二者而不免較計他日處名位將何如哉今後遇差撥有缺自當量資按序秉公僉撥決不許本生先告啓爭競之端乖遜讓之體如有差錯方許稟明違者資序雖及亦不之與得之不得或久或速亦付之分即此是學他日又何往而不自得乎如請求書帖者定罰贖半年

文恭公遺稿卷十一

一正次舍

禮君命不敢違律官吏不住公廨杖八十今之號舍即君所命也即官吏之公廨也曠安宅而弗居是何心哉今後諸生初至者並不許僦賃民房失禮入刑若原任民房除有家小及臨撥者外各限十日內遷移入號即有不便亦須勉強習禮居無求安違者日月作贖

一禁宿弊

積習之弊均不可容風化之區尤所當禁除本監堂屬均以廡潔自勵外照得吏典原為前程門皂

各有其分。今當其時。豈容舍後。監生新到。後班撥等項。並不許諸人索錢。一文以取罪戾。如或監生目為常例。苟且徇情者。即係鑽刺。煩憲之從。他日可知訪出。一體懲治。重則送問。

南雍策問

問四代之學尚矣。曰庠曰序曰學曰東膠虞庠而米廩。宗室雍雍。類宮又各不同。果於何代乎。其名義可待而悉聞乎。或又謂五帝之學曰成均。先王之學有三。雍抑何所考乎。三老五更之設。六禮七教八政之脩。左鄉右鄉。郊之移秀。選俊造進。士之升之。取之之法。可謂詳矣。五帝三王果沿乎。其節目可得而悉數乎。夫自齒學風微而暨舍茂草。乞言意薄。而鴻都浮華。儒術既詘。王道弗振久矣。茲欲隆雅頌之聲。傳先王之業。以收朝廷養士之效。其本果安在也。夫入國必問禁。遊鄉必緣俗。爾諸生來遊大學。則考其名義。範其教令。正其道術。固諸生之所熟講也。其為我究言之。

南雍講章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

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此孟子分別善利以決人趨向之言。所謂善者。天理之公也。無所為而為者也。所謂利者。人欲之私也。有所為而為者也。有為而為。雖善亦利也。孟子之意。以為夫舜古之大聖也。人孰不知慕也。夫蹠古之大盜也。人孰不知鄙也。然兩為之之端。則存乎其人焉。有人於此。雞鳴而起。孳孳為善。是為是。雖未即至於舜也。而亦可謂舜之徒矣。其或雞鳴而起。孳孳為利。是為是。雖未遂至於蹠也。而亦可謂蹠之徒矣。何也。舜善之極者也。為善則與舜同。事矣。蹠利之極者也。為利則與蹠同事矣。然則舜也。蹠也。也要其終之所就。誠天淵之不作矣。而原其始之所分。不在於利善之間乎。何也。人心一也。發於公則善。發於私則利。公私之際。毫髮之間而已矣。若水之東西異趨。而此其分也。若途之南北異通。而此其岐也。是故一念向於公。則隨手而順理。而所為者皆善也。善而不已。則升舜之堂。而八舜之室。是舜而已矣。一念向於私。則隨手以自便。而所為者皆利也。利而不已。則升蹠之堂。而八蹠之室。是蹠而已矣。是故舜蹠之惡善也。

夫人之所共知也而利善之間甚微也夫人之所
易忽也苟慕舜而鄙跖無亦謹於利善之間而已
矣是故欲究乎舜跖之已成則徒勞而無益能審
於利善之方動則一決而有餘學者胡可以不慎
哉嗚呼斯言也即孔子君子喻義小人喻利之旨
而詳析之也舜跖君子小人之極也為善為利所
由喻也善利之間其金轍也原始要終明白痛快
誦之者宜悚然感動惕然懲創矣苟復迷其金轍
倒其工夫以派於盜跖之歸真所謂下愚不移也
可懼哉可懼哉吾常反覆求之夫人亦弗思耳矣

文恭公遺稿

卷五

十五

釣是人也或為舜馬以為跖馬釣是心也或為
馬或為利馬釣是孽孽也以為善則為舜馬以為
利則為跖馬吾奈何而不為善以為舜乎吾慕舜
而鄙跖也吾奈何孽孽以違所慕而就所鄙乎是
不亦失其本心耶雞鳴而起夜氣清明可以思矣
可以思矣成湯之昧爽不顯周公之夜以繼日詩
人相儆於雞鳴昔賢聞雞而起舞皆是意也故曰
思則得之思則知恥知恥則必慎其獨矣爾多士
將為舜馬將為跖馬其思之哉其思之哉

惟敬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此是傳說告高宗務學之言敬者教也敬學半者
言教居學之半也典常也念終始典于學者一念
終始常在于學也說之意蓋謂遜志時敏脩斯來
矣允懷于茲道斯積矣是固王之自學矣然猶未
也明德者必新民成己者必成物自學固得學之
半既學且教斯合內外之道兼體用之全矣是始
而自學固王之學也終而教人亦王之學也王其
一念終始常在于學無少間斷遜志時敏以自學
不厭者此也以誨人不倦者亦此也終始不同而
務學則一也夫如是以成己則為仁以成物則為

文恭公遺稿

卷五

十六

智仁智合一而聖人之事備而帝王之學全其德
之脩也日新而不已日崇而不知益真妙于罔覺
而不可言喻矣豈但脩之來道之積而已乎是則
吾王之所當務也是則學之一字自說始發而合
教為學亦自說始昌使聖賢大學之教成已成物
之旨遂明于世而為千百世學問全功之祖說其
聖人矣哉今之太學立師長以為教也而羣弟子
以為學也使教有弗盡即吾學之未至也諸生學
有弗脩又何以庸其教也吾方以教為學賴諸生
以成其功諸生宜勉學于教及師長而成其德吾

與諸生固一體而同其功者也其務各任其責以無相負焉斯為不負朝廷斯為無愧于說矣其敬念之哉

南雍戒諸生華服

語稱禹惡衣服由不耻緇袍志乎大也諸生況未釋褐其以紬絳為戒不獨養瞻亦以安分即舊所製亦宜製之布素以存尚絅之心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移其所耻于吾心不亦大乎聽之

南職方別趙方山留題署壁

文恭公遺稿

卷三

十一

松谿子之於方山子也生同里進同年志同道情同休戚而其筮仕也方山官南刑曹予濫竽吏職邈乎其不相及也無何予以竄嶺表游補郎署方山亦自刑曹移權乃同官職方豈非天作之合耶予以丙申至日履任相見而歡猶若夢寐既復同巷而居入則聯鑣出則並轡輪直之夕則往往對榻焉由由然若同里閭相往來而忘其為仕也人亦以予二人者為兄弟然而忘其為僚友也乃今長至載臨而予遷車駕矣蓋雖咫尺之離即有不能如往日之同者而感慨繫之矣長至而來長至

而去又豈非天耶雖然離合迹也離而合而離者心也世固有合而離者矣使予二人者迹雖離而心常合則自此以往宦轍四方萬里相望猶大一堂也何惡於離哉不然雖日合亦何裨焉故子於去職方也書其合之不偶以為喜而離之不惡以為戚且以告夫後之君子不求離合於迹而求離合於心焉亦友道之一助也

嘉靖丁酉夏四月松谿子為臺軒前植柏竹梅檉之三益用以自裨後之居是軒者庶其同心而勿駸乎

龍岡書院輪直盟

文恭公遺稿

卷三

十一

教學相長仲尼求助於回取善同人孟子亟稱之舜學弗時習暫悟終迷善非服膺雖得必失多識本以畜德養性在於存心吾道一以貫之萬物皆備我矣反身斯樂願外徒憂操則存舍則亡曷為常舍得有命求有道奈何必求不聞富貴在天將謂窮通自我妄思求勝於天地亦或微福於鬼神戚戚窮年營營終日豈知名教之真樂不出安靜之良圖素位而行居易以俟用則行舍則藏寧患得而患失仰不愧俯不忤亦何懼而何憂此何憚而不為彼胡樂而不改居諸易適師友難逢少壯

無成老大徒悔易稱嚴澤在謂以相資禮著同
方豈羣居而無僻各洗心以滌慮咸及時以課功
必有事勿忘母見小欲速立志以植本謹獨以研
幾脩辭立誠合內外之道端中肅外一心迹之觀
坦率易流疎懶檢束日就規矩九容必飭終食無
違相勸相師無矜無傲周公才美驕吝且不足觀
大禹聖神滿假猶不敢作況於吾輩豈容苟安真
賢焉其可哀宜惕然而深省參天地而為竟舜本
吾良知陷禽獸而溺穿窬豈天降性念之毛髮具
疎勉哉師弟同心務嚴憚以切磋後提撕而
文恭公遺稿卷五
受盟共奮斯直規規苟戾前言必應忠告知過而
自訟見賢而思齊毋自棄焉固所願也如聞義而
不服即鳴鼓以相攻

書安福張伯喬卷

伯喬張子自從古書院來龍壁山房曰請卒業焉
且曰院中二三子思一言為最也予曰吾言亦既
詳矣誠惕然興起其真心而循習焉則一言可也
無言可也苟真心之未至則一言不足也千萬言
亦不足也是故大學之道無自欺而已矣夫足乎
已無待於外猶有待於外者無亦已之有未足乎

是故為仁由己而已矣二三子亦可以默思矣伯
喬曰諾余歸矣余歸矣明日成行是夕秋月澄霽
山光倍明乃具尊酒登超然亭為別

題書院左壁

世之可寶惜者莫有過於光陰度一日則吾生減
一日也而能寶惜者莫有過於無累無累一日是
吾生得一日也有累則憂憂則不如無生聲色財
氣皆累也富貴者為有餘所累貧賤者為不足所
累富貴貧賤迹不同而其為累一也至於好名亦
然慎之哉慎之哉

題書院右壁

今人率以登科第為成立此殊不然科第富貴也
成立道德也道德不足雖位至三公猶未成也謂
之富貴人可也充於道德雖貧且賤不可謂不成
也必曰道德之士也道德既充富貴自至斯常理
也舉業其階梯也由之不善也志則不可不辨也
肄斯院者其勗之

題松石軒壁

崇山峻嶺茂林脩竹清流激湍映帶左右斯皆得
而有之誰謂非山陰之剡亭耶況以為誦書樂道之

地又非徒燕酣遊詠而已詩曰優哉游哉可以卒歲

論交

凡人之情不可強之使合也強而合固非其心之所樂也是故厭生焉夫吾今而後乃知之矣吾知盡吾情焉爾人之合與不合不計也吾惟不計之則不至於強之不至於強之則不至於恥厭而其情可久雖然固非吾心之所樂也古人以澹為君子之交甘為小人之交是豈樂澹而惡甘哉誠以始之甘者終或不繼而或至於絕是不若澹者之為愈故寧舍彼而取此也是故斯言也為情之不繼者言也彼有傾蓋如舊意氣性情言論風旨翕然相契恨相見之晚而願委心焉者要其終可與共事功也可與同患難也可與托死生也是雖出入相友寢食同事不過也勤勤懇懇之情要至於死而後已亦人情爾亦何害其為甘而夫人者必為彼不為此耶不然情之不洽蹤跡之日踈始口於澹焉以自解亦奚取於澹焉噫嘻白頭如新何貴於澹傾蓋若舊何必於澹芝蘭之契斷金之好吾不知古人之情之何如也且人之交當諒其

心凡人之心有所利焉非誠也有所慕焉非誠也舍之可也苟非有所利焉非有所慕焉是其心則可諒也而樂以世俗視之甚矣夫人之情固有必強之而自合者亦有強之而後合者乃若強之而不合則亦終不為人矣又豈可強之耶夫吾今而後乃知之矣吾情焉爾矣若固之而自處於薄又君子所取也吾嘆夫今之交之難也俾論交

偶言

夫造化之窮通人也必假手於人是故人之窮通當得而得者則宗子家相司造化之權也其不當得而得者則讒奴佞僕竊造化之權也故凡世之以榮辱黜陟之權售其毀譽愛憎之私者皆為造化之奴僕而不自知也彼方揚眉擢臂以為得計而不知有道者視之方執鞭進履行肩背服役於人而勞苦萬狀矣或曰然則今之毀譽愛憎人者聞子之言亦少衰乎曰吾惡之彼誠不樂奴於人也則朝聞吾言而夕改慮也如其樂也若承負塗而適犬穴溷而喜也則雖夷齊之清亦安能變犬彘之性耶或人乃嘆曰奴乎奴乎其慎所

擇哉又曰子之言未能盡聞於人讀書之廣其傳庶以救天下之困辱者

楊馬氏二子

嘉靖壬辰冬予出張灣主於馬冲霄氏後十二年甲辰再至而冲霄已化去予悲而奠之其子曰壯士也亦隨翁化曰鑒曰鑒突而弁矣訊之頗有伶卓風家用弗振予聞而問之進而與語曰若知人道乎夫孝弟身之所由立也勤儉家之所由起也而嗜酒而身戕矣身戕則親傷矣而嗜酒則生業墮矣業墮則家廢矣如人達何二子瞿然避席

文恭公遺稿

卷五

頓首曰吾知過矣吾知過矣明日謝其徒謝曰公生惠然大悟如斯斯如斯斯座趨而謝曰公生我矣子詰曰而能恒乎二子曰請以死誓予喜曰而能恒矣數日而貌澤又數日而氣和由由然朝夕侍於母而不忍舍也於是隣里見之而改容其母郭亦趨而謝予曰公福我矣子嘆世人之忘身而逆親者不直酒也而取過遂非者又二子之罪人也故書此以嘉之且以為世人勸

書春渚離鴻卷端

春渚離鴻四字若別言若四嘆四詠而合之

別其弟遂夫氏而書也春渚離鴻何遂夫入胃監念菴不忍其別不遠數千里將之金陵依依鳳臺驚渚間託之手鴻鴈感有餘已別言何欲遂夫果自擇術節用也一嘆三嘆必以先大夫發之諄切懇惻一字一淚讀者感動况遂夫乎四嘆四詠何將別而悲既別而思發乎性情不能自己也嗚呼念菴友于之德斯其至矣夫自崇祿風薄角弓怨彰交相為瘡也久矣中世以後日偷日競如念菴者求之古人即不可多得也而况于今乎然則遂夫宜何如也以古之弟自處吾猶想其未稱職也

文恭公遺稿

卷五

子四

也而况乎今之弟也今之弟不若古之弟古之弟猶不若念菴之弟也念菴之弟惟念菴是聽而不如其他斯念菴之弟也斯變泉翁之子也遂夫宜何如也遂夫泉翁於先憲伯十舉翁同年也吾於念菴又同年也則念菴之弟猶吾弟也休戚共焉于其歸也樂之書此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二十二終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二十三

賦

思家賦

江風兮蕭蕭江月兮朦朧孤客兮此際望家渺渺
兮心冲冲嗟乎家兮山之限且吳岡之綿邈兮迺
越水以縈迴骨肉兮正相望然風月兮人何歸
髮斑斑兮堂上情嚶嚶兮深閨對銀缸之明滅掩
寶鏡之光輝忽鴻鴈之宵征輕書之下垂吁嗟
人羨兮榮名名兮名兮重愁人在家貧賤足樂兮
何必離家金繞身

文恭公遺稿卷之二十三

思德堂賦 為翁東涯乃祖作

河源天漢兮山崑崙人本祖德兮始芬芬東溟匯
兮揭之陽蔚差戾兮思德堂肯其堂者翁氏即誰
為思兮義翁與母楊翁明夷而艱貞兮母取日其
傍徨踰中閭兮行四方涉波濤兮履風霜終大明
之當空兮貽燕謀其允臧嗟翁楊兮古哲後先列
如翔翔翁楊樹德兒樹思順繼順兮家彌昌帝登
兮聿發祥廼胤仁夫氏之良諸季復球琳兮爭昇
藏願言此思兮世不忘思彌遠兮德彌光翁氏千
億兮綏慈嘗匪獨翁氏兮化及萬邦遷客南征兮

煙水茫茫為賦思德兮天滄浪

超然賦

嘆人生之難渺兮貌實肖乎兩儀目縣日月之離
照山川象夫象肢靈萬物而贊化育天地猶賴乎
宰戶匪心體之廣大兮安能超萬物而不羈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二十三

二

頌

靈雪頌

惟皇踐祚奉天仁民克自抑畏乃四方
水旱災沴奏報迭至皇心震惕脩省方
殷會是歲己丑冬雪愆期皇心益懼乃
諏吉躬禱神明響答靈雪隨降四郊霑足
萬姓懽呼於是四方之人咸鼓舞相賀曰
我皇動天之速如此水旱災沴不足憂
也臣惟天之視聽在民民之好惡在君以
今觀之則我皇上之所以順天應人者
將益有不遑暇逸者矣此天下生人之福
也此臣不敢以得雪為喜而以皇上動
天之速為喜而以天下之人永有恃賴為
喜於此可以占君道焉於此可以卜太平
焉頌聲之作庸可已乎謹拜手稽首而獻
頌曰

於惟大君天地宗子事之維何曰敬而已相
古哲王祇肅罔違以格以享天亦謚斯式教用休
奕葉彌光宜民宜人受祿永昌我皇繼統率
祖攸行官居惕若郊祀精誠宵衣旰食率履長

優惟敬惟一惟天與謀惟天仁愛災沴無時惟
皇警動曰子之疵時維冬仲雪愆其候皇帝曰
惟我農之疚乃諏吉辰乃告祖考乃即齋宮將
以出禱恭默以思昔比殷湯桑林之禱其應異常
星言夙駕以謀宰臣宰臣請俟東方之明乃却
大輅乃乘枝輿有來蕭蕭匪安匪舒羣工駭奔百
禮既洽神之聽之歡欣融浹神既歆止乘輿載
旋同雲韋興飛霰自天淋漓霰霰頃刻而積由由
綏綏沃彼原隰皇誠靈應式符桑林手湯有光千
聖一心凡厥臣民相顧嘆異昊天孔邇敢不敢畏
歡呼踴躍小大君狂豐年有徵謳歌洋洋頌歌
驅蝗無我毒秬秠實堅來牟率育以養以享以報
烝嘗天子一念施於四方先天下憂惟天子
明惠而不費惟天子仁天子仁明敬天益虔
純嘏有常御祚萬年

四言古詩

靈鵲詩

夫鵲詠於詩紀於傳巢必辨歲鳴用占祥
穀卵可窺寔維至治獄樹爰止乃昭措刑
鵲非衆鳥匹矣若彼鳩燕侈示於前朝雀
鳥表異於青史越棠重譯以獻雉東夷歸
化而貢鷹皆貴白也而鵲之產白則惟漢
之元和唐之貞元我 國朝永樂之辰合
是無聞焉乃再見於今日尤希濶之瑞矣

臣竊以爲孚佑降祥天之愛也體信達順

文恭公遺稿

卷十三

五

君之應也故歌不忘敬古之訓也頌不忘
規臣之義也昔者皋陶之廢歌也而曰元
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蓋因載歌而
責難於君也假樂之祝頌也而曰之綱之
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
位民之攸堅蓋因頌而獻規其上也臣嘗
慕焉蓋頌以美盛德之容而規以效陳善
之教此古昔帝王之德用以益盛而彌光
也今 皇上之德媲美帝玉臣雖至愚陋
敢不思效古昔臣工之萬一哉乃辭曰

於維靈鵲產彼中土適昭我 皇宅中誕撫維

皇神聖天命祗若建極叙倫制禮興樂肇卜四郊

殷祀聿成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靈鵲斯來適應其

期徵祥啓瑞先天弗違 皇用休嘉匪禽之珍天

監在茲敢不肅欽迺薦 九廟迺獻 兩宮迺示

羣臣協氣雍雍小臣颺言匪直志瑞感激責難祇

承於 帝維鵲之質輝輝皓潔冰斯玉斯如霜如

雪我 皇顧謚益用明德齊戒洗心斤斤靡忒為

堯光宅為湯日新為文緝熙為武昭升脩之深宮

虛室生白不顯大庭刑于百辟維鵲之性和稷

常居而介介飛則疆疆我 皇顧謚端本善則既

睦于家式和于國推及天下咸俾得所有畢釋

蠲徭減賦維鵲之知謀吉匪凶有開必先鳴聲融

融我 皇聽之究心理亂避凶趨吉與民同患民

有饑寒肆其拯之民有寇攘肆其靖之維鵲之至

郊工甫畢將謂民勞汙可小息我 皇感恩制作

大備自今伊始無為而治吁嗟靈鵲 皇用資理

龜書馬圖後先相契相彼式教曾弗是思龍鳳在

庭奚所用之麟嘉紀元天馬宣歌神雀紛紛如治

理何維昔周王以騶虞進 文皇曰嗟祥宜益

今茲靈鵲臣工對揚我 皇固弗勉荅禎祥瑞符
事合敬一同心 聖祖 神孫永承無窮臣惟茲
鵲將瑞於年五穀豐登人無饑寒臣惟茲鵲將瑞
臣民化中保極華佗思貞臣惟茲鵲將瑞我
皇景福萬年作胤無疆上安下順是謂泰和小臣
颺言敢效卷阿

內訓詩四首

雞既鳴矣無敢荒寧蠶于北郊以事神明於維大
以爲締焉綌越周之棄休其蠶織 勸
金山相禹克儉于家帝乙歸妹德音不瑕慎乃儉
德惡衣菲食猶之未遠驕奢淫佚 存
有懷二人就養無友思齊大任克媚周姜下氣怡
聲問安視膳永言孝思監于成憲 右
有齊季女被之僮僮以承祭祀神罔時恫無非無
儀必敬必戒明章婦順正位乎內 右歌

五言古詩

五峯對月

懸厓倚高閣露月流中霄仰觀疑坐井爛然天宇
遙拂石長松下坐愛疎陰交空中急墮影敗葉送
驚颼林聲遠近集蕭蕭還策策呼童叩山僧沽酒
慰岑寂把酒問月明此景那再得起舞獨徘徊撫
劍露華濕

歲暮與諸兄弟侍家大人遊山曉發冒雨而
歸盡一日興

侵曉入嶙峋寒煙濕不起憶曠村日微晨餐尚未
理紫袍白肩輿幽事良可紀杖屨雙雛鳳
因倚青山夾幽谿潺潺流且止雞犬忽人家柴門
出松底稚子走驚人老農盡未洗拄杖迎道旁
言病失禮慙慙具壺漿列坐無筵几野趣愜幽尋
羹餽飯土簋返駕歸山徑六曲何圯圯回顧迷
松杉恍恍雲蘿裏稍稍入榛塢淒風忽飛雨苦屬
各勿勿不覺路如砥藤刺苦鉤衣亦或傷膚體好
事諒不辭涉險翻自喜下山衣袂濡寒日歸溪泥
昔年此慘遊何日重追擬

應氏覽琴樓

乾坤長納納宇宙何悠悠丈夫生兩間役役豈自
詠不聞古賢達笑傲恣夷猶勲業在廊廟興寄還
林丘肆爾應君賢卓犖誰與侔詩書自韋布杖屨
厭王侯既躡千仞岡尋登百尺樓樓端渺空濶俯
視隘九州春入燒痕碧蒼蒼雲樹幽薰風送蟬聲
陰陰夏木稠秋雨足禾稼鬱鬱含平疇歲暮羣芳
歇松栢終虬虬四時有代謝元氣常周流美茲生
意博一覽悉窮搜乃知名樓者豈直縱塵眸古人
庭草心仁者育物儔風晨明月夕煙際夕陽秋遠
眺滄江浦近觀白鷺洲高朋時滿座觴詠日相酬

文恭公遺稿

卷二十三

九

賦新詠

可繼堂

富人一金產亦欲遺子孫豈以詩書澤而忍湮其
源賢哉一龍氏肯堂此意敦豈徒繼前修庸以迪
後昆

玉山寺採菊

開江清偶來玉山寺寺前寒菊華斑斑正滿

地呼僮掇其英日夕以為餌不緣憶靈均氣味故
相似

渡瓜洲

旭日光微茫宿霧留東許波恬風不驚舟師謹相
櫓得此解離憂倏忽渡南浦

暮秋

寒砧無落葉處處聞淒切滿目更無楓驚心時皓
月天風漸淒其生意多衰歇遙憐塞下兒思家正
愁絕

訪友

文恭公遺稿

卷二十三

十

忽動剡溪興來訪黃山客虛堂一尊酒相對不知
夕雪簷坐相映稜稜劍光白清夜殊未央放歌從
岸幘

舟行快風

風櫓汴逆流激疾如奔駟撼波驚雷霆泡沫紛揚
沸藉此空中力恍乘千里驥篙師袖手閒覽夫
喪氣憶昨牽挽時勞逸何懸異乃知人為拙所累
天作事

望雲龍山

帳望雲龍山步履不能往山人放鶴亭相見荒苔

長自從波去，千年垂遠。我茲空復情欲去，
塵網罔頭朝雲飛。日夕歸巖，巖何時振層巾與雲
偕下上。

自太山後石相林寺

容臺足避暑，如何復更遷。况有同心子，蚤暮相周
旋。旅懷方自慰，而為人所牽。遂逐塵囂中，度日真
如年。悵望高槐陰，高人坐盤桓。何當脫樊籠，共
尊酒前。

憶錢漕湖

明月無南北，故人有昔今。促膝方歡娛，回首成孤
吟。恭公遺稿，卷十三
吟終繞容臺，酌酒栖栖古木陰。懷哉不可攀，結袖理
瑤琴。

憎病

父客仍多病，栖栖抱禪榻。起看牕外花，偶見天邊
月。花容自鮮好，月光故冷澈。奈此羈旅懷，見之增
憂怛。帝城豈不佳，鄉國性所悅。何日棹扁舟，松
谿歸舊業。

正月十七夜

寂寞對殘燈，留連惜光景。元宵忽復度，歡娛一夢
醒。感嘆坐空堂，此意誰能領。

清明
客裏清明節，無端愁轉新。豈無拜壠思，空望異鄉
春。亦憶去年時，鳴櫓雙溪濱。為客有遠近，念節同
酸辛。堤柳綠垂垂，風陌揚輕塵。高堂渺何許，應念
遠遊人。

春大雪適慈水蘇外廬遂訪感贈

銀光晨照檻，起視千山白。歷冬何寂寥，及春乃飄
拂。瀾漫浩千里，乾坤同一色。寒威凜不禁，念子仍
為客。骨肉懷故鄉，對此倍悽惻。我亦湖海士，相逢
重感激。促膝撥殘爐，無言意轉劇。明朝復分首，遺
我長相憶。
文恭公遺稿，卷十三
十二

遊南旺湖有記

昔聞濟上湖，今泛湖中棹。偶爾成勝遊，此景誰能
貌。泛泛菰蒲深，杳杳滄洲情。遊魚時可數，孤鶩還
一鳴。清漪接空碧，遠峯疑咫尺。香飄蕙蘭細，葉翻
芰荷赤。返棹迷歸來，幽興轉悠哉。宇宙此浮生，心
賞能幾回。所貴各適志，榮名真細事。坐令今日遊
芳聲垂千祀。

飲陳棟塘憇亭

客帆滯分水，偶煩水部招。清燕聞芳園，煙格暗平

橋春色負鄉心慰茲一以越感君多意氣夙昔
神交坐坐變林景涼雨來次家蕭蕭響風竹悠然
隔塵囂四座飛觥籌竟日春亭臯明朝紫世務回
首棟塘坳

月夜放舟

明月懸秋空肅肅光芒靜扁舟揚順流水月交相
映坐盼愛空明身世恍蓬境持此不成眠簾櫳橫
斗柄

金華道中

經年羈朔北步月忽松溪地名小憩臨清流煙水相

太恭公遺稿

卷三十三

十四

因依撫之增悲慨蹤跡等蓬飛邈矣容臺客晤言
尚未期懷奎山子

婺城歸道值雷雨

皇天號令乖震雷冬號號驟雨霽斯須陰雲復四
集風伯挾滂沱有蓋遮不得草木盡披靡人馬交
汗易倉皇仆復馳歸路欲昏黑矢歌行路難歌竟
嘆息

閩農

春秋志閩雨姬旦陳雨風嗟哉此意衰誰復悲人
窮山川已如滌旱魃仍熾熾爾農亦何辜惟此

每凶雖有七尺軀如魚遊釜中額天不能訴拊心
惟自恫願言君與相憂危重省躬天心良易感
一雨變年豐

三窮圖為周侍御題

昔讀七哀詩今見三窮圖七哀猶可忍三窮慘欲
呼黃鵠晚失雛鳴響落雲衢青鸞照孤影起舞將
安徂一蹶傷腰裏空餘未產駒盛衰固物理胡茲
輒軻殊颺風電仍急窮途徑轉紆天心終有復造
化如轆轤驥子登天廐人間顯遺孤阿母旌書來
大節垂休模行且拜褒贈祖父榮名俱三世共無
太恭公遺稿

卷三十三

十四

慙千年聲聞都回視筑筑日感之良可吁欲和成
衰理請看三窮圖

送陳良脩太學歸

涼風動金臺遊子思故鄉駕言出都門別語何慨
慷三載北雍遊六翮圖高翔命也仍濩落壯志虛
昂藏挾策歸去來相時復觀光我聞三嘆息祖餞
遠相將丈夫貴者志利鈍固其常我家松谿旁谿
上還草堂恨不作明月隨君過錢塘臨風一尊酒
仰視天滄浪

送斯世沾赴廣州幕

朔風吼去空寒江冰欲死之子萬里行別我初
月南州地自佳梅嶺花正發適意即壯遊無論
與熱

孝友卷為張本潔題

堯舜道之至孝友無餘事夫人充是心可以位天
地末世浮誕滋良心邈焉戾張子以名堂豈曰名
之嗜勉焉日脩而母使綱常墜

謝汝湖侍讀携壽圖索走筆

雲海生微波琪樹發秋華蓬島不踰丈中藏謝母
家海波明於鏡琪花爛於霞靜對阿母堂千年日
丈恭公遺稿卷二十三

送羅念菴同年二首

昔從念菴子城隅送方洲念菴今復別蕭條重我
愁聚散無定蹤雲共此生浮執手忽墮淚諒非兒
女儔感子真弟兄蚤夜恒相求乾坤勿自負定我
終身謀愴茲一以別三載懷離憂拭目隨春風送
子登河舟去住各努力青年不可留

人心無停機擾擾日恒動方其一念萌遂分醒與
夢是以慎獨功千古聖賢共勉哉勿多言割欲須
臾痛

感紙中蚊有作

爾本溝壑姿何緣託斯紙追想初墮時或悲不幸
死及今歲月遠居然照青史作勢尚如飛秋毫見
肢體回視同飛侶零落今何委因之感人生死貴
得其死臨難或苟全茲蚊胡可比蚊乎爾誠微人
乎或愧爾藏以翫朝夕庶用激吾耻

送孔小麓督學陝西

山河故多賢山水鬱靈開北有卜商宅南有比干
宅悠悠二千載玄風邈寡儕乃今卜麓子邁往登
崔嵬英年何閑毅光瑩含琦璫及第豈不榮榮

文恭公遺稿卷二十三

十本

壯哉甲科昉隋唐掄魁代有才落落垂青史分
竟塵埃嗟哉弗自勗甲第堪猜子今憲關中
行當作人材願言樹明德昔賢終與偕

夜宿質菴月明鶴唳有懷念菴

隱靜夜逾永月明鶴共宿夢去聞清唳隱隱釣天
曲起步撫長劍露下風潄潄緬懷同心人孤嘯在
林麓

為程惟光同年乃翁賦遺拙

結繩世已遠抱甕事亦荒何期千載下翁復返淳
龐智巧亦胡為擾擾徒自忙不見機心伏鷗鳥條

高世無鄙拙拙者遠居世人皆見拙天下
即唐高鳳夙子慕況乃系枕塘思翁不可見長
嘯天淪淪

送今崇郊同年知亳州

東括有佳士。文采通天章。蚤傳郢中歌。白雪聲琅琅。
琅道高甘漢落。新載茅溪堂。是年帝春牧。除書
下明光。檢才重畿甸。出守毫之陽。同袍二三子。相
送登河梁。惜別復感時。離楚近蒲觴。人生不自力
去住徒參商。慨懷賦悲民。吹快薰風涼。

贈徐占山與學上蔡

我愛宣卿氏。蔚蔚茂文苑。明廷試上第。典教握
中州。蔡文明昔。遺流汝水通。伊洛典刑
尚可求。行成範後進。與前脩。寒日照離筵。送
子帝城隰。天涯更送別。回首風塵。

寄周草牕知福寧

世人無遠韻。齷齪桃李場。風月自幽清。千年間草
牕。東甌周汝美。結廬滄海旁。冲襟適真性。芳綠滿
幽堂。起仕守福寧。連壤即故鄉。汝美擴此意。部屋
皆春陽。相送黃金臺。暑雲正高翔。秋風入閩粵。慰
我道州望。

送張思溪

不美思溪子。抗疏謁金門。南宮宜母養。百拜微
君恩。欣欣毛義檄。此意古所敦。秋風揚桂檝。美爾
鵬鷗。

和楊方洲集宴張水南堂賞菊韻

秋深美風日。況當叢菊芳。小庭看不足。更上南軒
堂。高情曠以悅。欵坐閒清觴。花影搖素屏。丹青未
能方。清興轉綿邈。不知夜漏長。起視明星爛。撫劍
爭光芒。

送陳南愚知沂州

宋恭公遺稿卷之三
古道久弗見。乃今元南愚。吁嗟南愚子。世人安得
如。漢方殊未引。既醜世為迂。持此遇今人。孤鳳鳴
高梧。我思歲丙戌。共濟情魚魚。三月坐春風。百年
結駿圖。一別五六載。參商坐嘆吁。今年會長安。把
臂惜居諸。惜也。子復駕驪駒。手握專城符。
往牧沂之都。人言。且難我謂子。有餘草木回春
陽。豚魚感中孚。最哉敦吾誠。沂人寧獨殊。人言。難
易天運亦乘除。子才久也施。為政當循循。況承
襄陽翁冠珮。蚤庭趨嘉爾。捧檄心歸省。歡于子。送
子戒東門。小阮共踟躕。道有芳菊。贈子握瑞璠。

慄慄歌歲寒凌厲青雲紆小說謂乃姪克安也

十三夜見月壬辰十月時楊方洲在從

霜空月正明。懷人在美里。咫尺不得見。見月人相
似。但保貞心。固勿畏陰雲。起往哲諒如斯。榮名真
敝屣。

十五夜

累歲憐茲夕。今年感獨深。明月挂宮樹。照影不照
心。嗟彼高岡鳳。孤栖樹林。衆鳥澹無輝。結舌懷
清音。衆鶴乃長號。白日還陰陰。純鈞豈不銛。雷霆
空復臨。天閤不可叫。哀歌時自吟。

文恭公遺稿

卷二十三

十一

司寇獄同聚尹正郎元夫張進士梯張監事

徐劉博士芳曹縣丞新縣丞楊方洲暨子

六七人。春若弟兄。不忍為別。用陽明子在

獄別友韻

良朋那可求。咫尺常阻絕。何期歲云暮。園堂忽焉
盍。我往爾亦來。朝談夕未輟。寧作楚囚悲。且方管
鮑悅。自愧鳳孤鳴。敢憐驥蹇蹇。行藏隨用舍。世
任寒熱此。夜各不忍明。發遽為別。別離當奈何。努
力追前哲。

臘月六日出京

倉皇出郭門。慙闕時返顧。四載侍玉墀。一朝

下雲路。去國心所悲。况貽君父怒。微臣雖九死。

何以償一忤。以茲重感傷。驅馬淚如雨。憶昔臨軒

同獻策。荷殊遇。宸批誤獎擢。蘭臺膺記注。感激

被恩私。心膽思盡吐。機會耿未逢。朋比先成牾。

拊膺為誰言。仰天徒自吁。一命豈嗟卑。萬里亦易

赴獨遠。聖顏去若抱。慈親慕舉手。祝皇天。

聖躬祈祐護。華渚早流輝。萬靈咸錫祐。孤臣雖遐

荒。亦若侍輦轅。回首文華殿。閃閃生青霧。

十六夜集妻孥月下

文恭公遺稿

卷二十三

十一

歲晚月仍圓。夜寒霜復白。慙慙霜月光。為照南還

客回首。大明宮萬里。嗟行役。豈無禁闕心。高堂

日復迫。再拜謝清光。願照皇宮掖。再拜謝清光。

願照松谿陌。但令君親安。遊子復奚惜。感微聞

清燕。妻孥欣促席。對酒還高歌。邀月坐屢易。誰家

鼓吹發。為我娛。今夕明年至。高涼清光應似昔。

用王摩詰送祖三韻寄念菴二首

未會復當離。一見先成泣。自緣交誼感。匪為窮愁

入雲暗。重城遙風吹。五兩急去住。日已遠。共向月

明立。

如何三載間兩向三忠泣安得似車輪與子同出入霜清月色苦野曠風聲急思君君豈知被褐中宵立

讀清風集偶見遂寧縣詩悵然懷方洲子

偶讀遂寧詩忽憶瞿塘客幕府一分首道路無消息子定漢江濱我猶潞水側漂泊各支離歲晏霜雪積顛沛見真主誰能送所適幽蘭真可師勿為浮名迫

自警

義馭升西涯德彰急岸登舟復浹旬草草歷亭大恭公遺稿卷二十三

二十二

且百年諒如斯感茲抱冰炭及時弗自力耄老空長嘆昔賢重塞困生全自憂患勉旃萬里行無然耽泮渙

索家口開登岸至分水問津

阻舟雨旺北命駕問津事昔忝玉堂客今為滄水使春風已三月尚負行遊志偶然諧幽襟遇景即暫憇

阻泊望黃致齋

淹留萬里舟狂風三日發今朝復異泊問公徒矻矻自憐託交心有如駟與騶咫尺已相思何況隔

閩粵

過露筋祠指示兒女輩

在昔有處女避寇湖中居深夜水昏黑茂草蚊若蝨湖旁豈無舟同伴亦且驅從舟即從寇寧為蛟所屠有身筋可露偷生死不如吁嗟烈女心男兒空珮珞人生不自愛千年日月虛至今瞻烈女凜凜肅裾裾

居素吟壽無錫尤翁

碩入韞至寶文采光陸離高視超塵宇儻以含貞姿考槃錫山麓山水鬱清夷澹然素心契豈彼逃

卷二十三

二十二

名為六十未云老蒼玉雙龍眉綠澗或隨鶴探雲時採芝雲谷多僊人招邀輕期願平生經世心有子天朝儀翁也日笑傲出處兩不疑長吟為翁壽渺渺閨風吹

過常山

遷客萬里遊西過常山道老親不忍別相送淹昏蚤舟車隨坐卧寢食知溫飽本為惜別離亦復欣懷抱武夷閑咫尺携持事幽討幸遂板輿歡况值

至贛有慨

滔滔章貢水。薛薛孤臺形勢重。不壯忽然傷我懷。我舅昔開府。經綸許偉才。龍南烽火息。安遠流。承來旌圖溢。銷歇壯志餘。崔嵬暗想經過地。淚下。心如摧。

過梅嶺

梅嶺僻東南。我來良有數。驅車出霜曉。執爰夾廣路。嫦娥嶂前迎。金蓮山後顧。寒楓兀丹蓋。脩林團青霧。遠望驚龍蛇。行人紛蟻度。乘風忽至巔。縱目何茫瞀。此關昔未闢。南北勞嗟呼。人言文獻功。直與天地亙。古祠白雲封。遺靈鬼神護。

文恭公遺稿

卷二十三

壬子年

宿脩仁里

午發凌江灘。夕宿脩仁渚。愛此里名勝。吾欲擇而處。曄衣欣往遊。廣場戾禾黍。富足固多賴。千門靜砧杵。歸舟坐新月。涼風來許許。因懷美二子。錢。錢。錢。通南酌清醪。猶恨不相從。共此溪上語。

新村道中

舟過新村驛。忽打手迎五里或六里。沿岸列。管蕭條。蕭條竹依依。似堡城岸有守。埠號船有。江名借問此何為。對岸徑冠。山深樹龍從巖。戈兵。兵。兵。虎出沒。使。使。使。爭。爭。爭。一江隔乃。

有邊陲。驚舟。撒。循北麓。南。斷。不敢行。延亘二百里。都城始坦程。彈丸易傾壓。累代成生。成念爾亦赤子。胡忍窮誅征。但願年歲豐。爾輩安耘耕。

開州王上舍琬同劉大行汝靜齋。詔至。

聯舟旬日別時圖歲寒三友請贈

我本徂徠客。君家清渭濱。亦有羅浮子。偶同海角親。天風忽吹散。欲挽無其因。悠悠江月白。蒼蒼梧樹新。但保歲寒意。終當丘壑鄰。

太

遺稿

卷二十三

壬子年

文恭公遺稿卷之二十三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二十四

五言古詩

初入嶺表書院示諸生

蒼梧襟百粵元戎此開府一怒震雲塵平西駕青
 遂偃武關院肇脩文譽髦集正室祀樂何雍容休
 風望南土竭來遷謫巨穉劣况迂腐堂堂南川翁
 念嘗侍 衮黼敦留翊振德春風颺委羽眷惟麗
 澤懷重義樂羣聚詎意今日償忽若沉疴愈長揖
 謝諸生百年蚤自樹青鬢條華髮落空嗟咄實
 學戒還珠空談陋飛塵賢聖真吾師富貴何足數
 不見朱門宰滅名疾桴鼓不見陋巷公簞瓢照千
 古以茲感長嘆吾黨復誰與良心耿以微傷哉摧
 斤斧願言慎萌蘖坐見戎渠枯

遊金石洞天

我聞金石名十旬不得往一朝驟鷄駕駕鷄駕子招鶴
 然諧夙想紆迴緣澗入步履謝塵鞅欽崎壯或疲
 石翁翻慨慷飛瀑忽潺湲驚雉時兩兩幽事已
 紛翹然見巖厰蒼藤擁谿訝白日遊罔象磐石對
 洞門坐憩聊俯仰浮雲落酒杯青天恣高朗路轉
 鳴泉欣然坐泉上流觴酌其波一漱煩襟盪始

憐靜者適世外窮紛攘日晏理歸策欲去還愴悵
 新泉解送客山靈眷幽賞洞淵新流適至隨人出山開譙石翁
 莊江流豁莽沆燈火夜歸城清夢餘倘爽

北橋小隱卷為劉劍石尋翁題

忽展北橋卷心馳東海陬高堂俱白髮遊子仍滄
 洲感之三嘆息匪為羈旅愁所幸翁能樂五馬歸
 林丘北築橋山麓開園沮水頭綠草共芳春明月
 偕清秋百年此亦足奚必公與侯阿即仗忠信投
 荒頗未憂從君即順親安往非悠悠君心會當豫
 親願亦終酬歸奉板與歡應夢南濱遊

贈李節推關號野巖別號恒愚

犖犖野巖子恒慕回如愚慨然以自勗而期反厥
 初世人鑒真性華眩而巧視遂令淳風頹世道江
 河趨尼父從先進終日顏與俱子如生是時良亦
 聖人徒柳州南服微野愚篋未祛復賴子為政坐
 見躋唐虞天涯偶傾蓋契誼春融敷駉達寓相憶
 秋風起蒼梧

龍泉書院用韻為石東橋邵伯賦

精舍此山陽深院掖迴廊教依安定受書繼鄴侯
 藏龍門遷客至秋日高雲涼既登萬卷樓還憇會

詩生慨然古哲想矣流風長願借蒼梧友而同
鸞鳳翔我未嗟落公能日相將扁舟來不厭神
襟那可忘宦况同蕭散世情任否臧公看天上雲
浮游本無常

送白堯山同年

別黃金臺今會蒼梧縣人生渺難期世事浮雲
變貞心一以移岐途良易駘所以志士堅不為貧
與賤

高州城改作南門郡伯王溪石年兄邀同登
度有作

宋恭

遺稿卷二十四

三

嘉靖甲午臘月十二日高州城改作南門
編竹為橋運土築臺郡伯王溪公邀同登
度時日已夕忽見南山燒甚奇頃刻變態
平生未覩諦觀不忍舍去因坐橋上呼酒
共酌顧影復見明月慨然嘆曰此三絕也
乃相與究白沙陽明二子緒餘高明超曠
心神欲飛時漏下已三鼓矣起步新堤
風淒露潤飛蓋相隨俯仰嘯歌遂成極樂
且曰百年之內此景此會可復得乎庸短
賦以志之

城南視新築忽驚山燒奇如霞復如電為矩仍為
規又如龍蛇驚變態極遊移諦觀坐竹橋呼酒固
不辭霜月已流景光彩互相馳顧嘆真三絕百年
寧復期

遊東溪小瀛洲 有記

暮出城南門江渚繫蘭舟悠然會我心來登小瀛
洲涼風動茂樹明月寫湍流宇宙稱奇勝茲島獨
兼收俯仰窮睇眴况復臨中秋寄言同調者莫負
登瀛遊

高州道中即事

宋恭

遺稿卷二十四

四

幾日行原野彌望徧蒿萊江南耕地盡山鋤良可
哀塞路卧當路往往古木撐江北新草竭烹飪棄
滓煨生理殊南北盈縮異物材安得驅貧民百萬
聚栽培驅車入陸川忽令心眼開村村秋稼熟刈
獲黃雲堆頗聞流移聚畜牧還喧騰隣縣只咫尺
豐歉詎能猜願言告司牧時課農桑來
迎養卷為徐司訓題
節孝凌遐軌雲仍嗣好音寧以千里道而違寸草
心絲衣動靈宮白髮盈華簪一顧慈母顏永忘悲
子吟逐客滯高涼感此思彌深

霞洞村庠縣陪石郡公行紀述

交晨出東郭駕言霞洞尋玄雲歲已晏搖蕩如秋
陰郡侯導朱蓋遷客隨青衿匪也事盤遊建邦古
所欽行邁遵新陸瞻瞻意彌歆路轉紆平原寒日
綠草深村童時聚觀未識官府臨鳴騶指射牛牛
餉歸豐林池竹映蓬茅忽感幽居心前旌憩荒堡
更薦何生驚巍峩訝絕奇云即霞山岑迤邐循其
麓倏然日西沉窺帷見新月欣然動微吟入竹舍
崔氏月落星轉參山靈若有相天宇散零霍朝日
蕩春和周原復陟欽辨方爰正位山川如帶襟形
勝肇開闢城郭乃自今岡頭久延佇歲嘆思不禁
願言始牧者作則貽徽音

送別石郡公六首

有鳥辭閨風孤飛惜羽翰幸逢琪樹林棲息清陰
寒天風忽震撼移樹蓬萊端咫尺不可託川路浩
漫漫

漫漫何所極颯颯增離憂憶昔歌鹿鳴蟾宮同
游中間兩契濶聚散秋雲浮寧期瘴癘鄉得復侍
公遊故情多感激新歡更綢繆以茲重別離匪為
兒女愁

綢繆豈歡昵感嘆惜居諸敦言同心好同氣或弗
如每飯必推食每暇必過于至論啓蒙蔽珍敦重
璫璵永懷王樹倚况此漂泊餘一旦成參商胡能
不嗟吁

嗟吁忽惆恍自昔重離羣軌範日以遠箴規那得
聞中夜起徬徨追隨電海濱夜共三橋月旦繞湖
山雲所過總興感明發遽已分願留白日光庶以
永夕曛

白日自不息我情亦與同公如為虎嘯我願為風
從人生諒有期乾坤浩無窮奈何同心親聚散恒
匆匆一嘆三墮淚躊躇立邇風

躊躇復躊躇驪駒已在門頻頻抱愚衷猶願獻一
言公負聖賢資同志所欽尊真知期勇踐懲忿斯
立根再拜長路岐此意古所敦

心遠

心遠厭世紛僊舉歛彌留真想眷蓬島逸跡超崑
丘梁木壞為薪黃河咽不流藜燈炙校書會逢元
祿遊

過興善寺有感

春陰晚忽開夕陽明高樹渠草漾餘輝悠然與

遇馬遇神如逢舊故自予歸神日從師此
講聚童冠十四五握手歡遊步回首三十年
忽如夢寤少宰今云徂朋儕散隨空宇尚風
昔躊躇不能去老僧八十餘彷彿記頭顱百
年憶與沂水春風路

遊靈谷

薰風負遊陟新涼出東郊朝陽正熙景言過無名
橋岡坂隨下上林莽欲蕭條下馬拜神烈陵樹鬱
岩堯出郭行已遠塵井仍煩歎趣騎入靈谷一望
何蕭蕭深林夾廣路爽然神已超層陰暑全失
文恭公遺稿卷二十四

七

午露未消好鳥鳴相引玄蟬聲轉嬌
荻沼忽當門鐘磬落青霄月泉空方丈雲深不可招
脫屣登浮圖起忽凌風飄俯視鍾山松絳氣相招邀
乘風過平麓荒臺漫寂寥名泉已汔汔靈響尚嘹
嘹小侯畫額壁猶有龍光搖坐憩無梁殿水壑銷炎
燄疏卧筍簾此意誠器器山外忽為雷涼颼送歸
鏤夕陽澹高嶺詠歸難山樵獨遊良自適寄言謝
僚

遊牛首

經年望牛首城南時雙壁忽枉京兆招
追隨隨

客出郭已幽勝篋輿在山卷秋高萬木踈天淨流
雲碧原田復美稼年豐稱遊適峯回見秋嶺路荒
多虎跡高閣嵌懸厓層砌梯危石天關開佳會聞
雲護綺席戶窺窺塔影倒懸共驚噴東峯舍身
西洞辟支宅擘衣窮絕巘俯視長江迫松風清石
闌草徑留巾烏環坐各傾尊良遊衆所惜回首都
城遙淡煙日欲夕涼風捲飛蓋風塵靜歸陴咫尺
孤獻花更欲偕三益

挽譚北鵠

昔予過螺川拜公雙栢堂公時適遺恙傳命何慨
文恭公遺稿卷二十四
慷慨節金陵城握手烏臺郎為公報平安紙書手
自將睽違未十日計聞來倉皇跨馬疾趨吊驚恒
惻中腸懿德重鄉評庭訓朝朝綱封章已照耀
冠珮行輝煌胡然不少待騎鯨遊八荒寒風飄郊
原層雲愁蒼蒼後來訪遺行竹松間北鵠

送周覓峯考績東歸

君家五峯北我住方巖東托居既不遠營道寧
同洙泗一脉微瀝洛遠相通後儒多苦心大道自
昭融要訣惟慎獨衆言紛蜩蟬孝弟培其根窮困
堅其鋒邁往無停轍參兩收全功人生七尺軀難

保百年終自立不蚤定
幽谷多芳叢會須返故
月石上吟松風萬態俯
新祠麗澤聚高朋俊仰
夏曹春日言集僚友采
資佩玩永要歲寒分韻
司馬公休曹遷史謬通
客是時春氣溫于于於
几席會率意俱真與到
起高格流光易蹉跎朝
志空狼籍慨湖真悵悵
予幸附三益薄言攀孤
梅而我獨為相用比歲
枯槁四子同敷澤萬卉
草木資挺挺屬貞白胡
坤豈不廣舉步甘跼跼
慷慨激中腸無為達士
陌替盡苦不常相期在
登屏峯

偶過屏山麓遂陟屏山
始疑山削立一上若平

田千峯遶城郭兩水夾
北延肩足抱吾居體勢
乃金尖山川古融結風
裏會聯綿俊仰忽與感
永懷陟岵篇斜陽眩西
偶行書院後遂登牛峯
青青谷中麻亭亭隴上
窮悠哉陟岵情歎歎登
長風

宿黃花澗眺遠樓
夜宿眺遠樓恍然卧雲
晨百年此閑韶鳴金而
林麓

拾麥嘆
流移何紛紛提携日滿
者山中草已盡榆柳葉
聊且燕冀入齊魯千里
婦前搭老人拄杖隨稚
甕無土直無車或負擔
性命同犬馬見此傷我心

感頰淚雙下曾悲詩存

亦嘆城春緒爾生何太似我憂良莫寓春秋書
不雨未有春歷夏詎意今恒陽十月未沾灑爾本
拾麥來麥稿如燈地就令掇其根終日不盈把何
以慰爾心天乎實命也顛顛氣欲喪往往就簷
居民慎勿嗔吾寧受渠罵忍心至此極而猶不相
設菜色猶可觀柴瘦空兩蹠匍匐視瞠然愁絕咸
不及瀉仰天為渠呼生計還誰惹少壯或苟延老
弱瘠庖庖死別還生離粥兒更賣姐就食復遭此
痛心如剝刃賦稅倘有歸來仍敲打念此欲邀

哭人心將解瓦本固斯邦寧安民即純嘏聖德

冒海隅此意即廣厦我歌難重陳君子視風雅

輦華城謁行殿辛丑歲序上康

沙河青蒼莽行殿今崔嵬煌煌四門闢肅肅萬

來來但今聖躬安豈惜民力頽春雨還秋露庶

勿生蒼苔

出昌平北門

秋日麗春和聯鑣出北郭怪石紛鴟蹲羣山競龍
躍我皇敷孝思七陵煥丹雘陵門峻擎天金
華何灼灼戒石止驅馬神路恭遵逢松檜雨露深

十里垂翠幕百獸候設衛文武列班爵連岡疊青
松重橋垂玉螭嶙嶙山東蜿蜒虎岫西聯絡萬峯若
天馬北峙爭噴薄周遭似蕪城南面同局鑰
文皇儼中御六宗侍兩廊雖則同範圍而各專
丘壑寶氏昔居此五桂爭蕃若王氣自古雄靈閣
乃今擴差戕黃屋麗掩映青山錯壽陵更偉觀
蓬生隙末藥日晡紫氣生奇巒轉暉曜此景非人
間丹青信寥落瞑色赴康陵還上陵上閣

送葛與川同年督學河南

璠璣豈不貴弗以飾豆蓬董學豈不尊良以界才

賢我我與川子省試策英英先再舉登明光鵬翼附

青天質美學更充儕輩倚與肩南宮司儀制典禮

何周旋抑倖魔萬鑑清聲振八埏中州天地會王

氣故迴遑河嵩嶽地紀人文蔚以宣皇皇多士宗

非子誰宜前吁嗟世教衰鉛槧爭醜妍本根日莫

削枝葉競翺翔狂瀾正不已砥柱胡可偏正人國

元氣彼哉徒喧闐培養維子賴校文亦幾幾二程

雖已遠邑里尚依然流風一振作此道詎無傳金

臺此為別白雪照離筵願保歲寒心同光已丑年

送劉汝靜遷廬州別駕

出處本無常東西何定轍昔我謫羊城子適持龍
節相逢增慷慨清談皎冰雪聯舟過七星復鼓蒼
梧棹行止一何優彌月不忍別十年再同朝懷舊
喜未輟子今復謫居感嘆何更遑自厘離索悽
為升沉慨磊落男兒身天地相參列名位何區區
而以挂齒舌不見古達人耻為纓綬性命苟目
貴外扣管蠅蟻去去倅汝寧冲抱固所說仕學如
登山回首陋丘垤太守望湖子吾黨推英傑節推
賢山君忠信而朗澈皆子同袍彦政學堪劇切廬
人知有怙一時萃賢君侃侃松石翁憂國心如結

東坡先生集卷二十四

七

劍履卧東山醜虜何恃滅子歸奉壽觴為我稱
案

晚坐丁香花下思兒甫

新月坐花陰怛然傷我懷我懷豈不適甫逝誰與
偕香風忽被面音響何相諧攬水拭涕泗強步遊
前階

謁大方伯馮形山寅叔因為壽

停舟古泊鎮時維暮春初興念先君友節彼形山
居南指李道灣時日疾馳驅箭然見林樾青雲覆
其廬公方儼在門一見驚且啖登堂問先君感激

重欷歔焉別幾時忽忽三紀餘歷數當年友一
別竟睽踈我公晚獨秀凜凜持廉隅大孝慕終身
松楸陰庭除城府不見面清風激塵裾儲薪手種
樹給讓自耕會構楹祠董子庸以迫後儒陸馬終
成福公昔有孫還讀書公門無幾陶氏天運如箭
環有卷必有舒情深日已曛秉燭言歸與風恬夜
解纜結戀良躊躇頃更忽報公奔奔追鹿車是時
明星爛蒼龍挂天衢感此泫欲泣高誼輕璠璣此
地場家匿丹青良可圖公壽正七旬願公南山如
百年交河路一過一掛起

東坡先生集卷二十四

十四

鷓鴣門別孔文合督學

惜別釣臺渚還過鷓鴣門材木敷嘉蔭人家靜石
垣對此牽離緒把袂竟無言相逢便三日依依憶
寶山甲辰送別寶山寺亦三日

和朱芝山郡公韻題康輿之

川原渺千里芙蓉鬱以芳驅車入秣陵回首臺春
塘自昔休文翁為郡在東陽山川入題品遺蹤餘
莽蒼乃今芝山子登樓再舉觴翰墨有冥契悟
齊川莊八詠留清風一覽遐遐荒高士相後先嘉
蹟同不忘

行遠登高詩贈陳南江同年

南江陳子之以地官擢守建昌也同年友
松谿程子羅江陳子東泉林子相與錢於
雞鳴之山慨聯離之數感今昔之殊談無
長語飲有餘情羅江子遂以行遠登高命
酌僉曰斯語也事切而意博可以勞馬可
以勗馬可以祝馬一舉而三得矣迺起凭
虛陟梵閣延眸逾遠光景益奇林暝鳥棲
籠燈露坐痛酌劇談充然各足忽漏下二
鼓矣南江子推命酌曰待月於是復皆大
笑按掌拂衣緩步迴廊舉燭指點戴文進
畫壁嗟嘆下山而去追惟往會豈嘗有斯
樂乎乃以命酌四字為韻人各賦之志不
忘也

金陵秋色暮翩翩鴈南征嗟予同袍客亦復南國
行行行重行行何以慰離情同袍二十載相契情
何婉所貴在同心千里諒非遠非遠亦復遠對酒
聊繾綣憑虛一騁望廣邈若招招峻嶒興未適起
向層樓登登復登登此意古所矜繾綣意未已
日暮仍周遊展此青雲翮扶搖詎云高扶搖詎

下上與鵬翺

送林東泉同年守廣西府

嘉靖乙巳之夏至丙午夏吾同袍仕留都
者先後至凡十一人皆還客尋相繼擢守
郡者六遠方居其五焉是可以觀吾同袍
矣東泉林子得滇之廣西年最少行最後
時錢之者則愚谷林子松谿程子羅江
陳子裕菴陳子也惜離慨往各徵於詩無
選益堅不謀而合於戲是又可以觀吾同
袍矣東泉子曰敢不敬共以辱同聲還抗
手而別

歲方一暮六送同袍客錢筵未終竟君還六詔
道六詔天之南迢迢萬里餘君年甫強仕壯心何
壯哉君已桑蓬志寓內何夷險吾道苟可行誰論
陋而遠祀酒為君歌源暑薰風生竹莊會相見勞
問還同情

留都送太宰張西磐公考績北上將遂歸臨
汾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秋七月南京吏部尚
書臨汾西磐張公考績將還鄉金陵士夫

傾城錢送公在諫垣朝有拂士為巡撫邊
有巨防入總內臺百僚嚴憚今起留率四
海祇歡公勲庸無俟某言而某亦以疴自
禁不能復有言也顧某辱公通家之後聞
公宅居石磐口嘗構磐願禪洞自適中有
青山白雲之亭磐野清風之閣孤雲野鶴
之臺登眺燕休無不如意或陟前山觀野
流硤滴珠厓漱齒濯纓盡興而返出處進
退無往不樂矣某聞而慕之為賦小詩四
首公歸之日明或戶於一視則小子亦如
道稿卷二十四
侍公清風雲鶴間一何幸也明日舟發
渚願執權以送公入七言絕句
野流硤
終日寸寸流心止流亦靜空山復何有流水見真
性出硤功斯溥率土沾餘潤
滴珠厓
厓前剛一滴晝夜明珠落時至靡疾徐元氣自斟
酌于焉識盈虛小智徒穿鑿
夜坐費少石芍藥軒
主人明月安卿雲如有約忽聽鶯花聲為我置紅

樂四壁開爛熳燈前感今昨清興無如何齋居聊
一酌
甲寅夏至齋居詹府有歲
齋居仍舊暑僚屬又新官管花今日開雷雨帶曉
寒少坐懷徐生長房供茶焚香哉真襟悶好鳥在
簷端
秋菊有佳色
菊本東籬種誰移白玉堂華卉知物色而況列冠
英欣欣吐蕤馥黃金間紫霜差池列庭宇高下皆
文章主人歲寒心和露掇其芳慨然思彭澤寄適
即柴桑
郡憲郭東野見訪山中因海上警報即旋旆
寄謝
鳴陽出郭堂白駒賁空谷對雪正開尊誰報海波
促浩然不可留三徑負松菊明春尚可遊十峯山
水綠
無題二首
有始必有終無聚亦無散大塊終銷歇萬形皆漫
漣灝氣遊太虛元會猶昏旦哲士雖達生無生亦
奚患

誰合陟此情。愉快不能揮。自傷寸草心。其如三春暉。兒今列鼎食。母已重泉歸。此情烏鳥識。夜夜月中啼。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二十四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二十五
七言古詩

贈張石川

弱車誰復辨驪黃。雙袖東風別帝鄉。
惜命達可應造物。調人忙滄江。夕日仍帆影。清溪中宵自劍光。况是天涯同作客。離歌聲裏意偏長。
三涯歲月今何許。滿地榆錢落風雨。漫漫况復柳飛花。顛狂掠亂。多情緒。柳飛榆落。今未歸。更忍送君把酒危樓。慨呼向君笑。知君與我本同調。

贈黃石龍

昔年公為尋幽客。曾共靈臺掃石。今日公為觀國賓。幾追。屢場芳塵青燈夜雨。今昨。越水燕山曠綿邈。回首。驚近別離。拊膺。坐誰能知我。人歸路正漫漫。停軒方藉公指。南何哉。公復金陵遊秋風。颯颯思悠悠。方今臭味誰相似。防明。甘泉南洲子。四公蹤跡天西東。論議萬壑皆朝宗。海內名士爭扼腕。笑我落落。頑如我。願為雲公為龍。四方上下長相從。咄嗟。人世等浮萍。高歌激烈天為青。

金華道中

我昔出門木尚青。黃花未放秋未深。我今歸來木
盡凋。黃花欲殺風蕭蕭。木青未落驚轉盼。花開花
謝年年換。獨有遊人去復歸。頭顱依舊不曾變。生
涯到了知如何。一週甲子半蹉跎。不頂感慨傷懷
抱。且復臨風一嘯歌。

送董文明

迂路循黃玉臺。已共矢心酬旅食。一朝望雲思
不禁。飄然又作歸客。草堂幽寂坐橫經。山北山
南隨所適。華嚴殿。不受羈風塵。有夢相追迫。禁
名於我何有哉。太虛仰視浮雲白。齷齪可嗤聲利
徒。耀紫誇朱聲價貴。君家伯仲好風流。身繫是纓
心泉石。五月歸況不可留。薰風浩蕩催行色。一尊
慷慨不勝情。離處何處聞吹笛。

茅溪詞贈金崇郊

茅溪之水清可掬。茅溪之茅堅比竹。主人愛溪次
對溪。誅茅仍以茅覆屋。我聞溪有千仞淵。鯢鱖不
生蛟龍潛。神物豈應終輒軻。風雲會合在辰年。

送項甌東同年之南都

美人辭我金陵去。楊柳欲折已空枝。長郊寒雲生
馬首。離歌未斷先相思。憶昔同升歌鹿鳴。十年航

常相親。今年看花復共饗。應是平生交。不可
華旅食。同朝暮。正期共探崑崙路。何哉聚散不可
常。爾可遐逝心先泝。同袍貴者此心同。哲人雖遠
遺高蹤。青年努力各自愛。莫教白首徒龍鍾。

送王希說

黃金臺上秋風起。鴈影離離聲墮地。美人家。伶滄
海東。思歸一夜心千里。明月樓頭邀我登。起舞高
歌長劍鳴明朝。首煙波隔清宵。月出兩舍情。

送戴錫之

君家第華皆將然。萬方欲乞胡兒開。幾世分符環
寶婺。此日承蔭辭金臺。潞河秋水平於席。一尊送
子河之側。輕帆帶鴈入南天。相思起首秋雲碧。

送胡元峯南奉常

瑞雪初霽長安曉。美人直指金陵道。叩門辭我適
病鄉。天涯離別成草草。客邸比鄰情獨親。知吾古
誼非世人。世人結交爭結面。丈夫契合元有神。我
有雅操期君彈。君今去矣吾道南。長風萬里雙玄
鶴。何匹比翼青雲端。

送毛叙卿赴高州幕

長安一雨欲生秋。薰風撲面寒飈颼。有客騎馬過

子別南向高州萬里遊主人留客共一醉大笑
然祛愁思人生富貴真浮雲天北天南在適志

送蔡鶴田同年之南

與子兩同袍青天何處雙飛翱一朝又作金
薰風吹袂暑雨高南官葵雨鍾山麓東望天
雲錦蟲歸及霞翁慶壽時願為我致長生祝

贈楊汝孚知興國

滌山前泉水上發源天柱碧而寒萬頃潏潏
照琥珀波浸青林巖美人獨抱丹心立濯纓此
水仍彈冠一麾遠作湖南守肯嘆悠悠行路難

奉公遺稿

贈王麓泉同年使寧夏

流泉五子使關西朔雲黯澹玄風凜男兒策勳
萬里腰間寶劍一鵬鵬龍函勅賜奉天殿脫
承旨大官宴九重宵旰切邊陲甘陳功罪早

須辨皇華古昔空谷韻司馬山川豈漫遊陽春
爾觀風疏賀南山北胡塵收

棟塘為李六峯迺翁賦

棟塘千頃夾岸清棟樹百尺雙蓋擎隱居築橋通
流水日止清蔭孤琴鳴千峯環繞畫屏列中有
峯更奇傑峯光水色領不厭世間貴

塵那復枉頭顱羨爾高才綺徒朝川已隨摩詰
發誰為我致棟塘圖

挽陸大使母

陸母精英鍾神現東坤鵲爭先發紅魚風起芙
蓉歇慈烏啼盡霜林月吁嗟今何如芳名千
祀龍舉俱

送張希程同年歸省

衡嶽湘江思壯遊黃州況有月波樓高東望見
石柱石柱山下玉泉流張子日飲玉泉水直欲洗
心非洗耳峻嶒奇氣橫九州揮霍文光照萬里芳

文奉公遺稿

繡我我登霜臺高歌同調青雲開故山忽動松根
念上疏金門歸去來一日乘驄生予別駕言南征
在明發我驚載酒亟叩門坐共清宵落明月玉泉
玉泉爾今歸明年逢爾芳草時只今聞闔坐堯舜
肯使密勿虛舉焚

贈賀覃溪典學五河

寒雲獵獵風蕭蕭美人欲往錢之郊郊原楊柳已
搖落猶堪折贈冰霜條廣文先生有道者覃溪賀
子意蓄蓄我曹但保冰霜志坎止流行隨所遭
送來子禹尹奉新

黃金臺上青雲客暫飛雙舄大江西秋風相送都
門道旁秋草碧萋萋欲別贈爾龍泉劍爾今海
內文章彥大匠豈徒飾輪轅勲業先收循吏傳

送蘇德明尹瀏陽

瀏陽水碧明清秋雙鳬萬里來蘇侯頗聞瀏人賦
積首侯仁汲汲先隱憂文靖清風自今古復有張
郎振芳矩不妨乳哺病催科請看歸鴻舊棟宇

送徐世乎同年判鎮江

七月既望月自好忽憶美人明發行美人抗手不
可即碧霄月色還盈盈長江西來抱鐵甕美爾佐

郡開名城公暇登臨應不廢簿書山水本同情

謝張貢士松谿圖

張郎抱病蓬牕底猶能贈我松谿圖我一見之驚
且嘆恍惚乘風歸故廬圖既有神詩復稱昔人空
擅籌筆書兩泉兩泉爾速起與爾共詠滄江虛

初望武夷

崇安橋下上扁舟忽驚天際開金碧怪嘆絕奇問
舟師云即武夷靈勝跡是時雨霽雲初收千狀萬
態無留匿騁望已足償素心何況一一窮攀陟指

點猶隔三十里急湍飛舟只瞬息青厓丹嶂忽在
前變幻詭怪翻怵惕始知畫史只浪圖乾坤久閱
神僊宅今宵艤舟一曲前會須秉燭緣溪入

吉安遊天華山

嶺南遷客情不惡日晴短棹泊螺川趙子飲我清
風亭

緣故人高誼自磊磊少槐傾蓋亦顚顚名郡夙所
慕風烈更羨文歐賢日暮不歸坐感嘆男兒忽漫

過惜母鄉公岸草坐愜懷

芒鞋慣踏青沙路

一步偶然跌坐成佳趣欲挽舟師竟日駐苦為世
網相縈互吁嗟何日諧幽素

甲午除夕與周張二廣文守歲座有梅竹栢

百年除夕自可感况乃飄零俱異鄉逐臣自是高
涼客今宵翻醉蒼梧觴未來世事總幻夢從前陳

迹皆亡羊。正須傾倒忘爾我。何用慘怛悲。退荒伯
坐更憐梅竹。相論心。偶聚周程張。緬懷同姓貴。同
調明亭一。參還一。商鼓吹。喧闐開督府。燈花爛熳
搖空堂。頃。史明發。盡添歲老大。無聞徒自傷。諸弟
環集坐感嘆。高歌激烈爭昂藏。此夕此會堪記取。
萍蹤一別永相望。

送張兩江還陵水

繫龍洲前送客歸。蒼梧岡上鳳凰飛。我亦同是天
涯客。附鳳攀龍未可得。離情黯黯碧江干。君今此
去南海南海天空闊。海風寒。九。翩翩惜羽翰。遲
爾同食金琅玕。

自梧至藤過七洲

海上十洲渺何處。我今等閒過七洲。石龍萬丈穿
地底。時翻碧水騰蛟虬。榻托聯表蟠上游。思思
化屹中流更有長洲三十里。蒼茫遙接繫龍頭。

泊藤縣有懷期再建浮金亭

偶來蒼梧十月住。扁舟今泊古藤州。藤州昔賢多
眷賞。我來回顧獨生愁。東山浮金空廢址。何處還
存江月樓。表章自是開風化。留詩作記待重脩。
江上漫興

昔人放逐一何悲。我今放逐還獨喜。好山好水來
無窮。捲簾盡入孤蓬裏。江風澹澹秋更清。沙鷗山
鳥皆吾情。明日更尋勾漏去。洞中吹笛到天明。

梧岡寅兄督賦南行適寅陂功成喜而奉贈
王丞潯暑舍郊垌萬夫築陂不日成。老稚歡呼四
十里。爭隨新水到南城。嘉禾萬畝回枯槁。藍田哦
松安足道。金陵暫去民遮留。秋風願挂歸帆早。

喜重會師觀令母八旬因以壽

昔年共對蒼梧月。今宵同聽青筠雨。虛堂明燭坐
感嘆。酒酣呼劍欲起舞。羨爾歸來自武當。刻石峯
頭壽阿母。南山長日在高堂。珠璣紛紛何足數。

題趙白溪卷

白溪之水白泠泠。白溪之石白齒齒。披圖坐玩者
何人。羽扇綸巾白溪子。煙月悠悠千里明。煙波泛
泛一鷗輕。眼前總是白溪勝。一聲長嘯溪風生。

松谿口號

松出石間谿覆陰。谿流石下松澄影。松耶谿耶入
不知。只合携家住斯境。
松出石間谿覆綠。谿流石下松如沐。天然奇勝自
山中。此是松谿真面目。

與李朝一話別

依依霜菊抱寒香。摘花泛酒與君嘗。明日萍蹤又南北。對此如何不盡觴。月明後夜風淅淅。獨卧空堦松影長。

壽兩河孫翁

七月七日秋氣清。雙星耿耿對河明。中有丈人長不老。夜深南極光相瑩。翁居兩河無乃是。上孕精靈下舒浹。不然何以誕佳期。鵲橋歲度天孫至。烏紗鶴髮顏如酡。千春還聽賓筵歌。歌獻南山廣魚麗。醉看桑田生碧波。

宋公遺稿卷十五

十一

長短句

夢靈效夢

大人謝政凡六年矣。溪山之樂尚未有聞。十峯雖寓以號而未嘗一訪。或者諸峯之靈不能無介也。得無夢以達主人耶。因述其意如此。大人其有以慰答十峯者矣。

詩贊青松。清淨幽巖。十峯環列。主人中樓。主人朱綬。天朝客。末年五十五。先投歸。今然照雲谷。餘山

欣故知無夢隨。朝列有兒著舊衣。主人或不樂。然在山間。俗子煩應酬。虛糜費經度。十峯之靈。穆

知主人見此。不滿相率移文。移文恐涉北山嘲。夜溪吹夢落層霄。主人十八遊庠校。二十舉明經。三十成進士。鳴珂揚帝庭。主人當時家未饒。自言須食大官庖。烏紗未試。張矢志。自言須繫黃金腰。

得此復何願。學道希王喬。主人素心今已酬。胡為皇皇猶自勞。我輩被虛名。累歲不遊遨。風晨與月夕。默默勞相招。主人豈為兒孫謀。兒孫之計不須

愛。我聞時言亦不俗。兒孫自有兒孫福。勤儉得已。有餘驕奢百倍猶未足。祖父當年計錯錯。兒孫

未惜斗與財。祖父當年惜糞土。兒孫未識金與玉。

祖父衣綈袍兒孫破錦綬祖父飽饔飧兒孫厭梁
肉若教祖父還見之應悔生前用不足君不見漢
唐百戰之山河獻宣不守終歸他堂堂天子有興
廢安見人家長不磨所以太白言胡為勞其生但
須終日醉顛然目前極我願主人驅塵慮青鞋竹
杖尋幽去或登山或臨谿挾詩筒把酒危開圃築
亭延故誼歌風嘯月無停時人生不樂空自老千
秋萬古無還期主人今已近耆年百年只少四十
三四十三年駒過隙如此僕僕真徒然從今勿問
冷從今勿求田田舍子孫當可置百歲主人誰與
添生業勿復遺著意留朱顏自精還目散千金未
足憐山靈語畢踏羅拜明日谿山遙相待主人覺
來東窓日正升但見腦中潑潑幽興生

松谿主人新構書院於谿之左為講肄游息
之所甫成而主人三遠行矣臣知松谿之
靈不能忘情也今年見沮塲屋買棹東還
無乃谿靈假手斯人以當移文耶然則主
人亦可以自慰矣遂賦小詩以述其意

松谿主人初成松谿主人忽遠行燕臺直走四
千里奮身自許入承明胡我這物調人忙康衢咫

尺逢羊腸無乃谿靈有深意欲我未受榮名報
成兩未居池成爾未漁誅茅新卜築風月經年虛
就令通籍黃金閨玉堂未必草堂如登山臨水天
地濶鳴珂振珮機穽隨不如抱璞且歸來草堂對
景尊常開賓主相歡諧夙契藏脩更老經綸才叮
嗟如此歸來真不惡他日名成重訂約

送胡太學

切切風色寒離離征旆促遊子將何之駕言千里
轂賢關關四門趨者如雲簇男兒懷遠脩豈得戀
鄉谷嗟我與君本同升君胡我獨先行野梅江
路遙相憶金陵片月與誰朋願一努力樹明德英
雄磊磊豈但科甲流芳聲

七月既望與兄步月門外景甚佳因憶東坡
前赤壁之遊亦此夜兄命割雞溫酒樂之
喜而有作

甲申七月既望夜偶憶東坡赤壁遊赤壁當時亦
此月棹歌擊楫泝清流我今山中對此景望公不
及空悠悠吾兄好事便呼僕割雞沽酒相歡酬為
言人生貴得意何須勝槩始延留東坡去已久赤
壁亦荒丘惟有清光至今千載浮把酒臨風思傾

到明年見月與誰傳

內兄潘壺南生日

雙溪有佳士好臭佩蘭芷心宇湛空明人稱水壺子水壺行年三十秋文章落筆凌蒼虬未入明光時未遇功名豈為水壺憂蓬萊八月函絳氣丹桂飄香滿天地瑤池僊母獻長生不覺蟠桃只餐桂我聞月中桂樹八千春華茲飽收露精願君蚤折和砂製丹餌服之歲歲延脩齡

十三夜苦月

昨夜月弟兄握手相歡悅今夜日孤舟耿耿向誰

文恭公遺稿卷十五

十四

說此月元無今昨殊何事人生如離別人正別月正圓月光不管人離別相思兩地俱茫然

對雪

旅宿呼童晨啓戶忽覺戶外雪已深主人驚執披衣出但見晴空玉屑何紛紛紛紛粒粒還片片頃刻萬物盡掩面東家西家柳絮飛千樹萬樹梅花徧四顧悠悠接天台恍惚乾坤同一色野鳥田雀似愁饑啾啾古樹枝頭立是日富兒啓歌樓煮羔羹酒樓上頭金釵玉面歌且舞寶爐獸炭春光浮開窓駭囑助佳景更掃屋簷歸茶鼎不愁醉倒只

愁醒昭明孤表長醉獨憐貧子決不問家室
屋瓦無煙不信人稱豐年瑞豐年未見先做寒
嗟對此情不齊富者助樂貧助悲安得均濟蒼生
無貧富處處三冬快續合哺嬉

破鏡篇為江叔通作

君家青銅鏡傳是秦宮物遭歷數千年面背紫花蝕一自歸西泉護持如拱壁夜藏玉匣中曉置蘭粧側兩手捧一照纖塵輕拂拭我亦好古者見之三嘆息一朝鬼不守墮地轟以折西泉主人驚欲呼駭汗滂徨面無色恰如貧女失玉釵又如珠翁

文恭公遺稿卷十五

五

老蚌還我開眉為蟹舍皇問主人主人不言但叩臆如云傷鏡傷我心我道西泉子玉寶誠足惜成敗無亦有數存天地日月終幻迹且如秦始皇聚寶光咸陽當時咸陽寶物皆煨燼誰知此鏡今日尚留藏先戒後戒良有數得耶失耶誰主張吁嗟此鏡今棄置從來玩物亦喪志殷紂周鼎安在哉請君寓意勿留意君不見破甌之子遺青編感此遺君破鏡篇

戊子歲除惜月

今年天上月惟有此地圓主人有月癖開窓一見

心茫然恨無萬丈梯。平步可登綠。又恨無兩翼。直上雲漢邊。仰面不忍看。低頭空復嘆。如此清光。照我復幾回。一回一賞。千年萬年亦有限。千年萬年亦悠哉。但願對爾長銜杯。我欲道我意。中事愧無白也甫也。跌宕之雄才。飛揚跋扈。不自止。月乎月乎。與爾同生死。試向中天發。大斗廣寒震動。姮娥笑。

送俞雲窩尹德興

先生少日豪氣吞中州。文章落筆驚鳳愁。中年就難命為仇。疾徐自古非人謀。不見老驥風清殊何。大恭公遺稿卷十五
必昂昂汗血駒。不見大鵬晚圖志。鷓鴣空復早棲。安宇宙浮生貴結局。眼底區區休自足。疾勿用喜。徐勿悲。世事從來有翻覆。先生久卧雲窩深鑿池。種樹雲溪潯。今年強了。浮名債肯為儒冠負。此心憶昔客途借去來。霜輪月棹相徘徊。十載悠悠成一夢。如今復遇黃金臺。所以今朝別賤子。思獨襟耻折楊柳。贈願為慷慨吟。驪駒發清曉。去去德興道堂上。鳴琴有好懷。千里緘書須及早。長安乳燕正參差。薰風日長綠槐枝。別筵對此情無極。請君勿復辭金卮。

用韻贈周安山知達州

人稱周子拙。我道安山好。一官萬里自悠悠。雙不緇從崎嶇。吁嗟利鈍匪人謀。貧賤豈無厭機巧。君此去堅初心。廟廟山林勿復道。

孫季來太史以扇詩題贈

季來持扇畫我題。平生未解工臨池。元方況有伯。泉畫聲名未許虎頭齊。春風搖碧草。怪石俯幽溪。一揮醒我風塵夢。何日贈我長相隨。

選田叔禾

自別豫陽子。塵囂想薜蘿。天風吹度江。一見令人。大恭公遺稿卷十五

發浩歌。所嗟會面能幾何。鍾山有夢復凌波。日月苦不多。願子無蹉跎。

題竹泉圖

應子竹泉何處。只十里。清風明月時相通。高枕寒簾何太公。豁乎豁乎。我將歸乎幽懷。正被風塵惱。奈何。見竹泉圖。

送丘集齋侍印督學南畿

長安春。欲暮餘寒勒雪飛。故人驄馬客。抗手綠楊堤。堤路紆且長。馳馬去還嘶。踟躕似解主人意。重感昔年傾蓋時。

送周華州之任

不見蓬萊宮昔時荒草今雕龍又不見桃李枝
葉天爛漫秋忽衰榮枯剝復互相禪西走華州何
足嘆為子慷慨歌薰風明年遲爾明光殿

送薛中離歸揭陽

薛子倡道京師士翕然宗之間有未能信
者乃辛卯秋議建儲下詔獄有欲以中
人誣薛子者薛子濱死不屈語益慷慨有
章心不少動在廷之士咸嘆美曰真薛子
也聞者莫不興起於戲斯舉也無乃天假

裴恭公遺稿卷十五

薛子以信吾學於天下雖無程子嘗謂

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吾懼

人之以名處薛子也薛子行矣抗手編邁

情如之何庶幾此心無愧他日

志士抱忠悃獻疏明光豈知機穽伏翻為讒譖

媒雷霆與詔獄蜂蟬生嫌猜吁嗟聞者共憤激妖

孽光芒正陵歷誰能直薛子當以吾軀易薛子白

璧貞煇煉濱九死眾口雖鑠金吾心惟一是一嗟

見者咸感泣從容就義如山立白刃真可踏金石

真可入蒼天終監臨白日還照耀我皇洞至隱

忽下奉天言非非是是析秋毫無辜有罪誰能

逃吁嗟聽者咸起舞天王明聖超千古薛子薛

子今明農南歸草堂南海東秋高夜靜見明月思

爾獨坐清歌發

送陳應和同年使海外

君不見環海西極濛汜東扶桑南窮赤水北幽荒
渺瀰漫漶天同際十洲三島歷歷如鉅鎡昔人往
往思壯觀駭虬駕鶴窮詭幻我生亦有浮海心蛟
門獨坐窺昏旦縱遊遐騁未有期蹉跎恐負乾坤
奇羨君忽奉琉球使撾鼓樓船驚舸移朝辭青瑣

裴恭公遺稿卷十五

聞夕問滄溟津龍節朱干下絕麟袍玉帶驚天

人尋常漫說登瀛洲如今真與僊人儔芝草琪花

紛可擷桑田滄海迹堪求君當此時試登樓故鄉

如在樓下頭君當此時試一嘯長風吹入故園秋

萬里共長天無遠亦無近達人恒大觀何喜復何

慍傾朝相送此都亭醉歌倚劍窺青冥歸來為我

談奇事燃藜細讀山海經

辛卯六月六日登五鳳樓

六月六日天晶明九重廣內奏工旌金鏤六扉

開鳳閣禁籞偶隨僊侶行複道岩峯登且止俯視

恍入青冥金鐘鼉鼓大上區震擊元來聞百里
紫電清霜森武庫高幢大霧紛無數中有神祖
手執戈摩挲黜黜生雲霧赤纓玉勒開駝鞍歲久
神物何婆娑盡是文皇渡江日萬斛載寶來長
安祖宗英謨耿不滅輝煌重器遺官闕千秋萬
代付神孫張皇廟算恢先烈小臣感激願望長
空杳蓬萊鵲鶴何繚繞仰觀日近碧雲端俯窺
集青林杪平生浪說騎鳳遊我今真立鳳樓疾
須形管紀勝事天風吹骨寒於秋

送李朝信節推重慶

青春送子黃金臺西望梁山八千里梁山劍立巔
差我宛似迎君度巴水巴水深深梁山高劍門古
樹猿垂號君今仗劍司民命無以赤子同猿猴吁
嗟無以赤子同猿猴

癸巳元夕憶去年

壬辰與趙仲立王仲德趙鳴和飲于寓

憶昔元宵對親友酒散猶賡宛轉歌燈光月色如
在眼回首寂寞空長河長河之風何蕭蕭長安之
人不可招仲立亦有金陵客南望還遙遙鳴和我今
距南北對酒空相憶憶昔歌中言曾有相思句當
時二三子有酒不肯御畢竟今如何相思淚浹袍

滂沱復何益慷慨還高歌從今牢記相逢處但對
好景終宵住

賜谷清風為李方伯題

巖巖紫薇伯維古虞廷牧殷周代殊建屏翰同藩
服先生布政粵南藩三十郡縣仰煦育仁已濡枯
桂清惟餐首著舉世皆濁還皆醉嫉公紛紛流芳
讒公也掉臂不回頭桂冠一笑歸賜谷鸞鳳矯矯
出青冥肯與羣鷗爭腐肉賜谷不改舊時春主人
還似昔年貧丈夫彈冠不受染貞心始可追前聞
飲酒尊石上濯纓好溪濱公宅後有唐李陽冰詩
石上濯纓好溪濱

夜泊臨江起步荒岸月明沙白愴然懷我致

清風來其間悠然成主賓人世華皆泡影惟有

無憂是真境谷口青松千尺強歲長一尺公壽等

夜泊臨江起步荒岸月明沙白愴然懷我致

齋因憶少陵風物悲遊子登臨憶侍郎之

句慨然三復遂演其辭寄意

風物悲遊子遊子方萬里沙白月明江水寒荒村

斷岸孤舟艤登臨憶侍郎侍郎天一方白雲黃葉

已秋盡遠水連山空鴈翔

讀王梅邊祭文山先生辭悲壯激烈毛骨寒

疎於戲世固有若人耶其與文山易地則

皆然矣中問載吉水張千載弘毅自燕山
持文山髮與齒歸忽歎歎不自任爰復懷
慨作歌吟之

梅邊字韻翁安福人

憶昔讀公正氣歌誓年不禁淚滂沱今日忍讀鼎
翁辭有心不能為齋客公神遊何處齒髮自燕歸
我有一斛淚欲向清霄揮嗟哉文山齒一齒百鍊
剛奸回見之驚且踣尚愁欲齧其肝腸嗟哉文山
髮一髮千鈞繁化為徽纆繼譏夫譏夫遁逃不敢
覲世人戴髮滿頭願頭願有盡同乾枯世人有齒
甘食肉未老亦落空斷餘我昔尊遊真揚閣拜公
丈恭公遺稿卷十五

子二

祠像凜心顏昨幸復謁螺川前公故里還潛然
問公之藏富田他時尚欲求遺阡不知齒髮猶
存否嘯歌慷慨悲風旋嗟嗟古今百千萬人同泯
沒不如先生一齒一莖髮

慕椿怡萱為翁廣文賦

靈椿忽焉萎空復傳千春遊子一帳望天低南海
濱吁嗟為爾傷靈椿
萱花長自好淑景難芳華遊子日與娛愛日方未
斜嘻吁為爾頌萱花

別翁揮使鳳臺

陸川道逢翁將軍高冠長劍照青雲朝同尊姐夕
同卧萍水之誼何慙慙共探溫泉寺還過東山麓
三日別離猶不忍驅車更共覓村宿明月滿霜空
秋燈照茅屋燈前月下兩徘徊高歌慷慨酣醺醺
吁嗟自古男兒磊落甘苦辛不南走粵北走秦君
看黃鵠自高舉誰能日與稻梁親

甲午中秋

逐客本無愁亦被明月惱山城秋月更孤清夜夜
對吟欲向曉風流謝東山日暮勞酒過東山麓
前待月月未至雲光片片如秋中王郎雖更頗同

丈恭公遺稿卷十五

子三

調幕賓陳郎亦雅如李太尹王五人對飲眼
爭明驚見銀盤離海嶠雲苦相迫佳期天亦惜
屈指十年強半晴去年蒼梧清更劇酒闌感嘆拂
衣起散步偶過溪南氏溪南雖疾足滿庭堆蘭芷
禽魚花石總清絕地上忽散山陰雪興來投杯復
起去閑隨烏鵲繞林樹十字街前倒一壺西人北
郭樓頭還四顧今年此夕此城中明年何地何人
同縱有陰晴月常在人生蹤跡憐秋蓬
西塘別張雲壘翁
未別已惻惻今別將奈何西塘一杯酒白髮映青

沙青沙年年生白髮年年多願翁百齡還我待重
登願壽共高歌予名翁室曰願壽

太平驛道中望夫山

望夫山望夫山山頭千古在夫去何當還昔日此
地多戈兵今日此地稱太平安得四海皆此驛盡
無怨婦山頭立

送車散官鶴峯歸臨川

白鶴峯高幾尋峯頭鶴唳誰知音車君出山還入
山欲仕不仕邀其間君有華髮鶴有華顛羽衣同
潔冠同鮮回頭大笑縉塵客海內空稱雙謫僊
文恭公遺稿卷之二十五

東阿

當年阿大夫祗以虛譽烹惜不逢今時虛譽即公
卿嗟嗟大夫吾不願爾卿不願爾烹願爾直道而
君明

三歸臺

東阿城南過旁有碑臺迤西二里傍山下

三歸臺臺何處齊宮故址盡湮滅爾臺安得猶表
著

黃石公墓

秦夫鹿四海逐公出緒餘教孺子坐令漢勝楚為
公不自為乃教人為今日羣雄誰不滅公猶傑

嘿如當時阿城東黃石岡祠荒荒墓蒼蒼公神自
得我何傷我與子房同不絕穀城山下期相見

奉懷石東橋公因以為壽

昔我十年住蒼梧峯峯環抱滄江孤惟有空翠潤
城郭更無塵埃點畫圖管領者誰東橋文開堂見
山如山上興來策杖携我遊出門無期隨所向北
登大雲山千松萬松真雲間東謁襄毅祠遺像猶
堪震百蠻亦有水井泉一漱毛骨寒東湖大老讀
書處門前秋草露漙漙還過金石莊使我意飛揚
十里龍洲忽對面喚艇更上峯頂望南渡浮橋驅
文恭公遺稿卷之二十五

閱武江流左右宜開府天造地設需英雄建旗立
鎮超今古西過龍泉之書院奎壁樓高藏萬卷龍
門日日向人開藝苑人文誰獨擅有時載酒共登
舟風吟月弄無停休公自知有故鄉樂我豈復有
他鄉愁我別蒼梧今八年追思往事心茫然一丘
一壑有餘憶我翁我翁其能謾翁今春秋臨八旬
我冠健步人驚神中秋歲暮南山宴千觥快飲瑤
池春惜我欲飛無羽翰悵望風塵旦復旦他年準
擬覓舊遊欲傾北海為翁獻寄謝蒼梧山水靈
山國水綠翁名但祝翁年與爾並登臨上下兩亦

高清

和兩頭織織志感

夫君何處一停梭。誰報胡兒又近河。倦客方出吉
囊入鐵騎。夜遁朝還過。不見漢家霍驃姚。躍馬直
看瀚海波。不見趙將軍。一蟲百足空蹉跎。腰佩黃金印。手
把白雲戈。忍見西人坑。更比長平多。千百倉生易
一虜羽。檄猶聞獻凱歌。我願即死邊身死。名不磨
妾校可擊妾亦往。兩頭織織當奈何。

太恭公道稿

卷二十五

二十二

歌行類

愛客歌寄謝俞一齋 陽山

有客有客從東來。衝寒策馬與悠哉。欲訪雲窩不
得往。牧童遙指山之隈。下馬叩門鳥雀驚。雲窩主
人笑相迎。襤褸白貉裘。顛倒烏紗巾。相看執手慰
平生。剪燭圍爐撥殘火。下榻還同信宿衾。薦以芳
尊列嘉饌。况有明月當軒楹。楹前景物清可掬。砌
植春蘭與秋菊。鑿地盈尺作小池。雲影天光時在
目。我心樂此頓忘歸。主人愛客情更篤。陽山先生
主人季風流。難兄復難弟。亦持一尊為我開高歌。
太恭公道稿 卷二十五 二十二

黃山歌

我聞黃山神。僊所都。丹壑窈窕紫翠縈。紆神僊一
去三千年。惟餘舊日硃砂泉。雙溪邂逅黃坡子。忽
焉狀貌神僊似。風神耿耿水玉清。雙碧方瞳垂兩
耳。黃坡子山不能燃。水不能漁。頭不能戴烏紗帽。

足不能上蒲輪車，惟應餐霞飲澗泉，願氣周遊四海，跡稱陶朱左右圖，書三百卷，醉歌一曲，舞長劍，興來拄杖尋崕嶂，磨厓點筆題雙龍，日夕還就厓下宿，幽人聞此振袂奮袖欲相從，人生如此亦足樂，誰能苦被塵緣縛？不見張季鷹，又不見李青蓮，秋風忽動萬壑興，錦袍夜喚金陵船，百年草草不滿意，夢醒邯鄲空自憐，嗟予亦有滄洲趣，羽衣欲挂珊瑚樹，收得島中玉，永糧共君買屋黃山住。

壬辰元宵宛轉歌二首

夜未央，對酒情正長，遙空月自好，虛堂燈復光，宛轉宛轉，斷續還續，願言此夕歡，百年恒不足，宛轉宛轉，惡客苦辭去，迢迢風送折，冷月滿樹，歌宛轉，宛轉清且悲，寄語二三子，來歲空相思。

黃鵠歌為括蒼吳鄉丈

故山首蒼肥，天際縉繖多，縉繖多，烈士歌黃鵠，舉手千里嗟，縉繖兮奈何。

丹鳳朝陽圖為南川陶公

雲綺八尺桂高堂，朱鳳赫煥堂流光，盡圖四海昇

常見蒼梧一見無，乃真鳳凰，日輪照耀天地晴，振翅延頸，若然鳴，恍惚鈞天開雅奏，散入草木祥風生，我聞鳳凰，瑞匪羽毛文章，璀璨虛九苞，亂隱治見德，自貴虞周一過千年，漫寂寥，荒荒南海涯，何意爾來，儀匪為南翁，協至德，千仞高翔肯下為公昔，林居十七年，今皇踐祚，始彈冠，侃侃出處真威鳳，百變快觀青雲端，衆鳥避喧啾，豺狼亦屏跡，粵南郊野盡清平，梧陰滿地竹多實，吁嗟公即鳳兮鳳，即公丹山禹穴遙相通，朝度南溟，瓊玉島夕宿東海蓬萊宮，只今翽泉登重巖，龍飛鳳舞，宜相從，即看彤輝紫閣隨我公，和鳴相應萬國皆時雍。

揮林秋雨歌

秋到禪林，已自涼蕭然，一雨更空堂，簾櫳四面落，冷浪花，樹冥迷，宛江鄉，簷溜滿地勢滂滂，恍疑泛艇入瀟湘，此時此景，意難忘，我行我歌，兒坐床。

賑饑行

去年天旱田無收，今年餓草填荒丘，縣官同此心，憫惻持牒訴省發倉積，大家小家爭奔走，半月不領行，跛倒持囊負，擔肩相摩，綠罔紛如城出，蜚紛

紛得粟皆歸來粟雖在肩無喜色數斗未充行糧
資妻兒盼盼那能給亦有匍匐不能歸倩人梵扶
轉顛危亦有奸胥漏開報冤屈仰天雙淚垂行人
語余更堪傷指點破褐遺道旁來時饑餒復值凍
一蹶不起多道亡嗟爾本期活旦夕豈知出門死
更亟在家尚有兒女啼死向道旁空暴骨嗟吁但
願年歲豐不願官府賑貧窮自古移民與移粟難
救河東河內凶

呂梁行贈陳主政

滄水君本希夷徒纓冠侶俗心出俗一麾來作呂

文恭公遺稿

卷二十五

三十一

梁主公餘往往坐脩竹今年二月聚萬夫斲石一
朝成坦陸彷彿赤松能化羊何用五丁驅金積從
此怒濤變安流作嫂萬艘人尸祝華山一笑我何
有天心詎肯容番覆

二禽詞

結驕山雨盛楊帆江霧黑日短長途長哥行不
得

紅粉傳天桃綠絲縑媚柳放晴歷山館提壺沽美

酒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二十五

文恭公遺稿卷之二十六
五言律詩

送外父出鎮贛州二首

一麾從此去出餞玉墀空節鉞四藩重威名萬里
同時平閩將畧卧鎮薄奇功共喜頭全黑從容到
上公

遭逢吾浙盛一時郡憲七人簡在帝恩偏綸綍承天表

旌麾出殿前風霜開幕府鉦鼓沸樓船秋色贛南
好應煩湘鴈傳

步家大人韻

文恭公遺稿

卷二十六

三十二

小院開三徑高朋共盞簪路山十里色松竹百年
心卷幔青排闥坐花香滿堂却憐塵土客誰羨白
雲深

遊石鼓山

策馬寒山外自隨松中雲巒今朗照煙雨夜溟

濛初八日晴與窮幽壑驚心隨晚楓昔賢

不可作千載作流風

五峯倚樓

翠碧丹楓外飛霞自往來飄零悲歲晚突兀喜山
開絕頂雲松見凌空鳥洞迴倚樓看不足欲上最

堂

贈吳朝旌

歲月真無賴西賓又一年
教承安定後道究義皇
前請易絳帳寒風急錦鞬
歸興牽不堪回首處落日
照離筵

再贈用前韻

論心猶昨歲撫景忽殘年
野徑幽坡外清流曲澗
前興來時共往醉去夢相
牽欲別留無計梅花攪
錢筵

出邑

文恭公遺稿卷之六
慘淡天垂暮微茫月正中
寒聲千樹起顏色萬山
同宿鳥歸飛急征人去路
窮今宵何處客回首故
園東

出武林

孤城迴落日高樹集昏鴉
行色忙於箭離愁亂似
麻家山何處是江國去程
賒北海鵬風近歸期况
未涯

寄謝施明貴用來韻

故人在西滸眷我何多情
未盡蘭舟餞仍邀竹院
行一登瀛陵道長望闔閭
城日暮碧雲合相思情

正傾

醉翁亭識壁

昔讀醉翁記今上醉翁亭
山川都舊迹草木尚餘
馨地冷雲常晴庭空葉自
零不勝懷古意誰為續
新銘

再雪

同雲低接樹侵曉望漫漫
舊雪添新雪新寒帶舊
寒客懷杯酒裏春信野梅
端兩度呈豐瑞應深葑
屋歡

秋夜有感

文恭公遺稿卷之六
旅食俄驚歲征衫愧敝裾
送征人共忘卧病友多
疎白日還高枕青燈久廢
書最憐秋入夜落葉動
林墟

秋思和應仁卿二首

風塵淹逆旅時序又新秋
搖落非予感飄蓬自客
愁未能祛疾病誰為抱衾
裯一榻空齋卧栖栖撫
散裘

北土情偏惡西風夢復驚
星流大火月色汎深
更懶病從教卧琴書未絕
盟家山何處是漂泊任
燕城

生日二首

生辰今日是遊子念劬勞拜舞虛斑服飄零愧旅
袍百年過四一萬事未分毫笑倚蓬牕看江空鴈
影高

生日客中度秋江上來漸聞城郭近何處酒尊
開未破愁千回應須醉一杯經過偶此地悵望獨
徘徊

九日

客舟逢令節鄉思重征袍黃紵遙思菊清吟遠愧
陶有錢難買酒起岸即登高行樂平生志年來空
自勞

文恭公遺稿卷二十六

四

九日過吳季子祠徐君墓

不識徐君墓因過季子祠松楸連古墓苔蘚殘
碑邈近千年事風流百世師拜瞻增感慨生恨不
同時

立秋次李潛厓先生韻

葭灰初入律林葉又秋吟三伏餘殘暑重雲結亂
陰嵐昏日已夕衣潤露從侵何處悲秋客相思托
和音

挽鳳山

白衣走空谷忽報鳳山頽恨別驚長逝含情感獨
哀悲風號落木寒雨暗蒼苔華表空山夜何時白
鶴回

別虞廷會

百里無心約重宵共榻眠歸途仍並轡臨別莫催
鞭碧樹酣霜晚紅雲映日偏憂時同有恨扶策早
彈冠

懷文衡山

不見文衡久新詩何處吟金臺憐握手明月幾論
心客餐宿霜未孤牕對雨深無因寄雙鯉獨坐試
鳴琴

文恭公遺稿卷二十六

五

贈程白坡遊北山

白坡真好事探奇只獨行氣抱元龍壯神同夷甫
清山川萬頃重湖海客星明我亦煙霞癖何時共
此情

對韻四首

草堂朝映雪書幌夜生明遠岫連天白寒溪結玉
清花飛初可數簷積漸無聲最愛山陰客孤舟此
夜情

二形忘汝天地夜還明色訝欺梅白聲聞瀉竹

清穿牕時自舞點水龍無聲頗恨陶彭澤全無杯酒情

勢結琉璃空暗光搖銀海明九達玉筍滑萬突茶煙清共詫梅俱發還驚月有聲此時逢通老那得易為情

誰剪澄江練速浮瓊島明吟詩梅與瘦煮茗夢俱清野徑孤千窟寒溪鶴一聲蕭然天地靜獨釣若為情

庚寅元旦捧表趨朝至奉天殿

御路重門迥從容奉表行趨瞻先萬國禁直正三

更泰公遺稿

六奇

更瑞履天王始陽開泰道平書生從此日龍虎

際風雲

送李雲厓尹順昌

庭槐初蔽日江荇正牽風別酒愁同客浮生信轉蓬一官勞撫字百里幸遭逢五梅閣閣遍歌聲處

慶同

飲慶壽寺雨甚過念菴宿
霏微宮柳暮靄黯密雲仍下馬叩門久聯床舊約曾失心誰自負取善古難能秉燭嗟何及雞鳴更

夙興

遷居

卜居偶得此朝市亦幽尋官樹分春色層樓寄遠心花香來別院蟬響送深林自覺無拘礙倏然登浩吟

送虞大夫石溪知吉州

清時官盡好君復刺名州祖餞凌晨出驪駒背鴈投晚山疎木葉新月上簾鉤勿負窮經志勲名循吏收

送黃州守

自昔黃州勝君今赤壁遊城開朝日麗堂俯大江流五馬隨甘雨三星照隱憂政成養最召重侍鳳池頭

瑞雪

躬禱初旋駕天宇忽同雲浙澗實還急光輝曉未分至誠神感應佳瑞正繽紛四海鈞霜施康衢頌聖君

南洲為錢寵夫題

山水稱吳地詩絕更南洲復近錢郎宅真堪客子遊帶煙晨放鶴極月夜還舟亦有滄江興何當共

京州

送林方齋先生南司成

白下門牆舊金臺，館閣親連一時盛。
道義百年論南國，春風特離亭秋草新。
聖明崇藝化清望，重成均。

贈張司諭之湘潭

張君鳴鐸舊又向長沙，行山有陶公勝潭留帝子。
名水冠瀟聖化芹藻，春晴世澤南軒遠風流。
後生。

辛卯中元同楊方洲上茂陵秦陵

三出昌平道，同游今昔殊。
西江懷仲素，白下憶橫

木恭公遺稿卷二十六
渠物色關秋思，煙光動遠墟。
獨憐中立在聯轡，各歡如初同聯念。
登次同張桂濱，今同楊方洲。

中秋

客裏中秋月，今宵何太明。
暫歸官樹暗，忽上庾樓清。
永夜浮空海，空庭落露庭。
故園應共好，對酒獨含情。

家大人生日感懷

吾翁初度日，四載客中過。
綵服還虛我，朱顏近若何。
瞻雲隨鴈遠，把酒共鷗歌。
願與春無盡，桑田送海波。

對雪

一冬無好興，今日雪紛飛。
自喜時侵鬢，寧嫌點點衣。
清宜收茗鼎，尤不礙書帷。
正想松谿上，冥冥滿釣磯。

送周天吉侍御按滇南

天子重南服，觀風簡侍臣。
獅峯真柱史，鳳詔拜楓宸。
秋色金臺晚，霜華銅柱新。
悠悠驄馬去，行部靜邊塵。

送黃子潯歸金華

同發金華棹，五見帝城春。
君今還故里，我復滯風塵。
文恭公遺稿卷二十六
塵往事俱堪憶，離筵忽漫新。
相期天路遠，勿負百年身。

送周子克果尹禹城

禹城傳禹蹟，名地屬名賢。
為政即師禹，牧民猶濟川。
萬室秋懸磬，孤城夜試絃。
漢庭循吏在，遲爾續遺編。

送高肅卿大行使琉球

絳節丹霄下，僊槎滄海遊。
官憐酬壯志，那復有離愁。
雲氣開蓬島，天文近斗牛。
歸書須自愛，慈母倚高樓。

送党汝錫尹光山作元通政仲元縣令

伯氏銀臺舊仲郎墨綬新子今復作軍孝已極榮
親報國占經濟收名擬鳳麟鳴琴坐清畫幽谷偏
陽春

送徐令之彭澤

千年彭澤縣四海陶公名况值重陽節還問新令
行柴桑祠廟近果里菊花迎風流看爾繼雙鳥映
江明

送張四山節推金華

秋色動高樹雲光搖帝城涼初僊棹憶霜近鴈聲
文恭公遺稿卷二十六
驚綠服河陽使清州潑水平婺人遙佇望霖雨四
山晴

送潘仲美分教候官

浮雲澹星漢塞鴻驚早秋送君行萬里薄酒登高
樓山入閩中勝江從天際流倚闌一長嘯四座銷
離憂

和致齋夜坐韻

尊酒虛堂話寒燈幾夜深明良千載過道義百年
心玉匣鳴長劍天風吹短襟行賦何不可鳴驚任
浮沉

致齋約看潞河舟

高情憐暇日枉駕速良遊水穩人全度雪消渚半
留舟揖三年夢炎荒萬里校相看渾自得尊酒興
悠悠

用前韻答致齋二首

昔年供奉客曾作夜郎遊異代還相憶高名謾獨
留乾坤元不隘魑魅故堪投山谷時青眼相携興
轉悠

早歲負奇好常思跨海遊蓬萊今咫尺冰雪此淹
留出畫情猶戀臨湘志豈投清朝終有遇歲月敢
悠悠
文恭公遺稿卷二十六

壬辰除夕

守歲歲為客窮愁愁更新無階謁明主有夢對
慈親尊酒三更夕關河萬里身故人定相憶累歲
侍楓宸
元旦年年侍禁闕上

對雪次念菴韻

春寒紛雨雪忽憶同心人爾作招提客吾仍逸旅
身吟懷應共飲酒盞得無貧地爐茶鼎熟欲寄一
瓢春

續舊句并寄念菴

長安初見雪正是遠行人舊逐逐如相戀飄飄似此身論心多道故逆旅未憂貧但會尊前意乾坤處處春

上元日諸文過約遊碧霞宮

十里郊南路新春試曉晴輕塵馬足軟生意物華明地覽新宮勝尊開別院清放舟還咫尺繫纜得無情

張灣發舟

初程發潞水春雪送行舟二月寒猶劇孤雲遠共浮江湖遷客念廊廟故人憂感激思長嘯欲登千丈恭公遺稿卷二十六仍樓

南村為周醫士題

南村何處是北望闔閭城老桂堂前並秋江門外清杏園芳蔭接橘井暗泉生阿母方瞳碧長看孫子榮

阻風野泊次致齋韻簡諸公

野泊依頽岸蒼茫水氣昏葉垂春柳密林開暮鴉屯慰謝羣公念支離獨客魂一燈耿不滅隱几共誰言

上巳日值清明

此日臨雙節舟行重感時臨流皆可羨上拜離別成思明壯志還杯酒春光信柳絲莫怪停桡久江湖隨所之

沛縣道中會胡九峯登茶城

一上茶城望遠蹤何渺渺蒼蒼麥秀河曲倒看橋今日同尊酒千生此夕隱坐石暝色未能妨

張繕郎之鄭地官子尚載酒相邀

蘇臺逢二妙安棹蘭舟簾捲蕉風細應含碧樹稠荒祠移席曉東燭射壺幽別袂牽清興文恭公遺稿卷二十六溶溶水月淨

過釣臺

風雨桐江暮孤舟傍釣臺山高亭倚漢世遠石空苔秉燭今宵得卜居何日來百年應早計莫遣鬢毛催

九日龍游舟中

九日龍游道扁舟行江浮千頃碧風順一帆輕更酒嚴親燕水遊子情別離應不遠宵夢已分明

精舍十二扁

相舍名仁智隱求足品題朋從仍止宿歲暮共寒
相晚對石門迥風含鏡笛低釣磯隔茶竈漁艇渡
江西

過彭蠡

十月過彭蠡渺漫空有思荻洲通細流煙村盡
坻帆影東西見漁床高下垂匡廬固不遠尚負鹿
堂期

李六峯侍御招遊洪都北潭時歐約卷少參同往列嘉竹數萬

得大觀焉紀興四首

偶赴北壇約那知萬竹開入門秋氣肅滿座綠陰
文恭公遺稿卷二十六

迴簇簇凌霄漢嬌嬌酒杯興餘須秉燭何日更
追陪

昔聞淇澳勝今見章江奇細數應窮日幽尋終費

詩寒生煙雨徑雲壓鳳凰枝坐覺塵心洗悠然聽

晚聽

碧玉參差繞靈壇掩映深夏來暑全失日轉晝常

陰南浦波相映西山雨欲侵勝王閣復近馳馬日

招尋

平鋪黃綺簾高羅翠雲帷風葉輕歸鰭天光細入

危曄衣穿玉簪尋從掠蛛絲行遊物貴平主未它

年應有思

遠客

碧水灣灣似寒山疊疊新孤帆風自送遠客僕常
親歲又丹楓落歸憐候鴈頻飄零吾道在敢負百
年身

吉水訪南嶺周文規同年邂逅胡東園廣文

南嶺經過地東園邂逅時對床論夜雨並駕度晨

曦安定逢何暮文江別有思鵬鵬終遠志振翮在

天池

九牛道中喜晴

文恭公遺稿卷二十六

十五 別文

江含十日雨天放九牛晴水鳥鳴相逐岸花寒自

榮棹扉開欲徧山色望全明頗識遠遊意那知逐

客情

臘十六夜月憶去年兼感

明月浮雲裏孤臣瘴海邊虛堂聊引酌深夜竟忘

眠漂泊驚殘歲羈栖憶去年更堪懷婉女涕淚落

尊前去年兒女相聚今仲女亡矣

寄送屠東洲方伯還閩左轄

粵東初珥節閩南復候旌泉藩新載譽繡斧舊知

名桂棹春相送薇堂花正明獨憐萍跡繫悵望若

為情

送張立峯憲伯二首

正擬龍洲興俄聞鳳閣行新舟空自蕩羈客若為
情約滿舟至山疊春陰重江深水氣生春景離筵

莫惜醉明發渺孤征

共是江南客同為海嶠遊飛騰公自適漂泊我何
憂高詎雲霄迥清尊風雨求忽然成遠別愁送水
西頭

小寒食得程雪厓參戎詩和韻

雪厓真念我月寄數行書傾蓋憐同姓逢人問謫
文恭公遺稿卷二十六十六

居江郊新綠軟春事亂紅除忽漫同寒食欣然起
病予雪厓隨至書院

汪弘齋同年招遊東園

偶入煙霞塢翛然塵思清幽亭浮樹色纖曲度蟬
聲座擁青松蓋尊開白石枰淹留佳興夕花徑一
燈明

慶林寺和舊韻

卧病負春遊偶過山寺幽携壺綠客至得句為僧
留江靜風初定山空雲自浮詠歌還竟日可是瘴
鄉否

蒼梧立秋

偶淹朱鳥地又見蒼梧秋一葉真堪落餘炎苦未
收感時仍萬里橫海自孤舟坐愛空庭月蕭蕭涼
氣浮

別陳紫雲

碧澗新橋路清秋逐客行更隨江樹遠不盡紫雲
情萍水憐鄉國交承即弟兄悵然此分袂宵夢遠
容城

春在亭餞別

歲晚春猶在亭虛客自來故人非戀別尊酒若為
文恭公遺稿卷二十六十七

開世事霜中樹貞心雪後梅相看各自愛末路易
興哀

初至石屋

剛入花封境先來石屋遊山川相國里雲樹洞僊
血彩旆迎青鳥丹霄敞畫樓坐餘清入骨時復鳥
聲幽

石屋為別用前韻

此日來何意諸公惜別遊恍然思舊約竟爾負名
丘冒險窺丹洞窮扳出嶽樵重來還有分願借石
床幽

乙未元旦

五更瞻帝闕平旦肅諸祠淑氣催春早祥雲開
日移歸鴻催舊侶巢鷺占新枝我亦東南去樊籠
不可羈

元日登臺陪石郡公酌

元日登臺飲他鄉閱歲情萍蹤今共遠桂籍舊聯
名霞爛驚桃放春陰喜荔清地偏風景異嘆惜酒
頻傾

信宜迎春宴琴堂

一辭天北闕再見嶺南春綵會奔村郭是日歲
文恭公遺稿卷十六

蠻歌踏鬼神俗稱鬼山城誰苦僻風俗自相親專
酒須同醉明年何處身

人日石郡公招飲

郡齋無俗事人日戒春觴佳客來非速李遜更陳
名醪澹自香劇談思往昔幽興在滄浪連江適至
台婺聯雲表春鴻擬共翔

乙未七夕寓高涼方對雨公署惡約縣尹馮

象坡張友竹衛使張一齋過叙適諸生吳
世重潘廷言彥深汝道曹廷渙林子素勞
酒相過賓主十人遂成雅會感往思來慨

然有述

七夕空庭雨蕭然山郡秋幽牕通樹色涼月照人
愁往事都成夢勞生未泊舟慨然發商詠不為客
淹留

用前韻答馮象坡

今夕復何夕高涼萬里秋故應天上會底作客途
愁鳥鵲虛驚兩銀河暗度舟相逢須盡意明發恐
難留

用前韻答張友竹

天上女牛夕人間嶺海秋遭逢元有數離索外
文恭公遺稿卷十六

愁脉脉三更雨遙遙萬里舟總憐經歲別聊為片
時留

洞陽書屋

何處子雲宅誅茅竹構堂薜蘿迷洞口松桂隱山
陽心湛泉俱寂玄成月避光平生懷謝眺今日晚
元方

東溪乘月泛舟紀興

乙未八月十三夜諸生麥英周麟王宗湯
李若魯何漢臣陳朝貢王瞻之梁維芳載
酒官舫請赴東溪謝令竹川陳尉爾治俱

在溪淺灘急牽挽甚勞予輩頻登岸助之

期至白梅村乃止過一洲甚佳携酒登酌

時月晦復明遂名洲曰明月山深夜靜風

露冷冷登臨上下侵莎穿竹極一時之興

信東溪未始有也至荔枝村灘愈急舟子

告勞不能復往矣乃舫然而返

暝色開南浦灘聲過北門暫依明月渚擬到白梅

村綠蟻添新興銀蟾破晚昏登臨頻上下芒屨濕

沙痕

新會遊圭峯謁全節大忠二祠

文恭公遺稿

卷二十六

三十一

停橈出北郭拄杖登高峯巖畔千松見山椒一選

通祠開忠節並光照日星同忽灑西風淚厓門入

望中

謁白沙先生廬

海月新懸照江門望不迷百年東魯夢今日白沙

隱高閣存嘉會空梁尚舊題

嘉會樓及先生焚香居壁手書猶存

無限意門外草萋萋

哭挽 大行莊肅皇后

正憶 龍旂遠還驚 鳳馭升慈銷宮草積愁

王闕危懿號神靈附徽音信史稱孤臣道執紼

哭望 康陵

送王清渠博士還桂林

卓矣清渠子風標遠者流投簪惟一笑法筵更無

愛月白梧江夜天高桂嶺秋奉親歸萬里真樂在

園丘

送姚經歷綬謝事歸

嶺南萬里道林下一人歸但得辭炎瘴何須較是

非行路花猶好到家鱸正肥知君本曠達日日醉

魚磯

別高州

文恭公遺稿

卷二十六

遷客辭高印去年稅駕時

嫌居地僻應有去鄉悲朋舊渾相戀山川似惜離

出郊頻返顧驅馬任遲遲

安福道中晚泊曲帶寺前

纖月江逾靜鳴蛙晚正稠張燈尋野寺步屨過林

丘露氣衣猶潤花香夜更幽閑閑僧不起乘興自

還舟

移神禱雨

日肅南壇拜移神更洞淵精誠懇未嘗雨澤應猶

偏丹產靈蛟卧傳有蛟龍青霄寶閣連風雲倏除

會八蜡慶豐年

登金山

振屐金山寺留雲近太清乾坤開大觀煙樹更怡情
雲鳥專前落風帆天際明倚闌歸未得吞海思縱橫

謁康陵過土關

三謁七陵路十年還復來土關聊駐馬野寺欲登臺
九月郊原肅繁霜物色摧因之憶戎馬感嘆有餘哀

至報國寺

丈恭公遺稿卷十六

報國何年寺入門松影叢丹青金闕外樓閣碧雲中
客至無元亮僧栖有遠公舊遊今下榻明月任西東

嘉靖甲辰仲冬朔與孔文谷督學同過寶山

寺論學契懷遂成十律

方丈

倚木山門古踈鐘晚閣初文轅此同慙客興欲全舒
酒共勝花落詩還貝葉書百年吾道在谿谷

任虛

投館山僧小住留不盡歲寒原有約春道本無

永清園靜隱虛霜葉飛劇談真不寐耿耿待明輝

毘盧閣

高閣欣鳴鳥清尊對落楓雲開朝雨後日散午煙中
坐久地逾寂心虛山更空菊殘猶見爾歲暮與君同

維摩室

偶坐維摩室真看色相空悠然忘爾我何用到鴻濛
夜靜一燈燦鐘鳴萬籟通真心都了了珍重此時同

丈恭公遺稿卷十六

對雨

梵閣垂珠箔虛堂坐玉壺霏微寒總至岑寂興難孤
楓濕丹新染苔沉綠重鋪相將意無限誰繪寶山圖

酬菊

木落歲當晏感茲孤樹芳桃李豈不美松竹故難忘
雲室托高潔霜林失紫黃一枝欣采采泛酒對君嘗

聽雨

禪房悟語聽風雨一宵繁山氣直侵桐葉聲魚到

門迴峯看豹澤深洞想龍蹲反側添幽思明朝石上論

環翠樓

樓上一憑望溪山正蔚紆喬林丹翠合流水管絃俱暝色還佳興新歡異舊娛不緣三日雨幾失此蓬壺登臨興不盡倚徙更高歌瑟瑟清風發說說爽簾多總合新霽景塵看遠溪波無限空林意風塵竟若何

惜別

出恭公遺稿卷十六 二十四
寶山三日晤萍水百年緣聽鳥危闌外看雲古木邊晨談及秉燭宵坐待明煙道誼真兄弟相思未別前

怡齋翁自怡也憲伯冲菴迎養出而奉輿入而為壽人又喜其能怡翁也於是聞者莫不怡然羨慕是怡也可以風矣故樂為之鳴鐸春風裏投簪白髮前大中歸洛日永叔奉祠年昔錫還衣承歡有子賢百年如意事聞者亦怡然

送賈司訓

閩南自佳勝況入考亭鄉宮墻猶道範山水盡文章振鐸人應重傳經意久荒相期敦實踐六籍有輝光

送國學吳石溪權府長史

太學推賢日宗藩卜相時昔振儒生教今為王者師漢廷賈傳詔楚國穆生卮珍重細旃侍無慙補衮司

金陵彌月不雨民以為憂京兆橫溪歐公禱

輒應予方卧病喜而有作

誰送先秋雨次日冷然病忽醒乍聞疑出戶急灑

出恭公遺稿卷十六 二十五
喜當攜池泛新萍綠田四舊摘青共歸京兆尹豐

樂續歐亭
奉枉李古冲太宰王三渠宗伯葛與川少宰

會宣武門外姚大尹園亭

名園喜近郭載酒攀高賢地似深林谷山開小洞天斜日映微雨輕雲隨細泉偶爾成奇會詎云叨盛筵

無題四首

逸老耽雲壑塘開棟葉深素絃流水意清酌紫芝吟地迥風塵隔天空日月臨惟餘乘槎子瑤草畫

相思

風流徐孺子忽泛剡溪舟夜對陳蕃榻曉登王祭樓離尊有乳燕歸棹狎沙鷗他日東還便尋君淮

上頭

內宮退食地萬柳禁城東高閣詩書富幽亭花草空危言當世罕卓識古人同刪述先王化支離正

國風

蒙岡今握手閬苑昔同遊不作飛鳥客空懷起鳳丘薰風吹鷗舫旭日在龍樓佇聽職方疏埏埴照

隱幽

程文恭公遺稿卷二十六

十六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二十六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二十七

七

七言律詩

松谿橋成

四山侵曉煙如練小澗新流夜雨多初日蒼茫離瀚海長虹倏忽卧清波基憑巨石真天造柱列危闌有鬼呵願與乾坤同永永高車駟馬日相過

應氏覽翠樓

秋去還登覽翠樓環樓景物更宜秋金風乍送繁華淨玉露初零曉樹幽宇宙煙光隨處好乾坤清氣望中收輞川遺蹟千年事此日尋常續勝遊

程文恭公遺稿卷二十七

一

贈邑侯李公

五鳳銜恩辭北闕雙鳬振羽入南天薰風細草都門道旭日離歌祖帳筵百里桑麻待甘雨千年事業屬青編君侯素有瘼民劑會見華溪即潁川

贈曹令

山行五日沂迴溪花滿溪原水滿畦綠野耕閑從櫛卧青林雨霽任鶯啼一枝暫寄橫秋鵝六月應永辟暑庫他日名刊循吏傳榮分桂籍舊同題

贈徐復齋表兄

昔時白面棘臺子今日青衫司馬郎愧我頭顱已

老大美君意氣猶昂藏一尊復別鍾山雪孤棹還
歸嚴水堂東井西溪亦自好高年終日卧榆桑

濟寧登太白樓和楊同年韻

此日天涯汗漫遊一尊獨上讀樓知誰似鑑
湖叟浪跡真成滄海鷗逸興飄飄秋夜月風神炯
炯碧江流試觀牢落功名者一笑何曾與醉謀

張庄橋遺徐氏叟

寒風落日望迢迢匹馬橫嘶野渡橋倒履忽來高
士迂傾尊頓覺旅愁消挑燈細話憐萍梗勞手行
吟認斗杓回首江湖雲樹隔相逢何日似今宵

寒公遺稿卷十七

寄趙子仁表第

元宵兩度巧相逢燈火笙歌與不窮且喜論心方
款款無端離思又匆匆十年莫逆誰能似千里相
思夢忽通不盡龍溪三別清宵獨立看飛鴻

贈黃時簡

都亭出餞酒頻傾却憶金陵十載盟故誼如君應
有幾離情於我未能輕江帆帶鴈還千里秋夢懷
人到五更為語季方仍遠別暮雲春樹不勝情

贈黃汝行

邂逅黃生情正傾別來何地更尋盟燕關曉日岐

亭饒閩海秋風一棹輕宇宙今離驚幻夢江湖蹤
跡故紛更相看把袂增惆悵明日瞻雲空復情

贈周楚府

朝家自重天潢誼封建殊恩軼漢唐荆楚宗藩得
禮讓長沙太傅屬賢良清風千里浮雲夢明月
樓上岳陽滄海壯遊君獨得不妨吟鬢點秋霜

覽鏡

平生心事尚悠悠對影俄驚兩鬢秋却憶少年猶
昨日從知百歲亦如流青銅有識應須恨白日無
情不可留未必此生終孟浪祇應窮達付虛舟

寒公遺稿卷十七

潞河舟中書懷

燕歌慷慨出都城萬事悠悠一舸輕江上青春也
自好閒中白日有誰爭得魚覓酒坡僊興盡紙
針杜老情百歲光陰真一瞬此生何必為浮名

虎丘用韻

參差碧柳隱僊房吊古重來此共觴劍氣已隨前
代洗泉香猶似昔賢嘗一尊酒對江山綠千頃雲
連海樹蒼烟暮雨不盡登臨多感慨坐看暝色下
禪床

和趙廣文述懷

趙廣文述懷詩云
趙廣文述懷詩云
趙廣文述懷詩云

故人

故人一別自髫年。旅館重逢話不眠。廿載飄蓬驚昨夢。一尊剪燭慶新緣。黃塵浩泊身俱客。烏帽逍遙迹自仙。吾道塵心元似洗。不妨橫榻暫同禪。

東吳純叔次韻

白下髫年已識君。相思獨立幾斜曛。絕塵半度三秋月。驚世文章五色雲。虎氣尚潛荆野劍。香風仍挹壁雍芹。燕臺此日論心處。對燭何妨到夜分。

贈洪江寧

十里都亭草樹秋。一尊此別意悠悠。風塵已了琴書債。雲路元非富貴謀。京兆列銜階獨異。河陽美政譽先流。韋裾忽自增惆悵。鍾阜龍江憶舊遊。

端午

燕臺忽漫逢佳節。畫獎龍舟信渺茫。殿上侍臣新試扇。天涯遊子倍思鄉。流風處處對蒲觴。人佩綠囊明日可憐成。往事細看雙燕語雕梁。

次林見素先生歸田二韻

柱石朝家四十年。共瞻威鳳碧梧顛。石鏡光陰陽谷直。道仍浮范蠡船。鵬行空闊秋堂開。重山川書生獨抱憂時志。慷慨悲歌不厭眠。

雲庄何處有新亭。萬里風塵一夢醒。燕水長為今日別。閩山可似舊時青。百年勲業疑天授。一代文章識地靈。祖帳都門車幾兩。燕然何必漫鐫銘。

登第述懷

大廷親策幸遭逢。甲第先登與菲葑。靈簡十年酬壯志。蓬萊今日覩天容。丹心自許摛文豹。肉食誰能作泰龍。況是聖明千載會。願同吾相協寅恭。

贈毛大邑

海內一官何不可。南河浪跡復西川。當年捧檄已成恭。公道遺稿卷二十七。五

無婚此日飛鳬更獨賢。錦水一江迎去棹。清秋萬里嘯長天。丈夫意氣乾坤外。肯嘆支離向別筵。

送錢叔晦

九月燕城菊正華。碧天秋氣四無涯。都亭送子一尊酒。客夢驚心千里槎。白日青天須不媿。周球齊駭本無瑕。一官况值昇平際。鷹隼高飛日未斜。

贈崔敬甫

春曹歷事偶相逢。上苑看花喜更同。百里為郎君復別。一尊出祖思無窮。蒼生久已望安石。棠樹今還歌召公。願取芳名照青史。區區何必志來聰。

庚寅人日慶成宴

常年人日憐春色今日欣逢御宴開
衣職獨先升陞立龍輿遙識聖顏來
是日駕外入僊韶並奏初傳坐尚膳
平分數舉杯須記太平全盛事君臣相說在蓬萊

送程有齋

紫塞歸鴻那更忙金臺遊子倍思鄉
君呼別酒勞星劍我亦歸心到草堂
筵笛况聞催折柳江蓬何處度鳴榔
清宵應費池塘夢千里悠悠煙柳蒼

送謝汝湖歸省

文恭公遺稿卷二十七

黃金臺上白雲飛高漢流光射客衣
極目總關遊子念殊恩特賜講臣歸
路公齒德三朝重謝傳風流百代希
到日江南春正好懸知樂事滿庭幃
虞東厓請遊通惠河陪諸館長盡日之樂和

王中川韻

出郭薰風催短騎大通橋畔柳新晴
繡衣亭子開金谷太史詩篇重馬卿
興入扁舟分春色觴流曲水帶寒聲
放歌日暮不歸去嘉會何時續舊盟

三鳳呈祥卷為陳虞山題

萬里潮陽接大荒春隨逐客到遐方
丹心一片為

宮易舍俄呈三鳳祥荀氏古來誇獨盛
泰公去見聯芳遙憐風骨爭奇秀
合浦明珠生夜光陳克

壽徐直菴七十

南州孺子知名舊節孝先生獨行高
人世春秋已七十僊家甲子看週遭
上方酒熟傳青鳥二月花明映綵袍
萬里蓬萊何處是直菴間說有蟠桃

翰苑陪乾沙方洲二兄觀蓮用杜子美韻

冒雨觀蓮興亦奇花神故遣放花遲
佳期十日還誰負勝賞百年能幾時
綵綰凌波疑盡舫綠盤當太恭公遺稿卷二十七

座滿銀絲凭闌自喜身沾濕醉劇還成兩後詩

送胡汝愚侍御乃舅

芳草長淮二月春金臺有客問行津
十年誤落風塵夢萬里今投雲水身
花發鶯啼如有待青山碧樹可為隣
都亭此去還誰續對酒商歌感慨新

小堂雨餘盆荷生色奉邀水南先生方洲年

兄共玩座間倡和二首

興來邀客晚涼涼為愛芙蓉映小堂
味美應含千大雪中通不似九迴腸
瀛溪玉井風神並貞菊幽室元符芳滿酌高歌忽夜半金蓮遙想禁池旁

小院初分宮樹涼
人騎鶴過茅堂
共憐荷發抽
新葉太似吾生無
別腸賴有
高情揮麗藻
何須對
酒惜芬芳
時已無花
興狂便欲隨風去
六華峯頭玉井

送張東沙

東沙早已擅文章
麗澤還看入大方
北闕正憐來
作伴南宮仍惜去
為郎長天遠望歸鴻疾
高閣臨風夕照涼
不盡青松尊酒興
可能回首憶明光

送胡雙洲守大名二首

平生每憶金陵舊
此日還看別恨新
正喜一春常

文恭公遺稿

卷三十七

八

作伴無端五馬故
催人魂奇海內雙洲望
珍重漢廷三輔臣
况復名賢多政蹟
風流端擬接芳塵
少年共學鍾山麓
兩載同趨紫極宮
世講弟兄能有幾
芳名父子更誰同
上林暖射葵榴日
霄漢高鵬燕雀風
送爾都門情不極
功名無忝舊乘驄

西苑和韻二首

西苑耕壇卜築初
和風遲日暮春餘
侍臣鳳閣欣聞詔
天子龍舟許曳裾
春水真成天上坐
波光未必鏡中如
登臨敢謂宸遊樂
開創猶瞻文祖居

禁園暗散黃金柳
御池只生碧玉波
亭榭隔林欒檻煙
花映日
泉松蘿詞臣賦
擬陽春麗聖主恩
同雨露多躬稼
從來關帝業乘輿
端為勸農過

和夏桂洲學士謝賜犀帶詩

九重自貴通天錫
萬里誰誇辟暑珍
青瑣金章春共麗
玉堂犀帶古無人
寶函高捧君恩重
鳳劄初傳御墨新
異數頻仍何以報
中興禮樂待經綸

送穆玄菴學士改南尚寶

文恭公遺稿

卷三十七

九

玉堂學士金陵去
雙袖翩翩下五雲
符寶新承君寵渥
講筵猶帶御香芬
千年醴酒還誰設
此日銀魚肯自焚
白鷺洲前芳草綠
商歌應不為離羣

和江文秀同年來韻

忽報江淹千里至
雪中乘興亦悠哉
不緣散地儒官謫
安得名封吏隱來
千尺龍蛇東海字
百年跌宕少陵才
金臺歲晏相看日
正想六橋煙際梅

蔡鶴江先生生日

鶴江先生初度日
正是伯玉知非年
扶桑日轉臨長至
金鼎丹成薦九還
講幄舊承天表近
龍

新捧玉輝前送來
延

送外父觀至雙橋遠悲挽

曉看朝衣趨紫陸夕聞天泉
歸日竟負鄉園待隱亭淚深執紼雙橋送望斷
銘旌隔樹停翁壻百年今日別天涯何以慰伶仃
壽毛儀曹乃翁閣老

世上何人希羽翰山中宰相即神僊功成早已歸
疏傳地靜時還侶倭倭秋半極星明袞綈天宮鶴
駁到華筵諸郎况是燕山桂始信人間福有偏

文恭公遺稿

雨中承黃烟丈簡以佳句喜而奉答時燕為

州之命適下遂燕奉贈

衣安秋雨太無賴忽喜新詩到草堂山谷暮年吟
獨壯少陵驅馬興還長青衫皂蓋江湖適白日紅
塵朝市忙我住君行各自愛同歸何日醉茅岡

芥栗山莊

壽張亭溪乃堂

金臺遙獻長生祝錦里宏開設悅堂月滿中秋繞
七日菊開玄圃近重陽綠衣人羨宮詹舞壽酒尊
分酌法香僊姥八勺還黑髮正看旭日上扶桑

壬辰中秋

長安歲歲中秋好不似今年光彩新袍月重輪還
五色飛空萬里絕纖塵占祥正喜前星耀覆物行
看霖雨均忽憶五秋還作客不禁此夜倍思親
送黃梓谷使秦便道省蜀

渭秋送客長安道西望悠悠雲樹蒼秦塞千重連
朔漠蜀江萬里下瞿塘星輶暫遠明光殿綵服俄
登畫錦堂簡肅勲名看爾繼未憐此去有輝光

和周貞菴年伯韻

兩度看花四十春如今惟有眼前人青年憶別心
文恭公遺稿

俱壯白首重逢意更親人世悲歡中夜夢乾坤牢
落百年身夷公報主心猶健慙愧跡庸近

宸

西園十景

誰辟西園千畝勝櫛芳一逕入棲雲集香亭外花
如織萃勝樓前景似雲坐聽泉聲心共遠靜觀山
色翠能分喚魚欵鶴同幽意誰復適閒如隱君

詠雪次韻

漠漠同雲垂四野蕭蕭風色灑寒姿簷蹕巧向吟
壇落風細頻看舞袖遲壓竹有時還自瀉開花無

不堪持金莖歲暮傷離索誰寄崇南春一枝

不寐二首錄衣獄中作

白月初上林鴉驚朔風時送歸鴻征狂獄通宵不成寐鵲冠坐聆雲外聲朋友情深危事共廟堂計重此身輕無絃為寫拘幽操臣罪當誅待聖明獨坐

羈床獨坐渾無事十月朝昏何太長縲紲自成公治非途窮却笑阮生狂玄風唳鴈青天濶古樹歸鴉夕日黃搔首倚門聊一嘯已於吾道卜行藏

文恭公遺稿卷二十七

聞折且感鶴瑞二首司寇獄中作
纔離東衛復西曹時向南牕讀楚騷與爾連床話不寐方州同中宵聞柝氣還豪爭憐嘉瑞鶴先降先日有鶴飛止不羨祥刑鵠有巢為愛羽毛真皜皜舊聞清喚出煙臯

感事

纔看太白中天現又見巴西白兔來感召適當憂變日羽毛亦是濟時才宋宗鷗尾天書降漢帝龍駒渥水開聖主英明超異代願聞李沆獨陳災致齋鳳溪二丈約遊廣福寺

地僻幽棲忘世緣高懷折簡及霜晨欣然試覓隣人騎漫去同看野寺春廣福元知非薦福忙身今始作閑身清毒不服談玄坐更秋相勞訪隱淪

鳳溪約重過廣福

曾約招提同勝賞已從信宿待今晨共憐叔度移時至黃鸝深愧伯淳滿座春歲晚崢嶸水上棹天涯留滯夢中身居諸此日真堪惜莫遣悠悠空自淪

歲晚

文恭公遺稿卷二十七

南邊瘴癘阻冰雪歲晚栖栖對潞河敢謂出門即有礙自憐之死亦無他高涼地盡滄溟迫鵲鵲春回淑氣多天北天南一萬里登樓望欲如何
壬辰除日讀杜于美至日呈省院故人詩愴然感懷用韻

四年講幄遊僊班喜氣朝朝識聖顏金馬門前趨宴去文華殿上說書還風雲自遠遭逢會日月何私臨照問敢道長沙踈賈誼漢文恩意重丘山
上元日諸文過約遊碧霞宮
上元佳節春光好二老相勞竟勝來野曠遙看天

不極風和已覺凍全開碧霞新構僊妃宅白日同
昇羽客臺漂泊餘閑多勝賞一尊乘興未能回

水南先生以詩見寄立和奉荅二首

路渚羈栖情未傷金臺二月雪風涼碧山幽夢已

親舍白馬青袍信帝鄉鳴缺迢遙瞻庾嶺秋風

蕭瑟度清湘季鷹未許尊鱸憶聖主應憐十載

郎

橫渠先生真有道能遣長鬚訪夜郎自倚金蘭憑

風好敢將漂泊怨殊方客帆渺渺碧雲暮江路萋

萋底草芳回首燕臺真萬里五雲宮闕自蒼蒼

太泰公遺稿卷十七

留別馬冲霄居士

十年浴水四經過此日栖遲感慨多送臘迎春還

隔歲瞻雲望日獨高歌朱厓咫尺新司戶青眼相

看舊伏波贈爾慙無雙白璧勿勿短詠意如何

發潞河風大作自寅至申方定

驚飈撼舟舟忽欹舟人膽落命如絲自憐竄逐已

顛沛詎測波濤更嶮巖正叔漢江能主敬子方淮

浦綬吟詩針陽幸免膏魚腹永矢餘生荅帝私

天乃定

飲張處士堂分魚字

出水水間飲上魚青春白晝此間居幸逢地主時
相約定自天涯亦自如良會百年冠蓋接同雲千
里雪花何似雪季鷹堂上真堪醉好客時來興不
虛

和致齋小寒令月社韻

三月東風仍作寒未堪頭戴看花冠清明時節客
中過芳草池塘夢裏看人世百年皆幻迹仕途隨
地有驚湍木冠何日得拋却松下谿前坐亦安

盧書菴主政招遊勝果寺

偶共盧郎尋勝果山風吹雨欲沾衣漸看巖勢開

東泰公遺稿卷十七

青壁忽聽鐘聲下翠微古屋歸雲梯石磴幽亭留

月住殘扉更憐晚霽江如練林外輕煙片

片飛

過大安驛用致齋望夫石韻

別來每憶忘年說一真懷經歲憂故國已踰千

里外美人猶在萬峯頭自憐孤鴈飄寒影誰共三

山縱遠昨嶺海相思雲樹青祇憑尺牘慰離愁

鷺洲書院和韻

曰子風流百世欽荒祠漠漠舊論心殷勤麗澤來

千里遠近諸山見一峯學不虛名斯實踐心纔有

景即浮沉樞衣再升增惜楊任道元來無古今

精舍十二篇

紫陽精舍枕寒流仁智堂高任隱求止宿寮虛堪
晚對寒栖館迥稱晨遊石門觀善天機活鍊笛漁
航景象幽風月釣磯誰管領九溪茶竈鶴煙浮

青原山次韻

傅廬陵同遊

萬里澄江照客顏更驅幽興問名山扁舟繫纜休

鷗鷺雙屐穿雲入祖關五祖地其高閣參差梯石

磴迴廊宛轉憶仙班四庫高峻枕青原綠繞疑盤

谷明日相思滄海間

文恭公遺稿卷二十七

快閣用黃山谷韻

快閣在黃山谷

十六

北風吹雨暗江城快閣登臨欲晚晴水落魚龍雙

活潑雲開文武遠山明魚龍二洲大東武漁舟亂

逐輕煙放霜樹時驚返照橫納納乾坤皆快閣未

應偏與白鷗盟

峯山小溪野舍閒陽明先生有詩特往觀焉

讀畢泫然淚下蓋踰年而先生歿矣輒次

韻見懷

峯山四面繞新城讀罷公詩涕淚橫是歲仲冬猶

駐節明年戊子忽銘旌西江動業山河在兩廣忠

誠蠻猶行我服遺編空有恨衣冠夢寐屢相迎

南安遊東山

南安太守東山約北客欣然驅馬來遙望翠微松
閣隱忽披幽徑石林開綠溪靜愛千家郭把酒高
臨百尺臺暝色鷹團如伴客燈前觴詠轉悠哉

遊龍泉菴

昨遊未了東山興今日還過橫浦橋痴客貪奇先
主到老僧好事出雲招龍湫迸石晴飛雨僊侶浮
觴坐聽韶松外催人忽暝色簪纓何似老漁樵

小金山吹屠尚書韻

文恭公遺稿卷二十七

十七

南海欄熾金芙蓉誰憐東海又三峯滄波萬頃滿

孤柱雲霧中天起蜃龍人影倒空僧倚閣鼉聲帶

浪寸鳴鐘扁舟我欲長來往不是巫山雲雨蹤

距廣城六十里

鎮南村逢長至

海南為客逢長至回首君親總繫思三殿深嚴

垂拱地四年供奉走趨時亦知白髮難禁念何事

斑水更速離天地一陽今喜復坐看海宇盡熙熙

程雪厓邀遊七星巖

滄江信宿迷寒雨天為良遊放曉晴忽訝數峯何

突兀細看七宿轉分明紫紵碧水浮金棹窈窕
梯上石楹窮日坐憐雙洞絕歸來燈火亂崢嶸

同張立峯遊韓祠水井

蒼梧十日瘴雲橫忽喜今辰天宇清更枉南軒
酒過同來東郭看山晴韓祠高肅元勳像冰井常
留曼叟名寂寂松陰潤白晝今來古往一關情

內東園甚佳未始遊偶承茶山少叅雪屋叅

戎見其喜而賦此

名園咫尺慙初到水榭山亭總勝遊遷客不緣逢
二妙瘴鄉何以慰離愁蕭騷莫訝連池酒梅映還

文恭公遺稿卷二十七

憐竹樹幽更喜元城能載酒劉石橋大行厨未共

夕陽

陳忠節祠為茶山少叅作忠節少叅祖

忠節祠堂何處開毘陵城下水縈回當年遺恨沉
師地千載猶傳躍馬臺耿耿貞心懸日月堂堂遺
像肅風雷文山廟食長江北咫尺英魂共往來

答潘笠江督學

前年惜別燕山暮此日相逢桂水春督學爾真優
教化謫居吾敢嘆沉淪公餘數喜清尊共詩至頻
為藻思新明日愁看雙櫓發祇應目送北流濱

同往北流遊勿為不舉

元夕書懷

偶滯蒼梧驚改歲匆匆除夕又元宵百年身世催
時序萬里炎荒坐寂寥燈剪銀絲空自巧杯傾綠
醕可誰招高堂垂白遙相憶又負松谿明月橋

會麓泉子於蒼梧因誦前元宵二作愴然言

和

炎荒今夕看燈絲兄弟相逢感舊時青瑣爾嘗分

尚勝上堂吾亦醉金危元宵有明良自喜賡歌會

獻納深慙補衮詩回首馳驅各萬里悠悠心事可

文恭公遺稿卷二十七

陳註

憶昔紫閣聯青瑣同近蓬萊尺五天千峯萬峯此

何地得意失意來其前聚散祇須看往日窮通何

必問明年憂時却抱賈生痛關山西北正狼煙

訪長洲常劉二君子

籃輿春曉度浮梁松檜林深隱戰場小艇忽臨山

畫處美人真在水中央疎籬曲徑紆村巷翠柳天

桃映竹堂流寓江山元有分倘然安土即吾鄉

和倫右溪詩見懷韻

昔別三江月滿船思君常對暮雲前春風碧草嗟

誰賦白日蒼梧靜白憐逸鳥久拚雲共卧此姿肯與世爭妍道人亦有煙霞癖故結僊郎海上緣

和倫穗石見懷二韻

季方清譽載南州青鬢重逢歲月流兄弟情應百世講冰霜路憶十年遊昔年會飛槎忽漫浮雲海舊分明犯斗牛有夢愛爾溫溫真似玉相期學道繼前脩

道繼前脩

誰言桂嶺獨宜人我愛梧山二月春花氣襲衣清不斷聲聲繞座意偏親身隨孤劍倚南樓夜向中台伴北辰疏跡邀敢期宣室召祇應早問故鄉津

文恭公遺稿卷十七

小寒食得程雪崖詩和韻

小曉風雨坐孤寂雙鯉忽來江上頭速調憐予仍抱病多情賴爾為祛憂百年時序堪舒嘯千古賢愚共廢丘明日瀧洲應載酒煙波未解使人愁

又和雪崖作

參軍江上橫舟日正值春風欲暮時楊柳相將飄雲盡刺桐蕭索受風欺變讓東西懷杜甫朝川煙雨憶王維衝泥我酒慙予病奏凱歸來應未遲

石屏省丈載酒渡江約弘齋憲伯杜山池卿

松谿遷客同遊席紀興

花縣郎登青瑣舟草堂移席暑雲收山腰僧寺松門古水面人家竹屋浮石洞未容餘興賞萍蹤應為異鄉留欲探石鼓不果共期明日抱琴載酒明朝共一曲薰風蘿薛幽

送梧守翁子節推熊子赴桂林場屋

畫舫秋江自可憐况逢雷雨洗山川先日大雨蘆花符

其涼風細斜日暝雲新月懸梧岫今看雙鳳翥桂

林已壯五奎纏願言得士詣忠孝早慰羈臣滄海

邊此三高州待報

文恭公遺稿卷二十七

容縣遊南山

容城為泊繡江棹忽見南山似武夷雲際嶙峋開

面而天中紫翠鬱鬱紫紫秋風吹我來都嶠名山洞

無人只舊碑八疊路迷還悵望八疊八峯中巖登

第今感憶唐時唐時九寸十八觀今皆廢道不通

田廣文座上誦文公九日詩因用韻

今辰偶憶離家日萬里經年尚未歸鄉國幾人懷今節天涯此地共斜暉登高有興還乘月久客無家未授衣酒醒露寒人欲別山城燈火望依微

蒼梧鄉士夫追送次張東窻韻留別

欲去依依宿書三吳山四首隰松楠故人戀戀別
未別逐客飄飄更南碧梧翠竹江州晚州流
水高山離思含湖海重逢定何日留詩記取會時

初至高州

萬里山水初相識自笑平生有舊緣辛苦舟車真
堂暖自憐露冷天高鴻鴈背詩成矯首暮雲前

有日遊鳳凰山

鳳凰山下賓江迴乘興悠然冒雨來汀草野花齊

丈恭公遺稿

卷二十七

爛熳鳥聲松韻共徘徊高朋滿座春風醉晚霽千
峰宿霧開壺蒸瀟瀟自今古不須惆悵夕陽臺

小三

七年長至總為客此日邊城還獨驚鼓吹何心喧

暗鴈無聲感時自重君親念坐待微陽夜半生

至日石郡公邀登南樓

太守最能邀逐客天涯至日共登樓百年時序真
流浪萬里乾坤壯遊蒼樹白雲迴嶺色碧沙翠
竹俯江流凭闌忽有仲宣思建興元非杜甫愁

高涼除日

遷客天涯仍歲暮百年心跡任淒荒臺落葉無
人掃獨坐吟詩有鳥賡改歲自添遊子恨看雲不
獨如園情燕山越水總天北欲問平安試爆聲

謝魯如齋侍御

來西粵乘驄客能念高涼賜玦臣珍重一城憑
愍愍三復宛相親觀風夜過梧江月振斧天
嶺嶺朝野只今豺虎噬踞歸未許達楓宸
即在告故云

元夕前日過雲雲宅觀燈

丈恭公遺稿

卷二十七

新年數過雲雲宅今日還看索郡燈自折桃花供
細玩月傾竹葉愧無能座中况對陶彭澤老去渾
休李愿我亦何時同二老尊鱸松菊聚親朋

迂月瀘江

夜半聞瀘水燕多朋還並李膺舟賞心不為留
連樂乘興何妨上下流草坐沙行皆自得山鳴谷
應思同幽鳳林他日傳佳會未數當年赤壁遊

初至石屋

石屋山前迎來林佳林江上艤行舟花明似入河
陽界洞敞疑登單父樓田疇久思無長爽風流端

欲繼前修歲局暫借開雲在舊課時應到上頭

挽太叔人殉母

三朝元老少司馬百歲慈親太叔人南海共瞻中
國壽北堂俄報翟冠塵夢魂長繞稽山月環珮應
歸鑑水春千載徽音貽內則堂封惆悵勒銘新

高涼別諸生

涼初正喜南樓會秋靜忽驚西陌分萬里萍蓬真

近百年道義重離羣琴瑟夜過湖山月走馬朝

下電海雲知爾情深三日淚相斯莫負昔時聞

度嶺自慶

文恭公遺稿卷二十七

二十

秦帷何事頻舒嘯遷客今復瘴海還坡老夢遊

力路超生入玉關峯頭高樹喧歸鳥天末飛

龍故一馬星親憐今咫尺梅花光照綵衣斑

賴縣道中

馬車親庭歸壽忙虔州燈火照行裝山空夜度梅

林月野宿晨侵茅店霜隴日含風吹劍珮溪雲送

雨濕衣裳迢迢行色總堪憶且對丹楓慰石岡

師自高涼未入道逢南江馮子謫雷陽俛思

舊遊慨增感

江風貼貼送孤航江路萋萋春草芳雲暗生髮

慈母天外金雞放夜郎慷慨離歌雙劍舞蕭瑟落
日一專狂此別逢定何處沙頭分手思茫茫

送馮南江

味下閣下相逢日文相祠前惜別時天北羈臣昔

垂死嶺南舊客今何悲蠻荒海嶠皆王土春雨秋

霏帝私路出高涼應暫駐故人問訊道相思

題郭松崖侍御金門待漏圖

頃重門夜色幽王河流水霽烟浮即看易史趨

仙仗正是鷄人報曉籌聖主宵衣嘗後樂小臣

封事合先憂長沙暫去終前席洛下歸來幾上樓

文恭公遺稿卷二十七

二十

至日即山莊拜節無懷往歲

年領海天涯客此日零都道上歸虎拜無緣趨

登樓與乙違時序不殊蹤跡異碧雲回首思依依

豐城道中即景

孤蓬三月劍江道尊酒坐深花雨涼連疊沙洲迷

浦參差雲樹見帆檣長風乍飲江聲細薄霧過

含野氣光世路無心皆自得閒看乳燕掠舟忙

過常山

四年兩過常山道萬里猶懸禁闥心緩道淮陽同

仙袞終慙牙父有知音
春行樂候不妨車馬日相尋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二十七

子平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二十七

七言律詩

公日入留都

昔年曾作金陵夢
此日真為白下遊
出定升沉隨遇復何求
謁陵遙望松楸遠
一陽初復候願將
泰道答

休

十年不見鍾山雪
今日重看帝里春
宮闕九矢

輝鳳翔市衢
萬屋合魚鱗
燕臺嶺嶠關心異
盡省

永堂發興新對爾

年年頭欲似何時
丘壑返吾真

再雪

莫怪山陵傷歲暮
真看白雪古陽春
千家樓閣藏

月萬樹龍蛇簇
素巖山勢遙添鍾阜壯
川光近

征鴻新尋常林樹皆堪賞
不似松谿三徑真

初至職方

履任正逢長至日
天時人事喜相將
金門久下蓬

萊以省猶分次
堂外紅塵誰了了
亭前松

栢自蒼蒼同色
是同心客
便合為官

職方

丁酉二月章介奉請家大人遊神樂觀復

登

天門陪僚友集與還奉老親遊春風遲日郊
原麗花圃茅亭竹樹幽紫微窈窕蒼林合朱殿尊
嚴瑞氣浮忽憶逍遙供奉地玉關西畔一遲留

次韻寄謝潘臺南淮上理刑

能多君還息訟淮陰暇日想垂綸子真遠惠幾
先竭心閑吟詩興總新畫省何心栖逐客板輿聊
長奉嚴親江湖咫尺音書隔芳草依依入夢頻

春日會同年於東園

五年不與同年會今日叨陪竟日歡北闕瞻依憐
往事南都清暇喜同官相看共惜流年邁自信何
妨壯冷難白馬青袍春又晚東園尊酒各凭闌

送徐元春上舍次韻

王孫汗漫遊豪吟占盡碧山幽青雲萬里驂
馬健白鶴一聲天地流倚劍歌冲寒斗外鳴榔潮
湧大江頭相逢徐孺仍相送岸芷汀蘭總喚愁

送石渚馬公

十年共既容六載重逢金馬門忽漫飄零嗟
生事還同續海客

問絲桐尊明日孤帆渺何許汀洲回首更重論

和趙舟日過承歡園

不月心陽金谷遊不歡日日坐池頭草堂翠幄舊
薇夏玉露金莖菡萏秋畫省郎官曾萬里玉麟僊
本三洲相看不厭常相過正好吳歌對越謳

送幼弟文訓

里關山又入秋兩都佳麗爾同遊金臺夜月明
書幌白下春雲照劍鉤天路終看舒驥足家承原
自占鰲頭嚴翁遠憶還兄弟莫負同登花萼樓

馮丹山年伯高興獨遊忽至金陵報以一詩

驚喜欲狂即座和答

何處高人來遠遊王麟僊客本滄洲忽思白下十
年舊重眺江干萬里樓小艇悠悠惟酒債名山處
入詩詩乍聞喜極猶疑夢先和陽春報使郵

和前韻

七風萬里任天遊小憩金陵白鷺洲海闊幾年空
有夢月明今夕共登樓遐心我亦懷三島浪迹君
今此一豁明日相見雲樹杳低應霄漢覓鴻郵

清渭龍山

龍山蜿蜒來千里渭水清青帶一泓天地鍾靈元

有得招提據勝豈無... 言今始遂... 從此護佳城

已建龍山詩院喜晴

龍山龍頭地自美三月三日天更清小院正當新

卜築積陰忽破散晴霞夕雨是東臨石壁奎相應

雲華斗並華邑學自白形勝高明發靜遠慕

新終擬此為家

書院新宅

龍山精舍近龍川棟宇初成思豁然故址昔傳僧

八百新堂今聚友三千乾坤興廢元無意山水遭

泰泰少遺稿有緣吟佩雍容絃誦日文明有象已開先

諸弟初集喜雨

新堂正喜諸賢集久旱忽逢甘雨來四野歡聲真

動也千峯雲氣更聞雷天時人事巧相會勝地良

已催自是迂踈慙化雨故知桃李盡栽培

中秋嘉會

龍山今夜屬中秋萬里浮雲忽盡收嘉會百年能

幾月千仞自清涼溪流水風流在禹穴江

山聲遙隔海宇而悠悠月以人應

上清川樓

焦范溪侍御邀遊西隱

九曲池邊野水流摘星樓外碧煙浮山舍宿霧迷

荒涼足繞垂楊柳御溝香杏亭臺斜日晚離離禾

黍故宮秋千年歌舞應銷歇江草汀花滿目愁

淮上遇唐荆川同年回棹共宿

昔年平野返故城棹今日予回淮浦舟總不為官憐

寂寞却緣可事坐遲留納忠無術空悲憤去國多

情耿耿尤短棹離歌頻擊節江南冀北共登樓

呂梁洪飲張碧山水部聚益亭

滄水公餘無俗轡碧山清興屬幽亭客來不剪蓬

蒿徑地僻從教草樹繁好鳥高枝還歷歷涸池新

水欲冷冷旋汲水灌蓮池一尊對此真三益劇論還令塵

夢醒

望城關辛丑起復至京

一別京師又十年遙瞻城闕思悽然去時潞水冰

初合此日蘆橋柳正眠風景物華還似舊人情世

態恐非前從來朝市多更變極目應成感慨篇

朔見有感二首

曉月猶懸宮樹間難促馬傍城陰十年去國情

何限此日趨朝感自深禁洛逶迤驚舊馬年華衰

曉懷南金 天京咫尺選 遐癘誰憐犬馬心
午門朝見隔風宸 冠珮猶疑夢裏身 鐘鼓樓頭鳥
似鳴 鳳池上客新長沙 莫怪歸來晚 世路難
為別後親 畢竟升沉都幻迹 玉橋流水自千春

送 昭聖皇太后梓宮奉藏

仁和殿前發引日 泰陵山下奉安時 百官衰經
如將母 萬姓哀號總是兒 太似徽音誰復嗣
敬皇遺澤自堪思 土城一哭千秋恨 涕淚空隨霜
霰垂

六月十五夜報國寺登虎窟閣

今夜先秋月正圓 何緣此地共僧看 一尊
更上千尋閣 上界方知六月寒 何處入聲歌隱隱
中宵樹色露溥溥 百年對景須珍重 明日微陰興
又闌

十六夜行前殿用登閣韻

新秋今夜月仍圓 清興翻飛只獨看 三殿岩堦朱
戶闌 千林掩映梵光寒 玉臺低拂松如蓋 芒屨微
濡露正溥 况復涼風初入候 一杯倚徙徧危闌
荷葉為君同飲常也予 偶得花以花辦為杯
碧筒吸之清香倍加飲態復雅座客欣然

呼紫霞杯席上口占四韻

雨過燕臺六月涼 碧筒新吸紫霞觴 金莖玉露分
仙掌 明月清簾映卓堂 壯志稜稜方直節 詩脾冉
冉沁清香 分明太華峯頭會 看取蟠桃幾度嘗

壽及桂洲公

少相六旬初集慶 先秋一日正生申 彩雲遙映貴
溪水 甘雨先清怡日塵 公新開 幽奉瓊瑤米 帝
錫賜 稱朱紫盡朝紳 百年榮壽傾華夏 一代如公
有幾人

送張伯才同年河南少宗

看花曾共醉瀛洲 漂泊還同江海流 正喜聯鑣歸
畫省 忽看金紫送清秋 旬宣久繫蒼生望 屏翰先
舒西顧憂 更向嵩陽開伊洛 光風霽月在林頭

送陸水部司權荊州

海上才名陸水部 一麾清譽滿江東 官聯畫省朝
常並 居托芳鄰夜屢同 簡命誰堪經國計 君材自
是濟川功 燕臺餞送還歌郢 真在陽春白雪中

初夏鄧汝承邀遊城南別業

一春總負風雲興 今日真從鄧谷來 詩酒清涼中興

春送酒杯返照忽明疎雨後轉添清興欲登臺

登中峯

遙憐絕壑標銀柱直上中峯倚玉開沙磴攀蘿來
馬外鳴鐘飛響出雲端北辰未信中霄迫諸塔翻
從下界看欲去遲迴還獨立長風蕭颯鬢毛寒

癸卯端陽後三日水部東臯張子邀遊通惠

河亭偕地官仲山王子

出郭塵心已灑然復來橋上聽潺湲柳邊路入津

衙靜山上亭開樹杪連霽色浮尊頻聽鳥牛陰移

席更登船適逢未盡前村興風雨留人一夜眠

縱至慶豐關阻風雨歸宿亭館

次日再登舟

雨霽澄江五月涼青簾盡舫已展張良遊復侶仲

山乎尺願今酬滄水渾藏酒忘觥聊取適網魚盈

缶豈貪常慶豐小坐迎津吏恰遇南渠喜欲狂

慶豐關適逢張高舉年兄至因再遊亭館

會王在菴同平河西道中

分予長安十二午聯舟何意此江邊感時不覺論

襟抱酒還驚對別庭風靜遙思烟柳煙浮野

如娟相看各抱無窮思漱水柯山欲訂綠

和呂充山見寄韻

官車賢書謁建章仰看倖郡涖名方偶嬰軒冕元
無意得謝風塵蚤出疆樓館新開郭野綠溪山未
鬢毛蒼結廬咫尺時相望莫負前川花柳芳

會孔文谷喜述

春河共富惠泊江上真同沂上看尊酒相違無
宿約風雪佳興有青巒驛亭移席嵐光暝村屋藏
林燈影寒最是他年堪憶處孤城月出倚闌干

贈陳竹莊同年守滇南

竹莊陳子之以地官擢守雲南也去留都

蓋六千餘里或憶竹莊子有遐心焉同年

友松谿程子諡曰夫往暫也居恒也滇雖

避而尚美也使居而陋也孰與往而避乎

竹莊子曰獲我心矣於是南江陳子曰然

無避則氣不懾氣不懾則於政也果矣羅

江陳子曰然無避則志不局志不局則於

政也達矣泉林子曰然無避則居安居

安則政專且久矣松谿子曰夫政果焉達

焉專且久焉則政成矣滇之人其不有怙

是時同餞於中山王
鳳臺也陳子斯行也趙
鳳與矣送別與即屏間韻對月賦詩為贈
嘉靖乙巳八月望前二日也

月色近中秋自昔高臺有鳳遊把酒漫論滇
外香花共憶曲江頭朱輪五馬遙乘傳清微孤
獨上樓自是壯心輕萬里循良還踵漢風流
送大廷尉魏濟齋同年考績二首

五月僊舟驚渚開福星光采映三台貫城林靜鶴
巢集漢尉門高駟馬來南郡猶稱直指使中州曾
未小遺稿
仗濟川才勲名到處堪尋露雨還堪偏草萊
回首鹿鳴三十年相逢白下轉相憐已驚雙鬢非
前日猶喜同心有夙緣龍虎山中春共眺鳳凰臺
上月同瞻明朝無柰江門別獨倚高樓望遠天

題南監宅東王廣文居因以為壽
鳴臺殿接欽天
青嶂近鄭虔門對壁雅備詩書澤衍雲中喬禮樂
風流江左年人傑地靈應更壽稀年黑髮已誇僊

九日同客遊燕于磯
江亭上一凭欄九日登臨江未寒松下黃花白

半吐門前霜樹葉初丹
隨鳥影畢天地燕磯千古勝清秋與爾共奇觀
趙西津生日

前朝三殿雲孫裔當代金鑾尚主家門向翠華一
洞屋宅連鍾阜地偏嘉慶年一別今垂老壽日
逢榴王花感慨高歌驚四座相期學道訪丹砂
奉頌唐太夫人九旬令子太宰漁石公七十
同壽二首

寶珠光燭上台即看佳宴啟蓬萊太君高擁雲
中座元宰頻稱膝下杯詩賦南山歌並奏壽添東
未小遺稿
海報雙來滿堂珠履應無分遙憶重風起綠槐
九千高堂世所稀七旬今子復相輝鳳冠霞帔
猶健玉帶懸袍養不違申國公儀開餘服周家柏
業起漁磯
和楊養亭尚書見寄韻二首

前解東山猶不起晉公海外尚傳聞粵南總被周
文化河北猶思神禹勳去國當年幸自紫回天今
日竟誰云蘭江山山當春近開卷絲綸覓釣羣
孤山公後懷襟若鳳來乾坤共想聞不獨芳名聯
八座更看家學紹前勳周公制禮吾何義文清先

八座更看家學紹前勳周公制禮吾何義文清先

賀曾石塘同年山東嘉績無為西人庚二首
遼陽驄馬昔觀風友側坐安談笑中固我人憂
社稷國家多事識英雄建城曲帶清源外控陰濟
消胡騎東不獨州人今有怙中原之功
國家肘腋東西既誰鎖鑰繁安危一處共榮綏
齊魯三塞今看靖虜夷自昔晉陽先保障
當念念瘡痍濟時報主忠良願不為勳名麟閣

清涼寺和白巖韻 侍石川文不至

五嶽僊人三日期林間高閣望猶遲帆檣繚繞江
全近時候清涼山更宜陰覆石閣叢竹潤綠深蒼
逕野藤懸素襟此日堪舒嘯不為登高強賦詩

清明日訪念菴於靜海寺

清淮一別薰風日靜海重逢寒食時兄弟百年能
幾會江湖千里更何之山臨獅子還同眺臺近鳳
凰空有詩只恐明朝雲樹隔高歌伐木慰相思

春日王仲山龍或齋李蟠峯三夏官見招城
向諸寺

經年未出長干選勝先來高座遊隔寺幽亭藏

蘇州城白練見江流翠移不覺嵐光夕丹映還
海月浮初升光景村興歸路星毳簇霄漢
舞雲清興更遲留

金臺別藍王立用昔年侍登龍山韻

子仍壯志來燕地我已無心在鳳樓八年虎觀誰
常侍千里難山憶舊遊相看自是藍田種欲別其
如上苑秋關河渺渺還雲霞秋馬猶應為我留

送唐小漁太史承恩南歸

鄉里誰齊章杜肩章唐秋水世稱賢傳家衣鉢
裏後開國科名發部先日下卿雲真五色殿前芝

草已千年乞歸知動天顏喜海宇爭題忠孝篇

送古愚太史還桂林

金臺玉署承歡地椿樹萱花並茂時鼎食方怡太
官養秋風忽動故園思驚袍舊服榮新命畫舫僊
郎獻壽危獨惜前萬里別瀛洲亭上更題詩
錢於瀛洲亭上因賦是詩

送馮改溪之廣州

改溪歷工兵二署資深望隆不當復領郡
矣而太宰古冲公欲為官擇人特借居
改溪以親老建永為戚爰賦此以廣其

生時文獻數金華
底簪綴幾世家
粉署含香
吳近青春試郡
粵城餘壯堂影
逐天邊檣南斗
星懸海上槎五
馬行春多意氣
莫將懷抱比長
沙

無題

朱門曾約共觀梅
却怪子雲猶未
來好事何人恰
贈爾携琴有客
更憐才陽春白
雪真相對東閣
西湖豈浪猜病
足深居

朱未小遺稿

卷八

五言排律

上巳

春光又上巳感此一尋芳
山花明錦綺鳥語奏笙簧
俯仰足行樂况此年富強
晉逸蘭亭會唐賢曲水觴
千載有遺響令人追慕長

送蔡鶴田之南兵部

十載鹿鳴友還同杏苑遊
又作金陵客愁看潞水舟
離心忽千里壯志還九州
司馬君恩重烽狼國士憂
蚤已趨庭訓終當贊廟謀
薰風便歸省漢

子思悠悠

朱未小遺稿

卷八

得信宜尉

命壬辰十一月二十一日

謬忝金閨籍每慙彤管司
一朝籌友疏萬死負君知
嚴譴恩仍重邀方我信宜
北望潮陽廟西瞻雷水祠
亦有惠州客載遷瓊海涯
三子風景慕百世今追隨
嶺嶠居何陋滄溟觀更奇
侃侃龍場子吾願以為師

初夏自龍山渡渭川之郡城

梅雨初晴後渭川方漲時
肩輿歌渡水朋輩立驚危
曲徑田間過新橋官道馳
峻嶒寧谷樹節孝坦塘碑
胡節婦墓在坦塘祠

恭讓當年挹風流百世

師行迴登別墅
 喧市屋比免喪私
 趨承駁吏廨
 動學前溪
 尚憶分離波
 先聽繁艇思
 已連著司馬
 潤共連騎
 色令邇山遠
 沐朱小遺稿
 嚴近林潯
 雲孫新權憲
 長僕臣青瑣
 綰章炙賢應
 音未央聯珂
 雷世閻光居
 湖清高士堂
 策還看上廟
 雪中遊靈谷

村鹿引松楸
 顏垣功德泉
 勤芳寧地勝
 興欲飛翻
 天上司儀客
 華真學崇
 行無瑕馬族
 葉慶尤賒張
 竟使願長嗟
 里哀些半天
 志主方大
 方石人年
 如三祀
 錦餘一朝
 灑淚書
 嘉靖癸丑
 予獲與其
 九天開正
 九天開正歲萬國觀

紫宸星耀天署編麟次重階新正旦宣明試遣走
典寅恭協舜臣五寸銜歸品三百辟重陶觀續
弱思猶已貪殘忍誤人朱心隔白月被籍明神
太宰三朝望中丞四海身同袍皆為舉賴我肯沉
淪一月襟裾接百年肝膽真忘形忽爾汝彈力決
昏晨尊酒迭賓生勸酬消苦辛追隨良有數遺義
倚相親他日風煙隔應懷癸丑春太宰治齊公
暨于歲遠東洲唐公金亞南亭倪先五人同事

宋恭公遺稿

卷二十八

十八

詩

七言排律

壽少保大司馬張公七十

司馬家居瀛海東壽筵開近大明宮庭花猶對重
陽菊宮樹長瞻萬歲萬歲崇萬歲籌記千春纔七十班
聯九棘本三公半儀王立光生陞爵獎金書世訓
忠麟閣勲名安世後天山威望紫巖同多男再顯
燕山桂全盛誰誇萬石翁某也叨陪珠履會願歌
申甫祝元功

名園雅集

帝城三月春初麗朋會他鄉意更親一徑幽深松

宋恭公遺稿

卷二十八

十九

詩

作若環牆綠縹緲如茵風塵忽喜山林入尊俎何
嫌野蔌陳遂有清風生爽籟即看霽宇似秋旻紅
芳乍識丁香細翠幄還憐栢葉勻橋梓通家欣雅
集東西分座見層中彩雲籠月光猶隱碧樹懸燈
事可珍桃李夜園唐勝蹟冠童沂水魯嘉賓蒼梧
萬里曾同粵青瑣十年憶使秦燕沂何期天作合
江湖應有夢通神當歡莫漫辭杯竿往迹憑誰辨
質真吾已迂疎思放鶴子將勲業奎圖麟箕裘世
許兒孫講梁棟終看廊廟掄自有此園無此會不
知何日更何人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二十八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二十九

五言絕句

出巖下即事二首

郊原初過雨，草樹罷新沐。歲月桐花老，山田薅麥熟。

熟

匝地桑陰密，連阡麥穗含。倚鋤農午餉，撥管婦春

蠶

偶出

流光驚短夢，寰宇入秋風。獨立桐陰底，微吟聽草

蟲

未恭公遺稿

卷二十九

送道敷兄

曉煙籠樹暗，初日映江明。送別多惆悵，陽關自古

情

愛月獨坐

秋月中天好，澄江一練明。蓬牕過夜半，何處曉雞

鳴

瓜洲步月

蹤跡此淹滯，追思又幾年。重來添寂寞，明月在霜

天

濟寧步月

太白去已久，風流孰與俱。明月招提上，空瞻太白

樓

過呂梁洪

長河下呂梁，奔浪驚風雨。安弁異羅塘，千年憶神

禹

通扇二首

古木蕭蕭，青山澗。登屋江湖，發短發身世一飛

蓬

江水悠悠靜，江雲漠漠飛。道旁誰氏叟，欲別兩依依。

依

未恭公遺稿

卷二十九

東商如松

冒雨訪南山，雲深只隔關。定應採藥去，獨馭春風

還

逸齋

過雨樹錢落，隨風柳絮顛。客愁春又度，鄉夢夜悽

然

金華道中

夜靜風疎木，月明露潤衣。為報山靈道，萬里主人

歸

經沙河柳堤懷念菴

沙河楊柳岸秋草碧萋萋重經休息地心折大江

送張東沙

情猶憐夕照酒已醉春風自愛青松下何須高閣

送金白湖

銀屋風生浪屋樓雨過煙霄平帶野月色如天

盧師陳少容五景

丹霞

石壁爛雲彩疑與赤城連倦子不知處時吹丹

煙

白雲

山深雲自生無心任往還幽人來結屋時賦白雲

芳桂

因君芳桂塢懷子雙桂堂秋風賦招隱清夢到江

飛泉

幽泉出樹杪寒響墮山巔不厭終朝對能令萬慮

綠

脩竹

茲山本奇勝况繞脩竹叢娟娟深夜月瑟瑟四時

鉛山道中過溪口橋未成

石梁潛未就野渡尚須招記取青溪云云年歸度

過龍門山山下潭相傳有龍卧

鳳闕經年別龍門此日過蛟虬方穩卧霖雨竟如

何

家大人同慈坎石舖

山塢郵亭靜松深日影寒侍翁時暫憇行路有餘

題沈溪村副郎扇

倚棹蒼梧灣悵望金臺客一水不得往孤飛春雲

種竹嶺表書院

蒼梧梧自多我來還種竹佇看竹實蕃長教梧鳳

荔下作

萬樹一杯酒天涯萬古情
明

賦劉光祿四景

環溪榕蔭

野水環亭碧高榕落蔭涼
香

壁沼屏洲

寒泉水似壁孤島石如屏
醒

擎月聽潮

東萊公遺稿

神斧何年斲冰輪玉作臺
來

巢雲卧石

東雲亭

幽亭圍石壁朝暮白雲多
何

道中雜詠二首

郊居多傍竹村童動成羣
雲

山行渾不厭夜色更依依
扉

雙花別王溪南及馮張二令

此日雙花道當年萬里橋
遙

麻思道問二石名大衆試對

巨石元如象賭牛何浪云
許旌君

過溫泉

試酌溫泉酒精吳生取酒樓之泉
題日暮秋偕童冠此樂今猶昔

舟中

昔出北門道今登西郭舟
已識山溪勝更憐江路

繁纜牛灣席間偶成

鳴榔初過雨依浦對傳觴
陽

送高筠莊

此日津橋別微涼草樹秋
流

戊戌除夕嘆惋

估諸長自惜今夕復如何
玄髮愁由幾青年夢裏

過

書松谿書院二首

幽軒那更幽松陰日當午玄蟬隔竹鳴風葉當窓舞

常擬構一床夜深卧松月夕客更南遷居然愧林樾

縉雲道中二首

淒淒秋色暮歸自縉雲縣寒雨不出山入谷始侵面

山行憩白石日午坐桐陰掠葉涼風至感時秋極深

次恭公遺稿卷五

顏母山

夜宿魯原村曉尋顏母宅驅馬破煙霧涼風吹巾幘

永平憲王墓

風慕東平善今逢隧首碑九原應亦樂千古共襟期

冉子祠

德冠羣賢選才堪南面居東平祠宸在瞻拜意何如

謁康陵過土間

倦谷方離塞吉囊尋冠邊血流天未厭人盡邑空懸

駕部相蔡軒植竹

愛爾抽新箨迎風已拂牆凌寒慎自保莫負遠相望

寓東渚竹贈相士吳立

風雨難山簾蕭蕭五月秋誰將東渚竹又送滿湘遊

無題

次恭公遺稿卷五

丹厓何處是空翠接羅浮此地誰堪宅元龍百尺樓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二十九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三十

七言絕句

步家大人韻五首

白雲深處共誰論
日日茅堂自掃塵
牛夢覺來扶杖出
忽驚雨過十峯新

睡短吟月度餘年
酒熟呼尊辨聖賢
何用別尋方外樂
十峯迴合是壺天

枯樹寒溪漱石根
脩脩老衲伴青猿
吾儒自得潛心法
不用栖栖學梵門

主人十載卧丘園
謝却浮名隔市喧
白日紅塵渾似夢
欲隨桃李笑無言

結廬遙傍白雲隈
對景時傳碧藕杯
自是幽人耽野趣
榮名屢脫日纔回

答施明貴二首

飢氣餘土一丘古
今此地是名遊起
思兩度追陪處
尊酒松房竟日留

尊酒松房竟日留
風流不減謝公遊
百年盡是忙中過
到得清閒合少休

寄趙伯葵

已羨才華射斗芒
更聞卜靜厭糟糠
山書云遊於東

校書絕頂燃香處
雲谷高風繼紫陽

桐江舟中

澄江霽月晚風涼
露坐篷牕話正長
沙際宵然漁唱起
却疑身世在瀟湘

清明後一日出遊即事

春月出遊試薄羅
清明時節又蹉跎
山頭謝豹紅於血
縱有春光知幾多

贈陳克紹

傾蓋逢君即故人
可憐白首尚如新
元龍豪氣真無似
百尺樓前願卜隣

文恭公遺稿卷之三十

贈樊惟岳

皎皎臨風玉樹長
清標元不數潘郎
廣寒應有嫦娥約
桂子秋來滿袖香

三月十六夜步月

樓閣產中楚麥秋
月明乘興過溪頭
却懷春色渾無幾
明日芒鞋到處遊

釣臺

一領羊裘一釣鉤
子陵風節幾春秋
江亭遺像千年肅
送盡行人名利舟

會閩中舊友徐仁卿黃宗獻二首

集 90 - 382

前年旅食同辛苦此日重逢意更親歲晚蕭蕭江
上路與君俱是倦遊人

塵世功名何日了天涯論舊更相親況今各有龍
水劍淬礪應須敵萬人

八僕官署一柵堂用韻

虬枝今露晚蒼蒼培植何年向此堂最是晚來堪
愛處蕭疎清影月迴廊

正月十七夜

一番風雨送元宵望斷殘燈對寂寥却怪佳期偏
易度賞心無地憶明朝

大宋公道稱

題竹

誰寓湘江數葉秋亭亭闌曲思幽幽夢迴影落虛
窓月千載丰神挹子猷

牧牛圖

牛背詩誇四足舡倒騎橫坐不須鞭一聲鉄笛幽
村過芳草萋萋雨後天

驚秋

夏去秋來又一年綠陰處處亂鳴蟬眼前風景真
如夢獨坐幽牕對遠天

晚翠亭

松竹陰陰遠四鄰
池會飛塵高談思轉清

秋思

鳴琴隱隱寒流澗
曉黛幾行征鴈唳秋空

上已

相將春色又言歸
上已便隨童冠看春衣

散步

幾年兀兀利名關
草綠踏歌相伴牧童還

送春二首

九十春光惟此日
年別相送溪頭發浩歌

特出山門送春去
命駕黃鸝又到隔溪頭

正月十二日北上二首

入春又作長安客
健脚東西南北為浮名

遊子已傷萬里道
遊子已傷萬里道嬌兒更忍別親人人生只

為塵緣追到處，誰是比鄰。

過丹陽

七年三過雲陽館，兩值寒風。一值春，不知短棹江頭路，百歲羊甜還幾巡。

揚州馬上

煙花二月廣陵遊，一騎東風跨紫騮。城北城南蹤跡徧，恍然騎鶴上揚州。

三月望南旺看月二首

春月團圓只今夜，傷春無奈更思家。松谿春色已知何許，開徧山前桃杏花。

平生性癖耽明月，每逢月夜便相親。鉤簾席地橫書卧，清影涓涓故傍人。

送春

東風三月又云暮，載酒看花事竟違。天意似知人有意，以凄風雨送春歸。

寄錢漕湖二首

急流勇退此風久，衰先生一揚斯文復振。吁嘻古人不可作矣，不謂今日復見二疏也。自恨東歸不獲與錢以觀都門祖帳之盛，每為欠事因用見寄二韻聊雅尚慕之。

私

山上浮雲出岫空，山花到處發春紅。雲歸花歇原無意，獨立江天數過鷗。

羨子功成歸去來，春風湖上釣船閑。人生莫負尋歡債，試看吳王歌舞臺。

道子王詩見寄次韻

平生不學西崑體，可笑當初楊大年。說著紫陽心印事，憑誰努力泝真傳。

贈術者

一筇到處山增價，七十歸來眼更青。天上人間遊已徧，更從何地看羅經。

題畫

雲深地僻草堂閑，門巷經旬長綠苔。何處故人驚午夢，溪橋拄杖帶琴來。

和古漁隱三首

江雲拖雨暮山蒼，蓼白蘋紅菰黍黃。鱸膾正肥堪作膾，船頭更喜釀初香。柳陰磯上朝垂釣，蘆荻灘頭夜泊船。自去自來渾自得，月明吹笛向江天。浮家汎宅夜忘歸，雨雨風風只釣磯。宿酒微醒初

月上標何處野鷗飛

笑道驛贈甘巡檢

帝城邂逅同羈旅山館重逢即故人坐對松風堪共笑一尊為爾倒情真

馬上口占贈盧秀山

春時佳客動歸鞍處處寒梅破曉煙十日相歡又相別臨歧把袂更留連

用前韻寄秀山二首

十里送君畏策鞭歸來竹樹已昏煙是日夷情亭中未曾相思苦夜半猶驚一榻連

秀山草堂何處是幾回相望隔雲煙小牕風雨連朝夕愁見空床依舊遠寄此良亦苦矣

已丑四月十四日初赴內閣閣就教舉人試

卷有感

參差乳燕拂官牆縹緲輕雲覆玉堂朝罷校文堪一笑等閒人世有滄桑時日共許君同會試故云

送胡奎山二首

旅食無端三月暮清溪綠樹倍鄉思不堪又送南歸客心折江邊楊柳枝

春寒清明正無賴悲向尋常又送君即憶十年幾

散深愁沙上白鷗羣

送張東沙

脩然一騎出風塵潞水燕山春色新尊酒設辭今夕醉明朝堪憶座中人

庚寅冬故人遺予一鶴畜之七月栖栖庭宇

間予憐其性之不適也送之院中口號四

絕

憐爾青冥萬里心栖栖獨立此庭陰題詩送爾瀛

洲去時向清宵寄好音

憐爾難羣不得意時將清唳入雲霄廣庭安得爾

千百清商和物似舜韶

憐爾病足身逾瘦祗緣戀我不歸飛從今穩向瑤

臺住相見時應舞雪衣

憐爾常共月牕宿中宵驚露夢還清欲拂瑤琴彈

別樂風細雨不勝情

端午感興二首

蒲觴與爾經年別此日重逢興有餘却憶西江羅

大弟參商猶復滯音書

冀北江南風土隔天涯空復憶龍舟汨羅千載如

含恨幾歲今辰咽不流

贈方崇陵

謫僊已去一千載。今見崇陵是後身。月白風清秋
雨淨。願從僊舸渡江津。

謁長陵景陵歸途口占

三更祭罷七陵來。百里青袍作隊回。避暑柅陰
時下馬。尋僧古寺欲登臺。

朝川圖四時景為楊方洲題

朝川春意滿芳洲。飛瀑繞山山似浮。惜我與君生
不值。虛舟江上一同遊。

朝川長夏有寒山。避暑幽居雪滿灣。落日魚鱗煙

未恭公遺稿

卷三

九

朝外水聲無處不潺湲。

朝川秋色淨堪憐。丹壁澄江思渺然。野老送人歸

路夕聲聲雞犬白雲邊。

朝川歲暮水雪多。萬壑寒聲起薜蘿。雪徑斜通幽

士。關林時聽白雲歌。

贈王惟允省犬謫官湖南燕寄薛同年二首

衡陽南去三千里。湘水悠悠照爾心。更上岳陽樓

上望。漫愁天際有輕陰。

漫嗟遷客支離久。寄語同袍薛應登。黃鶴樓中吹

玉笛。名賢此地古來曾。

送李司訓之青陽

聞君門對九華山。山色蒼蒼入座間。李白暫遊君
却住。滿城桃李變春顏。

送程德潤歸金華

紫塞歸鴻那更忙。金臺遊子倍思鄉。君呼別酒携
星。魚。亦歸心到草堂。

初槭

常日雞鳴促馬朝。今晨虎旅撼床邀。青鞋布襪長
安道。月色朦朧在九霄。

初入獄黃靈大作

未恭公遺稿

卷三

十一

原

聖明詔獄無辜。罪侍從微臣。自積愆。共訝黃靈

答楊子

白日敢言精意動皇天。

寢地

百年及第共承恩。四海交情真弟昆。主使何人
吾道長。尚能張膽叩天關。

空堂慘慘畫長鰲。席地荒荒壁四歌。謾道畫牢期

不入。夜深猶聽唱歌詞。

二子遊椿樹下

雙雙椿樹對圓堂。雪際霜枝晚更蒼。但保此心亦

此樹何妨留帶日相將

仲冬頌朝

九重頒朔來天上此日驚看自御中三十未春新
歲月懸將一笑付春風

獄卒求四時詩一笑答之

垂楊口綫草如茵到處東風物色新忽聽枝頭啼
杜宇不禁回首便傷春

梨花開遍雪香殘乳燕初飛滿畫閣何處薰風動
高樹亭亭翠蓋午陰寒

人憐時序春偏好我愛秋光晚更妍黃葉千山疎
女悲公道猶卷十

雨後舟振萬樹夕陽前

千林蕭颯寒風起一夜江山凍雨深正憶西湖煙
艇外通僂得得停梅吟自初秋年此意未幾中

歲除前日聞外父以是日歸北

千里傳書報今日蓬露淒淒入武鄉獨恨飄蓬遠
執紼迎風瞻灑立斜陽

路河風定月明喜而對酒口占二首

孤蓬今夜傍沙洲竟日狂飈幾度月似離子
院陰高懸河漢橫橋頭

孤蓬今夜傍沙洲隔水轉看漁火出聞訊前程幾

咫尺何緣飛並李膺舟原與李石周同行

寒食荆門道中二首

荆門驛路逢寒食騁望忽然傷客情柳色依依還
似舊騎鯨人去寂無聲惟竹周翁同來

十年曾過徐君墓遺像還瞻季子同今日推蓬祠
忽逢更逢寒食意忡忡

重過分水官亭書感二首徐都水與

十年曾共棟塘遊風景真消北客愁亭子依然名
號易清尊今為興墩留如亭舊名慈亭陳棟塘

池水周遭真水亭天桃碧柳映疏櫺忽看鳥影清
太泰公道猶卷十

波裏俯仰悠然萬慮醒

三月十九日渡清河二首竹淵前

清河淼淼今辰渡忽漫傷心忘去年匍匐入門已
無語勿勿永訣在賓筵

聞說歲除歸吉兆春風墓草已青青大通何處神
先到腸斷遙瞻幾夢醒

草池書屋為年家余副郎題二首

一鑑清冷照心膽春深况復草萋萋遙知清夜燃
藜處萬大龍光燭斗西

湖海通家傾蓋日廣陵驛下繫舟時君家兄弟真

麟鳳春草池塘入夢思

登焦山三首

芳洲坑坑抱山根。雲樹蒼蒼隱石門。伐木不禁春
興杳。更聞風外鳥聲喧。

吸江亭下白雲浮。島嶼分明海上洲。日暖風晴無
限思。遠帆片片下中流。

江外山峯接檻平。江天春色送新晴。停雲歌詠酒
杯數。高閣相陪無限情。

題東川扇

東川何處錫山東。愛爾臨流此築宮。試問川原渺

丈春公遺稿

卷三

十三

集

何許金山一掬遠相通

崇德谷許士誠同年

四月春風吹曉霧。僊郎載酒問同袍。語溪流水清
如許。他日重來棠樹高。

見家山橙峯

六年不踏鄉關路。忽見家山似故人。何況入門依
膝下。定應喜極淚沾巾。

步松谿書院

六年夢遶松谿曲。今日還疑是夢中。坐看長松鳴
雨歇。晴雲片片度長空。

久雨

久客歸來逢暮雨。空山轉覺白雲深。溪頭着屐看
新漲。猶見飛流下遠岑。

新晴至書院

小院幽深山作郭。地靈草木盡含芳。薰風獨坐松
陰下。細細時聞薜蘿香。

文恭公遺稿

卷三

十四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三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三十一

七言絕句

龍將亭步驛會故人柯令二首

廿年幾共長安月今日還同亭步看喜劇夜深猶
病飲不知風露送餘寒

玉竹春深梅尚落纖歌夜靜鴈猶飛莫怪驛亭成
久坐暫時相對復相違

玉山詹給事陪遊東嶽

玉虹千丈跨冰溪蓬島雲深路欲迷乘興偶緣青
瑣客歸與並度夕林西

文恭公遺稿卷三十一

尋白龍洞

尋山何必主人在乘興自隨田父來白雲已去不
復還千年寂寞洞門開

望白鶴山

車簷行盡西江道忽見雲中白鶴山面面奇峯如
卓筆八閭從此入天關

武夷和紫陽先生九曲棹歌

天公為我訂山靈宿雨初收山更清棹入寒流歌
未試羽衣先導步虛聲

扶翁剛上武夷船十里潯潯瀉碧川雲捲幽林初

日散丹峯無數點清煙 一曲

玉女誰名千仞峯昂藏自是丈夫容金莖玉露丹
霄迥欲借雲梯一萬重 二曲

大藏峯前一住船道人指點說當年僊蹤杳渺何
以問世事而今盡可憐 三曲

不見金雞空碧巖巖花巖草綠毵毵停橈更上題
詩石雲影悠悠千尺潭 四曲

碧澗縈紆路轉深白雲丹洞闕青林紫陽精舍屏
山下千載應同仰止心 五曲

謾問蒼屏第幾灣且登僊掌扣雲關萬峯寺上羣
壑靜心與浮雲一樣閒 六曲

小艇鳴榔汜急灘每逢絕勝得遲看玉蟾丹竈三
峯裏白露英英九月寒 七曲

路入天壺山漸開豁研洞轉碧溪迴與賒只恐溪
源竟更藏遊船入洞來 八曲

千載桃源路窅然武夷亦是避秦川窮源未了探
奇興更問靈巖一線天 九曲

宿天遊菴二首

一徑山椒通鳥道登臨忽訝萬峯低試看九曲來
時路煙靄微茫一線溪

天遊忽上憑虛閣洞宿仍分絕頂雲夜靜千峯涼
月白吹笙疑是武夷君

過峽江喜會念菴二首

玉峽清流搖畫槳蘭舟真在鏡中行青山兩岸多
飛瀑况有幽禽時一鳴

峽下揚帆坐起忽同江今夜見懷人一春懷抱三
年夢相對澄空月色新

贛州道中

亂石滿山三百里江流何但十八灘挽舟疑向銀
河去回首雲中看萬安

文泰公遺稿

過梅嶺四首

千仞梅關疑劍閣南通百粵北燕幽不緣明至
寬鉢鉞安得青衫此壯遊

儼山祭酒能相憶解道人生度嶺奇今日素心真
自憐結得浮海更前期

海嶺空聞不見梅長松夾路鬱樓臺停驂試問何
年樹道是唐朝宰相栽

雲封閣外山如織不見梅花入洞尋
雕刻分明瓊玉殿探奇還過白猿陰

書南雄公館壁

雙松寂寂照行臺獨客悠悠何處來夜倚天南望
天北猶疑直宿傍三台

過招隱岩

幽棲不見盧生蹟巖石猶餘招隱名遷客悠悠良
愧白雲丹樹自縱橫

經曲江遊南華

陳五山年兄鄭汝誠同遊

韶山入望都奇絕見說南華更不羣快覓籃輿乘
興往且拋簪綬卧煙雲

探湧泉

忽聞泱泱湧幽澗問道空山有湧泉叢棘自披窮
石竇滄溟萬里此消消

文泰公遺稿

濛裏別陳五山

同遊已厭南華勝惜別還登濛裏舟水碧沙明江
月白不堪分袂兩悠悠

三水別倫右溪

來寺下相逢處故人驚我亦飛來翠碧滄江寒
月白擊衣同上最高臺

答劉汝靜二首

自五年聯舟至芬格

平生剩有煙霞想落年來興亦奇海上蓬瀛不
易到何緣更與故人期

上橋迢遞來天上，遷客追隨事益奇。此去蒼梧一
千里，好憑雲霧盡襟期。

過瀟湘峽簡劉汝靜

崧臺本是蒼梧路，此峽誰傳瀟湘名。因念瀟湘人
別，淒然如對九疑清。

初至蒼梧二首

萬里蒼梧雲水深，瘴煙籠日晝常陰。江南有客何

緣到，自是當年孤矢心。

蒼梧自合樓丹鳳，凡鳥何緣亦此來。回首五雲天
正北，校書曾上鳳凰臺。

蘇東坡遺稿卷五

酬屠東洲方伯

夢裏蒼梧今忽到，天涯鴻跡更堪憐。清宵莫惜尊
前醉，明日相思隔瘴煙。

張立峯憲伯邀遊城東諸勝五首

放生池

放生池畔雙亭子，賓日坪東先月西。閒倚太平橋
上望，野花芳草似春堤。

呂僊祠

蓮園曾識春風面，洞宇今傳碧玉神。道人自是天
上客，彷彿滯此身。

飛翠亭

勝遊自愛水泉寺，移興還登飛翠亭。古樹曲根容
過客，亭邊樹根如門甚奇憑誰更勒銘。寺前有泉泉如

拱日亭

一尊更上孤亭酌，萬里同懸拱日心。莫道浮雲能
久蔽，從來天際有輕陰。

池南四亭

一見茅亭心自喜，池南况復四亭開。不妨日夕還
遊衍，幽賞人生能幾回。

留常徐川劉劍石二君夜酌

未奉小建南

卷五

本詩

憐君七載南寧客，忽漫相逢梧月清。莫向尊前嗟
白髮，徐川鷗鷺待新盟。

癸巳際日

往歲勞家憐作客，今年堪笑更無家。南雲北闕心
俱在，獨坐空庭白日斜。

送舒亞出之金陵二首

金陵僊子發蒼梧，出餞逡巡愧病夫。歲晚相逢春
又別，生憎江岸綠蘼蕪。

舒侯臨發領城送，還繫瀟江三日舟。明發一麾雙
旆遠，思公勢手上龍洲。

病起送客出郊有感

抱病經旬畫掩門偶因送客出郊村鶯啼樹暗驚
春老空負松谿花滿園

江上送客

十日不來江上頭江花江草亂汀洲賞心未了還
傷別歸路淒清月滿舟

寒食偶書

今辰本是淒涼節况復飄零海上遊一望鄉關四
千里七年孤負拜三丘

見螢

未恭公遺稿

蒼梧二月已螢飛江北江南見總稀爾亦何心自

明滅社陵遠客正思歸

內東園橋上

經旬不踏東園路忽見平池長綠波水檻初凭疑
泛舟御橋如夢憶鳴珂

答林國望二首

萬里乘槎入海天相逢如子更無前幽齋安得常
相對盡日論心夜不眠
露華風色晚涼天獨對芙蓉小甕前夜靜林空吟
蟋蟀滿庭明月未應眠

清明

嶺南二月苦炎蒸喜值清明濕寒雨風候依稀似
故鄉更聞杜宇啼煙樹

六月六日雨

榕六月雨如秋何處夾風不少休寄語紛紛暴
日者有時霜雪却蒙頭

走筆謝彭二守燕亭

草堂花雨淚痕深何處黃鸝送好音
百里欲隨鷗鳥到江心

過吳東園

未恭公遺稿

萬里春風欲暮天偶來東園醉花前烹魚煮蕨渾
無事更借梅陰一榻眠

先夫

莫問羲文先後天此心元是羲文前不緣色相離
虛寂止亦行兮坐亦然

佛子岡別陳蘇江同年

臨臯道上停驂處佛子岡頭話別時
萬里弟兄雙涕淚悠悠他日此堪思

宿樂安驛聞前三日驛旁土猶屯軍爭田警
殺甚慘感頗傷心為住半日平之

穩成相警事可驚猶餘殺氣繞空營方今天子
隆周德虞尚重看顧賢成

小紅荷開二首

大甕昔從無址種小缸今向嶺南栽祇應造化無
間止范露含風一樣開

小院閒庭已自嘉清秋况復對荷花幽香馥馥涼
風過疑是錢塘湖上家

讀蕭望之不就獄傳悲簡別駕汝諧

昔觀絕筆憐君事今讀漢書悲爾心千載望之猶
罕華顯恭未死已嗚喑

藤縣別諸生

梧州已成三日別藤縣還為信宿留不為山川此
濡滯祇緣諸弟重聯想

別王壯山

談經夜對梧山月送別秋隨藤峽風明日風清月
如儵然吟弄與誰同

雙競驛以上江流甚曲

山勢已窮江欲盡江流忽轉山還同盡日孤舟隨
屈曲達牕不辨日西東

泊四把村

園宿旋栽沙上樹鳴金忽動谷中聲呼尊坐對真
圖畫此地堪留閑苑名

雨中泊自良驛與霍梅泉易吉共夜酌

寂寞秋江此夜情蓬牕聽雨欲三更不妨對酒頻
消渴為有梅泉與易生

白廣文邀遊列宿峯

洞門古樹蕭疎映石屋飛雲縹緲來莫怪遊人坐
終日分明此地列三台

冰玉樓

冰玉樓頭風雨過不禁清絕更淒寒玉山水閣自
來恭公遺稿

今古紅樹紛紛不耐看

飲冰玉樓歸城口占

行客欲行猶未行高樓祇罷復歸城溪山似有重
來約依舊虹橋坐月明

送李半溪

大踏主人半溪雲先識半溪主人面何年鼓柁下
雲間溪風溪月還遊徧

十五夜見月有懷

十五年來聞此夕東西南北總飄蓬今年又對高
涼月一彌荒臺夜半風

題寄石東橋

霜落梧桐野草斑，丹華獨似主人顏。淵明去後空三徑，誰復如翁相對閒。

賦霍梅泉先登

公山勢遶金城，城下紫迴繡水清。千載堂封傳霍氏，松陰滿地白雲生。

天門閣

魯閨往代多豪傑，此地經過總斷魂。今日我來還獨喜，鬼門今已是天門。

尋開石見舊刻喜而用韻

天門閣三字久遺今日始尋出同遊

支泰公遺稿內卷三十一

南行萬里度天關，獨立蒼茫見海山。剪棘摩崖尋舊刻，欣然真擬北流還。

贈彭琢翁

振鐸歸來七十秋，茅齋映竹傍池幽。欣然乘月夜，訪何日還從杖屨遊。

題瑞泉石

平生未見瑞泉奇，清香更似中泠美。恨不移家住，鬱林朝朝來飲瑞泉水。

過大洞橋

大洞橋頭一倚闌，沙明水淺竹陰寒。匆匆行色還呼酒，恨不道遙石上看。水中有石可坐

春亭對雨

深院空亭雨更幽，滴池鳴葉響悠悠。坐來渾似松峯上，花雨溟濛瀉碧流。

生日在信宜辱諸君子過祝適北山鳴鳳臺成，因憶去年在容縣南山遂有思觀之意。

二首

南山有臺，今北山臺成。昨日試躋攀，今辰恰過南山。祝何日重從臺上還。

支泰公遺稿內卷三十一

十二

去年容縣對南山，登洞時從綠樹攀。今日竇江瞻北嶺，思親欲駕彩雲還。

送春用東坡韻

秋去冬來春復盡，蕭然蹤跡滯高涼。更無好鳥催歸興，時有幽花送晚香。

建新學喜晴

鳥鳴似谷絃，歌響風暖欲浮芹。藻香江外驚看龍虎踞，雲間快覩鳳鸞翔。

信宜陪玉溪犬歸棹

順流新漲歸，蓬駛細雨微風。五月秋兩岸，綠林花

氣發真疑並入武陵遊

再憶去年元日與潘笠江遊韓祠水井二首

韓山水井蒼梧勝會共潘郎元日遊一別春風還

此日遙瞻桂樹思悠悠

人贈我陽春曲何以盛之白玉函開誠如對美

本圖十峯秋月映寒潭

秋日陪郡博遊登高山三首

出城喜起登高約何事登來却惘然遊子不歸秋

欲暮黃雲白浪滿村田是日見禾稿有感白浪言

高同晚眺千山外落日輕陰莫浪愁天上浮雲應

盡掃八開明日是中秋時王子固雲陰恐妨中秋

千山迴合如屏障二水逶迤似帶圍誰道信宜非

壯縣萬家煙火亂斜暉

信宜兼梓二首

舍棹學梓自勝遊忽看新月映江派鳳凰山外龍

跡猶傳古寶州

宜坐似遊雲母殿夜眠如在水晶宮清山兩岸隨

流水四顧還疑在畫中

江上雜詠三首

倚棹林陰看不厭秋江空洞接槎牙雙藤自解纏

如繆孤樹誰看密著花

江行自適遊遊意睡起扣舷歌獨醒汀花岸草堪

怡翫水曲山坳盡日停

美人已作金陵客鑑水空遺蘭桂舟棹入山城秋

色森櫓聲月色思悠悠官船乃即守石公作松

白作金陵客

聞王溪丈過盜三首

公為高州不盜盜乃盜公非郭施之宜

逆彰輝之故高人聞之無不憤懣徬徨相

告欲泣其與雲曇張翁獨相對涕涕盡是

時聞公亦被固辱他固弗恤也又數日乃

聞盜未嘗敢犯公而舟則如磨矣復為公

善非為公喜也為世道喜也何也始公之

庶也民知之今則盜亦知之矣夫民之知

不足以勸人而盜知之乃足以為人勸何

也向使公盜民而富則今日亦不免是徒

為盜積也今貪漁之吏能保其免於盜耶

不能免於盜而終日營營以務盜民是將

悔其病狂喪心之不暇而民生有廖矣故

曰為世道喜也作詩三首賀公且以警世

云

見說橫槎逢惡少蒼蒼施報竟如何但令骨肉無
顏沛滿載清風亦自多

已知孝肅無餘物何事哀安亦倒囊貪職應嫌
太守從今不用上官航

昔日空囊元自喜今日無囊定不愁行吏營營為
盜積請看掉臂石高州

月夜散步

山城夜月近中秋皓皓清光冰雪浮此地何緣來
盤對攬衣亦向市街遊

臨武場簡謝王紹勳

少年磊磊王將軍

少年磊磊王將軍寧子滿月掃風雲當今總戎多
武悍願爾力學能兼文

送劉廣文樂軒歸

伏劍橫琴自束書謫居人復羨休居楚山千里迎
槐松竹陰陰護舊廬

鄔子驛阻風

鄔子驛前風景好青林赤岸近湖天他年還憶西
江事風雨通宵此繫船

重過湖港

昔年秋水已盡落今日春波猶未生兩岸青青蘆
荻細却疑舟在曲江行

登豐城曲江亭

關內曲江還嶺外豐江何事亦斯名維舟獨上江
天望南北風煙總繫情

出郭西

一月何心學閑閑今辰出郭喜看山竹裏人家花
外攢一泓流水白雲閒

千日碧梧軒對雨書懷

千里故園佳節同十年蹤跡任飄蓬小軒獨坐梧
桐雨欲寄遐心雲外鴻

懷鄔東廊

昔自南溪瞻北斗今看東郭在西隣如何復為簿
書累尊酒空酬蒲艾辰

鄭克菴年伯

某舅

某舅壯時曾過克菴年伯今三十餘年矣
何其某量移斯邑而公尚儼然如壯登堂

再拜喜極感生人世勿勿茲豈偶得八月

四日復安從珠履後宜不能已於言也

昔聞路國稱元老今見安成有達尊齒德三朝同

鄭重冠袍九十尚翩翩

送陳南江

十八年中凡四會迎薰閣上復離筵更為聚首知何地且莫辭杯未別前

程文恭公遺稿

卷三十一

十七

程文恭公遺稿集卷之三十一

程文恭公遺稿集卷之三十二

七言絕句

丙申閏十二月十二夜雪月甚奇剪兒甫奏

立杏亭前偶識

明月在天雪在地光輝相映一何奇金陵此夜真堪記獨樹空庭踈影遲

丁酉元旦

元日春雲夾雨飛南宮望闕思依依展陵還出朝陽郭沾濕不妨驅馬歸

春日郊遊登大祀殿

程文恭公遺稿

卷三十二

十八

松柏森森紫氣深瑤壇寶殿畫常陰維圖傑構垂千祀應識當年皇祖心

過介道士園亭

大觀已盡天居勝小憩仍過羽客亭臨水傍花還對竹閒尊盡日思全醒

章介菴請家大人遊神樂觀復登大祀殿

一春遊興渾孤負今日城南又送春鶯老花殘空復度滿林蒼竹籜枝新

送客有懷

一尊送客臨流水幾夜思歸夢碧山好趁春風無

限興鳳臺牛首覓餘閒

楊柳嘆

繞憐春日窺青眼又見薰風滾雪毵莫作輕盈無限態從來弱質不禁秋

贈吳石鏡菴信太學歸

鍾山玉立雪初晴刺棹東歸趁月行何日相携看石鏡金陵雪月定同清

送公堯山

三年相送梧江棹夢酒重逢白下亭明發京師一

萬里對床風雨銀全醒

木末公遺集卷十一

梅菴落書

共喜高堂俱耄耄還看封誥垂絲綸僊郎綵服南歸便正且梅開嶺海春

立秋先日集僚友水鑑亭觀蓮

衣冠坐比金蓮會水鑑池浮太乙舟吸盡碧筒猶

未醉涼風今日報先秋

再集用前韻

翠蓋冰花靜不飛行歌遙憶采蓮舟凭闌半醉微風過疑是西湖六月秋

圖亭雜詠二首

蓮池漸涸方憂旱一雨滌浹忽上階坐使小亭如

水閣蛙聲無數入幽懷

七月既望歸夜半還來小園挹清輝方池默對成

趺坐惟見女牆螢火飛

十月十五夜記

粉署霜空月倍明百年此夜何人為倚玉樓賦似聽天風環珮聲

簡一仲升三首

與仲升別二十五年矣重會金陵予忝司

職方適當直宿邀仲升同馬時冰雪滿地

木末公遺集卷十一

風景蕭然恍仰今昔慨然增感

三十餘年丁仲升相携今夜踏層冰露空佇立看

松雪此夜冷然各掛肩

蕭蕭殘雪滿林端寂寂空堂增夜寒雲際月明窺

竹院天階疎影隨琅玕

燈火官衙夜月清況看冰雪在簷楹故人相對還

佳興煮粥烹茶飲四更

贈陶新岑

江穩舟輕人去日月明風靜鴈還天相歡不厭春

休去宿時驚宵夢

借魏秋溪遊縣西曉發 是日白露

殘月中天白露凄涼風襲袂蟬煙低竹兜喜共青

囊容問水尋山出縣西

橫山再拜尚書墓西縣還登樞密墳滿地荆榛頽
石獸林一丘蒼莽覆松雲清并石獸不存

宿西不二寺僧言先君嘗三宿於此潛然有

不二還同落日來入門何事忽心推我翁三宿空

床在老僧指處終夜蕭蕭蛩自哀

東來小遺稿

中

冬日散步吟銅嶺廟口柘嶺高田諸路三首

樺山迤邐接銅山嶺路無人鳥亦閒忽見幽居環

水竹溪橋佇立聽潺湲

柘嶺未登雲鳥道林扉先上野人樓賞心翻墮思

親處不還遺蹤不可求

百年薪木高田路今日芒鞋拄杖過上下村原相

望處傷心世事日蹉跎

龍蟠對月有感

六年三見龍蟠月坐對清光感自深指授官階遺

鼎在風林霜潤亦哀吟

過清塘王氏墓墓先公少日讀書處也棟宇

依然先公不可作矣諦視泫然有述

青衿少日藏脩地金紫歸來感舊時棟宇依然人
事改躊躇瞻望不勝悲

弔胡奎山三首

西風獵獵不禁秋歸老相期負黑頭蹤跡平生空
舊路青山紅葉照人愁

青山紅苔自生愁更上新塘十二樓素旄旌旌人

不見夜深明月自悠悠

奎山舊宅幾相過五木嶺頭別意多

當送別嶺上
四助俞言高

東來小遺稿

卷五

今日自來還自去更堪將淚到雲窩

弔俞雲窩二首

過五木嶺甚愴然

纓哭奎山過五嶺又經石室弔雲窩傷心故友如

霜樹葉葉隨風柰若何

昔年去醉金堂月乘興還登石室雲風景依然人

不允洞門秋草挂斜曛

俞丘歸冒雨宿石鼓莊二首

石鼓山南此構堂熙謀今日已堪傷小樓孤榻秋

燈夜風雨淒淒欲斷腸

山莊自喜傍名山風雨柴門却畫闌賦就無衣還

獨卧野溪終日聽潺潺

歸自龍山登孤平絕頂

廿年悵望孤平路今日綠迴碧澗來山麓冷然清
骨髓人間何處更天台

庚子孟秋朔遙拜几筵風聲颼然感愴不任
不見音容三十月常如白下斷腸時龍岡今日秋
風至鶴鵲翩翩何所之

宵喜述

二十年來復值辛元宵燈火更憐人百年長擬逢

大恭公遺稿 辛到風月依然滿座春

趙白溪建夾溪橋成

驅石人梁海空乘輿亦愧濟川功何如野渡長
虹起行旅千年憶趙公

焦范溪侍御邀遊西閣

九曲池荒蕩草深摘星樓廢野雲陰不須感慨重
懷古明日重來即古今

首

新淦會沈南溪同年八載重逢下邳有感二
客懷曾對金川驛尊酒重逢圯上橋俯仰八年彈

一夢相看秉燭坐深宵

昔為遷客君憐我今為遷客我憐君世路祇堪成
一笑知心惟有隴頭雲

辛丑五月至京書懷

十年京闕夢重來逐客原從海上回莫訝風塵雙
鬢改一林桃李幾番栽

中秋風雨十六夜蝕十七光輝倍清時宿駕
音獨行堂階忽思金陵有感

中秋風雨昨還蝕今夜清光自耐看回首金陵翻
有恨庭階踽踽倚闌干

霜降詔 康陵有感

獨留歸騎 康陵夜共說先朝思轉傷萬籟無聲
山月上天霜露濕衣裳

遊西山九首

過永禧寺

五路入雲空矯首無橋不勝松夾路一開尊何人
已榜松蘿院我欲先題薛荔門

隨堤行

逢人都說西山好未到西山已自嘉廿里長堤
柳蔭一溪流水漾荷花

宿孫氏莊

源發未到香山寺，霹靂先過環翠堂。
遊真不似永思樓上更聯床。主人以建樓遺謝名

香山小坐來青亭前

樓閣千重，丹碧眩何如。小橋坐來，青滿山，霜樹真。
丹碧化是香山第一亭。

碧雲

入門不覺碧雲起，滿地縱橫空碧泉。可是源泉出
山外，化作碧雲飛上天。

妙應臺對月

湖上青山野寺開，黃昏燈火出樓臺。與君更上毘
盧閣，月色泉聲共酒杯。

交榆河

謁陵乘間度榆河，荒館全無車馬過。為道今年
報後，來羽檄復如何。

過一泓泉

一泓泉來雙塔西，青波滾滾自成溪。東流應與沙
河合，萬里滄溟知不迷。

仄嶺樓

仄嶺樓高試一登，百年豪興共峻嶒。隨雲更過門

家峪分水岡頭望 七陵

登中峰

萬仞中峰天與齊，層層紅樹倚丹梯。半空雨過苔
初滑，回首雲深路欲迷。

仲冬望月明獨行司馬堂偶詠

今宵小滿明如晝，星宿全無天更高。寒光向我照
肝膽，不獨林棲見羽毛。

復報國寺

一去塵寰五日來，禪林轉覺淨無埃。入門冉冉幽
香細，八寶雙花滿樹開。

散步

閑上猶窮千里目，步來消却一天雲。須臾白氣如
雙練，直上青霄巧似文。

卧陰

興來獨上千尋閣，卧去還栖八寶陰。滿地瑤瑤拾
不待，一天秋色夜涼深。

雨中長鼻蝶，吸八寶花心。露忙而巧中，可笑
花名八寶。今初見枝上，分明八寶粧。莫怪雨中長
鼻蝶，市朝人更比渠忙。

智化寺聞蟬

蟬聲自好更憐林歲歲初聞驚客心吾亦栖栖無
定在明年何處更相尋

長安偶成

一夜西風戒曉寒又看冰雪滿長安三年歲月尋
常又還過蔡軒理竹關

伏施氏和楊白二兄韻二首

風送驛驄過碧泉斯堂何幸集羣僊酒闌爭欲題
新壁為同居六世賢

皇都春滿萬人家之子斯堂盡綺紗莫惜尊前同
一醉雲霄回首鴈分斜

與王叔固同年夜坐

宮村比隣思往歲城角霽月坐今宵人生動作十
年別相對默然魂欲銷

送鄭次山二首

十五年前握大郡如今還向桂林遊交南息馬論
功猶喜紛紛不拜侯

閩中少谷詩名後驅藉風流今次山此去更酬山
水願星巖風洞聽潺湲

八月十一夜月

碧天秋月自憐人翠殿蒼煙遠坐看陰凝

絕壑不知風露滿衣巾

十四夜用前韻

夜深既月是何人不受人間半點塵明日中秋還
獨坐蒼松高挂白綸巾

陪張雙溪李朝望口占

中秋前夕坐空明天上冰輪如有聲坐對高涼五
煙客十年回首不勝情

十八夜月更佳

小院捲簾松栢深不知何處更山林月明露下天
如洗獨有秋聲伴苦吟

送劉少村任思恩丞

金堂歲暮惜離羣日日送行還送君鴈住衡陽君
不住思恩更度桂山雲

賦石橋書屋寄劉方伯

曾向天台訪石橋何年飛挂海門潮橋東書屋自
劉山夜夜焚香燭九霄

壽劉一松金吾二首

年年此日壽筵開只少斑衣學老萊我願麟兒天
上降為翁常獻紫霞杯

十載潞河曾對酒重來京國幾論心紅塵白髮元

無礙長坐亭前松樹陰

二月看梅

探梅已是隔年約牢落春寒今始開
偃蹇一枝風格在看來終是百花魁

清明感思二首

龍山終歲望悠悠此日遙思轉更愁
三度清明空却眼一盃寒食負墳頭
新阡宿思無限淒斷况逢寒食時
一陌紙錢燒不化願隨風去挂荆枝

餘李北岡

春分公道稿
屏新月照離庭共憶當年思惘然
興極酒深入不野碧桃花下一燈懸

出句郊偶述

乍見郊南似故鄉
故原高下鬱蒼蒼
蒼物華已屬清和
和猶聽鶯啼燕語忙

駕部相蔡軒前有小榆樹
壬寅五月嘗携兒

甫坐其下彈琴容有見之者笑曰
綠樹陰

中橋梓樂予顧甫亦欣然
今榆猶昔也甫

何歸乎獨坐其下不覺大戚
遂成一絕歌

以招之甫必有知也

庭榆依舊綠成陰
獨坐西風淚自深
玉樹凋零秋又晚
空餘明月照孤琴

癸卯十月之望飲姚江嚴允齋散步長安談

症首

三四年今夜月一年一度對清光
今年喜握嚴君手
酒後行歌意更長

雪綴栢屏時行役得對此喜述

玉堂坊老慙無分
白雪蒼屏尚有緣
坐愛寒光供

几席宦情如此亦悠然

滯風

未奉公道稿

十日潞河風色深
移棹還復傍洲渚
金臺縹緲猶堪望
應解當年戀關心

春分二月初九晚雪廿一夜河西雪

登舟兩見雪花飛
春暮餘寒尚作威
遙憶九重方獻賦
詎憐下土正無衣

對雪憶去歲

去年秋署當今日
正愛瑤階對明

對雪憶去歲

日經歲蓬牕還照眼
轉憐潯畔有餘清

天津會友二首

十年曠澤懷文會
今日天津續舊盟
高誼慙慙移

畫舫一尊深夜不勝情

介川何處開精舍我欲相携共此生要使寫行儀
後學紛紛簫鼓自無聲

題江亭

月秦淮花雨霽忽來江上倚孤亭隔江山色青

於梁益入亭中眼更醒

方巖和黃石龍韻

廿年長結飛雲夢今日飛雲至上頭壁上舊題人

不見天台秋色望悠悠

兩峯賈君有約相過久矣今年閏正十八日

春分道稿

忽來顧時宿雨新靈夜月伴佳徘徊精舍

溪橋之上頃之雲彩可愛因曰松谿月為

乃峯華乎把酒相看勝喜也口占二絕

經年有約過山家今日花間駐小車入夜峯頭雲

五色松谿月為兩峯華

山榭兀兀水潺潺把酒同遊亦舊緣望後清輝渾

不減松谿月為兩峯圓

龍游道中漫興二首

春雨絲絲春鳥鳴野田處處菜花明行人亦有風

雪與濕盡征衣還復行

雨後流泉處處鳴桃花映柳更分明山農軋軋驅

黃犢不覺聞人路上行

上航驛亭會楊止所舊實喜述二首

舊僚一自都門別三十人中君獨逢細數升沉還

一洗高陽有客已隨風

往事益如流水去清尊今向上航開燈前夜雨猶

堪記還擬柯山畫酒杯

對舟登舟

上航驛前真上航三衢春景更即當花明柳暗尋

常事萬畝千原蘆橘蒼

春分道稿

清明止所季泉放舟送至浮石

別亦偶爾逢寒食分袂真成折柳條急瀨放舟忽

數玉却無浮石便回棹

釣臺用宋張紫巖韻

蒼生不樹俯江空千尺雙臺雲霧中無以磻溪論

出處貞風只許穎箕同

蘇門書感

棹入蘇門淚不禁胥江千尺恨同深昔年祇怪浮

鷗事今日真傷祗憤心

桂惠山雜詠四首

四月六日安縣筆於東川

放棹城西野水陰，惠山佳興已侵尋。
梁谿十里明於染，且上危橋一振襟。

西定橋西野更幽，許溪恰受木蘭舟。
蓬牕隱隱穿林樹，時礙殘花墮酒甌。

林樹時礙殘花墮，酒甌時礙殘花墮。
人問猶讓中冷第一班。

咫尺川原千里分，太湖遙望空氛氲。
夕陽猶逗松生處，他日還披秀嶺雲。

尺川原千里分太湖，遙望空氛氲夕陽。
猶逗松生處他日還披秀嶺雲。

挽金相川

生前逸行儀，桐里身後遺。文照潤州旅，殯蕭蕭元。

有數百年正氣大江流。

登雞鳴山示諸生四首

雞鳴山上曾如何，聖學分明不在他。
善天原頭分舜蹠，此中對景莫蹉跎。

雞鳴山下辟雍開，黼座時閒聖極來。
建學名山應有意，要從昧旦日栽培。

雞鳴六館惺惺念，試問當年惺惺幾人。
三盡悟亡猶雞鳴而起，盡華草只是工夫錯用之利有盡時蹠。

雞鳴而起盡華草，只是工夫錯用之利有盡時蹠。

亦元律何人也是善師。

山雲子

百年已滿蒼生望，今日歸來共石盟。
兀坐亭中無一事，青山長看白雲生。

磐阿禪洞

結屋招僧為別業，孤雲野鶴共生涯。
客來何以供清話，數滴珠泉自煮茶。

錢張惟貞於辟雍君子亭

萬竹青言覆短亭，一泓辟水照人醒。
倚闌坐對清尊好，明日船歌何處聽。

宴趙西津宅

及日水盤宴主家，滿天風雨倒銀車。
涼生几簟斜陽盡，更踏青苔去看花。

謝杜錦衣送瓜井詩

西津遺我東陵種，瑞翰仍將白雪篇。
未忍孤吟還獨刻，須君更看小池蓮。

送梅平野判長沙

危山世業五車書，虎觀春風三載居。
賈傅長沙君別駕，才名千古一相如。

送方竹成判荊州

漢帝崇儒開虎觀，談經美滿能文一麾入作荆。

州倅吏事通知更出羣

送馮中隱判韶州

韶峯六六張余里曲水雙雙湏武流十載舊遊今
爾倅風流瑞為繼前脩爾倅風流瑞為繼前脩
詞弄馬中隱亦同趣者故云

送太學典饌王克明赴汾州幕

昨雍典饌亦清流爾更經綸似鄧侯聖代掄材方
齋類定書記向汾州

病起步講院蓮亭

一日不來四吳亭一色菡萏空冷坐來却聽黃
鸝啼似訴花殘酒易醒

送徐子惟謨謁選

芳草春正正三月鵲鳩催雨半晴陰相逢徐孺還
相送江水東流情共深

局在山同年守衛見訪喜述

雞聞看虹分手處松谿聽雨對床時夜深感嘆不
成寐明日停雲先有思

送曹蘭社司論二首

一澗依微傍碧山共君石上聽潺湲莫言世外多
忙客到此心亦自閒

高軒三三百年情五月溪深暑雨晴小戲華峯頂
盡醉不知何地更論評

問桃柳

昔年嘉會爾何在今日空庭君始芳可是為子傷
寂寞故移春色護門墻

桃柳荅

乍無乍有君休訝非種非移自結根聚散榮枯皆
偶爾千尋蹤跡更誰存

登然臺

悠然臺上一登覽正足花月柳暗時春色無端翻
淚舊題石是望思何

一種竹

十年筆可此君約誰為龍岡借一枝今日春風價
風願渭川煙雨更相宜

書龍山享堂壁

溪聲入夜蒸風急山色迎秋帶雨寒獨坐虛堂心
似水閒看鳥相欲成丹

聞王伯賢順天秋薦

龍山諸子藏脩地虎榜今憐爾最先一倡從來多
眾和功名須不負青編

無題三首

西水驛前三卯白宣公祠下一燈香欲將歸夢隨
飛鳥月落沙寒不過汀

雲母堂前月欲低玉人還坐畫屏西銀河水澗人
歸晚敲斷金釵聽曙雞

蒼溪萬頃兩洲孤洲上分明是畫圖中有神龍抱
霖雨將施六合試寧都

卷三

三

程文恭公遺稿卷之三十二

程文恭遺稿三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程文德撰此集二十三卷以前皆文二十一卷
以後皆詩較松溪集爲賅備然體格則一也

奉使集二卷

〔明〕唐順之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唐鶴徵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北奉使

集二卷》提要

勅諭一道

勅兵部職方司署郎中事主事
唐順之嘉靖三十年談薊鎮
督撫官奏稱本鎮兵缺少欲
行召募選補分區設將操練
防禦兵部題覆允行經今八
年邊臣玩愒全不經心每遇
防秋輒稱兵數不敷多調邊
兵糜費糧餉司計告匱皆由
於此夫主兵不練邊兵之調

勅諭卷一

何時而已况連年遠戍人情
不堪今特命爾前去薊鎮會
同東西巡關御史查照兵部
原題事理照依區分逐一查
點見在兵若干缺少若干及

勅命卷二

二

閱視曾經操練堪戰與否俱
要從實回奏以憑處治其缺
少兵數目今作何抽補增募
及責限將官如法訓練務要
堪以禦敵以免歲調邊兵爾

宜悉心區畫來聞欽哉故勅

勅

命

嘉靖三十七年七月十九日

之

實

勅命卷一

三

部劄一通

兵部爲遵照舊規 請明調遣以重防秋事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照得該本部題前事內開議照薊鎮切近

陵寢 京師關係甚重自往歲虜變之後節奉

明旨選練兵馬分區設備減調邊兵以圖久安長治使該鎮諸臣果能仰體

聖心募選土兵補足原額分投訓練期濟戰守則邊關之地人皆爲兵數年之內兵皆可用虜謀可以豫伐邊兵可以免調錢糧可以節省夫何玩愒因

部劄卷二

循年復一年一卒未練每遇防秋專恃客兵以致各鎮士馬疲於奔命司計芻餉窘於供億委非經久之計况前項入衛兵馬先該總督楊 具題駐劄關外該本部議擬聽候臨期酌量虜情緩急奏請定奪今總督王 復又分布古北潮河具奏紛爭仰荷

聖明垂鑒特下臣等通行查議除宣大入衛兵馬三枝已該臣等議覆二枝駐劄懷隆一枝駐劄昌平聽內外有警相機策應無容別議外其本鎮練兵事宜誠爲禦虜第一要務即今若不及時整頓主

兵終無強盛之期客兵永無息肩之日臣等謹據

明旨查據原分區數東自石門寨起西自鎮邊城止各區設有叅將分守守備提調把總等官俱有原額主兵數目及本鎮鎮守總兵分守各副總兵并各區遊擊亦有額設兵馬相應查理以備捍禦合候

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巡視東關御史王漸東自石門寨起西至古北口止西關御史蕭九峯東自黃花鎮起西至鎮邊城止各親臨關營隘口照依區分一一查理要見二十九年以前原額軍馬若干

部劄卷二

以後抽垛若干召募若干解補若干班軍若干通共若干老弱逃亡若干緣何不行換補現在若干曾否操練有無堪用中間老弱逃亡即便行令總督王 督同鎮巡等官歐陽安馬珮設法選補抽募務足原額責成總副叅遊守備提調把總等官揀選精銳分別奇正併力戰守則將各有兵着實訓練使兵皆有用盔甲器械有無完備作何修整騎操馬匹有無足勾作何處補主客供餉有無缺欠作何充裕其訓練事宜與一應戰守方畧一一詳細具奏 定奪事完該鎮督撫即將補練過名

數備細造冊奏繳青冊咨部以憑查考如有仍前玩愒時日本未補完而妄稱已足原額本未選練而妄稱精強可用支吾目前致悞邊計者聽本部指名參奏處治每年終聽巡關御史查照本部節次題准事理清查一次各官部下有無缺少軍馬數目分別等第具奏以示勸懲庶主兵日強而邊防自飭戎務日新而虜患可弭矣等因題奉聖旨是勦鎮總督等官不遵旨練兵靠定邊兵調以自衛倖虜不至輒相玩怠以致各兵頻年遠戍人情不堪糧餉多費歲復一歲何時而已該鎮原分

部劄卷一

三

各區兵馬你部裏差郎中一員與同巡關御史便逐一查明閱視兵數多少及有無操練限一月內回奏目今防秋已近責限王忬歐陽安等尅期嚴督操練防禦如再違延參奏處治其各邊兵馬明歲量為減調你每定擬數目來說宜大兵駐劄懷隆昌平地方依擬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外所有差官事宜呈乞題請案呈到部看得前項事宜既經奉有

明旨所據該司具呈前因相應題請查得本部職方司署郎中事主事唐順之留心邊務堪以差委

除本官并隨帶吏書廩給口糧馬匹查例應付外合候

命下行移各該衙門請給

勅書關防即付本官欽遵前去會同巡視東關御史王漸西關御史蕭九峯查照原題事理親詣該鎮照依區分公同查理完日徑自具奏回京再照勦鎮邊垣東自石門寨起西至鎮邊城止延袤二千餘里每區關營必須處處經歷各營兵馬必須一一點查中間戰守事宜亦有應與督撫等官計議而行者一月之內誠恐辦濟未周合無少寬

部劄卷一

四

欽限使各官得以竭盡心力着實幹理庶於邊防有益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等因嘉靖三十七年七月初九日題奉

聖旨是欽此

部劄一通

兵部左侍郎臣江 等謹

題為議處倭寇懇乞

天恩差官共圖安攘以保萬世治安事職方清吏司案呈浙江舟山地方久被倭奴殘孽負險盤據緣係兵疲人玩呈乞差官前去大振兵威協力督剿以靖地方案呈到部臣等看得牖戶之計當徹桑於未雨兵家之算宜求勝於未戰東南地方倭寇煽虐已非一日中間雖節被當事臣下仰伏天威先後殄蕩但方屏息於此復馳驚於彼禍本已

部劄卷

又一

剪殘孽未除者多緣水陸兵將不肯協力文武庶寮罔能同心或海防地利設險未周兵連日久人心滋玩兼以民窮財匱供億維艱即今若不早為整理切恐貽毒益大委宜特差部臣肅將明命前往協力經畧共圖安攘長策查得本部郎中唐順之生長地方久諳夷情素曉兵機近奉旨查閱剿鎮兵馬一入經畧兩關振飭旋收堵截大膚之功相應差遣恭候

命下本部請給

勅書關防行令本官前往浙直地方會同督撫等官

督責大小將領并兵備有司遵奉

嚴旨先將舟山見屯餘孽設策協力必致蕩平中間若有水陸兵將司府等官仍前不行協心共濟時艱者即督令併力或會行叅奏以憑處治及將浙直緊關海防處所或遵照舊

制或斟酌時宜或增兵易將或掄才儲糧一切戰守機宜俱要區畫周詳會奏上

請施行以防來春倭患以保財賦重地庶羣策羣力並集兼收軍威自振而倭奴不患其不平矣再照江北江南等地方倭久垂涎亦應防禦及與舟山

部劄卷

又二

餘孽有相關策應去處合行各該巡撫一體會同施行併將明年攘夷安內之術足食強兵之計限上緊詳議條奏本部仍咨行南京兵部并操江都御史共為先事之防以伐島夷之謀凡足食戰守有應計處作速奏

請定奪施行緣係議處倭寇懇乞

天恩差官共圖安攘以保萬世治安事理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奉

聖旨是着唐順之去寫勅與他

奉使集卷之一

兵部職方司郎中唐順之著

覆勘首疏

伏惟

陛下洞鑒邊臣玩弛之弊欲補兵練兵為邊境久長之計甚盛舉也臣愚昧踈闊不足以備使令夙夜祇懼不敢自寧臣謹會同山海關巡關御史王漸從石塘嶺起東至古北口墻子嶺馬蘭谷又東過灤河至於太平寨燕河營盡石門寨而止凡為區者柒查得原額兵共柒萬陸百零肆名見在肆萬

北奉使集卷一

陸千零叁拾柒名逃亡貳萬肆千伍百陸拾柒名又會同居庸關巡關御史蕭九峯從黃花鎮起西至於居庸關盡鎮邊城而止凡為區者叁查得原額兵共貳萬叁千貳拾伍名逃亡壹萬零壹百玖拾伍名總兩關拾區之兵原額共玖萬叁千捌百貳拾肆名見在伍萬玖千陸拾貳名逃亡叁萬肆千柒百陸拾貳名此外又有天津河間等衛春秋兩班官軍貳萬貳千貳百捌拾貳員名又有大水谷白羊口曹家寨遊兵叁枝共玖千名其各區原額見在逃亡老弱花名細數容臣等造冊 奏繳

外臣竊惟致弊之端兵之缺額之故易以見而兵之不練之故難以尋至於救弊之策補兵猶易而練兵則難故臣竊以兵之不練與練兵類末爲陛下陳之臣嘗讀史漢光武以漁陽突騎定天下以至於唐藩鎮專兵而盧龍一道常虎視河北唐人所謂其人慷慨勇悍而沉鷺者也薊兵稱雄其來久矣比臣等至鎮則見其人物瑣瑣筋骨綿緩靡靡然有暮氣之情而無朝氣之銳就而閱之力士健馬什纔貳叁鈍戈弱弓往往而是其於方圓壯牝五陣分合之變既所不講劍盾槍箭五兵短長之用亦不能習老羸未汰紀律又疎守尚不及戰則豈堪其間伉壯可選者惟各關寨夜不收千餘人及三七建昌兩營古北燕河兩區巡撫標下民戶身壯數百人而已嘗竊惟之所謂漁陽突騎慷慨而沉鷺者今又安在也自國家定都燕京而薊鎮在甸服之內百餘年來雖熟夷時有小警無大兵革荷戈之夫含哺垂白故養養偷惰之習日以成而激烈蹈厲之氣日以銷逮庚戌年間北虜諸酋合謀入寇又仰賴

聖明主斷

北華使集卷一

二

山陵
廟堂贊議深惟北門管鑰之地

官闕至慎至重不欲以寄於疲夫懦卒之手遂乃近檄宣遠遠徵延固拾萬之師雲擁輻輳先嚴所震醜虜喙息雖則甲冑蟻虱於道遂耗軸置竭於轉輸亦其時之不得不然也邇年寬河之寇遼兵禦之猶不能遏其鋒竟至深入往年土墻之寇賴延綏之兵極力抵塞虜纔遁去若以鎮兵當之誠不知其勢之所至矣然而事出從宜本非經制練主減客

北華使集卷一

三

聖諭久頒不謂自是之後邊兵徵發歲以爲常而督撫諸臣因循襲玩遂使鎮兵置而不理其居常祗以充運灰搬石築墻之役而未嘗教之坐作擊刺之節其有急祗以供守墩坐寨擺邊之用而未嘗責之臨陣禦敵之事八九年間爲督撫者亦幾何人中間以練兵爲說謂不在增兵而在練兵者僅見總督楊博一疏而已然則兵之積弱已非一日之故而兵之不練弊亦久矣所謂專倚邊兵不練土兵者誠如

明旨不敢飾虛竊以爲目今權時之宜且可責鎮兵

以爲守量調客兵幾枝以爲戰待鎮兵練得一枝
精銳然後將客兵再減一枝至於舉軍盡練得精
銳士爭抵掌人賈餘勇一旦遇虜必不退懾屹然
足爲北門倚重然後更議免調之期則望實不失
而經權兩得也置額之曠缺既如彼練法之踈闊
又如此副叅遊擊袁正等至千總提調以下俱合
有罪但人之來去一常任之久近不一合無

勅下兵部備查前後諸臣在任日月分別輕重具奏
至於督撫總兵諸臣職在總領關係尤重自嘉靖
參拾年以後曾奉

北奉使集卷一

四

明旨者俱屬誤事其去任諸臣合

勅兵部查奏竊照今任總督王忬總兵歐陽安巡撫
馬佩等既承

明旨却昧壯猷但知番戍遠調足辦目前不思蒐乘
詰兵用圖久計一卒不練

聖鑒甚明三萬缺籍典守安在遂使徵兵給餉役費
無已勞師匱帑誰任其咎以上諸臣歷任則有淺
深誤事俱屬有罪但近奉

明旨今防秋已近責限王忬歐陽安等刻期嚴督操
練防禦惟復防秋之後

聖明自有定奪臣不敢擅議緣係遵舊規
請明調遣以重防秋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嘉靖三十七年九月初三日奉

聖旨是各區兵數缺少三萬不行查補及一卒不練
督撫等官所幹何事兵部從實查叅看了來說欽
此

北奉使集卷一

五

條陳補兵足食事宜

臣竊惟補兵如補敝衣敝壤則易而補級則難故叙補兵之說凡五條兵之與食喫緊相關故附以築牆工食及邊糧之說凡三條伏蒙

聖諭令臣悉心區畫來聞臣不敢不竭其愚伏惟聖明裁擇

一清弊源以收逃卒臣閱軍勦鎮究軍所以多逃亡之故皆曰邊牆之工卒歲不休轉石顛崖伐樹深澗力辦不及貸錢賄賂加之各關夷人乞討無時旬撫月賞悉出窮軍將官侵剋毛釐剝削文吏

北溪使集卷一

六

盤點番增漁擾窮軍生計止是月糧斗割升除而月糧得入軍腹者幾何矣至如召募之軍多非土著不緣身迫窮窘誰肯自同罪謫衣糧既不滿望工作又盡其力勢如鳥徙亦何足恠兼以石塘古北本號苦寒地既虜衝土尤磽确哨守之勞已甚資生之計盡無原與逸肥之軍一切衣糧不異是以募軍之逃尤甚於他軍而石塘古北之逃又甚於他處也竊惟國家恩爪士以冀死力豈欲縮其口食以饜餓豕之私求而又奪其生計以佐設險之公費乎且國家歲出築邊銀數十萬兩而又

令窮軍賠賊歲給撫夷銀三萬兩而又以累窮軍臣不知其說也今欲抽軍操練則一身不能兩役墻工自須別議至於撫夷之費合令督撫諸臣仔細計算如國家歲給穀用則已不穀則請於

朝廷別爲區處一毫不以累窮軍其將官文吏貪饕之輩重法禁治但使窮軍全得一石月糧長孤畜妻自然不走至於苦寒之輩緣軍士衣糧普天同例縱欲加厚其道無由臣思得一說京邊折銀給軍皆是六錢五分勦鎮獨是四錢五分始者蓋因本鎮米賤權爲節減原非經制且夫糴之貴賤因

北溪使集卷一

七

地腴瘠假如腹裡糴價五錢六錢則窮邊斷是八錢九錢奈何使苦寒與逸肥一樣同折非稱物平施之義也合令戶部量地均算自勦鎮苦寒米貴之處照例給與折色銀六錢五分在國計則本分之外毫末不加在窮邊則同輩之中已稍優厚其逸肥米賤去處自不得援此爲例若謂銀不可增則如前時總制楊博所題鎮邊橫嶺事例每年十二箇月悉與本色亦無不可如此百方體悉庶足繫屬其心不然雖終日撙以徽纆猶難保其不倍鎖而夜走也

一專責任以嚴勾補照得剗鎮之兵自內地衛所抽往邊關譬之泉貨衛所乃其出產而邊關是其轉輸處其逃邊關而潛回衛所則衛所實淵藪之轉輸有缺責之出產逃逃不獲問之淵藪然而逃軍往往不補者蓋是營衛互相推調營官則曰衛所窩逃軍納月錢而不肯解也衛官則曰營官剗削軍士以致之逃而我無奈何也營衛本爲一體而矛盾若此則無官以兼制之之故也該鎮得兼制營衛者惟督撫而督撫大臣專理兵機勢不得親細事其下惟有兵備道合無請

北奉使集卷一

八

勅一道以補軍責之兵備其營官之剗削與衛官之窩逃者兵備皆得重法治之營官以逃軍多少而輕重其罪衛官以補軍多少而輕重其罪併論衛官補軍之多少與營官逃軍之多少又以爲兵備功罪責任既專缺額自足其補軍之法逃軍先儘本身故軍先儘子孫不足則均之同伍均之同隊以至通一衛之餘丁而補之又不足則取之城操正軍於勾補之中窩塚充之法大率務如原額而止然缺之於數十年而補之於一旦太急則人情不堪合令督撫與兵備計議量其缺軍分數一年

可補完幾分年終如其分數而責之其亦可也

一定班戍以便人情照得古北石塘一帶曩緣旁近州衛被虜殘破因而塚募遠軍當時塚者迫於今而不敢不行募者貪於利而不顧其後及至戍所營房亦無晁錯云人情非有匹偶不能久居其所此輩往往身寄窮邊家懸千里采薇之遺既久及瓜之代無期齎送屢空衣鞋莫繼始於潛返馴致久逃揆之人情殊非得已是以日逃日解隨解隨逃逃解相仍徒滋煩擾近者督撫開移遠就近之例臣亦有首逃區處之文因而首者紛然益可

北奉使集卷一

九

見其情矣臣以爲不與區處則無以回逃者之路若與改編則又恐搖居者之心酌中二者頗得一說但係六百里之外或分爲兩班一班備春一班備秋或并爲一班半年城操半年秋戍其在官則向之終身逃竄孰與得半軍之用其在軍則向之終歲浮寄孰與得半鄉之閒既可稍近人情又不改移原戍詢諸逃卒亦儘稱宜且戍軍在其鄉則食減支六斗在邊則食行糧四斗五升則是一軍止食半軍之米在邊扣其餘米亦足顧募半軍待本處募軍足穀原數然後將遠軍更議改編其五

百里之內及舊額之軍不係以後採募者自補原
成處所絕不得援此爲例

一處民兵臣聞長民者貴因事以爲功則民不困
而事易成今薊鎮民力亦已竭矣不可以加矣而
薊鎮之兵與馬方患其不足也查得永平府志書
所載本府原無民壯正統末胡虜寇邊僉設民壯
二千五百名可見畿甸民兵原爲被虜而設也即
以本府備虜之設還爲本邊備虜之用閒時則州
縣駐操有警則就近守邊度永順二府可得民兵
六千人分爲二枝每枝統以一遊擊督之兵備而

北奉使集卷一

十

隸於巡撫閒時止用原設工食守邊則給行糧而
已此爲官不增糧民不增賦而坐得兵六千人也
又查得山東有馬民兵三千名原爲薊鎮而設今
暫用之南征事已則須仍還薊鎮若使不用其人
而徵其功食以爲本鎮就近顧募之用則山東民
兵每名歲該工食銀三十餘兩三千名歲徵銀九
萬餘兩就近可顧募步兵七八千人又查得薊鎮
事例歲該取腹裏減存民壯工食以爲本鎮募兵
之用今此銀不知積之何所但得銀三萬兩足顧
募三千人此亦爲糧不增於官帑賦不加於薊民

而坐得兵萬餘人也又查得薊鎮缺馬多從兵部
允給合永平一府歲該解備用馬九百餘匹若停
兩年該解之馬又貼以遵化等縣寄養馬一千餘
匹以給薊鎮民兵足成馬兵三千人且京師之馬
不必給薊鎮之馬免於解京互相抵兌兩爲便
益其兩年之後自照例解京如故此所謂民不困
而事易成者也

北奉使集卷一

十一

一處班兵竊聞聚兵者先料其食薊鎮主兵若足
原額將及十萬即使月糧一半折銀亦須本色米
六十萬石歲歲轉漕胡以辦此則是舊額不足正
苦少兵舊額若足又苦少米矣今補主兵以免客
兵也免客兵以省費也臣嘗計之客兵每歲防秋
四月該支行糧一石八斗主兵一人每歲該支月
糧十二石出戍百里行糧又在其外主兵一人之
費足抵客兵七人之費而有餘主客之馬費亦如
之然則調客兵代主兵計各處則爲增費在薊鎮
則爲省費也補主兵代客兵計各處則爲省費在
薊鎮則爲增費也今欲米不增於薊鎮兵不煩於
遠調惟是班軍可以經久查得薊鎮天津河間等
衛春秋兩班官軍已有二萬二千八百八十二員

名或於京班中再撥一枝兩枝或於班軍原衛抽補餘丁一枝兩枝足成三萬人以充該鎮主兵之數而以遊擊十人分統之間時則於原衛駐操防秋則於該鎮上班駐操則本處兵備監督上班則該鎮兵備監督其原衛官聽該管遊擊節制班軍如有老弱逃亡原衛即與僉補此其糧不增而兵足所謂經久之道也

一築邊工費自來邊牆皆是軍民兼築今欲抽軍操練所謂牆工自須別議其原編順天等八府民夫遠則徵銀顧募近則派夫上工若以派夫計之

北集使集卷一

十一

每夫一名一月該盤纏銀二兩百名該銀二百兩每夫百名一月止築牆二丈每牆二丈又該官給鹽菜銀十兩則是二百十兩之費止穀築牆二丈若以顧募計之每牆一丈該銀十五兩則是銀二百十兩該築牆十四丈矣顧募十四丈之費止抵派夫二丈之費是差却七倍來往若一槩徵銀顧募則官得七倍之贏民免去家之擾牆獲早完徵發亦息只是夫與價互換之間而其利如此一復本色以存久計照得荊州倉糧遮洋總二十四萬石百餘年來元運本色並無升斗折色至正

德末年始議折十萬石嘉靖十二年又議折四萬石彼時建議之臣偶見本鎮米賤糴價不上四五錢以爲九錢一石徵銀而以六錢一石給軍則國與軍皆有贏羨又省造船漕卒之費是以輕議變法曾不慮及歲有豐歉糴無常賤今年灤東饑饉一石折色不足以糴四斗本色諸軍坐困菜色至今況自古轉餉以人權米以米權銀必三相稱乃無偏重彼時薊鎮原無大虜聚兵甚少故減米增銀猶謂時宜今聚兵至十餘萬歲費主客銀七八十萬而米不及十四五萬一旦窘急無處糴買不

北集使集卷一

十二

得已則空運京師脚價轉多騷擾尤甚非得計也故臣以復本色爲便又諸邊皆是陸運故致米爲難荊州一路水運故致米則易至於造船漕卒諸費但取昔年未變折色以前之舊法即是今日欲復本色以後之定規故牘尚在無俟他求縱不能盡復本色亦可先復一半七萬石使該鎮每年給軍之外餘糧常有二十萬石在倉然後更議減本加折蓋嘗覽史記貨殖傳載諸富家多積金帛而任氏獨窖倉粟遇歲饑諸富家金帛盡折而入於任氏趙充國亦言湟中糴米三十萬斛諸羞不敢

動矣諺曰小可喻大田舍翁作家與老將籌邊未嘗不以多積粟爲先務慮至深也

一處轉般以便支給照得灤東一帶軍士原在永平山海等倉支糧後海運既罷始移在薊州倉薊州去灤東遠者五百餘里自來未有往返千里而負糧者甚至一石之米不足以償盤剥之費窮軍毒苦不能盡言前年虜酋入犯馬蘭谷止因牆軍遠出支糧嘹援不及竟至深入破堡殺將其爲邊境之害深矣邊境之害既如此窮軍之苦又如彼而卒莫有爲之處者戶部重惜腳價也臣竊計之

北華使集卷一

十四

灤東之運一歲須米三萬石自薊州倉運至永平急則驢駝人負度用腳價八九千兩緩則車載腳價可六千餘兩而足國家歲爲薊鎮費銀百餘萬兩乃靳此百分之一至使軍苦無訴又使虜得乘隙則是所惜至小所損甚大合無置一戶部分司於永平使與薊州郎中相首尾歲增腳價六千兩其本色三萬石與折色銀數萬兩悉運至彼處支給軍無遠支邊不缺戍計亦甚便又臣所謂腳價者非必歲歲而用之也訪得灤東等處大率十歲而九收豐收之年不必運米但取銀於薊州而

糴米三萬於永平本處則腳價亦自不用即以減存腳價亦作糴米本銀六千兩銀可得米萬四千石若十歲豐收則米當至十四五萬石即以此腳價所積之米賤則糴貴則糴收其美利還充腳價而本米常在則十年之後所謂歲增腳價出於戶部者亦不必用矣此亦富邊之策也則是國家所損至小所利甚大特在立法之初戶部擇一有心計司官經畫之而已奉聖旨該部看議了來說

北華使集卷一

十五

條陳練兵事宜

臣竊惟兵之精不精係勦邊安危勦邊安危係畿甸利害非可容易且夫勦鎮猶之家也以兵爲牆垣而以屬夷爲藩籬猶之身也以兵爲爪牙而以屬夷爲耳目故以夷情附練兵之後共九條臣欽奉

勅令臣悉心區畫來聞臣迂闊書生軍旅未學豈足仰承

聖意亦效愚者之一慮而已伏惟

聖明裁擇

北來使集卷一

十六

一責大帥以主練夫軍旅之事非可以人人而能也至於變疲卒爲強兵卒能以積弱之餘雄冠一時者自古以來其人亦僅僅可數何者其規模闊大必有廓輦驅駕之氣其工夫精細必有沉鷲縝密之慮所謂精神折衝者而後可以語此耳勦鎮之兵積疲久矣自庚戌虜寇以來所恃者邊兵而已鎮兵止以充擺牆守垛之數如偶人之持挺耳今

陛下責鎮臣曰練兵鎮臣亦唯唯曰練兵倘或異時邊兵既散虜患卒至而後知鎮兵之債事也亦已

晚矣是則今日邊臣易以任其責而異時疆閭誰與同其患雖重罪邊臣其何益之有與其懲既往之舛誤孰若慎將來之責成請

陛下聖明洞視督撫諸臣與

廟堂再三斟酌其人必足以任此而後以付之使其人亦自以先資之言陳於

上曰幾年而後鎮兵可精幾年而後邊兵可罷而

陛下因以考其成則所謂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者也

一定區帥以分練夫官以久任成功而疆圉之臣

北來使集卷一

十七

尤更不可數易臣至勦鎮問某叅將則曰到任纔數日也問某遊擊則曰到任纔一月也是時已逼防秋竊以爲將官朝來暮去若此萬一虜入得無債事難矣况欲練兵爲長久計乎請以防秋之後督撫諸臣遍閱叅遊等官區別具奏其不才者而黜之其宜於內地者調而徙之悉取各邊將官結髮慣與虜戰有威名而識陣勢者一缺具三四人以聞而內地選悞未嘗見虜之輩與油猾鑽刺之人一不得與其間

陛下下之兵部而每區各定叅遊一人以爲區帥是

謂以邊將練鎮兵縱不得邊兵但得邊將庶幾練鎮兵爲邊兵也其人既定約以三年爲率不許陞調非有大罪不得輒易小罪則戴罪供職大罪亦卽於本處立功不得復還原衛三年大計其功罪而賞罰之下至提調關寨等官亦准此爲例如此則將官自知責無所諉而不敢不盡心於練土其士卒亦知將有常屬而不敢不督率鼓舞以從其令矣其與朝來而暮去者功相百也

一明賞罰以勵士夫肅隊而趨挺矛而舞非以爲戲也將責之以臨陣禦敵之實用也責之臨陣禦

北來使集卷二

十八

敵之實用而不以臨陣禦敵之賞罰施之則亦戲而已矣史傳所記子玉治兵鞭七人貫三人耳孫武以婦女試陣法而戮其女隊長二人然後鼓之而無不如志然則古之治兵者大畧可見也請於常廩之外多儲金錢以賞其用命者以作其投石超距之氣其不用命者縱不能盡如臨陣之刑而軍令所謂鞭撻貫耳等類許將官督操亦時一行之以示威或懲爲伍法罰及同伍紀律既明人心自肅至其臨陣庶幾畏我而不畏敵矣

一雜邊兵以同技臣惟練鎮兵以代邊兵也將以

代邊兵而不教之以邊兵之法是織而不問婢者也今諸邊之兵後雖以漸減調而延綏遊兵則勢未能遽罷虜人所憚惟綏兵耳宜及綏兵之未罷雜之薊兵間而教之每薊兵百人雜綏兵二三十人授之以綏兵之長技而試之以綏兵下營走陣遇虜鏖戰之法至於號衣語言無一不效之而與之同又以其暇時使綏兵談說虜人之情狀與對敵勝敗之故事以熟習薊人之心而使之不懼則異時邊兵雖去鎮兵猶邊兵也且夫虜人憚綏兵而易薊兵也久矣薊兵長技號衣語言無一不與

北來使集卷二

十九

綏兵同使布滿薊邊者皆爲綏兵一旦奪其所易而替之以其所憚此亦攻心之一奇也一備選鋒夫諸軍雖是一般教練而力有勇怯心有靈蠢不能一律而強同故必有軼材異能爲衆所服者兵家亦有輕足疾走翹關負重者聚爲一卒拔距伸鉤洞遠貫堅聚爲一卒詞辨機巧能移人意者聚爲一卒等類其能既爲衆所服人自不敢望與之同而將官亦每厚遇之糧廩之外時有給賞解衣推食亦不自惜平居則以倡率同輩踴躍赴功臨戰則以先登陷陣出奇破敵此軍中鼓

舞駕馭之術也昔李德裕爲劍南節度使建弩邊樓選異能之士取弓人於河中取弩手於宣潤一弓弩之技不憚數千里而致之此又在帥臣識量何如

一練火器虜所最畏於中國者火器也國初止有神機火槍一種天助

聖明除兇滅虜而佛朗機子母砲快槍鳥嘴銃皆出嘉靖間鳥嘴銃最後出而最猛利以銅鐵爲管木橐承之中貯鉛彈所擊人馬洞穿其點放之法一如弩牙發機兩手握管手不動而藥線已燃其管

北華使集卷十

三十

背施雌雄二鼻以目對鼻以鼻對所欲擊之人三相直而後發擬人眉鼻無不著者捷於神槍而准於快槍火技至此而極是倭夷用以肆機巧於

中國而中國習之者也往年京師亦嘗造數百管其鍊鑄既苦惡而又無能用之者是以遂爲虛器請令東南軍門取其精者數十管而與善點放者數人至京師

陛下令大臣閱試之使知有此器而不用以保全虜人之腰領其亦可惜也

一申閱法夫營寨官練成營寨兵而閱之區帥區

帥練成區兵而閱之督撫其亦可矣乎未也臣竊觀

高皇帝以武功定天下深慮承平之後武備寢弛以啓戎心而定爲

御前閱試之法千萬里外亦分番迭上躬自校閱而嚴賞罰之載於會典者可考也剿鎮近在輦轂下耳請於塞垣無事之時抽調鎮兵一枝兩枝至京師

令大臣於教場閱視其果練與否而明詔嚴賞罰之其機發於堂陛之間而風震於塞垣之外其帥臣常如

北華使集卷十

三十

天威臨之而不敢不盡力於教練其士卒常如天威臨之而不敢不盡力於演習無有敢肆欺於聖鑒之所不及而虛應故事者矣此所謂執一實以御百虛之道也

一調戍邊以試練夫以邊將蒞之以邊兵雜而教之其亦可以爲邊兵矣雖然猶未嘗見虜也見虜安知其不怯而却也宜遼二鎮與薊本相唇齒薊鎮有事則宜遼自宜戍剿異日薊鎮無事而宜遼有事請抽調遼東兵一枝兩枝戍遼西兵一枝兩枝戍宣居常則以經阻險而耐辛苦猝有虜患

亦雜之戰兵之間而與爲犄角既嘗搏虎不畏負隅後與虜遇自然習慣且夫昔以邊兵戍薊今以薊兵戍邊是練兵之成也

一薊鎮夷情照得三衛夷人與諸邊異諸邊之夷必聞之賊也三衛夷人則不然竊觀

文皇帝出塞皆用三衛爲前鋒所謂以夷攻夷是以所向如意而

文皇帝亦豐金帛厚犒之至於

累朝亦儘爲不侵不叛之臣每盜北虜之馬以獻而時時爲 中國陰詆北虜

北華使集卷一

二十二

累朝亦豐金帛厚犒之後來邊臣與之力爭一馬一紵之利以失其心是以寇盜竊發至於攻城堡殺叅將而邊臣又不分逆順往往撲殺誘殺之是以激而導北虜殘 中國皆邊臣不知大計不識

祖宗羈縻畜養之深意激之變生以馴至此極也由

此言之北虜得三衛則足以蔽 中國之耳目而

資其鄉導以窺 中國中國得三衛則足以奪北虜之鄉導而更爲 中國陰詆北虜蠢茲小醜宜

無足論而邊境安危之機亦畧可見矣

陛下於貢馬常賜之外歲發銀三萬兩與薊鎮爲撫

夷費此

聖明并包夷夏

神謨英畧同符

成祖者也今三衛雖資北虜結婚之勢而亦戀

中國歲資之利雖或被脅而鄉導北虜以攻爲盜

賊亦每效順而送哨 中國以私求貨賄雖或利

北虜之內侵而拾其弃餘亦殊苦北虜之經過而

殘其聚落所謂赤子蜴蛇勢未有定且我之邊備

三衛纖悉必知而北虜信使無日不至三衛每夜

不收到三衛會帳中無一次不見北虜使在其間

北華使集卷一

二十三

此其事誠不可不深長思也誠使督撫諸臣震兵威以奪其心損財帛以結其心時用秘計以攜其交縱不能使之以夷攻夷亦可使必爲我耳目而不爲賊鄉導此在邊臣知大計者方略何如耳御得其道徂詐作使此之謂也又臣竊見始者北虜寇秋今寇春以至無時不寇往年之寬佃谷三月則寇前年之黑谷關正月則寇去年之河流口三月則又寇嘗竊惟之以爲北虜在沙漠之外又春月馬弱之時縱是疾馳不應至此及至薊鎮始得其說蓋把都兒打來孫二虜自嘉靖二十九年以

後收屬東夷而居其地遂巢穴遼薊間馬路不八九日而至牆下而屬夷一二不逞者又爲之偵候鄉導是以遼之前屯薊之灤東其患日尋而不息也夫 中國之與夷狄譬如大家與盜賊爲隣不慮其強而慮其近近則我之防備無休而彼之抵隙又便河流寬狹之失可鑑也合金旨撫諸臣詳議何計可以斷屬夷北虜之交何計可以隔遠北虜使不得非時入寇務求長策毋辨目前庶邊境有金城之安而免於無時不備之困矣奉

聖旨該部看議米說

北奉使集卷一

二百

條陳水運事宜

一通水運以便轉漕照得水運之費比陸運六分而減五 國初運道自登萊達於遼東自直沽達於山海未平薊州一運至五六十萬石今未平西門之外濱於灤河寔通漕舟故蹟猶在而舊倉亦多後因遼薊本處米賤而轉漕一石之費足糴本處三四石是以本色往往爲折色變本色爲折色是以海運遂無所用而罷不盡緣畏風波之故也然海運雖罷而民間之泛海輸貨於豐閏諸縣者則未嘗絕本稱小海不係大洋今歲夏間

北奉使集卷一

二十五

聖明念遼人之饑弛海禁運米賑之

恩德甚厚遼東海運既通則薊鎮已包在內未平故運之復寔惟其時但薊遼之人素不習海一遇蹉跌遂徵創請以厚直募東南海濱之人與直沽久慣海商造爲海船人慣船乍自然利涉又薊鎮東西無處不有巨川上通關寨下流通海而未嘗有一葉之舟問之土人則曰淺灘峻石怒水暴漲蓋臣嘗往閩浙見閩浙人舟行石罅間屈曲無碍或拖舟碎石之上亦不畏淺也至於水之漲緩有時水漲停運水緩通漕亦何不可前人未暇經理者

特以地在窮荒不欲費財力於無用而已非果不可行舟之故也今密雲古北喜峯諸口皆屯重兵則聚糧不得不多聚糧多則咽喉不得不利河運之通亦惟其時縱不能溯河於古北通灤河於喜峯而潮河可通密雲省陸運五十里則先時總制楊博疏稿具存經理亦密灤河自永平可通灤陽營省陸運一百五十里則戶部郎中羅廷紳嘗謂臣言之且水運一步亦省陸運一步腳價即以異日腳價所省扣爲今日疏鑿所費募閩浙之人造閩浙之船以教其土人河功一成蓋有四利邊城

北使集卷二

二十六

積粟豐凶有備士嬉馬騰此一利也官漕既通商舟亦集昔時荒野遂成賈區此二利也穿渠溉田磽瘠之地淤爲沃壤此三利也渠滄滿野因成水匱制限胡騎不得突越此四利也不然則鄴水在旁而不知引此西門豹之所以爲笑於史起也

奉使集

兵部職方司郎中唐順之著

上

介翁老先生書

順之廿年不敢望門屏之人而謬辱知愛一旦出於門生故吏之上自顧樗散何以致此得非相公平生憐材之意深而并以及於不材者耶感幸感幸千役以來關雲滿目長安漸遠既深戀闕之思轉切掃門之望適至密雲則諸班軍皆聚已閱過萬餘人臨行時奉

北使集卷二

導教所傳言於王總督者已一一致之渠自奉

旨切責以來亦知警惕奮勵但未敢謂其收桑榆之功否也至於薊鎮補兵足食之畧數日間亦稍得其大都更須隨地採訪以待事完復

命耳奉遣後不勝馳情謹候起居伏惟台照不宣

戊午七月二十五日寓密雲順之頓首

又

家人還辱賜手書不勝欣慰順之此行荷

國寵靈并承

門下指教深懼不能稱任使乃跋履塞垣風夜戎

馬間才有不及而力不敢不盡也。薊鎮主兵積
敝久矣。據閱過四區以十分爲率。逃故居見在
之四三。其見在者老弱。又居丁壯之四三。其丁
壯者又多。是未經訓練之人。大率

明旨所謂專倚邊兵不練土兵者。一言盡之。爲今之
計。若欲求其速効。非有如光弼至軍而旗幟一
省變色。若欲責其遠功。非有如抱真之在山西。
孽孽訓練三年而後能變弱卒爲雄兵。則薊兵
誠未見有可以應敵之期。而遠戍之兵誠未見
有息肩之日也。王總督自

北奉使集卷一

二

明旨切責以來。過爲疑畏。誠如

尊諭。適承 慰語。深知

明公鼓舞邊臣之至意。欲其展布四體。以盡力於

防秋重務也。馬巡撫不日相見。謹致

尊教。但王總督相去已遠。容更託的當人轉達

尊教耳。行次黃厓。謹奉起居。并布梗槩。伏惟台照

不宣

又

薊鎮主兵舊額。所以逃亡數多者。大率衛所官
爲遁逃淵藪。至於累充招募之軍。只緣當時處

置欠。當將東人補西軍。而西人却補東軍。人情
不便。以至於逃順之始。行即開首逃之路。今至
馬蘭。則首逃者糜至矣。草草并附梗槩

又

前託白郎中奉一書。大畧言薊兵積疲之餘。因
循日久。必有能練之者。而又苦心勞力。有必練
之志。而

廟堂又時時從中督勵之。乃可冀於成功。不然。又

如往年故事也。此書不知已達門下否。薊兵所
以多逃。一由於營官之剝削。一由於衛官利逃

北奉使集卷一

三

軍與餘丁之納錢爲之淵藪。不肯解補。其所以
不練之故。一設於牆工。歲不休歇。無可練之時。
一設於將官傳舍。數易無專練之人。而當事者
又因循而莫之處也。若使衛官不爲遁逃淵藪。
營官不得剝削。而在上之人。又寬其工役。足其
月廩。以慰藉之。則薊鎮兵額原自足充。而聚集
招募。皆爲第二義矣。大虜尚未有的報也。東關
已閱過六區。惟一區未完也。奉教有期。先此起
居。不宣

閏月十八日寓燕河

又

昨過馬營作一書奉候門下因無的當人遂不敢發竊惟薊鎮之兵自內地衛所抽往邊關譬如貨泉衛所乃其出產而邊關是其轉輸處其逃邊關而潛回衛所則衛所又定淵藪之轉輸不足責之出產通逃不獲問之淵藪但自來邊關軍政已覺疎闊而衛所經理尤更鹵莽一衛欠逃軍不解者往往千名以上順之輩昨歷邊關其缺軍之數邊官已量行責治今還經衛所若不稍爲查理則邊上愈難勾軍矣是以到處須稍停留蓋不敢避遲事之罪以干誤事之罪也該鎮自督撫而下事權悉在各兵備道前時若得

北奉使集卷一

四

勅內載却督同該道一語則事尤有統紀而易集今竭驚鈍於其間用力煩而見効少者則以不能督同該道故也適已西還至玉田矣途次草率奉候門下并前書呈上伏惟台照不宣

又

順之還後至京弛擔外邪瞻望門屏甚邇轉切馳懷竊惟薊鎮查閱一節軍數寔是多缺不敢

妄謂之不缺軍容寔是未練不堪以戰不敢妄謂之練而堪戰若夫門下愛惜人材念邊材之尤難而代者之又難其人矜其不及而責其後功則

廟堂自有權衡而查閱之臣只知據實以對而已至於補兵一節眼下便要三萬五千人終勾舊額頗費周折蓋邊關與腹裡相持衡之勢一鎮之財與力止有此數舊額雖在積弊寔深難以毛舉不損邊關則損腹裡損邊關以寬腹裡是謂捨急算而就緩圖損腹裡以益邊關亦爲空

北奉使集卷一

五

腹胃以奉肢體邊關空缺其慮在近腹裡耗竭其慮在遠且如今年運三四萬米於遼東薊鎮州衛健車賃騾之費至賠賁銀六七萬兩又是抽却一番骨髓而近來建議之臣因鎮兵數缺乏無可爲處乃有改州縣爲衛所與黎民爲兵之說改州縣爲衛所則畿甸之間頓成荒塞黎民爲兵則無故而加之重罪以憂其子孫二者既駭觀聽且非事體故順之之意欲多方以圖使軍實既可足於邊關而財力不盡煩於薊鎮所恨才不足以稱心詞不能以達意但以承

命悉心區畫又承門下拳拳指教恐辱

命且負教夙夜思惟技止此矣惟門下大經畧但一運掌間自當使腹與邊軍與民兩受其福也若夫直從薊鎮根本上做得一著工夫細心緩圖如管仲范蠡之謀國幾年作內政通鹽米輕重之權與十年生聚以富邊境此則薊鎮長久之策然議者必以為此書生極迂闊語故未敢言而轉穀通木足食之說亦稍發其端然亦頗不悖於救急之計并望賜教也其練兵事宜與夷情一節繕寫未了容更請教瑣瑣干瀆不勝恐

北奉使集卷一

六

悚

東東樓司空

差人回辱賜答書既承相念又辱相教之殷感荷感荷問及所閱軍精猛何如未易言也薊鎮主兵凋耗疲弱因循甚矣蓋緣屢年止以充擺牆守禦之數而未嘗責之以臨陣禦敵之實用但得其人數與衆數相當則又何問其才力之勇怯與武藝之能不能也誠如

明旨所謂專倚邊兵而不練土兵者一言盡之向過通州順義偶見延綏固原寧夏將兵三枝真是

精猛雄銳能使懦夫生氣乃知素練與未練之兵慣見虜與素未見虜之兵自然迥別今欲練薊鎮之兵必使與此兵抗衡而後可以應敵則所謂光弼抱直手段不知作用當何如耳誠未易言也向會思質總督已道尊意矣昨承教示容更轉道也東臯巡撫相見在即謹致尊意行次黃厓忽冗中聊布鄙懷伏惟台照餘具之介翁老先生書中者不瀆具也

又

前託白儀制奉一書計贖清覽矣收補逃軍一

北奉使集卷一

七

節不從便區處則無以招誘逃者若開逃軍便近之門恐又將教人以逃且軍人若石塘古北之瘠薄告改編者紛然今錄與東臯巡撫書一紙奉覽惟公大經畧必有以教我 also 京師盛傳盧守備國讓能招兵至其地問之蓋亦避曹家寨之極邊而逃焉者耳若此則亦易招也僕一路接首逃告改編狀已積二百餘紙矣昨東臯公相見已道尊意思質公處亦以尊意寄示之矣東關兵已閱過六區惟一區未完也奉教在邇不盡言伏惟台照

原缺第八葉

介翁老先生答書

出京後日以思企觸暑徂征不無煩倦使者得
手墨知精神更勝至慰至慰斯行以文儒治兵
事獲展所抱捧讀二作句新才壯廣眺遐登信
有班生投筆之志為國意專忘其勞也夫事在
人為練兵自是邊臣常事有志之士不待
朝廷曉告自可為之昨馬東臯書乃以危言相脅
茲以原帖奉去一觀幸語諸公不必過為疑畏
事至虛心視之盡力行之而已此後不惜頻示
教殘暑尚熾更希保重

又

北奉使集卷一

九

高作墜示誦味累日格調奇壯筆勢翩翩有漁
陽老將建旗鼓出塞之狀模寫風景宛然在目
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斯之謂矣至讀詩
邊諸疏指陳利病深切著明夫此事他人不經
心不能知之或筆力不能發茲行足徵平生
所學老拙固深為國事得人慶也即日初寒居
起何似郊寺僻遠來教謂止處擇一靜地調攝
最善且於閒時得相接奉今果在何所幸以見
示

奉使集

兵部職方司郎中唐順之著

密雲閱兵作

亭徼逢秋鵬羽輕良家六郡試雄兵一夫天險盧龍
塞萬炬星飛翼虎營清笳乍歇聞鳴鏑突騎纔迴見
伏旌有道四夷方設守年年長此護神京

度潮河

流淺沙明自可憐未經秋潦轉澄然馬腹浮河仍飲
水甲光映日更搖川幾處穹廬移就草數家甌脫曲
依泉沿堤猶見青楊柳祇覺南州鄉思懸

北奉使集卷一

夜上石塘嶺關

白河入口石塘城上流元自古開平巖立星辰孤墮
影野清刁斗空傳聲戍樓倚月橫吹動虜帳燒腥遠
火明魏將殞身曾此地邊人語及尚沾纓正德末經年參將

石塘道中

高城落月鴈飛斜數畝沙田稻亦花路繞曲河十八
度人樓礮石兩三家埃烟山霧爭明滅戍笛秋聲并
慘嗟聞道松亭遣探騎時時愁被熟夷遮

古北口城此城雄據山頂蓋徐武寧之經畧也

諸城皆在山之竊此城冠山如鳥巢鼓角千峯虎旅
散漢胡一路大牙交熟夷生虜遊番覆怪石崩川爭
怒號到此令人思猛士天山萬里縱鳴笳

古北口觀降夷步射復戲馬馳射至夜古北有降夷十數家男婦可四五十人並潮河墻內居

潮河北來幾千里夾岸穹廬雜軍壘傳聞漢官旌節
至驚咄歡迎競羅跪抹額貂皮并繫腰胡婦赤脚胡
兒屐中有老胡能漢語辨髮一條銀鼠尾告言天煖
弓力弱箭塚乞移三四尺蹲腰擣目滿彎弧箭箭齊
奔月兒裏當軒賜與錦纏頭漢人喝采胡人喜自矜

北華使集卷二

長技正未竭一躍上馬事馳突珠帽半反賣歌邪鐵
驄騎嘶弄餽飢可憐人馬如爭巧人藏馬腹馬人立
翻身倒卧馬背上馬尾崩鬆亂人髮忽然馬去不聞
般一路驚塵向空沒滿眼流星透烟霧道是胡兒飛
箭發想見天山射鵬時意氣雄豪誰可越騎歸人散
悄無諠卸却牙旗捲秋月

宿黃厓營

樓樓終日旅邊城夜向黃厓問古營幾家戍鼓漁陽
搦聯騎鏡歌剌北行峽東雨湫高怒水山凹樹竅激
秋聲躍馬壯年微志在不緣此地客心驚唐人劉門詩云燕坐

一去客心驚故
反其言以為結

題墻子嶺公署中偃松署本叅將府也

塞垣飽歷雪霜寒直上無枝只屈盤邊人自識將軍
樹我來權喚大夫官

游遼化湯泉

絕塞逢秋已覺涼此中氣候訝非常流金每似臨三
伏晞髮真成向九陽山烟黦黦分朝潤草色青青敵
夜霜我亦臨流堪一笑稽生鹽浴久相忘余有稽康
浴年矣

又絕句四首

北華使集卷二

三

幽都自古號寒門重續年年亦不溫信有燭龍蟠地
底亂泉噴出火珠翻湯池皆珠泉古詩燭龍棲寒門
坐看池底絢霞光疑是蓮花火裡藏借問幻師誰會
此乾坤爐冶炭陰陽賦語賈生

戎馬驅馳未息鞍春風沂曲一盤桓試憑活水洪鑪
煖暫解儒生徹骨寒

萬樹不知霜信至兩厓時見火雲升一就薰蒸聊可
喜久來還想玉壺冰

三屯營閱兵薊鎮總兵開府處

股肱北平郡烽火度遼營特以郎官節來巡都護兵

秦駝參陣馬驚策應軍金三令先庚後八門死地生
妖星枉矢墮殺氣庫收行象綴吳都燧羊分宋士羹
生羗休近塞熱虜敢渝盟閱罷時登眺虹螺憶古城
虹螺山舊大寧都司

喜峯口觀三衛貢馬

貢道走東胡關門控北都每逢金鏡節來獻玉驄駒
酋長花當後山川松漠紆天衣沾蚪鱗國馬出駒駝
大酋第下第上餘人封賞有四五婦女領部落入貢乞賞孫隨祖專兵婦代夫珥瑠珠落錯強保錦氍毹
槃舞呈觀革侏言譯象胥白狼回右衽黑水作通衢
明堂端拱日王會正堪圖

北來使集上

登喜峯古城時三衛貢馬散牧塞外

絕頂孤峯見廢關短衣落日試躋攀三秋豹旅方乘
障萬里龍媒正滿山候鴈似隨鄉思去寒花將送使
臣還籌邊迂薄真無補空望伊吾抵掌間

曉發喜峯

客心流水與爭馳寒壘踈星度峽時未返王孫猶草
色初來戍卒是瓜期去鄉祇覺蟬聲似出塞方知馬
脊危辛苦下情何計達早年曾誦米薇詩

入秋久矣餘熱尚在閏月十五日太平寨始見

秋色

漫漫嵐氣半晴陰撼撼庭柯葉亂吟始覺孟秋雲物
至因知宴歲旅情深孤鶩影跼寒岩草鳴螭聲連野
戍砧戈甲滿山乘塞卒天驕何處欲相侵

月下小坐書懷

滿庭圓月坐孤松聊息塵機長道客任俠早知同盡
虎談兵晚更笑屠龍支離避疾猶分粟泔泔乘時亦
請封蕙帳故山應待久尚從長樂聽鳴鍾

寄姜白二子

日閱軍容夜馬蹄孤懷猶畏蘭書稽眼中親識皆夷
貊夢裏經營亦鼓鑿盡省薰香行載橐石渠校籍坐

北來使集卷五

然黎寄語雍容鳴玉子可能相念到遼西

勸鎮憶弟正之試南都

伏櫪衰年久自甘爾兄迂澗爾偏諳心窺秘笈逢人
噤僂貯陰符向夜探犀渚青楓烟際棹龍沙白草露
中駮鴈行正笑難如鴈飛去飛來北又南

狗馬病多經絕塞棟華室遠隔南天每思原上聽鳴

鶴始訝山頭望點鷺可以去乎仍戀祿無能為也更

籌邊頭顱長盡山林骨木食莎衣信有緣

還姜白二子衣

試整戎裝出漢官解衣何意故人同野客聊免披

倒命服堪將視黝葱孔陽為映朱旗色稍散因經紫塞風今日還君篋笥裡依然搖曳禁垣中

副總兵馬芳芳陷虜中十二年而歸在虜中亦稱為驍將

穹廬元以射雕稱一騎常先萬馬騰意氣肯甘胡地老勲名終屬漢壇登斫殘右臂方揮刃殪盡追鋒未釋冰歸自虜中還破虜古來名將亦誰曾

山海關陳職方邀登觀海亭作

萬里羣山盡海頭誰築關城控上游巨靈劈山鬼鞭石英雄作事與神謀水壓蛟龍蟄深窟陸斷豺虎潛

北華使集卷

六

遐陬司馬分符來作鎮坐銷奸究護神州夜半鳴鷄空獻計囊中置人仍被搜深秋邀我觀海樓水潦初清海霧收風恬浪細魚鱗起隔岸隱隱見東牟百年海禁頗嚴密烟波莽闊無行舟

聖明弛禁濟饑窘米船街尾浮羣鷗百船到岸一船

覆大利小害誰能周遼人生不識舟機雲帆錯指旗上遊午炊且飽盈瓶粟夜卧免唱量沙籌幾時醜虜忽東徙遼剌騷然闕不休關外胡笳關內柝婦女乘障夫虔劉鷗蹲蛆食安可長羶肉不剪成魑魅會須驅逐遠漠北安得猛士挺長矛昔人失却淪關險腥

穢中華千古羞

盧龍行 詠田疇

公孫昔日據玄菟北連蹋蝟騁狼顧曹公萬里動征師到此沮洳不得渡田生義俠久知名駐車虛左親邀迎屏人慷慨談心腹兵家詭道先虛聲盧龍小路纔一騎佯言返旆潛度兵夜半遂斬名王首一矢不折鯨鯢清功成笑擲封侯印依然被褐返茅荆當時策士如雲擁奇謀却屬一書生山川寂歷霸圖歇薤薤滿眼高蹤絕瀚海陰風鼓角悲燕山寒月挂旌旗祗餘今人守塞處猶似昔人出塞時俛仰乾坤一回首賢達伏藏何有不見華陰鬻履生詎識平原賣漿叟自憐局促畏簡書安得停車訪巖藪

北華使集一

七

宿七家嶺驛次壁間韻

莽莽沙河水分流亦有涯瓶罍開小市蓬革擁寒沙去縣無百里依山僅七家偶然成一宿聊喜息紛華

食蒜

三食齏粥猶嫌穢百味葷腥久不啗頃來食蒜如食蜜已換山中一副腸

題豐潤寺中古鍾

腰下已磨鳧氏舞頂間僅屬禹王堆外國奇文翻不

出山僧道是海中來

謁夷齊廟 方道長邀遊

爲仰風流百世希長歌招隱坐漁磯昔人何處羣麋
鹿此地深秋尚蕨薇征誅揖遜有今古餓顯祿隱無
是非但使斯人皆可侶不妨到處坐朝衣

又二首

未訪箕山塚來經孤竹墟精光猶日月冠冕肯泥塗
國合歸中子心元避獨夫千年北海轍還見盍歸乎
歸周仍避紂渭叟况同襟叩馬何饒舌採薇還苦吟
當年諫武意昔日事殷心生死知音在明夷用獨深

北華使集一

八

叩馬之說不經見而詳於太史氏夫子止稱伯夷
求仁得仁而孟軻氏以爲夷與太公同避紂歸周
而倡天下以從周然則助成周之王業者夷與太
公也太公鷹揚而夷諫與夫既已身遠避之而又
諫伐之者既已助成其王業而又復諫止之皆疑
於不類此王臨川輩所以據孟氏以征史遷之誣
也嘗思之而得其說夷之歸周歸文王也文王終
身事殷伯夷叩馬而諫然則始終與伯夷同心者
文王也文武父子一道然夫子稱文王至德而未
盡善於武則微意亦可知矣夷之歸周不嫌於同

其父而不同其子其與太公亦不嫌於始同而終
異也遷之說其亦未可以爲誣哉

八月五日順義道中望闕一首時近

萬壽節四日也

幾時承遣出彤闈寒暑俄驚節候非霜隕塞門猶寫
屢風淒朔野亦絺衣

中秋誕

聖金晶會百里瞻天紫氣圍日與長安俱近處莫暗
鵷列轉依依

順義公館次辟間韻

北華使集一

九

虜入山前山後州控弦萬騎此屯營四郊壘壁猶餘
警十載瘡痍尚未收野長蒿萊仍課馬兵食子弟更
防秋使臣多愧詢民瘼自詠小東誰爲酬

登懷柔城

塞下孤城古白檀半臨平野半依山秋來亭微無幾
火官馬千家首藉閒

小邑蕭條恰似村日中市井已扃門山田砂礫希禾

黍只有城西種果園

游盤山賦 荊州名山也 羅戶部邀遊

惟陰陽之陶冶冥賴倒乎兩儀天星頌而爲石駭滿

山之置瀑搜萬象以效珍何殊狀而相亞或藉草而
羊眠諒仙術之幻詐或負嶠而虎蹲說飲羽之神射
或練鯨而欲走類靈鞭之叱咤或屹立而不動豈思
婦之所化既簇隊以縱橫亦累卵而高下紆十步而
九曲枉矢乎石罅逮礪礪之歷盡忽拔起乎孤峯俯
子孫之千億儼高峙而稱宗倚禪宮而凝睇曠天宇
之澄空向之紛紛恠石忽若懷寶而藏弓但見夫萬
木蒼翳而青葱一勺之泉大旱而不竭今人言其下
潛乎蛟龍女蘿薜荔紛披而交映兮七十二寺隱見
森羅乎其中疑有悲歌慨慷之士不得志而自隱與

北來使集卷一

十

夫仙靈逸客往來而相從欲即之而無路今時見一
二野僧啓巖扉而鳴鍾修佛廬之繁夥歷歲久而不
蕪饒萬樹之梨栗以衣食乎其徒何藁木之岑巒無
一鳥之孤棲餘邊城之殺氣警羽鏃而遐躋泉觸石
而鳴筆松受風而響濤時琤琮而乍噎倏悲吟而怒
號憶連旬之巡歷鑿金鼓之嘈嘈審聞性之不異任
羣籟之相遭適徬徬而延佇忽四山之暝色謝耳目
於送迎向僧齋而偃息恍夢景之如醒覺餘興之未
極晨起歷乎上盤境逾奇而路逾棘方踏躬而俯穿
又縮足而仰捫驚半踵之在外愁欲度之猱獲得平

柯於高頂接雲間之飛翼山童禿而無木響草虫之
唧唧岫遠拱而戟森岡近繞而孤彎乃下瞰乎城郭
曾不盈於一環類黃鵠之再舉見紆曲而覩圓方悲
人生之局促恒豐節以自藏眺溟渤之南匯子碣石
之中巉轉杭稻於東吳駛萬里之雲帆笑州鍾而石
致曾不及乎凌波之艤連岡北矚天設棧柱列壙分
戍隔限戎虜把都打來孰敢予侮嗟熟夷之桀黠乞
哨卒之餘俎雖燹火之暫虞疑金城之未固惟山勢
之既極俄湧塔之天造顯佛牙之光恠騰麗空之碑
礪覽小道其若斯信精神之爲寶胡俛仰而成陳忽

北來使集卷一

十一

徬徨以回步悵中心之有違足屢却而返顧與流泉
以偕逝睠巖阿而長憶豈濟留之無心畏簡書之偏

仄

黃花鎮拜

聖誕

珥貂拘砌曾爲吏握節封疆又此行日近長安無面
里星迴

帝座正三更簫韶律應軍中樂羽衛光搖塞上旌甘
載違 顏江海遠却因咫尺重含情

奉使集卷一

敕諭一道

敕兵部職方清吏司署郎中事
主事唐順之該兵部題稱浙
江舟山餘寇未靖皆因文武
職官水陸兵將不肯協心効

敕諭卷二

力以致日久財費欲要差官
閱視催督進兵茲特命尔前
去會同總督胡宗憲及嚴督
總副叅將海道兵備守巡等
官將見在餘寇剋期蕩平各

該文武職官敢有偏拗怠玩

阻撓軍務不行一心平賊者
尔即指名具實叅奏治罪其
有內逆與賊交通接濟者着
宗憲多方訪拿斬首梟示進

敕諭卷二

剿機宜及軍門糧賞缺乏聽
尔與宗憲相度措處便宜而
行將來海防一應合行事務
尔有所知見查照兵部原題
條奏以聞朝廷以尔素負才

名諳練兵事特茲簡用尔宜
益竭忠猷以裨東南安攘大
計庶副委任爾其欽哉

勅嘉靖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命
寶

勅諭一道

勅通政使司右通政唐順之該
兵部題稱浙江地方餘寇未
靖皆因文武職官水陸兵將
不肯協心効力以致日久財

費欲要差官閱視催督進剿
茲特命尔前去會同總督胡
宗憲及嚴督總副叅將海道
兵備守巡等官將見在餘寇
剋期蕩平各該文武職官敢

有偏徇怠玩阻撓軍務不行
一心平賊者尔即指名具實
叅奏治罪其有內逆與賊交
通接濟者著宗憲多方訪拏
斬首梟示進剿機宜并軍門

勅諭卷三

五一

糧賞缺乏聽尔與宗憲相度
措處便宜而行如逸賊奔散
地方稍寧更宜訓練土兵以
免征調之擾將來海防一應
合行事務尔有所知見查照

兵部原題條奏以聞朝廷以
尔素負才名諳練兵事特茲
簡用尔宜益竭忠猷協心經
畫以裨東南安攘大計務使
海徼肅靖庶副委任尔其欽

勅諭卷三

六

哉故勅

勅命

嘉靖三十八年 月 日

之 寶

欽差兵部職方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臣唐順之謹
題爲議處倭寇懇乞

天恩差官共圖安攘以保萬世治安事臣於嘉靖三
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欽奉

勅該兵部題稱浙江舟山餘寇未靖皆因文武職官
水陸兵將不肯協心效力以致日久財費欲要差
官閱視催督進兵茲特命爾前去會同總督胡宗
憲及嚴督總副叅將海道兵備守巡等官將見在
餘寇尅期蕩平各該文武職官敢有偏徇怠玩阻
撓軍務不行一心平賊者爾即指名具實叅奏治

南奉使集卷三

一

罪其有內逆與賊交通接濟者著宗憲多方訪拏
斬首梟示進剿機宜及軍門糧賞缺乏聽爾與宗
憲相度措處便宜而行將來海防一應合行事務
爾有所知見查照兵部原題條奏以聞朝廷以爾
素負才名諳練兵事特茲簡用爾宜益竭忠猷以
裨東南安攘大計庶副委任爾其欽哉欽此臣受
命驚惕不敢自寧星馳前往於本年十一月二十八
日至浙江省城會同總督胡宗憲行據總督軍
門中軍署都指揮僉事戴冲霄呈報於十一月
十四日官軍攻逼賊巢各賊畏懼棄巢奔舟舍

皇潛遯去訖巢中已無一賊等因到臣除攻巢
節次及賊踪跡該總督總兵諸臣自行
奏報外其用兵以來文武職官功罪容臣查勘的
實及一應海防事宜容臣遵奉

勅書嚴督總副叅將兵備等官詳細區畫俱另行具
題外爲此今將到浙日期并前項緣由理合具本
專差承差徐本親齎謹具題
知

南奉使集卷三

二

欽差視軍情官兵部職方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臣

唐順之爲仰仗

天威官軍出海邀賊鏖戰克獲奇功事臣原奉

勅書會同總督胡宗憲督剿舟山餘孽及本部題奉

欽依一體會同江北江南巡撫經畧海防臣至浙江

舟山賊以先遯謹具

題知外及數月以來身歷江海一應經畧亦漸知

要領正欲起程復

命間忽得海上驚報南洋北洋盡是賊船臣即趨嘉

興會同總督胡宗憲面議方畧又趨吳淞所會

南泰使集卷二

三

同巡撫陳錠亦面議方畧以爲非禦之於海則

不能制其衝突又以東南賴

皇上恩德海波平靜閭閻休息二年有餘深恐人心

玩愒賊鋒方銳非有出格賞罰則官兵未必用

命謹遵

勅書嚴督副總兵官盧鏜遊兵把總楊尚英邵應魁

等若容一賊登岸定以失機叅奏從重治罪及

與督撫兩軍門議定賞格有能打破賊船一隻

連人船拏獲者當即賞銀五百兩內衝鋒船加

賞其斬獲首級數多或一船至三十顆以上真

正倭賊首級者另行給賞將官打破賊船至三

隻以上當以奇功論薦賞格既定又以非有監

臨文官下海督戰猶恐諸將士畏避潮險賊銳

不肯出洋邀擊適報有賊船二隻泊崇明營前

沙諸將擁兵觀望賊得逸去往往江北登岸臣知

事急即從吳淞江口泛海至崇明縣爛沙洪時

巡撫陳錠即遣主簿郝堅齋懸賞銀二千兩隨

臣至海船開匣拆封徧示諸官軍諸官軍色動

鼓舞踴躍思奮未幾總督軍門貼助賞功銀一

千兩亦解至而巡按御史朱綱巡江御史江北

南泰使集卷二

四

亦按刷賊罰助軍兵備僉事熊輝解到月糧火

藥方船而至諸官軍則益踴躍正料理間江北

連報海賊登岸前後積至七八千人巡撫李遂

告急之書亦一日數至臣原奉

欽依會同江北巡撫聞報驚惕懼負委任遂以海事

付托諸將嚴督盧鏜泊爛沙洪楊尚英泊三沙

洪以候賊至不許退入港門一步臣即馳往杭

州會同宗憲前後計發援兵一萬八千餘人臣

亦從後馳往揚州督戰行至崇德地方得盧鏜

報照得本職親統遊兵都司楊尚英等兵船出

哨北洋四月初九日哨至三沙適遇新到大倭船二十餘隻并隨帶小船俱收本沙約賊二千餘衆隨該本職分布各哨官兵船隻四路埋伏初十日早各船奮勇齊進舉放佛狼機鳥銃噴筒火箭併力攻打犁翻賊船三隻打破四隻生擒真倭一名共斬真倭首級一百一十三顆倭器倭衣共三百四十六件溺水死者不計其數餘賊荒張隨潮沿灘收入三沙地方見今兵船圍剿等因臣竊照此二十餘船之賊若是不上南岸必上北岸若上南岸則江南方幸無賊

陶泰使集卷二

五

豈堪此賊殘破若上北岸則陸賊已將及萬又添此賊合夥如熾火加薪勢將何止今聚而殲之海中雖云捍禦於江南實以分殺賊勢於江北海賊既殲陸賊自然破膽且自來海中獲功止擊歸賊不擊來賊歸則賊氣已惰賊費又滿人既樂擊擊之又易來則賊氣方銳賊船又空人不樂擊擊之又難擊賊之歸如虎喘人而人殺虎斃而人已殘擊賊之來如虎未喘人而人殺虎人不傷而虎斃然自有倭患十餘年其間擊賊之來者僅往年朱家尖之捷與今日三

三沙之捷而已此實

聖明玄威廣運

廟堂成筭本兵調度督撫協謀諸將用命之所致

也臣誤蒙任使適會成功

皇上命臣爲視軍情官理合題

知上寬

聖慮具有功官員總兵官盧鏜僉事熊梓都司楊尚

英把總邵應魁楚瀛陳文麟指揮濮大有鎮撫

包守正等容臣會同督撫諸臣查實功次另行

具

陶泰使集卷二

六

奏外又前此打破賊船不分賊來賊去同是一樣賞

格人不知勸代望

勅下兵部會議擊賊之來委與擊賊之去難易不同

另立奇功賞格鼓舞士氣此爲伐謀之上策再

照江北賊情十分緊急職奉

勅往視計非激賞則亦不能成功况應援之兵四面

輳集平時會計原不及此若是軍門糧賞果係

缺乏容臣遵照

勅書查有漕運衙門積下輕齎銀兩巡撫衙門積下

餘鹽銀兩及各衙門無碍銀兩會同巡撫李遂

便宜而行一面借支數萬兩應急一面具本題

知外緣係仰仗

天威官軍出海邀賊鏖戰克獲奇功事理爲此具本
專差承差胡賓親齎謹題請

旨

奉內閣及本兵諸老書附

擊賊海中以奇功論雖有平倭事例但分別得
來船去船欠明且水中首級一槩以十五兩論
賞不知打來船之難十倍於打去船也去船殺
人劫財已戕其毒殺一賊是止于一賊而已若
殺却來賊一人是全了幾個好人性命其功不
可同日語也若得該部題覆打來船真倭首級
雖不能同之陸地首級三十兩亦可量增銀五
七兩則人人爭奮打來船者益衆而賊之登岸
者少矣

欽差視軍情官兵部職方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臣唐順之爲海賊分道侵突一枝斬獲幾盡一枝盤據未散事照得江北賊勢奔突始由狼山副總兵鄧城等不能嚴督兵船遠哨防禦以致登岸既而鄧城及守備楊縉等又不能設策剿捕致賊屯聚散劫及遊擊丘陞等斬獲堵截俱經總督及撫按諸臣節次具

題外臣連得警報從崇明海上趨往浙江省城會同總督胡宗憲計議深惟畿甸重地

陵寢密邇星馳赴援不敢寧居前後計發援兵萬餘

蒙使集卷三

八

先是宗憲會同臣題奉

欽依用銀一萬兩分遣都司何本源把總指揮邢鎮募山東兵三千名防守江南及是尤恐江北事急援兵未到宗憲與臣各行文書將前兵截駐江北聽巡撫李遂調遣殺賊四月十四日臣督發援兵至揚州得淮揚叅將曹克新報本月十四日奉提督軍門李都御史鈞票內開大夥倭賊已過鹽城必趨廟灣仰職前赴聽調會同各路兵馬夾攻等因於十八日行至地名姚家蕩與賊相近割管十九日辰時大夥倭賊約二千

餘突衝前來本職帶領弓箭家丁親身首先衝鋒迎敵奮勇齊進對陣斬殺賊首二百零三顆指揮倪鎮梅三錫部下共斬首級一百零八顆等因又據把總指揮邢鎮報蒙總督胡軍門鈞牌及本部鈞票着令暫駐江北聽調殺賊行至淮安適會賊至蒙李軍門調克左哨盡力火攻部兵斬獲首級八十五顆等因又據原差募兵都司何本源報蒙總督胡軍門鈞牌及本部鈞票着令暫駐江北聽調殺賊行至淮安適會賊至蒙李軍門調克右哨盡力夾攻部兵斬獲首

蒙使集卷三

九

級五十七顆等因臣竊照廟灣之捷由都御史李遂分布得宜成此駿功揆甲臨戎盡敵而返至於左右兩哨官兵實由總督胡宗憲移江南之募以應江北之急先期發機冥合符節此實皇上玄威廣運

廟堂成算本兵調度督撫同心協力之所致也又據淮揚兵備副使劉景韶報四月十六日如皋縣報續到倭寇三十餘船十六日早已到白蒲鎮約寇二千有餘竊照今歲倭寇先到者尚未剿盡後來者又復深入且賊勢更大官兵俱困

等因又據劉景韶報續到倭寇十九日辰時毛兵交戰不利殺傷官兵百餘陣亡趙千戶被賊越過海安銳意西向鋒不可當本道見得事勢危迫督令遊擊丘陞把總賈勇夾攻毛兵止許劄營不得浪戰去後續據報稱各營從間道復又繞出賊前大戰數合斬獲首級四顆賊復退回海安屯聚等因臣竊照江之賊北路散入廟灣者殺戮幾盡南路流劫海安者屯聚未散其先時失事及近日獲功官軍容臣查究的實及未散餘賊方在併力會剿另行具

奏使集卷二

十

題外緣係海賊分道侵突一枝斬獲幾盡一枝盤據未散事理爲此具本專差承差胡賓親齎謹具題

知

應援江北公案咨總督都御史胡 照得江北賊勢始因副總兵鄧城等諸將官不能禦之於海延賊登岸繼因諸將官不能遏之海岸延入內地四散猖獗前後積至六七千人巡撫李因見賊勢重大移咨 貴院及移書本司請發援兵一日再至比時本司巡歷崇明海沙方督諸兵船出洋打賊聞報驚惕馳詣浙省會同貴院計議深惟

陵寢留都之重稍有震驚不敢辭罪先是 貴院會

同本司具題用銀一萬兩募山東兵三千名至

南使集卷二

十

江南防禦比因江北事急蒙 貴院及本司各遣牌與原募沂州兵都司何本源青州兵把總邢鎮即令統兵駐劄淮揚聽巡撫李 調遣殺賊隨發守備高湜淑浦兵五百名贊畫沈遷桂汝攀烏鏡手五百名周衡箭手一百名鎗手二十名葉燦處州兵三百名繼發指揮彭鶴年土指揮張空等鎮溪兵一萬二千名四月十四日牌遣副總兵盧鏜統領諸軍往江北應援 貴院以抱恙初愈不及自行本司監督以往比十六日至嘉興忽得巡撫李 止發援兵牌面上

兵萬餘陸續已到崇德等處俱各驅回 貴院
深恐賊情難定止將張空等七千名調發台溫
殺賊而令彭鶴年一枝仍舊往江北應援盧鏜
以圍賊於崇明三沙不及依期赴調本司遂將
諸兵以行二十日馳至揚州是時賊分南北兩
枝其北枝蟠據廟灣場其南枝蟠據如皋其北
枝直衝淮安巡撫李 躬督官兵分爲三哨叅
將曹克新領巡撫中軍爲中哨沂兵爲左哨青
兵爲右哨大敗賊於姚家蕩共斬真從倭首千
餘級餘賊尚據廟灣巢四面流劫者又復窺入

南奉使集卷二

三

巢中是時南枝賊勢張甚殺趙千戶韓鎮撫及
毛葫蘆兵殺傷頗多海防副使劉景韶屢屢告
急巡撫李 即回揚州本司亦適至相與會議
南北分擊本司擊如皋之賊而巡撫李 擊廟
灣之賊二十三日本司行過灣頭十餘里比得
報廟灣賊復張殺蕭千戶蘇百戶官軍亦多被
殺傷巡撫李 即移書邀本司同往廟灣擊賊
而以南賊付之劉海防二十九日巡撫李 與
本司發淮安駐馬邏去賊巢七十里而軍五月
初一日巡撫李 以主客兵付本司而身駐馬

邏調發兵食本司移營至新溝東去賊巢十五
里而軍露宿何本源營先是何本源及淮揚中
軍指揮倪祿別領沂州班兵千戶王阜及南京
兵部尚書張 所遣家丁白虎等四十名已營
新溝叅將朱仁千總苗騰與廟灣賊巢及諸軍
隔河而營高湜沈遷桂汝攀葉燦周衝等五軍
及邢鎮所部青州兵則隨本司往營明日午時
本司率諸軍規賊零賊適往北路劫掠而歸諸
軍奮勇入巢鳥銃手先縱淑浦處州兵繼之主
客馬軍鎗箭左右翼巢賊多中鉛彈馳被賊拖

南奉使集卷二

三

入巢不能得首級遂抽軍還營是時廟灣之巢
墻厚如堅城樓居平屋延袤三里深房曲巷險
如設阱皆平時鹽場富商所築以禦寇往年及
今賊皆據之以禦我軍賊又燒絕外屋止留空
墻以防火攻其背據大河搶船五十餘隻聯營
浮橋通南北走路本司遂與巡撫李 約會曹
莊村計議非南北水陸夾攻不可打船破墻非
火器不可巡撫李 又與本司會議賞格有能
破巢先入者賞銀一千兩本司還至營部署諸
軍所從入高湜何本源等五枝客兵及主兵倪

祿等由西大路填溝而入朱仁苗騰由南路入仁素爲賊挫故恇怯又督發千總沈儒馬兵一百八十名潛師度河貼仁與苗騰戰又夜遣健士潛襲大毋砲二子砲三十使詣朱仁營隔河擊賊船密票令朱仁埋木橋於下流淺狹處以斷賊船走海之路又以廟灣通雲梯關賊走要路令邢鎮率青州兵一枝當其路邀賊令管火藥周需齋將軍砲子毋砲佛郎機等火器以俟部署既定黎明諸軍移營本司自探甲冑通巢而營諸軍旣爲本司激發又貪重賞爭先闖

李使集卷二

古

巢沈遷領鳥銃先入淞浦兵跳賊柵而入處州兵繼之所昇將軍砲等器亦至巢而健士亦已齋砲至朱仁營兩河大砲與鳥銃齊發聲殷原野牆毀船摧賊中鉛丸死者尸疊牆壁間頃之賊出衝陣被銃打箭射回回而復衝者頃刻十餘合馳賊四人升樓頂而望一鉛丸落其一人餘賊滾雷而下賊益奪氣先是覘之賊伏兵於北路林木中俟戰合將繞出我兵後賊每恃此得志本司恐青州兵不能獨當貼以鳥銃手四十名丁有德白虎等馬兵九十餘騎搜林木出

賊不意賊駭奔巢官兵逃之斬首獨多日過午戰益酣賊盡銃突出青州兵小却塵起軍奔本司據鞍整衆而歸賊不能躡是役也諸軍共得首級四十六顆內從倭三顆而已南北共燒擊船沉者十三隻鳥銃手淞浦處州兵以戰於巢中沂州兵以翼入巢兵後故皆不能多得首級而馳兵爲賊死傷者獨多青州兵及馬軍以搜林戰野故多得首級而死傷獨少沈儒故驍將從南路入水手燒賊船賊鉛彈中死明日將休兵復戰會江南兵備熊梓報至言崇明沙賊將

李使集卷二

五

有變本司身兼江南北之責且料廟灣賊已無能爲不旦暮擒則走耳適會彭鶴年所領鎮溪兵五千名新到淮安遂并留青沂兵共八千名與主兵同聽巡撫李調度攻巢都司李忱所募土兵五千亦奉貴院牌遣駐儀真以待本司又檄守備盧相領海船五十餘艘自雲梯關東下備賊走海邀擊本司身率高湜等軍千二百兵往崇明先是本司攻巢而通泰捷報亦至兵備副使劉景韶身督遊擊丘陞等兵沿路逐賊日夜鏖戰賊遂大敗凡得首級三百六十餘

類其詳具劉景韶揭帖中茲不煩述竊謂本司素書生未經軍旅驅未嘗一日拊循之兵率主客十餘營素不同心之將以攻據巢死鬪之賊幸有小捷此皆仰仗 貴院面授方畧千里決勝之筭與巡撫李 調度兵食運籌之力也本司南北奔走深愧無功其廟灣留兵攻巢後事及崇明賊情處置容續具外理合 貴院煩爲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兵部爲薦舉 盛世人材乞

賜超擢以圖安攘事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吏部咨該本部題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總督浙直福建等處軍務兼巡撫浙江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胡 題稱案照先准兵部咨該本部題開查得本部署郎中唐 生長地方久諳夷情素曉兵機近奉

肯查閱薊鎮兵馬一入經畧兩關振師旋收堵截大虜之功合行本官前去浙直地方會同督撫等

官先將舟山餘孽蕩平及將浙直緊關海防處所或遵照

舊制或斟酌時宜或增兵易將或掄才儲糧一切戰守機宜俱要區畫周詳會奏上

請施行以防來春倭夷等因奉

聖旨是着唐順之去寫勅與他欽此欽遵備咨到臣

隨該署郎中唐 奉

命前來緣舟山餘孽先已勦平就經具本題

知訖所據善後事宜見同本官議處除另報施行外臣惟責任專則人不玩愒事權重則下知稟承

今照郎中唐政體熟於閱歷之久施爲發於涵養之深學究淵源才兼文武臣日與之計議俱各切中機宜備知肯綮真所信服目下春汛方殷防範爲急俾得竟其所蘊是必大有可觀但以郎中職銜當此軍機重務勢既限於位分事必泥於施行縱有謀猷似難展設臣查得國朝故事有以郎中而徑陞本部侍郎者有以御史而徑陞本院僉都者即如唐曾任春坊司諫且科第三十餘年資望不淺如蒙伏乞皇上俯念人材難得地方事重

南齊集卷二

六

勅下該部議覆將官官破格陞擢同臣在於地方計處戰守事宜候過春汛方令回京庶以有爲之才處可爲之地其於東南地方亦非小補矣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兵部職方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唐於嘉靖三十七年十月內該兵部題奉

欽依差往浙直區畫戰守機宜去後續該總督胡奏報彼處賊勢剿平於三十八年三月該本部題奉

欽差將本官陞授太僕寺少卿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總督浙直福建等處兵部右侍郎胡題稱要將唐比照

國朝故事破格超擢仍在浙直等處計處戰守事宜一節爲照浙直倭寇近稱稍平所據善後事宜委該先時計處今陞太僕寺少卿唐學究本原材足經世又諳練兵務屢經薦揚總督官酌見其堪與圖事所以奏保前來無非欲謀斷相資爲地方永久安全之計但本官雖陞太僕寺少卿而衙門之位分既懸則體統亦限於謀

南齊集卷二

九

爲似難展布相應議處查得先年修理河道海防等項多差通政使司通政參議等官欲將本官改陞通政使司右通政仍在浙直地方欽遵行事一應戰守機宜與同總督胡悉心經畫務求萬全待事有次第回京其應行事件合候命下仍咨該部照例題

請等因未敢擅便嘉靖三十八年四月初八日本部尚書吳等具題初十日奉

聖旨是唐順之陞右通政着同胡宗憲經畫兵務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照本部題

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查照施行等因咨部送司卷查先為議處倭寇懇乞

天恩差官共圖安攘以保萬世治安事該本部看得倭奴殘孽盤據浙江舟山地方兵連日久人心滋玩若不早為整理切恐貽毒益大查得本部署郎中唐生長地方久諳夷情素曉兵機議令前去浙直地方會同督撫等官遵將舟山餘孽設策蕩平中間若有水陸兵將司府等官不行協心共濟時艱者即時督令併力或會行叅

南使集卷二

三

奏以憑處治及將浙直緊關海防處所或遵照舊制或斟酌時宜或增兵易將或掄才儲糧一切戰守機宜俱要區畫周詳會奏上

請施行再照江北江南等處地方倭久垂涎亦應防禦及與舟山餘孽有相關策應去處合行各該巡撫一體會同施行併將攘夷安內之術足食強兵之計詳議條奏本部仍咨行南京兵部并操江都御史共為先事之防以伐島夷之謀凡兵食戰守有應奏

請者作速奏

請定奪等因題奉

聖旨是着唐順之去駕勅與他欽此隨該請撰

勅書行令本官欽遵施行去後今該前因查呈到部看得吏部咨稱太僕寺少卿唐改陞通政使司右通政仍在浙直地方欽遵行事一應戰守機宜與同總督胡悉心經畫待事有次第回京其應行事件仍咨該部照例題

請一節為照今陞右通政唐才本足以經世志復切於憂時習靜林居已知涵養之素起官郎署益占慷慨之英彼宗憲之薦揚既有驗於已

南使集卷二

三

事在順之之効用諒無負於明時况責任既專則展布益力且謀議相協則區畫自審所有本官職守已經奉有前項

明旨無容再議但聞舟山逸賊雖已奔散目今風汛之期如有警報即宜相機逐勦免致滋蔓如或地方稍寧更宜練土著之兵以免征調之擾稽錢糧之數以杜侵冒之弊以安養休息責之守令務期保民以為弭盜之本以戰守訓練責之將領務期禦寇以為安民之地事有可以易轍幸勿徂於故常法如可以繩頑亦無事於姑息

其他隨時應變因俗宜民凡有裨於海防以爲
久安長治之計者均宜預處合候

命下本部查照先今所議職任請撰

勅書一道齎付本官照舊在彼會同總督等官將浙
直應處事宜悉心計議協恭經畫務期運之惟
幄以靖海氛待事有次第具奏回京則於

朝廷

簡命之意庶爲不負而本官經濟之學亦得以自効
矣其原領

勅書徑自 奏繳仍備咨總督胡 遵照施行等因

南使集卷二

圭

嘉靖三十八年四月十四日本部左侍郎江

等具題十六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爲此除外合咨前去煩

照本部及該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須至咨者

右 咨

欽差通政使司右通政唐

該兵部覆題看得視軍情官唐順之及南直隸

督撫等官胡宗憲等各具題前因大率言崇明

縣三斗沙新到倭船二十餘隻督率官軍出海

邀擊打沉倭船斬獲倭賊首級一百餘名願在

唐順之胡宗憲則稱前項擊賊初來甚難乞要

另立奇功賞格唐順之又稱江北賊情緊急非

激賞不能成功果係缺乏容於漕運輕齎巡鹽

餘鹽及各衙門無碍銀兩借支應急在陳銳則

稱總督右都御史胡宗憲巡按御史朱綱巡江

御史江北視軍情官唐順之功當首叙蘇松兵

南使集卷二

圭

備僉事熊桴協守浙直副總兵官盧鏜所當陞

用遊兵都司楊尚英把總邵應魁鎮撫包守正

所當陞賞乞要分別上

請各一節爲照倭奴自航海以來首犯浙東獲利

而歸屢入江南圍太倉掠上海其後寢及瓜儀

寶應之間大江南北爲其屠困者屢矣即其爲

心若持貨以貿易貧來而必富歸者豈有一毫

震恐之意耶若今三斗沙之賊合踪踵至使非

遏之於早由南則入蘇松聲震督都山北則入

淮揚毒流鳳泗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本部郎

中新陞右通政唐順之儒而知兵調度得宜忠
以勤事勞苦弗恤五百懸金之重賞既有以鼓
舞士氣一步不退之嚴令尤足以齊一衆心總
督胡宗憲巡撫陳錠又相與協心共爲經畧督
罷敵之率當新銳之賊邀擊海洋斬首百級海
濱之民幸獲安堵淮揚之寇不得合勢而徙薪
之功多於爛額况唐順之近復提兵援應江北
其勞委可嘉尚所據各該有功人員應照題
准奇功之例超格陞賞但未經覈實遽難輕議况
今餘孽未殄尤當乘勝以收萬全既該各官具

南使集卷二

三

題相應酌擬題

請除御史朱綱江北例難叙論外合候

命下將胡宗憲唐順之陳錠先行賞賚以作其氣仍
咨總督胡宗憲新任巡撫翁大立鳳陽巡撫李
遂視軍情官唐順之各嚴督主客兵將乘其破
竹之勢即將各路殘敗之賊上緊剿絕以靖地
方毋徒狃於小勝致貽後患矣所議擊賊難易
分別新至情歸二等誠爲有見以後獲功如係
邀擊新至之賊於海使不得入港登岸者准以
奇功論錄其餘止照常例陞賞庶難易有所分

別而人心知所激勸矣仍咨都察院轉行巡按
御史備將前項獲功人員作速查勘明白分別
等第具奏以憑覆議超格陞賞其江北地方用
兵糧賞行移戶部查果缺乏聽唐順之查有各
衙門堪動銀兩會同李遂便宜借支以濟急用
仍備悉奏報查考等因嘉靖三十八年五月十
六日本部左侍郎江 等具題本月十八日奉
聖旨胡宗憲唐順之各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陳
錠二十兩一表裏其餘依擬欽此欽遵擬合通
行爲此除外合行照會前去煩照本部題奉

南使集卷二

三五

欽依內事理欽遵查照施行

欽差視軍情官通政使司右通政臣唐順之謹

題爲巢賊遞走將官失誤防禦事照得三沙軍情自本年六月十三日以前已經巡撫都御史陳錠會

題外臣於七月初九日自崇明縣起身往太倉州打發湖廣土兵三枝回還間十七日據整飭蘇松兵備僉事熊梓呈據遊兵都司楊尚英報三沙殘賊圍困窮逼於十六日四更時分風雨大作乘潮由三沙北面跼港地方往北洋遞走去訖等因到臣即星馳前往江北體勘賊情行

中使集卷三

其

至鎮江府據鎮江衛報據瓜洲鎮巡檢司報准呂四場報本月十七日餘東場地方七星港西南江有小倭船四十餘隻登岸燒劫約倭七百餘人往西近通州地方去訖隨報備倭把總張大義防禦外等因據此查得先據守備盧相呈抄蒙狼山副總兵官曹克新紙牌奉提督率軍門鈞牌備仰副總兵官督同卑職相度各兵船損壞撤回營前沙停泊修理仍分撥小船遠哨等因遵將各船於本月十五日駕回營前沙停候副總兵官估計修理以防緊急之用其北岸

信守已該兵備熊僉事將邵把總部下兵船分有堵截外卑職仍選便利沙槳等船十餘隻親督在西沙嘴一帶協守等因據此則三沙北面跼港地方原係盧相邵應魁派管信地臣又查得先據盧鏜劉顯等稟稱賊已用居民車箱板造有小船數十隻勢將衝突各將官明知衝突理須嚴備及臣訪得賊已上岸放火江南水將綽知賊走江北陸將亦綽知賊到縱稱風雨晦霧不應冥然至此當時若使江南能禦之於海則賊不得走江北能禦之於岸則賊不得上參

南使集卷三

七

照總兵官盧鏜副總兵官劉顯遊兵都司楊尚英把總邵應魁守備盧相等既不能奮勇攻堅蕩平巢穴以收一鼓之功又不能水陸協力晝夜嚴備以固四面之守臣屢有牌行月黑潮滿風雨晦霧是賊突走之時而乃不遵約束畏避風汛掣船入港賊出巢不能知賊登岸不能躡致使匣中之虎復出噬人江北之民再罹荼毒三月防守於江南雖不無保障之勞一旦潰決於江北則方爲貽禍之始鄰國爲壑雖非本心罪坐所由亦將何諉再照江北諸港逼近三沙

海路不及百里于鄰之震不爲不切又方鑒鄧城失事之罪懲創不爲不深既非猝然之寇且屬先事之防而狼山副總兵官曹克新淮揚叅將丘陞及備倭把總等官坐擁重兵全不設備海賊焚舟登岸照舊深入畧無攔阻人亦有言巢賊渡海如出無人之境海賊上岸如入無人之境則謂江南北將帥兩無人焉不亦可乎縱賊出與縱賊入之罪同臣職同總督官視軍情江北江南乃其蕪總三沙之役臣與兵備熊桴日夜波潮中者月餘自擐甲臨陣中者凡二親

古使集卷三

文

叩賊巢者凡一亦欲以身激將士敵愾之氣滅此朝食以報

聖明而各總兵等官以怯賊爲故態以縱賊爲常套臣才不足以料敵制勝力不足以督勵諸將有負委任罪合首坐伏惟

聖明矜察臣於二十一日星馳至瓜洲會同巡撫都御史李遂嚴督曹克新丘陞進兵剿賊及催督劉顯揚尚英過江截殺外其總兵官盧鏜劉顯曹克新等乞

勅該部論擬罪名從重處治惟復

聖明俯念尚在緊急用人之際令其戴罪殺賊待江城失事之罪懲創不爲不深既非猝然之寇且屬先事之防而狼山副總兵官曹克新淮揚叅將丘陞及備倭把總等官坐擁重兵全不設備海賊焚舟登岸照舊深入畧無攔阻人亦有言巢賊渡海如出無人之境海賊上岸如入無人之境則謂江南北將帥兩無人焉不亦可乎縱賊出與縱賊入之罪同臣職同總督官視軍情江北江南乃其蕪總三沙之役臣與兵備熊桴日夜波潮中者月餘自擐甲臨陣中者凡二親

北事寧一併論

奏內邵應魁盧相失事重大容臣會同總督胡宗憲先行拏問以警其餘緣係巢賊遞走將官失誤防禦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舍人孫山親齎謹題請

旨

南便集卷三

行總督軍門手本

為軍情事照得倭賊泛海入寇至崇明三沙職督率副總兵盧鏜都司楊尚英於四月十一日海上邀擊斬獲首級一百十四顆于時職應援江北之急留盧鏜等攻圍沙賊職至江北攻廟灣賊巢獲首級四十六顆俱經具

題外職正在廟灣攻賊忽得蘇松兵備熊桴手本言沙上賊久將有變而諸將推延猶未上沙剿賊績又得總督軍門書促職過江至三沙督兵職即發江北五月十五日至三沙是時賊已繕

南使集卷二

三

據一月而諸將未有一人上沙攻賊者兵法宜乘其新至饑疲營壘未成擊之失此機會使賊得以鳩糧立柵為堅持計而又得造有小船數十隻以備突走矣職即督盧鏜與參將劉顯劉堂等於十八日率兵上岸立營而職帶守備高澹等兵五枝及土官張空所部鎮溪兵亦續至聯營而居職議立賞格出銀示眾以為懸賞二十一日黎明合兵盧鏜率鳥銃先逼巢賊多被彈傷不能得首級賊分勁銳先衝劉顯兵顯素驍將率部下郭成車梁等鏖戰抵賊得首級六

顆而盧鏜部下得首級二顆賊復衝劉堂兵堂部下田應山兵最後不交鋒而先奔劉堂兵逼巢者多為賊殺餘兵亦奔其部下王如澄廣兵以苦戰亦多殺死盧鏜亦遂還營劉顯高澹等尚戰于巢門頃之亦收兵歸眾議以劉顯將先鋒而盧鏜將老營兵駐後各營營選鋒付劉顯是時蘇松巡撫陳以告病候代於蘇州猶調度兵食時遣牌督戰而巡按朱以憂去巡江江任滿去交代未至職止與兵備熊桴從事海中至六月初一日劉顯率選鋒攻巢賊閉巢

南使集卷二

世

不出是時賊四面起土牆障箭銃牆內鎗齊立賊眾時出環牆而趨官軍不敢逼巢賊亦不敢躡官軍竟不接刃而還是時總督軍門遣遊擊王應岐率兵五千應援又遣都司李忱所募土官吳九韶鎮溪土兵四千赴三沙是日王應岐全軍至吳九韶兵四百先至初六日會兵合戰劉顯將前鋒與王應岐等分路入而盧鏜劉老營在後盧鏜選鋒兵攻巢得首級三顆劉顯兵得首級一顆賊衝右哨王應岐兵替畫生員李應春被殺先鋒亦多殺傷者應岐子光祖棄馬

奔而免餘兵數千不顧主帥而先潰右哨張窄兵亦潰是役也以老管堅故賊不能遠躡而潰兵得徐還管劉顯亦收兵歸明日吳九韶兵盡至名爲四千實不及二千也蓋土兵張虛數以昌糧賞大率如此衆議初六日進兵劉顯仍率前鋒攻賊賊多爲銳打死蜂擁出張窄兵先奔盧鏜斬共一人開銳自打潰兵亦不能定賊數戰頗輕易我兵徑追至諸管勢甚張盧鏜管舉放發煩佛狼機連倒七賊各管亦發銃擊賊賊纔退歸各管共斬真倭首級十二顆是役也不

南使集卷三

世

藉火器老管幾不守先是職攻廟灣皆躬自擐甲陣中及至三沙以盧鏜劉顯有名宿將可仗又

國家方用以爲總兵副總兵遂不復自擐甲而但與兵備熊梓居老管督戰至是知諸將易進易退不足盡倚乃復自擐甲入陣中至十一日復戰分布陣勢指揮伍惟統把總田應山爲誘兵布賊巢門吳九韶劉顯苗兵分伏左右王應岐選鋒與張窄兵左右綴爲副伏兵欲誘賊入伏而夾擊之盧鏜札老管王應岐餘兵及王如澄

兵左右翼以防賊東西衝陣既定職擐甲徧巡諸軍促營中傳餐食誘兵伏兵賊甚狡先爲四層木巢以覘我軍一動靜十里必見揣知我有伏誘之不出劉顯請撤兵職曰令兵甚難少忍半時賊且出矣顯謬言軍饑疲職曰適傳餐何言饑伏兵蔭草木間未嘗戰何言疲也顯不能答而專欲收兵職遂前至誘兵所見誘兵亦怯甚去巢尚三箭遠不能怒賊又昇火器至巢邊火亦不能入巢賊以故不出應之職過誘兵而前下馬獨拔刀步行過鱗魚港去巢二箭盧鏜

南使集卷三

世

劉顯與左右爭向前抱持職曰奈何若此職曰吾不能督諸將惟有自往死闔耳二將誓以必滅賊遂扶職上馬還未半時兵竟撤矣明日復戰布陣如前吳九韶土兵感激遂攻巢川苗兵次後賊先戰頗得我鳥銃手至是穴牆以通銃眼項鎖銃手一人使彈土兵土兵一人死六人傷遂退究我軍所以不能破賊之故有三札營太遠出軍五六里而至巢賊閉門而臥開門而衝賊逸我勞其弊一也立營既遠又無行營其弊二也烏合不同心之將雜勇怯不齊之兵怯

者先潰勇者不能支其弊三也職督諸將移營近賊諸將以爲營遠尚畏賊劫奈何近之又爲諸將造行營木城三座進兵又不肯用其所以宜急圖而不宜緩攻之故亦有三賊已造有小船五六十隻勢必乘月黑潮滿之夜出海搶船突上老岸則江南北之禍又自此始其不宜緩一也陸兵進攻水兵守海職與兵備熊桴晝夜風濤中者已及一月每見大風潮則福蒼等船必壞數隻今入秋風惡久之船將盡壞誰與守賊其不宜緩二也江南大旱禾苗稿死聚兵太

南使集卷三

五

多饋餉難繼一日計口糧行糧火藥諸費不下二千金萬一不給軍自生變其不宜緩三也職才不足以料敵制勝權不足以督勵諸將致此殘寇尚緩

天誅負罪負罪除一面候新降

勅書奉行一面調生力兵上沙會剿外爲此合用手

本前去

貴部院煩爲查照施行

欽差視軍情官通政使司右通政臣唐 謹

題爲條陳海防經畧事臣前任兵部職方清吏司

署郎中事主事奉

命差往浙直地方視軍情官嘉靖三十七年十月二

十五日節該欽奉

勅書內開將來海防一應合行事務爾有所知見查

照兵部原題條奏以聞欽此欽遵行事外嘉靖三

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准吏部照會該本部題奉

聖旨是唐順之陞右通政著會同胡宗憲經畫兵務

欽此備照到臣本年七月二十五日又節奉

南使集卷三

五

勅書內開如逸賊奔散地方稍寧更宜訓練土著之兵以免征調之擾將來海防一應合行事務爾有所知見查照兵部原題條奏以聞欽此欽遵外臣兩奉

勅書令臣條奏臣原籍常州府人也自待罪編民目

擊倭賊之害海上事情亦頗得其大畧而未敢自

信也奉

命以來經歷海洋跋履行陣老卒退校亦徧咨訪以

所聞所見會同督撫胡宗憲等參酌議論至如臣

近奉

勅書訓練土兵臣已行文各兵備有司令其著實舉行又如葺城堡繕器械等項係督撫之臣從宜自爲者今皆不敢瑣瑣謹據所知見條爲九事以答

揚

休命之萬一今歲東南賴

皇上威德

廟堂贊議督撫運謀帥臣戮力醜類盡殲惟福建尚有賊蟠據外至於浙直沿海數千里水陸之間已無一賊巢穴盡空海民晏卧蓋十數年所未有然來歲春汛之防不可不預經久之計不可不圖伏

使集卷三

世

惟

聖明矜臣之愚亮其心之不敢不盡而恕其詞之不能達意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緣係條陳海防經略事理爲此具本專差舍人孫山親齎謹題請

旨

計開

一禦海洋照得禦倭上策自來無人不言禦之於海而竟罕有能禦之於海者何也文臣無下海者則將領畏避潮險不肯出洋將領不肯出洋而責之小校水卒則亦躲泊近港不肯遠哨是以賊惟

不來來則登岸登岸殘破地方則陸將重罪而水將旁觀矣臣竊觀崇明諸沙舟山諸山各相聯絡是造物者特設此險以迂海賊入寇之路以蔽吳淞江定海內地港口也國初設縣置衛最有深意而沈家門分哨之制至今可考合無春汛緊急時月蘇松兵備暫駐崇明寧紹兵備或海道內推擇一人暫駐舟山而總兵副總兵常居海中嚴督各總分定海面南北會哨晝夜揚帆環轉不絕其遠哨必至洋山馬蹟賊若從某處海面深入登岸者該總首先坐之論其登岸多少以次罪及總兵

南使集卷三

世

又罪及兵備海道而止至於海中擊賊初至將領以奇功論已有事例惟軍士首級之賞尚未別白臣先具題擊來船與擊歸船不同擊歸船真倭首級一顆給銀十五兩白合如故擊來船真倭首級一顆合無量增銀十兩比陸戰首級尚少銀五兩已足使水卒感恩懷利盡死擊賊再照臣蒙聖恩遣視軍情臣雖不肖而此官之設切中機宜臣往來海中奉揚國威諸將不敢退縮近港旋有三引之捷今臣雖轉任伏乞

勅下吏兵二部詳議此官續設與否在京師諸官中

差此一員官不足多少在海上加此一員官則甚有關係伏乞

聖裁

一固海岸照得賊至不能禦之於海則海岸之守為緊關第二義賊新至饑疲巢穴未成擊之猶易延入內地縱盡殲之所損多矣然自來沿海戍守莫不以擁城觀望幸賊空過謂可免罪而不顧內地之殘破內地戍守亦幸賊所不到而不肯策應沿海今却不然宜分定沿海保護內地內地策應沿海地方沿海力戰損兵折將宜坐內地不能策

南使集卷三

卅八

應之罪內地殘破沿海幸完宜坐沿海縱賊之罪又如同是一樣沿海地方賊由寧紹登岸寧紹却不殘破而殘破溫台賊由溫台登岸溫台却不殘破而殘破寧紹自來只坐地方殘破者之罪今却不然宜并坐賊所從入其沿海文武將吏有能連次鏖戰抵遏賊鋒阻賊下船不得登岸深入者雖無首級以奇功論一准平倭事例如此則人知謹於海岸之守不敢幸賊空過以覲免門戶常局堂與自安矣伏乞

聖裁

一圖海外職所謂圖海外者如招 赦逋逃 宣諭日本二事既屢奉

明旨平倭事例亦已開載矣而臣復申之逋逃不特如王鑑李華山洪迪珍等有名賊首力能構倭為亂者而已以臣所親見三沙千餘倭子起自瓜洲一被虜人馮三噉其揚州取寶遂至闕然遠來馮三之在 中國不啻一蟻虱及在島中却作此一番風浪雖旋就誅殛而流毒已多矣然則逋逃不歸東南誠未可以息肩也至於 宣諭日本則浙江軍門亦嘗請 命遣使矣竟不能盡得其要領

南使集卷三

九

使者坐罪而其事遂罷嘗考平倭略所載洪武末樂間 遣使日本者不一而足

高皇帝又嘗與劉基議以倭國重佛 特遣僧往諭古之王者於四夷之不貢不臣則有威讓之令文告之辭兵交使在其間以深得敵情而處之切中其機也然自葉宗滿之坐重罪而逋逃欲自歸者不免自疑自蔣洲之得罪而人以使絕域為諱或宜減宗滿之罪以示信於逋逃之徒寬蔣洲之獄以留使絕域諷敵情之一路臣又據總兵官盧鏜手本內一欸撫處夷情以尊 國體開稱

祖宗以來給與日本金印勘合十年一貢船不得過三隻人不得過百名既申遠夷慕義之情遠夷亦得交易中國之貨以爲利而中國亦以羈縻遠夷使常馴服不爲寇賊百餘年來自嘉靖二年宗設宋素卿等爭貢警殺貽害地方因而絕貢至嘉靖十八年正使碩鼎等齎獻貢物并進表文伏罪荷蒙

皇上擴天地之仁雖非貢期復准入貢嘉靖二十六年正使周良等坐船四隻復貢議者計方九年之期有違事例徑自阻回從此貢路不通

南使集卷二

聖

倭夷素性貪詐利我中國之貨既不與貢則無復望矣因此遂被姦徒勾引同利爲寇不止則以偶蹉一年貢期阻回之故也爲今之計乞題請

聖裁行令各衙門遵照今後夷人復來求貢果有真正表印勘合別無詐僞姑不計其限例就與奏

清廷送赴京譯審來寇之端

勅彼國王令其查治惡逆斂戢屬夷使不敢再犯則倭夷知有貢路之可通而詭計自銷黨類自攜

勾引之徒亦可暫縛矣鏗老將也三十餘年在海上熟曉夷情其言當不甚妄乞

勅該部查議可行與否臣又聞先時陝西總制王瓊論西夷事以謂能絕其入貢之路不能絕其入寇之路今亦可借以爲喻也伏乞

聖裁

一定軍制自倭患以來東南軍制最爲不定蓋以濟變未慮經久梟猾之徒方應募於江北忽應募於浙東方以得募價而留忽以滿募限而去譬如借倩之人主人不得而羈之安得而練之至於遠

南使集卷三

聖

方無賴託名土兵報効希圖圖掠羣然糜至在此不由軍門之徵調在彼不由督撫之遣發坐費糧餉騷擾地方是以人人爭言調募不便而以練土兵爲說夫土兵之練誠是也然土兵之數不足安得不募募兵不足以當賊鋒之銳安得不調如前時王江涇數千倭子乘勝西上非未保之兵力挫其鋒則何所至矣爲今之計合以練兵爲實事以募兵爲權宜以調兵爲奇道募兵則遠募不如近募調兵則多調不如少調募兵先儘本地方驍銳若浙江處兵江南沙兵之類其遠方驍銳應募者

亦須土人保任優其募價什伍聯束而歲番上之不得自去自來如往時則募兵亦土兵也總督軍門歲調麻兵立為定額直隸幾千浙江幾千專為衝鋒之用聽川湖軍門精選發遣以憲司一員監督前來有不能衝鋒及騷擾地方者罪及監督則調兵可以制其毒而得其用也俟土兵訓練有成然後募調俱罷伏乞

聖裁

一足軍食照得東南水陸兵糧往往有缺至三四月不給者軍士萬里捐生日望數升之米而已而

南使集卷三

聖三

又不時給之生心讞語亦何足怪此有故矣浙江軍餉銀四十七萬兩江南四十餘萬兩江北一十六萬兩其初皆算兵而賦民原無贏餘若民間拖欠十數兩則缺却一軍之食萬軍不能一軍空腹而萬兩不能銖兩無欠加之民賦有災傷減免而軍餉無贏餘處補宜其不能時給而生怨讞也古者軍興之費不盡仰於民多取之山澤鼓鑄斲樵商賈之利故前史稱不加賦而用足今民間撥括已盡無可處補而軍門亦無所謂山澤斲樵之利稍可處者惟有鹽法而已試舉一端如前時浙江

巡鹽御史鄒懋卿小票事例歲亦可得銀數萬兩此皆不取之國與商而坐收贏利者也合無勅下戶部轉行督撫等官會同淮浙巡鹽御史委曲計議多方區處但使江北江南浙江每處得七八萬兩民賦若足則別儲之一有蠲欠即以處補此亦國民兩便之策也又各衙門原為

大工緊急解進贓罰多寡不等伏惟

聖明軫念東南兵荒相繼萬狀艱苦

勅下工部查得

大工銀兩漸罄乞暫將嘉靖三十九年浙直兩處贓

南使集卷三

聖三

罰照數解與各軍門聽其處補軍餉以後年分自行解京如故此外山澤斲樵之利有可興者合聽軍門從宜區處再照供給軍餉係有司職掌有司自以不與軍事之罰往往視為不干已事始則催徵不力繼則給發不時失誤軍機多由於此此後若有仍前怠玩者自布政總司管糧道及知府以下聽督撫諸臣從重叅劾治罪庶幾有司各知干已不敢誤事伏乞

聖裁

一鼓軍氣臣聞戰陣之所以精明與中國之所

以勝四夷者氣也而非甲兵之謂也 國家承平日久文吏游談而養尊武臣恬嬉而寶身閒雅雍容之習成而慷慨果銳之氣亦寢銷矣南倭北虜倏然內侵殆若昔人所謂氣炎以取之者賴

皇上天縱

神武赫然一怒誅逐偷惰拔用英奇文臣督帥皆躬自臨戎有免置赴赴之氣自此倭虜不敢深入則氣之勝也以臣占於行陣之間猶有未盡然者臣視師東南備觀怯將情狀一聞賊戰如澆冷水顏色可憐縱不便走股以先慄雖亦未必盡然而然

南使集卷三

雷

者固多矣至於倭賊渡洋談笑飲食若履平地而我將棲泊近岸日遇海風則頭掉目眩夜聞海潮則耳聾心惕且夫倭賊有過藐我將之氣而我將無必吞倭賊之氣則是未戰而索然也如此而望長驅海島掃清大懟臣猶以為難也此氣在宇宙間磨礱而時用之則鮮明置之不用則黯無精光謂宜文臣督帥時御戎服出入軍中發揚蹈厲以作武將之氣武臣大將遇有賊戰戎服出入陣中以作偏裨小校之氣偏裨小校遇有賊戰戎服先登以作士卒之氣而督帥武將臨陣督戰間取潰

校逃卒遵奉 旗牌事例百萬軍中忽然斬却一二人以變士卒之耳目使我之氣日益精明則賊之氣自然銷沮此其言若迂闊而實勝敵之要機也李光弼范軍而旌旗變色每戰必勝氣之謂也伏乞

聖裁

一復

舊制照得 國初防海規畫至為精密百年以來海烽久熄人情怠玩因而隳廢 國初海島便近去處皆設水寨以據險伺敵後來將士憚於過海水

南使集卷三

雷

寨之名雖在而皆自海島移置海岸聞老將言雙嶼烈港嵵嶼諸島近時海賊據以為巢者皆是 國初水寨故處向使我常據之賊安得而巢之今宜查出 國初水寨所在一一脩復及查沿海衛所原設出哨海船額數係軍三民七成造者照舊徵價貼助打造福船之用此一事與臣所謂禦海洋者相關 舊制之當復者一也 國初沿海建設衛所聯絡險要今軍伍空缺有一衛不滿千餘一所不滿百餘者宜備查缺額之故而補足之其運糧班操等項

原因海上無事撥借別用者可悉還之原衛所使
自爲守衛所之兵常足則他兵亦可不用此一事
與臣所謂定軍制者相關

舊制之當復者二也 國初沿海衛所皆有屯田今
埋沒過半而圖冊故在宜按圖照冊儘數查出辦
納屯糧及金塘玉環諸山膏腴幾萬頃皆是古來
居民置鄉之處今可墾爲屯田設所戍守一以據
險一以因糧此一事與臣所謂足軍食者相關
舊制之當復者三也 國初浙福廣三省設三市舶
司在浙江者專爲日本入 貢帶有貨物許其交

使集卷三

聖

易在廣東者則西洋番船之轉許其交易而抽分
之若福建既不通貢又不通舶而 國初設立市
舶之意漫不可考矣舶之爲利也譬之礦然封閉
礦洞驅斥礦徒是爲上策度不能閉則 國收其
利權而自操之是爲中策不閉不收利孔洩漏以
資奸萌囁聚其人斯無策矣今海賊據嶓嶼南嶼
諸島公然擅番舶之利而中土之民交通接濟殺
之而不能止則利權之在也宜備查 國初設立
市舶之意毋洩利孔使奸人得乘其便此一事與
臣所謂圖海外者相關古制之當復者四也因舊

時之寨因舊時之兵因舊時之糧因舊時之市舶
一切紛紛之議可以省矣然其事重大壞之已甚
復之則難若能復之則經久之策也乞
勅該部詳議轉行督撫諸臣選差有才力憲司一員
專管四事數年之後必有成功伏乞
聖裁

一別人才臣聞爲政以人才爲先至於兵事尤急
人才臣視軍情一年其於官吏賢否非臣職事所
關不敢濫及外訪得淮揚海防兵備副使劉景韶
英敏多謀臨機立斷運籌足以破鬼蜮之策賈勇

使集卷二

聖

足以汗懦將之類今歲淮揚殺賊二千餘多賴其
力已與臣同推巡撫不敢更舉外又訪得浙江巡
視海道副使譚綸雄姿勁氣法令必行賊與我軍
見開寒膽今歲浙東殺賊千餘多賴其力蘇松兵
備僉事熊桴自倭事始起以至今日無一歲不在
兵間忠實練事沉毅內明出入海潮艱危不避此
二臣者皆宜久其官而不易其任以待資望可爲
巡撫即以授之者也杭州府同知唐堯臣留心武
備訓練有方紹興府通判吳成器素識兵勢屢立
軍功待堯臣歷任年久成器再立新功皆可當沿

海兵備之選者也台州倭寇屢入兵凶相繼民瘠已甚全在良有司撫循而知府黃大節貪黷有跡昏耗無能政成黠吏賄滿私索所宜亟爲罷黜者也又訪得浙直總兵官盧鏜老練善謀副總兵官劉顯驍雄善戰臣嘗以三沙賊走効其失事畢竟東南將官無過此二臣者所宜久任責其立功者也然盧鏜善謀而怯於臨敵劉顯驍善戰而果於自用則其偏也若以使過之義則革任寧紹參將戚繼光先登敢勇立有新功見監原任通泰參將黑孟陽遭蹶悔過尚餘勇氣皆堪策勵立功贖罪者

南使集卷二

果

也很山第一緊要海口總兵第一江淮重任如很山提督副總兵官曹克新偶因際會獲冒功陞臣見其人醜溺酒色常如昏睡謀勇俱無精氣已銷設有緊急憑何決戰前任鄧城見以失機拏解克新異日誤事必不減於鄧城所當亟投閑散以全其功者也又訪得境內人才臣得三人焉原任僉事終養徐九臯老成練事熟諳夷情原任刑部主事爲民唐樞經術優長才猷老練原任知府致仕嚴中警敏足智曉暢兵機皆可充異日兵備之用者也乞

勅下吏兵二部再加查訪分別用舍則舉錯明而海備飭矣伏乞

聖裁

一定 廟謨自海賊入寇以來十餘年矣東南雖苦其毒而賊之被殺者亦積至幾萬矣今年寇江北寇浙東者且萬餘而寇福建者傳聞不下二三萬則是殺者不可勝紀而寇者不爲少止夫南倭與北虜異口外砂磧之地從古以來原有鞭子腹裏膏腴之地二十年前原無倭子今口外尚有一年兩年無寇而倭子却無一歲不來如此不已非

南使集卷二

果

品

止外患將爲內虞古云兵久則變生近者吳淞定海之間水卒呼糧扶官縛吏則兵變之漸矣蘇城人素怯弱而游冶子弟懷毒蓄機日伺倭來裏外合應幸早發之猶尚燒官寺劫獄囚闕然一逞則民變之漸矣此其萌芽也誠不可不深圖而熟慮之若謂倭寇之來一歲支却一歲一番殺却一番便自了事則臣不敢知其所終也伏惟

聖明勅下禮兵二部備講

祖宗以來招懷撫諭之略防海固圉之機及

勅督撫諸臣徧訪倭情集議長策二十年前何以絕

無倭患十年之間何以倭患若此年年禦倭何時
是了如何可以永斷倭寇之路以復東南之舊者
可以利國不必爲身家顧慮苟可以便今不必
以成說拘牽外內臣工方略畢上然後
聖明與廟堂大臣從中主斷而力行期於三年四
年斷却此賊臣猶以爲速也不然歲一來一來
一勝臣猶以爲浪戰伏乞

聖裁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倭集卷三

辛

欽差視軍情官通政使司右通政臣唐順之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前任兵部職方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嘉

靖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奉

勅前去會同總督胡宗憲將見在倭寇剋期蕩平欽

遵外嘉靖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准吏部照

會爲薦舉

盛世人材乞

賜超擢以圖安攘事該本部題乞將唐順之改陞

右通政與同總督胡宗憲悉心經畫務求萬全

使集卷三

辛

待事有次第回京奉

聖旨是唐順之陞右通政著同胡宗憲經畫兵務欽

此欽遵備照到臣當即俯伏望

闕叩頭謝

恩欽遵行事外伏惟經略海隅外則爪牙之寄出納

帝命內維喉舌之司愧以微才叨茲重任竊念島夷

爲寇海邦存驚庚戌戊午首尾垂及十年南粵

東齊繹騷且巨萬里數戰數勝我雖已獲百全

之謀一歲一來賊竟未有終身之創相機剿撫

祇謂權宜大計兵財莫如經制向非識時務而

可致諸用何能佐督府而克成厥功臣頃以兵
戎起於罪謫薊門閱武未封松谷之關舟山視
師莫繫島酋之頸介冑兩窺敵壘作士氣之凌
騰樓船五涉驚波窮賊踪之來去雖不敢愛身
而辱

命亦安能決策以除殘顧賊尚據於三沙功未收於
一鼓罪戾是懼任使奚堪悉中機宜誤督臣之
特薦同經兵務荷

聖筆之親題峻其階資俾之展布在古文臣建閫或
以權任輕淺而債師大將臨戎或以章奏壅隔

南使集卷三

聖

而敗事臣任同總帥官係納言

錫命俯頒董熊貔之八校轅門仰矚通虎豹之

九關戎衣真插侍中之貂

朝位已廁諸卿之棘處益非據

恩則逾涯茲蓋伏遇

皇上并包華夷如

天地之能容庶類旁招俊乂如江海之不擇細流經

營四方有臣曰虎傳宣

九命任官惟龍詎意樗材亦塵器使臣敢不仰體

聖明之異眷期與督帥而同心勉竭短才共圖長策

土著可練不用徵兵於四方倉粟有儲亦免饋
糧於千里百艘萬隊永清東海之波三島千洲
竝獻

南山之壽建牙責重敢忘枕甲於師中戀
關情深猶冀鳴環於門下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感戴之至爲此具本專差舍人楊智親齎謹
具稱

謝以

聞

南使集卷三

聖

欽差視軍情官通政使司右通政臣唐順之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嘉靖三十八年五月初二日准兵部照會該

臣前任兵部職方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題為
仰仗

天威官軍出海邀擊鏖戰克獲奇功事內開三升沙
功次緣由該本部覆奉

聖旨胡宗憲唐順之各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陳

錠二十兩一表裏其餘依擬欽此欽遵備照前來
隨於本年六月二十三日據浙江按察司承差

南使集卷三

郭自修齋捧

欽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到臣除即俯伏祇領望
闕叩頭謝

恩外伏以

簡書將命慚江海之無功

御府賜珍忽帑筭之無至謹服用而勿替示將士以
為榮臣感激感激頓首頓首恭惟

皇上

模範兩儀

文明六合

行健不息乾坤垂黃帝之裳

凝命無疆法象式禹王之鼎四夷酋長咸襲衣冠

九牧荒遐舉修職貢蠡茲島寇竊敢弄兵上厯
廟堂亦為旰食裸身突髮毒我東南者十年濡首焚

舟殲之海隅者百級是皆

帝謨之不冒日出豈云人力之敢貪

天功況於微臣尤居末品廿年丘壑已甘衣白之夫

一旦遭逢猥被橫金之

寵分符閫外兩轉銀莖

錫命師中三章赤節警清采突幾涉鯨波方圖稍效

南使集卷三

於涓埃詎意仰承乎

濡需顧將士之勳可紀臣則安有微勞督撫之賜
有差臣亦濫叨

上賁裹蹕出職金之篋非布非泉鴈補分司服之藏

載緋載綠頓增中戶三家之產且適窮海四時
之溫昔漢帝寵帷幄謀人徒誇金溢宋祖賜征

南將帥祇羨貂衣獨以庸流雙承

寵賚遂使散金酬士不藉私財衣繡臨戎爭看命服

臣竊愧

恩深力淺任重才疎敢忘伏弢益思敵愾金常在橐

與貞心百鍊而弗移眼不離身忱

天威咫尺而如見至於捐貲購敵挾纊撫軍奮不爲家今日未敢出賜金而買宅服以拜賜他時尚當肅容觀以趨

朝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感戴之至爲此具本專差舍人唐仁親齎謹

具稱

謝以

聞

南奉使集卷二

五十六

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前任視軍情官通政使司右通政該提督軍務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遂題爲倭奴大舉分道入寇仰仗

玄威官軍節次剿絕重地寧謐飛報捷音事查論倭寇入犯江北各地方官員功次緣由該兵部覆奉

聖旨今次連獲大捷賊寇蕩平功可嘉錄唐順之賞銀三十兩三表裏欽此隨於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該禮部便差主簿孫鎮齎捧

奉使集卷二

五十七

欽賜銀幣到臣臣當卽望

闕叩頭祇領訖伏以馳南驚北微勞未效於涓埃函一襲三

恩賜特昭乎法象身雖遠闕忽承咫尺之

天顏祿已浮人載頒服用於

御府臣感激激頓首頓首竊惟蠢茲島寇敢肆狂圖幾年構亂於東南今歲寔繁於淮海雖師武臣力卒就殄殲而豕突鯨奔已深荼毒民之禍緼爲賊裹包民之貨錢充賊囊橐臣奉簡書而視軍情同總督而理兵事未能爲百姓保濡

溫而乃 賜服於司衣未能為百姓護貨錢而
乃 賜金於 內帑加以惺中勝筭閫外擒戎
則總督宗憲之遣援應機提督李遂之臨陣決
策顧臣何力之有亦叨克咸厥功感不勝慙勞
豈堪錄茲蓋伏遇

皇上 包天地以為度使人不求備於寸長 體堯
舜而用中勸功特致重於疑賞凡在曾授袍之
列均獲不踰時之

恩六幣相承本出染人之朱綠一鑑有半叨分土貢
於荆揚貯以滿籩既生壯士之顏色服以耀武

南使集卷三

五十八

式增繡使之威容臣敢不賦無衣而脩戈矛永
夜不忘乎敵愾懸重價以收策畫羣力畢屈於
紆籌集諸將校射而分金尚恐褻乎

天賜巡三軍深寒而挾纊或能廣乎

聖恩伏願 陶鑄華夷黃河帶而泰山礪 彌綸造

化玉衡正而台階平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感戴之至為此具本專差 親齎謹

具稱 謝以

聞

介翁老先生答書

專人至獲領教尺海邦按歷經累架勞使人人
皆能治職任事如公豈有不治之事哉而祇可
慨耳伏承傳誨意旨甚厚感服之至人事糾紛
使者久留不得作書聊作此奉復不及悉

又

舟山方靖不意新冠風汛奄至所幸執事督率
諸將邀其未登岸而擊之勝筭先定奇捷非常
文儒申申有此武功聞者莫不駭羨然甫奏浙
海之捷復視維揚之師纓冠褰裳

南奉使集卷三

本一

國事攸賴此僕之所為言而忘寐也

聖明即有勞資之典伏想經畫深勤天暑萬萬保重

又

江北平倭之績甚偉克齋部轉執事通遷以酬
勞也賢者登用吾道有光夫任事報

國之忠公所素蓄不待言矣區區惟祝慎愛其身

以臻百福愛身即所以愛

國也詩序名世之作非劣何足以當之珍謝珍謝

詩奉

命視師浙直辱

介翁老先生見贈次韻

不才黽勉從王事戎馬驅馳南北仍意氣本非投筆

客生涯聊似出山僧兵謀豈足窺韜豹國士猶慚賦

大鵬李太白賦司馬子微知遇頗有

願談曾密授海氛應見計時澄

介翁老先生原韻 贈荆川唐君往江浙視師

旌旆薊門肩始息

簡書江國事還仍馳驅暫假觀軍使去住應同行脚

僧言其履歷燕臺價重千金駿天路風高萬里鵬

憑仗指揮定羣策從今端見海波澄行脚僧用

自乍浦下海至舟山入舟風惡四鼓發舟風恬

日霽波面如鏡舟人以爲海上罕遇是日行六

百五十餘里

島夷頻不靜王節遠何之誓清萬里寇敢憚一身危

閩卒精風候吳兒慣水嬉黃頭紛百隊白羽颺千旗

擊鼓靈鼙應揮戈海若隨龍驚冬不整蛟畏畫停絲

昨夜波潮怒中宵雲霧披天澄鏡光發風嫩縠紋滋

鄒衍瀛洲數莊生秋水詞乾坤元莽闢人世自牽羈

已傍漁山泊還尋馬跡期日昇看曙轉途變識針移

雙嶼厓門險半洋礁石奇從來惟賊路今日有王師

待獻經營績三山勒一碑雙嶼港半洋礁皆海中

月夜渡蛟門海人相傳蛟門波浪最惡如江之峽也

大洋萬里無拳石却見羣山亘海中忽然石壁開雙

峽坐覺樓船聳半空島以戶寬延滿月潮緣口窄弄

驚風誰能一矢穿蛟窟祇憶從陽漢武雄漢武射蛟

三沙抱病夜坐東梅林督府

領軍常轂本清癯藥裹常隨倚劍餘日御短衣巡壁

壘夜支倦體閱軍書莫愁深葦難搜難試算窮巢易

掃除虎將眼中誰可仗佇聞幕府策何如

和陳黃潭東歸一首

吾亦欲歸讓公早此行不異登僊好試看苦戰東海

塵何似高眠北窓曉宦情鳬鶴任短長世事鵲鳩誰

拙巧他年約訪祝融峯爛煮青精相對老

七夕公館憶海上

牛女雙星隔水明一年一渡尚心驚天河風浪何如

海海上征人晝夜行

一水盈虧幾許遙猶煩靈鵲爲填橋千年精衛空銜

石漲海煙波只自饒

浙中流言王遊擊喪師二三千者又聞總督

梅林公將至太倉詩以自咎并以志喜云耳

督細查王游擊喪師之數止是九十四人也可為一笑

兵略元非素所聞疎才多愧薦書勤自知薄相難成
事共咲狂謀易債軍雄聞豈堪分玉節岩扉祗合伴
松雲東山繡斧深懸望竹看神機靜海氛

三沙病後夜起詠月書懷

軍中元不解衣裳夜倚危檣欬慨懷已慣羸軀常食
少從教短髮尚心長海能儘月空無水潮定期風颭
有鉞不為督師經遠涉何由此地玩清光朝長落至

南使集卷二

李四

三分以上必起猛風一番每潮汐皆然蓋潮自生

風非開大塊噫氣與虎嘯而風冽一理此非久在
海上者不能知所以儒家未之言及惟潮與月與

風與陰類然則潮之應月又何疑也

海上歸來病手足瘡兼血疾伏枕

瘦骨迂才堪竊咲豈能萬里事橫行一身自試妖狐

穴三沙入戰巢與賊對面上一箭餘地六月深驅瘴海兵陳湯擊痺

緣西域韋叡虛羸為北征我愧古人無萬一却令二

病偶然并

赴官揚州與左姝夫兩弟鶴兒白堦登金山坐

禪房一首

衰顏久欲寄名山江國征師幾往還隔水空知戀
梓紆籌豈足靜夷蠻佳天鶴唳軍聲壯海戍烏棲戰
舸間時侯寇剿盡海氛暫息縱是維揚迎帥急道人且坐白雲關

南使集卷三

李五

欽差提督軍務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唐謹

題為懇乞

聖恩給發餘鹽銀兩以備賑濟以補軍餉事近准戶部咨該巡撫都御史李遂巡按御史陳志各題稱廬鳳淮揚四府徐滁和三州各所屬州縣旱災乞行勘實分數蠲免錢糧及將兌軍漕糧改折積年拖欠等項暫且停徵及災傷極重及被倭地方給發內帑

欽遣大臣給賑該本部覆議卽今銀庫十分匱竭無

南使集卷

從給發而各該巡撫本係大臣任重責專尤得便宜行事若復再遣大臣祗恐滋擾無益合行各該撫按行令各府州掌印正官備查在倉預備糧米及庫貯無礙官銀候冬春之時如果饑饉難存卽行勘實酌量銀米選委廉能正官分投相兼賑濟如或不敷多方區處務使窮戶均霑實惠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到臣照得今歲淮揚等處災傷委的十分重大百姓委的饑饉難存已經先任巡撫都御史李遂巡按御史陳志詳細具題伏蒙

聖恩既免租稅又賜賑濟臣不敢瑣瑣瀆陳外但李遂原請

欽遣大臣給發內帑該戶部題奉

欽依內帑匱乏無從給發該臣備查各府州倉內積穀及庫內無礙官銀備賑緣自連年倭患以來窘急撥括倉庫處處空虛今內帑既不敢望而倉庫之積又極不敷賑濟委實難處臣又照得淮揚軍餉更無別途止靠民間田畝稅糧內帶徵銀十二萬兩儘數徵足尚且不敷給發今各處稅糧聖恩已在照數蠲免之例則地方軍餉必無盡數取

南使集卷

盈之理查得揚州府庫軍餉銀止有萬兩臣到已發三千餘兩見在庫內纔穀年終支用近時李遂請給餘鹽銀四萬五千兩補還揚州府借用銀二萬四千六百二十四兩零及補還淮安府借用銀一萬兩給與首級銀一萬三百七十五兩零支銷已盡亦無餘剩若是來歲春汛將動各處官軍一齊上班民間催徵不前軍士皇皇待哺更覺兩難臣

蒙聖明拔擢任使撫綏凋瘵料理軍機敢不夙夜竭盡犬馬之力少圖報效至於錢糧實是窘迫無處伏

望

聖恩憫念江淮重地賑饑餉軍皆是極緊要事

勅下戶部從長議處將餘鹽銀十萬兩

特發濟急其七萬兩以補軍餉之不足其三萬兩以

備賑濟之用則溝中之瘠獲更生之望荷戈之士

奮敵愾之氣江淮闔鎮軍民皆歌舞

聖德於無窮矣緣係懇乞

聖恩給發餘鹽銀兩以備賑濟以補軍餉事理未敢
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舍人陳恩親齎謹題請

旨

南使集卷

文

欽差提督軍務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臣唐 謹

題為地方災傷重大懇乞

聖恩留米備賑事據海防兵備副使劉景韶呈稱照
得江北地方今歲既遭重大倭患復罹異常旱災
以致遠近農畝失收到處米價騰貴即今饑窘之
民充斥道路嗷嗷望賑查得近蒙撫按具

題欲行請發 內帑

欽遣大臣前來賑濟該戶部以銀庫匱竭無從給發
若遣大臣恐滋勞擾議行本處巡撫賑濟除候勘

南使集卷

文

合至日嚴督有司查審及將應行事宜另行條議
詳報外及照江北今歲災傷十分重大各處饑民
無慮數萬前在秋末尚有草子木實可賴充饑今
值隆冬雖草木亦無可食強壯者則相聚為盜老
弱者則棄賣妻孥有司無日無盜劫之申地方無
處無離散之苦溝壑羣屍遇目成悲道路啼號觸
耳可慘言及於斯稍有人心者鮮不惻愴况為民
上者哉揆度事勢將來若非通行博賑恐江北赤
子不免悉化為溝渠之鬼潢池之盜矣查得嘉靖
二年江北災荒該撫按衙門 奏行戶部議留漕

糧二十萬石以賑四府饑民嘉靖三十三年又復截留揚州等府起運漕糧數萬以賑淮北是時江淮之民實賴存活今當兵戈擾攘災傷異常尤宜比例設處伏望本院再加裁酌如果可行仍乞早爲具題將起運糧米比照嘉靖二年事例截留十數萬石委官分投賑濟其虧欠額運之數於臨德二倉兌支運納如此庶饑民有更生之望重地無意外之虞矣等因到臣據此臣查得舊卷嘉靖三十三年截留漕糧淮揚二府共是三萬七千八百石三十六年截留漕糧淮揚二府共是六萬五

南使集卷一

百九十餘石零彼時止緣軍乏糧餉非關歲有凶饑况今兵荒相繼民命不堪流萃滿路傷心慘目溝壑既所不忍嘯聚不無可虞誠有如副使劉景韶之所云者臣前

請餘鹽銀十萬兩內七萬兩以補軍餉三萬兩以備賑濟儻蒙

聖恩盡數給發竊計被災廣闊三萬兩銀子不敷四府三州饑民一月之賑且江北人家素無積蓄今歲原是子粒不收起運京糧多從遠處糴買致之甚艱若不得十數萬石米留貯地方不惟饑民無

路求活加以來年春汛官軍一齊上班米價必大騰貴軍士日持二三分銀子亦不能勾糴米度日深爲不便是以劉景韶不得已有截留漕糧之說臣又查得舊卷嘉靖三年江淮大饑

欽遣侍郎席書賑濟稅糧不拘起存盡數蠲免給與內帑銀二十萬兩彼時府縣倉庫尚多儲蓄而又多發內帑席書因得大爲展布極貧鬻粥次資給與銀米凡所全活二十餘萬人江淮至今歌舞聖德今歲凶災頗不減於彼時又連年用兵倉庫在在空虛今內帑既不敢望而起運錢糧又升合分毫不敢巧免惟有截留漕糧係是近年事例然今方在國儲缺乏之時臣亦何敢容易開口伏乞

南使集卷一

勅下戶部俯念民艱從長計議或照嘉靖三十三年三十六年事例截留淮揚運米七八萬石或五六萬石又恐以爲虧損國儲則乞照折兌事例江北原額運米三十二萬餘石近已蒙

恩折銀十五萬石其餘運米或盡與折銀或量折一半九萬餘石則銀歸內帑不失原額米留地方足支艱窘又恐以爲折兌已定不得再折則臣不

敢言留亦不敢言折但容臣暫借淮揚漕米五六萬石待臣防過春汛半年之後收拾餘銀多方糴買運還京倉此只遲五六萬石半年之運臣必不敢虧誤凡此數說臣之

請乞則愈下而愈少臣之用心則益苦而益切蓋上念國儲之重不敢輕易有

請下念民窮之甚不敢隱蔽不

請孟軻氏所謂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臣備員撫臣近又奉

命賑濟臣若不言是不惟上負

南使集卷

廿三

聖明矜憫元元之深意而溝中之瘠真自臣推而納之矣臣不勝激切願望之至緣係地方災傷重大懇乞

聖恩留米備賑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舍人范臯親齎謹題請

旨

欽差提督軍務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唐謹

題為遵照舊規催

請遊兵以防春汛以保重地事據海防兵備副使劉

景韶呈稱查得嘉靖三十六年五月內該兵部題奉

欽依調山西遊擊丘陞領兵三千名跟隨提督軍務

侍郎江東前到淮揚地方剿倭至九月內掣兵回

京該侍郎江東題該本部覆議

准發山西邊兵一千名保河民兵二千名彼處照例

南使集卷

廿三

給與安家衣裝銀兩并盔甲器械於嘉靖三十七年前到揚州防過春汛回還訖又該前任巡撫都御史李遂題

准亦調山西邊兵一千名保河民兵一千名於嘉靖

三十八年前到揚州又行防過春汛回還訖接連

三年依期赴調外照得江北海防形勢固為險要

地利多堪騎戰其土著之兵雖經選練頗精但用

之設伏出奇邀擊擣巢馳逐於沮洳葭葦之地固

其所長若平原廣野摧鋒陷陣挫折其初至方張

之銳非西北馬兵無以取利故江北今歲收功克

捷

陵寢免於震驚運道不致梗阻倭奴輒為畏膽者寔賴此一枝兵前驅折衝之力卽今冬令已深漸去春汛不遠所據前項兵馬雖奉

欽依議定專官統領征倭之數但恐攝屬隔別挑選間非勁銳託言寫遠在途稍有遲緩則重地所恃者虛矣應合預先催調如期前來防守及查邊兵一千名內止三百六十員名彼處原給有馬其餘俱係步卒故今歲破賊雖見成效然各兵長技猶未盡展必須邊兵一千之內得給邊馬六百匹前

南使集卷

廿五

來待敵當益著偉績等因具呈到臣據此查先准兵部咨該山西巡撫都御史葛綰題內一款免征調以備重鎮該本部覆議看得本官欲將入援薊鎮民兵三千征倭遊兵一千俱免征調存留本鎮防守似宜悉從所

請但薊鎮之兵補練未成東南之倭警報未息前項各兵遽難輕議合候

命下移咨各該總督官在薊鎮者候主兵練成卽將山西民兵先行減調在浙直者候海防寧謐將山西遊兵卽為掣放回還本鎮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又准兵部咨為缺官事該本部查得山西征倭遊擊員缺推舉署都指揮僉事申紹祖堪任題奉

欽依行令本官前來統領遊擊立陞原領邊民兵二千名在於揚州等處戰守至八月中旬風汛已過前兵掣回外今據前因照得江北自有倭患以來往往深入地方殘破先該提督侍郎江東建議請發老營堡邊兵及保河兵一枝前來充作征倭遊兵至今調用已經三徧連年鏖戰所向成功倭賊見之喪膽我兵倚之增氣此實

南使集卷

廿五

聖明軫念

陵寢畿甸之重

廟堂大臣及本兵處置得宜之所致也近該兵部題覆山西巡撫之奏特留此一枝兵聽候海上消息必待海防寧謐而掣免不得以倭警未息而輕議又推補統領遊兵專官使之及春汛而來罷春汛而去該部所處已為曲盡無容再議卽今倭寇警報尚爾未息春汛之期轉眼便是賊若登岸全在打頭一戰誠恐前兵雖來緩不及事乞

勅該部查照前議早為題覆

命下之後即便馬上差人齎文星馳付山西保定二巡撫處令其挑選精銳多給馬匹仍照例給與各兵安家木裝銀兩并盔甲器械差委的當官員押督前來庶不誤事再照今歲淮揚地方災傷重大深恐盜賊生發兼臣所管宿亳等處切近河南地方白蓮賊黨驅散未盡風聲氣習易相鼓煽若得此一枝勁兵前來駐劄誠足鎮壓盜賊暗銷不逞之心縱有竊發撲滅不難又所謂制變於無形者也緣係遵照舊規催

請遊兵以防春汛以保重地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

南京集卷

廿六

本專差舍人陳恩親齎謹題請

旨

欽差提督軍務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臣唐謹

題為

請乞剩鹽以備急賑事照得今歲倭寇蹂踐江北沿海一帶被害為甚大軍之後繼以凶年百姓毒苦竈戶為甚臣奉

命賑濟在竈戶尤不可緩及照臣節奉

勅書清理鹽課賑濟饑荒其用兵錢糧庫無積貯許於鹽課內支用欽此該臣查得各場積鹽數多只為正鹽餘鹽引額所拘稱掣不盡往往雨淋風消

南使集卷

廿七

任其折耗又祇足為鹽徒私販之資合無從權議處每一引除正餘鹽之外許帶剩鹽四十五斤易米一斗五升若掣鹽二十萬引可得米三萬石稍穀備賑旋即停罷不復再帶則以各場風消雨淋之棄物濟竈戶縮腹待哺之實用即以竈戶所羨之鹽貿易竈戶所不足之米臣又查得會典一款貧難竈丁有餘鹽者令其納官每一小引給米麥二斗又一款勸借支鹽客商米麥賑給貧難竈丁今以剩鹽易食米交手相換既無官給之留難又無勸借之紛擾況於國課商利並無虧損儻便

宜可行乞

勅戶部再加詳議覆請

定奪緣係

請乞剩鹽以備急賑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舍人范臯親齎謹題請

旨

南使集卷四

四

廿八

南北奉使集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唐順之撰順之有廣右戰功錄已著錄是編一
爲北奉使集乃其以職方郎中出覈薊鎮兵籍時
所作一爲南奉使集乃視師江浙所作兩集俱載
其籌邊剿寇之事先勅諭次題疏次啟劄次詩篇
前後皆無序跋

陳后岡詩集一卷文集一卷

〔明〕陳束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九年林
可成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陳后岡詩
集一卷文集一卷》提要

陳約之傳

同郡張時徹惟靜甫

陳約之名束其父智人也。個儻有大志憤弗業儒。生家見學士輩輒逡巡長揖私念曰有兒不當如是乎約之之爲兒也願獨穎慧絕倫日誦數千言試之對輒應聲就數又奇中其父大異之遂決貲破產延高師教之余時弱冠舉於鄉流聲薦紳間乃使客致慇懃求願得師事爲弟子者會余業游吳中期旦日就道遂謝不往而約之則從他師游率老學究語猥瑣不竟根旨約之願心易之其師與諸學徒講說經義約之則臥弗聽也乃汎濫百家言上下屈宋班馬之間向褒以下弗論焉海上詩書之士於是爭言陳生矣會稽中峰董公幼故奇童也有女待年於家曰吾女慧甚非得奇男子者弗字徧視里中兒卒無當意者一日吾弟尚書過中峰相與遨於禹穴之間從容言尚婿事甬川曰夫富貴所不可知卽欲芝草琅玕者陳生殆其人乎乃檣舟甬江之上呼陳生觀之而陳生乃童髻被儒者服繩趨而前面如玉澤晴如漆黑望之非閭閻嬰兒子也董公乃雜難墳典丘索及諸莊周呂覽言則滾滾對不

塞試之詞賦食頃輒辦語盡玄秘也董公乃目左右取日書以來親爲期日而遣之已乃挈至京邸董公曰爲程業課肄之約之唯唯奉命唯謹然心弗好也偷取古人書意所契會者鈎摹精微時時論撰發舒淵懿於時陳生名聞國都矣已乃舉進士策大庭中

天子親覽其文擢居高第授翰林庶吉士讀中秘書益厭薄時藝弗治遊神埃虛之外以極宇宙所止每篇什一出諸學士競締觀之曰斯捕神彈鬼之文乎而約之願施施自得不自貶改乃調祠部主事已復改編修乃日與屠文

陳生傳

升唐應德田叔禾王道思三數子者更相過從考鏡鴻濛陳說藝文侈論宏議至達旦不休倦則便相枕臥率以爲常而諸高貴人竊慕其風時枉駕過之輒閉門謝不納又私有所彈刺籍籍聞口語於是始虞虞危矣時當道被

皇帝隆遇朝士咸奔走之約之獨不而每歲時上壽不得已望門投刺輒馳馬過之當道街之入骨積不能容乃注湖廣僉事分司辰沅辰沅五溪故區而苗蠻之所都也深山叢菁犬牙阻兵時時烏合攻剽內地緩急不可控捕而約之乃罷裁闕狹宣布威信取綱程飭厲之苗夷稍稍稽

首聽命自餘訟獄賦斂皆治巡撫東橋顧公曰嗟陳生老吏殆不如矣道所理悉聽操切勿復關白而約之乃終不樂居上書乞骸骨其略曰臣僻在海隅無所比算不悟微時之幸遭逢希闊屢晉清班從侍華轂首尾蓋七年而外遷今官爾來又二年矣宣布化理庶效區區以報洪造豈意數奇命薄卒與病會怔忡症作竟夕無眠火熾血虛潮熱不罷如此不止將犯周任陳力之戒一旦膏塗異土誠可於邑伏望解臣官職生還田里以保餘年者聞罷不報時吏部闕尚書而元厓霍公與甬川公爲左右侍郎計曰

陳生傳

陳生偃蹇甚矣必徙之會山東缺提學輒注擬以上而內閣欲用其所私客力持之約之竟不果用已乃稍徙而閩也余時爲寮握手郊勞見其色犁然黑也就而與語氣鬱鬱不能舒曰約之得無過憂乎顧而不答固問之徐曰東之有懷先生識之矣約之每出治吏檢括案牘窮日夕不休與學士先生接周旋款語無不人人滿意比歸休舍輒仰屋慨嘆憤恚踟躕家人莫喻其故第左右羅古圖史置酒一壺且誦且飲飲輒數杯下已而忽大嘔血須臾可數升病瘳矣余乃撫其背曰夫疾者非他志忿積於中而強

以酒澆落之中氣轉結痰火上攻鍼石不能達矣弗戒且有大患約之領然之曰愛我愛我於是絕不復飲病亦漸愈居數月而別余乃訪約之於家則飲猶昔也曰夙痾幸舒不爾輒復鬱鬱余曰雖然竟忘疾苦時耶既而約之徙河南提學余亦待罪魯藩遣使往訊幸報無恙一日蒼頭忽至以書逆醫曰束身被狗馬過不忖量勉強赴職事會科試且迫坐肩輿一晝夜馳三百里諸郡之士三月而畢乃今病不能支旦暮且歿矣奈何惟執事憐之而醫故王府籍也素偃蹇無狀乃卑辭厚禮俾從事挾之行比至而約之疾已革矣猶張目視曰東沙念我東沙念我遂瞑而卒會道思察於藩枕之肱而哭之乃與吾鄉周太卿經紀其後送其妻孥以歸所著詩文若干卷唐應德刻傳其詩論曰歿生有命富貴在天豈不信哉夫此一陳子耳冢宰懟之而不能害比兩侍郎之知之也而不克舉則言其它乎夫以陳子之博洽高麗詞士聖哲之微言則習文事其所屑注非井矣此與撲選庸凡無所比數者奚啻天壤已也彼其脂韋比周改錯幸合芥以揚鴻漸之翼而享黃髮之期而陳子徒以執萬履繩所在齟齬至忿恚而歿年纔

三十三耳而妻子又無憑席之業則豈非定命之不移者耶抑或撓刺刻深抗引太峻天忌其然乎

陳后岡詩集目錄

廐馬賦

信

誚賣玉噐作

銅雀妓

和王員外首夏遊南內三韻

和唐太史望太行山

漳水別唐一太史之洛

入鹿樓山訪崔李二翁欣然命酌便至大醉席上次

韻一首

高陽行

返趙懷唐一學何體

甲午稿

詠神樂觀梅花

春夕晚行

春日遊麥氏園池

行路難

聖體初安春日視朝志喜同唐太史作

從軍行送呂武部募兵

上巳

送陳隱石歸閩中

贈錢翁

同館寮詠省中紅藥

送王學士之金陵

夕霽對月有懷唐一編脩學何水部一首

端午侍宴闕下

贈內弟董生新婚

東唐太史臥病禪房

都下別施秀才應試金陵

望湖亭題唐一

二三同志夜酌碧雲寺分韻

送王脩撰朝陵

秋日分祀孔子廟

挽張舍人二首

送莫秀才中舉歸省

送張子言

仲秋出郊訪光祿養疴別業

贈李御史奏事還南都

賦得上林鴈贈吏部王郎中謫毘陵

送莊丈人訪塔唐太史南還

送王生入蜀

禁中對雪

送唐子朝長陵

至日南郊大祀

侍宴慶成

送焦提學之貴州

陳眉公詩集

立春日寫懷簡唐一編修

春夜羣公見過

送李郎中謫守吳興兼簡毘陵王別駕予與李邦良

王道思同飲獲罪二君相繼建而予塊然獨居

京師情見手詞

乙未暮春祇命發潞河

臨淄舟次東唐一太史

過聊城

汶上

泊淮會唐應德

乙未稿

浙江夜別家大兄

贈汪御史山居

仲冬行岳州道中一首

入武陵公衙卽事

南州炎德草樹冬榮庭中孤柏不表凌寒之節憐而

賦之

丙申稿

春江夜泛一首

入辰州界

送潘將軍嶺南督戎

秋日武昌逢江良能談卦數

途中卽事

與田提學行清化道中

楊太僕携酒過西莊訪劉使君

公安得唐應德村居詩酬贈四首

丁酉稿

春日渡漢陽

楚門春興

齊亭新理牖壁暇日晝眠脩然見林山因而成咏

移庭中小結柏

伏日滿溪上疏乞休二首

過武溪楊隱君草堂

送李時行太守入覲

李舊御史

至日岳州宴水部張使君廳

臘日感述

康唐同詩集目錄

辰州送王兵憲入貴

時王膺征南簡命

歲暮偶然作

咸寧山中雪霽晚行

和顧中丞靖州閱武十二韻

送李子

過徐李二子再遊東林寺

至宜興訪應德不遇同唐二秀才飲任孝祿宅

入關

與田道偶然作

下建溪

石灘

喻峽舟中遇江子順提學考績北上席上贈別因成

長句

夜泊羊原

送張秀才省兄還句章

還次羊原先寄張大叅政

病中張大兄過二首

晚望有懷

康唐同詩集目錄

官閣初成張叅政携饌見過

除夕

除夕次張叅政韻二首

守歲席上酬張叅政用韻答意

明堂詔使入闕題贈十韻

同張叅政早春山行次韻

還浙夜泊江口

過吳維新隱居

同唐應德過董任甫

病後還朝毘陵唐編脩兄弟携舟相送醉中話舊因

懷任二考功次韻作時唐方應泰是歲

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婦

泗鼎行贈戴水部

道中恭遇 皇太后梓官祔葬顯陵挽詞三首

都下秋雨夜飲王子長宅

同屠六宮諭胡用甫侍講李伯華文選呂大車駕熊

叔仁武選飲任二司直宅醉後話舊席上輒成口

號相贈

陳后岡詩集目錄

出都酬謝任熊二兄兼簡李伯華文選

陳后岡詩集

四明陳 東約之 著

武進唐順之應德選次

後學林可成志父校疏

廐馬賦有序 館中作

夫八駿著驂騑之稱九軼標絕塵之號豈非

名因才立奇繇用顯若廼中廐之馬以良見

收然而吉行不過十里仗立罔置一鳴而絡

玉羈金席牀嚼脯至與駑駘並論豈其志乎

感漆園真性之云聊爲賦之

偉軼異之絕足兮欄騰祥而符聖孕房駟之靈

精兮賈呈圖而表應合乾德兮翹傑配坤行兮

凌競光儵輪而龍見文蔚然而豹炳劍雙耳其

削角矧兩瞳之夾鏡爾其挺珍濛汜効畀余吾

神超飛莢態絕駒駘星流矢遣雲籀電趨朝凌

碣石夕歷姑餘曳吳門之足練溢瘳疾之畫圖

秦牙莫測其妙理馬援尚失於範募管青不能

得之臍肋女厲無所眺於膺臚體容與而翹蹠

搖雪色騎將飛馬感風聲

李長庚少年行樂
入胡姬家舞

北風吹隴欲黃沙縱博千場日未斜白劍殺人
丹劍舞笑歌踏入酒姬家

返趙懷唐一學何體

蕭疎秋欲晚辛苦客情違龍分雙劍遠鴈阻一

行歸月色明疑見風期邈難依霜交白野合露

罷青林稀羈候朝朝別寒雲處處飛茲時軫遠

念憶爾倦游非

蘇詩曰疲癯羸瘵
物多能也見可
此種郊情

甲午稿

詠神樂觀梅花

素質舒玄圃清芬裊碧紗自將幽默意不逐豔

陽華避暖遲開葉凌寒早著花瓣輕飄易墮枝

曲影從斜雜雪明春砌隨風入莫茹何須飛寶

曆長此奉仙家

春郊晚行

遲日出郊圻悠然塵事稀野陰堪結蓋溝水欲

流衣俠客探丸返佳人抱瑟歸喧喧四鄰夕徙

倚向斜暉

宋長庚少年行樂
入胡姬家舞
李長庚少年行樂
入胡姬家舞

春日遊麥氏園池

別業衡連堞春流曲浸臺煩襟塵外滌芳籍水

中開笛奏花能舞舟移草爲迴年光將野趣心

賞共徘徊

行路難

君不見張毅一生善含垢高門縣薄無不走朝

攀豪貴轢妻孥暮乞聲名謝朋友自矜蹠蹠致

青雲笑却蹉跎空白首王侯大賈競來趨造化

小兒不相守一朝臥病無復治九關鬼伯紛來

扣榮華寂寞填稿壤歲時牧豎能躡蹠行路難

辛勤灰後一抔土何似生前散却千金錢有錢

買酒但行樂莫遣醒齷齪華年

聖體初安春日祝朝志喜同唐太史作

龍顏天保乘春豫鳳闕晴臨拂曙開鍾鼓忽傳

朝市樂衣冠競捧聖明來花明玉殿祥風應柳

拂金鋪淑景催共識宸和合天道欣欣瞻戀獨

遲迴

從軍行送呂武部募兵

金鋪門上飾以金
爲之見吳郡賦注

田開之曰晉有張
毅自向縣薄無
不走也自年四十
而有凶熱之病以
公見商華經

李所如切即師也
宋大也出吳王傳

微音咬是微也
也以土石木爲界
房等將軍名

山解隱名

陳后周詩集

爲昏平明劫取休屠壘
夜半追奔吐谷渾
錦韉凋霜迎氣折
銅焦慘月帶愁聞馬革一生期立

命龍城百灰爲酬恩
酬恩効久不辭難
誓令氣殺淨祈連
貳師報國非邀賞
去病辭家豈但還

漢家煙塵西北邊
障亭疊疊通居延
瀚海羽書飛上郡
陰山烽火照甘泉
應星鳴鏑三千騎
乘月飛控十萬弦
部曲共稱連右臂
渠率遙傳是左賢
天子臨軒策五戎
軍兵指日下三官
玉璽分麾宣武略
金壇授檄藉才雄
男兒任俠原輕敵
更欣恩命借奇功
投筆從戎辭陞北
鳴鞭浴鐵去遼東
飛旌去去過亭微
列帳紛紛依白草
部下齊徵六郡良
軍前遍募三河少
虎牙盡隸伏波營
魚麗橫開都護道
玄朔遙驪破虜旗
青笳並奏平胡調
胡沙獵獵黑雲屯
殺氣騰凌日爲昏
平明劫取休屠壘
夜半追奔吐谷渾
錦韉凋霜迎氣折
銅焦慘月帶愁聞
馬革一生期立命
龍城百灰爲酬恩
酬恩効久不辭難
誓令氣殺淨祈連
貳師報國非邀賞
去病辭家豈但還
辭家去去無窮極
鄉心海外思顏色
燕支山下不歸來
鳳凰樓上長相憶
金屏掩憶夜霜寒
愁上流黃不忍看
單于且入蒲萄觀
君今何處勒燕然

上巳

五都皆稷渭百戲競臨渠
自憐妨太潔不事更脩除

送陳隱君歸閩中

曾向三山達化機
久於海上結荷衣
輓過燕地非吾土
惆望閩天憶舊磯
雲氣應從新令尹
風流遙羨丈人歸
爲報來馴百鷗道
今年無事更飛飛

贈錢翁

高歲應時祥居然得共長
藥成雞已試杏熟虎能防
風馭迴龍陌雲霞接鸞行
駐將童子色延瞻聖人光

同館寮詠省中紅藥

韶年清景屬朱明
紅藥翻翻爛綺城
城南盡閣連雙闕
夾道數芳簪
當階紫藥煙景露色偏奇
曉除墻戶更相宜
露朱明曉鳴鶯掌
靈根暗茁鳳凰池
鳳池鴈侶來尋飢
風氣花香時續斷
綃綃盛葳蕤花綵還從花下
宿停未不言嬌日

舊唐書之狀
未詳其下
以諸名唐詩
公詩家學則
公詩上之狀
公詩上之狀

寵含愁如恨隔年期含愁停采何窮已旖旎從
風墮還起黃蜂一一覓絲低紫燕雙雙窺色戲
可憐輕豔軟塵寰朝朝濯拂為君顏秀色佳人
何足贈調靈仙客莫須攀願逐風光漸銷鑠會
畱芳縵五雲間

送王學士之金陵

共從金馬叅中翰獨領銀魚出內班紫禁鵷鷺
能集送白門冠蓋望追攀練色朝分楊子渡黛
光晴對謝公山羨君此日看花去為憶它年視

草還

夕霽對月有懷唐一編修學何水部一首

終朝滯飛濛三徑絕來枉欄隅一以捐族雲漸
迴蕩長颺纈河出月華依波上微微辭林柯稍
稍晰塵映槿委猶餘玄堂閑更映幌草螢掠明
流土蟲疑畫響命酒陶清虛解襟納新爽懷人
邈不御樂來何由賞沈思永終夕景同神宜往

端午侍宴闕下

天中佳節盛懽娛闕下平明式大酺宮采初傳

買大夫應要三
年不長抑以如
是射雉之妻如
言笑事見左傳

雙魚報遠天百兩聘名媛解有乘龍喜能無獲
雉言繼嗣時方重成人爾亦尊下惟應發憤不
是懶窺園

東唐太史臥病禪房

以城上別第也
摩詰善戲化主
陳君同詩集
摩詰善戲化主
摩詰善戲化主
摩詰善戲化主

獨往屏塵管支離入化城空忘詩總廢道勝體
能輕靜夜參僧偈空階習梵聲長知不寂寞有
爾達無生

都下別施秀才應試金陵

忽漫相逢歎別離畱君無計不勝悲身聞大道
人皆笑志在高山世豈知且合投竿干俗好莫
須彈鋏向明時高才未必長貧賤遲爾南飛振
羽儀

望湖亭遲唐一

彌策躋石磴捫蘿陟雲亭凌危坐超越臨深瞰

彌策同止也思也
又接節徐行也

後漢書
四志詩
同發同

竊冥野色向虛盡湖態含暉明樹亂識人度峰
峭知嵐輕目送景其遠心與氛俱清趣愜百慮
豁神感四愁嬰願言同襟子如何曠不并忘筌
理無閑矚象思空縈洋洋流水志嚶嚶鳴鳥情
匪伊知賞述誰爲奉服膺

二三同志夜酌碧雲寺分韻

曠途疎俗寂靜域臨飛嶼形苞隱淪勝勢抗清
虛表驚嶺互盤旋龍泉吐涓渺雪竇迴暑清雲
構翳空小分池物法鱗作埒抽金草覺花明冬

春香蘿掛昏曉微尚在幽寂乘休恣探討後海

十一

滯塵緣游山訪真了指景曜已深延賞悰非小
適感伯倫情兼希魯陽妙流觴酌駛湍揮手招
頽顚任達本所經燕樂苦不早直耽清聖理勿
爲浴賢道

鮮于瞻曰酒客謂
酒清者爲賢道
爲賢道者爲賢道
爲賢道者爲賢道
爲賢道者爲賢道

送王脩撰朝陵王先爲祠部郎中

橋山奕奕啓龍藏詔拜水冠出駢行玉館穠花
供麗藻金天淒露助悲傷千祗候蹕森俱衛百
辟承禋禩共將見說五雲時縹緲也應來格舊

祠郎

秋日分祀孔子廟

屬聖重儒宗當秋秩祀隆文明涓上日祈翼攝
元工松柏開新廟笙琴似舊宮居非一畝儉奠
卽兩楹中玉簪聲明德金聲辨素功從公百辟
戾陟配四科同有恤神如在無言教已通升堂
獨何幸俎豆得相從

挽張舍人二首

舍人今相國元子

材成須見伐惜爾及芳時玉樹先秋隕金蘭與

陳居問詩集

十一

世辭馬鬣迎新蓋鳳池掩舊基亦知大塊息猶
締小年悲

南華經載舟於
海則雖不知舟
以此小年也
南華經載舟於
海則雖不知舟
以此小年也

豈有靳生悔而爲出世遊居然成寢室無復更
藏舟珠履虛三逕金鈴騎一丘其嗟陶越騎詎
但若公愁

送莫秀才中舉歸省

日下藉聲名雲間別陸生言將題柱意還慰倚
門情材貢南州美光分上國榮定知吳下士刮
目會相迎

送張子言

歌別曲者謂之送歌即此句詳見送李詩

送君已蕭瑟況復值秋時鄰比存千里勞歌起
四思口有張生舌囊無季子背空聞說詩好到
處解人頤

仲秋出郊訪鄭光祿養所別業

通詩誰能久京洛
無塵染衣

微嫌露草也天選
微嫌露草也天選

暮天寥泚秋氣深客子悲時懷短吟已歎緇衣
坐自染何意金門還陸沈以茲浪跡出郊野撼
撼疎桐馬頭下結蘭為訪一人心抱琴誰是知
音者主人開逕前致詞索居臥病且經時相將

觀化忽相笑問道青青肘上枝

贈李御史奏事還南都

南臺羣彥似君難奉勅鳴驄謁上蘭書著錦衣

誰不羨朝簪白筆衆應看逢人勝有鷹鷂志報

國憑將解豸冠此日秋高堪搏擊臨風惟有贈

雙翰

賦得上林鴈贈吏部王郎中謫毘陵

八月涼風動雙闌激旅鴈雲中發還飛遠響
激清音刷羽振衣度上林天邊結字行難亂風

裡傳書力不任詎意上林重毛色抱奇區區不

察識凌寒不借一枝棲能鳴轉被單絲弋逸志

由來恥稻梁歸飛耿耿背金塘水咽驚聲疑箭

落月明避影怯弓傷遙遙關路長辛苦蕭條爲

向南中土地闊山空不畏人沙明水暖聊鳴舞

少年才客有王君把袂愁爲失意分南去祇應

聞鴈叫臨風好是泣離羣

送莊丈人訪壻唐太史南還

夫子不累俗身閒得去來聚糧三月適銜氣一

卻迴別館甥長設寒衣客半裁出門自有樂行

路轉悠哉

送王生入蜀

王生抱一經遊宦未成名炊桂時何詘彈刀人

累輕牛衣衝雪臥鳥路接雲行今日堅肥者誰

能愈仲卿

禁中對雪

禁裡霏霏朔氣饒榮風飄度薊門遙初翻金馬
疑飛絮漸集銅龍似薄綃百子銀題全合色萬

年華公事日修遊問春
亦宅

送唐十朝大陵

周王東定日度北巡年虎旅陰山轉龍舟夜
祭遷珠玉同白堊琳殿閔玄泉示儉裁流水崇
威迴跨邊雲中分地脈斗極應星躔弓墮天難
陟冠遊月尚還光靈六聖扈蹕蹕八神傳南至
恭明祀東曹簡上賢瞻依徒欲贈悽惻未能宣

至日南郊大祀

玄時應初陽嚴禋大業昌回天萬乘動掃地百
祇相隲是神明積供非黍稷香蒼龍開帳殿青
鳥集旂常瑞葆金支秀靈筵玉階張無聲六變
叶有邸門上將灑雲隔承宇流星曲映房神來
風馬下地起頌麟胡舞英庭嘉命蕭然拜光
維休仁聖在後雖言能量

詩宴慶成

殷薦始承天分意在養賢受釐宣室後式典相
梁南八簋何承饋元賓俱授筵酒以天皇奉後

傳帝鼎傳誇胡眩技設選遊假僮便賦舞全依
傳於市用之

石鹿鳴木被絃騞陽奉似露繞日滯非煙聖澤
寰中滿王言樂裡宜銜懼更承命不醉不言還

送焦提學之貴州

長安車馬紛轟闌分達逐勢稱豪賢闕下上書
苦煩熱炭門駁履爭腥羶西川焦君何屈強高
情獨在雲霄上銜杯那復顧尚書發言不肯容
丞相直今天子重興文羨君藻思如雲屯大腹
便便作經笥小言落落空人羣南去南中煙霧

擬急合切足顯取
也通渠勿切健渠
兩切

東唐月書集

十一

按一統志五溪在
貴州程番府之東
曰蠻曰夷曰蠻
曰獠曰苗皆蠻
夷種也

多五溪猺犵充山阿禹王文教故不迄至今學
士半諸羅君乘使者雙龍馬來到聲名已先寫
穎拔初分佐理憂才高肯是優游者我聞大賢
之門進夷狄中原禮失求諸野聲教應聞自遠
人策名可在文翁下

立春日寫懷簡唐一編脩

閏歲青陽逼舊年寒城寥絕訝春還土牛候氣
偏能早金馬沈時可是閒我貴漸欣知識少宦
通長媿是非間聞君戰勝能辭祿便欲因聲寄

小山 時唐謝病且歸

春夜羣公見過

閒居寡物情尊酒莫半生客至留羊仲家貧似
馬卿石盤浮春色蘭缸引夜明朋從已可樂况
復醉能饒

送李郎中謫守吳興兼簡毘陵王別駕予

與李邦良王道思同飲獲罪二君相繼

謫謫而予塊然默居京師情見乎詞

投轄本適意何言吏近侵謫承明主惠別感故

交心垂耳君如驥同翰我異禽毘陵如問訊道

有式微吟

乙未暮春祇命發潞河

通籍金門百不宜忽承嘉惠向天涯祇憐鐘鼓
非犧性却喜山梁恰雉時受簡已無青項分對
珪猶負白雲期勞勞行役春江上日暮煙波何
所之

臨淄舟次東唐一太史

客中相見倍情親日日追憶意未申近水割鱗

時供酒遠山啼鳥盡關人疎慵且喜隨中散鄙
薄那堪作外臣愁計別程能幾日未須岐路已
沾巾

過聊城

茲地幾興沒猶傳昔受圍城危田子用將殺魯
生歸一矢能成信千金本易揮霸圖已消歇曾
是戀音徽

汶上

古汶棲靈地孤城水上依昔賢懷此隱今我去

何歸遺風邑里改落日稻稔肥羈眺傷今往空

嗟人代非

泊淮倉唐應德

十年生事半同君萬里傷心逐楚雲遠浦維舟
潮欲上平林對酒夜初分逢人牛馬時堪應到
處鳬鷗漸作羣共是機情忘已盡欲將通塞任
斯文

楚集

乙未稿

浙江夜別家大元

悵飲適不醉強懽懽神家貧仍戀祿生平屢
辭親後夜潮中棹空江月下人離心正欲絕猿
嘯更堪聞

贈汪御史山居

小山下築背孤城大隱青春早謝名門長綠蘿
時掛塵溪分流水幾投纓霜前鳥去收遺菓雨
後鷗肥拾野蕒寂歷山亭無一事時從羽客話
長生

仲冬行岳州道中一首

落日更駢車蒼茫過古墟塞煙依四壘衰艸沒
三閣朋舊疎刊籍鄉園病廢書誰能不彈鋏還
食武昌魚

入武陵公衙即事

去國路凡幾投荒諒在茲知希占我貴法累令
人悲干祿謀多拙懷耕願屢移仙源去遠越耿
耿背心期

南州炎德草樹冬榮庭中孤柏不表凌寒

之節憐而賦之

玄月南州柏合姿意未申炎榮隨衆麗寒節向
誰陳待鳳長留實圖龍已作鱗貞心祇自信持
此度冬春

丙申稿

春江夜泛一首

昏中貪利涉繫榜自相鳴水動春星亂山潛夜
火明幽虛機盡息澹泊適初成豈有形容在猶
然問姓名

入辰州界

旅食不辭遠暴糲來入辰竹書分漢法卉服拜
蠻人謂可折腰吏其如橫目民祇宜千嶂色乍
可恰沈淪

送潘將軍嶺南督戎

戎服遠提兵翩翩梅嶺旌行持橫海略去按伏
波營水宿龍川暗山連象郡明封侯亦此地知
爾相終成

秋日武昌逢江良能談卦數

閒居寡營慮野客遠相過駐馬俗情少談穢玄
意多秋雲滿山郭寒葉下湖波未卜沈冥理因
君問若何

途中即事

結髮早爲客勞生未息肩長河風日損高堂鬼
神憐異縣悲殊候馳暉感逝年迷方竟何待流
思繞山川

與田提學行清化道中

授服驚窮節離居感客情霜清沙鴈至露白草

唐詩集

三三

蟲鳴到谷看天籟隨山採地精幽尋祇得性遊
宦不期名

楊太僕携酒過西莊訪劉使君

南國清秋見早鴻西莊載酒近幽叢天書遠借
青驪客地主初逢白兔公入戶水光搖几席繞
門山色掛房櫳取醉不辭歸後夜移尊幾向月
明中

公安得唐應德村居詩酬贈四首

應是歸休日安貧得所如鹿裘新著便貝帶舊

紀父書極廉山
本意著
卦樹同

游疎返舍因爭席還山羨卜廬閑關無遠意不
著絕交書

偃息荆溪上明時卦一瓢帶經收雨麥抱甕汲
春苗石室寧期道茅齋已混樵時聞田社客伏
臘每相邀

恰得高深理遺榮殊自甘酒狂身欲廢詩癖性
猶耽林果從猿乞窓談與鶴諳還言梳沐嬾更
住小山南

相期丘壑意悵憶海雲深更落淮南葉愁聞吳

會吟祖生先著策貢禹未投簪言費盈尊酒歸

來共竹林與唐相期同隱唐
竟先得告故云

丁酉稿

春日渡漢陽

春風淡微雨了了見前川背水千家閉連山百
雉懸鶯啼江上樹人散渡頭煙此日乘流者羈
思殊未捐

楚門春興

帝在青陽念八區傳聞東豫及春初鶯花二月

迎緹騎龍檢千年望
翠嶺衡陽刺史新
除道濟北藩王已上書
留滯周南知不恨
將因一得奉宸車

齋亭新理漏壁暇日晝眠
翛然見林山因而成咏

省齋日休暇煩抱罷
管臺鑿牖通嶺氣分池注
谷泉青林遙侍衛好鳥並
謠言本闕經時務賴茲靜
者便朝三受公令滿百遭
吏愆白石搭床下黃庭授
枕邊因言無事貴長對北
山眠

移庭中小結柏

貞幹不摩雲樛枝已傷人
移來仍觸手更得小童嘆

伏日櫛溪上疏乞休二首

野危迫遠微勞役林長年
朝捫壁咽谷夕遵緣繞
繞丹巖三伏候曉翠五
谿煙昔誠平堂下今來
摩壑前石所著去馬水
露沾飛衣風土行邊
異雲山觸空偏稚客沈
患變旅病積憂煎風日
河將損金沙命詎延諒
無行道惻憫冀明王憐

願稅武陵駕還舊句章田

風昔秉玄志凌幹升紫臺
雄譚迴馬辯巨藻傾龍
才輝光四座計蓋五方
來不求文仲舉寧論公
孫精一朝分楚服三載
潛江陔辛涼峴山淚悽
斷郢門寒心往情動各
懷來節易摧屈平形稍
頓潘岳鬢全催瓠質寧
須用蓬心信不開題書
移魏闕畢志在蒿萊

過武溪楊隱君草堂

清溪幽隱處白首性情閒
鶴起開松徑風歸閉

竹關道書堆几上畊耒掛
牀間坐悟忘言理人今
不解還

送李時行太守入覲

客裡逢君倍可憐
聞變商遠朝天路分黃鶴
情應遠身向蒼龍
客已薄去日柏島應
議主來時竹馬解
開時人莫說長沙
侯卑濕如今似漢年

至日岳州宴水部張使君廳

渺漫五湖津陽道一病
才來逢閉關日還及省

方展解帶酬佳節當杯問故人含情適不暢它
日儻何因

悠然遠氛靜虛館閨玄雲島近蠻歌起山空戍
鼓聞蘭膏凝不照霜漏遲難分無寐應茲夕緘
情一問君

臘日感述

端居逢幕節憶侍建章年雪靜喧清蹕星迴接

御筵酬將柏葉賜賜以八莫傳寵數周行洽恩

華侍從偏丹楓依玉陛黃竹奉瑤篇忝迹臣多

繆分憂主獨憐金閨遠澤露銅柱間山川問俗

風難變迷方日復捐鄉心牽井邑歲事憶山廬

聊持百日蜡行樂五溪邊

辰州送王兵憲入貴

奉命宜威寵節旌翩翩繡服照山城傳章遙識

蠻酋拜負弩新看縣令迎臘月梅花催別騎春

原柳色待行營此日西南須鎮靜知君無檄喻

者昨

歲暮偶然作

建寧也

十年徵草澤萬里逐風塵有道窮為恥無媒達
豈申久官仲子產多病長卿身即事傷遲暮堪
聞歲欲新

咸寧山中雪霽晚行

雪霽乍見山殘陽稍辨嶺暝色起煙氛寒光散
墟井田空獵犬還林凍棲鳥警遙聞野寺鐘歷
歷充俄頃

和顧中丞靖州閱武十二韻

獨坐軫殊方時巡及夜郎豺狼清道路羆虎肅

邊疆俗以更琴美人因挾纊強更資神武略言

設鬼方防復嶂連旌暗晴原疊鼓揚列營圖日

暈積練雜雲光合變恒摧敵分奇屢闢場星流

白羽箭風勁綠沈槍勇賈三河少材徵六郡良

猷推元老壯律授武師長鯨長羣相謂戎兵百

不當天威今在漢無復反南荒

送李子

山城細雨綠蕪滋黃鳥關關送別時海內為隣
千里近湖邊傾蓋十年遲蟬聲驛路催官柳草

色河橋映酒旗遙想經行多逸興逢人莫不寄新詩

過徐李二子再遊東林寺

入山禮名禪山深變炎夏清飈激層櫚流水注
戶下孤磬遠煙微長廊飯僧罷覽結塵外蹤稍
懷遠公駕虎去識餘溪蓮開見遺社四禪邈難
依百齡竟安假冥心合委和曠覽齊物化疎達
任吾生塵玄兩相謝

至宜興訪應德不遇同唐二秀才飲任光

祿宅秀才應德弟光
祿應德母舅

故人消息若爲聞早說驅車向白雲倘識外親

來相宅因逢賢季不題門半溪畫色畱征棹遠

郭山光映酒尊賴是主人能愛客不妨遙夜隔

思存

閩集

入關

海國深秋別山關入望窮人家青壁裡鳥道綠
蘿中地暖收蒟葉天寒折桂叢嵐蒸晴亦雨溼

自樂天詩大隱住
朝市小隱入丘樊
不如作中隱應任
世間官
落靜還風靈藥翻經識謬言待譯通問咍園野
老賦食與山童直是忘機甚非將大隱同

與田道偶然作

規圓月之形也謝
玄暉詩遠望清

長路入雲危深密隱日規授衣驚變節執板愧

沈時瓠落寧將用蓬飄了自宜明朝發山郭一

與吏民期

下建溪

嚴程殊不厭幽意得相尋行倚林間壁時聽溪

上琴水山皆有適動靜亦何心且復乘橈去前

川信幾深

石灘

石劣不受鑿水歸時礙行翻令無競性卻作不

平鳴逆折聲猶壯崩騰色自明我行殊昧險於

此獨嬰情

嶺峽舟中遇江于順提學考績北上席上

贈別因成長句

故人相逢清溪口斷岸維舟一尊酒醉愁折柳

背河關笑看垂楊生左肘青山沈沈秋日光颯

然海氣飄微涼忽憶曾為東觀史此時君作尚
書郎昨自蛇年走賢士別來意氣期如此三載
不見鬚眉存還是豫章一男子落水一去時不
還我今蹭蹬來山藩寸心指著向知已片時會
對成分翻近日微賢遍都邑東巡西祀羣言集
宰相閣東禮通儒將軍門下容長揖世塗叅錯
詎可料英豪况復非常調喘息余憐輓下駒文
蔚爾為將變豹標蘭在自身自知投壁向人人
不譽別去相思一調笑知爾甘泉不上書

官像尚書郎作
提調

夜泊羊原

瘴溪南盡見蒼林獨宿蕭然生遠心臥聽潮生
驚海近起看嵐黑恨山深
萬曲寒流匯碧灣千家煙雨閉柴關來愁烏帽
生人問到喜青山對客閒
、送張秀才省兄還句章
臥病寒窗虛閉關生道心還聞異國去忽動故
鄉吟海樹延寒色山城結暝陰懸知康樂思春
草別來深

謝康樂思春詩不
秋忽憶之第思遠
人以此為三

還次羊原先寄張大叅政

旅役勞勞不自知暮歸欣及早冬時超越偶乘
去舟便宵然遂與前山期前山嶺繞迷煙樹還
到澄潭泊舟處沙燈夜語捕魚人竹嶼晴喧浣
衣女異鄉物候自堪憐况近同心意轉牽題詩
為寄張平子相思莫擬四愁篇

病中張大見過二首

僻候經寒淺羈懷屬歲多馬卿長抱病羊仲屢
于過坐久吾忘我情真爾不它冲然于桑戶相

視復如何

拙疾寧為理幽閒幸避喧解巾看吏傲罷牘聽
禽言霧委花餘法風歸葉暗翻園林遲日意一
與故交敦

晚望有懷

高閣罷餘霧曠然見遙岑依微夕明滅窈窕寒
雲深隱几獨成趣據梧時自吟惟當草玄者寂
寞知予心

官閣初成張叅政携饌見過

官像者張目

謝康樂作四象
野映作五象

謝康樂作四象
野映作五象

楊子高明之夢
張臺

虛館抗山足洞門萬已深高明容鬼瞰行息見
天臨愛客携松醪移時坐竹陰應憐獨醒意為
向醉中尋

除夕

星迴節序暗中遷靜夜笙歌達百屋玉漏待分
兩歲隔金缸故著九枝燃庭覆梅花銷臘盡樽
開柏葉及春前不辭酩酊留殘夜倘入新愁憶
去年

除夕次張叅政韻二首

急景欲相催閒居感化裁夜看寒色去春遲曉
光來澤國鮮雲滿山房臘酒開平生幾歡宴曾
是獨遲回

望同陸侯詩
高柳

掩閣成云暮張燈嘿自看風塵移素服月日損
朱顏窮覺詩書累病憐衣帶寬無能將弱羽雙
息一枝安

守歲席上酬張叅政用韻

豈有區中感能為的外悲露葵邀故客雲樹發
新思以我觀天定知君非數奇無然嘆遲暮有

酒一須持

明堂詔使入闕題贈十韻

盛典在尊宗言觀百代通開堂用楓陛肆几即
高宮陟配元神叶嚴陪二祖同制恢原廟陋禮
視禘郊崇燕澤霑纓辟龍章賜鬣戎闐闐殊隔
壤漢使若乘空玉節瞻天近琅函照日紅王言
通海上郎位映上中郡老趨移檄邦君拜負弓
獨憐留滯客歌詠亦從風

同張叅政早春山行次韻

嶺色日吹綠東風忽來茲遙尋新艸路行與故
人期業薄雨餘變孤岑煙外奇悅芳忘近遠指
景去參差

還浙夜泊江口

越嶂空春望江初入夜乘潮移諸島出雲卷數
峰層近郭韻多感家獨未能北堂今夕夢先
已度西甌

過吳淞新隱居

委巷疎塵宇空齋開隱居應門兩童子拄杖

閒身下馬見深意焚魚知久貧相看祇有笑握手更何陳

同唐應德過董任甫

沈抱葉離居相逢即請盧感君多宿昔願我日頑疎賞酒舒長簾炊羹折短蔬忘憂豈必醉舍此未應如

病後還朝毘陵唐編修兄弟携舟相送醉

中話舊因懷任二考功次韻作

時唐方應命

起廢

陳居甫詩集

五

舟迎浦樹綠參差笑傲逢君辭性耽陸氏弟兄元莫逆龐公主客自來諳病中握手愁能奈廢後還朝思豈堪惟有同袍應問訊定言幾日發

山南

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

古今咏才人多矣皆敘其繾綣舊宮之情歎遠羞貧其詞有抑抑而不抑夫之矣余為原之而反于正

辭榮出雕閣束素罷輕紈已謝宮中如還驚陌

上看

洞門無重期白戶生秋草謂歡貧足持莫問邯鄲道

泗鼎行贈戴水部

史稱周鼎沒于泗秦始皇過彭城使人求之不得而漢高祖至復言望泗水上有金氣豈其然乎會傳上將南幸興起并瑞戴君適為水部使者因感其事戲贈茲篇

陳居甫詩集

五

君不見周德中衰天命變彝器飄零散區縣邴邴之鼎淮泗流一沒千祀無人收秦皇得國心憂後虎視雄圖志未已已訪仙源并海沂還望五夜齊侯鏡祭祠萬力咆勃鼎不起始知鑄作通神明入里日月辟妖精彼昏勞勞安可得精靈變化周鼎則又處空餘碧水沈沈無復黃雲色古來神物侯明君今上迎祥日待開京洛芝莖日爛漫彭城龍氣想風法駕折傳

下淮右待幸山川望來久才官獻瑞何代無水
伯呈祥瑞應有治河使者試上書為言伏鼎今
何如

道中奉過 皇太后梓宮附葬顯陵挽詞

三首

加鼓喧傳五輅迴川塗警蹕八神開已聞萬乘
臨軒送更道千官執紼來

靈化國慶何長魂魄猶言思故鄉生恨蒼梧
不相從沒遺冠鳥到瀟湘

小唐詩集

主本

仙馭冷風萬里還素旌遙拂郢門煙宮官舊自
收容翟祠署新來奉几筵

都下秋雨夜飲王子長宅

關別時何屢蹉蛇鬚已侵還朝明主賜卜夜故
人心涼雨杯初覆空堂漏欲沈安知非夢寐相
對帝城陰

同唐六宮論胡用甫侍講李伯華文逸呂

大車駕能叔仁武定飲任二司直宅醉

後話舊席上歐成口號相贈

陳后園詩集卷

去年作客五溪東今歲來過九曲中風背英豪
逐流水等閒世事隨飄蓬一從折腰元御史歸
去低眉笑妻子安用黃金橫帶馬御道清今
如此分把銅章老海嶼何言拜表更朝天愁中
謁帝還疑夢病裏逢人轉自憐愛爾橫經白虎
殿出入輝光誰不羨白鵝舊著上賜衣紫駝新
供太官膳城上秋雲日將晏城下張燈更開讌
但傾斗酒勿復言我今慣是守孤賤

出都酬謝任熊二兄兼柬李伯華文選

萬里腰章計已疎十年還闕意何如情憐倚玉
逢知己賦拜投金愧起予秋野雲天低別路寒
塘露草藉迴車歸來願乞稽康傲欲謝山公已
著書

陳后園詩集卷

陳后岡文集序

四川按察司僉事趙廷松撰

文有定品時之運使然而人不繫焉韓昌黎言追孟子猶愧七篇賈大夫賦擬檀弓不離兩漢虎豹之姿不得不炳金玉之相不得不炫江河之流惟順而觸山赴海風蕩物激盡天下之變矣彼其棘詞稗說鏤冰雕脂蓋無取焉

明興兩浙之文如龍門郁離首闡玄旨不追琢而章不溟渤而潤稱在茲矣百餘年學士之議反於弘正劇於嘉靖呼阮晉宋卑六代而直追周秦兩漢論議錡然或索之質萎乎唐宋之下譬之肖浮屠繪陸海而不能正覺冥詮湮凝動狀時趨然也吾

浙人文近代爲盛而炯聲茂實寢寢名場若其雋發妙成早譽天下如后岡子者風派泉流七子之備體敷瓊炳繡四傑之秀節使躋焉齊足並馳自騁驥騄未悉其惋惜也天嗇之受卽微其精華可以表見於世不廢江河已焉哉已焉哉后岡詩傳矣東沙張公並刻其文以序屬廷松方輟翰燬研却舍辟易其敢窺履門庭以穢弁珠璧然或以爲蠅附萬里則未敢諉爾皇甫子循敘其詩公作傳載其履歷備矣夫七宗翰位華方臬撫其風節不忝吾浙先賢其視建安盈川諸子殆未涼云

皇明嘉靖丙午夏四月九日

陳后岡文集目錄

京集

贈王給事陞任山東僉事敘

來鴈論 為腹中書作

芳洲贈言 為御醫袁遷作

送成都陳同知序

廣聖意以光大禮疏

楚集

題永思言卷

豐客序

贈孫氏兄弟授將仕佐郎序

辰州與田叔書

賀母君崔父東峰先生母上夫人齊壽序

祭吳端王文

賀楚王受冊設語

祭吳中丞太夫人文

代賀中丞贈巡按湖湘監察御史沈氏還朝序

代賀中丞破賊賜金帛謝表

疑獄十二事序

代賀太子生表

贈約齋劉公陞四川布政司右叅政序

寄屠漸山書

湖廣鄉試鈔序

代馮侍御祭廖母江太宜人文

乞休疏

賀四母劉太安人七十壽序

同年錄序

題方伯徐公得子唱和詩卷序

與霍尚書書

贈大叅劉先生考績序

明故次妃田氏墓誌銘

閩視靖州碑文

蘇門集序

閩集

贈東沙張先生陞雲南按察使序

東橋先生山中集序

跋國寶新編後

洛集

詩集自序

陳后岡文集目錄終

陳后岡文集目錄終

陳后岡文集

四明陳 宋約之 著

同艮張時徹 惺惺 選次

後學林可成 志父 校疏

京集

贈王給事陞任山東僉事敘

夫學者砥志發憤究極閎奧然必考視履行明
之于為孔子曰君子欲德其言而觀其行文莫
吾猶人也躬行未之有得然則篤學在力行若

陳后岡文集

斯之切也而拘學之士或索隱抉微雕疑眇辯

驚空說而論聖賢豈其爾乎且仲尼立教設詞

以示七十弟子恂恂然爾雅實其於性命蓋

定言之也當時弟子其莫聞所謂性與大道者

而其行行政業咸彬彬焉後世與與幾也此豈

迥何異教哉 明興百七十餘載海內安樂薦

紳先生相與論議道術鉤闡淵闕往往毛比繩

引谷應棋出詳哉其言之也抒指通意總之不

詭于大道然綜厥著施峻潔炳煥章章異者間

無戶曉切事下
音也其之雖
有餘流矣
下之智不盡如

張衡子子度
師古曰衡非
音也其之雖
有餘流矣
下之智不盡如

張衡子子度
師古曰衡非
音也其之雖
有餘流矣
下之智不盡如

志

可指校其諸牽曲而寡適其或乘輿以畔經是
將安藉乎由此言之學者未始不有口行迺無
徵也夫三代尚已以余觀之漢吏治蓋承焉
後世儒者迺謂其不學無術無可準道嚮使論
議之儒與漢材比氣量力効用當世豈可得同
日論哉大都任質者誠以蹈志明學者辯而詳
說此其為効不可睹邪是故君子學道臨民亦
在躬化謂何爾諄諄者漸以道化厲民此何異
以聲音療癆索孤解結矣同年王君儼魁梧
強志鄉學有聲廊廟間茲其奉 天子憲命而
其職于魯也行將觀孔氏廟庭車服禮樂器數
百咏絃誦雅頌之聲揖進諸生以攷鏡遺風景
行迪德以照滌其土而章之政號是殆所謂蔚
然虎變者大學何可勝道哉大學何可勝道哉
來應論

漢書同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同

漢書同

漢書同

漢書同

漢書同

漢書同

漢書同

漢書同

漢書同

人寰之清激殆以章瑞表應兆先舍人矣客聞
之以問陳先生曰斯言是耶非耶先生追爾咲
曰然哉休哉休哉然哉抑猶未循厥本夫覩物
則微揆類表應此璣士之思也非所以議於廊
廟之幕也宗卿之言過膚不乃甚眩乎客曰何
為其然也羽毛先氣迺自古而記之矧其耿特
之禽婉儀斂翮引翮駢蹀豈肅肅似擾而馴
殆漢氏之所為協律豫神者也夫子其有遺聞
耶先生曰鳥謂此乎尤若而言則是具物咸瑞
而靈不眇見也鳥謂此乎且夫鵠鸞雉詭
殊章今昔之所珍也虞人負器倚機入林即鹿
則騷瞿蜚趺者眾矣虞人靡得以為瑞也類
綺甲世之希也漁子愉九罭以游江河則蚌類
詭族噲噲浮沒揚波迂纏者夥矣漁子靡得以
為瑞也夫物固有靈而未必遇不必靈而傳者
矣此何以稱焉客曰然則夫子何以然而什旃
先生喟然曰嗟乎茲雖以微喻已然而茲事雖
細皇風之所樂也迺余秉藝文之權惟始終之

漢書同

漢書同

漢書同

漢書同

漢書同

漢書同

漢書同

故惡可嘿焉惡可嘿焉蓋試論之夷隆時也

祥適也顯沒會也建德章號者赴時希光摘盛

者近適雍休履祉者附會論世釋化不越三者

而立教矣故事有微而必章亦有顯而弗揚彼

舍人優游委蛇過矜矜于休姪藉令邁替運而

歷諱朝雖疊珍索異方且踟躕匿沒豈能以揚

芬而擻茂哉聞之曰惟聖人君役萬物中智以

降則萬物之為役者也方今 天子神聖撫運

赫光累葉湛恩澤淳溢於罔極猶選登石髦俾

寓內一技之士亦得効譎陳慮以黼黻鴻猷是

以萌庶闡說遐近訢協氣充初嘉况集熙熙

雪表瑞滴露飛甘仁慶皎兗靈雀之貢日旅彤

庭嘉懿異道之祥盡升清廟而 天子猶撫挹

不居下令若曰此大誇靡教示中外自今母得

重獻而諸福之物郡國什一聞上羨溢圖謀者

尤不可殫術人人謂致華平之中家家斷致林

氏之騶跂足致廼延頸成痾海內喁喁然無不

望上兼瑞命總百靈也昔者爵集省第黃霸揚

漢書同

漢書同

漢書同

漢書同

漢書同

漢書同

漢書同

其聲鸞降庭木蕭怨表其政此皆遇好誇之主

居偏駁之朝處疎遠之位猶能援物著化垂矚

後來而舍人以明體慧質遭逢隆盛附鴻漸之

翼應鳳毛之簡珥筆金闥刷彩瑤闥目眴天藻

手櫟雲英夫既以習觀太平之業而沐浴膏澤

曾被其文章矣駝彼蜚鴈然戾止若若若若若

可則可儀夫羽毛之應豈必攷信符籙然而引

興協思不可少也王生有言世衰道微偽臣虛

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能官者鄙也蓋情

有積而思宜美有稽而斯咤性有觸而斯起舍

人焜耀希會過得以因誇託義被飾趣指播之

悠逖以昭其辭休焉夫感上奮內據盛歸美而

餘布忠蓋臣子之職也抒指道情以通諷諭藻

士之致也推上盡下鋪街易矣以極廣通卿大

夫之事也詩云翩翩其羽亦集爰止藹藹吉士

媚于天子又云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

受天之祜茲其所謂丕休也若迺眩異測應以

幾寵綏而惟轅况不亦惡乎奚其然哉

芳洲贈言 為御醫袁述作

余睹昔載記所稱說瀛洲豈不詭哉其言海上宮闕鳥獸諸珍異藥物神人所居焉以不灰矣其實難信而袁生迺稱芳洲豈亦有瀛渤之意乎生之言曰人起間有洲才數里所草葦綠簞橘柚叢生蓊結日月所為隱蔽四時更華實相芬芳朝夕洲上得盡其所傳五色禁秘方書間以診切世病鮮駭哉此若芳洲所助焉夫南州之美自昔禹所記之翔實矣蓋非有環海之遠迂誕窈冥不可綜覈而袁生志能用世之自向所談神人徒自美好已也此其有足多者迺所謂其志潔故稱物芳乎非耶余居京師十見茂于邸舍清翰穎秀眉宇儵然過庸也生若謂我曰世傳秦越人知物迺其心自靈或稱飲藥系君蓋神言之耳走居芳洲時為人眠病莫不具見表裏非曰敢幾摯然世有龍叔焉能度哉今肆觀中都達貴官人射聲傳勢兢兢于當世之驚其病無不火而患于陰陽者

送成都陳同知序

千僖之君長擊鐘陳鼎齧肥臠而寡思慮此其病無不越澤煩醒而過心主矣被餽食淡則澹泊之良也雖有良診不好于支蘭是故或病而深或病而淺所治所不治大體如此矣此非必懸衡揆度參診奇咳可坐而測藥之也嗟夫余誠有味于斯言若袁生可謂進于伎矣循其言足與幾道語云用志不分乃疑于神袁君之謂耶

今宇內合和人才衍庶或迺滯危條格無所于表見天子一切破敘剗例肩比三途以登僑又蓋下詔之明年而松溪陳尹以功能奏課之長安天官卿迺注補得同成都守舅氏胡先生蓋謂余曰語有之善仕偶合若陳君一何奇也陳君賢不自耀術志隨牒效若令于松溪彼其名迹無弗顯援榮畀也而竟是恒調為此殆中才索日月積資稍遷之致耳奚在為陳君與今明明之時乎陳子曰惡惡然是而所謂榮計官

而任其長者也夫朝廷班秩差數出候原
照章之賢能其恥榮以為民也士矢身
焦思各慕于馳騁者亦為民也故官非有
所厭擇期安民已也今之親近安民者惟守令
為學學取欲賢使民得素雖父母之愛茂篤
于此矣宵惟于官之選之雖難望之達茂捷
于此矣詠哥惠休口饒貌肥滅沒而不諛雖鼎
鐘之烈不永于此矣世顧第弗量度率輕外而
重內易其身而鄙夷乎民此何以謂焉蓋余入
東觀緯石室秘藏得覽隋 國初之令未嘗不
然家數美之今有若口部縣長吏咸得辟除偶
秀子弟習律令縣吏或老若遷去即子弟
得大注補於此見其官之速矣今縣邑之吏裁
二三歲率得補去即署去或一二歲去先後習
見慮無不期旦夕去也苟且羈祿養交以冀幸
還辟矣一二三歲又轉遷之郡若藩臬他官故
輒易一官率懼然顧慮督眈不甞省識已矣此
豈皆其知識之淺亦其所更歷少也故謂今之

官人幸以學也其久通化或可也今使造父
入山而趨徑不如樵者何則非其所習識山之
難矣通陳君才而習智有聞于松溪彼其素諳
民俗情偽郡若縣之諸事崇卑俯仰明審矣而
又之成都成都西上之沃區也是稱饒美多材
有文章蓋文翁之遺教在焉夫習今之故鏡古
之風蓋取善之淵也語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
其成事蓋足視也是將蒙顯榮無已雖不謂偶
胡可云哉

廣 聖意以光 大禮疏

邇者 皇上稽古建極創明 郊禮與天下更
始大小臣工莫不懼忤以為此生何幸躬逢唐
虞之盛爰自興工以來服役壇所罔敢有弗虔
者近該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鉉等題為遵奉
明旨禁革褻瀆事節奉欽依 聖諭敬以事天
仁以恤民 陛下之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
其有不能將順者則非人類也臣聞之王者事
天如事親事親如事天今者民居墳墓逼近壇

地其所從來遠矣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垂
 今且百十餘年臣嘗往來相視一二里之內居
 者不下數百家墳墓不下數千計其在各壇可
 推而知矣均是人地均是地也陛下念及
 一里之外暴露者多則一里之外非陛下之
 赤子乎下令之月居民莫可控訴則無不匍匐
 痛哭者蓋因循日久葬埋日多今一旦欲令改
 移無力者欲遷徙而莫具其土地棺槨有力者
 有土地棺槨而莫求其形骸使死者流離於泉
 壤生者悲號於遠邇輿情洶洶苦甚矣聖人
 舉禮與天下樂之故有郊而肆赦者所以廣天
 地之惠以和樂遠邇也今將興大禮而使無知
 小民存沒失所恐非以昭天地安百姓也邇者
 皇上軫念軍士盛暑勞役令臣督同太醫院官
 管理醫藥以此蓋知陛下必有體悉元元哀
 憫無告至意持惠羣臣無有能充其說者故
 敢忘罪戾冒昧陳之月令孟春掩骼埋胔記王
 者之仁也西伯之澤及乎枯骨而天下歸心考

之傳記所載蓋如此伏願皇上擴天地之仁
 施雨露之恩特勅都察院曉諭百姓令已定者
 弗復運動將來者嚴加禁懲則精誠上格德惠
 下施百姓懽呼帝心悅豫自天申之福祐無歉
 矣

楚集

題永思言卷

左丘明有言古之制也子之能仕父教之忠余
 每讀斯語未嘗不傷然感也嗟夫古道之歸鮮
 矣况父子之間乎今夫士居隱約垂翼蓬茨之
 時此其憂慕缺憾慮無不快一朝仕顯也其已
 仕顯也迺侈然睢盱庫庫不自振濯此非必其
 身尤亦其所從喪然矣人亦有言蘭根與白芷
 漸之滌中矧在家庭哉是故便勢而明欲俚市
 之言信於師資舍義而導情闕之說明於丘
 索與迺乎思之訓何其遠乎余入楚得從錙大
 夫後竊欽然大夫之高明已迺睇其家遺言然
 後知東樓翁教然也彼方其脫迹鴻漸之日始

離棄窮厄就顯榮也雖其親知詎不以便利告語者乃東漢諸賢歸諸元本引誼章道勸忠納軌廟廩有君子之風烈焉美哉非翁不能以賢成大夫非大夫賢固以引揚明休弗墮軼也獨怪以翁之懿渾沒而未庸賢者固有遇合傳不云乎孝以事君也慈以使衆也大夫貞信爾雅履明忠報主上可以爲孝東樓翁縣慈眎教然而使衆之道備矣楊子謂父子之美也無是父則無是子豈謂錙君耶

鷺峰序

大江以西岡嶽小大嶙峋引流折瀆奔崩翔赴者蓋千萬數而玉山據其塞玉山緬亘迴複峭舊標拔又千百數而鷺峰擅其奇負塞而奇故鷺峰爲獨受江湖積潤而領南北之委會蓋元淑之所鍾而仙靈之都也而上大夫詹先生曰余嘗隱鷺峰云東爲外臺官乃得奉先生接進怡怡灑落於華榮弗數數然也是其有鷺峰之致乎孔子云道不同不相謀今之道巖谷者緬

朝市道顯榮者緬沈淪二者皆非矣嘗試言之隱淪之士不可以不知世顯榮之士不可以不知山林深居亢進而不達世用則枯槁而無適貴顯廟廟而無山林之思則舒舒局促滅沒而身不揚遷先生夙登于嵯峨之墟憩于寥寥之域所以爲鴻臚觀馳神運思者深哉昭曠矣故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豹澤而龍見鵲屈而鵲舉舍或投綬用或解蘭貞而不諒與時翩翩此豈有懲前毖後如世沾沾者之爲乎衆誠有不達

或稱移文於山庭何謂哉乃知周子非誕汝南孔生之言爲未達也斯可以諭鷺峰矣

贈孫氏兄弟授將仕佐郎序

夫士遵熙隆之運則靡不欲有所傳籍以勸表見于當時雖趣舍異規而利見之情不殊迪德百塗而眩達之思則一故聖王縣眎采服以聿驅寓內能使夢夢然其如的矢隙流越越之不自已也我國家登用儒良既有明經甲科郡國歲貢之典則又下令民間得入粟助錢拜郎

此詩同史記傳之
以此為即
賈官人釋徒驕而束金解草衣以結紱雖無資

尉將軍有差豈其格貨將以問羅遺軼表樹風
聲故千金之子即賢不自致類得仰輪嘗財為

賈官人釋徒驕而束金解草衣以結紱雖無資

于厝理亦云抒其志矣孫氏故萊大姓也粵自

先都御史某公赫有功名其昆友子庶後先班

班爰有中憲大夫若郡學博士諸人嗣引聲跡

背項相屬也乃其賢而難者有曰雲曰昌相輸

粟拜將仕佐郎冠裳楚楚被服有輝受命之日

關里賈故知位使當世之所榮也將紱珩佩

世所稱家傳之珍也雖有令善舍是則無所于

楊乃二子慮存乎承家之烈而思石稱之不揚

也故効一命以為華榮誠不以庸亦祇以貴詩

云惟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錫命受服殆有章

哉若彼蓬累之士談經屹屹白首竟掩沒也其

或巨家富人厚自織書以殫積金錢即不占半

級與田里翁等非所為焉恥耶其亦遠二子

之裁乎

辰州與田叔禾書

才機同

鄉渡蘭江知執事留滯橫溪忻然甚期一會迎

雨潦溪漲全行日少才及下雋輅車已先日背

發慙灼如何昔人重追朋故或輕千里解組紱

相從僕今不能不如古人遠矣煩暑跋涉伏惟

無恙此邦故夷蠻之都自昔遐矣西去更有崇

山茂林停嵐慘飄晝日不開硤硤深復懸崖崕

石馬瘠不收前為飛跼跼不能渡慄心茲時睇

夜郎之脩坂感昔賢之遺歎豫陽何心能不悲

乎尚念在郎署時與君席地持觴盤飧饒浮白

張目大噱何期不朝夕乃今步武間不遂對晤

周信詩人所以重一日之別也三度枉教札并

以雅什荷殷勤意甚厚捧諭知貴夫人捐棄不

付何以為情昨計轍迹當道楚中時與阿嬪言

幸且會而女兄以為懼悰今乃已矣當還白嬪

其為酸淡耳僕入楚來即有辰沅之役數數偶

旅所不可為具陳居北地日久易至中暑濕

之鄉氣體大不佳家人各各嬰疾妻子羸然羸

苦鄉園之情見此不能無動僕故農家也世乏

炯迹門榭中薄困鮮儋石之積畎無一牛之蹊
晨不殖作莫廢炊漸而稚年寡伎能釋擔負笑
師受墳索母太夫人垚及高年有馮衍負困之
累懷毛廬江喜傲之情幸藉祿奉將入歷星歲
金門銅柱具所繇歷稍識宦情便嗒然可罷夫
榮華之門徐亟異運同管于廢歇惟彼蚤詰為
能無吝幾圖割剪此緣而親故中聞不仕無養
油油然止瓠拙之才世大不宜亦時學就人周
旋輒都又忘卻語不云乎亦已焉哉逝將返舊

陳希南文集

十本

林散髮掉臂為明時樂萌海內同志亦有毘陵
唐子或言其抱疴食不能甞甘便欲掛冠躡屣
相依荆水之上此中倘有富人可以貸債買僮
逐什一之息量其牧雞豕庶幾足母夫人饘糜
之養遨遊名山沒齒無憾比得友人李中谿書
云江南富人祇放官人罷則無所干貸誠然誠
然眉睫之間何情不爾又望之賈豎乎就令餓
餒當荷鋤抱甕茹澗溪之毛歎無營之水尚一
澆恹恹積懷貧非為病黔婁原憲彼亦何人倘

續編

得與此輩同歸爾首秋計遣人疏闕下天罔
三駟何禽不遂區區之忱先已自喜見說執事
亦有斯度故以相告人心不同亦未敢告之它
眾引姍笑也山院毒熱百務報罷忽復懷君慕
王生一夕命舟之誼遣一力函書馳候附以短
章久闊情愴言何能悉夏仲下旬日寓下雋某
頓首頓首啓

陳希南文集

賀封君翟父虫峰先生母王夫人齊壽序
夫蹈德而履應詎有常哉其諸幽顯通闕固錯
然闕異也然而要以終始不迺大謬豈非京益
之運言管其樞乎虫峰先生故東海上人也先
主恂恂屬志行誼結髮學墳典以博士弟子高
第食縣官之餼二十五年而遁于東海海上諸
儒生學徒無不敏袂歸虫峰先生者而其配又
王夫人也夫人生有士行淵然詩禮孝敬籍甚
諸海上儒生學徒則又訢訢言先生乃有內德
助也然而湮淪曠久用不究于當年有子二人
式穀以紹雲蒸龍變始仲嗣青石君粲然為廊

漢書卷之九

廟之材入參璣垣出典憲臬於是 天子褒然

嘉之是再有封錫之典時先生年八十三夫人

八十一矣白首服章采要束黃金乘軒食鼎不

出戶而撥寵榮聲名施羨于天下若此所謂始

潛德終乃昭顯者耶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今夫元厚氣結細縕螭蛻則流峙而為高山深

汎然後出博器異物以表其能是有丹砂膏乳

金玉珠石若螺龍虎豹竹箭栟梓之材此蓋本

貞固而美利生也如觀其所以生則先生與夫

人之高深貞固可以覽睹矣天之所予必在明

德鮮以涼謏故詩曰瑟彼玉璫黃流在中豈弟

君子福祿攸降四方之臣展采宣力于時則名

致和休而禔祿手身家故詩曰之屏之翰百辟

為憲不戢不難受祿不邪乃虫峰先生夫婦具

有明德足以釐錫雖老福祿在躬而生有奇子

寔體名世之存列戟開牙惟屏惟翰所以拯龕

匡濟罔有迷繆蓋百辟之刑憲而四民之所為

紀矣將以庇庥上下延及其姻親而蒙被顯福

又烏可勝道哉詩云我眉壽介以繁祉蓋言

祭楚端王文

維 王膺慶發祥紹峻纂茂和粹玉融清芬蘭

秀弱冠嗜道無競惟時夙夜浚明以承令基光

光龍祈祈祈禱服全爾玄珪保人 皇國德有

躬身禮無器器囊橐略流苞萃文藝物繇小勤

施罔鉅嗇漢肅助錢齊攸賦秩忠九由度孝迺

新身聞流南國聲徹北辰明明 天子眷言篤

類庸錫顯章告于有位集章孔煌淵懿用彰式

克承只為龍為光謂天蓋保永錫雖老曾不慙

道漸世滋蚤 聖主震傷賻贈錫美禮有加崇

哀不忘遠寒暑鱗次忽焉環周時懷改火心折

逝流凡我具職與分邦憂薄言告奠蘋藻非羞

尚饗

賀楚王受冊致語

伏以大君開國展親之典攸隆宗子維城纂德

之基斯懋龍光丕昌駿業惟新伏遇楚王殿下

寶正切覽也

陳居閣本集

卷之五

祭侯中丞太夫人文

惟靈昭族發祥璇閣

亮允篤誠聰明睿哲學隆三善氣備四時體介
藻之明徽秉琢磨之粹質令聞令望如圭如璋
金聲夙振于青閣玉版乍頒于彤闕景命有僕
歷日惟良饋九牢以迓賓贊三命而受服率禮
不越備物有容龍輿賈以當陽虹旆儵其颺日
儀宣簡策樂合笙鏞繼軌惟賢邁彼翦桐之命
主器在長有加履歷之年瑞繞非煙懼騰披霧
龍祚占其彌固麟趾所以興詩凡在外區率同
中慶忝在下位敢揚末聲 詞曰運啓靈長

皇都景命將微圖寶冊爛霞光聲高微上訂冠
懷集周行懼忤處提封百萬載新工○况景屬
南陽化國日方長膺寶錄進鳴鶴鸞鳴戶暖
花發錦宮香春好也千秋此日樂無央

右調千秋歲

祭侯中丞太夫人文

惟靈昭族發祥璇閣聖德婉嫕夙成溫恭維則
肇允令儀聞德攸植施衿結褵芳徽其藉母儀
克饗庭訓載揚迺鍾昌嗣璿式金相蘭茁齊穎

陳居閣本集

卷之五

祭侯中丞太夫人文

棟華比芳高牙獨坐熠燿龍章龍章孔揚錫孝
不匱澤澤魚軒瞻瞻鮐背大年表祥景命無艾
溘疾不作謂天蓋僭川逝安返舟藏歛遷錦闥
晝聞金缸夜寒陟屺靡及凱風徒攀恤典有加
豐澤載衍生榮歿哀亦孔之腆凡人有喪匍匐
往救况也碩媛哀此華壽嗚呼傷哉尚饗

代翟中丞贈巡按湖湘監察御史沈侯還朝序

乙未春監察御史沈先生奉 天子之命循行
南楚此邦耆舊聞而色喜曰是先憲使沈侯孫
乎湖湘固去京師數千里地方踔遠九邊諸省
縣道旗亭萬隊長吏棋列五方之民陳採其間
水流而輻湊蓋王度之勘究而吏弊之林也非
有兼資鮮繇厝理先生夙以名文學為平司直
又其先大父僉憲君所嘗治境也名跡在焉故
先生在髫年已具知楚之息耗情偽章章明矣
乃其所以施行援法蹈道無不叶手機宜斥回
磨在刑剗批惡郡國之猾聞而股弁貪殘之吏

聖賢肥厥人

新成同
明成同民也

陳市南文集
卷之二十一

平素龜組先是寧鄉之寇噪譁嶮以張驚猛
後先習見眊為當然先生奮然曰是可養弄乎
遂贊大謀以封元慰時方連儉之年所在驚然
告因先生即同表請發國以賑貧者老羸所
萌用大闡歲終平謙凡若而人明寬釋疑雖當
大辟無不厭其本情因決之日如其生年也詩
不云乎剛亦不吐柔亦不茹今夫言監察者溺
其致矣其治靡擊鵠舉法禁纖纖不曉其為剛
也使人不安善而賊猾巨姦或乃遁刑其諸煦
煦為柔譬水也而人易犯之政紀墮落矣此皆
不練于理而弊于顯情也先生仁心為質抗義
繫方罔事一切參用柔剛沈機宣化法號滋章
吏傲于位昨意于鄉行之一年誦詠以與易與
之離其父上九象鼎玉鉉仲尼傳曰剛柔節也
夫節剛柔乃可以居鼎先生往哉行且有鼎之
望絲是道也其為微福庸詎上三楚之民乎因
以告諸二三有位曰是可以贈矣

代翟中丞破賊賜金帛謝表

終言即白金之美

設言時朱也

陳市南文集
卷之二十二

唐洪同

集古堂字號
以其字似皇乃

伏以懋賞猥臨從疑惟重計功仰受在素為譏
惠有過於千金懼無逃乎三禩伏念臣才非經
緯質謝雕礪憂未能道濟蒼黎誓不以賊道君
父乃同羣力幸收利於斷金遂按元兇尚負慚
於未繡豈意絲綸之寵亦需鉛鈍之資慈惠薄
將珍華具盛衣裳在笥遙頒內府之藏鏐幣盈
函蕃錫南州之貢流兼二品采備五章絕澤美
乎朱提輕霞散於綠綺惜其章矣錦服固可以
書行受言藏之寶氣猶堪於夜識臣敢不淬磨
初志益堅百練之忠黼黻大猷永矢五紵之節
疑獄十二事序
往余在東觀覽釋舊史具見前代人政治得失
次觀近世俗吏之驚睭眊一切蓋齋然傷之竊
自謂操刀不得效之剗割昨年屏居湖上稍近
文法時時造萌庶于庭訊案畢辟至于疑二未
嘗不就兢慄慄乃所謂臨之而知其難乎及讀
栗晉人所次高公疑獄斷然異焉夫弦急則絕
鮮援則亂平易近民情實乃見非虛言也此十

二事者並以忠信明確使民不欺因心判義厝
之於法使民得理此庶幾廉潔古所稱神明者
乎乃列其已事刻而存之俾後習者覽盼焉

代賀 太子生表

伏以前星昭采誕膺朱芾之祥幼海澄瀾載叶
青宮之慶鴻圖啓佑鶴禁揚徽臣誠懼誠忤頓
首頓首臣聞 元良出震萬邦爲之作貞貳體
承乾百世所以彌懋故計人之祝聖三曰多男
周士之願君再言錫胤恭惟 皇帝陛下纂圖

東唐明本集

十四

則大凝命合和禮樂建百年之期仁聖授千歲
之統克禮克祀盡制盡倫精蠲竭於四郊孝饗
隆乎九廟是以神間熊夢吉兆燕禔月軌青維
適應祈年之候虹流華渚駿發長世之靈蘭殿
惟新桂宮攸啟仙源毓秀龍標早協於崑崙
極降芬鳳響乍迴于伊水珪璋在耀有輝
于以仰副宗祏用是永安民社華齋金甌人祗
宅心凡在具區罔不懽暢且躬逢寶慶喜迎龜
象之長心舞瑤輝莫比鳳儀之列自中忻忻有

百恒情

贈約齋劉公陞四川布政司右叅政序

今 上並登僊髦位用舊德約齋劉公精以湖
廣副憲使陞四川右叅政先是公推補內臺卿
若今官幾用者數矣于是泰庶執事既質而歎
以謂遲焉僉事陳東進而言曰休茲劉公是謂
以遲顯以大受乎夫天之生材其篤而厚之也
必將鬱滯槁結而後長懋則又搖擢振蕩之以
成其能雖材之自計不爲苟達其積而用之也
必待紆徐遷永博肆而錯陳之以暴見其文章
故夫微藉容庇擁腫而致隆危者乎曰瓠福蓋
材之無幸而天之所大不厚也 國朝近事諸
文學得補吏部郎若他美官卽內貴不抵外補
卽外補率因緣階地取徑約得絕致巨位而劉
公乃爲吏部郎淹滯且數歲卒以守正不能苟
容絀爲外司官又不得藉之地而需遲者數年
更治者數省道而奔鶩登頓者數千百里此豈
有異故凡將欲博豚器使之以表樹休烈也夫

第百四卷

卷之四

臺省長試之官是稱藩翰居有封疆之守行為
專命之使布德宣化乃自古而重之矣詩云四
國于藩四方于宣藉令劉公弟畱內得躡取通
顯其能宣布澤惠俾有聲于粵楚巴蜀之間如
今時乎蓋余觀劉公愛厚而明知忠信而果執
章程憲辟府所貸賈至於諸故舊善人乃殷勤
遇之如恐不及接引晚近輩汲汲惟恐後蓋長
者也 孝皇帝時號稱極治當是時元公巨老
率向雅馴縉紳先生以此相式皆有長者之
度而無涼薄之心乃睹之近時若稍殊異焉忠
厚意寢衰耗矣詩人稱之屏之翰歸于彼交匪
敖而福祿攸降言乎豈弟劉公有豈弟之懿而
不忤不敖福祿之所綏也庸有已乎敢以是為
贈

寄屠漸山書

屏棄以來久不欲通問貴游每懷足下疇曩之
誼擬作一書輒猶豫數日何者形迹既舛情素
殊別恐冒問及浚恒之戒將蒙谷風棄予之慙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是以捐管操觚隨又捐棄亦冀是時愚心知其
非縵也錢黃門入楚伏承惠書悵悵詞文藻績
情致顯薦陳昔時懽樂之慘歎數子飄零之迹
奉讀周旋祇增惋恨耳方今龍軒側席鶴禁繼
明寓內新新衿帶之士揚髯仰沫足下秉高世
之志體絕人之才抗迹紫宮策奇清漢英聲茂
實為士品規夫順風而彈雲翮之絲乘墀而建
宸旒之節不待明知而見聞廣矣幸甚幸甚僕
不佞才質統繆無所比數以因緣階第得侍內
庭終非其人果遭罷斥爾來湖上已三見朱明
矣磷緇塵鞅玄髮變衰跋涉川途壯心潰裂是
以過黃陵而歎息泛赤壁以唏噓悽日九派之
流傷心一柱之觀哭屈平于湘水弔賈誼于長
沙北上荊州更懷王祭西還夏浦再泣湘生彼
數子並以命世之才窮愁鬱抑用不完於當年
俯仰古今異代同歎東上更入辰沅諸溪則蠻
夷之所都也青山萬壑嘖嘖造天黑霧千尋黯
黯蔽日京嶺夜響鬼谷晝陰蛟獸窺形螭射

影斯實涉歷之艱辛然非愚心之所悲也若乃

結東則朝夕過征牘案嬰纏則寢食俱輟二物

用而赤子嘯百事滿而吏曹謁當其惶惶且不
知人生之樂況其它乎是故陳子康積恨于京
城汲長孺存情于禁閹張膠東自歎其無奇陶
彭澤掛冠而歸深古今人情略同其揆矣五十
為壽僕行年已過大半數時以來疾疾作苦神
明不舍形氣支離以手約圍腰腹率計一月小

陳唐周本集

十一

三

斷從玩切絕也

也此句出莊子

聖人向欲也祭也

田需對魯無曰士

三食不得摩而

聖人若食

一二分矣人命難保富貴何期親故不量往往
以詭詞相慰蓋孝標懷舊則絕交之論廣張敏
恤窮而頭責之文作此皆不達義命遠於情實
者也夫十圍之材文以為梁棟其斷在于溝中
同畝之稷上則饗神明而其餘委于雁鶩非其
材質不同所遇之時命異也故曰安時安命超
玄之乘知彰知微保命之幾足下乃取徵於合
劬論奇於効璞來書之云信不由衷乎僕早歲
東髮頗有弘志中年蹭蹬竟戾微情君子見幾

不如舍去不然則匹夫効志炳耀丹青况僕為

專命之使猶得參下大夫之列如使吾道遂廢
斯文在茲足下視僕豈後于常人哉家世貧素
不事作業糠豆之奉雖不常飽母性高明生能
容介子之隱妻賢女也歟不沒黔婁之行已矣
哉金門何期石室能待高軒無分名山可藏句
章之曲倘容適志乎謹題尺疏使人北于
明主因告足下升述前忱負察未平力諫不悉

湖廣鄉試錄序

湖廣鄉試錄序

二

三

賢才之興非獨其稟質茂也蓋亦有風化之助
焉在昔成周積德累功肇于西土以造區夏當
時翊運佐命之英其在郊鄆則斌斌然明德樹
烈周召為之冠詠歌所起二南流其聲斯豈非
聖人之澤而積化之所表乎 聖天子起藩南
國荆湘鄆郢亦曩時郊鄆之區也含生之類沐
浴膏潤稟仰休和已非一日之積矣 龍飛以
來海內又安太平斯洽大道鄆隆天人並應協
氣所屯匝寰閭澤雖在疏逃猶得晰乎光明而

衡龍春切等也類

也言也宜設之意

陳后開文

況三楚之毗首切衣被者乎通者 天子加意
 故都寵錫尤茂精神所通靈異斯篤然則倫比
 之士蜚英耀采宜自今日而極盛也乃觀其詞
 章駟厚爾雅溫和其美其麗者焯焯而有則其
 深者淵沈悠遠而有負人之思郁郁乎文哉信
 治國之昌言至德之精而漸浸之所孚已詩云
 王國克生維周之賴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乃多
 士生于王國行將慎幹而安寧之也亦何以自
 効乎夫開設科條以言登儒髦者主上之惠也
 惟明惟公夙夜惴惴期於靡軼主司之職也發
 憤砥厲騰茂實而策休光者激士之慕也且夫
 騁景炎者不隱迹於洪澤者必是節顯熙隆之
 會者不後事而肯時主德之隆者人之所為以
 不朽者也昔者劉州之貞聖人明之德之後
 世以爲終始則多士之爲而身處乎聖人之庭
 乎多士之爲矣余以爲聖人之德而身處乎
 賢周自之烈其在能文以磨其則不遠矣易曰
 君子慎始若若毫釐以千里蓋柔肉之士始

陳后開文

傷

迷而忘反故名沒於當年塊特之良履素而考
 祥故聲施于後世斯二者得失之幾所以自鏡
 也二三子豈有不慎于始而操持諄諄者乎則
 非厚生之意與登攬者之情已故初進之日本
 其絲盛而終以規之

代馮侍御祭廖母江太室人文

惟靈毓景素里誕儀華胄以姿風成嫵節天授
 溫恭婉嫵淑貞純愷女史克繇內則靡疚居室
 有行施衿結綯含章迪順夫子攸毗脫迹奮軌
 再命佐時比榮齊貴寵祿是綏婦德既隆母儀
 亦峻善慶適鍾誕昌厥胤膚質金相英聲玉振
 鴻漸九達鳳翔千仞遂掌綸綍爰倚帷邇錦封
 存錫石窮載刊几几翟重端緒永軒母純嘏
 胡不百年凡有急流風無靜樹天如何期景命
 歎仆 天子曰嗟嗟昭昭赫赫令恩光光殊
 數嗚呼哀哉余哀同幸接門牆固依令子時
 聞義方瑤華忽委節烈難忘生榮歟哀亦孔之
 傷

乞休疏

臣某謹 奏為陳情乞 恩放歸田里事臣僻
生海隅無功比著不肖猥時之幸計策大庭親
履 廟堂之典臣某 蒙 恩得與庶吉士
讀書翰林隨校臣某 蒙 恩主事歷陞儀制司
員外郎伏遇 陛下隆興典禮創建郊廟臣幸
從秩宗之末屬慄慄戰兢晝夜罔懈而 陛下
不以臣愚復改臣翰林院編修特逢 陛下勅
修列聖實訓實錄月給臣太官酒米得校對秘

臣某
臣某

臣某

館臣感激感激臣材質繆陋遭逢希闊屢晉清
班侍從華轂首尾蓋七年而外遷今官臣銜恩
赴職感懼交并爾來又二年矣臣職司分巡道
當湖北蓋辰沅之域五溪故區而苗蠻之所雜
居也深山大谷毒霧泱泱臣朝夕登頓宣布化
理庶効區區以報洪造豈意數奇命薄任非其
能卒與病會去年八月以來怔忡症作竟夕無
眠火熾血虛潮熱不罷臣年方三十形神枯索
遇事恍惚半類翁耆醫者診臣曰此濕熱外侵

臣某

臣某

臣某

元貞內鑠積勞思之所致也不習靜珍養未可
延活而臣有封疆之寄文案委積非可了却臣
今力疾行縣瘠瘠日深餌藥朝夕功效竟闕臣
非不厚幸富貴而疲弱難任朝露叵測如此不
止將犯周任陳力之誠一旦膏塗異土誠可於
邑伏望 陛下垂日月之末光察臣丹款勅下
該部論臣平生量其無他解去臣官職生還田
里以保餘年倘不就隕滅猶得以咏歌太平含
咲沒齒臣屏營延望不任犬馬怖慄之情

臣某

臣某

賀田母劉太安人七十壽序

夫世謝元朴人闕大年然亦有嚴棲之英後凋
玄髮累德之慶獨著皤齡蓋以置器之理靜閑
斯延生材之道篤懋彌悠乎尤溪故三山之域
八閩神臯也崇巒竊谷絕于區寰是有太夫人
曰劉氏稟靜順之休姿挺堅貞之矜質淑慎慈
惠因心則仁婉嫺含章靡德不昭 明興太平
之化百五十年矣尤溪之士身不躡于瑤墀名
罔標于紺帙豈非靈采殢結待時有開乃太夫

人感熙昭之曠氣雋啓昌賢而中嗣憲大人田

君蔚然白眉抗迹紫漢冠蓋儒詰輝光邦家然

則夫人可謂得天之時効地之符啓人之瑞者

也允兼三才以綏百祿丁酉季秋寔降年七十

之辰是月也鞠英散芳桂醕浮馥長筵緝御擊

石觴金子姓畢趨以次稱賀朱軒翟茀祁祁有

輝豈曰無耆不如是之壽且祺矣詩云壽考維

祺介以景福故知煉石餐芝服藥之年難駐御

風內氣羽化之事空傳一檄非榮三牲有養毛

廬江何言色喜曾子與所以興懷也以古揆今

竄其應乎屬田大夫有敷文之命祇彼于湘嬰

情陟屺二三有位感范巨卿登拜之誼執酒咏

誨以觴田子夫孝大揚名榮言養志豈其不暢

具眎茲文

同年錄序

士舉于鄉則式讌于宮禮也敘年陳世以及嗣

息所以講睦修信而令誦朋友之誼也夫五倫

之道同隆朋友之誼爲急觀德摩善必取諸友

題方伯徐公得子唱和詩卷序

是以詩人本之物理伐木有作安樂棄于谷風

刺焉豈以交游之情異則遷乎諸君子並以鴻

漸之翼奮迹明時可謂同乎安樂矣抑余聞之

結紱比轂煦愉相從終日抵掌而無所逆者非

同之至也塊處而獨行義不苟合當世者非必

其異也今夫閭閻之士內棄親戚外不顧朋舊

出萬非一是以特著其功名此豈必好潔其身

亦誠有所以蹈之耳蹈道爲衆違之爲獨離親

戚不必爲薄出肺腑不必爲厚要乎同止乎理

義而已矣且賢士之遭遇也豈將締交樹援行

比周于當時而已哉必將扞德陳力宣猷讚能

馳騁乎并包之域而厘思乎耿介之塗焉今夫

圖書球壁陳之東序異質而同珍者輝光接也

絲竹金玉作之清廟殊響而同成者音聲比也

二三子固東序之珍而清廟之所資已自靖自

獻耦但有輝功存名流施及胤世久要之道孰

大於是乎易曰同人利君子貞蓋言此也

題方伯徐公得子唱和詩卷序

題方伯徐公得子唱和詩卷序

夫悅豫所感則發形於聲歌咏之作聲之至者也區寓邈矣古今同揆莫不以嗣息為大期垂裕為佳履將象賢纂緒貳體俱存堪烈揚芳奕葉斯劬故多男以之祝聖錫胤所以願君壽羽

瓜瓞之什存而不廢殆謂茲乎西溪徐公體德休明執性貞亮位登三事望積萬夫于公之門既高名伯之棠已茂然而家器久虛人士具歎公年逾知命歲在疆梧屬高牙鎮楚之日應皇嗣布德之辰誕育奇靈先生如達人亦有言仁

必有後徵之於公乃信其然雖虎豹之文未成而麒麟之瑞已叶斯所謂如圭如璋可詩可咏者也凡厥寮庶具莫不懽為之賦詩以張其事

某在末位不能宣揚德聲附卜子之義述而序焉丁酉孟冬望日

與霍尚書書

某少而讀書覽見古志士仁人恨不與同時得為之執鞭中歲游京師不謂微時厚幸遂得與簡錄出自門下叨廁弟子之列每喟然感歎生

平所願望見者今且幸身宗親之忻慶之情發於寤寐爾後官居都下漸久習見縉紳之士靡然一切奔競勢門以取容悅雖有達官貴人如周公旦將亦無以勤其吐握而別其才賢也私

心竊鄙之是以懷懷之誠何時不傾嚮門下然不能比羣衆朝夕趨進亦誠稟孤陋之愚心期以區區耿素報知已萬一耳既已自疎拙分與時棄捐何悟光明之照及於晻昧山川之量不責纖微吹噓獎借數蒙明公哀憐之恩自頂至踵咸受德惠銘心撫臆答稱靡繇爰自投沅以來三歷秋冬每懷惴惴之心恐一旦墮落上負主上下負明公以為大僇某竊不自量過憂今天下之習內外苟且任事之輩具為媮淫耳目所睹記侶未見端思遠慮為國家計者也明公體絕世之才負高人之與履忠貞之節杜邪枉之蹊潔白公正夙夜憂勤獨効于明時比得傳覽奏進諸疏讀之快心不覺下拜方今士氣消鑠清論溷淆海內懷奇負特之才所為凜凜

集 90-523

乃今翹首企足喁喁然內嚮者歸于明公一人耳昔汲黯在漢庭內沮公孫之詐調外折淮南之逆謀紀傳史冊流傳後來今天子明聖下臨漢武明公大雅何論長孺允讚大猷赫然可望伏惟明公萬萬珍寶遠紹周召休業輝光本朝使某與在觀聽之末長得仰承下風雖遠投荒壤不暇更致跪布腹心惶悚悚不宣

贈大參劉先生考績序

論官之道東才曰望樹功曰勳敘年曰資賢以

陳后周大集

卷六

勳望進庸以資格遷繼代理人率由茲軌矣然而適逢之會靡常勝算之途詎一何者權度各懸則長短殊量規張錯舉則臧否異觀故曰力田未及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也叅政劉公夙受星辰之氣其體補藻之才始以文學起關中舉進士為郎卓爾不羣蔚為士則然拓落者垂二十五年為中大夫提進一言曠逾十載聲名按平行列登進後於庸庶豈其望之未揚將有所遇而未合哉方今之時道臻隆盛治追古先

玄邈之風尚混樸之化宜將以顛倒海內合蘇區寰是故英詰沈乎殊落家士顯于當年卓犖

個懷者力負而滯曹鼎厚庇者速化而遷寧使遐邇之才抱不遇之歎而不使由之者妄意其端茲更臨治之術策世之體子或以為不然唐虞之盛野無伏賢然猶待名四岳考績三載方其未考未考有遺軼焉乃劉君抱實亮之器際堯舜之時安知其非將顯庸而未試疇咨而未及舉者乎今茲考績且敷奏而明試之也行

陳后周大集

卷九

以其身卜之已具位大夫賜爵以賀歌以言之察之長貳賦采救彼交匪行天子所予言有德而受寵君臣之道也陳子為之廢子衿縱我不來子寧不嗣音朋友之誼也邗之士庶歌甘棠蔽帝甘棠勿翦勿伐父母之遺愛也子弟之思也蔑以加矣遂以為贈

明次妃田氏墓誌銘

次妃者姓田氏江夏人楚端王之次妃護衛百戶田文女也生而淑靈婉婉有姱志年十八以

名家入王宮率性師心動合經典阜維之照不

更形管之茂每御王殿其之寵愛使為時端

王立十餘年矣未有雜居宮外長老竊言曰

齋斯咏和麟趾稱厚和而厚所以成子姓也即

王有子必在田夫入已而果生一男是為今嗣

王逾年有司具以請武皇帝嘉之令若曰

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則氏有子且王而號位未

加非稱其冊以為夫人乃夫人既貴而隆處盈

思冲朝夕祇翼靈內因而模式時周妃已沒夫

陳后周大集

四二

入歲時助王潔蒸嘗承奉祔祀禮敬有盈遵豆

靡闕端王夢嗣王立是為嘉靖十五年遂進封

為次妃珩珩然容翟凡几今壽燕喜芬華當

世焉越明年會選疾嗣王躬侍湯藥不解衣帶

竟不救王為之擗踊慟哭杖而後起已乃茹哀

竭力以終大事易而能成情文斌斌君子於是

謂嗣王純孝也可以觀次妃矣妃生成化已亥

十二月卒于嘉靖丁酉十月享年五十有九計

閏今 皇帝遣官諭祭營葬明年戊戌二月十

辭音關相心也

四日葬靈泉山耐楚端王墓傍次妃雅事撫抑

得上下意宮中左右歲時飲酒各各將地為祝

延之宜竟不寄豈天定者勝耶既卒之三月

嗣王泣謂陳某曰母氏聖善已矣非名言罔克

眎世以得抒吾哀情焉敢煩先生再序受狀勿

獲辭為之銘曰 婉慈令妾克京嘉德陵寢名

門棲景上國夙夜敬事小星在公始微終顯發

子胤躬皇皇名胤寔荷明室淑問孔章天寵是

邛碩人祁祁象服攸宜窮於不手瑤華奄離閔

陳后周大集

四二

美玄堂靈英所即勒之貞珉以眎靡極

閱視靖州碑文

大明之化昭洽無外惟靖故倭郎殊陬既庶既

富並於中州承平以來視為夷鄙命吏不之法

號鮮暨卒情而驕時時煽起昨午偏帥恣睢至

擊其州守時重函容罔置唇口或曰治之色怒

語難養沮不刺遂北滋頌嘉靖十六年丁酉

天子登用舊德起大中丞顧公子雷都保鎮全

楚是夏至鄂秋發岳長沙間省從勞躬遍歷荒

恐雖身長冷故說
雖身長冷故說
雖身長冷故說
雖身長冷故說

新外切以酒冰
地也備時傳飲
酒地也備時傳飲
使長年也亦出
昭儀傳

紅示同

集 90—526

文謨亦訓武事甲徒三千旂旄有爽自公令之

颶起雷激公謂有衆無然慨收我執其德釋爾
廖公公司有衆無然慨收我執其德釋爾
乃遣將軍乃守邊圉于時餒糲于時廬旅靖人
有情公之定之靖人有爭公之聽之剪彼叢棘
登之堂皇越亂不作民以愷康示禮導仁作靖
摹式不刻者風流斯無射

蘇門集序

嘉靖甲午冬東在史館時蘇門高子業由晉陽

東片南木集

甲十四

入朝京師會都亭下明年東罷史職出僉湖湘
憲事又明年丁酉子業由晉陽轉湖湘爲觀察
使從游省署中累兩月而東棄去行湖北子業
迺疾病十餘日歿矣嗟哉悲夫子業蓋嘗謂東
曰余生平所嚮慕兩人後渠崔子謂余文不如
詩崆峒李子謂余書不如詩詩乃不知文矣寓
內知交非子誰定吾言悲夫已矣子業既久之
三月東乃收其遺言而敘之文有知者弗論論
其詩序曰 夫詩以微言通諷諭其教溫柔敦

厚爲主本不通於微不底於溫厚不可以言詩

由三百篇迄于唐其指一也 國朝以經義科
諸生詩近闕焉洪武初沿襲元體頗存繼詞時
則高揚爲之冠成化以來海內和豫縉紳之聲
喜爲流易時則李謝爲之宗及乎弘治文教大
起學士輩出力振古風盡削凡調一變而爲杜
時則有李何爲之倡嘉靖改元後生英秀稍稍
厭棄更爲初唐 聖家相凌競賦賦盛矣夫意
製各殊好賞互異亦其勢也然而作非神解傳

東片南木集

四十五

同耳食得失之致亦略可言何則子美有振古
之才故雜陳漢晉之詞而出入正變初唐襲隋
梁之後是以風神初振而縛靡未刊今無其才
而習其變則其聲粗厲而畔規不得其神而舉
其詞則其聲闌緩而無當彼我異觀豈不更相
咲也蘇門高先生子業夙稟降嵩之精早契藏
山之旨性鄰其庶學匪待興東髮就傳受知北
郡李先生弱冠登朝亳州薛考功一見歎服五
言示志遂忘形焉良其弘麗之益異乎求聞通

附錄家語解出
禮記又指延切出
列子

此卷序也

解之妙曾無先覺矣既雅見推重益自貴珍謝絕品流因心師古涉周秦之委源酌二京之精秘會晉餘潤契唐本宗每有屬綴佇興而就寧復罷閣不為淺易之談故其篇什往往直舉胸情刮抉浮華存之隱冥獨妙間曠合於風騷有應物之中澹兼曲江之沈雅體孟王之清適具岑高之思壯詞質而腴典近而遠洋洋乎斯可謂之詩也其言涉萬年三十有八悲夫先生雅性尤潔不喜凡庸雖近在周行而情懷在野

故其在讀書園諸作特超玄乘雖屢仕通顯非其素衷是以卽事賦懷每有憂生之歎夫志士惜日達生玩世古今人情諒同斯揆矣詩凡三百一十首文五十一首共為八卷成一家之言刻之山堂傳諸其人

閩集

贈東沙張先生陞雲南按察使序

國家既外建庶官而又置觀察之使以詰黷糾羣彈肅察庶與內臺埒至隆重矣說者謂使之

府使兼提也
此同
提舉連切於也
也刑法志論極細
微又據據系法

不重自撫巡始有御史御史大夫內出撫巡而觀察使輕有撫巡奪之權而觀察使不得其理此殆不然院司之臣得比肩事上以展采厝事非相軋也制得相登察非云使有避也今諸為觀察者不惟掌故本始率諫諍厚自退抑又其甚者日具文案辟倪兩院間幸其出可否而因有所傳決愚民一不幸陷之罪卽鉤據况比至累日月不決而大吏偕豪作姦褻受賂賄乃推避不復問此何為也夫自尉丞以上聽訟決獄之官非少設也今至郡邑之長反不得專聽民間鬪爭訟而觀察使乃熾熾競錐刀親微細一切豈制乎今上皇帝既重茲任下令若曰諸按察使非嫻習法令曉明典故者弗得它有所授意微遠矣會明年滇使告闕乃以東沙張君往陳子曰茲其為觀察使乎積靡之風不能以虛起反正之漸非可以苟能夫便抗義引方以爭大體而式有位類非凡衆之所能也使君具明愆之性懷耿特之操潔白公清義不苟合有

翻初聞切居原像
嫻於解今

其本疾往而郎署出視學憲江以右學士翁然
嚮風焉視兵刑即清兵刑參藩政即名出諸藩
使乃今其不爲名觀察乎滇南云 聖人之庭
萬里矣宗網闊遠樂備極焉爲軌維連叩雙馳
符諸氏其人好阻兵而喜升金石珠貝之饒
吏無廉政而監于此者或乃自他於中郡其守
易撓而其志意易回也此又何暇與論繩墨之
外哉詩云彼已之子邛之司直非張君何以稱
乎敢因同官之請序以爲贈

陳廉庵文集

四十八

東橋先生山中集序

某嘗讀書至于喜起之歌詩至于考槃之什然
後見古昔之所以盛也當是時賢人君子散處
于四方皆有道德文章以悅澤其心而和其聲
音是以在草野則絃歌雅頌而貢之丘園在朝
廷則唐諷諷詠以宣之廊廟而被之黎庶進有
所休顯而退無所憂戚非以其本諸身者有此
具哉近世則不然士或決性以徇事舉文而任
法其用之則躡其不用則困其施諸言也蕭縮

陳廉庵文集

四十九

耗矣乃東橋先生躬淵明之上委具谷桑之休
德龍驤虎變起聲于 孝皇帝右之之朝卓爾
大雅輝光那家弘振風謐冠蓋儒詰入內閣外
凡二十餘年間縉紳之士飾廉隅者師其致執
簡書者問其政懷錦筆者習其詞先生之風軌
斯已弘遠矣爾其歸休山中返吾初服飲清流
而澹思臥管茨以適性混心齊物與化游衍豈
知物外之器澤哉是以高情屬之天雲英聲振
之金石興象既超詞旨斯妙譬則風泉激于玄
牝雲彩散于層穹無資慮聲色自神也嘉靖
丁酉有 詔起公于山中節鎮全楚之地聲訓
所流湘湖震蕩某與在觀聽之末既幸得祇承
憲度又盡得山中之集而觀之讀以卒業再拜
而歎曰美哉先生之言至矣先生方以華髮舊
德爲時巨宗行將光贊大猷被飾一代之典後
世有述焉若乃示冲邈之遠就承清和之正聲
用以理俗陶情節度流兢則斯集之傳又焉可
已哉

跋國寶新編後

夫懷故之情有生同抱傷才之感賢豪特深徐君不還蔡生已矣延陵猶掛劍于龍木文舉且引坐於虎賁殆將以表著思存庶幾刑典况乎其人之遺言爛然而有可述者哉蓋睹國寶新編而見東橋先生篤舊之厚取善之周也然亦已悲矣玄黃之精英聚而為材非其所覆必將培之乃斯人並有黼黻之章抱干將之器竟輒軻淹沒也或拓落於四方或棲遲乎再命或蒙

故訂其法可重行
下刊也故人不
忘謂之無窮

陳后岡文集

五十

疑負恨于來日或憂讒畏謗乎當年跡其席珍藏寶適干煩冤推奇揚芬所繇賈誼豈造化之玩才乎抑斯人之不遇哉三復斯編泫然歎欷不知涕之無從也

洛集

、詩集自序

張敞有言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胸臆糾結固無奇矣每誦茲語未嘗不慨然歎息何則拘攣異曠朗之度慳慳非閒適之惊古今人所慘豈相

遠哉余夙侍秘近頗志斯文中麾外寒迷隔茲事誠知異量兼能非曲才所庶幾也已佩印理人業謝風什捐觚投管欲罷既能或乃頓馬荒城駢車下里散吏五溪之上逢人九曲之間景會情來意不能無動倘復漫題數語思之所起豈有奇哉日累致多都便令掾吏彙為一編體非具兼詞不詮次感昔人之知言因命曰無奇集云耳

陳后岡文集

五十一

陳后岡文集終

陳后崗詩集一卷文集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陳東撰東字約之鄞縣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河南提學副使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東與唐順之爲同年共倡爲初唐六朝之作以矯李何之習而所學不逮順之又自翰林改禮部主事迨復官編修旋即外調恒忽忽不樂年僅三十餘而卒文章亦未成就故順之終以古文鳴而東無稱焉詩集爲順之所編皆嘉靖甲午乙未丁酉三年之作其餘僅寥寥數首文集爲張時徹所刊分京楚閩洛四集以居官之地名之初刻於蜀中又刻於吳郡此本乃萬厯中其同邑林可成所校刊也

燕詒錄十三卷

〔明〕孫應奎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燕詒錄十

三卷》提要

燕詒錄引

蒙泉子退而脩於來谷中既老矣鄉人因之又稱陽來谷逸云自叙曰我

先大夫棲溪先生嘗以疾棄去舉子業名其燕居

處曰燕窩齋游息自願應奎侍顧命之曰吾家世

業儒汝其擇師友事之既弱冠應奎舉於鄉又

之曰陽明王先生倡道越中豪傑景從汝盡往

之應奎祇命入謁先生留侍側授餐隨事發明盡

暮而退如此者二日而先生無倦容有終日言

燕詒錄引

不出此圖之意予聞之心戚戚焉機不自已乃請

師焉先生引至天泉樓授經文至致知格物而止

示之曰學問宗旨全在此四字然應奎未能問也

此在嘉靖乙酉歲十月也踰月會試行先大夫携

之過越命入請一言為訓應奎登堂立候移時先

生矚之始見率以離師輔學易失宗致勉乃手授

二書其一傳習錄蓋論學語而門人記之也又示

曰知我罪我皆以此汝必時省覽勿去手豈先生

逢見之意有以哉歲已丑筮仕留京師先生被

命平廣亂前已辭世矣無問及門不及門皆有不由聖之恨相與切磋觀摩日益月奮予雖不敏亦知在一念上求是非自以爲有所從入然又切疑予貢曰得其門者或寡矣矧予哉寧微言戒自吹察於動靜有無之間即身所經歷重勉自持積而至於耆艾始自信道無事於他求矣夫格致誠正夫子所以發明精一之旨其條理精密若此蓋知者心之體也意與物者知之用也即體而言用在中即用而言體在中渾然至善一於良知而已矣故格物者致知之實功用之所以行也意誠者致知之功體之所以復也師云致知焉盡矣非欺我也竊嘗率吾知之所及知割記之縷縷或酬酢論議或咏歌性情亦並存積若將緒述師傳以與同志考見必趨於是而後已不幸隆慶壬申夏居室災稿僅存者命兄輩輯而藏之以貽子孫目之曰燕語錄噫能擇不能守非智苟徒言焉烏用錄爲矧言之未久幾於道乎獨惟蕲蕲兀兀不敢自逸至皓首不忘即學焉而非是亦精神意緒之

燕語錄引

三

所存也庸恐盡棄委吾生無所用心即使吾子孫即此求端競進微學則吾先大夫遺學遺意猶存亦庶幾佑啓之謨矣又寧無直諒抉折精微引與歸趣雖老老猶及是正俾無忘授受之微哉若子朝聞爲快亦愈于沒沒自蓋卒莫之省以死也昔伊川易傳不欲蚤出自量精力日詰不同名賢立言垂世固宜易實而後已若子將以知非及改學伊川云

萬曆三年歲甲戌秋九月中浣日識

燕語錄引

三

燕語錄目錄

卷之一

憶言上 凡四十二條

卷之二

憶言中 凡四十五條

卷之三

憶言下 凡四十條

卷之四

書類 凡二十七首

燕語錄卷目錄

乙

卷之五

書類 凡二十一首

卷之六

文類 凡七首

卷之七

文類 凡一十三首

卷之八

詩類 凡九十八首

卷之九

詩類 凡九十二首

卷之十

詩類 凡八十首

卷之十一

河南存稿 凡五首

卷之十二

河南存稿 凡五十七首

山東存稿 凡六十三首

卷之十三 凡七十八首

燕語錄卷目錄

二

林居續稿 凡十首

憶言上

存心者心無所放而已性之靈覺謂之心孟子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也天然自有不待學慮而能故曰良心其存之功亦惟適得此體忘固不可助亦反害朱子云但得存心斯是敬莫於存外更加功可以省矣然此勿忘勿助存養之節度亦是吾心自能調停非有所待於外也

聖賢立教因人心之靈覺提出一幾字即孟子孩

金燕書錄卷之一

乙

提之愛敬所謂良知也此良知通乎晝夜通乎古今不可湏臾離者也能常明常覺不息此幾則無私可住謂之存心此心存則知致而物格意誠矣是謂知行合一嘗書諸座右曰何思何慮百慮同只是致虛依本體常明常覺一真在耶於何處別知行

古之學者以實行自勉亦以實行相責子夏喪母無聞喪子喪明曾子直指其過便直受無詞且以離群索居自咎非其勉於實行乎是知篤於自脩

而後有直諫之友德不孤必有隣是在我也

孟子精義之功推極於爾汝之受言不言之歸可謂至矣然學者之自察克類之盡雖辭受取予已裁之於義而於其所辭受之物微有美心即是見利心體上着不得一毫故察惡須盡

心意知物渾然至善天然自有性也而知為體知者至善之靈覺所謂良知也不欺其知之謂致如知善則無不好知惡則無不惡何等快足是好惡者意也自其不欺此知則好惡無不自慊謂之誠

金燕書錄卷之一

二

意非致知之外別有誠意功夫也即所好為好之事即所惡為惡之事事即物也一如良知之所知而好之事無不為之矣惡之事無不去之矣事得其正謂之格物格物者致知之實也亦非致知之外別有格物功夫也知致則良知適得本體而心有不正乎師云致知為盡矣須實體實見得功夫始有下落

良知者心之體也有知則有性感即是意有意則有事事即是物即物之著於感而為應跡之可見

如達道九經之篇皆不外於良知也故致其良知而體用該矣以言乎已則脩身以言乎人則齊治平

孟子於爾汝之稱指其慚忿之實而使之克之於言不言之歸指其爲穿窬之事而使之耻之是從天然不容昧之靈覺上提點出來何等易曉何等

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更有何事

《蕺山錄卷之一

二

是無行不慊於心無行不慊便是道心之微能將此心常爲之主即是窮理盡性至命功夫到至命亦在熟之而不已焉耳

學須切實體究自悟自信方有得力處若濶略躬行學入言語雖說得甚玄妙却受用不來何異佛家偈語快人一番听聞何益也此正是放心須戒之

白沙先生云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之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

所以閑之而非以爲病也夫此心無倚之謂虛即其應跡可見雖動而已形然應而無作過而不費亦虛而已矣不可謂之實也無應跡可見雖靜而未形然此虛不息亦實而已矣不可謂之虛也故太公者未應之用而順應者未感之體無欲而已矣常感常應無間斷先後有主而實是常致其虛也致虛即是戒懼若以戒懼爲閑虛動靜爲虛實恐猶二之也

《蕺山錄卷之一

四

先生云苟欲靜即非靜矣夫欲靜非不是好念但心體本虛本自生生有所則不得其正多此欲靜之念不得周子以無欲爲靜恐欲靜是厭煩適已自便所以爲非靜也

先生云主於靜以觀動之所本察於用以觀體之所存須知是夾持說欲學者動靜交致其功也其實主則必察察即是主主者非戒懼以防其懈乎防則察矣而非專於靜也察者非戒懼以慎其動乎慎則主矣而非專於動也師曰動靜者時也心無動靜者也周子主靜之說蓋貫乎動靜矣

常感常應者至虛之體有感而應者可見之跡然
來則不迎過則不留亦虛而已先賢主敬主靜皆
只是此

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此蓋欲
學者致養此心無他念泄漏則日見本體自欲罷
不能焉得不直遂少着因循便擔閣過了專一則
自翕聚志氣凝定義理昭著而達道行矣翕聚發
散無二本體用一源者也

先生云且如功業要做固是美事若心心念念只

燕語錄卷之一

五

在功業上便是有累之心此直指人心添一物不
得的本體聖賢汲汲皇皇席不暇煖蓋視天下爲
一身不能自己原非在功業上起念亦不以濟人
利物爲己功自人視之謂其功業之不可及也堯
舜猶病文王如傷頰知是全體此心

先生云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
此先生心訣也心之本體不慮不學善便知好惡
便知惡何嘗致纖毫之力但我則有欲求以遂
其欲而成乎我則任私智作聰明不能順其自然

矣故忘己者克己也求順其自然之實事而無欲
者求順其自然之極功也知以自然爲宗則已不
能不克克而至於忘則馴至於無欲是在熟之而
已但求端用力貴審其所出入孟子論始條理爲
智之事可見

先生云道不明雖日誦萬言博極群書不害其爲
未學道不行雖普濟群生一匡天下不害其爲私
意其於吾心之全體大用豈能望其藩籬哉此實
見得語也故堯舜之學以執中爲極堯舜之治以

燕語錄卷之一

六

用中爲要無非盡吾心而已觀三聖以天下相授
受不越執中二字是知人者天地之心中者人心
之理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惟此義不明故無真
儒亦無善治惜哉

心學之原決於此心之危微王伯之辨亦辨諸此
出道心而出焉雖設施錯置未到大可觀亦是立
誠居業由人心而出焉雖依仿假借大有可觀亦
只是作僞行私故終日不獲一君子不以爲耻一
朝而獲十君子不由也有志於學者不知求端於

此則行不著習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矣

先生曰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于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夫三者道中之一節倚於此三者則可以三者名而不可以言聞道若知道不離於三者而實不倚於此三者於吾性分中求端用力涵養自得而隨時出之則不見一善成名之跡斯之謂成人故學者立志惟當求聞道

燕語錄卷之一

七

先生云仲尼顏子之樂將求之曲肱飲水耶求之陋巷耶抑無俟於曲肱陋巷而自有其樂耶又曰得其心則樂不遠矣嘗聞之師曰樂者心之本體誠察於動靜有無之間而致精之使行無不愜安得不樂幾之一字千古學訣忽乎此更無從得其心矣

先生云鉢視軒冕塵視金玉雖所請最高然猶未能無意猶見是軒冕珠玉若學到至處則生死禍福若晝夜之代吾前忘之而已夫視之如鉢如塵

已無所動於中此猶可勉而至也至於忘則化矣化不可爲只論有此理學者須從有諸已上敦篤將去勿先有此獲心徒爲想像反擔閣了 已上觀白沙先生集附所見

好善惡惡此是天聰明不慮不學的良知性也故孟子指之以明性善雖極凶暴之徒亦磨滅不得但有以導之即善念日長惡念日消此是氣稟稟得不甚偏駁猶爲可移夫子云上智與下愚不移故但可移者即是智之流故啓明如卅朱不害其

燕語錄卷之一

八

爲下愚魯鈍如曾子不害其爲智今之便佞狡猾自暴自棄日流於下愚而猶自以爲智者良可慨也

心以良知爲體而意與物皆其用更分不得故學問之功只一箇良知見在便了既不昏昧又不放逸惺惺然不加不減常作得主宰此之謂致此之謂見在如此尚物有未格意有未誠心有不正乎蓋渾然一於至善而已矣故精此良知之謂精一此良知之謂一致良知之外無學矣

大學條目序至正心亦盡矣又言誠意又言致知格物非無爲也皆原其初矣蓋我之得於天一心也意知物非心之外也方其孩提雖氣質不無偏駁而形氣未累但知愛其親敬其兄不待學慮純是此心之良知發見流行却是率性以爲道故自其要愛敬是意有弗誠乎自其所愛所敬是物有弗格乎渾然一於至善而心無弗正矣却只是一箇知愛知敬而其格與誠正皆包括於此知矣更分不得格致爲知誠正爲行此知行合一之體本

大學錄卷之一

九

來如此及其知誘物化良知作不得主宰便私意萌發不正之事漸滋於其中三者相因於病而心非其心矣然不正之端發於意之不誠而良知有以知其故故正心必先於誠意誠意必先於致知知之致又格其意所向之物而實地以爲功夫然後意可誠而心可正矣其功夫之條理精密有不容紊若此者其實心以知爲體而意與物者知之提醒此良知爲主不使昏昧放逸則私意無所容而不正之事無所隱有以復於至善而心正矣

故析之雖極其精而統之則一非分項以爲功蓋所以發明惟精惟一之節度非有異於堯舜者也夫一致知而格與誠正無所遺則知行之合一明矣斯功夫合本體而聖學之門戶可窺也

良知神明不測主於身爲心其於心爲性付於天爲命一也故指其體之明而言謂之未發而別無已發者在指其體之照而言謂之已發而別無未發者存明則照矣照則明矣體用一原者也先儒令學者觀未發前氣象恐只是使之戒懼不覩不

大學錄卷之一

十

聞功夫專一自將見得一原處此善誘人之意也既曰觀則已發矣

良知天則也致良知知天之學也聖學之始也極於知性知天則與天爲一亦在乎熟之而已觀夫子告哀公之脩身曰不可以不知天則知入門一步便是到底路徑不容毫厘有差也

學者從事於致良知之學未能自明自信不免困心衡慮而無以自安則良知自能學自能問自能思能辨能學焉爲行此四者而弗措矣故此五者

致良知之實功亦自是良知之能事苟非立志真切又欲致良知以爲學則亦無此五者之事矣
意者良知感應其幾萌動處善惡介頭也良知雖極拘蔽而幾之不容昧炳如日月故又致其知而後意可誠矣致之云者快足吾良知之謂然必爲善去惡以格其物而後吾之知始滿其量故致知者誠意之則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致知如磨心誠意者誠此也格物者格此也此精一之旨也在學者心悟之耳

燕語錄卷之一

十一

致知而不事於格物則流於釋氏之定慧格物而不事於致知則流于伯者之用智其去吾儒之學奚啻天淵

知此心無無意之良知而所以致之者正以誠此而已知此心無無物之良知而所以致之者正以格此而已良知之外無道也致良知之外無學也其惟心悟乎

聰明睿知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得乎天者無聲無臭亦天而已仁義禮智皆由此出故曰事博

淵泉而時出之君子戒慎恐懼亦惟順此而已非能有所加也故知天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苟始之所發端非知天以爲學則終之所極至必不能至命以爲功

此心靈覺之體如樹之萌芽雖僅露生意未見枝葉花實固已無不具矣以其微而言故曰幾以其毫厘畢照故曰知至以其通乎晝夜無間容息故曰知終皆言其體之自然也然必至之而後可與幾少不順其自然則尚有昧處不可以言知至必

燕語錄卷之一

十二

終之而後可與存義苟日月至焉非集義也孟子云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慎體之自見

夫子知及仁守直推到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學者當何如以爲功要之只是知到底復得此本體而已自其明覺無蔽謂之知及即此明覺不息謂之仁守至莊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亦只是此知尚有明不盡處非本體流行則息矣故敦篤之而已知及仁守之外別無止至善之功也

學至於仁守亦大段可矣夫子又舉莊民動民爲

言蓋必慎乎此而後仁守之功始無差錯道本無間外貌斯須不莊不敬應酬區畫少有不當即是心生未能與道爲體豈可謂之仁哉動民尤難於蒞民非義精仁熟而無我者不能

知止之功至於能應則大本立而達道行取之左右逢其源矣非渣滓渾化則動必有悔安能慮故能慮而後能得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此言致知格物之功最簡盡于此更有何事豈復有意不誠心不正

耶

學語錄卷之一

十三

這有所不爲不欲者虛靈知覺之自然即好善惡惡之性也有以存之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由是隨所感而好惡形焉便有政事之施有裁成輔相之道家國天下之治自此一念出之矣此吾儒盡性之學無内外者也佛氏之所謂明心見性只是虛無寂滅無有手家國天下之施要之亦是未見心性之體竊恐儒佛之辨其端在此人於應酬既往耳目無交若至靜矣而此心一念

之靈不可磨滅者非幾乎是復之一畫也天地之四時行百物生非此一之流行乎唐虞三代君臣所以兢業不忘者惟此一幾字

幾者性之靈人之生道無時不然者也此幾一昧而人欲始橫流矣故幾者吉之先見此是性體是露從此慎之寧復有惡惡是果其幾之昧非在幾之所本有也以其始動之微亦曰幾耳

或問學問之道求放心放者一心求者又一心歟此蓋泥於言語而未嘗體驗於心者也此虛靈知

學語錄卷之一

十四

覺根於性生雖極昏蔽未嘗泯滅得盡即此不泯滅之幾自能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朱子所謂介然有覺者是也從此幾上一立立起必爲善必不爲惡心即此而在矣是放者物交之引而求者靈覺之存也心本無二能作主與不能作主之異耳

孟子曰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此實字便是良心泯滅不得的雖貪昧隱忍其心已放而實則慚忿則求其放者非心之所自能耶充之便是由人乎

哉

學莫病於虛見莫要於實得觀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夫子非不言在學者聞之不可得耳此聞字非但言語上能形容直須在天時不二上立志存養到知性知天真見又死無憾方是有聞此何等功夫積累也道聽塗說為德之累夫子之垂戒深矣

君子小人之別夫子云喻義喻利而已然不察所為義者何如則其所喻雖跡似義而未必非利也毫厘之間其幾甚微亦惟此心自能辨之必順其有所不為不欲之體使行無不慊於心則喻義之實也故義非外也只在一念上立誠夫子云禮行遜出信以成之之謂若外飾仁義而求諸此念實不然如以錦繡被於束草之上此義襲也喻義云乎哉

燕語錄卷之一

十五

燕語錄卷之一終

燕語錄卷之二

憶言中

橫渠先生曰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又為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噫此後世號為有志者之通病非先生真切自省安能點破如此吾人須按服這罪狀方有進步處不然自棄孰甚矣耳目無交應酬未及而戒懼一念常在不息即是致知此中勿忘勿助即致知之這件事得其正為格物而知致矣致知如此已適得良知本體意便無不誠心便無不正更別無功夫良知無終始無動靜須知功夫只是此念不息孟子之所謂必有事也是在學者自悟而已

燕語錄卷之二

乙

苟得其養無物不長養之一字最為喫緊只順此良知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而已須是不放過始謂之得其養則心體日精明日剛健便有從容中道的意思若起一念覺于自己便宜便因循將就認為行權却便落機械去了切須審察

假公濟私這發念只是爲己不真切却自謂人莫我知殊不知習之既久便流於無忌憚夫子謂難矣哉者此也其初只一念不謹耳爲惡如崩大可畏

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慾二字夫意念是知所發發不正謂之欲即所欲這件事謂之物寡欲須不爲這件事非師之所謂格物乎欲無時不寡斯知無時不養此寡欲是致知日可見之功所以居業也先生以寡欲替格物二字蓋

燕語錄卷之二

二

自脩自得處獨不知寡慾即格物豈未悟破耶遺書云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又云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豈先生學問日新後來自不同歟抑記者之誤歟

寡欲以養知則幾無不察有不察則欲何由寡是察則又寡寡之又寡欲日以無則知日以精所以養之也如此則知至至之其知幾乎知幾則誠矣學者於學問頭腦體究踐履既知端的有所向往須敦篤不懈始能有得若有見便放開則心日踈

懈躬行漸鏗漏雖得之必失之矣此翼翼小心文王之所以爲文也

學問自以爲見頭腦而無欲罷不能之機終是不見得如飲食者而知味則嗜之不厭矣觀顏子領博約之教循循然由之而入便欲罷不能既竭吾才豈能半途而廢哉又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夫卓爾之後猶登堂然日以無從而不自足非真見道之無窮盡無方體不若爾也其望道未見之心歟故有志者須學顏子

燕語錄卷之三

三

人心虛其體也惟虛故明然非即此明覺不容昧之幾致察於有無之間不使妄念無所容則潛滋暗長日昏日塞失其所以爲心矣故養心之要莫大於知幾知幾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澄然無事從其體未發之中庶幾在我又豈別有中節之和耶

人欲橫流中是非一念之公未嘗磨滅其剝之上一畫乎從此反之則爲復從此養之則進於聖賢孟子論三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

此直指所以爲聖之根本學者必如此立志方是
有求爲聖人之志

孟子論三聖處多合而觀之乃知聖人之心只知
道義之是非不知外物之輕重非貴利一有較
計之私便是徇外如學伯夷不學其所以爲清而
先防其隘學柳下惠不學其所以爲和而先防其
不恭即此要完全的心便是毀壞之根不可與適
道

伯夷不念舊惡未嘗不寬下惠恤寒婦而不亂未

燕語錄卷之二

四

嘗不介隘與不恭殆孟子約之中正欲學者學其
清和之可毋寧流于其不可蓋有清之可名便近
於隘有和之可名便近於不恭耳

清如伯夷然後可以言隘和如下惠然後可以言
不恭不然則隘爲無所容不恭爲媚世私而已矣
不得謂之聖也嘗合孔孟論三聖處觀之皆是性
真流行其有偏處恐亦是融化未盡猶有毫厘氣
質在程子論伊尹終是任的意思在只少着便有
方體若夫子則無所成名善形容者謂之太和元

氣

氣質習染減一分則良知精健一分良知明一分
則氣質習染又覺易去幾分天理人欲相爲勝負
只自家不力悠悠然虛過歲月及對朋友或語後
進却欺了良知談王說伯別作伎倆殊不思已陷
於閑居之小人矣可畏哉

夫子思有恒之不可見恒是忠信之心天性也忠
信可以進德狂狷只是此心不曾壞故夫子思得
而裁之若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作僞又

燕語錄卷之二

五

之則惡知其非有雖聖人不能化而入矣孟子以
助長爲大害亦是此意

學問之道造識爲易實際爲難如以識自足則漸
流於飾名務外日有餘而日不足矣以實際自歎
則惟日不足德脩罔覺矣此內外之辨實進退之
機不可不自察也

小人之中庸這小人乃從事於學問亦混在君子
之流的非徒世俗庸衆人而已若是庸衆人必不
與君子對舉而指責之矣孔子嘗曰民鮮能矣矣

便了。蓋此小人假道義名色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心。設方便法門足以安頓自己。便居之不疑。不從忌憚。此小人之中庸也。孔子云色取仁而行違。却在家必聞在邦必聞。亦瞞過了人。正與君子而時。中山誠於一念而出之者大相反。此孔子懼中庸之亂於小人。故特說明所以正學術也。

中庸戒慎恐懼。朱子謂存天理之本然與慎獨分作兩項。謂遏人欲於將萌。切恐不覩。不聞者此心之體不着見。聞故謂之獨。謂之隱微。君子之戒懼。

金語錄卷之二

六一

正惟存此體而已。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以存之也。此戒懼之實也。存天理與遏人欲無二事。豈戒懼之外復有慎獨功夫。

良知者幾也。流行不息之本體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其本體不息。是謂致知。易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如未能至之是昏昧間隔矣。非良知之本體可謂知幾乎。故不行不足以爲知。知行之合一可見矣。

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學者既學之爲儒矣。豈

樂爲小人哉。爲己爲人一念之差。不深察而致精之。因循假借粉飾自安的。然而日亡矣。故克念作聖。周念作狂。千聖心訣只致嚴於幾字。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謂之主敬不欲勿施。謂之行恕。豈主敬功夫猶未了。又須恕以幫補之。耶。要之此心凝聚之謂敬。流行之謂恕。敬是統體。而恕則主敬之實事。推行不盡已心。可謂敬乎。敬貫動靜無始終者也。故告子路脩己以敬。更無少欠。

金語錄卷之二

二

世之學者雖過有大小惡有淺深。但能學則可改。無足怪者。獨惟假借學術文之以禮義之談神之。以妙應之說而實行其功利之私。以其足以欺世盜名。今學者疑且怠放而無耻。此種學術不止禍於中人以下。實吾道之大蠹也。故君子儒小人儒君子之中庸。小人之中庸。力致其辨而不冥聖人衛道之心。豈得已哉。

知惟精只是察乎人心道心之辨而不使之或雜。驗之吾心其於危微之介不俟格天下之物以求。

理於外而後明則知致者致吾心之知格者格所知之物物格則知致無二事也皆非外心以爲功也周程主靜定性之學合動靜內外而一之這脫却格致最切要一既功夫哉但未嘗開示明白耳苟有異於精一之旨亦不足以爲聖學矣

知學問只以忠信爲主念念戒自欺而求自慊則本體呈露亦自有天君泰然氣象以立得定耳故學問之要惟此

子張問達夫子以聞與達別而言之一是從忠信

燕語錄卷之二

八

上求日不足則日有餘行著習察故達一是依倣忠信之跡而其心實不然但人以似忠信多致稱述彼以瞞得人過足以欺世便無所忌憚不復回心向道故的然日亡而忠信之本體不足以有存也

質直者天命之本體也感應流行不欺此本體之爲義既好義則不敢自以爲是必察言觀色慮以下人求以自慊而後已此正好義之實功也故質直者學問之頭腦而好義者所以存此頭腦非有

三也

質直是惟一好義是惟精精則一矣集義則質直之體無內外動靜而全之也故言崇德必曰主忠信徙義學必知頭腦而後功夫始有所用然必用功日密而後頭腦日見得若從人指點亦只是影子也

子貢不受命而貨殖是役志於富貴貧賤功夫不專一所以責之也憶則屢中恐非料事多中言其質穎悟亦能想見道體但非實脩實悟實有以得

燕語錄卷之二

九

之也猶云可進於道勿分心於貨殖可也蓋勸勉之耳聖人一貫之學以先覺爲賢以憶逆爲病豈與其憶耶

此心之靈人所同其質美者以其所聞於師友凝神想像則其言亦足聽聞但其志非爲己功不切實無體驗無警悟安得有日新之益與道聽塗說何異流入無忌憚勸說籠罩人亦自此始故學只反求諸己志切一分是一分功夫若只言語長進無益也

學術大害全是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所謂小人之中庸也故孔子惡之至於少正卯則誅之辨正學術不得不然耳

學者須信得人之生也直妄之生也幸而免是孔子立萬世人命令人不醉生夢死何謂直善便知好惡便知惡何嘗曲來如以言餽以不言餽只一語默間多少回心曲念然吾之良知有毫髮不知耶必省察克治恐恐然真如穿窬之爲耻而務求自慊方是聖學路徑

燕語錄卷之二

十

致良知三字師傅口訣及門者類言依本體便是固不差不知本體何以依得隨其氣填清濁而所以求依本體者學利困勉多少層數在非立志勇決實用其力而不使一毫放過則因循自欺終身迷誤而不自覺其於本體何有此體固言下即見得若可持循殊不知愈精進愈無窮盡只覺就手不得學者狙于初見得以爲此良知矣而不知愈無窮者即此良知也悠悠略綽無所徵於實行爲世人厭惡譏訕將誰歸間有謂看得格物太輕

者却亦不知是看得致良知太易耳格物是致知下手實地功夫未有不格物而能致知者非兩事也

聖賢聖訓字字皆師如一耻字深體味之便是入聖之門人有不善不能自安如閑居小人見君子而掄然者此耻心也天性之良也豈從外得只培養將去勿使一事安於所不安則此心日強健日進於高明便將仰不愧俯不忤違道不遠矣但貪昧隱忍自欺自滅枯之反覆至夜氣不足以存吾

燕語錄卷之二

十一

未如之何矣

孔子以行已有耻不辱君命謂之士看其氣象便須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若非完養耻心不能一刻安於所不安則死生禍福皆足以動之安能不辱其不辱者行已有耻之實事也豈易能哉要之不辱這件事是死生關夫子舉其大以例其餘耳義以爲質大段已是天理矣而非禮行遜出一本於肫肫之仁猶未到精義不可謂之成德此中庸之不可能也

中庸只是此忠信之心養得純熟無一毫滲漏處夫此忠信之心自其感應流行無有不慊于心之謂義即此感應流行不拂于輕重緩急之節之謂禮即此感應流行婉曲平順不失於徑情之謂遜然皆是此忠信之心不能自己者非作也蓋至此而始成矣成者忠信之心無毫髮之不盡也

知及仁守必動之以禮而後善義以爲質必禮遜信而後君子中庸之不可能豈徒循天理而已哉義理無窮盡功夫無止處如存主少有恍惚即是

燕語錄卷之二

十二

偏倚流行少有不中節即是乖戾總非無息之體也朱子云非義精仁熟不賴勇而裕如者不能也其體認之至者矣

心一也以其無所不感謂之虛以其感應不測謂之靈然却無時不感無時不應而未嘗一有加損是常感常應者無感無應者也其實一而已矣學者須是此虛靈無事時勿令昏昧放逸有事時勿令着物留滯主宰常精明雖有動處亦不遠而復始可以言緝熙之學

學如顏子而曰有不善此不善何從生要之氣稟習染猶有渣滓未渾化在雖齋默如愚自不能無發露處惟常知故即復然已不可謂之無失但不遠耳師曰妄心亦照也其言微矣不遠復非顏子不足以當之故夫子獨許顏子爲知幾

或問顏子心齋坐忘忘箇甚蓋齋是齊其思慮之不齊歛此心於至靜之中然不能無朋從之思則坐馳矣顏子之學不遠復直於幾上有無之間已靜定矣無有閑思雜念此之謂忘也致其齋則必

燕語錄卷之二

十三

忘忘之斯齋之致矣

凡人之心終日茫茫蕩蕩奔馳無定殆不自知纔一檢點則平生放心如聲色貨利等念頭戕束生西紛然不可收拾先儒比之破屋禦寇何等勞擾係累安能忘故非百倍其功存養到心體完復時未有能忘者也獨於顏子稱坐忘可知矣

顏子不遷不貳註所云恐未然怒者易發而難制過者易留而難化顏子之心虛靈不昧未嘗不知故於欲動未形有無之間已知而不復行矣雖未

嘗無怒不至於怒之形而廷動其心雖未能無過不至於過之形而有貳其心此既竭吾才拳拳服膺而勿失之謂也故曰好學若怒於甲則已廷過於前則已貳非知幾之學矣

一者道心之常止者常定於一不遷不貳是止於一也觀復之陽生不俟於剝盡則知顏之所以爲學矣夫子言顏子之復曰有不善未嘗不知則知其心常存而不放曰知之未嘗復行則知其無隱心之惡蓋竭才於博約之教拳拳服膺而勿失純

燕語錄卷之三

十四

乎心體之全矣擬之從欲不踰矩不能無執着處故亦謂之不善即動之不以禮未善也之意然却於幾微之間已融釋此心常一而不貳豈群弟子之所能幾及哉

夫子教顏子四勿勿者禁止之詞過於將萌此知幾之學也至仲弓問仁即從存主說到流行又令即人情以自驗豈外此幾上爲功哉蓋資稟學問自有高下故察識不易精便渣滓混行非良知本體立得定不可謂知幾矣夫子告仲弓者欲其致

精於此耳

聖門教人只要在實地上做功夫漆雕開說未信便悅子貢以仁自任便責之以不及雖穎敏如顏子只教以四勿到如有所立卓爾猶在勿上此勿字惟顏子承當得過下此恐多不及故日月之至未免爲顛復也

夫子年十五而志於學又十五年而志始立立者一定而不易無一念不在此道所謂造次顛沛之必於是者也然道根於性其幾極微毫厘恍惚間

燕語錄卷之三

十五

未易洞徹故又十年而後不惑又十年而知天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矣耳順欲不踰矩則化也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是言以道觀其是非善惡未嘗不明但逆則生於有我必以在我之爲是在人之爲非不由於道故耳夫子渾是道物我兩忘聞人之善不啻在己聞人之不善亦不知在人故善者欣然樂而從之不善者則惻然矜其不能開導誘掖如不能同歸于善這惻怛慈愛之意流行於感應之間將

曲成而不遺矣何逆之有心者性之靈變動不居
即靈變謂之欲此聖愚之所同無二心也但融化
未到極純未能無存存意則猶不能無執着執着
便有間夫子純而不已其出之於心雖至賾而不
可詰實未嘗謀之於心而亦未嘗有端於心雖夫
子亦不自知之矣惟天之命於穆不已夫子即天
也若顏子之不遠復要之相去遠甚惟渣滓有未
盡故猶俟於守其未由之歎亦惟顏子自知之而
非夫人之所能與知也

燕詒錄卷之二

十六

矩者所以爲方之具無分毫虧欠得無分毫歪邪
得此於心體最善名狀夫子從心所欲亦無分毫
虧欠分毫歪邪所謂不踰矩也是謂盡心平天下
君子只是推此心不使有所虧欠有所歪邪求盡
已心所爲絜矩也却已同民之好惡而天下平矣
此執中之學三聖之所授受者也豈不易簡豈爲
難知是在志學者深造之而已矣

燕詒錄卷之二終

燕詒錄卷之三

憶言下

先賢云心不可泊着事夫凡有着處皆是私已非
從良知上察識其根底痛與克去未有能無着者
也此所謂格物以致其知也若從事上推開要無
泊着却失了欄柄便是告子強制之學

觀泰前倚衡之訓須知是無一刻可放過當其無
事以此念存主及其有事以此念流行流行而無
有於安排即是動時存主存主而不忘於須臾即

燕詒錄卷之三

乙

是靜時流行動靜以有事無事言而心則必有事
焉無分於動靜也

目以明爲體以照爲用明則必照照則明矣方其
五色不交空也然照空亦照而非無也明之不息
也五色既交辨矣然照辨亦照而非有也明之無
加也知此則知有知即有物致知格物無須更之
離矣

集義者念念求自慊於心一念不慊是忘忘則失
其所有事一念欲速是助助則乖其所有事功夫

不合本體皆非所以求自慊也故勿忘勿助是謂
停集義的功夫非議擬於勿忘勿助之間以爲義
也

戒慎恐懼禁於未發察於將萌不使離道於須臾
就戒懼而本體常在謂之存養戒懼而物欲不
行謂之省察只是此戒懼而已無兩項功夫也但
不觀不聞在獨知上立誠若致飾於聲音笑貌即
是作偽不可謂之戒懼矣不可不蚤辨也

良知之義大矣哉有知則有意矣有意則有物矣

龍語錄卷之三

二

皆主之於良知而爲心總之爲言良知而已矣知
無不良則意言良知之感也有弗誠乎物言良知
之着也有弗格乎心言良知之主也有弗正乎一
寂感該體用亦總之爲言良知至善而已矣故致
良知者物不格非致也意不誠心不正非致也亦
惟一寂感該體用止於至善有以復其良知之本
體而已矣復其良知之本體而後謂之致致豈易
言哉析之以四其條理何精也而皆所以致其良
知其歸趣何一也是所謂惟精而惟一也聖學無

餘蘊矣良知之義大矣哉

夫子教子張言忠信行篤敬至於論士之爲次則
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要之忠信篤敬
性之理心之體也順此而言之爲庸言之信順此
而行之爲庸德之行不拂其太公順應之常而已
有箇必的意思則有信所不當信果所不當果不
見性體不可以語道矣

格物以致其知以言乎內則意誠而心正以言乎
外則身脩一以貫之矣夫忿懣憂懼四者非意乎

龍語錄卷之三

三

溺於所向則滯於有非良知廓然之體心之不正
也親愛傲惰五者亦即此四者之意著於行事則
陷於一偏非良知順應之用而身不脩矣皆由不
能致其良知以誠之於幾也故致良知者合內外
之道也良知致而家國天下亦從而理矣何者道
與身俱者也身在於家果能致其良知以脩其家
之身身在於國與天下果能致其良知以脩其國
與天下之身則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而天下
國家有不與吾身之脩而同歸於善者哉故曰一

尤皆以脩身爲本致良知者所以脩身也致知焉盡之矣

易曰不遠復以脩身也夫復之爲言誠於幾也而曰脩身者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除却致良知更無復有脩身之道矣存之爲天德達之爲王道非這幾上立誠何處致力

夫子示子路以君子之道曰脩己以敬此敬字無格致誠正而言堯舜之精一無二致

學者不知克己之難是未嘗實下克己功夫也須

燕語錄卷之三

四

從難克處痛以克之必求自憊而後已斯有漸易之機不如此則私意日長良心漸頑如麻痺人然不知痛癢下達而已

千古聖賢只是這幾上明的千古學術只是這幾上不放過若靠外幫補採摘汲引知識把持皆不是以言學於聖賢脉路遠矣

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其行敦矣而未知其心術隱微處果見義理之當然一無所爲否其言必信行必果者專在事爲上把捉較之惟義所在於道遠

矣但即此畏忌之心比之無忌憚者大不同故雖徑徑然而畢竟爲士之流因此心而教誨之猶可進於道

格致誠正皆是知皆是行自用力而言爲行自明覺而言爲知致知格物更下不得先字蓋總說知便有物總說致知便格物此知行之所以爲一也知致知之外更無誠意正心功夫則知致知之所

以爲成始成終之要也須真切體究自見人心之靈無物不具然而未嘗有也虛而已矣却

燕語錄卷之三

五

常感常應無有間斷其體本來如此周子無思而無不通蓋言此體也非聖人則不能全此故須思通思通者思通於無思提省此心常作主宰感應不息謂之作廢故思者聖功之本

白沙先生致虛之所以立本也學者誠以身體之須知是難中人以下本有染之心雖知用功未能拔去病根一遇應酬私意橫流無復主宰矣雖無事時亦多昏昧放逸只是未會密察耳虛是心之本體舍慎獨無以爲致虛之功

中庸戒慎恐懼只是操存令此心不放其目不覩不聞蓋言獨也其實此獨知乃天然不容昧之真幾無聲無臭不容加損者也必順適此體而後戒懼始無弊故不覩不聞亦是無聲臭意程子云以急迫求之反爲私已

克已大難得喪毀與對境便見非立志勇察識精真見此性靈爲生死命根未有不放過以陷於自欺者矣

心本寂然而其感通者不出於寂然之外故功夫

燕語錄卷之三

六

只翕聚以復其寂然者而已至於此心作得主宰不妄動所謂誠則形也道不在我乎

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形色也生之謂性故曰性也此指氣而言即此氣之知覺運動不敢過者乃天命之真所謂天則也氣勝則人欲肆而天理滅失其所以爲形色理勝則不過其則而耳目口鼻四肢皆道心爲之主無所妄動便是踐形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夫物則者民秉之彝則不待于外求所好者懿德則不以從欲

爲安此從氣上指出箇理須知理氣本一滾事其相勝之幾只係於一念特其志先立乎其大則流行之爲氣主宰之爲理無復理氣之別矣

常令此心不昧方知克已之難自前聖躬不逮言不易出今之易其言者皆是心放

得失毀譽之來此心洒然無毫髮礙方是無私的本體若此湏悶意即是有我故不見是而無悶乃爲成德君子此是對境功夫之驗若非豫養未可以語此也

燕語錄卷之三

一七

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吾身所經歷只此四者其素位之功不越乎格致誠正而其要只是不欺此良知致此良知於夷狄患難即是行乎富貴貧賤致此良知於夷狄患難即是行乎夷狄患難不自欺則常自快足無不自得矣人生只有這箇身不辱此身只有這箇功夫惟患不自力耳

人心虛靈元是活潑潑的無事時固自快足有事時亦自快足此本體流行之常也忽然如有所失不自得却是自私自利等病根潜伏在乘間竊發

昏塞之矣然亦能自覺此是不可息之幾也即與掃除廓清復其本體而後已始是克己功夫然已非不遠之復矣故不問有事無事只是這虛靈作得主宰不令昏昧雖思慮生生却乃是這活潑之體變動不居所謂百慮而一致者一於理也又須體認識得此體功夫始無蔽若徂于思慮爲功便是不息思慮非本體功夫矣

學患不知頭腦既知頭腦須終日乾乾勿放過方能

有諸已

燕語錄卷之三

八

中者天下之定理庸者不易之常道惟中故不易過與不及君子不由也執中甚是難中是性極純無雜加損毫厘不得非精以察夫危微之幾有以致其一則一念少有出入即未可以言盡性未可以言立天下之大本烏得謂之中

聖賢開示後學只傳得學之訣由之而有所得全在學者自勉耳必至自得於心始能見得却橫說豎說自不離此訣矣今夫堯言執中舜言精一孔子言格致誠正其功夫可謂詳且密矣至其立教

孔子却說求仁孟子說集義周子主靜程子定性果有二乎哉要之一於道心之謂中一於道心之謂仁一於道心則行無不懽而爲義一於道心則無欲而爲靜一於道心則無內外無將迎而爲定其致一而已矣此之謂心法相傳也若非專志竭才亦惡能得其門哉

應感處聲聲凝滯抑塞無融化意無惻怛體當曲盡意此有我之私非本體作用却須精察病根痛與拔除始有廓清之漸

燕語錄卷之三

九

發而後禁非豫之道先儒教人觀未發前氣象則正明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志氣精專精神翕聚天理常勝而物欲不行其禁於未發之道歟即中庸戒慎恐懼是也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此言不知性者也惟故而已矣故有三品之說不知故者以利爲本觀象日以殺舜爲事如以其故非惡乎而入宮見舜則鬱陶形於言也怛倪著於色也孰使之然哉其天性之不可泯滅者雖象亦不自知其不能自己

耳故觀於此而後性之本體可見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與此互相發

聰明清知性之質也聖人與人同但聖人氣稟清明不待脩之而自無所污壞賢人氣稟清多濁少則知脩之勿使污壞故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爲仁義禮智常人氣稟多濁又乘之以習染之污使不仁不義若性與人殊不知亦即此聰明脩知發用流行特動於氣耳故程子嘗以水喻性水流而出而濁者不啻換過水及澄之而清却即是元初水也

孟子錄卷之三

十

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其實水本清與泥沙一滾出來則失其所以爲清却濁亦不可不謂之水耳理與氣亦是一套事但其流行理不能爲之主則氣勝而爲惡然亦莫非此天聰明之作用故程子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體驗殆盡君子之學持其志無暴其氣氣定則志之所以持志定則氣之所以無暴其功一而已矣能盡其功而此天聰明有不呈露者乎

隱居以求志行義以達道非有二也志者志此道

達者達此道窮達雖異遇也而道本致一性無二也故舜在深山而四岳舉以任天下顏子在陋巷而孟子謂其同禹稷亦以其學之一道之同耳舜惟精惟一顏淵克己復禮其道可知也此學不明久矣無真儒則無善治故欲復三代之治者必當有所由始而豈易言哉

天下之理不外於仁義禮智而仁義禮智由聰明脩智而出故溥博淵泉以形容之他章言達天德又必曰苟不固聰明脩知則知性者此其本體也

孟子錄卷之三

十一

仁義四者又從此中指出條件耳程子曰冲穆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真善言性者也致良知之訣蓋達諸此

易曰一致而百慮一者一於理也師嘗有是言矣及觀程子曰忠君孝親非不是好念發不以時雖正亦邪須知理者時中也此心自然之條理也求諸此心而自慊焉則無不中節矣如男女授受則不親嫂溺則援之以手將焉取衷哉外心以求理謬矣

程子有言天理二字是某體貼出來蓋言此心之條理天然自有不可得而加損統之則一而析之則分殊故語大而發育峻極其敦化也語小而三千三百其川流也是民之秉彝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也有不中乎有不正乎有待於人之議擬乎故語理而至於天至矣嘗觀甘泉先生文集有天理正中處爲立教語蓋謂勿忘勿助之間使學者體認之如此夫既曰天理則自無偏倚而又加正中不其多乎

蘇詩錄卷之三

十二

伊川嘗有云勿忘勿助之間蓋孟子以行無不懌於心爲集義心者神明不測易放而難存故雖以存心爲事而不能不志以其忘也而操之則用力把捉又不能不助長故曰勿忘勿助長若果能勿忘所有事則勿忘而已矣若無急迫意已無助長之病更不須說勿助長矣細繹之間二字恐非伊川語或記者不得其意而誤也甘泉先生謂天理有正中處出於之間二字愚意助長不可有孟子已言之矣總議擬於忘助間恐即是安排非天理

之自然矣先生不可作矣姑記之以俟

聰明脩知即孩提之愛敬不慮不學而能者良知也赤子之心也此心即仁義之性孟子云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又云惻隱之心仁也可見矣觀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心即是性性即是天又更明甚如此只求盡心而知性知天無別項功夫矣然所爲盡心者非戒慎恐懼以完養此聰明脩知更何川力孟子謂求放心不失其赤子之心者盡之矣師致良知之訣蓋本諸此世有謂釋氏只見此心虛靈知覺之妙不復能向上尋之以知其性遂至貽禍之酷其意專指良知之學同於禪耳豈知見心不見性之說正自背乎孔孟之訓而非吾之所爲盡心也

蘇詩錄卷之三

十三

朱子釋大學明德云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其衆理而應萬事者虛靈非心之謂乎其實即心即理即理即事苟非虛靈安得有理有事哉謂之具若兩物然朱子以理在天下之物而管於吾心耳故必格天下之物而後理明理明諸心而後

心盡謂盡心屬格致末及誠正恐其言與孔孟不同須精思力踐以察其所以異者而得之於心可以言學矣

大學明德即虛靈不昧之心也其衆理而應萬事矣下文意知物非備之於心乎故言正心必誠意必致知必格物而其功始全其心始正是正心者復其所本有者而已顧何待於窮天下之物之理合之吾心而吾之知始致耶則是有外之心明德非全具矣切自體諸心惟此靈覺無窮盡無方體

燕書錄卷之三

十四

故天地吾知其覆載而所以燮調之者無不至民物吾知其化生而所以裁成之者無所遺以贊化育以參天地而吾之性乃爲有以自盡不過此心之靈覺運用不窮耳故其求端用力不出於知微之顯蓋此微者道心也即靈覺之良知也而顯者其風自遠近也致吾之良知以謹於微而風自遠近無不得其正矣風自遠近有不正焉是微之有未謹也何者微者風自遠近之微也合内外之道也故親民乃所以明德格物乃所以致知正異於

釋氏明心見性而無有於親民格物日可見之用嗚呼心學之源開自堯舜傳之孔孟以至周程而下流派日遠不無少異幸有先覺上邇孔孟之傳辨異歸同以詔來學誠吾道大幸或者顧不虛心體究反諸已而取諸人往往立說排詆而不自知其已墮於蔽淫邪遁之流大爲學術之禍噫夫子嘗以天知自信而以莫我知爲嘆其誠可哀也已夫子志道章四條只是一箇功夫以道爲志必有所得得之於心之爲德而仁則其德之本體不依

燕書錄卷之三

十五

於仁德非其德未可據之以爲安也游藝是澆養游息使功夫不倦處蓋藝是古人心思之所寓以此爲游則感動觸發有會通處所以滋息吾心非雜學以亂吾心者比也

子思作中庸首原天命以明聖人之教非強世由教以脩道惟戒懼乎莫見莫顯之獨知以順性命立大本而行達道雖致中和而臻仁育非有毫末加於性分之外也即經文格致誠正以止至善而齊治平舉之矣其言同推而上之亦即允執厥中

以水天祿蓋語內未嘗有外言人未嘗遺已盡已未嘗通天此性體之自然合內外天人而一之者也若假之而霸則遺內寂滅之而禪則遺外是皆不識性體自私自利而爲之者也觀孟子指良知良能爲是人之性必即孩提之無不知愛親無不知敬長以驗其性之本來則知親長非外也愛敬非內也率吾之良知而已親長之矣率吾良知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即知皆廣而充之之謂求以自遂其心於是制田里教樹畜

燕語錄卷之三

十六

有養之政焉立學校聯師儒有教之政焉於是有慶賞刑威之典有軍師征討之命皆自吾良知之不自已者而時出之無所不川其極而已非有所爲也故霸與禪由其不自信赤子之心乃天命之自然抑其善端感應流行之常矯揉造作自以爲道而非吾之所爲道矣學術之求端用力不可不審辨固如此惜乎吾徒鮮好學者反爲彼之所制安在其闢異端而黜霸圖也哉

燕語錄卷之三終

燕語錄卷之四

書類

與友人論學

歲前序示谷友人論學刊本携置山房時爲披閱見發所未發甚多從容涵玩中有信未及處逐項出所見請正學術之辨極於毫厘恐不嫌於過詳也自惟辱交四十餘年但多取益未嘗出一言忠告如此友重負知己愧罪何言并敢布其區區以竊附於納忠者幸有以諒之

燕語錄卷之四

乙

答書云某所欲汲汲求正之意却正在本體上是非忽於行持保任也真見本體之貞明則行持保任自不容已矣云夫知善而實有善矣知不善而真無惡矣此良知之本體知行合一者也亦即是生知安行者之行持保任本體即功夫也知善而務欲其有諸已知不善而務欲其無諸已亦良知之所自能此學利困勉者之行持保任功夫合本體者也若非求合本體則行持保任箇恁然必事於行持保任而後本體可見是行持保任所以求

見本體之實功也功夫漸進則本體漸明及其成功則一也今令真見本體而後功夫自不容已不知懸空何以見得師曰不行不足以爲知恐亦無由見得也

來書師門提點良知令人言下直見本體若無難者學者只緣在格物上看得太輕忽於行持保任功夫使人不信其行并不信其言云夫格物者致知之實下手也不格物則懸空無致力之地良知從何以致忽於行持保任正是不見學問頭腦功

金燕語錄卷之四

二

夫無着落良知萬物皆備若體當得物所由來是良知感應處則致知格物自不能分爲兩事何緣輕得格物但格物功夫非以自憚其良知爲主則假仁假義用智如五伯忠信廉潔矯飾如鄉愿行不著習不察義襲而已矣此學術同異之介辨之不可不蚤也然察彼語意謂言行不相顧令人疑講學者之爲僞於吾儕極有警發其云言下直見本體所謂言下解耳孔門曾子一唯之外皆不許其爲仁則未可謂之見道今日無難恐未嘗實體

認之過也良知繁瑣精微神化與天地同流然必存養純密完復本體此感此應無毫髮粘帶方可謂之直見今求之於已種種拘蔽未能根株悉拔動即有咎不能無悔其可謂之得見乎若真實體認能知見得之難則所以求之者功夫自有着落殆不遠矣是在學者之自力何如耳

若書心之知一也根於良知則爲德性之知因於識則不免假於多學之助云夫知識兩端恐於良知只是一根惟學問頭腦差却耳求理於良知以致

金燕語錄卷之四

三

良知爲主拳拳服膺而勿失則隨所見聞感動觸發爲吾致良知之用而日著日察大本立而達道行矣求理於聞見以聞見爲主則因所聞而後聞所未聞因所見而後見所未見雖而識而擇亦不能外於良知但倚於聞見無本立道生之機未免億而中耳此學術內外之辨也何如

若書良知不見不聞微而顯以體天地之撰而後謂之格物致知在格物格物本於致知合內外之道也云夫良知者心之體而物者良知之用用即

天地之撰也。天地之撰由良知而後有故物者。知之物也。知者物之知也。無內外而一之者也。若以吾良知而體其撰。是知與物猶二格物本於致知。恐功夫猶有先後。似於致知宗旨少差。

來書格物致知實地。吾儒所以異於禪家者。此也。云彼意謂看格物太輕。如前之說。以吾學是禪殊不知。正以格物爲致知之實地。但恐其於所爲實地者。亦未知如何作用。有以異於禪耳。蓋有知則有感。有感則有應。良知不息。則感應亦不息。而物

燕語錄卷之四

四

生焉。如感於好。則爲好之事。感於惡。則爲惡之事。而是非邪正之辨。則吾良知自有以知之。不待學慮而能者也。故致吾知於好惡之事。無不得其正。則良知自慊矣。事得其正者。格物也。良知自慊者。致知也。此之謂格物以致其知也。夫致其知於格物。則以我之情。公於人。而好惡同於天下。格物以致其知。則以人之情。體諸己。而好惡協於一心。是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天下有不平乎。而況於家與國乎。故以吾大人之學。而較諸禪奚啻黑白。

夫禪即其慈悲心發。雖鳥獸虫魚皆欲以身食之。似於兼愛而非仁。即其遺棄倫物。滅其性於無所。感應似於爲我而非義。由其不識性之本然。本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者。故戕賊以亂道。噫。孰謂吾良知之學。明而禪之說。猶足以混者哉。

來書格物者。吾心靈明上格。天下格。地明格。人幽格。鬼神大。而五典小。而三千三百無不貫通透徹。無有內外。無有動靜。何在非物。何物非格。云此論吾心本體。無所不包。而非格物之義也。格者。吾格

燕語錄卷之四

五

之也。即其所以事天。享帝。事鬼神。處人物者。事事求慊。吾良知爲之。無一毫之不盡。斯爲格物。斯爲致知。求端用力。全在致知。而知非懸空。可致必在格物。故致其知於格物。以言乎己。謂之盡性。以言乎施及。謂之盡人物之性。而位天地育萬物皆舉之矣。此一貫之學也。其書意即物物有定理之旨。然朱子亦未嘗即此爲格。如即此爲格。是人人皆格物。皆致知。無不誠且正。而爲聖人矣。

答書屢空之學。變動不居。周流六虛。無方員之規。

矩而天下之方員從此而出此入聖之微機無與
要之大法云此本夫子稱顏子之忘貧耳非其心
忘乎貧則其空不屢至於屢即見其學之所至恐
非以空爲學也與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意同大抵
聖門之教在實地上用功事即是學學即是事子
貢一生在貧富上學去驕誦而夫子以樂與好禮
進之樂而好禮空乎不空乎此格致誠正之實事
今以空爲大法學者從何捉摸是佛家之說偈語
非夫子之爲教也龜山亦嘗如此論豈玄談弄精

燕語錄卷之四

六

魄高明者之所易染乎

蒼書意者心之發動知者意之靈明物即靈明應
感之跡也則誠然矣然亦須勘破始無弊夫有發
動必有未發動方其未發動未應感是有無意無
物時耶切嘗體驗心意知物雖析之爲四其實一
而已矣知者心之體有知即是感感即是意意即
是物皆良知之用一也良知見在之謂致見在者
不息之謂也夫既見在則物格意誠而心正一以
貫之而無疑故曰致知焉盡矣良知之體不容

須更歇息則知意之與物無時不有及其應感可
見直此知之著於有跡非至此而後有意物也通
書曰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既曰至正則非無
也即靜爲感即感爲物動而明達者此體之直遂
焉耳故即體而言用在中即用而言體在中動靜
以時言良知無動靜者也

燕語錄卷之四

七

孟子指以明性善蓋即良知良能是性也恐非原
於性善而後知無不良也良知是未發之中則中
節之和將何所屬恐良知無分於內外動靜而一
之者也是良知則無不中無不和矣故周子曰中
也者和也至於喜怒哀樂有跡可見雖謂之已發
而良知無所乖戾則未發之中即此而在豈別有
所未發者耶故良知之外無道致良知之外無學
也

蒼書心之良知謂之知心之良能謂之行孟子只

言知愛知敬不言能愛能敬知能處即是知能知處即是行知行本體本自合一者也云此極提點懇切但深味之孩提不學自能愛故謂之知愛不學自能敬故謂之知敬因其已能目之謂知若不能不得爲知矣能是良知之才孟子言知不言能非有遺也若曰心之良知心之良能恐未免二之矣傳習錄云知而不行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可見無隔斷未有知而不直遂者然惟直遂而後爲良知蓋不自知其能而自無不能者

《蕺山錄卷之四

八

也孩提之愛敬直遂其知而已故不須更言能

卷書知非篤實是謂虛妄非本心之知矣行非精察是謂昏冥非本心之行矣故學以不失其心者必盡其知行合一之功而後能得其知行合一之體云其意本謂本心之知必篤實篤實即行矣本心之行必精察精察即知矣極似提省得合一但說箇本心之知又有箇本心之行又覺分作兩路矣學者未會頭腦既求所謂本心之知又求所謂本心之行如何得貫歸一路耶又云良知是知行

之本體致是知行之功夫本發明前本心知行之說却覺於師門宗旨似逐言詮切恐非篤實則非精察非精察則不篤實本無兩項功夫也

大善良知者寂然之體物者所感之用意則寂感所乘之機云夫良知常寂常感意物皆在無先後內外也程子曰有指其體而言者寂然不動者是也有指其用而言者感而遂通者是也故言良知則寂感具而體用一矣若謂感所乘之機有知即是有感感即是意豈乘意而後有感耶謂寂所乘

《蕺山錄卷之四

九

之機寂是指其感之無所動者而言况既曰良知者寂然之體豈乘意而後有寂耶故常感常寂者良知不息之真也致知云者即不息之謂也不息此知則即其知之所感而意無不誠即其感之所用而物無不格物格矣意誠矣知斯致矣知致而心正矣故師曰致知焉盡矣若卷書所云不幾於少背其師說乎

卷書天地間只有一感一應而已應感是誠意真脉路不可須臾離也克己復禮正是爲善去惡乃

誠意日可見之行云夫感應非自外良知常感常應本來如此舍了良知更有何感應故真實致其良知善必爲惡必去務求自慊而無自欺便是誠意誠意而不本於致良知則孰知戒日欺而求自慊有日可見之行耶大學釋誠意公慎獨可見故感應是格致真脉路而克復者格致實功夫也不言格致而突說誠意恐學者無所持循亦非宗旨

答書文公格物之學或求諸文字之中或索諸講

燕語錄卷之四

十一

論之際或察諸念慮之微或考諸事爲之者可謂密矣先師格物亦豈能外此四者但只與提出主腦重察諸念慮之微一句則三者始有下落云夫文公謂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故即一物求一理此四者之作用求理於外也先師則以良知應感處爲物惟求慊吾良知而物得其理故千思萬慮只是求慊此良知而無所苟於感應其求之也其索之也其察之而考之也皆所以致其良知以求事之是常也事當其理而吾良知慊矣其命意發端

自不同謂提出此句爲重恐非師旨且文公四者之作用孰有外於念慮者乎惟其不知物理本於良知猶以良知爲未足而即天下之物求理以致吾之知爲格物其門路殆不同耳

答書慎獨即是誠意居敬持志即是誠意之功云夫誠意固不外慎獨而慎獨却是意之所由誠若即認慎獨爲誠意則大學致知之條目次於誠意非歟居敬持志却恐即是慎獨此慎獨二字包格物誠意正心物不格獨何以慎然意有未誠心有

燕語錄卷之四

十一

未正可謂慎獨乎此慎獨之學所以無餘欠也師云致知焉盡矣者此獨得語也且既曰誠意矣而又居敬持志以爲功恐聖賢立言不相假借不須幫補舉其一亦自足以入道矣

來書翻糟洗白從格物講明以身爲教毋俾良知爲空談又云任意糊塗其弊爲無忌憚之中庸講者多不脩脩者多不講摠於大道未聞也答書謂賢者與鄉黨自好分明是兩條路徑賢者自信本心不動情於毀譽若鄉黨自好不能自信未免有

所顧忌以毀譽為是非云此友論學之當否姑實之而其勸懲責實辭義嚴峻如將過與同改善與同遷不忍坐視墮落坑塹而莫之救殆有古直諫風而與今之互相標榜以自賢者遠矣以其言深察而自省之真吾儕苦口之藥也而吾兄以賢者自處似未以其言為然夫特立自信固素知定力但總執着便不虛絕自是便拒善不能不一致憾焉昔夫子論達質直好義而必繼之以察言觀色處以下人蓋必如此而後謂之好義使在家在邦

與語錄卷之四

十二

有未達焉則觀察以自反者未已也教仲弓為仁主敬行恕而必使之以無怨自考使在家在邦猶有怨焉則反之於敬恕者未已也當時及門之徒罔不是辨是訓而後之與於斯文者亦孰不守之為家法吾良知如日月一照而皆真得無因此友之忠告而深自察之乎寧無漸染埋沒不自覺其不可而為惡之當脩者乎毀譽固多不實而未必皆無由以致之是惡可以不顧忌也顧忌以要信於人固不可顧忌以遷善改過而成信於己此君

子之所以成大善也是惡可已乎昔禹之拜于路之喜蓋真切致其良知實見大善遷不盡過改不盡惟日不足誠信而為之耳聖如孔子猶以聞義不徙不善不能改為憂則吾儕又不知當何如也答書內於疵垢講學者遂目之為暴棄之徒且不幾於訑訑乎狂瞽之言目昧塘突幸勿罪勿罪

與荆川唐應德

素知兄志切救援才堪經濟非徒山澤之罪今已實孚而章特簡而用庶幾其遇之哉仲志展抱

與語錄卷之四

十三

道其大行君子固甚樂之也某燕閑爰稽衆議皆未通方未可與語大嘗即家法而求之汲汲皇皇莫如孔孟當時去就遲速惟道卷舒而一無意必往迹固較然也心之良知是謂聖又嘗友諸吾心而求之幾實自昭而跡無可泥苟其於良知毫厘不欺則雖清和任偏如三子而不可不謂之聖如其有毫厘未慊吾良知也則雖仕止久速時如孔子而亦不可不謂之作偽故嘗自語曰一信吾良知而行或有蔽是良知負我一毫違良知而行有

不惟是我負良知天下頗有良知負人者哉孔子
致良知而爲聖之時是自盡孔子之分量三子致
良知而爲聖之清和任是自盡三子之分量其無
毫欺於良知則一也至如孟子之信其爲聖亦惟
取衷於良知故直斷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
得天下不爲也三子自信其良知於百世之上而
孟子能信其致良知於百世之下真所謂俟後聖
而不惑者也噫此良知之學日淪於晦惟吾兄身
發明之必自信已無毫髮放過則衆人固本之識
又何介焉昔有以口實來世興慚者切疑其猶涉
於毀譽尚未盡信吾良知也吾信吾良知而天下
當無有不信我者矣苟有不信必彼不自信其良
知者也何如何如

答少司馬蔡白石

泰聞奏績過門人歆畫錦兄且芥視念舊懷脩惜
尺寸之未錄慮階級之未超如不能使駑劣者之
並馳爲意感激感激某舊學僅存無可請正因憶
退脩之想在官曾有之及就山林依然塵冗乃知

燕語錄卷之四

十四

有身有事即事即道志專功勇固不因地而有難
易亦不易地而有雅俗先儒云發不以時雖正亦
邪固知前想妄耳但猶未能專勇之爲可愧也仰
惟吾兄身在寵辱間而不爲寵辱所累一意問學
是占近日之所詣矣賤誕正慙虛度倘故人賜教
必多警發固至願也

答友人

頃領回教諄切懇到甚有警發既辱不鄙敢不盡
其愚以就正乎來教云道有本源學有路徑要在

燕語錄卷之四

十五

真脩力踐默識存存至鬼神不能窺處可以言學
矣誠然誠然夫道之難聞正以本源之未易透路
徑之未易正耳孔孟而後有志於學者孰不以道
德性命自命亦孰不以力踐默識自居然而周程
三四賢以下幾於無聞顏賜親得聖人爲之依歸
亦喟然於善誘之後而一貫之啓不能無疑於問
荅則知學術之辨極於毫厘不可以不講也夫由
之而達於本源謂之正學學也者將以返本還源
非本源之外復有學也其所謂本源非性乎孟子

指孩提之愛敬爲仁義仁義性也以其不慮不學天然自有故即人之易曉者謂之良知以發明性善之旨先師則實見得學問之道求此而已故表而出之以示心學之訣即良知感應莫測其機便是鬼神不能窺處下手致良知便是存神恐非影響等待也出此更無學術矣故有終身競業可謂之敦行不可謂之聞道者正以不著不察不達此本源也管寧之悔過與曾子之戰兢來教並舉而言之矣然則同乎否耶夫管寧以三日晏起不梳

燕語錄卷之四

十六

頭爲悔不已較之曾子之三省毅然於千萬人之往而不能不惴於匹夫其路徑何如也不可分辨之早矣來教謂一念操存顧諟明命至於馴鳥獸格鬼神一息不可放下一事不可蹉過則道聞矣此非吾丈所謂真的勾當者耶前學術之論大略可見然功夫却言下可體當果能放不下不蹉過否所謂不放下不蹉過何如作用即不放下不蹉過能真的自信不詭於路徑否此須兄自察自疑自脩自悟者也夫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曰明命者

亦籠統語千聖心訣只是一幾字即明命之具於我而莫見莫顯所謂良知者是也由是而學焉則功夫有欄柄有實地庶乎其不差矣此良知原與物同體與鬼神同用前云致良知下手便是存神非誑也至於馴且格焉則致良知之極功功化之自然却只在致良知下學裏熟之而已更無路逕也學問功夫下手便應手斯是實若跨前念頭涉於想像一切是妄亦是獲心恐無與於道之間不聞也亦須兄自察自悟更一商量耳某尚冀有聞

燕語錄卷之四

十七

故輒爲高明敷布惟勿吝批正乃見不棄也

與中丞何吉陽

同志適遠條已皓首就正雖切而晤對無由宗旨雖存而心會靡及顧歲月迅邁良自慨也適隣友牽來手教展誦如接警欬且諗道履日迪信從者衆格已及人吾黨不多見也喜慰何如鄙人獨居山中日益寡陋竊於致良知三字頗覺觀破敢爲吾丈一言之益心意知物渾然於性一而已矣而良知者其體也無良知不可謂之心亦無意與物

現然而已故致良知者致其心之知也致其意之知也致其物之知也良知致則無不正無不誠無不格矣本體功夫不容有二故師曰致知焉盡矣故精一發執中之訣格致誠正析精一之微而先師約於致知者推脩齊治平不外乎心而心之所以正實統于此也此一貫之義也今夫道心之微謂之中精以一其道心之謂執孟氏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蓋獨得之見承統於夫子者泰之於精一之旨則其所不爲所不欲者良知也

燕語錄卷之四

十八

道心之中也而無爲無欲則精矣一於道心矣是格物以致其知而無不誠不正矣此學脉之的誠千載大快但實體之未易而據德之難能雖日月之至尚未可謂之有得况其下者乎區區垂暮之年更復何待甚知懼矣重辱記存自不能已於縷縷知必不以爲瀆也

與稽勳許敬菴

邂逅天真意必信宿爲別因得傾慰疇昔不圖從者之速返也夫因祭立會因會訂學初意本甚奉

切鄙人十年不渡近二三年再與祀事殊覺索莫而諸執事亦不恪漸成故事矣蓋由吾黨精神不翕聚不能感動復何言竊惟此道固非冥行罔覺硜硜於言行者之所能與亦非淵略躬行曉曉於言語者之所能及精一之旨非淵源之所自乎而其根極領要特嚴於人心道心之決耳緣此危微之介毫厘千里若少有夾帶雖罔雖標末可觀只是霸者緒餘且未有霸者許大氣魄做得成片段直是假了一生不王不霸全無下稍可哀也已夫

燕語錄卷之四

十九

微者道心之體也動而後有人心之危而其幾則莫見莫顯不待學慮而知者也致其知於動所向之事格其不正以歸於正則人心泯而有以復其道心之微則一矣致一之謂執中大學格致誠正四條所以發明精一功夫如此其詳密先師于詳密中又觀其會通挈出致良知爲統領誠發先賢所未發千古一大快也但今之學者未能虛心體驗尚疑良知爲未足而猶欲有所幫補其不知於精一之旨何如也昨見吾敬恭英爽朴茂必任重

道遠勇往直前而一未得從容是正至今耿耿近
又聞不意所遭顧安得有此哉豈動恐增益天非
無意也耶吾敬菴必自驗有得力處有致力處惜
乎未遂合併徒悵然耳秋仲更一至天真寺率爾
布憫悚悚

荅韓侍沈仲化諱鯉

憶去汴幾三十年萍踪踈越遂至於今不才且老
矣寧復翹伊洛尋同好聚樂耶誠有感於斯文項
於見海先生忽來遠寄辱茲情雅即三十年前相

燕語錄卷之四

二十

對時意思君子以不忘遠爲盛德吾是以占知所
養也意氣感奮重慰離索承愛豈淺哉緬維道履
惠迪詣日精而畜益厚則施益光而及愈遠昔人
欣於遇者正以其具在我將舉而措之耳不才於
仲化亦云邇聞陽明先生從祀事以其事下議未
決豈吾友讀其書考其世亦諒其學之所至矣乎
切惟允執厥中聖學之源也而舜益之以三言者
中之所以執也一於道心之謂中然不能無人心
之雜故須精以一之精則一矣一則精之至也非

精之外復有一非精之後復有一之功也孔子格
致誠正所以條析惟精惟一之節度蓋心以知爲
體而意與物者則知之用本渾然一於至善所謂
道心也無弗正也惟動而有不誠之意意非懸空
必有不正之事而心始不正矣然吾之知未嘗不
知蓋不慮不學者也故欲求至乎誠以復其心體
必須致知致非懸空必須格物格物以致其知則
行無不懽而意誠心正矣此之謂精一之節度也
是故格物者致知之實功而誠意者致知之成功

燕語錄卷之四

二十一

故致良知之外無學也師曰乃若致知則存乎心
悟致知焉盡矣豈欺我哉實發前賢所未發俟後
聖而不惑者也不才在門墻五十年食芹而美嘗
欲獻之吾君而不及敢以共於同好者諒已先得
我心肯於味久矣而猶誦之不寔所以就正也勿
以老耄舍我則數千里非遠矣

荅操江董淑化諱堯封

不才歲月迅速茫無所成菴值初展愧懼交集夫
君子所貴乎年德與俱慙匪直視聽猶存已耳顧

辱不鄙千里緘使儀物無致而詞意更懇惻老衰
餘喘豈復有聞其何以報知已耶兢兢焉不遑寧
處矣伏惟 聖天子在上台德方新睿慮定詳
真效不誣必有名世奮庸熙載若吾友非其傳歟
夫臯夔稷契伊傳周召古今稱聖而其君臣之所
告誥諄諄然於吁咈間者曾不及事功而其巍然
煥然卒后世莫及孔孟之作述其門弟子之所傳
習亦惟求仁求放心黜異端辨王霸研精奧微學
術之外無剩語豈學術事功相表裏孔孟之學術

燕詒錄卷之四

三十一

即名世之功業耶功業不由學術不足以言名世
耶吾友蓋夙知之矣猶復下問若虛故以吾平生
之所嘗習聞而未能者一爲誦之然靜惟虛已一
念開示鄙心亦助我多矣匆率未盡

與中丞謝松屏

士民蒙被亦既有年復幸以節鉞徵寵茲土則德
之所被益厚威之所制愈遠士民之蒙被愈無量
也不任傾仰慰懼之至某山林偏阻聞聽倭遲即
恭候展忱已後於人多矣悚悚切惟邇海道氓實

仰恃以無恐而壯猷折衝必炳幾於未事今年入
夏以來屢有傳警豈召集簡煉聲實並用殆不容
後乎金堂屯札一事僉曰腹墻恐稍有儲蓄及賞
盜糧殄滅未易而內侵日迫無亦反亡者之私利
而非憂國者之遠圖耶觀昔之內徙則知今之外
寄是非不兩立而古人未及不如今人其利害亦
自可逆觀矣某世居東海與民同患畏聞前議遂
陳鄙見倘不遺菲葑亦得少効其愚也

與大叅朱仲南諱炳如

燕詒錄卷之四

三十一

昨感車從遠行愧未能贐而顧辱厚遺似非人情
豈道交不在形跡耶適聞使星臨照士民幸來而
悲晚蓋前政大繫人心固宜其歌舞之也觀此則
大行之幾從茲試矣擬秋間涉江展對切自謝事
以來志安丘壑即出門便覺遺心會期尚未卜惟
耿耿耳宏才世方仰重位日高則憂日大經綸酬
酢亦日就煩劇象山云人情物理上做功夫故即
事可以觀心因心自能善應但其間須得欄柵當
無不是道已知體究精詣默成自得就磨礱處發

光輝矣衰朽餘生心猶未棄幸有以策我也

又書 庶憲

頃領回教云持養三十年來十二時辰不放一時且謙已推讓念及鄙朽此見吾老友致力處同志中最爲難到但其所不放過所持養以爲常者何如作用未能奮飛一面叩耳竊嘗思之夫子大聖人十五志學又十五年而後立立者志專於學而無他也然其學之似是而非毫厘之辨又十年而後不惑由此以知命以不踰矩而化則道固無涯

燕語錄卷之四

二十四

也學者固莫測也然夫子自叙其進如此則必有自得自知處豈欺我哉執事於三十年中自勘必已審何如何如夫曰隨事印證隨感覺悟此兩言者非執事自得處乎夫覺也感也事也亦嘗體之而知其非有外於心也蓋覺者不慮不學之良心之體也覺即爲感感即爲事非有二也孟子之集義曰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故無時而不覺則無感而不慊於心譬諸鏡明是覺照是感知明照之不相離則知覺與感之無先後矣程子定性書曰

以明覺爲自然以有爲爲應跡若必以應跡之可見者爲感而不知覺即是感是有無感時矣則亦有無覺時也有無覺時非不息之體也分覺與感爲二則心與事爲二矣心與事爲二告子之所以爲義外也故覺者靈于心而性諸天可以言放而不可以言無也放則復之而已矣復非自外也復吾之所固有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惟常覺故不遠復復在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其知幾乎此先天之學也下此則發而後禁頻復

燕語錄卷之四

二十五

之所以爲厲頻復一失而迷矣此復之所以未易言也故曰顏子沒而聖學亡雖然此特在言語間求是當其卓然自信於不惑者終非面悉未足以知吾友之深詣也亦出吾所見就高明一請正耳

荅副郎牛

諱 若愚

宦跡萍踪隱顯去住不齊故易離而難合者勢也卒三十年未能一展修問則未有若不才之於吾友矣無時增抱戀舊嗟離誠有不能忘若來論者然忽枉使翰重以多儀輕數千里不以爲遠則又

未有用情之厚若吾友者顧不才何足以當此緬
惟道遠早嘉宦業富有方翹首爲國家柱石望矣
來諭勉策修爲之志不敢自負乃知吾友爲任重
道遠器也伊洛淵源邇之甚近導流揚波其誰讓
哉吾道幸甚幸甚夫志猶植之根也既辨之早矣
孟子云其所不欲其所不爲此一念是天性自然
誠能順而充之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則
火燃泉達本立道生盛德大業惡能量其所至也
觀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發端於志學則知志之

燕語錄卷之四

二十六

所係爲甚大而學者之要領莫先於此矣不才歸
閑地僻交遠涼德寡隣直惟初心猶在雖稍知痛
癢切身未敢自逸然尚未能自信卒亦衰憊於老
死而已何足爲知己者獨念也貴省舊知敬歷中
外者當甚盛良會不偶聲聞亦未易通重有感
矣

燕語錄卷之四終

燕語錄卷之五

書類

與督學顏冲宇

僕寡德無隣陋鄉無可言者思吾丈道阻且長疑
孰與問會心處孰與究也聞時會卿彥論學楊祠
魂夢俱馳矣夫學惟不放過則造詣日新其所獨
得處實願叩聞切惟危微精一非心學宗旨乎格
致誠正夫子所以發明之也先師默契不傳云良
知者心之體發動爲意意所回爲物總不出乎良

燕語錄卷之五

乙

知致知焉盡矣其言固有在也今夫應酬既往耳
目無交良知固未嘗昧而不知然實未有所發喜
怒哀樂一無所屬不可謂之意矣無意則無物何
以致其知耶豈致知之功專屬於動則動靜兩截
非無間之體而意與物良知亦有所不統不將爲
有外之心乎先儒嘗曰有知即是已發然此良知
性靈也有此生則有此知雖昏蔽之極未嘗滅息
是無未發時矣中庸所謂未發者屬無知時耶無
知則斷滅非性也非吾之所爲學也凡若此固不

能無疑切嘗體驗於日用識取於吾心雖不覩不聞無應跡可名而良知炯然則常感常應實未有無意無物時也直渾然於至善而已不俟於格且誠也故即其炯然之常體不易謂之未發即其炯然之感應不息謂之已發隨所指而異名其實體用一原不可得而分也致其良知而已矣故動靜者時也而致知之功無動靜也良知不可須臾離也周子曰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謂之無者無跡可見曰至正則非淪於無也謂之有者常感常

燕語錄卷之五

二

通曰明達則非滯於有也是所謂致其良知物格意誠心正而止於至善也故第之爲心意知物體用似析矣而不外於心之良知統之所以有宗也序之爲格致誠正功夫似漸矣而不外於致其良知會之所以有元也此所以爲精一之學也是吾之所自信而未敢言者吾文章以所得折衷於吾所疑信使少有持循實友道之必不容已者也

與友人書畧

道以率性爲主學以聞道爲難危微精一三聖授

受之微言固性學之宗也然不知所以精則危者雜微者不可見非率性以爲學而道不可得而聞夫子有憂之故揭言大人之所以爲學曰明德親民所以著其全也性之無有外也曰至善所以著其體也性之不可加損也是之謂微也無聲臭也故自平天下以推本於正心微之顯也其用至廣其體至微者也盡之矣然不原所以爲心則不知所由以正雖欲精之而不可得夫天然自有之靈覺非知乎此知也不慮不學性之不可加損者也

燕語錄卷之五

三

以其靈覺之主於身而爲心以其靈覺之常感應而爲意以其感應之有所事而爲物知者心之體也意與物者心之用也均之爲言心也心一良知也然必致知而後爲誠意誠意者致知之成功也必格物而後爲致知格物者致知之實功也均之爲言致良知也良知致而渾然一於至善矣心之所由以復其體也故以言乎已謂之格致誠正以言乎人謂之齊治平此之謂大人盡性之學是學也聖門之徒猶或難之故未嘗一許其爲仁觀其

論令尹子文陳文子其行非不近道直以忠清目之則聖門之所謂仁者其歸趣不有在耶豈非性體至微非絕四如子未可以言精未可以與於所叩噫道豈易言哉

復冲宇顏督學

春又暮矣時光真建瓴水也仰而思俯而歎一日澹然遂已矣惟執事可以言此竊觀世情在人者不可必抑吾所以待之察於毫厘幾不容昧苟聲色於人已之較牽已而從之殆非所與於幾者也

燕語錄卷之五

四

易曰幾者吉之先見即正時識取意耳又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至云者本其體之常也至之云者言其功之適得吾體也適得吾體則心也意與物也渾然一於至善而無時不吉矣亦即是先見之體不爲物所污壞耳故知幾者先天之學也顏子不遷不貳豈有外於此哉孔子贊復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則顏子之所爲學者可知也僕日來自信知幾之外無學矣然未能時時應手則又見至之之難未敢自望於知幾之藩籬也圖暇日與

執事由中信宿細論此道一快平生何如何如

與友人

觀來諭却訝全不放下豈未原其始不察諸心以精其義乎石佛寺田計價四百兩佐以贖金三百兩張侍御之多助於精舍其功固大其意固無窮也方其始事統之以提學道分任之以二節推一切文移歷歷若指諸掌雖丈量垣段圖籍在精舍者錢生已去之而其在道縣者猶可覆也嘉靖十六年吾丈言於周冷塘轉發紹興祠內直以便輸

燕語錄卷之五

五

租聽精舍自行支取某猶能記之不意至今凡三十五年而升斗不占於精舍雖中遭爭奪亦惟是精舍名色理正之非另價承佃則猶是精舍之業明矣且贍田記碑之祠前其將割之乎來諭印書給客恐非達論先師之教能者從之不在於書之廣不廣兒紹興蘇州楊州其書蚤以板行乎君子交於天下係吾身之感應豈容取辦於公家假令西墅無贍田則吾黨今日不交際乎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正是學聖根要處使吾丈

私用米一合亦異乎此矣而豈其未之思耶此間精舍所入亦云印刻幾三十年米無升合之儲故衆論譁然無背無面雖稱自信自安執之以爲定力竊恐稍設方便即是種種潛藏窠臼不然此心之靈是是非非通乎今古何一人作之衆皆非之其大戾有如此耶亦可以自反矣又曰且待仲時蓋亦知其不可姑徐徐云耳然細繹語意及所嘗聞而某若將以精舍私於仲時聽其與奪殊不知同志聚貲爲講學之所原非爲王氏立家廟也當

燕語錄卷之五

六

時仲時在襁褓尚未免於危疑乃藉同志以有今日是昭揭師道精舍固大有功於仲時者也倘仲時即據而有之是重絕同志同志亦必不能不幾於犯天下之公義乎仰體先師之心亦必存精舍以垂無窮之爲快而豈欲區區私其所有然則導之以私其所有是以所不欲者事師又不幾於重背其師乎使仲時而誠知精舍之不可私也寧委諸草莽必存此名色於後世肯私受二丈之所與重絕父師爲道之初念哉夫知精舍之不可私相

授受則知贈田之無與於仲時矣且仲時未嘗收租一占其利而顧託言於彼無亦自知其不可從而爲之詞耶如知非義斯速已矣此君子改過之勇莫尚焉又何仲時之待也觀中離薛尚謙丈前此告立精舍戶籍內開去後王氏子孫薛氏子孫永永不許干與夫干與且不可而不反石佛之田其謂之何噫去薛丈之心亦遠矣且吾黨講學必先義利之辨拳拳舉以示人及臨小利輒於義便難之豈非誑已誑人以身謗師門也哉夫名者難

燕語錄卷之五

七

成而易敗非易敗也敗於實之不至人之不可欺也卒以小利而甘心焉吾不知所以爲已者何輕以忽若此也實吾之所不忍也前書教辱以忠告謬許若獎之使言而深惟吾黨大患正以先覺自居不喜聞逆耳輒無復顧忌而莫知其任情之過矣茲鄙人敢一盡其愚將不虛忠告之辱未知西河之義可復見於今日否惶悚惶悚

與緒山錢洪甫 時寓天真

白首相親獲領教益不枉四十餘年同門之義但

通格無二則猶未能須實地爭自濯磨不思不融
化但年不待矣恐湫然無及是則可愛也僕明察
渡矣回首門牆徒瞻雲嶽殊悵昨諭別名文成全
集請已之

二書

示刻文成全書增入賤名廁諸同事之末此與進
盛心甚知感激但披閱叙次一未効勞冒有事之
榮竊無功之譽內以欺已外以欺人求之吾心殊
不能自安也况口耳師傳未能孚於有衆祇是以

燕語錄卷之五

八

爲同事之辱而已幸勿濫入謹辭

與南屏管子行

不相會倏踰年矣顧寡昧無隣實慚踈濶且未知
近况何如亦曾有所往否暮景飄飄非學如顏子
則將有所不堪此須自知自信自察自精非意氣
所能支持非言語所能解釋自是吾兄對境一段
切實功夫諒已勘之熟矣切惟良知者心之精神
天命之性也有知則有意有物非良知之外別有
意與物也一而已矣亦非致良知之外更別有誠

更別有格亦一而已矣一是皆是一非皆非故曰
致知焉盡矣千古學訣二字道出其自信頗參透
不覺有悅心日來山間結一椽爲終老計固願與
同志相與從容涇沚抵於實得兄能秋以爲期乎
春霖果越行當面晤

二書

聞道從去冬越江右今春往江陰蓑簑餘年衣食
奔走每爲兄嘆不得已然非學問真切勝得世情
擺脫得去無有不堪其憂者又每爲兄嘆不可及

燕語錄卷之五

九

弟仲春赴天真以未曾兄爲惻惻想炎夏必已束
還道體清健否弟亦畏暑未能入城請正殊瞻企
也茲已流火將清涼可待倘不復遠出當相期展
對自惟去日既多枉過爲懼若後姑待何所底止
實冀相與朝聞爲一快耳

三書

冒雨登舟不及言別雖撥冗布心亦覺未盡人生
流光有限而學未究竟難言安順故玄見虎談須
痛滌除而一瞬一息皆須真的不涉影響纔悠悠

便是退絕見已是而人非便是有我便無惻怛調
停同歸於善之意積漸流注此病非小故脩愚之
教夫子於樊遲發之願相與服膺以自勵也風便
惟時惠教言

四書

前月終知道從過越急欲一會云已於舟出蓬萊
矣弟以兇輩俱候考離家不能不內顧此月初已
還山中計望後再出恐不能如則待教但音兄作
久住計主張道盟馳想間亦助精神然終當一渡

燕語錄卷之五

十一

合併盡所欲請有限歲月無窮道業除不去的魔
障透不得的功夫只此致良知三字果能自信當
下了徹否真可憂也精舍事體去秋稍為經理立
有條欸恐不能無礙處雖將來興衰難定要知是
是廢居多也亦須更商量之耳

五書

秋深已及授衣憶別時今三越月諒尊體安勝道
念更專篤脩途蕪暑甚未能一叩常懸懸也切惟
蕪溪發靜字程門見靜坐便嘆善學兄家居簡人

意趣必有獨悟自得者少出示之亦容有
契合處何如不才近來書案上只置傳習錄白沙
子時一展玩覺於吾心有感觸印正殊為得益以
不親師友只得惟此取正然學者亦自當以雜學
為戒也

六書

近接教言知人情異致變幻無涯誠可歎息但君
子之自信自友惟不愧此心而已非此心為之
矩則相馳於無涯中將何所底止哉精舍之誌圖

燕語錄卷之五

十一

以永精舍而傳道脉故記載條節悉依故實以信
將來獨石佛一段議論頗觸忌諱殆其友於正
而非以招其過也蓋亦無待於招而人莫不知之
者也矧稿裁自此峰某友亦已披閱非吾二人之
私見附會今復有刪潤之議則刪潤之而已矣苟
可以求精舍而傳道脉雖悉去其舊不留一字何
害哉功固不必自己出也何如何如其收租一示
果出於某友則自是某友之所安非淺薄之所能
知矣嗚呼無我之難到良知之不易精恐正是吾

黨通病不能不以明諸人者而明諸已也惟兄著此一鞭勿至過激爲門墻辱則吾道幸甚

七書南屏丈八旬

不通訊使已越二歲雖時訪道履大略亦可知但日來所深造自得處未及一叩爲懷第孤陋無聞切於致知之訣信得是先天之學是知也天聰明也不着聲臭不落方所其爲心其爲意其爲物隨所指而異名皆此也故致其知而物格而意誠而心正無餘事矣若謂致知之外又有格與誠正未

龍溪錄卷之五

十二

了也是未嘗實致其知而不知良知之所以至也孔子贊易曰知幾其神乎復之不遠復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顏子之學復於未形有無之間故無聲臭無方所常吉而無失於凶但未能無意耳下此則發而後禁故曰顏子死而聖學不傳夫頻復非不是學然不至於迷復者鮮矣復者復於無聲臭之體也有一毫不自快足非復也猶迷也易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故必至之而後可以言幾幾豈易知哉故日月至焉者視顏子之不遠復雖

異而其至則同均之爲言復也幾之無不透也故聖門群弟子亦未可易而及今日致知之學恐是視之大易故多不得力何如何如常思合併一究竟誠甚懇切前此曾再簡及次龜山招定夫顏見意皆未見覺教豈散落不及呈日耶尊壽公庚八旬不可謂天無意小詩奉賀情也但道不出兄遠養耳

與邑侯鄧王洲論量沙地

敬啓沙地一節原稱天漲海沙塗地周塘以下則

龍溪錄卷之五

十三

授之龜戶雖近有滄海桑田之利而民則無與焉舊塘以下軍民龜匠得而傳買爲業自開國元臣疆理天下以沿海都里前則阻山後則阻海而生齒且甚繁不爲起稅蓋不盡利以遺民非遺亡之地也頃鹽院某以得爲之推行其刻薄之心始有征輸然括其解納之數僅秋毫之秋毫無大利於國家而民告病矣自古言利之臣君子不與故不能無大憾於其作俑也其丈量始事梅林與會稽張石洲親至敝鄉時則朽生在制嘗竊與末議

頗爲公當至今百姓相安未始有相訐者近聞從
行文量諭知起於各鄉投題是因病立方固非得
已而延及敝鄉不幾於無病而藥者乎仰惟仁慈
至意惓惓爲民造福雖奉上司明文而以其無爭
者照依舊冊造送豈上司必欲擾民爲哉是在高
明一主張耳無已非農隙不可即今旱災病民豐
凶未保花實在地切望生養而又大量以踐踏之
則民將無告矣是又仰重一調停之也一鄉民隱
率爾布瀆惟照諒

蘇語錄卷之五

十四

與伍明府別駕

聞今次丈量沙地始於人之告訐彼告訐者鄙意
非收頭則收頭之親屬心腹人也直將爲混延侵
欺計耳不然彼自有分地自輸之於官而已矣何
至於出頭告理若曰無從收解則自前丈量以來
收解不止一年自有冊籍在官何至其身而無從
也故告訐者必善侵欺奸徒也且告訐起於某鄉
則宜從某鄉重新丈量若敝鄉上林本相安無一
家稱不均者亦從而及之不幾於無病而呻吟乎

夫此沙地自開國經野時已有之舊墾下不問官
民墾莊皆得傳買管業周塘下則專與龍戶墾
官民等家分寸不得而有也此

國朝之定制也嘉靖年間鄆院侍郎析於秋毫不
體先臣不盡利遺民之意妄題復畝之稅在國家
萬年一毛而延海居民則苦甚矣夫言利之臣自
古祖之鄆君收於作俑故至今爲君子惜而民怨
懟者且未艾也當時任丈量之責者舊父母胡梅
林會稽張石洲一指揮而定時老朽亦在制家佐

蘇語錄卷之五

十五

與聞其議每片除河除邊止丈熟地雖未必無少
寬餘而父母吾民之意則然耳

聖主仁覆天下若二臣者豈非能奉宣德意者哉
頃舊令尹李會川嘗以重量沙地一臨敝境僕以
區區前意告之渠亦以爲然大約從寬不從刻已
聞比舊多地數千畝意復題加稅豈惡爲鄆之續
擬法宜輕稅於見存之地以公其利然不知作何
處也今日復見鈞牌隸人持之號於鄉督令坂長
業主又重新押號以俟余縣丞覆量又見牌差一

氏壯督令原量人役開別民窺造冊此蓋欲發
司有司以便催征法甚善也鄙意即發出原造地
冊速令開註不甚易且省乎夫今既畝數比舊
加多則尊裁必不欲加少矣何又委官覆量也古
云覓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前見委巡檢之類豈能
有辦於公乎高明必已洞鑒而鄙人則親見者也
恭聞軒從臨觀海方有公事不敢趨候承教輒敢
冒陳如右者切嘗聞之士君子退處於鄉凡地方
利病苟有所知自當具達於親臨大夫之賢者高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六

明得無俯諒矣乎悚息悚息

與主事子紹姪 光祖

知吾姪觀省久矣擬暑後一會就往即官坪祭
雪窓老祖飭其墓因得傾盡適吾兒輩以試事俱
在越蕪議七兒合親未免尚牽滯耳聞吾姪宦履
敦介磨礪處有光輝不事奇巧此是硬脊梁漢子
世途中不多得甚喜甚昨過杭會祭 光師於
古虞會冲宇頗大間已為姻家冲宇志將超俗當
邁往未艾非一鄉士已也實惟靜氣之求一為致

情有見還承惠惠謝謝即官之行尚須另卜不盡

二書太守

郎官坪一行其本源之思孝敬之誠於吾姪見之
矣是祖是孫亦稱無忝愚自愧之於非子紹相揚
則數十年夢寐情衷將無以自慰矣且建醮
拜臺圖墻供享祭田皆不可少亦不可疎曾一
理否愚與賓支一分又一分在太守矣何如鄉裡
諸長幼見其意興油然想此舉必同心即與計度
所費擇知事者而委之或族衆各欲自盡不論多

欽定四庫全書

十七

寡惟其力而已又更易辦也宗譜亦似不可缺老
朽欲緣舊增續必須各叙支派世次間有須立傳
者并覈行實過來始可下手至於紙墨備書等費
亦不能不豫為之計也聞侍郎祖像及舊譜俱寶
南兄傳其繼子猶存愚欲少助令歸我彼固無所
用之惟子紹即命其持來此在子孫非細故不然
子紹自收之可也吾宗如株林鄭裡已常相來往
若鷄鳴即不能無混及散處者又不知其幾皆須
通相查明今其叙次開報然必仗一高年知事者

煩及之庶無忽也聞赴官有期矣能圖一會否

三書太僕

別後已再轉官而一未繼見暮景常恐流然欲語
心而不可得重陽後歸自天真山間已榮還頃又
云之峽行矣非徒不及晤且不能致一簡此情耿耿與日俱積不意使僕乃忽然總至也甚慰甚慰
賓兒前月起程家慶絕數日亦以前聞不及與子
紹一圖面展世途奔逐易致踈遯亦殊可念綱惟
老姪才高識練世道仔肩自當勇往老朽丘園之
義未能自得而時日且將不待家變卒臨豈天將
有以增益之耶愧善承之未能也日下小構為校
傳計恐不及專遣致我忱附使見情不一

寄汝賓兒

此月初旬得汝平安信知日用動靜甚喜烈士須
立已功夫只求懃心孟子云行有不懃於心則餒
矣所行必自懃心便是集義而其勿忘勿助是調
停功夫事也孟子之學此數語是喫緊口訣又直
指求懃心可見處則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

燕語錄卷之五

十八

不欲如此而已矣汝若發心要做聖賢路上人更

無別法只依此用功則日用泛應如馬之御御勒

著控隨意莫不調適同人處不為含污特立處不

為邀譽何者吾自求懃吾心而人亦將信吾之無

心於他也 祖母事正將與該道行不然當錄

出原案具稿奏行秘湖事被王處新道滑奴潛假

汝弟名冒為之隨已枷號事在推府因陞官踈放

今尚欲拿究耳鼓鍾于官何隱不章此君子之學

所以慎於人之所不見也近聞以起廢廢與薦瑛

燕語錄卷之五

十九

但吾年已太未必能有所為又須知禮義即是命

以禮義而進退便是命由此立道由此出一生分

內事惟了此絕不枉過汝父方以將來歲月有限

恐不能有聞為恨汝當靜以俟之勿誤留心可也

聞汝立志向學吾不復細論條囑矣

二書

某去曾附書諒已到喜家口俱平安但久不見汝

京書一家懸懸吾意汝節調自愛必有以慰念聞

選期在冬盡或仲春古人云榮進素定此委命之

若求諸心脫然聽其自至乃知命者在學者自
力何如耳王泉公至京否想疏必先至君子以出
處爲大節以無求爲定命前書已示汝矣 祖母
貞節事侯本縣催申提道若無處我當具奏汝出
京日近此處未見結絕又不可欲速耳

三書

正月間人信回後今已半年喜斯同知平安官中
頗能自學多慰但聖訓無倦當書紳自勵乾乾終
日可以免咎綱紀四方則以勉勉得之古之聖君

燕語錄卷之五

二十

賢相未嘗不以此相警戒蓋有以也汝書云居室
間各得分願吾意生孫有兆和氣致祥亦當不遠
矣得此萬事足吾日祝之所請敦大明作之論非
是意爲之纔有意便大爲縱作爲刺要只是求其
心之自慊耳語云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禮記
云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蓋至誠惻怛之意常行於
法之中而法未嘗廢刑故則無小宥過則無大則
法者固以達吾之心也就行法盡一處謂之明作
就惻怛附法處謂之敦大其實則一而已矣只是

行其心之所安勿作好勿作惡勿爲名勿爲勢本
有不得之者也

燕語錄卷之五終

燕語錄卷之五

二十一

燕語錄卷之六

文類

囂囂齋記

先大夫棲溪先生自名其燕居處曰囂囂齋蓋取諸孟子尊德樂義之意先生少業舉志在四方年二十八偶得羸疾輒棄去歎曰吾何以功名爲哉吾養吾心吾全吾身而已矣應奎侍請曰尊德樂義與養心同乎先生曰汝知所爲心則知所爲德義矣知所以尊且樂焉則知所以爲養矣夫天之

燕語錄卷之六

乙一

明命天之生道也賦於人謂之性主於身謂之心以其備於我無待於外故謂之德德一心也心性也性一命也非有二也故舜謂之道心夫子謂之明德子思謂之德性皆非有外於道心也是心也無聲無臭至微也而不能不累於耳自口鼻四肢之欲不能不乖於喜怒哀樂之感則雜之以人心而危矣聖人有憂之故教之以存心養性之學所謂惟精惟一者是也精於道心之謂一一於道心之謂中堯舜有以開其源矣孔子格致誠正所

燕語錄卷之六

二

以發明乎此也故心意知物渾然至善者德性之體所以爲一也而格致誠正也道問學也尊德性之功所以爲精也其爲學者立法至明至盡孔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其曰尊德者即尊德性之肯統體以爲言也曰樂義者察於流行以致其實則道問學之事也義非在外憊於心之謂也行有不憊於心則餒矣故人而知我也必有以行之爲義則兼善天下而爲達矣人而莫我知也必有以藏之爲義則脩身見於世而爲窮矣知不知隨所遇而皆有以自憊其心是樂義以尊德也故無入而不自得焉斯之謂囂囂亦惟由道義得之非善事其心者不能也汝識之應奎佩服嚴訓而未知所以爲學也出而舉於鄉遊陽明先生之門以交於四方同志進聞其師說而體究之而講求之始覺訓言之有所由而入也既而榮辱毀譽升沉得喪之迭交於吾前又覺訓言之有所試而有所得也嗟夫先生不可作矣惡能復有聞於過庭乎乃新作南軒改懸舊額於其上并記所嘗承訓者

庶幾仰之若臨聽之若聞以自勵云爾噫若所謂
習聖則吾豈敢

見道說

道率諸性性具於心其虛靈知覺者性之質也其
動也神其流行也不息謂其不可見則固顯於日
用之常矣謂其可見則執之而無方體也擬之而
無窮盡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
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鮮矣夫子嘗自言其學
之所進矣及其不惑則立不可謂之見而耳順則

燕書錄卷之六

三

知命可謂之見乎使從心所欲又進之則又不止
於不踰矩而已也故憤忘食樂忘憂不知老之將
至見其無窮盡也見其無方體也此真見也小心
翼翼望道而未之見文王以之夫子曰文王既沒
文不在茲乎蓋以此也後此而如立卓爾喟然嘆
從之無由顏子其庶幾矣乎顏子沒而聖學不傳
今之學者宜何如易曰幾者吉之先見者也極於
神之不可知者也慎此而默成之則日見其不足
矣日見其不足而道可幾矣

知說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夫子無道心之言非謙也示
學者以求知之道至矣夫虛靈知覺之謂心空空
如也何嘗倚於有所知乎有所焉不得其正矣中
庸言至聖必先之以聰明睿知即此虛靈知覺之
謂也其容執敬別四者自其所感而言非先有此
四者條列於心故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惟其虛
靈知覺而無所於知以實之也故無所不感無所
不應而莫知其然也是不慮不學孟子之所謂良

燕書錄卷之六

四

知者此也今之病良知者正統多識多知玄覽妙
見窮日夜言之不盡失却良知本體非所以語學
矣孔子蓋直指虛靈之為良知使學者日求於無
知以自得之也觀絕四之說則無知之旨益明矣

送龐弼唐周謙山歸東粵 壬申三月

今暮春弼唐龐君偕其門人周謙山其子一德至
自東粵年已逾六十矣不遠數千里歷冬而春而
夏計其歸至幾及秋亦有何求以其師甘泉先生
吾師陽明先生同時倡道繼絕學其志同其肯綮

同二先生不可作矣不究其微則不要其歸不要其歸則不繼其志故博求諸同志而思以承其緒其所負荷大矣蒙泉子涉江來精舍而弼唐諸君次天真且數日甚惜夫來之晚也朝夕就正不能離候又言別寧無悲乎又何以爲別乎雖然其道同則曠世且將通矣而況於地之遠近乎不得已舉管所請正者以爲贈使之歸而亦有可考也泉師言訣隨處體認天理以感應而條理出焉天然自有者也孔子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燕語錄卷之六

五

君子不可以不知天是也知天者勿忘其所有事而勿之正焉正則必助助則逆天忘則棄天勿忘勿助是之謂體認非有毫髮加於天理之外也吾師以致良知爲言訣蓋心意知物渾然至善一而已矣而良知者則至善之靈覺也自其知之主宰爲心自其主宰之發動爲意自其發動之所向爲物其爲良知則一也故格物者格其知之物也誠意者誠其知之意也正心者正其知之心也其爲致良知則一也故致良知者必格物誠正無舉而

後其功始完知而致矣必已物格誠正渾然復於至善而後其功始成故析之以四所以明其脉絡也統之有宗所以要其歸趣也無毫髮加於良知之外也是之謂致其良知也良知天然自有之條理謂之天理天理自然之明覺謂之良知勿忘勿助以體認此天理則雖不言格致誠正而實不離格致誠正以爲功是二師之繼往聖以待來學者固未始不同也弼唐既已相証於無間矣則明之於粵者此學也明之於浙者此學也處以此贈以

燕語錄卷之六

六

此推而明之於天下亦惟極於此而已矣雖然執中之旨舜益之以三言蓋所以明夫中之執者惟致決於此心危微之辨而無所待於外也孔子詳之以四目蓋所以明夫精一之爲功者脉絡分明而本源則不貳也有宋大儒任之重而求之力孰有過之者哉而作用持循猶不能無疑然則學術豈易言哉且夫二氏之誘人以心性爲言近於誠正而不知誠正由於格致非遺外也五霸之獻爲以仁義爲說近於格致而不知格致所以誠正非

遺內也遺外則非性之無內遺內則非性之無外是皆不知性之德也豈非學之爲心性學之爲仁義而差者乎夫二氏之學足以惑世誣民而五霸之功業且將掩跡王道非聖賢決決其微亦孰知其爲異端而功利也哉夫吾黨今日之所學者非心性乎非仁義乎邪正之辨懸於毫厘非競競焉必求其是而守之則孰能不潛移默化因循於似是而不自知其入於邪耶是故學術之慎不能不三致意焉抑二先生之學今再傳矣此升降明晦

龍溪錄卷之六

七

之幾也其能以無隱憂乎由致知之學而失其宗則必入於禪矣何者不知格物以爲功將專求諸內也由體認之學而失其宗則必入於霸矣何者擬議於忘助之間而不知順天理以爲則將用智也此猶爲有志者言也不爾則拾其遺唾稱說道德游談性命索之無實按之無據嗶嗶於人以苟聲利且去二氏遠甚又何敢以望霸者之藩籬哉昔莊周傲物輕世罪歸卜商卜商孔子及門之徒非以其未究宗旨流弊至此耶嗚呼吾黨而知以

卜商爲懼也則又以下商之不善學自勵致其良知而所以發其蘊者求諸師無遺旨焉體認天理而所以發其蘊者求諸師無餘訣焉浚其源而其流益長也則廢幾其免夫二君今行矣父子師弟間歸途審証其又有以教我者

書生員朱子漸卷

克以執中開心學之源而舜之命禹則益之以危微精一之說孔子則以明德親民止至善而示其功於格致誠正顏淵問仁其言爲克已復禮其目

龍溪錄卷之六

八

爲視聽言動及顏子叙其所自得則曰博文約禮曾子仁以爲己任至唯一貫而舉以示門人則曰忠恕子思作中庸推道原于天率於性而脩於教脩之之功惟戒慎恐懼乎其所不覩不聞不越乎喜怒哀樂之未發有以致其中發而有以致其和孟子則曰知言養氣由於集義夫道一也而言若人殊豈不害其爲一耶夫學術不本乎聖賢則其道不可得而聞不即其異以究其同則其學術亦不可得而擬朱子大儒也大學補亡之傳釋格物

致知之義學者不守之爲宗說乎而吾師深造獨
悟以理是於心物非外鑠揭示致良知之訣則似
與朱子異今其傳習錄辨析詳明已流布於世而
士之尊信者比比也豈非學問之道精入毫厘有
未易於明者乎吾師及門之徒亦衆矣孰不曰致
良知果能妙契默識真見其上承危微精一之旨
而與朱子格物致知之論所以爲異者乎予嘗是
正於同志必友求諸身而自識其所以爲心斯體
諸心而自識其所以爲學良知者心之體也而意

龍語錄卷之六

九

則其動物則其動所向之事也故以言乎良知則
備矣致知則必格物必已誠意必已正心而始吾
之良知爲自慊故以言乎致知則學問之道無少
欠矣克舜以道心爲中以精一爲執中孔子以格
致誠正發明精一之節度析之則脉絡分明而統
之則本源不二所謂一以貫之者也由是孔子傳
之顏子曾子以及子思孟子各自以其所造立言
而仁義忠恕博文約禮中和之類皆所以形容此
心之妙故由其言之異而知所以會其同則千聖

一揆也切疑任重道遠體會精到宜莫如朱子而
其所由以入猶不能無疑于後學則學之爲致良
知者孰敢自謂已得其宗乎其有憂夫不得入而
傳之以號於衆此非師心自用者乎噫試見其不
知量也夫道豈可以襲取哉顏子不改其樂而後
是爲賢曾子啓手足而後知其見其氣與便須
至誠無息吾嘗服膺師訓而擬其所爲道者散殊
不可紀而非泛於無統微妙不可象而非隘于有
外故心意知物雖若第其先後而渾然一於至善

龍語錄卷之六

十

則貫乎良知而已格致誠正雖若經歷次第而渾
然復於至善則極乎致良知而已良知者至善之
靈覺也幾本不息無有乎內外動靜之間而其體
之也亦惟幾之不息無有乎內外動靜之間也望
之如見就之無由浩乎津涯之靡止嗚呼死而後
已曾子豈欺我哉朱生子漸持卷請予請者學之
說以自勵予方懼多言之亂道也空言之自欺也
子漸而於致良知也實請事焉則自將得其所由
入故叙其道脉之所自來及吾之所嘗自試者硬

之歸而求之

天真精舍誌前序 代作

天地廣矣大矣非聖人盡道其間則其化有不能自遂者故天地以聖人爲心聖人之道何道也天地之道也不貳而已天地以此化生聖人以此輔相盡人盡物以盡其性也人物之性有所未盡而聖人之心亦有所未盡矣於是教焉而學之道興學興而道明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而聖人始能以無憂故聖人者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也上

燕語錄卷之六

十一

古聖人道化大行相忘於天地萬物之各得其所而不知所以爲之者至孔孟而吾道窮始思明其學以承先聖之道而祖述憲章所以垂世立教者亦至矣迨夫教衰學絕一切非道之術日新月盛雖有宋諸儒扶異歸同甚力而孔孟之緒不絕如綫噫可哀也矣幸而吾陽明先生毅然以倡道爲已任履困交身單精密究豁然悟孩提之愛敬爲仁義取足於不慮不學之良知即天地不貳之道也乃揭致良知三字爲學之訣泰之堯舜之精

孔子之格致誠正皆非有求於心之外者而始學者知所從謂天之無意於斯文可乎然不獲大行其學以親見大道之爲公則孔孟且然無惑乎先生之不能也先生沒而及門之徒思慕不忘隨在建學舍聚同志而致精之以傳先生之學者吾江右被道澤尤深故學舍尤盛今天真固先生崛起之地所嘗示意於及門者而精舍之建雖諸君子漸次作興然猶不能無遺憾焉夫祀典不正則無以示敬廟貌不飭則無以示仰儲蓄不廣則無以

燕語錄卷之六

十二

示守三者備而後先生之道脈可久某雖私淑諸人常以不及門爲已恨茲幸以職事來延首謁天真觀先生之遺像而仰儀刑之如在徘徊不忍去旣而徧觀周諮又惻然惜其將漸以廢也於是謀於先生之門人某檄官司之守茲土者以正祀典以飭祠宇以增主田以水居守然非誌無以詔遠也於是作天真精舍誌與白鹿洞規並傳此誌出而四方學者不其興乎過天真者知有先生則知所仰仰則敬心生聞天真者知有先生則知所慕

慕則愛心生亦必有由是心以致其愛敬之實者而於先生之學庶幾其引而長之矣上有禮下有學則可以一道德同風俗有以大衆贊之道焉先生之所以繼往聖扶人極思以立民生而輔相天地之宜者不藉此以少慰哉是故誌之不可已也誌成敢序之以傳焉

天真精舍誌後序

天真立精舍以祀 師陽明先生久矣茲易爲而誌也誌以求精舍以存先生之學也先生之學不

燕語錄卷之六

十三

存則孔子之道不傳孔子之道不傳則世道之趨日下精舍固教化之所先也誌豈得已哉某嘗聞先生之學矣本格致誠正以立教格致誠正發明精一之功其節度有若此者而非外心以求之也孟子指孩提之愛敬爲良知之所自能而學問之道惟不放此心夫心之不放者格致誠正之盡其功也故孟子出而孔子之道復明至宋而周子之主靜明道之定性則幾矣惜乎格致之義未之開示始有物理求之外者而學術爲之一變先生精

請力踐妙悟不言實見得心意知物渾然一於至善而知爲體知者良知也至善之靈覺也致其良知則止至善矣故示之訣曰致良知盡矣故上接孔孟之傳者周程之後一人而已而內方外圓向風不幸先生蚤逝卒無以挽人於陷溺之文同志爲此懼作精舍於此以私祀先生而將共明先生之學以大行孔子之道今精舍且成將委之草莽凡以典守者不示之以所守而無以持其要也精舍廢而禽聚觀摩之意微先生之學幾晦矣

燕語錄卷之六

十四

江右固先生道業所最著而虬峰侍御君則身被而心悅之者辛未之秋被 命按制首以興學崇道爲務乃謁先師祠正祀典置贍田飭祠宇倡議昉白鹿洞規作天真精舍誌以詔四方豈天之有意於斯文也哉某忝然樂而輯之是故稽故實以著始經歛散以豫藏核圖籍以抑暴嚴祔位以責實此大較也誌成而典守者有所持循以時脩繕以肅供億庶幾仰先生之學者其至如歸則風斯日遠而樂聚者日益衆不有遡心源而上紹之者

乎故精舍之係屬人心實與學術相為消長而精舍之廢興又實與誌之有無相為表裏斯也庸非精舍第一義哉侍御君存精舍之功當不在作者下矣

燕語錄卷之六終

燕語錄卷之六

十五

燕語錄卷之七

文類

壽馮龍岡七秩序

慈之谿上稱龍岡翁者壽踰七旬其子珣生子婿也予宜壽詩宜言予請為言壽之道夫主宰之謂理流行之謂氣綱緼綱密聚而為有而三才之道著矣夫三才者一也皆其流行而不已者也而恒覆恒載與人物之消息異數則於其可見焉爾矣其所不可見者故藏也君子忘象觀道忘言成信

燕語錄卷之七

乙

推移於不窮以自完不有所謂獨存者乎世傳老子翕張與取之術致長生又視為好事者所深慕彼豈足以知吾完之道哉吾之道性命之貞孟子曰順受順此者也天地以順動故不過君子以順動故不忒故能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獨長生云乎哉龍岡翁彌壽彌強壯其精神惇固其耳目聰明或疑其非得養生之術則不能此豈所以語翁哉君子復道觀於其素惟家庭為難惟作述間為最大翁

先大夫禮部公嘗直諫顯世憐其忠而翁則勞思憂憤僊然沉鬱究觀天人之際孝弟行於家忠信達於州里其志可知也比舉於鄉亦莫不侈心改行而翁則以應時報稱爲急以及時尊養爲樂初令鄒平暨遷應天少京兆出以治其民而毋悅其能愛入以事其母而民仰其能孝誦言稱之者莫不曰禮部公遺忠也及歸田里讓其兄以故業而不有且即前楹累石爲山植花卉布幽勝與其兄奉壽母時觀遊以樂其志或時召鄉老縉紳爲會

燕語錄卷之七

二

而悅情話瀟瀟乎雍睦之風化子孫而被遠邇矣是故觀於動而知其用之有所本觀於靜而知其體之有所存蓋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而不自知其達於神化性命之奧此非天地與我皆無盡者乎夫子有言積善餘慶是翁之所爲壽也已翁年齒高則積愈厚衍道於不窮天且佑之必日進於無疆矣乃若虛靜恍惚閑而不可開老氏作用非吾道自然固默而不由也先是歲癸酉九月二十三日寔翁七旬降辰以疾餘滋不樂令其

子循觴戲彩爲壽則知年之喜不自已耳予故叙此藉以壽翁亦見壽之道在此而不在彼也

書鄧生仲玉瑞應卷

鄧生持瑞應卷請予題予問故仲玉曰昔有萌殺機者持二繼來先子購毒授以綠簪且約之曰服此違半年死即死罪無由及汝矣過期不驗其人復來先子反繼告之曰恐殺人大惡何爲笑曰吾今亦不欲爲此矣取酒叙歡去家有母雞亡三日出高大數倍彩羽長尾若鳳然觀者如堵謂仁心

燕語錄卷之七

三

致祥縱之去不知所往夫親有善不敢沒也敢以請蒙臬子嘆曰有是哉此仁術也方其人忿忿逆之必他購得毒去則此心雖發而無以自遂語以違之怒漸平良心漸露相悅以解不徒全彼欲殺者而并使不殺人以及於物其機如此孟子曰是心和其心以及人以及於物其機如此孟子曰是心是以王矣非欺我也鄧生有偶才能文章故使知揚親矣反而思之求其所以致揚親之實體此一

公不忍之真以達之於其所忍以達之於其所爲則其端應豈直一鷄而已哉將以其才潤澤生民以其文章羽儀王化不啻虞廷之儀鳳而本之者將追及其親乃親爲不肖矣然則此不忍人之心微也近之微於一物重之可裕於後廓之則配天地子思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亦不越乎其微而已耶生嘗論危微之音以危致微謂戒懼而約之云爾是又知所以揚親也書之以俟

書丁行生母慈節卷

燕語錄卷之七

四

母子之愛天性也不慮不學者也故感之無方出之亦無方予觀行母岑遇島夷不畏死以救其子母卒以死蓋知有子不知有死死其所安也是率性也行卒以脫於死或者其精靈之所致歟縱行不免母固完以歸也嗚呼獨悲夫行之大不幸其何以生爲夫子嘗論孝例不孝者五充其類雖一頻笑苟猶將見棄於夫子然此猶語常耳行將何以哉吾同年念菴子三轉語至矣子謂行一息存一息不容少懈猶未足以自解也必反身至於無

忝謂母爲有子其庶幾哉噫行之性母之性也母死而不死性性也行生也其知生哉知所以生則知所以死知所以死則母之死爲不徒矣不然母何以身贖哉嗚呼懼矣悲矣吾無容言矣

容星紀略序

子陵先生與光武故事載在史冊古今人論亦詳矣然果隱士流哉觀狂奴一語光武非知先生而始終不始先生實知光武然猶一出而應聘動天象道無已甚迫斯可矣豈不以帝王度略異于草莽猶其萬一者耶嗚呼伊尹非阿衡不就傳說非蘊梅舟楫未又不終老於版築道固如是非亢也問足侯伯甚矣無人於繆公之側其如先生何哉先生年八十猶不忘使聘光武非世主惜其不如商祖高宗而先生以故人受諫議祿終其身不徒洗耳掛瓢爲絕行三代而下與道卷舒可與惟

燕語錄卷之七

五

先生其庶幾哉當時被先生之風垂成節義仰先生之行知輕利祿後世敬先生之無從以葺祠宇以復其子孫皆天理民彝根極性命所不自己

者也嗚呼天地之所以覆載帝王之所以御世惟此豈有爲於其間哉夫道以孔孟爲家法世之人苟於去就一切功名而猶曰能權宜知寸智權術正與吾道異先生其遠承孔孟者乎先生距今千五百有餘歲而其道未墜允齋子以四十九世孫幃客星紀略行於世使先生道脉垂裕之遠不啻星象後昭焉其與於世教大矣而豈徒哉噫然則幃紀略者其有憂乎其有憂乎

書上林科第碑陰

燕語錄卷之七

六

人文迭起山川著靈雖宣力展采所樹遠近不一則數之遇焉表厥宅里永譽來世所以勸也古之人皆用之予卿上林明興德教不月未嘗乏才然聲華徂落自予生已莫詳其名氏孰從而式其廬乎夫人心見則思思則知慕繼述興焉達則遇以竭忠窮則脩以明志其世光矣矧豪傑感奮趾美而至者又可量耶故坊之不可以已也予門人徐生養相來尹吾邑捐貲爲予樹坊予追書岑公已下若干人後予而起者若干人第其名氏以俟

於無窮題其額曰上林科第用以昭勸若夫後世較顯晦抑未矣非所望於後之君子也

祭芝南憲副徐年兄

嗚呼君之死曷故哉嘗聞君子脩其在我而責其所未備委於天而忘其所以爲報然天與人常相參而感與應未嘗不可信其冥然則理之常也至於君而獨友之竟不得其死何歟君剛方植其性介執勵其操讀書談道仰思古人以邁其志宦後越歷靖獻在公遺愛在民孝養二親舅辭榮進根

燕語錄卷之七

七

本節目之大種種樵乎人心君何缺於已何辜於天而顧橫罹盜賊之手耶嗚呼傷哉悲矣今之惜君愛莫爲助者曰禮行遜出斯之爲精義而君於御下或任情過激嗚呼生死大事縱性近嚴毅有疾惡之過而乃使惡人得逞豈天於福善顧反不足耶有虞於天而天不言天不可知其責全於君者殆無所歸咎之辭也嗚呼君將柰之何哉且君圖報未懈而公議方推轂事母未終而膝下方切仰恃奮志濯磨自信桑榆猶未晚此皆君之不能

瞑目者也而天之降罰一至此天果無意於善人耶嗚呼予不能以不可知者爲天語猶冀罪人斯得大昌厥後以徐觀天之定也天乎天乎若將奈之何嗚呼哀哉

雙河世祠記

禮重於始之者非強世也夫禮者理也命於天而性於心所不自己者也惟其不自己故求以遂其心而禮制出焉記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是孰使之然哉思以安其身則思其身之所自出思

欽定四庫全書

八

以貽子孫謀則思祖宗之覆育乎我者何如也是心也率而由之謂之道勉而循之謂之教聖人制禮雖庶人皆得祭其先所以順性命之理而教之孝也由是報本追遠尊尊親親而愛敬者焉知事死則知事生由是尊尊卑卑長幼序焉庶幾不隔溺其心以入於禽獸是聖人之心無窮而所以維世者至矣予嘗覽祖雪窓先生所脩譜心戚戚焉動蓋本始之思而傷先王之教焉夫雙河之有孫氏實遷自慈之黃鄮而黃鄮之有孫氏則肇自唐

順年諸庭實字日盛者爲厥初祖也距遷雙河祖宗十一宣教則十三世矣宣教還葬黃鄮次二曰安七宣教葬上畧湖西山爲雙河祖始聚家族於斯焉距應奎又八世矣后子而生者雙河則四世黃鄮且踰五世矣歷世幾三十中有富貴貴里而徙者有貧賤卑才隨地力生而徙者即譜所載凡若干人而譜所不載者又不知其幾矣即耳目所覩記者凡若干處而耳目所不及覩記者又不知其幾矣禮教衰而風俗薄族屬踈遠不明本系

欽定四庫全書

九

則途人者不少又或冒勢顯庸拜非其墓而莫知耻也意此祠之不可以已也先是以湖西山租銀四兩假賃居積凡若干適予歸閑謬作祠統宗於是買祭田立祠址然未備也乃捐俸百餘金聚材鳩工中爲祠五楹壁以磚奉始黃鄮祖而下功德顯著者凡四世始雙河祖而下三世歲除之日以其田之所入備物致享雙河子姓咸在前作門五間傍居守祠者贈以隙地賃以祭田今朔望備香燭供掃除勿失墜夫祠之設將以明禮教故朔望

火祭祭必以成既大小成集必論以惡自絕於祖
宗者勿入祭畢享祚共俞其善者真有終否其不
善者實其必有改夫勸戒既明必有勸其良心思
上不辱祖宗下不貽父母惡名者矣不庶幾先王
制禮之意哉初擬作後寢前廡予獨力不任必有
賢達繼吾志者祠后地一方予圖之使吾子孫藝
斯圃而知祠之所由始觀斯祠而知祠之不忍廢
抑亦可謂善繼其志矣若夫增潤微猷大禮義以
垂不窮尚有俟焉

命子

予承世緒幸不失墜以至於今尚平心事且畢矣
又幸與岑叔人偕老兒子輩同居長子孫菽水聚
懽吾心也但老年倦于勤家衆百數十口上無總
則衆心易怠勤事者少而家日廢積不厚則衆欲
難供不獲者多而心日不足反不足以敦恩矣乃
命諸兒析爨各事卒業以成吾志又申命之曰
人不有言創業固難守成亦不易然必知所以創
則知所以守予豈能爲創哉追思吾父先大夫棲

溪府君吾母童太孺人相與晨夜拮据惴惴焉憂
念無以樹我而府君適患龐疾幾不起太孺人惟
持子而相泣潛焚香祝天剖股爇鬚以食既疾瘳
府君乃覺及予舉於鄉始告之故舉進士爲行人
府君即棄捐矣壽蓋未五十也吾太孺人苦心可
殫述哉時賓賓二子尚幼予惟母子相依爲命至
賓娶婦太孺人決意不就祿養率孫婦居家課孫
治生以歲入銖積寸累增葺田里岑淑人以儉朴
相我雖遷謫坎難十兒女婚嫁皆能辨獲於俸給

又以其贏餘歸太孺人由是樽節存畜生理漸裕
是衣食之源實太孺人啓之也不幸太孺人於予
督學中州時又棄捐矣壽纔六旬有二風木之恨
無已汝等其知之耶憶予爲行人時先大夫嘗勉
之以詩云肥甘養口非親志清白當官願若賢其
不以官自殖實與太孺人同一心也今汝等兄弟
連肩八人皆能業舉遊庠校長且出身服官政豈
偶然哉皆汝祖父母積而致之汝等享有憑藉曾
不得一日盡惟於汝祖父母寧不重念之哉要知

作者必以善述者亦必以善善必福天之道也知
念汝祖父母是則守之大者雖近遭火殃蕩析幾
半然不曰多難興邦乎消息盈虛天道且然其所
謂卒莫消長者亦可知也是在汝等自勉而已今
將家產均給仍取齋聖廣淵明名篤誠八字分隸
八子吾貽謀意亦可思矣

十一世祖宋吏部侍郎雪窓先生即官坪墓
祭文

嗟我烈祖天挺人豪有宋末造樞密著忠勞威不避

燕語錄卷之七

十二

惟心惟在朝輪對危言有徵有條出入內外不激
不撓險夷歷試終始一操夙敦孝友共樂簞瓢家
重遺軌史載高標某等叨稱後裔歷世迢遞悠悠
本始邇邇元櫬仰瞻英靈雲漢於昭斐夷荒穢朕
表承桃肅恭對越酌言獻匏

世祠祭文

仰我烈祖善作善承衣冠奕世忠孝垂名延數百
祀子孫繩繩分居四方咸振厥靈肇祀雙河世澤
猶憑知好禮教代顯明經追惟本源著存如生時

在朝易泰優荐馨

祭亡姪鄉魁汝資

嗚呼吾意汝之必亢吾宗方日望之而詎意今日
悲汝痛汝哭汝之不可言耶天道禍福有常各以
類應汝少孤能孝能事長上能苦學有思有體義
既舉於鄉魁漸多士吾以為是天道可憑也而如
喪爾母尚未及改芝與爾父同穴又斬爾後才獲
延世竟以衣食奔走客死於吳其常耶非耶嗚呼
何天而汝之才榮汝之名而乃禍汝之至天吾不
得而知之矣豈吾宗不類未足以承籍賢子孫而
始示之罰耶抑數之橫值如古賢哲之困憊天死
而不獲伸其志徒使入所謂猶有所憾者耶嗚呼
天道不可虞吾不為汝致無涯之痛矣流行代謝
無停機細大堅脆同歸於盡順而受之達人之所
以觀化也汝今稱孝稱悌聞者為之涕洟不庶幾
乎死而不亡者歟汝其聽吾之言與日月升降與
雲漢昭回莫知天地之與我為脩短可也汝亦且
柰之何哉嗚呼

燕語錄卷之七

十三

隆慶三年八月十五日豫下壽城惟此

行參名爲廻龍今定稱廻龍塢已造成宅

兆告謝文

歲功序遷代謝無停天道自然死於人生百年有盡流光建瓴言念恭恭豫造歸城惟茲龍塢環秀高明惟神呵護幾千萬齡若爲有待神規龍承月朔啓慶經始告成圜道路除治方輿轉上運石以妥以寧惟神默相有赫厥靈仰之如在聽於無

聲

藝譜錄卷之七

十四

兵部左司務管子行墓銘

子行諱州其先汴之鈞州人也宋紹興年南渡諱萬里者從因家餘姚餘姚之有管氏實萬里始由是傳法仕爲宋太史氏又八傳而子行出少慧能讀書求解大旨不屑屑章句嘗自誦曰學所以學爲人不期於聖人非學也正德歲丙子克邑庠弟子負聞陽明王先生倡明學揭致良知爲心訣蓋本孟子孩提之愛敬天然自有而非學慮能之

者也曰此入道門戶也順此而已矣遂請師焉嘉

靖初江右五溪萬公楚白泉汪公相繼督學子行

屢就試輒首選升學生郡守南瑞泉公雅好文學

作稽山書院群屬之庠校優者給廩餼學於斯以

相親摩而良知之旨漸明舉業益進朔望彙試子

行輒受上賞洛陽潘侍御三峯公按部至又創書

院於萬松深處肯聖賢象樹之表儀選兩浙士萃

而學焉子行則以奇才召入爲多士倡歲戌子冬

先師起平廣亂亂平卒奔桐廬迎柩因協理家事

藝譜錄卷之七

十五

會葬歲己丑冬行人薛子侃孫子應奎奉使過浙

憶師祇命赴廣時尋遊天真山有文明有象之句

謀同志即其地營精舍以共明良知之學子行召

報無遠近實贊成之辛卯領鄉荐試南宮不第至

丁未復不第嘆曰吾聞位者行道之具艱於一第

命也其已矣夫夫親老竊升斗盡歡一日養道不外

是矣諸銓部闕選試第二授兵部左司務奉職介

然自以不負所學爲期然上下頗見憚庾戌秋廝

薄城下言戰事大司馬王公既心切憾之時公方

不得上意又以推賢讓能爲公勸而公之怒不可解矣遂考罷公論快焉堂院屠東洲公意不憚捐俸二金爲贖凡交遊各有贈身雖屈而道益彰以此見天理之必不容昧而吾學之可自信也歸來即武勝偏處龍山之北麓敗屋數間蔬園半畝召諸弟同居以悅二親或門下舊知使聘至輒就謂不用於時庶幾明於下道豈終窮哉有餽遺必視諸義雖衣食多取辦於此然未嘗有所苟隆慶壬申赴天真王精舍教應奎自初夏至仲秋凡四越

燕語錄卷之七

十六

月同卧起與之仰參密証夫道啓於堯舜而莫詳於夫子大學言明德而列之爲心爲意爲知爲物蓋即此虛靈不昧之體隨所指異名一渾然於至善而已矣而其明之也爲格致爲誠正亦自不欺此虛靈之體隨所在異名一止於至善而已矣不欺此虛靈之體者良知之所以精也而止於至善者良知之所以復其體也一也故此四者精一之節度也皆所以致其良知也師云致知焉盡矣者此也知致則身脩而家國天下理矣此之謂大學

之道然又聞之顏子死而聖學不傳蓋就門弟子所造言之耳易曰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子稱其好學曰不遷其心於怒不貳其心於過此不遠之復知至至之誠之於幾先天之學也朱子謂克己復禮者乾道主敬行恕者坤道其至則同其功則異然則知幾豈易能哉顏子如立卓爾實見得此體本至善也而未能無不善故未由之歎所由發過此則從心所欲不踰矩無所用其精渾然於一而化矣可能哉子行吾見其信

燕語錄卷之七

十七

也曰顏何人也其良知同其致之宜無不同而何不可幾也日孳孳焉忘其老之至是歲春正月過吾廬信宿有以勗我不謂其遂訣也噫可以死哉吾悲夫己之孤立也子行平直簡實無機械本有恒受道之器遊於先生之門日充其所未至拔於士而氣不揚厄於用而志不困依稀乎貧賤以終身而無戚容其所自得可量哉程明道先生有言人終學便湏知用力處既學便湏有得力處是則子行之所以爲學者子行別號南屏生於弘治丁

已年十二月廿八日距卒於萬曆六年

日壽八旬有二元配陳氏蚤卒繼徐氏

將葬矣其子生負大益偕弟大德來請銘應奎爲之誌其墓銘曰不學而壽吾不知其滅壽而且學吾知其不怠耿幽光芳永斯土斯藏

燕語錄卷之七終

燕語錄卷之七

十八

燕語錄卷之八

詩類

丙寅仲秋再過天真會祭識懷

憶自脫塵網一訪天真山忽忽踰十年再叩樊雲
間薦蘋証心印聚簪訂愚頑由來本易簡支離須
刊刪世情何汨沒意便多踰閑滄湖景將入誰當
濯潺湲

逢生口占

老去逢生意不惟自知衰倦豈歸完百年一息存

猶懼晨起推窓攬鏡看

悠悠明發憶雙親百歲如存八十春蚤已無從娛
綵袖敢教兒子慶生辰

兒孫羅列本同根仰首堂前少二人此際含杯心
獨苦不勝雙淚濕衣襟

莫芝南徐年兄遠卿歸途識哀

國士交盟只有君忍將絮酒酹英魂江門老泪孤
蓬盡遼鶴秋聲半夜聞欹枕寒流空夢月傷心春
樹憶論文章堂不復留琴在誰聽無絃訪白雲

世路悠悠不可期君心我意兩能知豈堪平地翻
江海徒使旁人說是非行莫宋郊潛出險失從匡
地畏教遲即看劫數欺神聖慟哭於今事有之

吊芝南隄門新圩

江岸斜陽土一杯青山如舊壯心灰躊躇不盡
舟思自放寒潮載月迴

天空潮落隄門深慘淡浮雲蔽遠岑會向幾時泉
路隔獨餘青草見君心

老鶴空林悲失群飛來江上叫蒼雲灘前一夜薦

燕語錄卷之八

二

花月淚濕霜天聞不聞

死生交義好誰論宿草殘花鎖墓門不斷長江多
過客亂帆天際逐浮雲

與友人

苦憶同門問學年揮戈無計老相憐竭才綫脉蹉
跎後入悟微幾恍惚遙謔覺意生終是安不離經
正自通權須知義利言非略透得閑時玄又玄

聞有薦者述懷

浮生回首日西流曾是名虛更晚收荷篠有情逢

各口問津無意到溪頭一丘一壑天何際偶影孤
筇輿復悠野鳥啼深春自暮桃花莫去引漁舟

同年憲副曹沙溪寄書期我復出口占代簡

白首傷離掩舊扉江南江北斷雲飛憶同多難情
何限知到忘言道益微已覺虺隤非往昔敢綠衰
暮爽輕肥由來 聖世容箕穎正欲相期學未微

廷試起舊聞有阻之者

風虎雲龍聖作期出潛搜隱野無遺治隆喜起道
千古道協精微此一時孟子在齊終不變仲尼去

燕語錄卷之八

三

魯自須遲已將行止隨消息未許傍人着意窺

宴坐

宴坐流水邊洗心冽寒泉微風動野色紛披禾稼
鮮竟畝占大有各心競力田斜聽起歌唱互答如
爭妍瞻茲忘帝力吾亦遊堯天皎皎山月上振策
康衢前歸來草露光意愜無可言

獨坐參良知口訣

一念惺惺獨有無由來此念本真吾指陳道脈皆
予聖泰透天機是此夫闔闢推移神變化散殊高

下那精粗些兒原不容聲臭識取須教學似愚

小築

造化流行定返元湖山小築待歸垣愛蓮移得應
溪種引派流逢活水源大覺餘生真歲月他年杯
主並乾坤茅衡獨掩觀無始不惹漁樵過我門

自惜

自惜精神減昔時難書識字到心違靜思聖哲開
千古密辨危微信獨知博記正憐儒術誤空談更
覺真離宜然一室如臨保只恐爲間已坐馳

自述

燕語錄卷之八

四

寂寂無營了了然這些千古不容言誰將動靜來
分屬邦道中庸戒懼偏

寂寂幾無昧存存性不加中和無動靜動靜兩分
差

聖脩欽厥止心極定惟幾即此是無極能察微又
微

堯中舜一道心微格致誠正與同歸物理不從心
自得危微誰辨是和非

物生心感應邪正此心知去邪而從正物格而致
知

一是道心微精去此心危危微誰與辨只是這幾
希小人見君子恐恐自知非豈曾窮物理致知識
從違無欲所不欲無爲所不爲千古聖脩訣只慎
此真幾

蓮溪館

谷口泉香初出派水心蓮秀藉栽根無遠風月誰
收管斜日松陰閉石門

燕語錄卷之八

五

漁樵作伴從吾好水谷澄心異色空何處抱琴來
下榻花溪今與外人通

籬菊寒香應止酒松風清響不須琴門前楊柳依
然綠誰是先生歸去心

一悟浮緣生有涯開畦學種邵平瓜青山無徑真
愚谷倦鳥還枝半隱家

松暈曙色天光發花徑寒香夜氣凝獨卧乾坤觀
太始往來何處是初生

觀戲浣紗記感范蠡事

功成一葉舟長笑五湖秋不載西施去寧立東國
憂寸心紅日近散地白雲稠明哲懷忠在高踪不
可求

次少宗伯萬履菴送王龍陽奉使簡同志韻
清朝公論道逢辰千古斯文百代人恩重日華迫
帶礪節顏王國戴君親陽亨已獨回元運秘訣還
慙少聖真無感本座初念直有爲滋蔓正途慕良
工獨苦懷和王燕市誰將見席珍谷口耦耕春欲
暮桃花流水自通津

又

燕語錄卷之八

六

一代斯文仰北辰雪幘多少及門人道存經濟行
無隱慕切羨墻見益親瀛洛幸逢初出派中庸猶
屬再傳真時過浪憶揮戈晚力倦空嗟去路秦三
經草深風月賸百年身在歲華珍朝聞未憊餘生
志不向山前更問津

次邑令鄧玉洲迎春有雪韻

春到園林色便嘉更添瑞氣景逾賒光搖戶外一
簾絮玉破枝頭萬樹花詩客幽華歆覓徑詞林清

興旋烹茶忽憶山陰誰訪戴短航弄影傍溪斜

次秘圖楊山人汝鳴咏雪韻

河上曾聞處士賢陽春誰和郢人篇灞橋驢背全
祛俗紙帳梅花半屬仙葢意自歆春欲動斷炊三
日午無烟凍雲蒲地行踪杳疑傍疎枝叶聽泉

又次玉洲韻

長安遊子興偏嘉漠北孤臣望欲賒學士風流裁
楚調關山愁斷落梅花漢簾影動江心月泉品清
添雪後茶不見陌頭楊柳色蚤看飛絮受風斜

燕語錄卷之八

七

寓迴龍塢陽來精舍

德薄無隣樂自尋歸歟歲晚卧青林碧霞池上紅
蓮秀獨木橋遙綠樹陰虛閣坐沉浮海夢殘風吹
動舞雩心杖藜孤往逢源處聽到無聲莫更深
乾坤潦倒隔凡心叶叶看浮雲過遠岑花滿山前春
滿地又聽綠樹鳥啼深

十年林叶與雲遲花落花開景物推扶老一身空
望遠懷憂千古惜吾衰湖堤水溢魚容片花徑春
殘蝶亂時書掩石門青草合已將心事付耘耔

賀少司馬陳五山壽途間口占

三山碧海紫霞宮，幾箇雲間跨鶴翁。
瑞珎筵開春酒熟，誰醒誰醉笑東風。
寶華歸來東海遶，白頭賓主小壺天。
漁郎不入並花路，那識人間自有仙。

對竹

雨前移竹長新叢，幾箇簷端弄晚風。
終日對君無別語，一簾秋色萬綠空。

海門夜半觀無始，花露林間識有涯。
蚤起振衣新沐罷，又看清影過窓斜。

燕語錄卷之八

八

漫聽前林歸鳥亂，自憐餘景捲簾看。
若教生意如君子，暑往寒來只一般。

對菊

彭澤風流迥出塵，一籬黃菊想清真。
不推霜露三秋日，留得乾坤九月春。
漁水遺魂芳並絮，孤山異種落交神。
壁間掛有無弦在，流水高山屬恁人。
叢菊滿庭衡相看，意轉清來風吹不媚寒。
月許同盟荒徑有佳色，幽居無俗情柴葉敦宿好千古獨。

芳名

過萬松泉興觀遊三首

御聖門前路半程，萬松青處道心生。
驚飛魚躍神泉意，潮瀾江空望裏情。
窈窕昔痕蒼峽徑，逶迤石壁翠雲屏。
日斜猶對諸峯立，祇覺浮緣一羽輕。
四十年前興可憑，重經望眼曲還東。
舍風古殿蕭蕭落，瀾海飛軒草樹層。
步到振衣歸雲共，往坐看流水片東升。
斯文原有傳心訣，思思焉堪愧服膺。
別院迴廊廟貌開，半隨風雨出荒臺。
萬松歷歲自青漢，一徑埋塵暗草萊。
老眼江湖秋傍晚，後生衣馬日浮埃。
當年道脉思狂簡，吾黨誰堪屬與裁。

燕語錄卷之八

九

虎跑寺次蘇韻二首

石徑通幽草樹香，松風路怯蚤秋涼。
京行隨溪虎山雲度，坐向禪關佛日長。
自覺拂衣憐淨境，誰問道叩西方洗心澹。
擬忘於水莫莫春芽着味嘗。
天開淨境湧泉香，倒影袈裟水殿涼。
林徑獨潛秋氣蚤，溪風不動野雲長。
僧誇遺事欺愚俗，客爲幽尋到上方。
應是山深有龍隱，潭流舊井使人嘗。

登精舍前太極亭四首

圓圜何自寫瀟溪境竅虛靈萬有齊要識動中靜
是靜若分動靜自生迷

太極空圈却有亭我來亭上坐惺惺風雲潮汐亭
前意莫道空中道未形

太極無形動靜俱一虛無欲見真吾靜虛動直名
雖二直是虛中轉念無

此箇良知太極圖顯微寂感總歸無無中自有生
生意只是良知更不誣

燕語錄卷之八

十一

天眞秋祭畢同志散去無少留者感懷一絕
涉江西向意何如揮手斯須孰啓予寂莫宮牆啼
鳥亂令人却憶買山初

釣罷二首

釣罷歸來曲曲灣桃花流水聽潺湲明朝更入雲
深處姓字何須落世間

脚跟平地只徐行不上輕舟逐遠程日出一竿東
海畔佇看雲起若爲情

世情

翻雲覆雨兩世情新爭手高低競市塵到底是非心
作準縱多議論理爲真簷前日煖長青草座外風
和不老春吾志獨慚雙鬢改揮戈無計自憐身

戊辰元旦感懷

兒童爭喜值新年日暮歌鍾夜未眠樂處不知添
苦處吾今頭白被人憐

謁崑白洋湖

薄梅青山春復春松楸滿地草生塵徬徨杯土風
前淚猶是當年問寢人

燕語錄卷之八

十一

雲外松聲土一丘白頭扶老遡寒流春風不到泉
臺裏回首斜陽草樹秋

生逢時序百年心嘆息流光白髮深無路黃米可
相見空聞啼鳥淚松陰

自嘆

皓首意不憚繹思在殘經三聖授受旨危微辨惟
精道心一無雜致一爲執中尼父不踰矩意欲純
乎誠誠一非稿木只是無憧憧有欲即有事順施
寂無情所以合内外性之所由名此道如可握拳

奉仰服膺未學顏之復持此將何成

性靈本無蔽質下累所來物交去日遠友之力匪輕介然豈無覺消之寧遂清所以不遠復唯顏爲獨能幸不如顏天努力期前征

夫子志強立自許在盛年顧我倍九下妄意道存肩悠悠至於老拙井未及臬安能怒與過而不貳且遷欲動未動間回也炳幾先類復徒爲厲顏死學不傳竭才眇心訣如愚何足賢

有感

燕語錄卷之八

十三

大鈞無私造靈秀惟人生撫膺慨憐昧滔滔汨其貞貧頑多顯過稔惡惟啓明假借肆營已張皇欺世名狂馳爲之盡曾不惜其情生也徒爾戮辱貽身後評吾衰滋永歎跛眇忘遙程殫力隨所至詎敢量于成

學者未識仁熟之何由得夫子言仁處殫心思可繹已與禮之間克復誰爲則孩提知愛敬仁義本天植失而後有復屢失乃爲慙問也斯幾微不以不善息知至即至之常體固不易卓哉不遠復用

心之所極孰是其好學屢中但徒憶

已巳年正月試筆

今年今日幾來逢老去心驚歲月窮行輩共推羞短髮親朋半落恨東風寒禁自笑梅花白夢醒初憐目色紅賸有浴沂歸詠意前川作伴好誰同

感懷

不是湖山侶還憐宇宙身生來多濩落老去復嶙峋與物皆春思幽居一恰神坐看花信晚默默永之濱

燕語錄卷之八

十三

卜壽山苦求佳處自嘲一首

去去長春夢青青是處山自嗤存沒意未脫死生關軒冕非堅物衰榮逐轉環北邙陵谷變信史獨名班

率意吟

鳥鳴谷應與物情方生生山圍水繞仰天宇方高明坐茂樹以班荆酌寒泉芳心冷冷懷美人兮天一方河水盈盈

勉賓兒寄德興用部送張吉韻

龍御承天拱穆清思皇多士奮周京但御一命
恩光重願聽三年政績平陽令好生惟任拙于公
不虐自生明危微此念分王霸道在幾先豈色聲

又寄勉一首

三字官箴缺一非打頭一字更須依心無為處
生照動以天時衆莫違傳世自來甘澹泊承家端
豈願輕肥鷄鳴念別分狂聖利善之間何其微

過龍谷草堂二首

漫引湖舫不問津蒼松翠栢互止隣草深幽徑餘

燕語錄卷之八

十四

殘雨花落清谿半暮春類引相呼高樹鳥行歌自
蒼負薪人滄浪水脉雲根靜坐着消流日日新
一溪流水渺通津茅屋雲間木石隣路引堯花深
進艇手扶筇竹老乘春漁樵舊侶憐情話松菊荒
離憶故人風景忽疑彭澤里門前綠遍柳條新

寓龍谷間值晴雨述懷二首

雨雪冬殘春復陰春歸猶動看花心巖頭日射收
雲氣洞口時來聽鳥音沙渚遊魚晴趁水野田飛
鷺濕歸林靜觀萬物無言處壁上何須更有琴

經到湖山興便嘉竹門松院陋僧家洗心石壁懸
清澗倦楊峰頭借碧篴遠岫迴密含霧雨狎鷗飛
路尋蕪陵即看物象陳心易高閣封書自五車

與友同遊龍谷園

偶逢嘉客同幽興又放湖舫過水南物我閑情鷗
鷺狎語言清澗洞猿猴徘徊松谷御風遠窈窕花
溪忘日酣歸詠忽沾清路雨似憐荒野盡朋簪

即官坪祭侍郎雪窓太祖墓宿香山寺

桃花嶺十里半空間流水重林鳥外山香洞袈裟

燕語錄卷之八

十五

無歲月蓬萊烟火住人寰五更鍾磬宗風遠一代
衣冠俎豆慳贍拜不勝杯土思夕陽回首亂雲班
述見

千古執中傳益以三言足致精爽危微致一爲之
鵠一於道心方執中乃位育格致誠正條惟精之
節目格致迷其訣物理外心逐愛敬出良知誠意
在慎獨獨乃謂之知愛敬物之屬集義只求心知
幾恭乃篤定性契不傳周子悟無欲遐哉千載後
斯文脉誰續仰止觀美壻齋心會臙穆

有感

顏子處之一匪顏則無然蕪溪復斯境特達著話
言今人輕富貴誰免貧賤牽要之有累心無感不
成偏極研決毫釐默識無高堅虛想眇實得玄談
何足賢

聞蟬口占

天戟無聲却有聲亂蟬何意樹間鳴形骸與化不
知始音節如調偏入聽貞脆本來同浩浩洪纖各
盡並生生南軒坐憫新秋霽憐爾風前點瑟情

蘇詩錄卷之八

十六

坐間見小鳥穿紫微

庭花迥露淨秋清忽有小鳥來飛鳴腳踏一枝飽
嫩蕊葉分雙翅撲殘英遣時出色寧非晚過蝶偷
香亦底情造物於吾堪識取生生一點自分明

大水

五旬三漲雨綿綿水色寒浮接遠天野屋啼飢兒
傍母豪門招客夜開筵空聞漢相嗟牛喘那見清
時怪石言自識災祥多感召賢良誰對仲舒篇

陽來精舍

戶對南山枕間肱不離人境在家僧日華海底觀
無始水活源頭見復恒鳥認一枝歸自定雲流纖
影過如騰當時童冠春風裏想見宮闈茂育情

觀牡丹二首

造化無情亦有私洛陽春盡出奇姿多因工謝來
江左斷送豪華醉日離香浸清溪攢翠葉影踈東
園破寒枝雖無競賞臨軒客爭與幽人水月知
國色瑤臺帳綺紗五侯公子走香車買我無隙奈
麻地借看曾於富貴家露池霞腮嬌似醉風來紅

蘇詩錄卷之八

十七

袖舞偏斜最憐一笑傾人國流水斜陽啼暮鴉

自樂軒二首

自樂園從隙地開尋香蜂蝶過牆來主人幽意隨
芳草縱是芳菲花不裁

紫薇新竹兩三竿山色西來亦耐看秋半著花憐
晚節捲簾長對數峰寒

惜餘

君子成童一息尚乾乾我生稟天中寂感非後
先生此之謂直死此之謂全不學易妄動直體以

物選真妄亦莫掩明覺本自然聖訣辨危微精一
開心傳遂紹出至人良知日中天知之已行之並
進墮言詮心統意知物外心理何研師資幸同世
掘井欲及泉日飲潛忘味消消會百川振策擬觀
海自愧筋力綿頌言慙無已惜陰慕前賢

述感五首

老眼摩挲欲看花緇離葺圃傍溪斜栽培着盡心
多少十日開門多亂麻

蓬蒿易植苦栽花茅塞欺花偏徑斜未得有花人

燕語錄卷之八

十八

欲老何如隣舍種桑麻

苟生論性未全差暴棄人非天降耶何爲朱均不
似父又生做弟聖兄家

何須梨栗苦詩裁壁上無絃也着猜自是過庭空

有訓孔門依舊鯉非才

莫向痴人說性空無情却在有情中洗心千古瀟
溪水無欲源頭晝夜通

曉起獨對三首

小草蒙培長碧叢花開傍竹也清風乾坤物物皆

生意自是人心有異同

新篁穿徑發幽叢野草開花送朔風自是根株終

不類化工無辨亦無同

花開一夜幾多叢小院踈簾把曉風簷雀飛鳴亦

何意並觀於我自參同

味懷

十室有忠信何道悲無傳三聖授受訣危微豈難
研恍惚出入間影響徒言詮學絕道與俱悠悠誰

能賢回也竭吾才復之在將然無以戰而勝此學

燕語錄卷之八

十九

是先天堂何爲者差之毫釐邊願言志靡他默
識勵未堅有生纔一瞬詎敢遲力綿

燕語錄卷之八終

燕語錄卷之九

詩類

庚午正旦

過去光陰幾日還，
宴時頭白向人間。
憂餘老外道，
忘老樂在閑中。
要識閑新水流，
逢南澗碧煖風，
緗適舊苦班出門，
花柳前川興欲問，
先生說訂頑。

自述

一靈常定萬緣虛，
對境平看是最初。
四十餘年欲從處，
於今醒夢始如如。

燕語錄卷之九

誦師閑來還覺道心驚句二首

動止心通是性真，
有生形色易沾塵。
雖然百倍加功後，
猶愧三年未日新。
半夜能無雲蔽月，
中流忽有浪驚人。
却憐蚤覺牢拿柁，
不用尋師更問津。
操舍倏忽間分明，
夢覺關性靈磨不滅。
知止初復還所戒，
在類復終迷當遠。
頑至人養已熟，
刮垢空其班愈精心。
不滿若驚乃未閑，
仰師遺教深逸駕。
何山拔

聞砧

誰家披月揭衣砧，
又見秋殘歲欲尋。
年去一年人變舊，
念從此念感彌深。
鏡中催白偏欺老，
夢裏驚寒獨苦心。
且趁當時眠食穩，
直窮源脉迤前林。

初秋對雨

氣縕秋初暑未殘，
忽逢夜雨水平灘。
三農得意勞偏樂，
萬象含榮境自寬。
小圃亭間應識喜，
南軒風入故憚憐。
炎涼莫漫窺天道，
無朕何容着意看。

南軒紫薇花開

流火風欺葛開軒，
坐對時綠瘳緣氣。
至花發避炎

燕語錄卷之九

二

暉群物生成性，
元工化不知。
秋來競春色，
默默認推移。

詠梅

疎枝不競陌頭春，
雪裏香葩自絕塵。
却怪商家羨排後，
至今種子失傳真。

秋花雀集

飛飛簷雀傍秋花，
似惜年光戀物華。
老去對君心獨苦，
坐來移日興還賒。
一幾消息元真宰，
萬有完成自大家。
敢看商輩窺造化，
漫看雲盡碧天遐。

中秋夜無月

皓魄沉河漢清樽對夕陰諸孫來秉燭漫酌坐開
襟笑語真如性梧桐滴露心一輪常自滿星斗燦
東林

尚友齋詩

道在六經開聖蹟學宗三語溯師傳山間小構封
千卷一牀潺湲聽枕邊

觀翁圖二首

白雲蒼樹碧山圖獨鶴溪前對落暉只隔桃花流

燕語錄卷之九

三

水外絕無人跡到岩扉

雲住千峰鶴在林美人不見飛花深落紅流出源

頭水莫道緣溪無路尋

有懷

自嬰塵網誤虛名晚結岩龕道未成流水孤村清
夜來青山綠樹白雲層孤桐自撥思千里一榻空
懸別後情已識此心忘處了不將消息問君平

登龍泉山中峰閣

中峰高閣舊禪林卅竈烟消煉井沉位迴雲霄靈

結碧城吞潮汐舜江深絃歌詩禮千門接廟貌人
又百代欽最上宮牆睨海日光輝長且不留陰

壽瑩石小構居守命名陽來精舍

大化亟推移浮生有盡期歛形先卜兆鄰壁後焉
知夜半潛觀復陽來蚤識微流行本無始逝者固
如斯

獨夜

獨夜滋元氣鷄鳴惺道心一真流不息百慮動歸
沉聖訣惟幾定賢脩儼帝臨吾生驚欲盡好古幸

燕語錄卷之九

四

從今

辛未正旦

添齡始今日老去我心驚吾道眇樞紐五學竟何
成慨已悟師旨其幾若爲明望之宛可即就之不
可能前聞在涵養熟之將彌精所戒惰因循努力
驅前程

同年薛思齋使來約會天真精舍不果赴詩
以荅之

勞思相望水雲間忽枉傳書遠入山三月韶華千

長春百年離合兩情關因循似爲長江限邂逅如
同雪夜還自笑無弦空在壁携來何日對君彈

天真精舍守僧請題

前聖開心學傳今仰後儒人心完是聖默識少如
愚堂虛靈在空空感應俱三言惟致一四字本
同途順斯欽厥止適之脫戶樞實脩須妙悟玄覽
但扶踈道總知幾盡肫肫熟有餘

遊八仙臺用壁間韻

路轉烟霞忽有臺隔離人世不生埃風清洞口

北窗錄卷之九

五

聞猿嘯鶴避茶烟訝客來樓閣中天新氣象江湖
滿地半蒿萊徘徊無限登臨思目送浮雲過水隈
次友賀得三孫韻答之

田穗烟霞鎖石林勞君相慰得麒麟宗支固怕添
孫少樗朽何能種德深五桂香浮秋氣蚤三槐根
老地華新迺翁舊學惟存拙只與漁樵意味真
不才蚤已遜荒林何得孫支產玉麟延世偶長兒
子後餘休或藉祖宗深江湖老我愁懷在門戶憐
儂氣象新只好往來隨几杖滿前啼笑樂天真

八孫已喜隊成林又敢狂思瑞似麟積有殘書能
解讀傳些舊業會耕深前村花煖簫與雲後寢時
逢羹食新便是抱來惟喜意須將此語記吾真
老伴斜陽鶴在林百年吾道獲郊麟敢論豐邑貽
謀遠設說螽斯託意深歲晚松枝應結子春來梅
信自傳新化工不息天之道近取生生示最真
老竹經時笋迸林乍疑頭角等麒麟根株地薄也
應淺枝葉陰踈綠未深漫托弓裘傳似舊收云意
緒代承新誰能身外營懷抱却憶先生認木真

北窗錄卷之九

六

友人賀誕次韻答之

乾坤濩落萬緣休皓首尋源怯素秋去日自憐初
度近有生真與過雲浮東籬花霰青山暮北海尊
開白杜憐却憶稱心古遺事揮金不復子孫憂

再遊八仙臺用前韻

峰頭雲捲出層臺空眼乾坤等是埃山水分深身
未老烟霞路熟我重來依人野鳥呼名姓慣客山
僮關草萊解盡世緣從去住一天涼月卧岩隈

中秋夜對月次 師韻

月到中秋一倍明銀河清淺濕雲英眼前色相空
如洗夜半梧桐淚自生暗室容光臨皓魄兩楹佳
影賽思成陰晴恒照無今古此夕來瞻更有情
江上西來對月明仰瞻高明憶人英若非心訣傳
千古安得斯文屬後生潔白光輝寧肯狀空虛體
性本天成即思吟弄歸來意坐對溪頭無限情

偶書所見二首

仰錯瞻忽嘆迷初却在循循傳約餘更欲從之不
可得心齋默然坐如愚

燕語錄卷之九

七

心齋默然坐如愚焉得從之道本虛若向空空叅
得透直將命我豈欺予

遊淨寺藕花居次師壁間韻

乘幽蓮溪棹幽尋又入山人生百年內散地亦非

閑

天真精舍和師良知詩四首

一念惺惺穆穆時本無善惡可教知流行萬有惟
些子無極真幾更爲誰

無極真幾更爲誰出來太極是良知空中感應原

無體緣着良知便有爲

身從虛扁試神針痛癢方知共此心炯炯一靈通
晝夜肯教醒夢兩相尋

回思瞻忽仰鑽時未是顏淵作聖基悟到從之不
可得非徒卓爾見些兒

寓松關報國寺用舊韻

青山不倦數來遊猶見清江抱日流古木含風憐
舊國夕陽啼鳥自荒丘花香落盡遊蜂遠蘭草叢
生碧淵幽更與老僧談往事城頭殘漏不勝愁

燕語錄卷之九

八

壬申正旦

意長燭短夜忘眠又聽鷄鳴是隔年老去却嫌新
歲月道窮還戀舊林泉人情競賀青春好物與寧
知樂意偏窓外忽傳梅信蚤暗香偷泄漏先天

暮春過天真精舍

隔岸看山未見山過江方許問松關春深野草迷
前路誰認行跡一線慳

對江山色照人清帶雨春潮晚渡平步入宮牆深
樹裏千峰啼鳥諫歸情

自述

身世悠悠等百年無窮春在鳥啼邊如何花柳風
光好也向前川逐後先

屋角鳴鳩大地春傍花隨柳有前人土林衣馬還
如舊誰似先生不逐塵

江門春色滯行踪回首衡茅在眼中只恐漁郎誤
歸路桃花千樹自東風

間被回祿述懷四絕

天意冥冥莫可求人謀禍福未全山岡知消息徐

燕語錄卷之九

九

觀定却信通玄在自脩

相將心與道爲謀天意何應降百憂倏去倏來那

自解求端安得泚虛舟

自信平生可得爲幾微真與鬼神親豈將動忍來

增益不使爲山一簣虧

白首爲儒道不崇祛除身外等爲空若承天意無

煩惱默啓桑榆作聖功

示諸兒

回首勤勞四十秋人心天意肯相謀枝棲已作鷗

鷗鷺盟空貽燕雀在然行藏都分定滔滔聲
利亦何求白頭無復千間願海上朝來有狎鷗

復次天真精舍又川韻

蒲盡鍾鳴春復秋百年一笑子孫謀太虛不遣浮
雲碍分定寧知失馬羞綠樹峰頭惟鳥過清風江

上有朋求簞瓢日與山僧共自去還來似野鷗

登精舍傳經樓次友人韻

秀鍾千古關鴻濛理分明摩聖功代擁繒流傳
教外今有吾道起天中江吞澗壑潮聲壯壁合奎

燕語錄卷之九

十

躋地位雄老益瞻依渾豪寐肯令茂草鞠飛蓬

秋月精舍寫懷用王右丞韻

爽氣憐人興自寬坐聽江上走狂瀾曉窓樹色浮

羅幌入戶風聲敲鵬冠倦鳥枝棲還地辟定僧心

吟共雲寒山中事業身俱長肯使餘生只素餐

五言疊韻二首

獨對海天寬流泉誰助瀾人情輟末路吾道急纓

冠葦竹秋稍勁紅蓮露葉寒相看愧比德空老腐

儒食

心淵境斯寬風恬水不瀾
僧厨海客佩士習競儒
冠月色浮江碧風聲洒
髮寒朝聞如未憚發憤欲
忘食

贈管南屏主教天真

吾友南屏八十齡視於無覩
聽無聲門墻歲月瞻
依近猶是當年立雪情

觀察使唐新洲暴卒感懷走筆

春半君來話若耶夏初吾亦訪
君家投情不爲長
江限努力相期愛日賒忽報玉
樓迷曉夢那憐金

燕語錄卷之九

十一

谷送春華空中自是雲生滅
一笑峰頭卧碧霞

一笑峰頭卧碧霞蜉蝣天地共
袈裟痴兒白日黃
梁夢老子函關紫氣車須識有
生終有盡若知無
始亦無涯江風山月隨吾取不
向灘前上釣槎

偶述

終日惺惺一念餘乾坤萬有盡
歸虛認將此子元
無極不用先生別畫圖

心體虛而涵炯炯明不昧天然
自有之即吾性之
謂致虛之謂精一是精之粹聖
訣辨危微心學從

心會尼父發四條懼此心學墜
詎意天流傳反以
外求晦貞元在兩間離合自有
爲焉然逢至人幸
免筱群喙所恨筋力微獨往千
里畏安能學魯陽
駐此日中雪

又

獨倚南軒意滿腔天然花草靜
生香不將老膝前
川去免得時人較短長

上天真兩後味懷

上上祠前生百憂潮聲谷應蚤
逢秋壯行不展徒

燕語錄卷之九

十二

清世幼學無聞空白頭風雨
暝迷山徑窄帆墻南
北利名浮誰憐卜築江門意一
洗長天萬里流

除夕

除夕戀舊年夜闌還剪燭時去
不可留心期何以
足兒孫杯酒歡此心誰與告老
馬惜長途靈雞與
我宿今年似去年俯首愧幽獨
歷歷追平生頗覺
解塵縛所恨天欲著春聲催爆
竹

歲盡今宵亦遲百年垂老悔何
追但醒一息通
千古收昧平生負獨知四壁重
聲疑臘後滿腔和

氣識春催化機不斷行神鬼前席何須更問爲

癸酉元旦壽眉七旬

忽聽晨鷄訝古希自憐空老未知非明明言訣心
傳近望望宮牆道岸遠繞膝兒孫歡并舞前川花
柳漸芳菲催人歲月如流水一刻千金欲下帷
百年雖遠年年近一念何思念念同望道每疑傳
不得將予真覺就無從杖藜徐步谷風煖惜倦高
眠海日紅溪水蓮花山院靜夜深危坐憶元公
書懷走筆

燕語錄卷之九

十三

忽驚七十老侵尋百感無端意莫禁聞道已看雙
鬢雪致君真負此生心小窓自到閑啼鳥空谷不
來携素琴千古豪雄多獨往肯將踪跡浪浮沉
人生鮮稱意坐令白髮深向人心自語攬鏡思彌
沉靖節古人豪猶有五兒吟瞋目羨萊婦遺恨何
蕭森乃飲忘天酒更鼓無弦琴我生千載後仰止
空雲岑杖藜春興遠放脚桃花溇隔水有仙家恍
聞太古音就之不可得日暮傷歸心

寓陽來精舍偶題

歲月添新柰老何考槃真擬碩人邁白雲蒼樹多
秋色流水孤村有孺歌夜半天光明海日春前生
意動烟蘿枝藜直到源頭上那更沿溪間道波
春來花鳥莫愁何誰擬詩名及謝適世事眼前隨
短髮道心雲外聽樵歌長風靜谷依松菊積雨踈
林引薜蘿月到溪頭常獨往坐看潭影不生波

漫述

交疎地僻轉幽沉耳目無營樂自尋花柳三春幾
童冠圖書一卷百年心每看雲物空中盡借問天

燕語錄卷之九

十四

根何處深高閣草玄吾未敢溪頭風月有遺吟

六月晦日立秋書懷

歲序居然又入秋井梧一葉送新愁自知大道微
言外轉憶初心白髮稠易傳敗誇程叔健中庸徒
切子思憂海門流水通伊洛極目源頭暮倚樓
志道無聞秋復秋境逢遲暮不勝愁霜離造次黃
花老野草須臾白露滿心隱德隣寧獨醒才踈地
散豈先憂西風一夜多搖落悶對江山自上樓
甚矣吾衰怯素秋敢將世事浪悲愁且看寂寞千

枝上想見細紅萬葉稠往復無端真定性空虛有
累是吾憂流螢飛入琴書畔夜色清涼獨倚樓

述懷

辭祿歸鄉共善心不將寒暑問晴陰番雲世事欺
者猶直道斯民異古今白社逢僧溪虎笑惻川無
伴鹿門深相將踪跡猶疑遠流水高山誰抱琴
默坐虛堂潛六情綿綿無念聖胎成改遷不憚風
雷益毫髮無欺日月明道訣可傳心自信真幾實
悟口難名優游忘老衡茅下一脉源泉枕曲肱

蘇詩錄卷之九

十五

玩月

潛慮寒空月色明百年此夜若爲情輝含星斗銀
河爭碧瀉江山玉宇清統砌鳴蛩音變合隔林歸
鶴影從橫眼前無物非吾與自是空中益化生

七旬逢生自述四首

奄忽浮生七十春竭逢初度愧儒巾世途失馬知
非損道術亡羊認豈真天地過賓誰得駐衣冠虛
器等爲塵恩慚覆載猶康食夜半求衣懷二人
兒孫繞膝慶生辰老我何堪裕後人心地可耕遺

世業道源初撥任知新自疑憤樂類相禪已信毫
釐苦望塵天假長年惟益過收思學易似先民

曾聞生日不爲樂耄景逢辰倍愴神少鮮弟兄憐
隻影蚤悲風木託窮人江湖跡掃非嫵僻衣馬情
恬敢諱貧不墨絲毫方是了白頭無奈正含噴
歲月淹留獨苦心溪頭吟并幾追尋閑來樂意看
流水佇立青天望遠岑世味有生拋未盡真吾無
象若爲臨最憐一息朝聞志力倦衰倚恐不任

仲秋別天真代簡友人二首

蘇詩錄卷之九

十六

無意相遭分外親江南秋老待歸人萋萋一路王
孫草雪裏梅花認更真
仰止祠前對夕暉江聲山色重依依却憐不是看
花伴還向岩扉待鶴歸

除夕

臘盡春來隔歲心白頭未了競分陰虛堂秉燭醒
雙腿危坐聽鷄正此襟念後不生天宇濶幾前無
始漏聲沉惜除正怯朝聞願却怪鶯啼又曉林
老去爭年亥子間漏前一刺尚冬殘有生固喜類

更曆去日無因久駐顏立盡寒聲心益競坐沉燈
燼髮添班仰思道岬還無岬望望如登登更難

感述二首

自惜幸生存便須有事作農圃既不勒幽棲抵成
癩古始惜分陰求端豈外驚形軀隨化遷貞秀美
無度厥止貫幾康顯微性之故悔慙介於微戒懼
決於豫授受此真詮毫釐不相誤將予就復遠前
征畏遲暮坐謀詎非畫舉足無遐步殫力赴心期
無將與神遇

燕語錄卷之九

十七

性以形氣私冥頑習以滋賤士好仁用流通情施
施尼父垂綫緒英賢競心迫開揚建於今炳若暉
重離詎意相倚復盜儒潛在斯因緣事饜是一譚
衆聽疑泫然長太息江河勢將垂什百苟能存獨
往自得師中心事昭格幽眇見神知

又遊八仙堂

百年孤眺幾登臺兩腋風生絕點埃矯首空中天
盡際曲肱雲外鳥歸來餐英有菊疑陶徑觀妙無
書註老萊却訝春光忙燕燕託身高處迴簷隈

徐桐湖大觀樓

危樓拔地俯青山見說幽人倚碧欄縱日爲魚同
上下洗心江海共潺湲仰參未盡空千古弹出無
絃動兩間不碍世緣忘却盡白雲舒捲太虛間
阿翁寄意遠亦役名斯樓千里目不極九州曠獨
收古今真一息天地等浮漚黃鶴祇爲誕仲宣何
事愁玄經覆瓿具管樂門牆羞陋巷空中樂曲肱
雲外浮意絕虛皆應幾神化自流不遺見圍範揣
摩奚所傳登登上天梯願與造物游

燕語錄卷之九

十八

題客星山次韻

帝王要領復誰尋歸夢灘聲七里濱仁義片言千
聖訣乾坤杯土萬年春已卑漢業無師古空使先
生老釣綸臺上飛雲臺下水寧知浮世有名塵

又

往昔遺踪未易尋半疑潛見水之濱天垂星彩滄
江曉日近羊裘肺腑春曾是規模卑管晏那堪仁
義與經綸青山屹立乾坤老千古人心仰絕塵
巖上臺高幾十尋閑情雲水大江濱實憐喜起今

非古空憶乾坤世似春鳳鳥不來多在野熊羆無
夢有畱綸但將素節扶元宰麟閣回看等一塵
江風山月自幽尋卧起羊裘寂寞濱故舊不遺天
子貴形骸忘盡大家春遠行未足酬初志公養何
妨理舊綸異代人題處士先生心事却蒙塵

燕語錄卷之九終

燕語錄卷之九

十九

燕語錄卷之十

詩類

甲戌正月

陰陽消長往來頻又是乾坤一局新旅逆不驚流
寓短道心却認本來真三言聖益中抽訣四字經
傳義更申夜半如聞聲到海山根泉活萬家春
撥過寒雲柱杖春前村生色又從新舊遊老伴思
應健今歲梅花認更真千古江河誰獨柱一鄉風
俗漫相因鶯啼燕語皆吾與莫更平章着句頻

燕語錄卷之十

乙

春興

倏晴倏雨不由天造化無心總自然今日風光花
正好且群童冠過前川
自喜浮生見在身花紅柳綠又逢春上林烟火村
連樹疑是當年避世人

味懷

靖節何因掛五兒此心仁愛不能移有情正是無
情處聞禮聞詩百世師

三徑菊松彭澤晚上林花柳舞雩春前人樣子今

人做得意忘言是化身

苦雨

一雨連旬水上山海門日夜聽潺湲求端未許知
天道匝地浮雲悶掩關

次龜山在潁昌約游定夫韻代簡南屏管子
行

千里師門一草廬楊時心與定夫俱溪頭風月今
無改莫問桃花路有無

遍訪歸來獨卧廬深山耕鑿野人俱靜思中立招

燕語錄卷之十

二十一

同好未信陽春和者無

考槃詩咏碩人廬千載龜山道與俱一座春風有
程子敢疑今日定夫無

將楊去後此精廬想見斯文意氣俱讀罷遺編興
仰止道窮夷險二心無

當時黨禁在門墻者鮮不背去惟二先生與

和靖三數人終始問學不倦可不謂之有所
得乎觀人於事後立論甚易而當其時則難
故讀其書論其世不能不生敬也

默坐感述

三聖心授受萬古開先天重華教無窮益之以三
言後聖並祖述道化相昭宣率由彌宇宙此學何
愚賢道窮悲尼父作經標真詮格致而誠正精一
何偏全危微辨此心心外無別傳濂洛揚其波混
混沌源泉流傳變以遠毫厘寧極研卓哉大負荷
亦爾門路偏心理分合間後學滋乖經賜也徒能
憶一貫尚疑然旅生千載後孰能問道先至人挺
貞會力將斯道肩良知宗四目精以一之馬金王

燕語錄卷之十

二十一

振其響轟然作經年詎惜良工心妄作好自專嘍
嘍狂自附恍惚語稱玄居然無忌憚色取謂行權
一號衆聽譁莊周卜生緣念此不成寐中夜理無
弦息交歸澗濱寒泉日涓涓塘空鑑我心香引漣
溪蓮

次宗弟重陽風雨韻

連陰重九似疑陽風雨交侵豈戰傷撥悶只須終
日卧看花鳥敗逐塵忙南山不見愁歸鳥三徑無
情設舉觥安得餐英期却老葛巾漉酒酌寒香

黃花素節向秋陽不怕盲風怪兩傷
陶徑泥塵偏物色龍山吹帽任人忙
白衣若個將桑落且求今朝酌兕觥
脉脉化工通復意霜葩籬下靜聞香

觀釣臺集

先生漢天子故人三聘奮然出而動星象
三代而下庶幾上下之交而竟不屈豈占其微歟夫
信不篤則任不專任不專則權不運皆不足以
大行也故觀狂奴之語及侯霸在君側則知先
生之所以去然猶終其身受諫議之祿則又知

燕語錄卷之十

四

先生非果於忘世者先生殆天民也哉至於廉
頑激懦清風千古自是人心不死非先生之所
知也噫成湯任伊尹猶使嗣王克終允德光武
不用先生故多交道之愆何先生不幸而不得
爲伊尹也可悲矣予觀釣臺集諸公之論詳矣
然猶屢味其意焉慕先生之至也

行違心自信適莫道非時返祚天王聖先生帝者
師如何象求至竟老水中泯仁義徒要領明良空
憂思狂奴舊交態出足故人痴高隱初非願天民

達可知山雲明去就江月照樓遲難上釣臺石百
川障東之

先生見仁義匪圖身後名清風自千古漠然非重
輕臯壤與稷契憂勞亦底情身與萬物并時以大
道行先生千載後卓哉三代英世人崇仰意亦共
此心靈重綸在得魚不見江水清先生濯纓處天
字何高明

先生天下士道豈漢時人有志離明主逃名釣富
春交疑天地泰勢屈帝王真千古行藏意區區非

燕語錄卷之十

五

不臣

出去動星躔何如夢象賢身遠羹鼎外道在野鷗
邊山立天樞定難迴地軸旋至今耕釣處不爵帝
王傳

禮重舊交賢吾行亦有緣阿衡終允德共理豈遺
愆自少雲龍會誰懷烟水堅四維張萬古一縷釣
絲牽

去就先生定不隨羊裘龍袞肯低回純王禮樂干
戈外雜霸君臣志意睽交義勢忘天子貴禮賢身

下故人歸釣臺莫訝高千尺處士風流漢德輝

滿江紅調二首

一領羊裘遮蓋了多年風雨漢天子龍衮低回窮
交舊侶番然出去動星文歸來有志吾何語桐江
深灘轉江聲遠飛鴻渚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
鮮可俎遺榮在人境非巢非許自知真宰立乾坤
萬里飛流中砥柱寧清寒驚覺夢中人無今古
炎運逢秋青羊裘富春山裏時清復見漢威儀君
臣喜起先生仁義自昭回要領那將訪伊呂遠三

燕語錄卷之十

六

八聲甘州調

這貧賤交非帝王胃意氣能相繆嗟炎運日中天
想賢良象求屈就達行須教同度一見差強舊仁
義未遑言誰將左右望望富春山碧去烟水爲
徒吾志不又公養故人情素心空飯糗豈忘吾道
有君臣但苦遭逢還拂袖歎文叔非湯非武漢家

宇宙

次秦十洲賀壽詩二首

歸來忽爾廿年近三徑黃花一草堂心與白雲閑
竟日夢隨清夜到三皇冥鴻影遂空中遠碧草叢
生澗底芳皓首行藏疑未信且看公論起於鄉
老去無聞知我稀而牆空學誦關雎百年情思
來意獨辨危微夢覺時逝水光陰憐齒髮近人風
月破藩籬悠悠忘盡聊悲化却笑鶴鵲恋一枝

夏日納涼偶書

燕語錄卷之十

七

除却良知是心知涵意物本同林若知意物非
知外但致良知是盡心

其二

致知之功格物中正心誠意別無功良知慊處即
惟一須信良知是統宗

其三

悟後良知似欲從最憐影響忽憧憧誰能不遠如
顏復忘助皆非孟可宗

其四

已得曾聞須放開程門此意莫教猜天然自有吾之性急追求之便已違

陽來精舍偶述

孤村流水數家烟半里山十畝田戶闔留雲常對草朋來下榻共聽泉寒香菊雪分秋色素影瑤空湛月川已分吾菴忘欲盡滿懷春在烏啼邊少壯求心老益堅羨嗇如元析微言當時授受惟三聖萬古斯文共一傳最初見吉幾無二戒懼常存道不偏妙契直從涵養得誰將聞見逐陳編

燕語錄卷之十

八

感興

未盡平生許國心結茅幽壑撫秋陰身閒祇覺江湖浩卧穩還忘歲月深蟬帶殘陽過隔澗鶴盤涼月下高林聽鷄遽起倚蘭意絕調空彈壁上琴

書懷

四字微言道義門先天絕學好誰論夢回欹枕看晴旭興寄無弦拊白雲時望百齡驚日短身強一息幸生存即須待旦征前路敢謂斯文屬後聞即事見心心即事行求心慙動皆天若驚玄談心

跡判不王不霸亦非禪

四字微言原一貫先天絕學總知幾此幾性體無容間戒懼常存是緝熙

過精舍

幾時不到陽來谷谷口重經氣象新草碧堦前含露氣蜂遊花底出蘭馨山雲樹密無樵徑風月溪深有逸民多少浴沂歸詠興衡茅不減舞雩春忘機寓目盡皆春老去寧知陋巷貧夜氣潛滋庭草綠朝光晴狎海鷗馴無情百慮常歸寂有念通

燕語錄卷之十

九

微認獨真未發前今觀氣象求心真訣在凝神

亮兒應貢北上次嚴允齋贈別韻示之

憐汝朝天志春程促遠行吾衰誰屬意慷慨有餘情道在匡時急身宜報主輕望雲莫回首

聖作際昌明

蚤歲三年學強年萬里行丹霄看近日白首正含情緒業弓裘舊傳心衣馬輕龍光揚上國長劍照天明

允齋元日詠懷見寄次韻荅之

世態風雲豈萬端最憐幽獨語心難一幾近復非
先吉百慮通微只自安宇宙身存孤病骨江湖性
散羨農餐又看花柳東春興造物於吾是處寬
今古人心有四端擴充非易亦非難先天絕學惟
幾盡千聖同揆此念安已識無涯驚浪岸賞懶姑
待糜盤餐東風又見催時令敢謂將來歲月寬
賢聖流傳有造端宮牆日月仰彌難幾非在我猶
須化矩不踰心始是安歷歷年華空送老依依兒
女勸加餐吾生豈得如青草樂意逢春強自寬

《燕語錄卷之十

十

道本生生莫問端毫釐千里認須難存心有覺還
無覺着意求安未得安雲捲青山看不厭坐聽流
水欲忘餐陽春見說回寒谷茂對乾坤一覽寬

龍谷草堂口占

佔得山前湖一曲結茅深處白雲多蓮花水出圓
書象楊柳風來孺子歌以此洗心忘欲盡同人干
野意如何飄飄素髮隨魚鳥谷口經春長薜蘿
青山面面遶湖邊舊種蓮花出水妍林密自藏知
倦鳥溪紅不引釣魚舡行遊是處俱乘化歸去非

今返自然消息靡恒心法遠曾聞精蘊絕章編
少壯求聞七十餘悠悠日月歎居諸幾非先後元
旋吉復在微芒祇最初得處未能如見處竭才猶
聞惜多踈直須慎密滋存養存亦何存本太虛

壽管南屏八旬二首

重憶師門共學情又要不改歲寒盟貧如原憲心
常泰義似西河老益明志決百年猶發憤身存一
日敢虛生已知獨往先登岸兒本山來適有恒
天如有意假長年亦復單瓢卧一壺五益自堪多

《燕語錄卷之十

十一

樂處翁作五友傳三言早已邇真詮髮膚變盡心彌壯
志氣常伸意獨傳誰為浮名糜歲月願將吾道共
仔肩

端居

端居黜聞見恒照寂常惺泰前觀未發近復見無
形百慮歸於一何思覺自生未苦顏之卓微言猶
道聰

又過精舍

老去無朋祇獨遊枯藤扶我亦何求青山白日寒

如洗飛鳥長空影不留一徑通幽深淵戶小池匯
水合溪流却思吟弄以歸意風月還今似舊否
花柳前川又暮春煖風童冠憶斯人韶華滿地江
山色魚鳥紛群歲月新憤樂幾微驚道遠往來忘
盡見吾真鏗然點瑟遺音在焉得無絃聽有神

書感用龜山韻

幽尋蚤結廬聲絕山與俱閉戶對芳草終日遊虛

無

自適班生庶意懽羲皇俱尋樂亦何處此樂焉有

金華語錄卷之十

十二

無

小小山間廬蕩蕩天地俱清溪照空影何有亦何

無

出廬復入廬願彼美人俱宛望秋水濶邈之津涯

無

枯莽翳敝廬介拙寡儔俱芸芸者憑化由象居其

無

長卧忘我廬洗心寂焉俱真會空萬卷六籍其可

無

又

尼父憂不學英才多及門栖栖吾道窮後死幸有
聞沿流會其貞燦燦聚星文天地以道泰人惟德
行尊當錮可憐傷燔燒何復論嗟彼霸術餘因依
逐其群哲人空有作授受竟奚遵飾名恣誣世覲
然昧偷存俛默茅簷下懷古將誰云

觀大岳太和山誌

天開勝域代明禋一炷長春有秘人玄極道尊天
地合化機陰陽帝王真二儀嗟吸幽竒迥歷古冥

金華語錄卷之十

十三

搜象數陳自是人心迷感應太虛何有覓芳塵

混沌初開若有為鬱盤幽邃迥高卑聖靈會道神

千古造化無心土一錐岳瀆對尊臨不顯元良翊

運教無遲皇圖萬萬齊天地玄祐於今正未涯

勝甲寰區啓上真代將崇報禮無垠盤迴八佰金

鋪地世界三千芥若塵願求玄麻垂異數共瞻舜

日駐長春典謨即是脩祈訣自古天心眷聖人

丁丑元旦口占

臘正寸霖喜浹辰起看晴色又逢春天機漏泄東

風外一線梅香認更真

一線梅香認更真
杖藜谷口自尋春
涓涓流水分明路
行盡源頭不見人

又對東風咲白頭
乾坤潦倒自淹留
坐看楊柳門前綠
不逐香塵浪遠遊

贈友人別蕪呈同志

日日與君言
還將意並傳
有知歲未發
無識動皆天
雪裏梅偏蚤
春前柳欲妍
誰從觀太始
歸去訪無絃

金燕語錄卷之十

十四

戊寅年春月寫懷

溪壑淹留歲月遲
風光晴色又春熙
推移莫問乾坤意
來往無端草木知
佇望忽生南陌興
解嘲誰爲北山移
加年敢負天明賜
忘食忘憂自得師
世事栖栖老欲揮
周公無夢懶相違
已忘物貴寧知我自信
天空任鳥飛
新水出村流去遠
暖風吹綠通生輝
怪看野樹收殘雨
猶帶寒雲過影微

仲春過精舍

九十春光近暮邊
上林花柳似前川
暖風吹袂涓

流慶啼鳥憐人高樹巔
回首行藏真任拙
違時禮樂已非賢
蹉跎歲月吾何有
閑往閑來認自然

嚴允齋壽辰喜雨次韻

戀國餘情願有年
洗炎靈兩瑞占先
雲收野望苗生水
家給村春月在川
對酒放歌寧任老
淺紅深綠自爭妍
乾坤蕩蕩無拘管
滿地江湖是釣艸
與君無事樂堯年
甲子於吾差後先
自喜農田今足雨
敢知國論舊防川
已聞行軍推三老
獨秀米霜出衆妍
欲訪貞元京後肯
居八月放河舩

金燕語錄卷之十

十五

述懷用韻

敢籍淹留羨歷年
每驚後我道聞先
已知似玉偏欺世
自信無珠不媚川
脉脉總虛生變化
惺惺恒照靜娟娟
卧聽日夜流星海
河上幽棲當屋舩
一座春風記昔年
聖脩真訣擬開先
不有即心明定性
那知格物誤伊川
青山白日堪誰語
黃菊荒籬信自妍
望海若將登彼岸
指南須覓定針舩
回憶樞趨向學年
着鞭不讓祖生先
閑居敢負天垂鑑
逝者如斯子在川
白髮每看人事變
無懷自

覺道心妍桃花水路通今古只有漁郎遠趁舡

買鷺鷥齋咏懷

秉心好古道弱冠踰希齡仰參賢聖訣危微辨未
形吉凶毫釐間出入誰爲肩頰也不遠復常知耿
惺惺微芒神與謀活潑幾無停所以欽厥止寂若
聲臭冥此道本非外取足於心靈鄒軻先立大往
聖遵儀刑所幸未喪天篤後承心盟開來擬作者
緒述語爲經貞元又一會斯文昭日星樞趨幸同
世聾聵空丁寧

燕貽錄卷之十

十六

冥然衡茅下喧囂邈俱遺心存復何思遺言道已
顯虛存儼若臨詐善明早辨寂感一流行服膺擬
躬踐譬彼萬里途獨往畏跛蹇出門各有適中懷
竟誰聞訥歲返於豫寘彼談天衍

秦十洲壽七旬

東海賣藥來祥光照南極環佩珊雲端瑤枝獻五
色爲言垂綸翁溪深罕人識上下齊古今造化與
消息亦復自忘年鬚眉照人碧兩腋穆生風一笑
空塵臆况有繹心人不施世陰隲大道忘姓名詎

籍後車力

又一首

吾道水行地坎流著不已達人解其微倪黜觀無
始皇皇不煖席如愚終日止悲化無宸隆道在何
愠喜舒捲遊太空忘人復忘己在澗歌考槃芝秀
肥黃綺空翠積秋陰鶴鳴和其子幾見黃河清誰
將問年紀

表兄負山童福六丈壽八旬

白雲蒼樹茂山陽清溪秀野杜洲曲世變雖經異

燕貽錄卷之十

十七

朝市先民禮教猶遺俗憶昔明經超渭陽曾聞故
老傳華躅嘉哉義士重文儒廣構捐田廩餘粟道
遵六籍選經師四方學者知歸宿學成世寶功不
居嘉義封褒天子錄宜報因依世澤長錫君難老
登仙錄黑頭健步等榮叟高枕羲皇至天旭世事
悠悠歲月踈青天矯首恣遐矚後車無夢載熊羆
城陰不受王孫辱石田兩足賸供輸葛天熙皞誰
臣僕曾聞大道總無情天然有竅元無欲何當觀
妙契先天春歸肺腑頰如沃爲祝長生饗朋酒酌

言大斗歌黃鵠不老乾坤會伊始幾見青牛出函

谷

偶述

魯讀杜陵詩譏切陶隱士枯槁介吟懷賢愚掛兒
子盍不反身觀根心此生理臣無不忠君子必代
父死況以折腰去棄林寧飲水達生古所難素節
今無似安得憤空無吾以欽吾止

兀坐幽齋思愴然又逢燈節蚤春天日窮去日吾
催老心隱初心慮未研一念廓如貞萬應未形早

燕詒錄卷之十

十八

爾吉非先服膺不似簞瓢樂敢望空中陋巷賢

燕詒錄卷之十終

燕詒錄卷之十一

河南存稿

贈五山陳憲副擢苑卿序

五山子官中州以明慎協憲稱勅法而不冤居踰
年遷陝西大苑卿使職馬政報至二三同寅僉異
之謂秩雖隆而地非要非所以處之也五山子亦
自異予亦且疑之不能釋蓋恒情爾夫天下之
至要常寓於人之所忽唯當其憂者則重之何者
人情以一已為要忽而當憂者以天下為重輕也

燕詒錄卷之十一

乙

今夫問國之富數馬以對周官六卿夏官卿掌邦
治而獨以司馬名其意亦可槩見嘗考之周禮馬
一也既設馬質校人以量以辨而有政焉又設趣
馬巫馬牧師圉人而有養焉又掌之庾人以九者
阜馬而有教焉夫先天下以開物逆觀事理於未
萌而為之所者宜莫如周公周禮固周公致太平
之書而馬政不嫌於詳備夫豈不義而為之並威
莫貴於常仲而圖莫危於忘戰故雖極治之世亦
不可弛備而示天下以無兵故馬政者所以伏至

險於大順而威天下於不殺者也蔡沈曰軍政莫
急於馬以有馬則有兵故也昔周宣王南征北伐
濯然中興詩人叙其事亦不越四牡信閑車攻吉
日謂見王賦之復焉見軍實之盛焉是故觀周道
之興廢而周公之爲天下慮至深遠矣孰謂馬政
而可以忽視之哉仰惟我國家運承熙洽時方
無事當路者亦嘗以苑牧少之殆未原立法之意
吾見往歲黠虜匪茹整居太原大司馬徵兵策之
卒以無馬告病乃至盡發大僕所寄牧於民間者

燕語錄卷之十一

二

曾不足以供十之二又出帑遍市於產馬之處而
猶不給是非慮不及周公而弛天下以無兵者之
所致歟故天子獨憂之謂必舉馬政然後可以強
兵必得其人然後其政可舉皇皇馬期有以副此
托者而五山子舉進士爲御史嘗按江防已有武
備及墩歷四方所至輒劾採訪使屢上其事於
朝則求以當上意者莫如五山子固選擇而使
之也唐時馬嘗大耗乃以毛仲領其事於岐幽涇
寧間卒致雲錦成群突厥款塞今寺所轄六監二

十四苑即其故地然我五山子有塞淵之心有深
長之思又濟之以老成整頓之才一措手而珮之
頌作矣豈徒備軍政豫外攘因此可省內郡寄牧
之馬立文莊所謂比宋尤甚者庶幾徐議而更張
之則并內脩亦在是行也嗚呼人臣之職以當國
之重爲要人臣之義以急君之憂爲忠則夫今之
所以處五山子與其所以自處者不可審於此哉
二三同寅聞而是之曰不謀其身而謀其君斯義
也可以興可以勸是可以贈矣故書之

燕語錄卷之十一

三

河南同年錄後序

嘉靖丙午秋予友申君輩八十人舉于鄉宴鹿鳴
禮成相率爲同年會既乃詣予請曰同年會有錄
例也茲且錄矣嘉瑞等願一言賜之教蒙臬子曰
錄其齒序矣乎是忘分也義斯立矣錄其並載父
母兄弟妻子矣乎是敦世也仁斯昭矣然則八十
人爲一人八十家爲一家可不謂同乎則斯錄也可
以勸異矣雖然此八十人者行且敷施有位則體
統秩矣出入遠近升沉異致則情境邈矣將不謂

同乎夫義心之裁也取諸宜而已矣仁心之懇也取諸無間而已矣齒分之達以地而休戚之篤以感反而求之不自得其本心矣乎故夫惟賢惟德以大小役者等也老老幼幼以吾身推者殺也是即仁義本然之用而非意之者也以其有節文等殺之可稽故曰禮焉其諸吾心天然之則乎故君子學之爲仁義必要其極於知天不然則膠於適變莫得其所謂低昂者是執一也其如仁義何哉故雖欲同之而未免於浚恒之凶矣易同人曰同

燕語錄卷之十一

四

入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蓋知不貴私情之合而辨異者所以致同則君子之正而利涉川之道也嗚呼二三子出而圖吾君矣則所以挽天下於大同者其道固即始諸鄉者也亦惟取諸心徵諸易而自得其所謂同者矣吾何言哉吾何言哉

朱鶴汀光訓堂記

善聖曰統德世曰光志會曰孝若此者父子際也道亦艱矣夫履載林生士爲最貴士方退而脩焉

民莫之伍不屑於上以肆力殫志察天地窮陰陽極古今理亂之源道術同異之辨淵源數百履道反身得志則贊皇治泰元化任一世而厚事之故士者帝王之珍衆庶之命太上之業也然綿旌而瓜生德積而後高大身作之身章之者或寡矣故憂德或替而托志於不窮言之不可以已也是故學詩學禮不舍過庭凡近高明天人理俗之殊嚮猶諄諄焉誦之夫聖賢何好言也蓋因言以宣心冀肺腑衷而顯世亦性而爾矣昔馬遷流涕於先大

燕語錄卷之十一

五

夫之命將不忘所欲論著以勉於史迺援姬旦而述志謂旦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而孝莫大焉自旦而下無所稱述則能光昭先德者亦布可知矣某少學四方嘗遊明之谿上遵長溪之許道九鄉之野陟孔嶺立西玄而眺焉見孔之北山鬱蒼樹嬰白雲有結廬讀書其中者乃歎曰其殆民莫之伍不屑於上以肆力殫志退而脩之士歟臨風咨嗟賦車牽之卒章而返俄而某觀上國光用弘士

業既乃職文教稅大梁訪伊洛之遺風與應訪米
使君遇焉使君職當持法然介而塞晦以用明而
剛柔節不徒撝一切使民視矍矍以微世名因竊
疑其有所本一日使君樹功於其先來請記曰良
有知識即嚴君視庵翁口授詩令世其業切切望
大之比舉進士服官政又以三事勉期名節而放
榮利焉良不敏惟時莫敢荒墜幸克以貴 封翁
刑部員外郎翁時年且八十餘嘗小構榜曰先訓
夫良何光哉示倣也粵衛武侯老不忘倣作抑之

燕語錄卷之十一

六

籍國人爲之賦淇澳夫良罔極之報庸不自比於
國人哉某聞之訝曰使君之居非孔之北山雲樹
鬱然者耶嘗聞一儒窮天地人物之撰極陰陽古
今之變以幽人自貞非即硯庵翁者耶若是則德
有本翁實培之而業可繼也德有用使君實達之
而世有光也心源意緒怙若豐邑可謂不沒其志
矣非光歟非光歟夫世之擇術穀子或以微利於
貴官者何限其棄厥翼考基固敎求以克拱明法
者亦往往而是若我使君作述間亦盛際哉嗟夫

使使君之子若孫知士業爲最貴善繼之若使君
雖十世典則斯烈休澤猶新斯訓也豈直假寵一
時已哉嗚呼登斯堂者其有神會於翁之志也夫
河南武舉鄉試錄後序

聖人之治並用文武蓋武以翼文教而保治安非
聖人之得已者也觀之苗逆而禹征危侮而甘誓
義和廢而胤侯命則聖人果不以此毒天下而逞
一已可知矣恭惟我 國家武定文綏軍旅熙醇
人忘於太平之盛者幾二三百載邇邇脩復武舉科

燕語錄卷之十一

七

越奉行惟謹非石武也以兵輯則勢弱而生侮文
極則志懾而易陵惟侮故夷狄日橫惟易陵故民
生日戚此固方今之所目擊而天下共愾焉者也
諺云註意將豈得已哉夫固禹征苗之意耳夫爾
多士今既錄於鄉行且麗於用期以慰拊卹之思
矣無亦知靖獻於 天子哉嘗觀苗之役益贊於
至誠至甘之誓則聲其罪冒天罰而要於恭命亂
之征則暴其醜淫天紀而約於同力蓋欲使曉然
知罪人之不可復留而王法之不可復赦所以激

義氣而廣德心以進於誠之道誠則心罔不在王
室將戮力之不暇何弗恭命也是固聖王誓師意
也夫今之夷狄橫而民生戚矣膏苗之逆虐之侮
和之廢哉夫謂不知也者是自誣也知而不以王
儼爲儼者是後其君者也嗚呼顧豈臣子義之所
安哉是故強有力不足爲爾滅出入於繇畧兵法
不足爲爾智何者此皆以正用之不然誠不足而
志可奪適自爲而已矣百爾君子漸磨道化豈不
知愛其君然猶明徵於往訓而反覆於誠之說者

△燕語錄卷之十一

嘗聞之忠如周公亦不爲過則知臣道固未易盡
者也且也疚心於多壘尚不能爲封疆之臣寧不
託志於爾多士者耶噫爾多士其亦有取於斯言
也夫

贈右叅政商少峰分守汝南道叙

亦稱天下中古周公所嘗營之以阜化而朝諸侯
秦置郡縣代因無改至我國家則以七府百十
州縣總隸爲河南布政司而按察之以憲臬如例
頃臺使建議改州歸德爲府凡八府矣惟地曠遠

多豪猾民狙物遷之性而溺於寢淫之俗易弗迪
由惡終守令勢輕懼蔓治至觸根柢多因循歲月
幸得代去故制又設藩臬叅貳分道出鎮所以宣
威而暢澤虞民生者至矣本臬治河憲副商少峰
君今晉官大叅汝寧南陽二郡實其所分道也按
其地東連潁亳南接湖襄雜處唐鄧括屬凡二十
九號最遐劇又南北之交風氣人情混如也某往
年校士觀其文亦民情大可見大率南陽之文近
率直而汝寧多誇縹意率直者民必任獷而好鬪

△燕語錄卷之十一

九

狠誇縹者易以氣陵蓋人而藏機藪皆由此其釀
之也夫地固王化之遺而土又厚其始勞苦未嘗
不強禮義以保生故時多節俠可憑愚者不失爲
惇實既而貲富則人性本不易下廼日蕩以怙侈
何不乘其風氣所囿而俗是用敝矣夫寒燠循襲
雖天道亦不自已况於人乎斯君子貴裁成之道
而俗之汚隆係之矣昔周髡股先周公次君陳次
畢公而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故通變宜民聖人
之所以鼓舞不倦者也今此汝南固罔與殷同而

先是保登之者非今總憲丘松谷君乎松谷君有
恐有容濟寬粟以弘訓固亦若君陳爾矣吾少峯
君繼之無亦道畢公之爲烈者而休於前政矣乎
嘗考書所載畢命其道可知然必先之曰懋德勤
小物則本諸其身者而著厥施之所自也聞少峯
君蒞仕尹未豐理頑蔽而民求懷遭搆投牒諫垣
歷險阻而志氣不少攝則其所自挾持者亦大矣
且操憲治河相因勢之利時綜理之周征力於民
則中節會而倍勞績歛直於官則戒傍落而明出

燕語錄卷之十一

納夫中土嘗困河額外之征茲不惟運道攸賴且
財力遂大蘇息觀此則所用不式於汝南者本之
以行所無事之智而趨時以達於理所謂澤潤生
民殆不憂古人之不能及矣雖然變成俗者多畏
難恃遠才者恒忽易故又曰既厥心慎厥事古之
人猶慮焉其敢不爲少峰君申誦之手

燕語錄卷之十一終

燕語錄卷之十二

河南存稿

朱仙鎮謁岳廟

古道朱仙鎮吾行此經始夾巷餘千家懋遷日成
市廟貌藹松檜歲時虔岳岳祀遙想皇宋隆茂繁亦
應似天運不可挾板蕩中原圯三孽梟道周誅死
亦已矣方今道化溢廟歌復喜起乾坤蕩蕩中帝
力還誰紀我來謁遺像見爾髮上指乃知忠臣心
報國無生死日落山氣暝欲去猶從倚

燕語錄卷之十一

乙

博望謁武侯廟次壁間韻

三顧君臣契合深力扶漢室起蕭森身還造化丹
心盡運去山河白日沉有表出師存大義無才謀
國愧吾今斜陽忽聽吟梁甫千古應誰續好音

元宵振武堂燕集用韻

懸燈張席傍虛簷火樹蒸霞散照簾四海衣冠欣
並會他鄉賓主興偏添催春鼓簇烟花艷弄笛營
垂露柳纖自是太平多暇日不妨樽俎對深拈

南陽公署見桃口占二絕

不向玄都觀裏開光風霽月傍烏臺春深見說瑤
池會待爾枝頭結子來

春風到處好花開深院無人也自裁前度劉郎不
省事還於去後更疑猜

南陽道中感懷

柳拂青條陌上輕桃花映面隔牆明遙知白髮驚
時令遊子他鄉一倍情

過南召

曲曲溪迴疊疊山幾家茅屋住雲間夜深擁蓋猶

燕語錄卷之十二

二

驅馬真是低頭愧未閑

纔到溪山便有情況逢花柳午雲輕只疑春水漁
郎汎不隔桃源路幾程

魯山道中

山懸鳥道落平沙一路桃花與李花輕雨過時飛
野蝶亂雲開處見人家鼓聲空谷前溪度旆影高
風遠樹遮敢謂艱難吾道計謾隨童冠作生涯

登龍泉感應寺

龍泉寺古翠微間日暮停驂一扣關不問龍歸能

作雨且看潭影照人寰

蕭寺雲深定老神壁苔青鎖石爐烟我來鳳竹池
邊坐聽盡涓涓澗底泉

仙林寺小憩

窈窕禪林上碧峰停雲塔下數株松入門却被桃
花笑憶殺清狂一賀公

初夏經潁川同僚邀泛小西湖

潁川城外小西湖孟夏重經草木都載酒忽然逢
李郭開心聊爾見鷗鳬風來思爽中流定興到杯

燕語錄卷之十二

三

傾隔岸呼莫怪夜闌猶秉燭天涯兄弟暫相娛
名利場中二十年回看往事已茫然且將懷抱開
知已漫對琴樽載此舡近水高楊多蔽日避人飛
鳥半冲天驚心物候又歸路忽聽鳴蜩隱暮煙

題清獻焚香告天圖

天風颯颯振長松一鶴嘹唳聞遠空莫道能知心
事少已看明月墮爐中

松邊琴鶴愧前賢誰學焚香夜告天若會通天心
有竅亦應無盡世間傳

鶴閑松影一爐烟事事陳情達帝前天裁却教聲
吳泚我琴不敢更安絃

夜坐

別院黃昏宇氣清映窓月色更分明殘書案積蠶
多聚落葉時驚鳥一鳴忽過三更移漏刻絕無聲
動有鍾聲悠悠百慮俱消盡但覓微軀得此生

憶母

萱草數千里遊子二三年貽我官須做居家我自
安惟願歸夢裏涕淚獨燈前却憶文章謫生男不

燕語錄卷之十一

四

用賢

懷舊僚馬竹湖用渠贈別韻

黃菊枝頭湛露零夕陽歸鳥亂郊垌花前樽酒憑
誰綠望外燕雲似舊青洛浦寒多山半落梁臺秋
早鴈初經遙憐侍近承明歿身在恩波日汎溟

九日演武臺宴集次韻

秋風猛思蕭飛孤把酒論心畧細娛共倚青天瞻
萬里欲憑黃矢獲三狐臨臺躍馬收長技傍節看
花摠勝謨敢謂折衝在樽俎已聞遼海遯車于

讀祭木

好古夜秉燭依然懷往躅彼植者何知斯理若爲
勗貞脆悟厥由望道嗜彌篤所念在先師策驥往
逾促心勇賈斯下力邁日不足矧予豈勝任欸欸
此諸俗本衰仍向祭景謝復誰贈汗首猶宿盟願
日心相告脂車擬萬里擁衾待來旭

寄芝南徐年兄

曹野江流帶一峰白雲精舍鎖黃龍山名承顏日暇
君恩重候雪門深道落恭談寸真能隨鹿豕慚予

燕語錄卷之十一

五

猶自入樊籠北堂正憶時光暮便擬陳情達

九重

長約山中共讀書君今歸去亦何如新詩豈是愁
花鳥斷簡那應伴蠹魚萬里潮聲通石罅前川月
色墮江虛東風楊柳時吹綠到處生生樂有餘

臘盡三首

沅雪凝雲逼歲除一番寒極認陽嗟山梅滌盡香
猶閉砌草苦根意有餘風景自憐鄉土異物華暗
促五羊踈喧喧爆竹孤城暮月盡飛鴻憶倚闌

一官牢落歲時侵倚雪寒齋更苦心數點東雲南
去鴈幾枝踈影倍沾襟燈前白髮應多念天外騷
人自不禁寄語吾兒勤作舞莫教魂夢繞山陰
孤兒老母最相憐淚盡之官憶去年衰柳落花神
獨往踈鍾殘月夢爲牽又聞鶯鶯迎新歲更戀雲
鴻沒遠天升斗實慚供菽水陳情徒有報劉篇

送同年大參金石庄致政還留都

清世憐才感別離柳邊分馬夕陽遲西京柱下遺
封事南國棠陰有去思身到是非無處穩心原今

燕語錄卷之十二

六

古斬人知秣陵山色應如舊悵望停雲在水湄

書座壁

常讀有用書不作無益想悲哉四十餘吾道猶影
嚮魯陽戈莫揮扶桑日攸徃死而無所聞何如此
生枉

自嘆

弱冠慙慙自許心蹉跎兩鬢愧於今人前不敢輕
開口獨夜焚香誦五箴
天機消息靜中看火熱冰寒更不瞞始信當年明

道語獵心真是掃除難

聖狂一念間操舍亦倏忽此念該萬有此念無存
沒若非自心信至死須鶻突所以忱不艱千載開
傳說

感恩吾父哀痛無極號而成音二首

江之水湯湯山之雲茫茫驂王蚪兮何方鵲夜號
兮靡所翱翔

水湯湯兮在江雲莊莊兮在山王蚪駕兮何還鵲
夜號兮淚潸潸控天地兮如閑

燕語錄卷之十二

七

題赤壁圖

諸葛祈天助漢炎周曹勝敗不須拈東風吹石今
猶赤山月江流自子瞻

漢業三分一炬中丹心猶化石頭紅後來詞客登
臨者不問東南此夜風

寓崇正書院憶秘圖楊山人

十年踪跡信飄蓬忽憶清狂共散公湖寺漁舸投
月下雨堂烟笠逗天中髮毛逐歲多消息情事逢
人豈異同只恐浴沂歸詠興祇隨點瑟度春風

對雨祈祈晝不晴
堦烟窓草自生
情同時桃李凋
強半有約湖山到
幾行老去舊聞空
意氣晚來核
實愧聲名東南吾道誰先事
欲語心知學大成

書齋漫興

不飲劉伶不奕棋
閑來聊復一吟詩
性情會處還成調
花鳥憐人亦有知
道在明時非用拙
坐忘別院每歸遲
安身自覺堪隨地
俯仰憑誰論險夷

述懷

兩鬢驚從鏡裏看
當年意興亦多闌
大似老成能

燕語錄卷之十二

八

省事每思報答愧
爲官將來歲月應誰料
未了心緣已覺難
一坐小窓生百感
低回燈火歷更殘
少小迂狂學上天
蹉跎四十有餘邊
祇看地步今猶下
剛是心腸老益堅
端木也憐原憲病
申根未許或人賢
却思路口分明在
驚馬還堪更着鞭

翁夢山官蜀中詩以懷之

京國重違又幾年
低回江海暮雲天
百泉院裏流長逝
萬里橋邊詩定傳
秋月獼猴啼峻嶺
春風花柳對前川
卜居曾擬山陰近
乘興終期雪夜船

贈憲副潘萬渠之楚

意氣各有合
結交逾十年
雅志薄聲利
所希在古賢
始從坎險中
殫力相周旋
風波慨梗汎
嫵婉終自妍
顯比跡每異
晤會心與沿
沿伊洛竭來
逢鞭策往彌堅
獨知苟不欺
衆論亦胡然
陽城政其拙
清獻夜告天
視我同舟人
推挽恐不前
酌時成泥古
稽衆防流偏
索取形骸內
毫髮皆心詮
君今適荆襄
缺然解常絃
氣奪終謬迷
習重還物遷
離群良可哀
反身難獨全
知君足高見
哲將求仔肩
心虛

燕語錄卷之十三

九

比淵海納細來百川
我欲効衆流對之不能宣
行行行行淚豈生別法

檢所知舊東慨焉增感聊短述

大道久希絕
人心多自營
聲勢苟足憑
喜怒恣意更登降
殊天淵倏忽來
賤榮方矜踪
跡秘能使志意盈
長夜有時旦
聽言豈無明
初以人見讒
終當禍自傾
安得從爾告
徒恒下車情
志士抗義命
達人嗤獨清
富貴如浮雲
卷舒竟無名
牢籠在世網
蹙然嗟吾生

憶母

徙倚南來信未通片雲飛處意無窮燈前白髮悲
天末客裏班衣步月中忽對妻孥還強食每拋書
卷獨瞻鴻謨云戀國非榮祿曾是忘親却盡忠

告禹王祈雨文

輿稽王在昔思天下溺猶已溺之焦勞於外八年
三過麻葛靡家蓋至仁一體萬物自不遑先一日
而圖安故功德顯懋萬世永休至此而王之心始
慰矣某等竊見中土之民觀河洛而興思武崇廟

藝語錄卷之十二

十

貌於此祈福於此穰災實切依王亦知王之心不
後民也而或有未恤焉能不愬愬於王今自入夏
以來亢陽連月兩鮮崇朝極備極無民遭凶沴雖
已萃精竭誠爲民再禱而卒未應豈有位逸欲府
事缺脩王則譴之歟而民實無辜何忍也豈民生
慾恣暴殄宜播破義王則怒之歟而民愚可譬不
可絕王亦何忍大罰之也今此之民即有夏之民
王之至仁固推之後世無朝夕者或以官民尚未
有改故其譴怒未回然某等已震疊跼蹐不遑寧

處王何不哀而收之亟惠其寧耶茲於本月日謹
用除壇迎致風雲雷雨神祇上下秉誠蒲伏號控
夫王管主百神百神受職王今於赫于天如垂憫
此方人神將效靈轉造化而澤四海豈惟中土蒙
休不然則雖此一方人幸生於地平天成之後而
耗斁靡遺卒無以並生於覆載間王之心終亦知
其必不忍也謹告

祈雨告城隍文代作

官依于民民保于農惟庶徵節備則年穀豐登鬼

藝語錄卷之十二

十一

神用享其祗奉 命來實保釐于茲土迺入境民
舉疾額相告謂是歲惟春三月小雨過此四月不
雨五月不雨山川如滌一望盡赤雖以趑趄將受
明賜亦以旱之故多不賴粟夏且未種秋又何穫
某茲大懼嘗聞休徵咎徵率感而至洪範曰卿士
惟月則神之譴告非虛實儆有位仰增脩於政彌
縫其缺失然歲時禋祀敬恭明神亦惟神爲能捍
禦災害作福於民柰何以官之怒而使吾民重罹
也某今已通格神意夙夜圖惟建設長利爲吾民

休茲於今月某日收除壇絜誠不暴虐民則恭
市用咸聽於神幹理元化爲造化功惟神之能民
命亦近止矣某於神舉無利焉伏惟 靈貺是禱
謹告

憫雨

四月五月盡不雨百姓徬徨淚焦上守臣感此長
太息張官置吏爲民主號天控地憂靡恤索祭見
神及神禹民本無辜咎在官官政孰是猛於虎暴
省難明譴未回竊祿殃民食欲吐蝗無入境虎渡

燕語錄卷之十三

十三

河緬仰悠悠心獨苦天若惠民三日霖我實不才
以身許

偶視憲登堂無可獻者祇見鹿群鶴伴踟躕

在庭口占一首

蕭蕭風日憲臺深清晝閑凭長道心老鹿將麋遊
宇下青鸞隨鶴駐松陰家安禮樂民無犯官守章
程法自欽每欲生逢堯與舜不知太古已還今

送商少峯入賀

萬壽聖節二首

湖海猶瞻五色雲夢頻爐殿逐風颿忽聞天樂隨

僊仗應謁蹕臣傍 大君玄圃玉顏瓜棗獻碧霄
金掌露華分萬方齊 祝情何極壽域初開拱
舜文

瑞日光天爛卿雲蓬萊佳氣晝氤氲衣冠萬國來
同執玉帛中秋會 聖君江漢有歌勤虎拜蓼蕭
多露裊龍分即今皇極敷時福封禪空留太史文

秋懷

一番雷雨洗炎熱頓覺宇宙清且澈踈簾半捲枕
簾涼流螢忽點琴書寂默坐中庭爽氣鮮徘徊海

燕語錄卷之十三

十三

月推空雪那聽露葉墮堦前傍草莎鷄轉悽切人
情蕭索共悲秋况是家鄉久離別若耶溪上採蓮
棹舊鑑湖中山翠列芙蓉驢蕩空夕陽夢魂江海
風波絕君不見炎炎氣焰逐流火春風轉盼群芳
撤天時物理俱變遷吾生誰得長不滅頻年奔走
半乾坤髮毛衰落徒心存鹿門松竹舊結廬寂寂
南山堪註書移文且莫走猿鶴正想尊觴欲命車
憶母

涼風忽至逢新秋遊子沾襟一倍愁去家路隔三

千里無鴈傳書慰白頭母應念我別離久顧瞻落日思悠悠燈花且共諸孫卜應說中州來未不念之中執歌且謠曾是大丈夫爲食謀四牡元非駕周道微官未必身國憂如何有母不遑將何異襟裾馬與牛南山薄田聊可耕歡承淑水聊可周况是百年一隙驥何時稱意堪歸休陳情有表逢聖朝班衣傍母他何求

秋齋感興

常年喜秋至爽氣清煩襟今年秋至忽生心悶對

燕語錄卷之十一

十四

秋風起暮陰恨端不自知其故幽齋白日坐銷沉簾外斜陽餘景留簷端出沒黃雀啾庭中百草俱結實嘆息浮生何所求有求未遂還自知流光掣電今何時朱顏凋落髮成絲漫憶往志空嗟咨即今不努力浪死不復疑仰視天宇濶俯瞰江漢卑萬物有生俱有托男兒有志豈無爲心本秋月明氣比秋水清水以動見泪月以雲掩晴周公孔子勞萬世不以寵利困頓嬰其情今人慕聖空慕名走趨舜步沾榮聲安能才力及五霸到頭灰燼如

不生盈盈風月溪頭上踏溪吟弄真模樣我今興亦似前川何得秋來倍惆悵

禹廟謝雨文

聖其合德悠久無疆覆載萬物靡存靡亡爰茲賜極稼穡卒瘁認民之憂哀籲我王恍如垂泣下來大荒不顯陰陽誕敷無方雲行雨施萬物化光於維吾民仍在帝鄉出作入息莫靡陳常於維其官遊于重裳日用飲食與民樂康天功敢貪帝力可忘敬陳黍稷用薦馨香於逸欲願維德行

燕語錄卷之十一

十五

城隍廟謝雨文

神有形聲孰知屈伸萬物與體藏用顯仁胥造化其成能故有土之致禋斯古今之通義用徼福於吾民今此六月旱魃爲屯奉民籲告咎在守臣乃摠已之未遑遽玄聽之魯臻山川出雲霖雨決旬種者耘者徂隄徂畛或苗或秀四野回春彼蜥蜴之徒謠豈鬱牛之上陳蓋農夫之藉慶許官司之自新將士女其可穀靡國家之獨貧生養以遂小民用親庶幾王道之成俾無忝於臣隣戴神之功

報德無垠敢薦明於芳臯馨黍稷而徒饋伏祈
默成無厭駿恤有申或懋脩之不謬終靈承而佑
神

紀夢

丁未三月內下浣滯歸德二十六之夜忽夢侍母
側母床抱孩卧恍云第六息子亦抱來看醜好辨
顏色且云岐龍庄汝去我同即既而汝亮兒提携勞
我力六息猶未世兆何夢先得必在吾母床喘吸
本通極亮也豈驕情轉累尊人臆岐龍何欲往豈

燕語錄卷之十二

十六

我長相憶無乃念遊子庶此同稼穡有開神必先
魂夢故相值殘鍾曙窓曉竟日心惻惻升斗何爲
者母子徒夢識一日輕三公藜藿亦可食終當賦歸
去無以吾母特

山東鄉試錄後序

嘉靖乙卯秋八月庚寅山東鄉試事竣錄士與文
以獻夫士抱器應時行將對

大廷服官政矣其承校文之役得士而敷施之則
以人効忠固靖獻之微也庸無申一言爲多士論

哉夫上古神聖先天地以開人肇統斯道至孔子
集之大成孟子得之孔子蓋炳如也士幸生其鄉
道澤猶近寧無自得師者乎觀先賢自獻類能析
義利辨王霸豈不信爲聖賢之徒然哉或出說芬
華仕不事道則庸違之咎曷其任之竊惟聖賢之
言師其意則爲道德勸其說則爲詞章其不敏嘗
反覆其師弟之所問荅而細繹其進脩之領要孔
子十五志學孟子論士惟尚志蓋志者嚮往之原
義利王霸所自決也積而至於不踰矩不動心亦

燕語錄卷之十二

十七

惟志之精熟耳故存爲天德發爲王道樂行則致
君澤民憂遠則繼往開來終天地宗仰之要惟決
擇於始事而已爾多士而自求之果嘗志於明德
親民而止至善乎果嘗志於仁義而非仁無爲非
義無行乎若猶未也奚啻萬稗其種而欲五穀其
獲也亦異矣昔魯周公稱一代元勳孔子常夢寐
不忘孟子則欲承膺兼之烈亦不越兼三王施四
事先得孔孟之所同然耳故無孔孟之志則雖假
如管晏猶未暇輕議而况巍然古名世者乎亦蓋

及其本矣夫欲仁仁至知擴四端而火然泉達皆定志之能事也况適遭 明良盛際方不弘一德之遠謀固英賢畢奮之候誠決志尚往力師聖賢則道易崇而器受益宏何患大行不如周公雖以孔孟當時所自許者親見諸行事亦可也若是而興於其鄉使天下人仰而指之曰此孔子孟子之鄉人也亦曰某科某官之所舉也則附青雲而將以藉不朽矣爾多士孰不豪傑自待而不願學孔孟者乎某也願日望之

燕語錄卷之十二

十八

贈南京少司寇叙代作

刑者聖人之至仁也德禮罔格教思胡窮故麗諸五刑以榮辱生死警動其初俾惟厥終以若天性故唐虞邃古極治沕穆雍被猶咨嗟於衆命臯陶作士若無以洽德民心者非堯舜而能若是乎恭惟我

國家並建兩京咸設六官以綱總治道雍固原化重地然去輦轂下數千里民技巧挾貲富易犯于有司伏自我 祖宗以至於今大於刑獄尤慎蓋

心即堯舜之心也故每建設秋官長亞常以不得如臯陶者爲已憂公撫東土之二年則慎簡以待秋官卿俾忝聽於東南公被命寔有憂色進藩臬闡諸大夫就而言曰刑官者民之司命乃民方任氣較智狡焉其情微賧勢如矢故獄可斷也明弗可能也其若之何某爲言明之道易雷電合而章亦取諸明斷然嘗聞明有六蔽勢與利搖於外息與忽疑與怒動於中夫性體止也止則生照內外攻取則無以精權別而同好惡矣故無蔽無弗明

燕語錄卷之十二

十九

也斷可識矣古之君子則惟明之貴而非用明之貴焉語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豈不以得情之爲能明而喜之者利於殺也失之忍矣哀則欲生之矣而有不生者法也非我也故喜則視民猶二雖繁法曲防將愈匿情以逃於法之外霸之民也哀則不啻若已矣孰忍迫其情以背於德堯舜其治也公寧無慎於斯乎諸大夫曰子何言哉公嘗爲比部郎矣不惕不疚稱介執焉嘗爲藩臬使矣不激不隨稱長厚焉今是晉爲御史大夫以撫

有我東人卒無改於其度稱保釐焉是故以治兵則振方飭蠱惠激於威而民可使也以恤窮則寬心決慮百方爲之生而飢不災也凡利可宣而厚下事可勞而永終者公皆聽兼之幾運之以陰陽於無恩而民莫知益矣子且以楚刑告公哉某趨而避席曰子以公孰與臯陶臯陶邁種德德優於聖猶慮夫殺不辜而堯曰欽恤舜曰明允禹曰協中亦不以臯陶淑問而忘交傲夫克念者聖蓋聖而罔念者聖之憂也且記曰刑側也刑者成也一

燕貽錄卷之十二

二十

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公寧無慎於斯乎公曰諸大夫非不知我而子愛我以德矣其識之於是相與智公之善問察而大其有容也屬某爲之叙以比於古之贈焉

山東稿僅存前二首已梓附河南稿後庚辰仲秋日男汝賓適越於書齋亂秩中復檢東稿一冊奉來因命併刻附十二卷亦以見在東情事耳然尚多散逸固不足備也獨河議憶頗詳當時撫按擬議與

勅使會題報罷 朝論是之似亦可備參考以俟將來惜乎稿存案牘今不可復得矣

左使汪西潭考績叙

位者行道之具時者究用之機故聖如孔子賢如孟子雖以身視一世憂天悲人轍騁几卧栖皇皇曾不少阻忤然卒無以挽春秋而易戰國夫東周可爲友手可王非不自信之明且決蓋當其時孰試而孰成之耶攝相魯事未幾而行不脫冕齊梁之君僅可與言出畫而三宿無追故道在而位

燕貽錄卷之十二

二十一

不在位在而時不及皆君子之所悲不幸也昔者堯舜在上有位皆賢聖之徒猶必三載考績三考一比幽明何者必如此而後君子得以盡其才生民得以蒙其福國家得以賴其休而小人亦無所於遁其情故言盛治者必推唐虞焉恭惟我

皇明稽古立政即考課之法純取法唐虞今嘉靖之三十二年秋九月予同年友汪西潭公乃以大方伯獻最考成焉予方幸其學徵於用道义而化可庶幾也或者疑之有曰某發身後若干年今貳

六曹某官矣某陟方岳後若干時今列九卿某位
矣公聲稱未嘗後人而獨以一官終三年淹何居
乃爲之鳴不平予則曰不然公學孔孟者也假令
公不憂天悲人不以飢者寒者群居而臧義者疾
若已則亦已矣如其心猶夫孔孟之心則雖轍窮
於津色憂於路猶將爲之矧遭盛際陟顯位領東
方諸大夫舉數千里而聽之命不特如鄒如魯而
已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孟之論政曰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夫公之賢

排詒錄卷之十三

二十三

不及孔孟而遇過之遇而不由其道而惟以滯之
爲缺吾知其必非公之所自爲也公先是嘗布政
兩浙劑用而盈縮之節已而益施之類皆及民之
政有甘棠之遺焉及今藩東省值時之艱愈益疚
心敦大以正體明作以振弊膏肝不皇惟懷永圖
至於移民移粟虧盈益虛焦勞而戚抑凡可以權
一時之弘濟者亦罔不爲之民實賴以無轉徙而
公猶常引以爲已咎然則晉秩不速非公之憂名
位未極非公之急苟有益於民將終身以之無悔

也彼量時之久近計位之隆殺謀身者也吾道不
繇雖然公未嘗欲傳舍其官用人者行將以公澤
天下爲國禎幹吾聞之東人有憂色謂公不日將
去已嗟夫伯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
牧事猶不容以私心得之公於浙有甘棠之詠東
有去已之悲人徒知以此考公之政抑孰知公無
爵祿之心也

汪西潭巡撫湖廣叙

今歲之二月我西潭公以東省左使計先是使兩

排詒錄卷之十三

二十三

浙業凡三載循例獻最

上懋嘉迺績馳恩其祖考妣若考妣爵號如制進
公階通奉大夫封厥配爲夫人君子榮之曰錄賢
以厚本天下作孝而子道光矣靖共以貽親天下
作忠而臣道立矣公盛德宜享純嘏然公方退然
蚤夜孳孳以庶幾永譽居無何

新命且至晉官御史大夫爰撫楚方蓋楚爲

皇上龍飛潛邸陵寢在焉初銓司難其人慎選以
公請果稱

上意顧承命公益偃僂謂予曰此大臣任也語有
之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道豈易言乎哉矧

聖天子豐沛之恩尤特切致夫臣子効尺寸輒代
蒙顯命而或無以報稱非分藝矣子嘗作楚遊楚
風習疇可因而革也吾治將繇焉予曰有是哉夫
上所以觀而民從之者也即楚在春秋時憑江漢
擁甲戟以氣雄天下民則霸矣及齊管子禮以下
之卒盟屈完陳而不戰亦未嘗不好禮故俗不自
成成於上民不自興興於感感於中天地會古今

燕語錄卷之十二

二十四

通倫物無弗備矣君子知其在我故以事君期於
盡臣以事親期於盡子以至位天地育萬物期於
至命汲汲皇皇常以吾分之未盡故堯則病亟則
泣文如傷矣周公夜以思坐而旦矣亦惟視天下
猶之耳目口鼻四肢然拔一毛而全體皆恫此聖
人之仁所以通天下而成其身今夫公敷歷內外
幾三十年砥定乎震憾擊撞茹納乎甘苦燥濕錯
綜乎輕重疾徐以經其常以推其變率致靖獻蒙
恩明徵忠孝然猶曰何以奉簡書不幾乎古聖賢

其身之無盡者乎夫不自能臣則所以弘康濟之
累者日以周不自能子則所以廣錫類之仁者日
以切公惟常若不足人將得各以其分取足於公
是故表有位而群工雍矣和在野而百姓睦矣經
武事而軍律明矣理國用而貨財聚矣百度以貞
諸物畢至蓋感之者感此也應之者應此也我無
假借彼無凌奪各率其能各成其身而已此之謂
大順是道也君用之爲三五臣用之爲名世而公
既已得之矣何憂乎答休命上媚

燕語錄卷之十三

二十五

一人爲難哉公聞之如旨於斯言也時同好觴別
者起而誦蒸民之篇曰非所謂穆如清風者耶是
可以贈矣因書而納諸行李

祭蓬岩吳憲副

嗚呼貞勝者理盈虛者數變之不能已亦理之不
可惡公將柰之何哉惟公射策彤墀爲時所知歷
官諫院與天子爭是非回惡就屏作善者烝烝乎
不疑顧東南之巨翰民胥以爲燕借風采於江濱
明休光於海晏挺挺兀兀公其無拂之綱之紀罔

不俾率胡然乎天之不懲遺抑多取之忌於造物
嗚呼謂公爲理耶謂公爲數耶公將以其不可知
者自病耶抑將以其所可貞者自勝耶生而無所
憚則知其死而有不忘者矣悠悠乎天地洋洋乎
大荒燦星斗兮耿光吾又何爲尔悲慟乎如狂尚
饗

與趙甬江同年

春間辱雅厚既臨顧復飲食之愧匆冗竣役遂公
限出城未能躬候展謝思之徒感激而已某六月

燕語錄卷之十二

二十六

初旬就職東土至則飢饉荐臻流移載道全省論
之登青萊僅半熟餘皆以霖雨水橫流至今沉沒
廬舍民且無止數日間群盜四起方勤撲滅鄙見
以此特下策飢寒迫體父子不暇顧况入秋已然
向後必明年麥登始無飢其爲時幾何期也不甚
可寒心矣乎正議查儲行賑恐連年大歉無復可
散者不得已或將請發內帑惟門下在廟廊則憂
其民倘以中原可念多方維持某等守土者之願
也茲專差資繳杞人之言漫瀆清聽幸照察

與王玉川僉憲

蔡發後不意貴道即有警已曾發百五十步騎今
指揮谷音千戶張治効前赴擒剿昨兗府飛報云
先已調兵襲勝幾於散矣而賞報人役則又云十
八日我兵與賊相遇去兗府總七十里不知利鈍
若何方耿耿耳大約兵貴神速不然勢合難解倘
缺少行糧一切該備事宜須查舊規不得已亦可
作急呈請殆不宜緩失事機耳谷音等官兵倘貴
道欲用之即可留調遣近巡院亦有令往劄地方

燕語錄卷之十二

二十七

文移則彼亦不敢推避也道隔往返殊曠柰何

答周在山同年

奉別道左只目前事忽又踰月領手教撫時回省
一重感歎盜事民雖愚亦知此路是錯直饑寒驅
之耳無所處一味勤撲吾黨與均咎恐亦非善後
圖也尊見深服深服前數日弟曾具揭懇言賑事
聞已施行未知濟否何如聊自盡心其所未能委
任權力無可強也

奉家宰萬治齋翁

猥以非才偶備職事殊慚不稱昨趨後候門下伏承長者顧以來自大方臨顧腆賜頒行且贐之香絹甚含佩無以自效用深感激近見邸報仰知翁已遂高尚計此時仙舟可抵安德跋瞻儀刑愧匏繫無能弁謁一比於執事者負罪何量竊惟大臣進止關係國體海內才傑方恃翁將以伸眉展抱翁茲浩然如以自得而海內實於翁置戚戚人情上之亦不久待持衡也謹專差祇候行李伏惟台照

燕語錄卷之十二

二十八

與趙甬江

地方事宜辱區畫見示廊廟憂民無間幽遶愧官守者未能奉令承教罪當何如亦嘗舉似同事莫不感歎謂門下屢念存東人之幸也近已流賊蕩滅大飢處那東補西暫留喘息但自秋望夏曠時浩費恐終非請發無濟也徐當議之不才忝竊又值多事未能分毫為益如之何

與李羅村

辱教言僚案義重敢不均係休戚節與諸文酌量

謂形之語言即有迹倘彼本無意不發生此事端手切惟有道如濂溪先生又遇正直如程太中亦久乃孚相知實難恐須俟之縱有意自將相悅以辭也何如餘再盡

與孔可亭

入境即仰止林木敬欲展謁先師并觀德於庭以快平生塵鞅至今未能寔勤夢想適辱手教腆儀遠及愧未敢當謹先馳謝

與麓泉王年兄

燕語錄卷之十二

二十九

遠辱使教兼得恭諭道履甚慰但邊警今猶未已將若之何前此曾見大行賞賚豈蹂掠處雖多而臨陣對敵我師又已不聞故畧其損折殘破以作氣耶第素不識邊事兄今且身為之矣風便幸指教一二自古事之成敗必相因今亦不可謂不疊矣起而振刷之無亦猶可為者即今當何如料理兄又有成筭第切願有聞也令親某弟知其賢近曾相見亦即論及獻績事今猶未見下落當即與西潭兄商之以副遠託第此間飢荒大甚強壯者

爲盜羸弱者轉徙言之於邑且以踈拙全無寸補殊自恐恐耳

與尹湖山 歸德守

別後至六月初抵此暑冗奔波兼民飢多事未能專候并謝常耿耿耳前聞貴府頗熟以爲公私可晏然不意輒有此巨盜然莫非吾民大數將如之何幸今已授首稍雪神人憤恨盜大不支例得與守土者無碍却未知貴省當事者將何如處也招稿大約共成今錄一通去雖報出天下人知之凡丈且無傳示亦不妨過慎也

燕語錄卷之十二

三十一

與聶泉厓儀制

闊別後一二晤言殊恨草草蕭寺臨教只如目前忽又將卒歲塵途催迫人固如此每思之惘然強過半生將來者亦如今日却是無可言矣素雅如兄丈其何以教之某六月間抵此民艱百冗徒自鞅掌即不知歲月之將窮儀刑孔邇未能時候歉愧何言惟高明者諒之

與禮部歐南野丈

春間候教一二皆冗次不能盡承過此則道路奔波宦塵鞅掌日惟沒沒而懼無以存其故業寡德鮮隣此間爲甚所幸儀刑伊迓跂望間時一奮勵耳恭惟門下崇階峻陟適道明德立之後古聖賢以遇爲難翁無難之矣大行其道使天下有所被深明其教使後儒有所宗皆翁今日事也至於察乎有無之間精於毫釐之辨從不爲徇執不爲抗默語行違徹然本體此則翁之所自信蓋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某縻繫於斯無期請益傷歲

燕語錄卷之十二

三十一

月之已晚覺精力之欲衰懼世故之多歧而憂師傳之就晦則有日競競而已茲專人祗候冀領教旨惟尊照

與同年翁夢山兵侍

昨小役差還祗領教旨頗識尊况不以通顯爲樂而以靜省無間爲憂此非認得在我者之爲重且大不能也捧誦間警發多矣至於重念後時憐其不調厚情直是感刻但鄙意則以見在猶爲恭竊縱使他有可用亦云進以禮仕者之律令也平生

致力期不負知己惟此耳幸勿重累心焉惟乎照

復董翰史

昨歲偶切德隣意必叩聞新得詎知塵鞅妨牽見
且猶不得亟耶光陰有數每用喟然忽辱手教追
徃期來不安近小別在清階而拳拳以講學爲念
適人遠矣常誦吾心之靈皎如日月之訓則天理
人欲未嘗不介然而其從違頗異者殆自欺自昧
耳即欲自欺自昧而卒不可得此天命之真人心
之不可泯而孟之所爲性善者也從此介頭立定

燕語錄卷之十二

三十三

始頻復而敦復而不遠復則類之知幾孟之必有
事如此而已矣竊欲以此自試高明以爲何如

仲秋日汪西潭吳蓀塘邀省僚泛大明湖過

飲周氏園亭次裴石山韻

野情宜郭外秋色上湖亭柳徑疎綠渚花溪遠背
城移舟尋窈窕入戶對孤清秉燭還看水滄浪似
鏡明

簪組情偏似野人但逢出郭便精神亭臨遠浦風
吹葛簾捲澄湖雨浥塵曲薄長林多結社小橋流

水自通津頓令心地含虛寂坐向源頭夜氣新

防秋次同年周在山韻

儒生報國仗龍泉作將終非本自然甲馬安營還
賤戰開關何日自耕田遙傳烽火丹心苦肯把雄
圖自肯憐憂及

至尊臣合死四鄰多壘愧官錢

皇家備虜竭流泉近輔先憂敗晏然兩戌軍旄求
戰馬幾年丁壯棄農田厲階爲梗今誰咎髮縮牽
情只自憐范老猶能寒賊膽故教賢選重青錢

燕語錄卷之十二

三十三

重陽次邵象峰韻

九月肅霜偏放菊興添幽賞故忘悲何妨白蚤徐
裁髮不遣杯空細和詩茂對稱情心自遠登高繼
物路多岐乾坤曾是俱搖落誰向江山感昔時
獨倚高樓戀物華曾聞彭澤想移家來時荒徑猶
叢菊今日西風開幾花古木林聲歸倦鳥夕陽山
氣滿明霞悠悠歲月欺雙鬢已誤浮名逐使槎

九日臬署後齋小集

鸞館澄秋細菊斑白雲蒼樹對南山逢時縱飲忘

天在秉燭看花到夜闌誰羨才高能作賦獨憐心
遠自生閑娑娑笑語分殘漏曾是衝風落帽還

四知圖

人心日月古今同暮夜麾金有此公却怪姓名流
出世丹青貌得畫圖中

千古淮園人揮鋤一無意身同陌上塵大幻天與
地

清獻圖

月轉花稍鶴在陰天空夜寂正冠簪也知欲動心

燕語錄卷之十二

三十四

先覺上帝何時不監臨

有鶴嗅爐烟無人奏流水夜靜星河明獨與天也
齒

咏雪

江漢迷漁艇溪橋隔酒家八荒開淨域萬樹遍瓊
花興協陽春調源鮮陸羽茶猶欣年可卜舊穀價
無加

地收生意密天合凍雲荒僧行經山苦詩情引路
長纖塵風不動泰宇夜生光魂夢還巴水清寒滿

肺腸

對雪咏懷

頃刻春深柳絮飛千林瑞葉淨朝暉橋邊野寺僧
衝度夜半溪舡誰放歸蝴蝶有情迷客夢洛陽無
路問柴扉還憐舊讀殘經處松暝茶烟濕翠微

冬夜飲裴石山宅

柏府蕭森凍雪明聚星文館夜筵情無端去住悲
前事漫憶蹉跎愧此生海國風煙嚴戍折天崖歲
臘送山城憑君醉引江湖興浩蕩波鷗萬里輕

燕語錄卷之十二

三十五

冬夜飲周在山宅

意氣逢君酒欲酣一時懷抱逼秋潭心當境會情
偏盡語到機投妙轉參四海衣冠忘客鬢他鄉節
序戀朋簪出門斜月穿東壁但近光明冷亦堪

和趙侯齋歸去謝詩二首

病起傳詩慰故人憐君乞得未閑身風清去舫雲
林近春到歸家海國新白髮文欄長舜日開畦汲
井樂堯民由來平世容高蹈七里灘頭有釣緇
一病歸來勇急流封侯事業等浮漚長風海鶴搏

坐去白日山人跨鹿遊萬里乾坤餘甲子百年身
世感行休閑情久憶滄洲趣肯爲虛名待晚收

春日武定道中感懷

常言五十已稱翁憐我無聞老亦空念載師傳渾
夢覺半生車轍漫西東風光月色雙踈髮地濶天
高一病躬却怪近來春信蚤桃花臘盡向人紅
送吳蓀塘之山右左使

同榜同鄉三十年官簪乍盍又離筵鴈門一別餘
千里條嶺中分等隔天客邸晴光憐草綠郊亭新

燕語錄卷之十二

三六

柳羨鶯遷即看跋馬行時令蒲地陽和隴塞邊

翠壁丹梯卷十詠

蒼翠出層岵霏微裊烟霧誰從谷口來款款溪頭

路其一

岩上擁晴嵐岩邊列花塢日出在峯頭幽人開澗

戶其二

寒影蕩松梧香風襲蘭芷酒酒遺世情自向白雲

起其三

泉脉清雲根盤峯合樵路不到水窮邊誰知棲隱

其四

碧樹鬱成林翠峰竝天上應有採藥人相期與同

往其五

兩兩隨王童無絃遺靖節流水有餘情獨向空山

覓其六

紫霧千樹稠朝瞰萬山碧迂鶯何處聲蒼老無人

跡其七

烹泉給茗甌掃葉添爐火一入此山中那知有今

古其八

燕語錄卷之十三

三七

世事薄浮雲流光迅白日遺情者誰氏悠然抱吾

一其九

近觀丈人來靜對雲山杳遠思入諸峰著書不待

老其十

泉亭燈宴二首

池清泉湧珠亭碧岸舒柳汎艇入桃源翻看動牛

斗其一

載酒上天河倚欄度星海半醉卧槎頭窮源亦何

待其二

遊大佛頭寺

空谷盤溪下徑通半空青嶂繞琳宮蒼松倒壑飛
翠古洞香泉隱鉢龍啼鳥狎人依近樹白雲留
客住高峰遠心久矣逃塵外坐向斜陽聽梵鍾
東郊散慮傍春和青壁棲禪訪薜蘿徑密苔痕殘
雪盡鶴迷松影白雲多逢人對局移孤墅把酒聽
泉落淺莎謾說武陵深隔世桃花有約再鳴珂

述懷簡友人部使

秦岱西來望紫宸花飛又過隔年春感時有淚青

燕語錄卷之十二

三十八

衫舊憂國無謀白髮新報急風聞求戰馬圖成誰
爲獻流民慚糜廩祿江湖遠衰職彌縫仰近臣

苦雨

積雨陰陰轉夏寒自知天譴屬鰥官民憂政拙心
徒在國計才疎歛未寬麥穗濕花遲穎見稻梁投
種沒泥殘瘡痍遍野仍須盡獨立浮雲摧肺肝

偶成

撥書止酒夜眠遲雪影簷端月在輝耳目總虛千
劫盡乾坤同照一靈熙本非障礙須隨應但看安

排即是疑吾道夢兒分皂白且教百慮並何思

問禪

上乘禪宗誰是宗有宗應莫是禪空曾問吾性真
空處大地山河平等中

冲虛無象象從生萬象流形不著情吾性至無原
至有無無何處覓虛明

臘月二十日奉省僚小集

小齋朋酒傍春前雪盡寒消煖欲傳雅會衣冠魚
兎首高賢恭禮秩賓筵月臨庭樹流清影座擁香

燕語錄卷之十二

三十九

奩積翠烟湖海萍踪誰更定還知此夜憶他年

河清撫臣祗

命報岱宗陪祀禮成返作望嶽

少慕五嶽遊夢寐亦勞止馳驅三十年俯身登闕
里是時河始翕顯佑歸

帝社撫臣恭

命報禮虔裡祀職事叨保時對越靈孔迹嘗聞太
平頂白日烟霧紫便擬上天門峭立登封陟夜半
扶桑紅獨觀天地始無端倪回馬冥搜憾遺理但

見仰彌高磅礪大無埃影落滄海平柱卓乾坤起
所幸識渾淪萬有包含此因之思具瞻四方入綱
紀鄭曾世所宗秦漢蹟徒侈獻述明堂心泥封茂
陵耻

聖治方唐虞東巡一道揆輯瑞合群工護駕及泉
水身餐百官富臚親宗廟美勝遊豈姑待欲速戒
中毀吾志切有期響谷谷神唯

遊靈巖寺

寺外青山合空中碧殿開雲光搖谷樹花影射堦

燕語錄卷之十二

四十一

苔酌水探泉脉搜真訪石臺昨宵峰頂宿明月印
如來

空谷前朝寺寒山正法名種松齊塔影卓錫應泉

聲香人留經卷樓臺憩客程傳心衣鉢在鉄石總

餘情上有鉄製淡石龜
空中貯水如鉢

陪祀岱宗憩靈巖寺次憲使魏及齋韻

鳥道通禪深更幽綠蘿垂徑上方遊霞峰出樹雲
間瞑岱嶽中天望外收燈塔星辰光避斗杖泉風
雨夜潛虬是夜雨達旦
心懸對越鷄鳴蚤未許山

雲信宿留

秋日同省僚遊千佛寺

蓬萊虛閣迥清秋城上看山揭勝遊仙侶衣冠雲
樹裏石臺樽酒海天悠風高細柳營初滿歲占龍
泉洞不流乘輿已嫌來更晚自須明月放歸騶
秋深山氣清載酒問山程爭界依雲住長松架壑
生綠空身出世心靜道無名下盡城南路猶聞鍾
磬聲

興鄉逢節叙同好共登臨經梵諸峯上外堂半壁

燕語錄卷之十二

四十二

陰鶴憐飛錫意雲護種松心定戒無谿虎居然憶
道林

自述

緬思卑高陳元精闡作述聖哲參三才道心主惟
一多學失其宗賢智迷往轍源流日以遠道術奚
所質千載幸適遭要止心爲律挈示我天則知幾
乃求古動靜貞不二庶矣踐斯實就之靡自由默
成于宥密

燕語錄卷之十二終

燕貽錄卷之十三

林居續稿

題永慕錄寓哀

恩光何幸照重泉夢裏音容祇自憐望斷領雲心
折盡魂消風木淚啼乾空逢樂事號無地不吊窮
人怨有天後遇任教題滿卷一行一字夢我篇

白洋墓祭文

天無停運氣以序遷人有永思外感中牽於惟清
明氣序易矣念我

燕貽錄卷之十三

一

尊親聲容過矣顧瞻杯土百年此心封培加飭椒
漿拜斟凝精誠兮望返睇英爽兮雲岑詎靈承之
不可得惟來格而來歆嗚呼尚饗

述感

棲也慾不剛古訓昭向方誰是知剛者客氣徒猖
狂士以節義重動必尊天常道心自昭察擇守在
微芒擁衾坐待旦翹首招同行

春正月二日

兀坐一室靜不識歲華新野鳥啼簷櫺風來覺近

人物生從此變因惜本來身心隨世情動何時完
道真易簪寧爲晚陋巷非隣顏曾信愚魯諸極
古稱仁

寫懷次韻

谷口來歸書掩扉野鷗慣狎認忘機誰將往事悲
蒼狗一任浮雲似白衣佇望青山天共遠行吟流
水錫孤飛已從吾好都拋却未信人間有是非
門橫荒徑舊樓扉出去還來蚤訣機已分歲寒仍
地主又群童冠試春衣喬林徙翮登天上空谷流

燕貽錄卷之十三

二

雲帶雨飛荷篠莫疑吾道拙栖栖津路未知非
蕭散中林白板扉相逢野老斷塵機時當布穀齊
耕水寒戒堅冰蚤授衣雲谷本來生世隔桃源何
處落花飛莫論去住漁郎事但恨秦人政日非

徐州牧書八句

甲子推移都是春知閒得此本來身滄桑幾變醒
雙睫不及桃花一度新

一覺浮綠自了心意中山水壁間琴新知舊好悅
情話日對匏樽不問金

汝賓兒左遷欲謁選感懷

憐汝不得意又欲走風塵憔悴江湖客低迴藻鑑人折腰強五斗愛日斬雙親惟劍磨空在躊躇奈此身

峻嶒吾病拙時論汝猶噴在櫪空延頸逢人豈効顰行藏君子道困蹇丈夫貞菽水猶堪養歡承不厭貧

賤漢天人際徐觀局屢遷道窮甘出拙時舍未堪賢回憶叨恩分傷心報主緣耦耕聖可學足國願

燕貽錄卷之十三

三

豐年

感興

愚如顏子魯如曾悟入微幾蚤立誠真訣可山如大路羨牆空老不勝情

呂南渠翁約遊樂志園

歲月相憐七十餘重逢談笑夢中如東風不斬初來客勝事於今一共予花底峰遊忙作隊磯頭鷺立靜窺魚自家意思落籬外醉枕雲眠即我廬

費慈齋

閉戶不知年南山青入座踈篁過短牆草徑烟深避意絕間躊躇忘言但高卧誰將夢周公寧復西山餓此心苟無瑕千載聲堪和

自惟稟厥初天載無聲臭洗心子絕四回也知不復集義忘助問求心固有授天則無議振未遑恐遺繆望道見猶兩渾合力奚就往昔但存存侯化惟時慙嗟予已淹息自檢多闕漏登陸辨毫釐坐謀俱顛覆

燕貽錄卷之十三

四

止習染如樹根投閒念紛起知至亦無惑至之詎能擬所以可與幾洗心淨無滓竭才其將能渾化不由己顏也喟末從參乎矢於死嗟哉吾道大苦心孰與齒

辛巳正旦

迎歲已更始攬衣戒晨興冥然觀吾心無情無定名因之謂未發宛有知可憑有知即已發發即情之微此幾無間息本我性之恒知至而至之竭才顧誰能仁非日月至終之道乃疑希脩不遠復拳

勸服膺

偶筆

槐陰徑轉桃花碧日夕鳥還山氣佳蕩蕩乾坤不知老空空長日坐如齋

素琴無絃常掛壁衡門有徑自來雲消息冥然前晝夜四時花草燦成文

百泉皇甫丈見寄次韻

醒夢爲間跡已陳天開長旦夜還晨浮綠象外乾坤大陋巷空中肺腑春花鳥並憐間得句江湖自

燕貽錄卷之十三

五

賁本來身幽懷欲向知音盡只恐迂狂認未真

大雅風流誰復陳即看明晦迭昏晨禪於不已虛生易意到忘言物與春一瞬流光憐過客萬緣浮劫重居身踈鍾夜半醒雙睫信有餘師此念真

千古斯文亦厄陳何言埋隱石門晨客無下榻憐荒徑路隔通津自暮春老倒直驚多去日生來猶愧未完身番思雪帳樞趨日曾是毫釐辨已真

勞興

轉近越一紀隙地可十武雜植羅窓前生機各敷

日夢花秋有餘新篁箇無數南山來白雲北溟通

玄圃卧起忘所適出入無仰俯頽然衡茅下顧我豈安土緬懷愚卓爾如臨參也魯既已齊死生寧

復知今古誰將牖我衷千載神相伍

附久心能靜居安地覺寬榻前橫草徑川上挹文淵來往幾何寂空虛意盡刊素懷惟緬然欲語何人難

聞雷

正愁水沒稼又復晚聞雷民命危如綫天心怒未

燕貽錄卷之十三

六

回多陰原厥咎大道豈容猜董子賢良對人稱漢世才

宗弟寧十八壽七旬

我生惟厥初世遠累朝市戚戚念同根桃花水深只宛望青山高巖扉白雲裏鷄犬暖人村禮樂存古始擷芳具生事沃腸澆石髓蒼顏白髮翁誰復知甲子壺觴時召賀酒中解妙理既醉歌紫芝如將羨黃綺無得亦無失何憂復何喜造物吾與忘聞陵詎須擬

中秋後訪精舍

秋深乘興出幽尋，谷口生寒稱遠心。
數點孤雲明野色，一溪晴影落松陰。
問津不見山前路，懸榻空憐壁上琴。
已認艱難吾道事，夕陽荒徑自行吟。

齋居述事

茅齋竟日坐悠然，物與情兩外。
薇花鮮，風前琅玕清游雲，忽飛散。
翠壁流霞頽，造物從變幻，咫尺殊陰晴。
人生恣更歷，悲化何虛盈。

諱言自閑遠，觀心日南幽。
活潑生無始，流行亦何

金瓶梅錄卷之十三

七

有往應覺前非新，知出虛受水靜清。
見底無容匿纖垢，濯磨難爲功。
惚恍迷先後，真幾本無昧。
毫釐分吉咎，仰參聲臭微。
有孚但盈正。

環堵罕人事，靈府常自閒。
忽爾深契悟，如寶失復還。
玉露滌游氛，纖影飛晴寰。
竭才覩未著，獵心詎復頑。
知至本能事，至之良獨難。
回天學不傳，其將見一班。

人無百歲期，嗟此作者心。
憂勞擬傳古，辛劬突不黔。
寒暑倏相禪，歎息固彌襟。
作德須盡分，餘慮何

足欽悠然與化遷舒捲浮雲吟

我生亦有志，匪慕山澤癯。
杜門越二紀，淹留年已徂。
言念天生才，巨細各有須。
大匠無拙工，薄酒聊可沽。
終焉亦已矣，痛癢猶在膚。
尼父歎無夢，軻也色於途。
此心如可滅，大道亦吾誣。
所恨道未聞，流浪迷終圖。
百年會有盡，何以免於辜。

顏苦見之卓，未從未得止。
曾子凜易簣，固執不能已。
此謂致良知至之終之矣。
天載本寂若，渾涵無遺理。
慎之在毫釐，危微授受旨。
途徑苟不差，朝存力

金瓶梅錄卷之十三

八

有以

實用克己功，始知克己難。
明道上智資，猶有獵心歎。
歎歎義起衆，欲畔援紛決。
關積漸心與化，欺人已亦瞞。
天明不容滅軻也，陳四端。
炯然微幽隱，火熱水之寒風知。
暮無成嘆息摧肺肝。

虛堂泊秋杪，色象隨物遷。
疎槐未叢竹，餘花見孤妍。
大鈞初何意，忘我亦奚詮。
關門對草徑，會心理遺編。
筆瓢一椽在，自足恒自安。
無言固窮節，但須適自然。

聞先父執中三言執之訣總不外吾心授受本同
輒瀝溪沿伊洛源流固不別沉晦已千年真儒幸
揚烈群喙等爲仇門墻亦口舌斯文關氣運掩映
空悲切豪傑其有興一綫詎終絕

常繹良工心不知何所苦本見有恒者夫子懷亦
憊及門三千徒豈一非其伍虛見迷本眞實踐斯
足取嗟哉志於學七十不踰矩回也不違仁其餘
未足數學絕大道隱勒訖聖言悔頹悟雖稱辨豈
若參也魯戰兢至沒齒敦仁以安土緬焉起遐思

燕貽錄卷之十三

九

吾襄徒好古

晏坐不出戶風日如可愛嗟此百年身老大道何
在孔子集大成作經師萬代至善取諸心明親無
外內條目綱領中格致顧容背卓爾望心鵠力赴
詎遑喙

獨自向幽齋無聞復無覩俛默付予心前脩試參
伍齋居坐何忘簞瓢樂奚取賜也較多聞未由顏
獨苦非然猶在憶得之參也魯道以誠幾盡空空
一爲主

有吾身宇宙事皆我倫理屬耳尊應感出福
徇天地我爲我心我舟之柁無時不自持無往不
身要千古仰巍巍求心是因果

十月天氣暄依然暮春情紅花交翠竹細草榮前
楹對之坐移日悠思霜雪傾盈虧迴天道所利君
子自單瓢樂常在曲肱浮雲輕緬懷固窮節豈爲
傳世名

家熟銘

子孫不學習流而下家有孰所以導之正

燕貽錄卷之十三

十

而動其思也額題啓正貽思命之矣然正
者何思者何其旨未暢其寃焉歸乃銘以
申其義

恒性善同反是自背好惡將萌其幾靡晦乃見天
則有教無類聖作賢脩遺言道在賴有先覺模範
作對授經居業豈伊馬隊相彼豪傑邁德慷慨反
躬若訓博物裕內沒稱聞人先民克配顧爾子孫
胡不自拔進惟吾往止曷自艾因循歲月同生遺
穢是用忝世綫緒垂廢不念緇武而淹覆載侮上

恩勤爾寧自貸其下愚耶志專功倍三近成能六
蔽去碍不至之乎得由躬逮爾其廓兮經我諄誨
俛邇淵源勞以成愛

述見

歸來歲月徂居常叶茅廬疑神見端倪活潑無所
如寂非離於有萬應不加初流行穆不已合德於
太虛乾乾用終日獨往奚趨趙嗟彼非徒者滅有
并祛除乾坤亦以毀安所觀其餘

良知本及之曷嘗非爲是至之良獨難仁守詎能

金燕貽錄卷之十三

十一

此防檢或少懈慙動熾如燬力反違厥初燎原不
可邇回也上智資明辨決於始知之不復行洗心
澈於水此謂可與幾聖脩惟厥旨吾也未如何強
勉擬所止

幽居絕輪鞅歲月曠悠悠蚤分宜學古師友遠相
求世事身與俱真妄心爲謀誰言心易持出入寧
自由百慮何以一憧憧乃多无據德固依仁云何
藝爲游渚在滋息枯坐非吾儔日月來而往寒
暑春復秋化機自不已合德邇前脩活潑潑常寂

有覺開紛探入門猶議擬吾衷愧潸

人性乃天靈主此道心微寂感寧有間晝夜通無
違服膺此一善回也見幾希竭才苦未從恍惚遷
所依不遠能復之一是無留非千古希脩訣樞紐
只知幾至之而終之易也約其歸聖功真不息充
實乃光輝熟養自有至蛙步陟崔巍

如愚罷不能魯也完爲幸吾道起毫釐如何挈綱
領不欲認真幾無爲動亦靜集義行慊心內外忘
形影順此爲之養難與獲俱屏家法宛可由惺夢

金燕貽錄卷之十三

十二

嗟俄頃

責志

師傳表立志蹈非志靡堅反觀是非心毫釐不知
先如何不自訣戒惧等陳詮自今心與矢知至止
勿遷浮雲沒纖影赫日方中天真幾厲不息蚤覺
追前賢

有生元若寄作德惧不終孳孳論利善不見闢爲
功一念失如墜累念積無崇至虛本吾性攸往安
所窮徂年奄遲暮歎惜此微躬

觀釣臺集

東京節義垂青史道重故人君下上象求不就復
歸來榮膺高碑百世侯追評公案仲淹文未信先
生心盡此或出或處亦何求功業浮雲在得已往
古來今恣品題形骸內索孟春氏我嘗味歎累篇
什但謂天民古相擬一德咸有廻奈父翁弗歡地
稱喜起先生仁義與誰言臺上青天臺下水安得
長竿効釣澤且激顏風厲庶恥

水激嚴灘高釣臺東京風節謂從開耕漁野老全

燕貽錄卷之十三

十三

藏用世代詞人半屬猜供養不辭還見兆熊羆無
夢盍歸來願將文叔爲湯武仁義焉能學草萊

人生不必繫如匏吾道艱難在泰交進退有樂心
自與去來於我跡何膠先生貞白昭天地千古精
靈鶴許巢山月江風今未改片雲將雨憶西郊

賦子陵先生慨懷

天回炎運屈群才故舊何嫌際會來要領但知有
仁義功名無意畫雲臺唐虞世遠將誰夢鄒魯風
微祗自哀不見齊人訕妻妾醉歸相對笑顏開

書懷

莘莘繹師旨弱年已踰耄心法仰相因授受古之
道危微精則一執中斯允蹈性靈幾自神知之無
不到精一匪外求毫釐詎容詎盡性總知幾勿欺
爾慥慥雖言忱不艱道遠自驚悼兢之苦顏卓強
勉從所好

六月晦前立秋

忽謫感流光涼風振庭樹已復有明春百年等朝
暮沒沒塵埃中久近祗成蠹出門幸至人蚤指長

燕貽錄卷之十三

十四

安路如何靡行邁坐謀詎非誤一息偶淹留惺然
耿耿素歸趣欲忘言寧以株待兎

表弟童鶴舉壽七旬

明經蚤歲悟真詮白首淹儒藝石田漢董下帷頻
發憤袁安卧雪自超然已知綫緒承嘉義却迴流
風見後賢俛仰直觀天地始盈虛桑海破浮緣

味懷

去日多來少自觀惕洗心師傳聊可即端倪勉追
尋百慮本非動致一詎空沉異同若千里毫釐辨

須今有累即非徹藏根入斯深聲色抑末矣獨知止自歛所恨隔遠水同心希和音

日日虛齊坐欲忘顯微不貳定惟皇獨觀太始旋元吉並立三才邁古狂道岸忽疑違沿湯聖裁猶幸見羨壻授之美種無由熟一瞬流光重自傷

述感

世事一回首惕然傷我心朝榮暮悴之轉盼殊升沉作者既已矣咎繇將奚任盈虧乃天道殃慶固可謀積善不知益銷膏寧自禁智人達上下常若

蘇軾集卷之十三

十五

帝爲臨豈伊冥報期得心胡不歆有生宇宙內匪善亦奚歛

去草

茂叔窓前草呼童日去之寧非我意思所惡過我稿芟夷吾欲盡敷榮彼惟遲太虛本何有流行與化移靜思去存間爲念皆無私適變自天則不以動而迷

懷友

孑然無所之寡陋復無隣冥默如有得緬焉懷故

人徂者亦已矣相望絕音塵我欲策名騁道遠莫問津誰與論舊聞并以正知新自古戒離索無寧易混珍流光亦何待一日難再晨今者無所聞百年空此身

獨坐

有生稟天靈聖哲寧異已盡道師無窮亦在一生耳碌碌者何爲吾良復何侯俛然仰師傳先後不殊指大之彌宇宙微之在屢始始之何從生止之亦何止無言對芳草一瞬輕千祀

蘇軾集卷之十三

十六

對菊

素艷冷秋光荒籬晚相對燦燦聚星文氤氳馥襟佩無辭蕭艾中不讓松筠耐氣易霜露重水貞君子槩昔時陶令君契心結深愛采采白衣來一飲忘天在遺我無絃琴幽意詎相逮况此履窮巷千載自悲慨

顧彼籬下菊繁霜亦自開本非彭澤里壺漿誰携來孩孫競趨采進止不吾裁聞芳誇滿把歡笑各無猜任真此餘樂胡然見鑒杯

答友書

大學之道本於立己故首之以明德而列之為心為意為知為物雖條理若分一渾然於心之至善而已矣而其格致誠正以明之也雖功夫用若不同亦惟止於心之至善而已矣至善以為止而身之所以脩也家國天下之所以齊治平也蓋至善性之德也合內外道也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夫曰心虛靈之位中庸謂之聰明聖智孟子謂之良知經文則謂之至善皆言體也就其主

今燕貽錄卷十三

十七

宰有心之名就其感動有意之名就其明覺有知之名就其動所向之事有物之名要之只是這箇心一箇至善惟動而後有不善而良知弗能欺也故誠意者自脩之首也致知者誠意之則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故格物以實致其知以不安於動則復其本體之至善而心無不正矣身無不脩矣在己謂之明德在人謂之親民而大孝之道舉矣故師云迺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是惟高明深体而極研之當知此學為不傳之秘也

答友論學書

大學之道本於立己故首之以明德而列之為心意知物雖條理若分一渾然於心之至善而已矣而其格致誠正以明之也雖功夫用若不同亦惟止於心之至善而已矣蓋至善也者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格致誠正以脩其身所以明德也然非即家國天下之施以自得於己則無所用其脩矣齊治平以明明德於人所以親民也然非自心意知物之微以究於用則無所要其成矣無所

今燕貽錄卷之十三

十七

要其成者五伯之假也無所用其脩者二氏之虛也皆非大學之道也夫曰心虛靈之位就其主宰有心之名就其感動有意之名就其明覺有知之名就其動所向之事有物之名要之其名之異者隨所指也而虛靈者其體也為物不貳也失於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弗能欺也故誠意者自脩之首也致知者誠意之則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故格物以實致其知以不安於動則復其本體而身無不脩矣以言乎己謂之明德止至善以言

乎人謂之親民止至善而大學之道果矣故師曰
致知焉盡矣者此也是在深体而自得之

八旬詠懷

突過希齡又十春却憐只是舊時人勿忘有事疑
非據未與知新怯認真浩蕩乾坤無住着往來日
月自逡巡猗與晚歲聞天道千古斯文歎絕塵
霜鬢年來更盡刊闢雲徑草自凭闌推移暗保年
光近消長徒憐物色歎有覺常通虛作定何思致
一動無端苦心未啓然非訣悵望宮牆去路漫

燕貽錄卷之十三

又十七

齋居口占

老去心驚歲月慳閉門終日坐如禪却疑陋巷簞
瓢樂不遠求端四勿間

能堪陋巷獨回賢博約參前卓爾年學到屢空忘
欲盡春歸大地物皆然

述見

少習師傳白盡頭誕登道岸豈他求知於不慮惟
皇極復在無形是聖脩穆穆流行神幻化空空寂
感水生溫顏平卓爾如三月即欲從之嘆末由

述懷

足父不自聖侮聖紛所如栖栖吾道窮歸歟且謂
書斯文闢氣運明晦見盈虛寥寥瀛洛後貞會豈
容踈昂然挺至人精蘊闢無餘求心在識端懃心
乃遂初空空常覺在生生無滿除淵源自鄒魯倪
仰見鴛魚末從苦顏子渺予况朽樗昌期不可復
皓首傷居諸

燕貽錄卷之十三

十八

愛敬良知詎外鑠盡此以至命攸往靡竭才吾寧
克由聖

種竹望成林辛劬日澆溉根淺生意微氣至機反
背鸞鳳亦何情枝葉何時拔律呂和無期燕饗禮
垂廢萬事本由天人謀多後悔倚欄三歎息吾道
本無礙

不邇而不殖大欲迸無匿能此難克處匪聖詎定
力無倚空空如有主見天則永此守之仁未仁猶
累愆固執湏為功無然計失得幾先炯若神坐反

成於默

聖訓求可知莫我知何歎吾道與時窮寧忘生待
旦學也貫天人樂與憂無畔隨感應不窮行藏自
心晏不幸慟顏淵論衆以發難

結廬在河上閉戶觀無始有生則有靈聖凡純駁
耳天則固不揚力反之而已竭才苦末從啓衮幸
完只軻也示擴充一念要其止仰觀作述間存存
同一揆應洛導其流師傳今復邇氣運屬斯文吾
衰徒後死

燕貽錄卷之十三

十九

孫氏世考錄引

夫人必本乎祖亦必知本而后慈所思思則善心
競焉仰盛美而憂繼述有不及將引之爲已咎以
脩於無忝吾嘗觀其大矣周公攝輔陳后稷公劉
風化所由叙烈祖豐功盛德發歌孝享皆所以勸
其深長之思邁志無疆光章繼序是故法祖無上
下其殫心於子孫一也或疑難於作之者夫吾之
志誰之遺也固通於太始也生民之雅本周德發
祥於耕農以配天而肇祀可識矣顧有冒附顯榮

卒毗一時者噫鄧祖絕屬天下侈民也吾敢知哉

予按家乘纂於十世祖宋吏部侍郎雪窓先生又
五世孫經續脩之數百年內或仕或隱爲忠爲孝
能文能武向義履信史不絕書名筆鉅儒斑斑記
載至今論世者稱載德予方恥爲其裔而未有以
起其墜也凡此后人有不即遺行而勤仰止如我
心者予嘗梓雪窓先生集矣其在家乘者未遑
及後予姪光祖貳憲東粵刻之爲孫氏遺書而未
全世代綿歷文獻易湮庸得無慨乎夫周之德至
矣惟繼之者益善故作之者彌光幸因譜載搜訪
載說實可以典可以勸也是用輯而梓之以益遺
書使知世有令緒而或忝世者非子孫矣名曰世
考錄勗我同宗然必先之以
勗命者尊周之義也

燕貽錄卷之十三

十

燕貽錄卷之十三終

燕詒錄十三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孫應奎撰應奎字文卿號蒙泉餘姚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後左遷山東布政使明史附見建陽孫應奎傳而以餘姚孫應奎別之蓋與胡松傳中附載績溪胡松均以同姓名合傳也是集前三卷皆憶言其語錄也次書二卷文二卷詩三卷次河南存稿二卷林居續稿一卷則詩文襍編焉應奎受業於王守仁講良知之學初官禮科給事中疏劾汪鋐頗有直聲然其著作則自成其爲講學家之詩文而已